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0 •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0 ·

綜合類

南社文選

胡樸安編

上海書店

胡樸安編

南社文選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十日出版

南社文選

(二冊)

定價六元五角

本書版權
有翻印者
必究

編輯者 胡 樸 安

出版者 國 學 社

發行者

上海河南路交通路十一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代表人 卞 堅 吉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本書據上海國學社1936年版影印

目次

上卷

太一文九首……………	富調元……………	一
羅庵文十二首……………	鄭澤……………	三
鈍庵文四十六首……………	傅熊湘……………	三〇
今希文五首……………	劉湘澤……………	九五
約真文二首……………	劉謙……………	一〇一
夢蘧文一首……………	黃鈞……………	一〇五
漁父文一首……………	宋教仁……………	一〇七
伯純文一首……………	張通典……………	一〇九
默君文二首……………	張昭漢……………	一一一

南社文選 目次

二

悔畹文十首·····	吳恭亨	二三
經輿文二首·····	李德羣	一三八
冥鴻文一首·····	仇亮	一四二
曼殊文七首·····	蘇玄瑛	一五三
精衛文四首·····	汪兆銘	一六七
蘭史文六首·····	潘飛聲	一七三
孝則文一首·····	沈厚慈	一八一
季藹文一首·····	沈厚和	一八四
晦聞文二首·····	黃節	一八五
哲夫文一首·····	蔡有守	一八九
鳳兮文一首·····	黃懋華	一九一
小進文三首·····	馬駿聲	一九二
懷霜文一首·····	李葭榮	一九七

公愚文二首·····	古直·····	100
一厂文一首·····	林百舉·····	101
薛生文一首·····	鍾動·····	106
小白文一首·····	李才·····	108
抱晉文一首·····	謝華國·····	110
伯嚴文一首·····	周剛·····	111
亮夫文一首·····	周明·····	113
破浪文一首·····	周張帆·····	114
澤庵文一首·····	吳沛霖·····	115
勒生文一首·····	陳子範·····	117
寒碧文一首·····	林景行·····	119
淩南文三首·····	林學衡·····	120
荷公文九首·····	邱復·····	126

南社文選 目次

四

弘一文五首……………	李息……………	二四四
秋陸文一首……………	景耀月……………	二四九
相甚文一首……………	趙世銓……………	二五一
孝穀文一首……………	曾延年……………	二五三
无量文二首……………	謝无量……………	二五五
叔永文一首……………	任鴻雋……………	二五七
鐵崖文一首……………	雷昭性……………	二五九
君武文一首……………	馬和……………	二六二
天民文二首……………	呂志伊……………	二六三
了齋文一首……………	陶牧……………	二七九
懺慧文三首……………	徐自華……………	二八三
次公文五首……………	邵瑞彭……………	二八八
大至文二首……………	諸宗元……………	二九六

元沖文三首·····	邵庸舒·····	三〇一
布雷文三首·····	陳訓恩·····	三〇〇
芷畦文五首·····	周斌·····	三〇五
道非文八首·····	沈羈·····	三〇二
翼雲文二首·····	孫鵬·····	三〇〇
天石文二首·····	周亮·····	三〇四
天風文一首·····	譚天·····	三〇一
折三文二首·····	鄭之章·····	三〇二
均卿文一首·····	王文濡·····	三〇三
巨摩文二首·····	章闡·····	三六〇
漱巖文三首·····	王葆楨·····	三六三
頑石文一首·····	錢貽厚·····	三六九

下卷

南社文選 目次

六

仲穆文四首·····	周祥駿	三七三
無盡文三首·····	周實	三八六
人菊文二首·····	周偉	三九一
式一文一首·····	阮式一	三九六
杏佛文一首·····	楊銓	三九七
匪石文一首·····	陳世宜	三九八
血兒文一首·····	徐天復	四〇一
中冷文一首·····	葉玉森	四〇三
眉孫文一首·····	吳清庠	四一四
杏癡文一首·····	姜可生	四二七
揮孫文二首·····	張素	四二八
蛻庵文五首·····	陳蛻	四二二
蘭皋文二首·····	汪文溥	四二七

萬里文五首……………	蔣同超……………	四三一
西神文六首……………	王蘊章……………	四四三
癸齋文五首……………	吳梅……………	四五二
摩西文二首……………	黃人……………	四五九
槩子文五首……………	龐樹柏……………	四六六
蛻公文一首……………	蕭蛻……………	四六九
劍華文一首……………	俞鐸……………	四七一
心俠文三首……………	馮平……………	四七三
石予文三首……………	胡蘊……………	四八〇
天遂文三首……………	余疚農……………	四八五
了公文一首……………	楊錫章……………	四九一
龍丁文一首……………	費硯……………	四九四
鵝雛文五首……………	姚錫鈞……………	四九五

南社文選 目次

八

繼長文一首·····	萬以增	五〇一
天梅文五首·····	高旭	五〇四
吹萬文九首·····	高燮	五二三
石子文七首·····	姚光	五三一
巢南文十七首·····	陳去病	五四五
治民文二首·····	蔡寅	五八六
穎若文四首·····	沈昌直	五八九
眉若文一首·····	沈昌眉	五九五
叔度文二首·····	錢祖憲	五九七
楚儉文七首·····	葉葉	六〇〇
大覺文三首·····	王德鍾	六〇九
悼秋文一首·····	顧悼秋	六一五
莘子文二首·····	凌景堅	六二七

劍芒文一首……………	朱蘂家……………	六〇〇
亞子文二十二首……………	柳褒疾……………	六二三
孤鴻文二首……………	范光啓……………	六八三
无生文五首……………	王鍾麟……………	六八七
少華文一首……………	李光……………	七〇一
濱虹文十一首……………	黃質……………	七〇三
善之文九首……………	程善之……………	七二三
瘦坡文二首……………	方廷楷……………	七三五
寄塵文十七首……………	胡懷琛……………	七三七

南社文選

一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太一文選

甯調元字太一號仙霞湖南長沙人其著作已刊者有朗吟詩草三卷明夷詩鈔二卷南幽百絕句一卷太一詩存四卷明夷詞鈔一卷太一文存一卷太一箋啓一卷莊子補釋一卷讀漢書劄記一卷太一叢話五卷南幽離俎二卷南幽筆記一卷其未刊或已散佚者有譯佛教聖典閒情集風遺小草辟支廬詩稿歎逝集南幽文集說文廣義廣說文廣義楚詞王注補碧血痕幽室范言小學讀詩選太一才氣奔放而學有根柢故其爲文異於時流民國元年嘗與余論文于申江酒樓輒曰作文不識字今人之通病蓋太一工辭藻而致力于小學者也民國二年遭武昌之難而死文人多厄痛哉今錄文九首

南社集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春秋說題辭。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故詩之爲言志也。揚子亦言。說志者莫辨乎詩。李注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人各有志。志之卑抗殊。而詩之升降亦於以判。故古有采詩之官。先王所以觀民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延陵季子聘魯。請觀周樂。自鄆以下無譏詩之爲義大矣哉。吾友高子鈍劍。柳子亞廬等。既以詩詞名海內。復創南社。以網羅當世騷人奇士之作。蔚爲巨觀。鍾儀操南音。不忘本也。昔啓禎之際。太倉二張首唱應社。貴池劉城和之。爲廣應社。嘉魚熊開元宰吳江。進諸生講藝。而復社乃興。由是雲間有幾社。浙西有聞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則社。歷亭有序社。崑陽有雲簪社。而吳門有羽朋社。匡社。武陵有讀書社。山左有大社。流派雖別。大都以詩古文詞相砥礪而統歸於復社。山鳴谷應。風起水響。於斯爲盛。春木之芟兮。援我手之鶉兮。去之三百載。其人若存兮。有踵接而起者。固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也。雖然。余選古近詩至宋明。

嘗略而弗錄。其持論曰。詩運降戾。爰茲歷年。幾千代有遷移。溫厚以則。宋以前也。纖麗以淫。唐以後也。且五言之際。宋梁猶七律之際。晚唐衰遞。以漸學漢魏。不能或猶。類唐學宋。明不能將蔑。所似也。然則斯編何取乎。曰。輯詩非選詩也。於先王之書。樂記道之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故哀樂感夫心。而詠歎發於聲。斯編何音。斯世何世。海內士夫。庶幾曉然。喻之而同聲。一慨也夫。嗟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子夏序詩。是以君子謂之知言。

丁未獄中與傅鈍根書

昨又訊過一次。無結果。但坐地不屈膝也。此事弟自己切有把握。望勿過慮。弟之近稿。兄有意取留。甚是感激。但將來如能援癸卯例。爲訂正一番。甚好也。又著有碧血痕一卷。得一萬餘言。一百餘人。將來亦須兄相助。弟詩被官搜去者。五十有餘首。皆託意風懷之作。幸蒙委員贊曰。宗旨平正。此錄者十之一二耳。不罄元頓首。

戊申獄中與傅鈍根書

金屯君鑒。歲暮不慘。在陰卽慘。禁錮一室。無所可歡。錮約言歸。益復了然。覩浮雲於大空。唳白鶴於天表。恨不與之俱飛也。來詩佳甚。桓子野聞歌。輒喚奈何。如有同情。江淹才盡。恐以瓦釜比節。黃鐘徒貽人笑。遲之異日。或當勉強一和。爾來上午閱子書。下午閱漢書。燈下閱說文及後漢書。訂爲常課。暇則休息。時著幘鼻褌。頗似馬相如。惟無文君耳。故與詩詞少斷絕。前在枕上。曾作四言六章。其詩云。幽室夜永。獨寐寤歌。未見君子。我憂則那。烏兮啞啞。哀鳴求儔。夜寒不寐。呶焉涕流。有月有日。耀于室隅。憂心如熯。不可與俱。東門之柳。一年再圍。人之不敢去日。以悲河之水。兮曷云其已及時。不最爲螻爲螳。彼揀者騎靡。由不訾顧瞻。周道罔罔。于前。明年來省意已定否。一切待商甚多。有篆帖盡帶一二種來垣。弟士逸白。十二月十七接來函之後一日也。

武昌獄中與劉約真書

約兄鑒。仲莊歸。當悉弟狀。弟以五號引渡過江。押軍法局。提訊數次。尙未定讞。生死關頭。已於十年前勘破。至此復何所系。惟默揣中國時局。瓜分之禍。不出三年。吾人遲早不免一死。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後死者重可哀也。弟在此間。頗得獄吏善視。亦無所苦。爲我告湘中諸友。幸自珍愛。無以我爲念。此敏文祺士逸弟上。七月十二號。

書醉翁亭記後

世傳六一居士作醉翁亭記。始云滁四面皆山。繼易以滁爲州。山四周。最後乃改云環滁皆山也。可謂簡拔矣。乃記成後之四十九年。東坡爲之大書重刻於滁。又改泉洌而酒香。作泉香而酒洌。水落或石出。作水清而石出。歐蘇皆一代大手筆。一字一句。不稍苟且。足見作文之難也。然而以歐公之文。東坡改之。實未見有勝原著。亦可見改人文字之難也。

文學林維嶽墓志銘

君姓林氏。諱維嶽。字秋峙。林氏世爲福建著族。商於粵東。展轉入湘。遂家醴陵。考戴熙州司馬銜。誥封奉直大夫。妣黃宜人。司馬公有考曰文志。文志有考曰常鳳。均地贈儒林郎。常鳳者。俶始來醴。蓋至君而四世矣。君孕毓家休。生而徇齊。能誦詩書。屬文。年二十八。補府學弟子員。科舉。既不足以得眞人才。主其事者。復瑣瑣然。自爲尺量。君習舉子業。屢試不讎。冥然進取之途。授徒里閭。積穢自安。或謂少趨合。取青紫如拾芥。君拊髀雀躍。啞其笑矣。弟昆二人。長芝軒。君以少子。獨得司馬公愛憐。逮析產。則舉瘠瘠者。與之。舉不得。倍。君曰。是奚屑屑也。賢多財。則損其智。愚多財。則益其過。吾父貽我一經。受賜多哉。時輩服其能。讓弟昆割爨而後。同室共居。往來輒整容。送逆。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遐焉嘉賓之臨其前。李充推衣。遞食。劉璉束帶。與語。弗相尙也。當黃太宜人寢疾。君侍藥鑪。寒暑周年。衣不解帶。已而疾竟不起。居喪肌毀骨立。終身皆哀慕之年。顏猶孺子色。居常課兒曹詩。至蓼莪章。輒嗚然哭。歔歔淚落。至

性。感。發。其。天。之。所。爲。之。不。可。使。作。之。也。醴。人。故。健。訟。君。任。團。長。實。漢。三。老。兼。游。徼。之。職。凡。七。紀。事。無。宏。纖。君。一。言。冰。雪。解。矣。始。終。無。縣。控。案。縣。令。有。請。必。再。而。後。往。不。輕。易。涉。公。庭。其。嫻。謹。類。此。漢。人。朱。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其。價。而。糴。以。利。於。民。君。放。其。制。少。有。通。變。出。貲。剋。義。倉。一。咸。感。兄。餽。同。光。以。還。兵。燹。水。旱。迭。爲。邑。禍。素。封。之。家。僅。飽。餐。饗。中。人。之。產。化。爲。烏。有。每。逼。歲。除。北。風。雨。雪。道。葦。止。接。君。首。議。設。培。學。堂。殫。其。殯。餘。君。曰。西。伯。掩。枯。骨。諸。侯。歸。心。吾。害。敢。望。西。伯。然。子。孫。或。有。大。吾。門。者。暨。夫。析。關。破。鍵。西。貨。東。溢。俗。競。奢。靡。朴。風。盪。然。君。布。衣。素。履。爰。甘。澹。泊。矜。尙。一。時。子。婦。欲。有。所。以。易。之。環。請。弗。諾。性。耽。於。飲。枕。鞠。藉。糟。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有。古。高。士。風。生。以。清。道。光。已。酉。八。月。三。日。卒。以。光。緒。戊。申。三。月。三。日。配。張。安。人。嫺。於。婦。道。著。桓。孟。子。操。男。子。子。五。霽。附。生。靄。廩。貢。生。雯。附。生。肄。業。湖。南。優。級。師。範。學。堂。銑。鍾。女。子。子。一。適。石。林。浦。張。甲。孫。九。人。孫。女。一。人。將。以。宣。統。己。酉。四。月。啓。司。馬。公。夫。婦。之。壙。而。祔。葬。

焉。鄉人士以爲哲人就萎。盛德弗彰。宜爲之銘。銘曰。

楚有大鳥。不鳴三年。豐有寶劍。薶之生烟。有隱德士。實祖比干。媒媒晦晦。目擊道存。鵠生於窆。未嘗好田。牂生於輿。未嘗自賢。安時處順。帝解其懸。魂魂其氣。昌我川原。吾銘諸石。敢告蒸元。

劉母潘太孺人墓志銘

孺人醴陵潘氏。處士必昇公之季出也。潘氏故以詩書世其家。行止有義。年及笄。歸同邑劉國學華杏國學公蓄道能文。遭其府君春浦公之喪。挈季奉母程太孺人居。冥心計學。不肯就大小試。視熱中功名之士異矣。而治家方嚴。門以內一簞一簋。悉有常處。孺人亦修德守約。椎髻布衣。操井臼而前。暇則紉繅。續縫以爲常。而內政以修。而家業以振。每春夏交。或歲宴。婁人子踵門求貸者。趾相接。孺人解衣推食。未嘗自爲地。積久。子母相權。償者艱於力。孺人稔其最者。盡反其券。或更貸之。乃以告國學公。公亦不之訖也。故時輩目爲慈善家。孺

人亦以慈善事業自任。視力所在。無不各厭其意。惟國學公意旨小異。以爲大丈夫寒不能自衣。饑不能自食。徒人是仰。實恥之。尤與衣食之以懈其志。何如拒其請求。受刺激。而或以自計也。然孺人之利。利在危急。國學公之利。利在遠。大故感受其利者。又各有所歸。美焉。先是國學公弟昆五人。長華英。次華琢。次華品。次國學公。次華瀾。品夫婦早逝。藐爾諸孤。靡瞻靡依。孺人視爲己出。男用婚。女用嫁。底於成立。無德色。居平五日一沐髮。兩日一澣衣。事程太孺人尤謹。食必佐餞。饋必奉盤。井井兮其有理也。嚴嚴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終始也。鄉聚賢之國學公。亦以得賢內助自詡。當光緒壬寅之變政也。科舉易而學堂。天下騷然。豐屋蔀家。醴陵尤甚。而孺人首勸國學公遣子謙就學湘垣。資澤湘出洋。旣事定。人心釋然。逾推服孺人之特識。不以世議與也。而醴東風氣一不變。澤湘謙幼日就外傳。閒輟業歸省。孺人每用愀然。不信宿促之去。相與周旋者。探其賢。往罄旨蓄。以隆其待遇。不則絕之。以是澤湘謙學底於成。無妄交。

時局多艱。澤湘謙方冀大有爲於天下。以榮二親。亡何丙午歲。國學公逝。孺人悲戚過甚。勞券有加。逾年繼逝。醴俗崇厚葬。喜緇黃。信堪輿家言。臨終咸舉以爲誠。嗚呼。賢己生道光癸卯八月十三日卯時。歿於光緒戊申九月五日己時。壽享六十有六。男子四。長澤湘。廩貢生。次萬宜。承瀾祧。次萬甲。次謙。湖南中路師範優級生。女子三人。長適唐必亮。次適楊啓清。次適潘昱。孫六人。女孫二人。將以宣統元年正月九日寅時。啓程太孺人之壙而祔葬焉。銘曰。顙其地。廊如也。望其氣。鬱如也。其傍將置萬家山。靈有知。呵茲護茲。

鵠兒墓志銘

鵠兒未審其世系所自。昔者大皞生咸鳥。金天氏因以鳥紀官。厥後居靺鞨國者。稱島夷。在鹽長之國爲鳥氏種。姓日繁。遂遍中原。有鳥蹟。鵠或其一族也。鵠兒性溫易。奇瘦不畏人。人亦愛之。生十有六日。孤倚寡母。獨力斂哺用活。今其母他適矣。適之日。其兄中暴疾亡。又三日而鵠兒絕粒死。甯子哀其命薄。搆石。

槨。瓦。棺。隸。之。獄。西。隅。時。已。酉。四。月。望。日。錫。之。銘。曰。
楚。有。一。鵠。命。奇。苦。東。方。帝。國。不。容。汝。賴。我。瘞。汝。于。圜。圜。足。視。千。秋。並。萬。古。

自祭文

歲。次。丁。未。月。惟。中。冬。鴻。燕。代。飛。日。月。于。征。甯。子。生。瘞。逼。近。周。年。寒。泉。夕。沸。冤。霜。
晝。零。恍。兮。忽。兮。意。若。有。忘。人。情。冷。暖。世。道。崎。嶇。四。顧。歔。歔。誰。復。願。言。迺。陳。濁。醪。
暨。之。牛。脯。迺。自。選。文。迺。自。祭。曰。

在。昔。初。哉。大。宇。洪。荒。搏。土。爲。人。實。甫。媯。皇。世。運。消。長。否。泰。靡。常。二。離。隱。曜。四。維。
不。張。獸。蹄。鳥。蹟。充。夫。八。方。於。時。人。類。淪。胥。以。亡。日。居。月。諸。我。亦。降。生。圓。顙。方。趾。
舉。衆。異。形。有。手。有。足。亦。妙。莫。名。煢。煢。吾。影。踽。踽。吾。行。舉。世。大。駭。疑。怪。疑。妖。亦。有。
謂。我。產。於。上。霄。不。羽。不。毛。不。飛。不。跳。龍。章。冀。壤。百。口。曉。曉。用。是。羣。衆。張。拳。揮。刃。
活。活。瘞。我。墓。門。千。仞。馬。面。牛。頭。凜。不。可。近。哀。哀。甯。子。丁。茲。奇。運。嗚。呼。噫。嘻。夢。夢。
上。天。星。球。大。小。其。扁。其。圓。品。物。附。麗。焉。知。幾。千。我。獨。何。辜。坤。輿。僕。緣。胡。不。自。後。

胡不自先鳴呼噫嘻地之龐洪縱橫其里豎亥難窮鳥飛魚躍海闊天空吾其
恫夫奚足莫容我聞鑛物如恆河沙重疊亘邈地角天涯胡不化身倫與爲佳
絕德棄智是耶非耶我聞草木盤根錯節夕飲其露朝萌以蘖華者實者樂天
則哲吾將與子載生載滅我聞鳥獸蕃於有北封狐千里鴟鴞如蝨爾吞我併
弱肉強食世界相續曷其有極胡地能載胡天不極如是我聞陽九爲厄漫漫
長夜奄奄魂魄吁氣爲霧吐血成珀我瞻四方如何可適迺安斯寢迺枕斯崗
銷聲歛迹潛德幽光風鳴不已雨雪其滂今日之日一年既將人亦有言不如
及時呼形對影爲奠一卮異類乞靈不其餒而眞吾不昧尙其鑒茲

蘿庵文選

鄭澤原名兆醴字叔瀛又字叔容號蘿庵湖南長沙人邃於漢魏六朝人集
又嘗私淑王壬秋著有蘿庵遺稿民國九年卒年三十有九余不識叔容嘗
從屯艮處得其梗概瀟湘多才信然今錄文十二首

與傅鈍根書

君劍我兄鑒。弟于陰歷閏月。奉母率嫗。旋里避暑。束裝時曾已函告。倘塵青睞。自後招涼。綠陰飲露。碧蕉佔蕭。選吟周秦。無俚則捕雀釣魚。說鬼傳食。笑周宣之憚暑。同野老之忘年。此中恬嬉。豈竟遜兄。今月初四。挈嫗來省。炎囂頓增。蘊隆莫名。以思我兄。又若霄壤所急。待告慰者。則一年之宏願。十人之跂望。七日之締構。乃得文一篇。而所謂一生所僅得千年之鉅製。報良朋之厚誼。施竹帛而無愧者。亦惟此文一篇。茲特奉陳。所有尊命和詩。因失血六七日。去疏散矣。失血症今愈。惟我心憚暑。氣息懨懨耳。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曩者鈍安詭公。叵深景慕。逮入南社。獲誦鉅製。彌殷豔羨。自後以旨趣之符。兼締結之雅。躡扶風豪俠之景。歌旗亭楊柳之詞。冥契已習。不面而暱。楚水吳山。神魂往來。展如之人。想其情素。頃惠玉音。兼奉社集六卷。及蛻安詩。

詞兩卷。以所居僻在南郭。而郵遞乃北城戚家。又旋里避暑。襄羊五旬。展轉遲延。今始收入。久未奉覆。倘見鑒原。僕以蕉萃之軀。履荼蓼之域。髫年枕古弱冠。吹簫生本。無華長尤。落殖加以藥爐經卷。摩詰生涯。權火譙樓。裴郎迤境而欲躋風雅之列。樹騷壇之幟。附海上之英彥。綿遂古之國華。不其慙歟。故自入社以來。四載於茲。曾未逕寄詩文。致污衡鑑。徒以鈍安過譽。強錄奉呈。而足下亦并蓄兼收。不嫌敗鼓。率付剞劂。全與刊行。以箏琶而混韶武。以蕭艾而雜芎藭。偶一披尋。徒增愧赧。客冬之杪。降戾爰茲。焦桐無聲。小雅知裨。方當賡奚斯之什。治越石之文。辭不能工。遂同絕響。暑假在里。閒居無營。曾作二文。錄塵清盼。又曩贈陳君佩忍詩。以屬良會。亦以奉正。神邇迹遐。不盡拳拳。跂候麟鴻。倘令登然。秋涼襲裾。伏維珍重。鄭澤頓首。

湖南民變紀略

清宣統二年春。長沙以弛米禁。漸不給。紳寮具言於巡撫岑春煊。請停官輸入。

鄂並禁奸商私運。春莫猶以倭商方採多米。運畢須二十一日。請緩禁期。許之。由是奸商及時漁利。未旬日。輸出可二十餘萬。三月。城米驟漲。至石八千餘錢。湖南素稱饒渥。當湘軍之起。內給兵餉。外濟鄰省。米價猶不啻此。且貧民傭貲薄於他省。日數十錢。惟恃穀賤。得以事畜無缺。今米既翔踊。始皇皇不安矣。屬城南有貧婦。夫病子幼。賴行乞以活。一日得錢數十。往肆易米。肆以錢惡不之售。婦曰。夫與子已數日不食。茲亦弗敢較值。惟求以此錢得數勺蕝死可乎。肆又不許。乃慘然出投於池。其夫聞。念不得活。亦率子女葡萄溺死。隣人傷之。咸言其家喪亡。由米肆居奇。則往肆詬詈。肆遽以刼掠聞巡警道。賴承裕。承裕入白。春莫憤然曰。民至不法。乃敢行刼城廂。果爾。卽誅數人以警後。承裕聞命。則馳城南究治。時衆方紛拏。承裕至。述春莫言曰。天然臺茶一甌須百錢。汝等猶飲之。今米升錢未百。卽不安其處。亦顧首領否乎。天然臺者。長沙名酒樓。供靡價重。貧者莫敢望焉。飢民間承裕言。悲曰。我等惟懲米肆。顧卽盜耶。且居恆一。

餐不飽。甯與諸富貴人履天然臺耶。今飢死受誣亦死。等死曷與稍申冤憤死乎。乃摔承裕至檐樹下。批其頰而數之曰。汝平時罔恤民瘼。今又欲以無辜誅我等。且汝從何所見我等酣遊酒樓。而以此相詰責。於是承裕騶從悉避匿。莫知計所出。一僕乃僞爲飢民者前言曰。是宜執見巡撫。劾罷其職。卽挾承裕出。間道避入臬司署。而飢民尾承裕者數十人。則徑來撫轅。咸以平糶爲請。春莫者。父毓英。兄春萱。累官均至兼圻。旣以世家子膺疆寄。生長梁繡。未達民隱。撫湘數年。恆屏人深處。與術士譚休咎。前年瀏陽兵起。惶恐無措。署前後悉以常備軍自衛。人皆笑之。今聞承裕被毆。飢民數十人譁署前。大懼。時已昏。乃民衛隊列燧而陣。冀拒却之。撫署爲城適中地。往來如織。觀者漸集至千人。春莫愈懼。更調常備軍入城。人聞軍至。車聲隆隆。驚視巨礮數尊也。乃圍署大譁。壞瓦撤屋。曰。撫軍將轟碎湘城矣。此殃民者。安能奉之天明。遣諭猶莫退。春莫怒。鎗斃數人。民愈益憤。燒衙署。欲推戴藩使莊慶良。而出春莫詰問之。春莫勢迫。率

嫵屬微服出避。莠民乘之焚學校。劫米肆燬各國教堂。商埠城內外火光燭天。居民暨夷人紛出避。亂鄉間訛言城晝不啓。官吏盡戕於是盜賊颺發。近者劫出城人貲財遠者掠富戶錢穀。全省震動。長沙縣令余屏垣素以賢能稱。見事急曰。前此飢民不可殺。今亂民也不殺禍奚止。斬焚掠者數人。城亂遽已。而益陽湘潭等處。蜚報復絡繹至。咸云匪踪來自長沙。焚掠尤甚。政府乃罷春莫。命楊文鼎撫湖南。捕匪徒興振務。月餘亂始定。

論曰。以封疆大臣權勢過古諸侯。而竟爲數十飢民所困。至不得保其祿位。斯亦異矣。然使岑春莫稍通民隱。虛納羣言。去其剛愎。愚闇而豫籌夫民食。則前定不困。何至受惡名於湖南哉。此後夷人索賠款。攬利權。乘釁要挾。湖南多故矣。然退原禍首。春莫能辭其咎耶。

鄭玉堵傳

鄭玉堵字山韞。長沙人也。幼孤廢讀。以勇力跌踢鄉里。人無敢忤。家財豐饒。奴

僅數十人。悉勒爲部伍。立旗志訓練。市井無賴爭歸之。所爲橫恣。會村人某疑鄰叟攘其鷺。以質玉堵。玉堵素善某。遽爲召叟至。列仗坐中庭。請責不服。笞之數百。叟大恚恨。旣釋。攬旗去。將證其諸不法事於官。玉堵驚馳家奴狙城東北門。要叟獲其旗。自是稍悟。更折節交歡。正人以貲爲江西萬載縣巡檢。萬載有劇盜保聚山谷間。屢捕不獲。玉堵至。則自請平之。率家奴掩至山寨。羣盜方會食。卒出不息。皆失色。惟盜魁奮欲接戰。未及出。則遇玉堵。橫刀來。盜魁叱曰。吾寨主某也。何來投死。玉堵大怒。卽前格墮其刃。擒之出。擲地命左右縛之。復迅入搜餘賊。比至。杯盤狼籍。室空無人。唯庭柱大數抱。中微有聲。玉堵知餘賊氣餒。必匿此冀免。乃悉召家奴入。命尤勇者梯探柱隙。盜窘甚。急躍刃傷奴。挽奴顛。玉堵以手拭其傷。血頓止。復命曰。上。於是盜大驚以爲神。出拜曰。吾等亡命數十年。未嘗遇勁敵如公者。今唯有束手就縛。唯公生死之。玉堵乃火山寨執羣賊歸報。以功擢知縣。當盜魁抵戰時。實悍甚。雖就縛。然玉堵亦嘔血數斗。用

是致疾。未及任事卒。玉堵清乾隆時人。

鄭澤曰。玉堵爲余疏屬。祧祖。聞家長述其事。未嘗不歎爲古任俠之流也。昔英布。吳漢。李勣。諸人。剽竊椎埋。大千世禁。然其後雲蒸龍變。名垂竹帛。功昭旗常。以玉堵之不軌於法。猶未及諸人甚也。使天假之年。其名聲勛烈。詎可量耶。昔周處以鄉曲無賴。一言感動。斬蛟射虎。効死西羌。若玉堵者。庶幾近之矣。

鄭先聲傳

鄭先聲字子瑞。長沙人也。自其先多以文學顯。而先聲獨倡明數術。年稍長。卽南游甌粵。望海潮。北之燕。觀政治。所出西游。咸陽訪扶風。豪俠泛江漢。以歸。于是天下多故。滿清居中國。批政日集。乃與黃興。陳天華等。首建民立中學。以開僊野。明種族。居頃之。復聯黃漢同盟會。冀感召漢人。黃興旣東。徂會中事。一以任先聲。先聲愈擴張勢力。然其時滿燄猶熾。旣不克消外患。則惟悉意于挫民氣。百計邏察。事遂洩。乃間行之武昌。復奔馳長江上下遊。以聯聲氣。值法蘭西

民黨來漢。詢中國革命事。先聲與語。激昂慷慨。法人大驚服。居無何。唐才常來自長沙。與先聲謀發難。事敗。唐才常不屈死。先聲悲憤。必欲竟其志。乃毀家謀繼之。然滿吏捕黨人急。狙入武昌獄。先聲任榜掠。默不語。用是讞久不決。得釋之。皖江徐錫麟之鎗斃恩撫也。先聲與其事。皖城既大索。遂被逮。然其時初抵安慶。跡未昭著。旋出獄。之申江。居傅熊湘諸人所建報社。每酒闌。道國家事。意忽忽不自得。慘淒悲懷。社中故皆黨人。資助之。勸令東游。日本既抵日。讀書弘文學校。與諸同志結敢死黨。欲卽偕劉揆一歸國。倡東南起義。同志固壯其志。然終以待時機尼之。先是先聲居申時。嘗北游天津。邏者察其有異。知且復還海上。則電江督端方得其迹。捕治之。端方乃購其頭千金。不得。復購之五千金。湘人朱士奇故匪首。先聲曾諭以大義。令助起事。至是。誼重賞。且知先聲必信其以故舊故。乃往誘歸國。獻端方窮治之。未幾。朱士奇死。而先聲終以無獄詞。乃長繫。清宣統三年秋八月。卒江甯獄中。距入獄四年也。中華民國元年春。天

下既大定。黃興爲陸軍部長。乃請大總統孫文。以端方江甯故宅建烈士祠。祀先聲并楊卓林吳樾熊成基楊守仁陳天華五人。復電告湘都督譚延闓。祀之湖南烈士祠。且卹其家。妻湯氏。能倡明女教。聞先聲卒。則馳江甯以櫬歸。女業恆。嘗慕緹縈事。往請端方釋其父無子。以兄子嗣。論曰。知死必勇。當鄭先聲之崎嶇于武昌。安慶間。曷嘗不知獄吏之尊也。然終不以刑酷挫其志。百死無悔。卒成仁于園土間。非毅然古烈丈夫耶。

黃驥傳

黃驥。字再生。亦字鋤異。萍鄉人也。幼能績學。穎悟過人。歲丙午。入萍鄉中校。念時事益急。而滿清專橫。乃投筆入徵兵隊。招同志居其間。究改革事。然言論激烈。媒孽者日衆。上官羈之嚴。驥以不能有所發舒。且同志諸將。或他調。或以黨禍去官。乃間行走岳攸瀏醴。倡共起義。清宣統二年春二月。爲邏者所悉。逮入萍獄。萍令楊焜素慘酷。笞掠備至。遂遇害。臨刑時賦絕命詩數章。詞意激昂。今

尙存。

論曰。余嘗聞黃驥。幼時每讀史。至忠烈事。淚潸潸也。終以忠烈死。非求仁有素耶。

黃蘭亭傳

黃蘭亭。字險雄。楚人也。幼好學。喜任俠。奉母至孝。嘗偕陳天華遊學日本。入士官學校。與吳樾善。光復會僉稱其能。舉歸國謀光復。乃聯南洋羣島諸同志。浮海而歸。至江甯。統領楊金龍令管帶護軍前營。遂說以首建練兵學堂。而以強種族主持其教。復聯東部同盟會。倡東南起義。聞載澤等出使考察憲政。且出都。則辭管帶職。偕吳樾馳天津驛。道擲炸彈。事洩。吳樾被獲。蘭亭乃復歸江甯。悲憤幾死。屬王漢來寧。以金陵形勝。足以基光復。乃推舉蘭亭任東部軍械。蘭亭既被舉。益思有所發舒。與光復黨徧置祕密藥庫以待用。復僞充新兵諸營器械官。潛令諸營獨立。事爲江督周馥所聞。遣兵入庫。獲炸藥二百餘囊。囊可

三百斤。王漢以事洩。勸令逃。無俱死。且留有用。蘭亭慨然曰。君固義俠。然余何忍苟活。令君獨死。遂毅然出首。不自諱獄。既具。且行刑。其二子跪持衣。不令前。蘭亭瞋目曰。我爲國死。無憾。汝孝事而母。悲奚爲。遂以乙巳冬十二月死。東市。論曰。黃蘭亭之死。江寧而不死。天津也。蓋知天津之役。必與吳樾駢戮。無益。非若江寧之猶可脫。友朋于難也。以視惟知以一死塞責。及全軀保妻子之徒。其義烈爲何如哉。

唐煦傳

唐煦。又名治烜。字柘莊。永洲零陵人。幼侍其父。讀書湘水校經堂。習公羊家言。旋入廣益中校。復之滬。入留美預校南洋公學。兄弟三人。俱憤滿清專橫。久蓄革命志。武漢義起。幡然南旋。遺書昆季同學。謂生無所樂死亦非苦。義不苟生。理無虛死。遂偕唐吉。簾周岐。赴燕圖擲炸彈。事洩。死年二十三。妻楊氏無子。有女二。

論曰。烈士之死。不亦哀哉。當湘中舉義。一時景附雲集者。方亟亟謀建設。而烈士意氣奮發。以大敵未滅。欲身先天下。卒捐命虜穴。矢志不悔。蓋其所懷抱者。素也。雖其事不終。然足以興百世矣。

傳公愼吾墓表

公諱儒懋。字登敬。號愼吾。醴陵嶗山人也。其先世曰源公。以明初來自豐城。十八傳暨忠菴公諱端廷。賤糴振饑。門旌敦善。子治卿公諱莊家。卓然儒素。見欽里閭。子藹堂公諱宗淑。繼迪前光。昭茲來許。其中子則愼吾公也。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母李太君。艱于動作。手足不仁。公則左右扶掖。以時進食。廁褻褻服。恆親漱濯。屏絕外館。勤侍卅年。蘭陔白華。諒符詩旨。若夫信道之篤。植躬之端。器量之宏。深資性之恬澹。穆穆焉淵淵焉維忍。維讓靡忿。靡欲其綴學也。斥華務實。極深摯。幾綿聖經之埃。滅弘王風之已。微襄羊乎禮樂之場。干僚乎藝術之藪。屬在清季。帖括求材。公任起衰。騷除卑靡。用是鑿柄不入。連困有司。翩棲衡。

門。閑。心。靜。處。闡。繹。丘。索。詔。彼。後。進。善。誘。能。教。卒。祛。厥。弊。至。于。家。法。之。繩。飭。庭。訓。之。殷。嚴。不。聞。謫。謫。惟。聆。雒。誦。人。或。謂。公。學。不。醫。貧。盡。事。他。業。縱。曰。幅。利。猶。少。候。時。公。謂。讀。書。所。以。立。行。我。生。視。爲。至。樂。若。以。窮。約。輟。業。何。有。厚。顏。其。人。乃。躬。掇。薪。蔬。勤。督。佔。畢。惡。言。卑。行。用。爲。大。戒。倫。紀。道。德。時。勉。後。人。他。如。追。遠。祀。先。敬。宗。收。族。明。倫。立。教。解。紛。釋。糾。子。弟。之。率。以。謹。繁。衍。之。支。維。輯。推。而。睦。嫻。敬。梓。安。老。懷。少。善。人。之。善。急。人。之。急。正。詞。直。道。閑。邪。牖。愚。俾。夫。需。役。之。倫。瞻。明。之。屬。覩。丰。標。而。景。附。聆。名。聲。而。響。和。及。當。屬。續。婦。孺。悽。愴。千。里。紉。謳。比。鄰。頌。德。咸。相。勸。勉。守。教。母。衰。粵。以。清。宣。統。二。年。庚。戌。二。月。十。三。日。亥。時。高。朗。令。終。計。生。于。道。光。十。年。辛。卯。十。月。十。九。日。丑。時。享。壽。七。十。有。九。齒。躋。大。董。允。爲。耆。儒。烏。呼。難。矣。配。程。太。君。生。有。懿。德。先。卒。子。潤。芟。先。生。名。道。康。儒。行。藹。然。創。興。族。學。繼。志。述。事。無。忝。所。生。孫。文。渠。名。熊。湘。夙。厚。于。澤。英。材。特。行。邁。越。時。流。自。齟。若。冠。由。入。學。暨。知。名。以。養。以。教。惟。公。恩。德。迄。今。追。述。涕。猶。泫。泫。所。爲。詩。文。半。寄。哀。慕。爰。以。其。年。九。月。

十。日。葬。公。于。東。鄉。瀉。山。望。仙。橋。獅。形。嶺。之。原。重。以。潛。幽。莫。彰。荒。翳。斯。懼。先。德。所。在。厥。須。敷。揚。今。其。如。何。敢。闕。斯。禮。既。越。五。載。重。表。原。道。用。抒。罔。極。兼。勵。來。茲。餘。具。公。門。人。黃。君。鈞。所。撰。志。銘。民。國。四。年。秋。日。長。沙。鄭。澤。述。

劉節母墓志銘

節。母。醴。陵。黃。氏。父。忠。燮。公。自。號。洞。井。處。士。以。介。特。聞。於。時。節。母。幼。習。庭。訓。律。身。大。義。年。十。五。歸。劉。公。謙。臣。公。諱。振。祥。清。登。仕。郎。機。杼。詩。書。翥。然。雅。素。宜。爾。室。家。嚴。於。尊。章。婦。職。虔。修。孝。行。維。篤。姑。既。早。歿。家。政。獨。操。內。外。亭。營。悉。飫。人。意。年。未。三。十。遽。睽。所。天。有。子。曰。驥。時。甫。八。歲。以。荼。蓼。之。遇。堅。冰。蘖。之。操。存。惇。嫠。之。身。勤。嫠。之。爲。用。俾。孤。兒。嶄。然。成。立。結。客。湘。楚。豪。俠。罕。儔。澤。友。傳。子。熊。湘。以。文。忌。於。袁。氏。謀。者。四。出。人。敢。無。留。驥。獨。匿。之。終。踰。絕。險。友。朋。交。讚。義。問。宣。昭。接。厥。由。來。時。維。節。母。蓋。詒。謀。之。既。哲。斯。錫。類。之。允。臧。觀。其。協。於。先。後。和。於。戚。郇。撫。從。女。若。已。出。遇。諸。子。以。恩。惠。藥。餌。醫。疾。泉。幣。賙。貧。流。慈。博。施。處。約。若。厚。其。視。徒。潔。其。身。

固猶隘也。清光緒三十四年。邑人聞諸有司。請旌於朝。有詔俞允。遂彰潛德。節母愈益撫抑。毫無矜容。地盈流謙。亶其然乎。丁巳秋。澤方與驤司榷資江。遽聞病耗。驤卽馳歸。已無及矣。時九月某日也。計生於清某年某月某日。享壽若干。粵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陽。首某趾某。宜也。銘曰。
松耶。栢耶。蔚馬。鬣耶。其葉蒼蒼。舒節烈耶。夙其渺兮。以永奠茲。慈魄耶。

祭大漢諸烈士文

維中華民國元年春。湘都督譚公。既奉參謀總長兼陸軍部長黃公電示。乃改亡清曾國藩專祠爲大漢烈士祠。且以三月十三日。開始祭大會。同人等例得陪祭。敬爲文以告諸烈士之靈曰。

夫何羣雄之蔚起兮。惟遺芳之滿堂。悵英風之不可接兮。乃敝瓦而云亡。沅湘鳴咽。以東流兮。悲賢豪之淘盡於汪洋。獨蕙楊與荃璧兮。爛昭昭而未央。當胡塵之障天兮。翳炎精其不輝。旣萎媿而選奕兮。復割榮而擅威。列強排迨。旅距。

以。紛。乘。兮。緊。獨。蜷。伏。螻。屈。而。無。以。措。其。危。務。鋤。豪。桀。以。維。安。兮。樹。豐。隆。之。黨。碑。
 惟。諸。烈。士。之。振。厲。兮。蹈。百。死。而。靡。辭。哀。皇。圖。之。廩。廩。兮。敢。決。然。而。棄。之。沕。深。潛。
 其。嫖。妍。兮。忍。舖。糟。泥。渥。以。終。世。張。垂。天。之。翼。以。高。飛。兮。嗤。槍。榆。之。不。至。或。憤。言。
 讜。論。以。振。聾。兮。或。橋。箭。累。弦。之。是。繼。嗟。天。道。之。難。憑。兮。乘。潮。流。而。未。濟。朔。風。噫。
 而。畏。佳。兮。復。隼。鷹。之。有。吏。閭。轢。摧。折。而。翦。手。兮。爲。蘭。國。而。滋。戾。刀。鋸。嘉。石。其。橫。
 施。兮。盡。黃。鐘。於。毀。棄。素。功。汨。而。不。揚。兮。武。威。奮。而。熊。熊。張。錐。荆。劍。以。狙。擊。兮。躡。
 石。渠。答。而。摧。鋒。或。免。冑。而。授。命。兮。或。鉞。交。而。洞。胸。維。刷。恥。與。捷。薤。兮。血。星。星。其。
 飛。紅。靈。魂。渺。其。何。歸。兮。粵。維。簋。古。之。黃。農。羌。求。仁。而。得。仁。兮。詎。怫。悵。於。幽。宮。惟。
 盟。好。之。哀。感。兮。將。終。古。而。無。已。涕。潺。湲。以。萑。蘭。兮。徵。宋。些。與。楚。只。招。毅。魄。之。歸。
 來。兮。修。宗。布。之。崇。祀。去。熾。趨。之。故。鬼。兮。安。民。正。之。新。主。更。芳。椒。以。爲。壇。兮。易。辛。
 夷。以。構。宇。彼。曾。氏。之。助。虐。兮。固。歆。禋。祀。於。東。胡。維。民。國。之。巍巍。兮。乃。羣。英。冒。死。
 而。成。之。茲。旣。廟。貌。之。更。新。兮。彼。斯。崇。祀。之。忽。諸。綿。鬼。雄。之。血。食。兮。咸。干。僚。而。遲。

遲。諄。曰。來。兮。止。兮。毋。愁。予。兮。安。兮。享。兮。靈。風。爽。兮。天。關。豁。兮。地。軸。堅。報。功。崇。德。
兮。馨。香。延。陳。蕙。殺。兮。蘭。藉。肆。玉。几。兮。瓊。筵。吹。參。差。兮。拊。鼓。蹇。將。憺。兮。連。蜺。身。縱。
殄。兮。魂。愉。人。雖。往。兮。國。綿。君。欣。欣。兮。樂。只。靈。皇。皇。兮。萬。年。

祭宋先生文

維。民。國。二。年。四。月。三。日。長。沙。日。報。同。人。謹。祭。于。鈍。初。先。生。之。靈。曰。胡。塹。黷。之。茫。
茫。兮。俾。邦。瘁。而。人。亡。縱。高。名。之。有。麗。兮。逢。斯。世。之。旌。攘。惟。木。妖。與。禽。孽。兮。偏。鉗。
忌。于。賢。良。荃。不。周。于。今。之。人。兮。傳。狂。刃。而。壽。張。蝮。蛇。藁。藁。而。蠱。手。兮。豺。狼。僦。僦。
以。俚。俚。豈。胥。人。之。去。幾。兮。致。芳。蓀。之。櫟。絕。而。不。長。抑。黨。人。之。不。亮。兮。思。割。榮。索。
賴。于。堂。皇。紛。非。俊。而。疑。桀。兮。任。鬼。蜮。之。橫。行。爲。參。懷。而。闌。國。兮。森。荆。棘。于。由。庚。
哀。皇。圖。之。廩。廩。兮。侯。少。木。之。無。榮。嗟。苦。先。生。兮。獨。罹。此。殃。天。地。爲。之。稠。嶽。兮。日。
月。爲。之。晦。冥。血。星。星。其。飛。紅。兮。色。萬。衆。之。肺。腸。令。魁。壘。之。賢。豪。兮。咸。創。艾。于。金。
傷。嫵。妍。憫。慄。以。選。奕。兮。閭。轢。蹂。若。而。回。惶。慄。慄。增。欷。其。無。已。兮。涕。泣。芄。蘭。而。滿。

匡念伊人之不世兮。悲天道之難憑。既香戢茲新邦兮。復排迮而經營。羌心儀于共和兮。冀免國是之墮。蜉蝣衆蓼然而蔽之兮。昏不察其芳情。乃懲蓊而含沙兮。羣積矢于先生。竟謫詞而隕命兮。飛慘禍于滬江。願仇人之有在兮。耿吾劍之虹光。飲其頭以爲器兮。抒舉國之哀愴。茲臨風以遙哭兮。奠桂醕與椒漿。倘精靈之英英兮。翩蘭旌其來降。諄曰魂歸來兮。返桃源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去茲濁世而還彼洞天些。洞天之中紛衆仙些。飢餐紫芝渴飲泉些。蘄惟避秦毋避喧些。偶然游戲來人間些。壽我國民萬萬年些。魂兮魂兮以長安些。嗚呼哀哉。尙饗。

鈍庵文選

傅熊湘原名專字君劍號鈍根別號鈍庵嗣改今名又因與時人同號乃去偏旁號屯艮湖南醴陵人與太一爲摯友其學與之相似性喜游嘗與余及吹萬游無錫鎮江每至一處詩輒先成余與吹萬和之成帙今所刊京錫游

草是也。民國七八年之間，寓居上海，與余輩結鷗社，極一時文酒之盛。別來又二年餘矣，世變愈急，其激昂忼慨之氣，鬱之深者，發爲文章，必更奇蔚而可觀也。今錄四十六首。

送春賦 懣永逝也

登高樓兮。送春渺烟樹兮。愁人忍天涯兮。極目悵獨往兮。傷神三月春歸何處去。欲問春兮。春不語。啼鳥聲聲空復情。飛花片片誰爲主。蕩一帶之青山。亂滿天之紅雨。客子途長。思歸渺茫。燕剪愁而不斷。鶯織恨以逾忙。痛素幃兮。遠隔空掩泣。以相望。悲莫悲兮。生別去。復去兮。恩絕。豈春去兮。猶歸。遂人亡兮。永訣。慘桃李兮。無言。訝杜鵑之啼血。謂精靈兮。可招。何流水兮。悲咽。天上人間。相思路單。叩九閭其未許。思一見而終難。何處分甘之座。誰家游射之山。春與人兮。共杳雲與鶴兮。空還已矣哉。春花放盡。春草肥。春陰纔霽。又春歸。紅愁綠黯。何時歇。辜負春來三月暉。感流光而作賦。紛涕泣以霑衣。

芝賦有序

宅後有芝。采自兒僮。適長男晬日。客以爲瑞。酒半請賦。主人揚觶而先。其辭曰。章龍之陰。嶂山之岑。爰產神芝。式昭德音。爾其負秀挺生。鍾靈間出。非等春華。亦殊秋實。誕降嘉種。不系夫秬。斲樹之楚丘。匪同乎榛栗。若乃無根自植。含榮不葩。滋承夕露。豔奪朝霞。長松覆蔭。豐草參差。處荒蕨而何損。薦庭宇而弗加。信乎芳蘭並茂。玉樹齊榮。旣見珍于三秀。乃表靈于九莖。漢廷諏其瑞。仙子掇其英。笑陋質于蕭艾。媿芳意于杜蘅。

高山鶴棲序

劉子之所居曰鐵高山。在醴陵之東。爾雅釋山。銳而高。嶠。郭注言鐵峻。鐵高山者。其山嶠也。因自號其居曰高山鶴棲。復賦近勝爲十詩。其間若大罍三獅諸山。皆奇秀特出。遊者慕焉。宜劉子之綴爲已有也。余惟耽山水者。其所裒必與俗殊。蒙莊逃于空虛。其爲言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故萬物可齊。而

死生可一也。南溟可圖。而塗中可曳也。故國舊都。望之暢然。山林皋壤。怡然而樂。是莊之旨也。然則好言山水者。其亦九流之別子歟。劉子其言儒。其氣懼。其爲人淡泊有守。無所迫于世。嘗試與余躋霜華。登石筍。下視川原。縣麗萬里。澹然相對。若不知日之將夕也。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劉子之得于山水也。既深而又能切磋以道其學。異日。吾游有暇。將更與窮鶴嶠之顛。而共招胎仙于雲表也。輒因其屬而爲之言。

明史演義序

讀晉唐以下之史。不如其好讀史。漢三國。讀三國志。又不如其好讀三國演義。蓋史漢三國以文高。而演義以通俗勝。正史稗說。事不相類。各擅其長。而以之行遠則一。吾嘗爲學校教師矣。責生徒誦全史。漢以前事能熟其十七八。唐以前事能熟其十四五。而于元明近世。反味味焉。在若存若亡之間。二十年前。嘗隨例應湖南鄉試。有題論三國人才優劣。出語同場。方以默誦三國志爲苦。及

闡卷出。則中式者多據三國演義。其事至有爲陳志所無者。主司不能察也。雖然。馬班遠矣。後世未易繼作。揆之今日。文降益下。作亦無人。能讀世變。愈亟。則凡夫世愈近之。史愈爲民生所欲知。而其時史氏之書。旣不能見。重于士林。復不能通行于羣類。欲求一浸潤夫耳目。與人以優柔饜飫之機者。其惟取正史集稗說以成演義乎。社友胡子季塵。素恬淡沉默。於書無所不讀。又能深思而慎取之。屬有明史演義之作。命序于余。余雖未見其書。顧以余平日之知胡子者。推之。知其書成。必有裨于今日之讀史者。宜也。余不能爲演義。固亦嘗有志于書。更十年二十年後。吾書旣成。當舉以示胡子。相與古今上下而一商榷之。胡子倘能遲我乎。則請以斯言券之可也。

李洞庭萬桑園詩序

往昔平江姚大慈盛倡爲宋律詩。其自序猥廁余詩於寧鄉程子大與衡陽謝霍晉巴陵李洞庭之列。時大慈於余與程素未相識。余雖知洞庭。顧未見大慈。

霍晉所爲詩也。子大年已六十。於余輩爲丈人行。曩從其壻江夏陳豪生識之。豪生詩格律與程略近。而才則過之。年與余輩相若也。旣見大慈。謂不如以陳易程。顧大慈見陳詩少。意未決也。會洞庭霍晉及大慈兄大願先後集長沙。日夕與論詩。多所參證。大慈因擬選五人七言律詩爲一集。五人者。李謝二姚及余也。未幾各以事行。其議遂罷。然余於李謝二姚間。尤喜洞庭之詩。以謂能運思于豪芒之中。而攝神于千里之外。出新語。狀近物。若無可欣而哀樂之衷。有自溢於言表者。其喜雨悼冰飲二詩。尤爲余平生所誦。每爲朋輩道之。吳悔文獨賞其落日當筵紅可吞。殊未盡也。洞庭嘗習陸軍。卒侘傺不得志。乃盡棄其所學。而一寓于詩。推其勇往之忱。若將以終老者。而余且浮沉人海。舊學日荒。旣壯悔而不爲。爲之而又弗至。以視洞庭之克有以自樂。又一時矣。鑿而不舍。金石爲鏤。洞庭其由是以進夫道焉可也。豈獨詩乎哉。屬將刻其所作。因序友朋離合之迹。以書於首。

周芷畦游草序

社友周君芷畦以游草三卷介亞子索序于余。觀其言大氏非時士之所能言也。人之生也莫有以逆之。必有以桎之。逆之者天之所以待賢豪而桎之者天之所以懲淫慝也。人第知去其所以爲逆而不知墮于天之所桎。第知逆之足以爲患而不知桎之不足以爲福也。嘗試論之。有若莊周列禦寇之倫。可謂善處夫逆者矣。驟觀之若近而易狎。入其境習其俗。優游乎其國。乃知其道至博大而難知也。是故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彼知桎之將以損其天而審夫逆之足以得全。故極夫消搖。因乎曼衍。以佚其志。窮其年。彼視夫天地之大猶旦暮之間也。詬厲之來猶斥鷃之笑也。曰吾焉用若所以爲若者。固止是邪。於戲遠矣。芷畦之爲是書也。蓋託夫詠歌而極夫遨遊者也。其言也固非時士之所能言也。第觀其悲歌慷慨之際。抑猶有激而未平。鬱而未鬯者乎。不然何其聲之哀以思也。抑尤有言者。晚近士習卑靡。競於奔逐。域進域退。蝨

居夫疏蠶奎蹠曲隈之間。自以爲安室利處。曾不崇朝。乃與所利者俱盡。是其所以利之者。適所以害之也。無他。梏之而已。觀芷畦所處。不可謂不逆。然其歌謠行國。寤言永歎。固有自得夫世俗之外者。甯特山川之助詞藻之華而已哉。芷畦其進矣。民國五年五月。鈍安居士傅尊序于太山石室之環中。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昔在玄聖。覽春秋之迹。因前王之緒。繼天有作。本教夫詩。蓋以明達乎事情。周知乎物類。洞矚乎幽隱。而旁通乎民志。詩之作也。其良史之資乎。夫關雎始風。清廟始頌。鹿鳴始小雅。文王始大雅。撥亂返正。而多士翕化。思進進善。而天下嚮風。成周之盛。廓乎備矣。王迹既熄。文武隊地。禮違其朔。則政流于侈。教忘其舊。則化失其醇。是以考槃矢志。寤歌風雨。以思君子。出北門而傷終。婁懷西歸。而詠好音。草野之憂思深。而風雅之正變異矣。故曰亂世無安樂之音。亡國多哀思之響。然則困者不能使樂。和者不能使哀。亦猶寒暑異。夫滄煥而四時以。

判胡越異。夫清濁而方語以殊也。詩之有世別其史之有斷代乎。夫物感既異。則情動有差。至人無遠情之言。上聖有立誠之愷。是以中晚難同。全盛據亂不襲昇平。魯由齊變。周非殷尙。亡清之季。政教益醜。降及光宣。遂成弩末。小雅盡廢。而夷侵國微。四維不張。而喪亡無日。由是識時之士。攄痛哭之忱。操筆之英。奮呼號之志。雖文獄婁構。而斯道彌光。匪第爲詞林兼可探其世變。念先民之有作歎。後生之何聞。欲文獻之足徵。在散亡之總集。顧裘須衆腋。而饌攝羣珍。嘗試搜求。深知竭蹶。因爲胙錄。用備遺忘。終蔽稀聞。迄無成就。余友高子。近輯詩徵。綜卅年以來。摭一世之彥。旁求名集。博訪通人。去門戶之嫌。泯異同之辨。要以極夫雅變。歸諛民風。振大漢之天聲。拾寒瓊於幽草。使斯文有述。作者不磨。信自當今傳之來世。庶尋聲益廣。起廢可資。火傳有不盡之能源。導得朝宗之效。猶恐涉夫標榜。未厭羣流。或失精嚴。轉疵竽濫。故特詳加審擇。務應法言。書問山中。乞題簡末。余惟高子箸書之勤。與斯編繫世之大。知經天日月。亘

萬古而彌光。振海江河。匯百川而不廢。藏之名山。副在國史。宣尼既沒。文不在茲。高子觥觥。勉之而已。

廢雅樓說詩自序

往歲嘗輯丙丁戊詩爲廢雅一卷。於時傷世變。遘憂患。文網既密。所鬱不得達。思欲以雅不盡廢之旨。蘄諸國人而竊比於鍾儀。阮籍。金山高旭題之。所謂明知詞賦工無益。開卷移情。淚泫然者也。迄茲數歲。東西犇竄。行無定止。重以羸病。益自頽放。二三故舊。時與更迭倡和。鱗鴻往來。且以喜樂藏諸篋衍。出必攜之。辛亥徂秋。稅駕海上。重爲輯綴。號曰說詩。自茲以還。相續未已。瓊琚玉珮。斐然成章。錄以備忘。不爲無取其或上稽往世。旁及聞人。比類引伸。逐加論列。則尙友之事也。夫廢非嘉錫。惟余自芳天選。吾形縣奚以解。吾不世廢。世且廢吾。世不吾廢。天且廢吾。吾是以自用其廢。樂其廢。語亦廢也。默亦廢也。動亦廢也。定亦廢也。嚮之蘄諸不廢者。今且廢之矣。故仍廢雅之舊以名吾樓也。醉裏清

歌。渾。似。昔。燈。前。影。事。記。猶。新。是。則。廢。之。而。猶。有。不。廢。者。在。有。不。廢。者。在。乎。吾。請。
撞。黃。鐘。揚。大。呂。登。屈。宋。之。堂。而。與。一。侑。觴。

鈍庵詩自序

少。耽。吟。詠。頗。事。篇章。長。慕。逍。遙。益。窮。曼。衍。楚。國。詞。宗。所。自。出。醴。陵。文。通。之。舊。封。
不。少。美。人。香。草。之。懷。儘。多。春。水。綠。波。之。感。豈。謂。批。風。抹。月。足。當。刻。羽。引。商。亦。知。
範。水。模。山。未。抵。回。腸。盪。氣。乃。少。陵。獨。生。天。寶。而。淵。明。慨。念。羲。農。傷。時。有。詞。述。酒。
無。和。江。湖。飄。泊。嘆。行。路。之。多。艱。羈。紲。追。隨。蹙。四。方。兮。靡。騁。伍。胥。之。日。暮。途。遠。人。
間。何。世。荆。軻。則。風。蕭。水。寒。壯。士。不。還。西。臺。朱。鳥。慟。哭。招。魂。之。歌。山。陽。鄰。笛。慷。慨。
思。舊。之。賦。亦。既。涕。霑。胸。臆。憤。發。豪。翰。誓。白。水。以。盟。心。指。蒼。天。以。爲。正。云。何。可。遣。
陰。氣。時。來。襲。人。無。以。爲。懷。朔。風。莫。謀。變。楚。小。雅。傷。夫。盡。廢。知。四。夷。之。交。侵。大。車。
將。以。自。塵。思。百。憂。其。如。疴。蓋。日。甲。乙。以。還。膺。多。難。之。憂。辛。壬。而。後。極。猶。吾。之。嘆。
綜。其。終。始。略。可。哀。分。用。託。簡。編。俾。存。歲。月。所。更。非。一。已。齊。光。武。之。年。壯。夫。不。爲。

猶媿子雲之悔。山中倦暝。聊復書之。

鈍庵詞自序

歲戊申。始習填詞。疏於律。不能細也。明年客長沙。時時過太一獄中。會無俚。則相與絕脛爲之。泛濫唐宋。而頗規稼軒所作幾二百首。顧聲律未協。而麤放有加。當時猶不悟也。蓋知此道之難。自陳蛻盒一言起。予蛻盒之言曰。吾之於詞。但讀不作。然固心絕慕之也。於時蛻盒窮居。獨喜余小令圓溜。謂足忘老。因盡寫以獻。求其論定。蛻盒雖極服余。與爲之序。然余自是謹謹不敢率易從事矣。屢欲蠲除煩慮。獨攄精意。卒牽人事。莫補蹉跎。由今視前。轉益悚汗。竄存十一。大半酒後耳熱鳴鳴之歌。聊紀因緣。非可繩墨定。盒所謂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者也。然幼安工力。晚在奇。獅戾信。文章成于既老。倘天假之年。幸而不死。魯戈猶在。落日可回。此雖轂音乎。或亦他日願學之助乎。姑用爲白。雲自怡。敝帚自享而已。錄自己酉至壬子作。凡二卷。甲寅六月。

鈍庵詩詞後序

余既爲僂氏居山中。亞子以書見存。屬援龔定盦寫全集付吳虹生故事。爲他日名山之託。是時余始刪詩。未之先告也。審思此事。若有因緣。輒報書許之。不復辭讓。蓋亞子方約同人。搜輯太一蛻盦兩遺箸。爲之付刊。嘗寓書告余。謂人壽不可知。既悲逝者。行復自念。故知昔人汲汲顧影。是大善知識。于以知亞子之心。卽余之心。而亞子復有如前所云。其所以促余之刪詩也益亟。雖然。詩不易言也。一代之間。爲之者若牛毛。而傳者如麟角。使謂詩必傳而後爲也。則屬稿必屈原。出語必杜甫。不如是者。甯止不作。此不徒令人瘖欲死。卽詞宗仙聖。恐亦被人拳打脚踢。碎翻無餘地矣。詩以言志。又何以解于盡各之義乎。此余所以敢于爲詩。刪詩。且以應同好之求。而不自覆蓋也。抑亞子之所以徵余詩者。其指固將在是。借曰爲君詩之可傳。而吾其傳之。則相倍遠矣。抑亞子者。今世工爲詩者也。其于詩上下古今。海涵地負。無妙不具。有勝必臻。世之人亦既

盡知之矣。此宜巨擘獨伸。俾倪一世。而顧嗜痂及余者。豈非以相好既深。愛而忘其惡邪。烏乎是足念矣。余嘗爲夢蘧言。能定吾文者。太一叔容。而愛吾文者。天梅蛻盒亞子。顧猶以爲私好之言。今而後益知其故矣。又刪詩之日。癡萍嘗以書來。屬寄就海上排印。余答書謝之。謂此爲速死計。聊以塞故人之望耳。苟不死者。則他日尙當更定。此意尤不可不使亞子知之。知之幸覆藏之也。若夫所謂發憤之所爲作。蓋猶有待。錄自壬寅至癸丑。凡爲詩十卷。詞二卷。都爲三十以前作。大旨具如序言。甲寅九月。

環中集序

余既居王仙歲有五月。暑假將屆。爰綜覈諸生年來所爲筆記詩文之屬。鈎稽而去取之。爲環中集若干卷。又條錄友朋贈答之有關於斯地者。並自作之爲環中者。別署而連屬之。都爲若干卷。合而名之曰環中集。凡以記山川風物之勝。聚散離合之情。藏修息游之常風俗詠。之雅有當于古不悖乎今者也。邇

來世變可謂亟矣。士遂功利。人驚進取。龍亢而不悔。乃儕於獸畜。妖言孔將。風
愆並作。汨沒自性。迷誤本來。終至禍國病民。而不顧。嗚呼。耗矣。君子是用懲焉。
比年居此。生活於編簡。衣食於課督。覺於高天厚地中。著此閑身。殊不易致。江
湖十載。僅乃得息。世亂雖紛。吾心自治。斐然狂簡。亦各有自適之趣。相與一筇
一笠。一觴一咏。消搖于一邱一壑。問推野人。負曝之歡。固自謂奇福也。則此編
之集。雖未盡可以文理繩。然要不可無紀。若夫發憤之作。蛾術之編。體既各殊。
非茲所及。詩曰。獨寐寤歌。又曰。嚶其鳴矣。比物此志。儻亦樂飢行國之君子所
見。許乎。丙辰夏五。鈍安序于太山石室之環中。

一昔詞序

一昔詞者。黃子夢蘧所作。而余實賭酒以促其成。爲之介者。則宋子痴萍也。時
則漢臘初更。武戈作戢。湘江芳芷。競長瓊芽。章臺青柳。漸舒金翠。借燕支之顏
色。粉飾太平。會兒女之英雄。商量花政。新醅綠螳。開國務之場。小火紅爐。占參

議之席。詞場黃九。播芳豔於旗亭。東牆宋玉。工藻鑑於香國。紅豆是相思之子。薄言采之。白魚生比目之憐。亦旣覯止。爾乃宏開選佛。妙擅拈花。此亦蒼生太傅。中年之感。誰知傾國佳人。絕世之姿。瘦者燕而肥者環。都歸掌故。華是琰而莒是琬。悉許目成在耆卿。忍惜浮名而牧之。豈甘薄倖於有十詞之作。期諸一夕以揮。欲探七步之才。遂注萬錢爲會。斯亦文林之豔事。詞苑之華談。已無何魚櫟宵沈。雞籌唱曉。未妨擊鉢已叉手而先成。不似閉門笑撚鬚之盡斷。春城花信。概付新裁。恨海情波。紛羅短什。鸚鵡禰衡之賦。顛倒黃郎。濛汜張載之篇。傳誇傳尉。用錫三誰之號。與三中三影而俱尊。爲標一昔之題。視昔僕昔君而並幻。此則黃金斗大。不數褒榮。白日十頽。未窮歡會者矣。豪情旣鬯。文讌屢開。高談轉清。幽賞未已。於是擘箋分贈。解佩留題。襟上酒痕。盡成錦句。簌間黛墨。倩寫回文。菊影梅魂。誰定蕭魁。曹亞簫心。劍氣恥爲島瘦。郊寒汝南。月旦之評。移作花間。衛尉正則風騷之句。權當幼婦中郎。伊可懷也不可俚也。今者綺緣。

盡懺孽障。全消飛絮。霑泥。癩逐東風。上下天花。著袂。願憑覺海。湔除香草。美人何關。本事。曉風殘月。不著閒情。卽此十篇之存。固已一絲莫絀。必謂不作無益。何以遣此。有涯笑涪翁。早分泥犁。無俟老僧饒舌。祇揚子自慚篆刻。終恐壯夫不爲。輒因序之。君所屬也。甲寅八月。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秋風厲後。羣芳零落。甯戚慘嬰。大慘諸人。復遘凶靈。均故字已。不可懷芳草。天涯我憂。曷極網羅。所至魚鳥。不遺罪及。射天開文。網乃驅車。林薄維舟。水滸間關。千里往返。數旬憐豈。有人世皆欲殺。戰知非罪。天乃我亡。靜言思之。啞其笑矣。比復卜居於萬山中之一茆。捐妻子。棄友朋。塊然獨處。名其林曰繁霜。署其阿曰息影。字其居曰鷄借。文其臥曰夢甜。讀書灌園。長眠飽食。風梳露沐。木居豕游。於以臥歌。不關多憤。亦無所苦。因得偷閑。譬諸几案之勞。如出層霄而上。時亦對月促飲。御風逕行。酌松露以爲醪。引清泉而作供。紅葉。

間。落。寒。山。着。花。白。雲。歸。遲。疏。林。滯。晚。風。振。衣。而。虎。嘯。月。滿。檻。而。鹿。啼。日。夕。所。經。
神。思。爲。豁。求。似。人。者。不。見。悵。猶。往。兮。焉。窮。所。惜。佳。會。爲。虛。幽。咏。遂。廢。亦。以。孤。柱。
不。響。絕。絃。難。張。耳。我。公。妙。才。際。多。嘉。契。樽。酒。倘。佯。翩。翻。裙。屐。豈。復。知。故。人。近。來。
哀。樂。何。似。哉。吳。楚。遠。隔。會。見。末。由。聊。寄。郵。緘。以。發。千。里。一。笑。太。一。獄。中。詩。已。輯。
得。二。十。五。首。合。屈。賦。之。數。網。密。不。可。印。奈。何。山。中。飽。諸。芋。栗。想。海。上。蟹。蚶。蝦。不。
易。得。也。前。惠。書。久。始。到。陳。蛻。公。詩。在。弟。處。者。亦。不。易。得。未。携。來。山。中。容。他。日。續。
爲。之。也。有。詩。乞。見。寄。爲。要。夢。瞿。在。家。間。亦。相。見。海。上。諸。人。均。乞。致。意。

與胡寄塵書

寄塵足下。別日久。思日深。每於百籟俱寂。燈影徘徊中。未嘗不活畫寄塵。立吾
前後。落月屋梁。猶疑顏色。昔人所稱。斯爲真境。未識吾寄塵之於故人。亦作是
念。否。損書久弗報。今年以來。嘗覺病懶。又輯報之餘。罷勞倍昔。夜分畢業。已弛
然臥。常負良友。不獨於寄塵然也。寄塵寄塵。人生斯世。能閱幾百寒暑。此皮囊

物者亦將廢而任之耳。吾人聚散不可期。苦樂且更迭。至殆佛所謂生之一苦。且弟多病。憚遠出。欲得如寄塵者耐饑寒。忍嗤笑。相與居水涯山嶺。跣足行歌。以自樂。斯世或竟不能遂。如何如何。天下日壞。文武道喪。而吾寄塵尙與南社諸舊人倡絕學於今日。又信吾寄塵之高出人也。南社林秋葉。葉中冷。曾孝穀。近見所作。極爲忻賞。惜不得把袂作十日飲。李君息霜。書法大佳。文美會不寂寞矣。夢蘧與同處。尙有鄭叔容。龔醉庵。皆社中人。惜公未識面耳。見亞子望爲致意。另簡並乞與之。楚儋尙在申否。鵷鵠何名。均希復及。餘不罄。

吳先生祠堂記

自王侯以下至于士庶。皆得祠其勢位烜赫。名聲震駭者。祠且遍于各省。然未幾則楹桷撤焉。楣署易焉。犧牲玉帛冥乎息焉。惟一二懷奇獨行之士。幽其孤芳。寄人思慕。方且尸祝百世。而未有極也。夫道在一時者。其澤僅及于一時。道在天下後世者。其澤及于天下後世。君也相也。皆所用以濟一時者也。時易則

竭師儒也。聖賢也。蹇于時而豐于後。遯世而不見。曲成而不遺。其視當世爲何如也。先生生當兵革之交。績學有文。挾其閎議偉識。足以取爵位。致通顯。當世達官貴人。亦旣辟而舉之矣。先生乃老遯窮荒。不易所學。舉世刼刼漠然于己。若無與抽其餘蘊。箸書滿家。教成于庠序。而名稱于沒世。曩時公卿多福壽者。世不再移。而名與身滅。闕然無聞。吁。何蹇也。蓋道有橫豎。功有久暫。橫且暫者。達官貴人爲之。豎且久者。惟先生獨有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故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先生有舊廬在石筍山之麓。曰石筍山房者。海內名流所習聞而熟見者也。先生旣沒。後人因爲祠以祀先生。臧以遺書。世守無或替也。祭以遺田。雖貧無或鬻也。歲時有職事。無或偶疏而苟怠也。蓋以先生之賢。其後人相率皆勉于賢。抑所以崇祀先生者。非直其後人已也。先聖之廡。鄉賢之祠。以逮所官郡邑名宦之寢。芳馨椒飴俎豆莘莘。且將終古無絕也。以視夫當世報功之祀。盈都敕建之祠。通國不世而斬。粲而弗蟬者。庸可同日。

語哉。先生沒後六年。余在王仙。親往拜其祠墓。攝齋登堂。如覩先生之容。如聞先生之音。讀其遺書。慨然相見。質經問字。時樂先生之口講而指畫也。雞鳴風雨之思。其能已乎。因爲詩遺其後。俾歌以祀焉。其辭曰。

筍嶠兮。崔嵬鬱雲雨兮。旁施惟先生之弘道。揭日月而中之。紉秋蘭兮。延佇挹芳菲兮。故宇酌淥爲漿兮。醴泉爲湑。先生來兮。雲馳杖扶老兮。竹三歧登堂兮。蒞止醺六經兮。菹百氏目炯察兮。神恬誕我祀兮。有翼有嚴。明明兮。皇祖孝孫兮。多祜遺澤兮。滿楹照明月兮。千古山之房兮。軸以邁。眄雪峯兮。簞坡攬裴尉之遺笏。想聯袂而行歌者。旣嘉兮。酒旣旨。俾公尸兮。燕喜明德兮。是歆長嬪代兮。無已。

王仙學舍記

昔王通教授河汾。修六藝之術。明王佐之道。卒得房。杜。魏。李之徒。相與講明其學。輔唐開國。致之太平。揚雄作太玄法言。上契聖人。度越諸子。而當時惟桓譚。

重其書。侯巴受其說。閱漢至今。立終不顯其箸書之勤。一也。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蓋亦有幸不幸焉。余自揆。無所需于世。既益自放。迺思所以究古人之業。守先王之道。通之于天下。傳之于後世。以竭吾才。齷齪家居。未之或暇。今年春。重來王仙。仍故剏小學地。潘氏之屋而舍焉。率生徒十人。重理舊文。博探經論。春暄氣暖。聊與倚佯。不知其日之遠也。夫學敝至今極矣。上焉者號能習夷言。通洋務。挾其說以干當世。取儋石之祿下焉者。徒事紛逐。白首不能具一長卒之政。與時衰瞻彼景山。曾無寸材可供方斲者。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之也。余之學。不敢自謂有得。質諸當世。亦莫肯爲我用。用我者其惟文王乎。則又易代而不數覲也。吾之徒。方日以學文爲事。幸通吾意者。將不乏人。吾方坐斗室。指天畫地。炙輠雕龍。落筆搖嵩衡。歌聲出金石。繼是而往。吾其終老是邱歟。未可知也。王仙者。舊傳仙人。王子喬栖真之地。有三獅洞。甚深。入才數百步。有水塞途。世所傳石牀石几杵臼之物。在水北。游者莫能窮。漢志所謂

太山石室也。其上羣山際天。若怒馬驚濤之相出于道。望之突然在舍南。若屏障遠立。而吾家章龍諸峯。逶迤連綿自北而至。首尾橫亘幾二百里。則以爲斯舍枕焉。有友曰劉謙。旬日一來。相與說詩論文。賞奇析疑。欣欣然引爲大快。間及十年前。腰兩檔。繫絡鞵。率數十百小學生徒。演戰舍左之虎溪山。大呼馳下。時則又拍掌大笑。傾觥滿酌。忘其爲去日事。酒狂旣發。輒道所懷。擾攘中猶有同調歟。則所擁彗清塵望之者也。

游章龍記

醴陵東北諸山綿亘。其得名而首出者爲章龍。旣廣且高。環其下三十里居者。皆曰章龍面我。莫得而定所向也。自其麓以躋絕頂。可十二三里。羊腸曲折。愈上途愈艱。游者罕至。余夙親是山。相去又邇。逮今乃十四年而一至焉。山自吾家上有二道。左曰小阜。右曰張果阜。土俗謂水激流曰阜。以當草斗字。謂如激阜以染也。小阜居兩峯間。有田屋。山泉瀑石而下。高可二十丈。右阜巨石爲岸。

上有趾踵及股脛坐痕甚深。異斧鑿所爲。度其人可四五丈。世傳仙人張果。濯
足于此。故名。余從小阜上。天熱解衣盤薄。憩半山亭。峻阪修竹萬竿。亭左右雙
楓十圍。覆若夏屋。自是而往。山漸深。林漸密。古木雜立。落蔓斑駁。擁裒山石。若
鬼彪列。仗風動。影迫森然。欲攫人。時亦于老蒼中出嫩綠新枝。或猩紅間見。晴
日照耀。豁人心目。傍道諸松。皆穢穢上曲。杉櫟橫午。多節堅逾。他山蓋經冬風
雪。特凍使然。自此踰嶺。路通橫江。幼侍先大父讀書其地。輒道崎嶇。猶想見當
時挈關情狀。由嶺折北上。至章仙觀。或謂臧仙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依山作
屋。獨爲是山主。志載觀爲唐建。因就求古刻。不可得。得鑄爐二。徑可尺一。其一
有款識。類錐畫塼文。文三十六。大半可識。拓之以歸。惜無年號。其一已漶漫。惟
元年二文可辨。疑出一手也。時已迫午。因飯觀中。由觀至山顛。皆取道叢密路。
尤險削。差可二里。絕頂三峯湧起。右者特高。垒石爲壇。廟南向。奉石禺人三。或
云三仙也。署曰華廟。俯視近縣山川。若蟻場。蟻垤。蛇虺。蟠互。歷歷可數。東望豫

章南眺嶺海西。窺衡岳西北。覲洞庭雲夢際。天以爲界。極雲以爲表。茫乎莫測。其度里也。更登廟頂。題名蓋石。並記詩廟壁爲別。娟下有石厂。曰老虎巖。無奇。然是山固多虎。松鱗近地。尋丈悉爪。碎無完膚。風生輒相驚。以走余。素負氣。又甚稔塗徑。輦巨石礮山下。挑虎有聲。砰然動林。密攘臂待搏。固無懼焉。復抵觀。少坐。寫詩付觀中。日晡下山。林壑暮色頓殊。來路亦間有行人。驚余等所自來。相與問訊。噫。是以山之勝。好游者屐跡或不出其間。亦未有人經營以極其奇。特而樵夫牧豎。雖盡日往來。又莫能知其趣之所在。斯可惜已然。余獨幸茲山之不爲人世所彫斲。得葆其淳樸。以還大造。而藉遠紉袴酒肉腥穢之污。是亦其自守特異焉者。山靈有知。其許吾言哉。其許吾言哉。游三獅又七日記。

章仙觀鑄爐補記

爐文古拙。類分隸。而冶鑄甚工。每文一行。環書其腹。文曰。承天府當陽縣人氏。二都候廷喜捨香爐二隻。保母李氏今生福果受命延長。凡卅六文。候廷上下。

文不甚可辨。今不錄。文中當字作常。爐作炉。母作母。壽作受。或本用受也。其一製娟異。惟元年二文尙晰。前二文審爲天啓。明熹宗年號。啓字作𠂔。模型反寫缺誤也。當陽縣今屬湖北荊門州。荊門明隸安陸。承天府者。明世宗置。世宗起興藩。本封安陸州。再傳入繼。因以州爲承天府。合二爐觀之。其爲明天啓間物無疑矣。縣志簡陋。不載金石。故三百年來無人過問。余爲之考證如此。並囑山僧珍惜之。念當時楊左東林諸賢。冤蒙慘禍。明遂以亡。回視今日。能無痛感。此又讀書論世之事也。游章龍又七日補記。

游三獅記

霏瀉驟暘。迺遘蒸鬱。羈怵滄汰。茲且蘊蟲。壹壺杲澤。液動牆壁。雖託爽塏。匪適居人。笑卑溼于賈生。慕風浴于黠也。粵若三獅。擅巖壑之勝。爲仙子所棲。言契嘉招。載偕潘岳。兼息童冠之選。無豫滂沱之勞。神山有望。翩其逝矣。自發橫舍。迂道巒密。澗曲遡互。青叢趨。記里踰十。歷時已二。泊達所屆。風候頓異。御衿

欲薄。屏筵無溫。蔞榮吐紅。巖石有紅蔞。特產地險難爲斯。藁樹格白。縣厖疑碩。蟲礪離。哲上
摘。霄漢下森。斷。鰐黃赤。瀾漫獻媚。逞妍。赭黛嵒嶸。爭雄代伯。洵足以怡悅神魂。
盪滌心志者也。其陰則崖厂斧壓。厥爲洞天。固外弘中。麗廈開朗。庌越五畝。高
擬十尋。垂霄承趾。飛蝠矯翼。信能遺挽世情。高遯長隱。則眇焉寡儔矣。左洞幽
暗。難與究極。側。颯。霽。壑。深。窮。泉。隧。縱。厥。攸。止。歷。旬。忘。歸。入。門。以。往。盡。經。迟。田。渡
水而還。漸履平垣。相譌王喬。石几杵臼之所在也。霜豪旣載。題名道樹。雉鳴有
鷺。三。鰾。而。作。落。松。盈。寸。千。年。不。滋。千年松草本似落而大。不易長山中多有之。將以免搖落之悲。時
山梁之擇。孰謂物智而遠人謀哉。若夫洪灣淥水。上游之所經。南川激流之所
歷。長想覽考其形勢。備志乘。搜求者數矣。離山涉塗。五里而近游目。四望羣峯。
攢簇出沒。迎距。窺。僻。坐。鎮。咆哮。負。隅。長。波。嚙。山。奔。濤。隕。岸。旋。回。潰。突。若。將。無。窮。
阻。流。一。隈。縈。磧。萬。狀。孤。鷺。掠。空。而。過。游。鯨。涉。江。而。上。目。營。心。接。顏。開。神。往。芒。乎。
莫。知。其。際。也。其。上。有。浮。屠。俯。清。瑩。出。誓。暑。極。塗。塲。擴。蒿。萊。爲。署。臨。江。之。塔。媵。以。

詩記同游姓名而別于時和轡促景望舒代明詠歌言旋各忘其適倏而長途驚電峻阪御風飛鳥投林逸駒逝隙引觴滿醕相勞無間誠大驩喜不可說也以視埃滅性良驚靡塵俗夔乎遠已夫惟良士好樂無荒輒贅斯文以詒來哲

游清源山記

自學舍東行二里曰清源山其水自李家山來渟泓演汙繞行山麓多巨石磊砢溪上峯巒翼袞樹竹環列境絕幽山舊有登真觀揭唐玄宗所賜字甚奇宋太宗詔取至京師閱焉復賜以飛白後觀燬而飛白僅存仁宗時道士彭知一建御書閣藏之歐陽修爲之記今觀久廢矣余既樂王仙之名則以不及見登真觀爲恨思欲一探其故蹟或得于荒煙蔓草間遇所謂書文刻石者甄錄而寶存之亦稽古之事也既至得小屋地主丁氏誦爲觀遺址其刻碑誕不足信謂登真者丁令威也縣南故有丁仙觀不當斯地座上佛像尙存亦有三清像有清康熙間巨鐘徑三尺重八百斤又小鐘一爐一磬一皆二百年物扁曰清

源禪林。雍正間。署鐘具載觀址經界。化主名氏。以積塵漫滅。梯而拂視之。亦初無要文也。求其他皆不可得。乃廢然而返。于以慨念。夫江山勝蹟。貴有人護持。而珍惜之。使文獻足徵。而其人亦藉附不朽。好事如彭知一。乃得因歐陽公。以傳不其著歟。唐大歷間。江南僧護國有題觀歌。鄉先輩明人丁淑有詩。與歐陽記文。今悉可錄。好古攬奇之士。將無對茲川原泉石。而興喬木之嗟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當世如有起廢者在乎。則又賢于知一遠矣。與游者吾徒五人。時乙卯四月。旁死魄。

游石筍山記

由章龍以東九十里。曰石筍之山。地跨醴陵瀏陽。其背曰霜華。瀏陽志名之也。巔岿削矗。地勢特隆。余以拜吳先生墓。往自山房發。經途皆翠篠蒼石。間植松檟。桐茶險削處。至不可駐足。半山憩翠雲寺。有道士獻茶。寺甚潔。賦一詩去。至墓。去石筍猶四五里。在墓左山。雲覆其上。不見。所謂筍也。既飲且飯。豪興勃發。

李生鼓勇前行。過茅屋。借筆硯上山。路奇峭。後才著踵。而前已抵顛。益富油茶。桐。揉而升。同游者皆倦。而余步獨輕健。數憩休。益上。幾無蹊徑。杉。槲之陰。有藉薪草者。則虎穴也。心動。然不欲言。時已失路。旋覓一。旁徑循之。往得石筍。雙石。矗立高者。殆出土二十丈。上有盤松如靈芝。有草嫩莖黃赤。方作華。其小者亦十餘丈。離立皆上銳。近筍有廟。全石爲壁。祀雨母。亦曰水母。土人以祈雨。筍下有井。險不可窺。時時有雲氣出。由廟而望。望甚遠。左盡萍鄉。瀏陽。右近以往。萬峯攢簇。務爲奇詭。橫生側出。旁行斜上。岡回巒轉。若將無窮。蓋北以章龍爲宗。東以此山爲柱。皆幹脈也。題名廟壁。賦詩。復大書天風雲表霖雨蒼生一聯。以寵雨母。字奇崛。坐久山翠襲衣。寒生襟袖。李生欲窮其顛。尙一里。或言有虎。余亦指松鱗爪痕爲言。乃止。下乃益難。石磊砢積落盈寸。一步一滑。幾欲顛。或杖傘行。余則橫步。子傑言。生長山下三十年。未嘗一至。余觀石筍山房題詠集。有唐价人游記。亦但言經山腰。望見石筍而已。是游益奇快。視三獅章龍殆尤過。

之。且。得。遍。觀。吳。先。生。所。藏。書。拜。其。祠。墓。昔。龔。定。盦。嘗。以。丈。夫。三。十。媿。前。輩。識。字。游。山。兩。不。能。爲。恨。余。戲。謂。子。傑。今。日。吾。兩。能。之。矣。歸。稍。休。復。游。明。蘭。寺。寺。有。大。佛。像。山。曰。雪。峯。水。曰。蘭。溪。山。口。石。山。載。土。曰。金。魚。石。長。逾。三。十。丈。溪。環。其。下。夕。陽。明。滅。可。矚。近。邨。市。聞。有。石。霜。寺。在。石。筍。之。背。藏。唐。太。尉。裴。休。遺。笏。以。行。急。未。得。游。也。子。傑。吳。先。生。孫。李。生。名。秀。皋。同。游。暨。余。五。人。乙。卯。五。日。

紅薇感舊記

紅。薇。生。旣。自。賈。傅。故。藩。適。江。淹。侯。國。因。識。少。君。于。玲。瓏。之。館。斌。媚。之。軒。子。須。從。焉。子。羽。執。轡。子。竟。爲。右。于。時。秦。炤。尤。張。楚。氛。甚。惡。清。湘。百。里。動。成。赤。流。芳。蘭。九。畹。並。傷。黃。落。生。人。骨。肉。痛。枕。藉。于。礮。斧。大。好。頭。顱。對。欬。獻。于。明。鏡。飛。章。朝。播。志。士。魂。驚。警。電。夕。傳。壯。夫。膽。碎。望。門。乃。投。張。儉。臨。渡。誰。期。子。胥。靜。言。思。之。慨。其。嘆。矣。則。有。傾。城。豔。質。施。弱。腕。以。扶。將。絕。世。佳。人。矢。素。心。而。薰。沐。斫。斷。枇。杷。之。樹。門。閉。車。迷。歌。殘。楊。柳。之。枝。泥。沾。絮。定。春。風。鬢。影。茂。陵。何。恤。無。家。細。雨。檐。花。杜。老。于。

焉。有。詠。並。以。子。須。澹。冶。竟。羽。清。狂。莫。不。藝。苑。蜚。聲。文。林。擷。實。拈。毫。善。賦。擲。笛。能。
歌。斗。酒。百。篇。仙。乎。醉。矣。彈。棊。六。博。夜。如。何。其。此。則。絲。竹。中。年。哀。樂。誰。知。太。傅。江。
關。歲。晚。生。平。竊。比。蘭。成。者。矣。而。君。也。環。珮。其。間。婀娜。入。抱。色。授。令。千。日。醉。眉。語。
作。九。連。環。有。酒。如。澠。旣。淺。斟。而。低。唱。愛。才。若。命。亦。痛。惜。而。溫。存。雖。宋。玉。未。許。束。
牆。而。香。君。已。連。復。社。于。茲。屢。日。遂。盡。浹。旬。嗟。嗟。昨。夜。星。辰。昨。夜。風。相。逢。何。必。曾。
相。識。花。開。堪。折。直。須。折。君。問。歸。期。未。有。期。昔。也。曾。以。爲。言。今。也。甯。能。無。感。况。復。
穆。王。東。返。三。年。無。駿。復。之。時。望。帝。西。徂。二。月。有。鶉。啼。之。痛。伯。夷。避。世。乃。遜。首。陽。
張。祿。變。名。未。踰。函。谷。征。衫。漬。淚。是。平。生。未。報。之。恩。倦。鳥。投。林。動。鳥。鵲。無。枝。之。嘆。
者。乎。又。况。青。春。易。盡。絮。飛。知。向。誰。家。綠。陰。將。成。子。結。便。應。枝。滿。飄。茵。墮。溷。傷。造。
物。者。無。知。盪。氣。回。腸。悵。所。思。兮。不。見。卿。誠。知。我。當。有。同。情。僕。本。恨。人。誰。堪。遣。此。
曾。記。丁。娘。十。索。獨。耽。蛸。蛸。之。書。無。如。子。夜。四。歌。未。篆。鴛。鴦。之。字。不。有。佳。作。何。伸。
雅。懷。用。託。庾。詞。傳。諸。好。事。庶。幾。伍。君。瀨。水。猶。表。青。蓮。之。碑。衛。公。西。山。長。留。紅。拂。

之。詠凡諸朋好。咸可觀焉。報以瓊琚。固所願也。

書紅薇感舊記後

此文詞雖未工。而事亦殊雅。其中子須謂芥彌。即醉庵子羽謂栩園。即夢蘧子竟謂鏡心。玲瓏環珮。皆取乎玉婀娜。斌媚皆取乎嬌。則少君字也。少君黃姓。事在壬子之冬。偶檢斯稿。題寄亞子。詞人一粲。且乞以暇日爲一七古歌行以傳之。並望能勦劍華癡萍諸人同作。知憐才如亞子。當許斯人附春航。子美之末也。少君今已字人。龔醉庵尤惋惜之。賦詩有往事都如此人。面春來遍地是桃花之句。余則謂但祝隨風好。將去不憎作絮。任情飛。附記紙尾。以發千里一笑。

書蛻庵遺著後

蛻庵詩。余處今可得者僅此。此外尙有詩詞叙及贈詩十數首。大索不可遽得。容他日錄爲補集。又蛻公在醴陵日。倡和留題。到處皆有。其詩不假思索。亦無草稿。俟向各方求之。當得什五六。惜不能卽致耳。記蛻跋其集。謂題襟籠壁。不

乏可存。正就寓醴時言。又此間有題畫梅七古詩一首。曾採入冬夏勝錄。亞子處當存。此亦不錄。其遙聞風雨滿三韓一首。則勝錄中係從此摘出者。嗟嗟。余識蛻庵于既老。蛻視我以忘年。三載之間。悲歡離合。不盡於此。然卽此回憶。已堪歎息矣。風雨之夕。檢寫以寄亞子。不知涕之何從也。

憶夢樓石頭記泛論書後

蛻文集刊憶夢樓石頭記總評。聞尙有散評在醴。因向史君大索。最後得此稿。亦殘缺非足本。此稿成于庚戌。時寓汪氏寄園。病足。就榻前短几書者。余與栩園訪之。曾以見眎者也。前十餘則尙可次。後數則別爲起訖。難于強附。姑訂之如此。計石頭記評十六紙。自署憶夢樓泛論。外一紙。但書斷句云。夢裏情人留枕待。月中花影倩欄扶。蓋和詩未就者。以紙色合。附訂于後。甲寅十二月二十日。鈍記。

大山石室刻辭

大山石室者荊州記名之。梁劉昭注後漢書郡國志引之曰王喬山者始見於唐大歷間江南僧護國王仙觀歌。及宋歐陽修御書閣記。今日三獅洞云。惟民國五年陽和既洽游于石室。遂登大山。周覽形勝。用懷往昔。聿在中世。喪亂頻仍。聖滅迹。息乾闥坤。閉賢哲。卷藏幽人。貞吉爰啓斯土。用託黃冠于焉。永戢抱蜀。不言好事。傳之謂王喬宅石曰。何有巖洞長冥。遷流不易。邈矣哉。曠世之下。聞風思翕羣彥。翩從請刻此石。垂于無極。

下馬樟刻石

嶗山之陽有豫章欹道。側妨騎騎過。必下。故謂下馬樟。所由來古矣。清乾隆間遠祖皇建公。以白金五兩購得之。令勿翦伐。旋爲火燬。今所存若半竹者。其燼餘也。新枿沃若。庇厥本根。枝葉夢藟。鍾茲靈氣。扶杜懷德。甘棠思愛。矧是遺澤而奚可。援乃擴道。周重封嘉植。刻石以銘之。銘曰。根爲地維。幹爲天柱。蟠者爲龍。屈者爲虎。覆蔭爲雲。吐氣爲雨。翻風動日。摩天。

剖霧有吾文。以永其封。有神物以爲之護。蓋地維不可絕。而天缺無由補。瞻之在前。過者必式。崑山峨峨。視茲千古。

楊烈士卓林傳

楊卓林。字卓林。一名恢。又字公僕。醴陵人也。魁梧有勇力。以俠聞鄉里。間鬻販。自給。里有爭鬪。輒往助。所折無不服。然奉親孝。事師盡禮。嘗夜借隣燭讀兵書。及諸戰爭稗史。輒拍案狂叫曰。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卽赴鋒鏑死耳。安能鬱鬱與鄉里小兒作生活哉。遂投張春發軍爲目兵。庚子之役。隨春發防禦京津。與聯軍接奮勇當先。手刃倭卒數人。連發數十彈。故軍雖敗。而餘軍賴以不覆。統軍者莫之知。而卓林亦竟不自言也。自聯軍戰後。津沽爲墟。卓林憤滿。曾無狀。民氣不振。卒以兆茲禍也。乃遍走諸省。求江湖豪俠能爲用者。於時海內會黨若山東之馬賊。長江之鹽梟。江西之洪江。廣東之哥老。皆連其首要。旣而察時機未至。會黨不足與有爲。思可以助舉大事者。莫如陸軍。乃赴江甯。入將備。

學校。時周馥督兩江。德意志人要求以金陵獅子山爲租借地。馥將許之。都人士集會議反抗。卒怵刑威。莫敢言。卓林則首倡殺馥。聽者舌橋。莫能下。自是常以手鎗自隨。事稍爲馥所聞。將致之死。甯鄉陶森甲。故將備學校提調。密告卓林。謂當留以俟用。徒死無益。幸勉學。乃資使東渡日本。而獅子山租借之議亦遂罷。卓林既至日本。入鐵道學校。每困乏。則賴森甲及湘人杜雲秋資之。時孫文。黃興。方創中國同盟會。卓林力爲襄助。所紹介入會者不下千數百人。取締留學生事起。舉國激昂。卓林益思有所爲。乃居橫濱製炸彈。刻苦逾恆時。時益陽姚洪業爲歸國代表。道橫濱與卓林別。相對唏噓泣下。各以死相勸。明年洪業以公學事蹈黃浦江死。卓林旋亦內渡。會萍醴舉義。卓林居滬上方。日夜籌運軍械。然其時兵倉卒集。事且敗。乃大呼曰。吾得死所矣。揚州某鎮者。故會黨叢集地。卓林密結其渠魁。欲謀響應。先刺殺江督端方以舉事。部署既定。挾炸彈及其友二人以行。事爲湘人劉復權蕭子翼所聞。中途遣告端方。遂並二人

被逮端方以卓林大俠又黨中魁桀委重員長沙朱恩勦鞫其獄恩勦反報謂卓林罪涉疑似不可殺必欲強我誣殺者甯免職不肯爲也獄用是久持不決而警監何勦章欲要首功力言卓林有罪並及同逮者二人端方乃故遣恩勦之滬親鞫卓林兼訊二人卓林知禍已迫二人且不免乃一以自任且罵且起前掀案案折謂事與彼二人者無涉我志不遂死耳天下豈有畏死楊卓林耶速殺我母及無辜遂以丁未二月七日死東市而二人卒得脫時清光緒三十三年也卓林既死人無敢視者萍鄉葉鈞獨收葬之金陵中華民國元年二月臨時大總統孫文既正位令以金陵玄武湖端方私第建烈士祠祀卓林及鄭先聲楊守仁吳樾熊成基陳天華五人且卹其家其明月陸軍部長黃興復遣部員護其遺櫬歸湘改葬之嶽麓無娶以兄子繼其後

論曰烈士蓋天性純篤人也方死之前四十日別余海上託書寄其母且重屬余撫慰之於時母死已久人未之告也又嘗爲余演戰術於西史戰事歷述不

遺顧君恆不喜弄文翰。惟言居金陵時有老僧嘗教之讀。以是益知種族大義。輕生死。至今思之猶彷彿其雄姿英發道吾得死所時也。

宋颺裘傳

宋颺裘字弼唐醴陵人也。幼有大志。讀書淶江書院。倡明船山王氏學說。旋之長沙。畢業師範學校。歸里。以革命提撕諸後進。務深入人心。是時民氣猶僊。言論有禁。恃簡冊以風勵薄海者。惟猛回頭中國魂警世鐘數書。乃購多部。遍以貽人。所感化者無慮數千百計。清光緒三十二年冬。颺裘聯萍瀏諸志士。推某爲主帥。密謀起義。而自司法令。說以無驚閭井。無啓外釁。惟以恢漢覆滿爲事。一時文告皆出其手。士卒奉令惟謹。軍紀飭然。時外人居醴者多。且其地距安源。邇安源礦務繁作。號多金帛。橫挑肆掠之事。易起得颺裘主謀。而閭里芸市。乃如故。無何敵師四集。以新造之卒。膺方張之寇。勢不支。我師潰散。颺裘爲敵所擒。敵軍惜其才。欲活之。曰。行且拘汝。與醴陵令汝。其以飾詞。免時。陽湖汪文。

溥令醴陵得其所謂文告及印謂曰汝非能文者文告殆非汝作且汝何得印殆道士所爲用以印幡布耳汝其具道汝陷賊事颺裘不屈乃繫之獄里人廖漢瀛聞之往咎何遽不諱匿颺裘曰諱則刑迫士可殺不可辱吾起事時固已知其可死也尙何言漢瀛惶急數爲解釋於汪汪故無意殺之乃許諾未幾委員覆訊颺裘不屈如故且歷數滿惡及委員貪酷罪遂遇害論曰世之所謂志士者往往慷慨於平時而宛轉乞憐於刀鋸之下卽喪其廉恥禍及同類而有所不惜也若宋颺裘者其諸異乎人之所爲矣

周福貞傳

周氏女福貞。長沙伍德潤妻。節儉有文。遇諸姑姊妹以禮。德潤夙好客。廚饌靡不豐。卽窘迫無謫言。清光緒二十六年。唐才常林圭謀起義武昌。德潤與焉。周氏多所臂助。旋德潤被舉爲湖南自立會會長。將以聯絡豪傑士爲聲援。值轉運告窮。各處索餉數至。周氏則脫簪珥。盡其積以濟之事洩。官吏拘捕急。德潤

謀與周氏奔申冀稍避其鋒徐圖再舉張衡士徐子清者故同謀誘德潤以獻由滬解鎮甯鄂酷掠無完膚既無所得實遂發寄黃州廣濟縣獄永遠監禁周氏同逮入獄楚囚相泣苦不可支每念專制立國民氣不伸身困沮洳永無天日恐印度波蘭之不免也遂決與德潤仰樂自盡德潤幾死而周氏則長沒矣辛亥十月初七德潤出獄遵鄂回湘時武昌已首義東南既復乃述及十二年來夫婦縲紲之苦聞者歎息上其始末於都督譚公祀周氏女烈士祠云論曰民國之稽勳密矣然生而冀位無足稱也若此女者貞嫗殉國死有餘施媿天下士多矣

胡志伊傳

夫自清季以來中外多故豪傑之士並起從事革新者何可勝道其有斷脰流血一瞑不視固已彰彰在人耳目即或伺便蹶起因推挽之會翊協和之烈以微富貴長羣類或曾不與事及大與事悖而攫以爲名者亦所在多有然而侯

門仁存宜逾。夫首事者榮施矣。或曰世亂道衰。趣舍有時。是以伯夷恥其名。介推匿其身。魯連完其絜。顏觸全其真。揚雄當新室。時自守泊如。箸太玄五千言。非其遇之窮也。士各有志。不可以強同。海內初定。奇偉倜儻。自見之士。蓋嘗取榮利矣。若萍鄉胡志伊者。又何以稱焉。胡志伊者。字任伯。一名孚。家世儒者。弱冠入縣學。食廩餼。爲文有名于時。萍鄉故以科第顯。志伊獨能治經世之學。先後與鍾震川等。創書報社。興學校。趣游學。萍士喁然。乃欲身渡日本。至滬上。會取締事起。遂入中國公學。時黨人悉萃滬上。每有急。志伊輒左右之。爲之盡力。由是黨籍有志伊名矣。歲丙午。萍鄉始立中學。監督者非其人。數月。學生大譁。則指學生爲革命黨。愬縣令。大發兵捕治之。舉城皇遽。志伊急自滬上馳歸。以言說居間。獄賴得解。縣人誦之。又明年。徵兵令下。志伊隱欲有圖。則多介其萍學社人入伍。泊辛亥反正。頗資其力。萍鄉西連湘。湘中旣復。而萍鄉以兵備道重。兵屯集。難撼。且安源鑛工。萬人。慮爲變。志伊陰與其黨。以利害說防兵。復身

詣湘督乞師八百人。下萍鄉。徇安源。定上栗。走兵備道楊會康。標統齊寶善。上栗者。撫民同知所治。有管帶駐焉。會湘督使使潘昉宣撫江西。志伊偕之行。所至多所開諭。未幾江西皆復。至南昌。選爲省議士。明年三月。以議會委察萍礦。歸適父病。因留侍疾。父固遺之。志伊亦欲反。委卽歸。比至省而父歿。遂以奔喪。積勞哭泣致毀。越數日卒于家。其孝親蓋有素也。始志伊歸自南昌。道長沙。與其友傅熊湘言語多傷感。其于侈功攘利尤痛非之。顧欲婚。攄所蓄宣力于國冀一起敵焉。由斯以觀。志伊固未竟所欲爲也。夫使志伊得用于時。或足以爲治。苟其不死。卽不見用。退而發所蘊。積爲書。以自箴。亦必有可信者。彼旣以榮利爲不足爲。顧不能忘情當世。豈將欲以奇偉自見耶。抑所謂士各有志者耶。賢者固貴有以自效。然亦會其時。身與命乖。事與時違。而曰吾有以治天下。則天下不可治矣。

張漢英傳

漢英字蕙芬。醴陵張雲齊女。雲齊無男。一女愛逾切。誨讀甚勤。漢英資惠敏。稍讀卽能闢大義。笄年適同縣李發羣。發羣父故名拔貢李青蕃。家範嚴。子婦紡績無得與外事。當是時。國人震於瓜分之慘禍。徭徭務規歐化。以爲男女宜共勤國事。遴選女生游學。而縣中知書宜選者。莫如漢英。遂肄業長沙女校。既留學日本。發羣旋亦自往日本留學。清光緒三十二年冬。萍醴革命事起。發羣適自日本歸。道滬上。遇其縣人楊卓林。方謀炸斃江督端方。以爲聲援。發羣與偕行。被執。卓林不屈死。發羣下獄。漢英聞。子身渡海。視發羣獄中。訴江督端方。乞以身代夫。時發羣方病。因言夫病劇。卽有瘦死。獄不得鞠。徒枉法。無益。不如得代有所歸。端方故嘗巡撫湖南。漢英渡日本。其所籍送。故漢英得以門生見。因留與語。具食。漢英臨食。悲泣。不能舉箸。左右皆爲掩涕。語頗聞。端方端方乃稍移發羣監。弛其桎梏。趣漢英赴日本。漢英自是數往返江海間。且學且省。夫備歷窮苦。又二年。清帝崩。嗣子溥儀卽位爲皇帝。大赦天下。顧黨獄無赦。漢英比

傳條例。卒得有力者爲之請。遂以明年八月出發羣於獄。而心力彌殫矣。民國二年秋七月。發羣復以事櫻死江甯。漢英四年夏五月病咯血死。年四十四。庶子一。

論曰。烈女貴徇夫。漢英之乞代夫獄也。雖詭變。至知事無可爲。輟食哭泣。豈非發於至誠哉。自女權說昌。深閨弱質。張脈僨興。而漢英亦以爭女子參政爲世詬病。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夫固有所受之也。漢英負豪氣。好談辯。多大言。亦稍爲歌詩。流世間。及創興女學。嘗箸勞焉。要其論議。純駁間見。故特取其近道者。箸于篇。

毛芷香傳

芷香毛氏。湘鄉毛少園女。生於皖。因歸桐城汪氏。庚子死難。汪堯臣之兄楷者。芷香夫也。芷香性慧。知書。孝謹。明大義。方楷堯臣與唐才常林圭等首倡革命。數往來湘鄂間。每困乏。則芷香質釵珥以助。事敗。楷堯臣被逮。長沙堯臣仰藥。

死。而楷下獄。時清吏上首功。所株累衆。無或倖免。芷香恨所事無成。不忍見夫死。乃仰藥自盡。死前三日。生一女。亦自棄絕。今存。楷後二年得釋。民國元年十一月。湘人具其事於都督譚延闓。與長沙周福貞。□□劉蕙芳。並從祀女烈士祠。周余別有傳。

論曰。芷香輩。一弱女子耳。非有可紀。愛夫一念。遂以身殉。亦當時流血革命之說。漸漬使然耳。然吾見魁傑臨難。苟免多矣。乃今方自詡勳烈。以視芷香輩。又何如哉。

族節孝羅孺人家傳

傅氏有賢母曰羅孺人。當遜清以節孝旌于朝。學使爲題節並清臺扁額。鄉黨榮之。族宗喬公繼配。獻廷先生母也。十六來嬪傅門。二年生獻廷。又八月而夫卒。時叔已先沒。妻更嫁。獨孀姑宋孺人在一門。瑩瑩髻髻相對。備極悲苦。母家憫其無依。爲謀再適。將以說孺人。孺人泣且訴曰。未亡人復何他。祇孀姑弱子。

靡。託。固。決。死。久。矣。甯。有。不。諒。者。乎。遂。罷。哀。泣。如。初。喪。者。十。餘。年。事。宋。孺。人。寢。食。未。嘗。離。側。遭。疾。必。多。方。致。藥。嘗。而。後。進。姑。婦。相。憐。甚。宋。孺。人。初。以。家。落。銳。意。居。積。紡。績。組。紉。常。窮。日。夜。孺。人。眈。勉。自。竭。曲。承。其。意。卒。以。有。羨。資。廣。田。宅。教。子。成立。率。身。惟。謹。孝。友。敦。睦。卓。然。族。望。興。學。育。嬰。之。舉。咸。著。勞。焉。實。孺。人。啓。之。也。夙。知。書。嘗。以。論。語。孟。子。爲。諸。孫。講。說。孫。道。熙。受。學。于。余。

贊曰。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夫。惟。貞。士。莫。其。德。音。世。變。遞。嬗。孰。是。克。純。鍊。剛。繞。指。舊。臣。美。新。知。有。金。夫。不。知。有。身。譬。猶。禽。犢。敦。我。彝。倫。清。淑。誕。鍾。乃。眷。賢。母。緬。彼。堅。貞。揚。茲。徽。美。亦。有。杞。妻。變。俗。于。里。亦。有。周。嫠。銜。憂。于。緯。我。聞。在。昔。教。成。于。始。懿。穆。孺。人。先。民。是。軌。髣。髴。可。儀。彤。管。有。煒。請。著。其。芬。以。媿。男。子。

王節母傳

節母王氏。父紹卿。醴陵人也。十八歸同縣王君榮滋。王君故劬學。淬厲逾恆。數歲病咯血死。子昌楨甫三歲。次子昌祐。方娠。母痛失所。天誓必死。顧念身累遺。

腹。舅姑且老。徒死無益。重傷夫志。不義。乃自守待孤。明年舅照樓公繼歿。節母遇益艱。志益厲。奉姑撫幼。備極勤苦。卒勉二子成學。會姑病久淹。勢將不起。節母慟之甚。每中夜泣禱。乞以身代。姑病亦旋已。姊何早喪。鞠其穉中兒。爲始終焉。溫惠淑慎。服勤至老不衰。儉已而周急。里中誦義。二子皆有節槩。而昌楨與余尤厚。

傳熊湘曰。聖人。謹庸行。余讀書。見傳節婦。無如烈婦多甚矣。庸行之難知也。語亦有之。忼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然貞臣始卒不逾一死。非有後顧之多艱也。王節母幾欲死其夫若姑矣。其視死至易而卒勉爲其難。以竟夫志。夫豈無得而然哉。行其所安。義之至也。昌楨嘗語余云。自始齟受讀。畏母過于嚴師。不敢惰。又曰。母嘗戒余兄弟。勉自立。常如母茹苦時。烏呼。母之傳在是矣。

劉節孝傳

傳熊湘曰。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一死一生交態。乃見夫久要。豈不難。

哉。自余交鏡心。久而後知鏡心之爲人也。及其以太夫人節孝君之行事告。乃又知鏡心之教有自出也。鏡心善爲交。居縣城久。縣人士莫不矚就之。雖所不好。不稍爲崖岸。顧獨心敬重余。余屢遠游。不常與鏡心見。卽鏡心過余所至。亦未嘗就余。及余辟地歸。交游悉散。而禍且橫作。鏡心獨相與綢繆。匿余其家。所以爲余甚盡。其別也。持之而泣。消息必以聞。過素所與密矣。卒利賴之。蓋鏡心少成。教于節孝君。故于末流交際間。能急人如此。其素所自守者。固也。節孝君黃氏。年十五。嬪于劉。孝于舅姑。宜于其家。六年生鏡心。又八年而夫卒。時威姑先歿。一家三百指。內政悉委重節孝君。黽勉有無。絕甘分少。先後無間。舅遜齋君故好客。酒食之奉。節孝君主之。未嘗不豐。孝慈若天性。先後子視如已出。會其有遺女穉。養于節孝君。及女後母入門。強使依。不肯去。忘其非節孝君女也。縣人以狀請于有司。清光緒三十四年。旨旌劉振祥妻黃氏。附縣城節孝總坊。有傳。鏡心名驥。與余同年生。月日長于余。同學淶江。又同數業高等師範。

書陳孝子事

陳孝子本衷。湘陰人。父好博。不治生產。衷年十五。嘗數切諫。念家日落。無以讀。乃晝作而夜之。村館學焉。父知之。弗顧也。母周氏。絕愛異之。越二年。母暴疾死。衷悲痛廢寢食。弗任事。父頻怒撻。強忍而後起。數月。父續娶王氏女。人以女暴沮。不聽。既至。薄視衷。衷共子職。逾謹。明年氏生子。益思去衷。已伺衷父出。煮毒草爲茶。陳之父歸。視茶中草屑。詰所由。氏佯察曰。此毒草也。衷奈何欲殺父。父怒。痛朴衷。氏授以挺。且曰。徒費力。無爲也。父憤。杖之幾斃。賴鄰舍救得免。然衷奉親如初。亦不怨也。未幾。父死。產僅足葬。乃傭給母弟。又十餘年。母沒。蓄傭資。兄弟並授室焉。清光緒十九年。衷卒。年六十七。有子克繼其家。過其墓者。或爲詩以弔之云。

論曰。姑之於婦。後母之於前子。非有生鞠撫育之恩。顧每虐之不少惜。何哉。天下固不常有舜矣。於以歎孝子之行爲難得也。

里之嫠

里有嫠某氏。其行不聞於士夫。其名不顯於閭巷。獨一二媼能道之。以迪子女。其言曰。方嫠之襁負其孤而拾穗於途也。遇穫者曰。爺穫多乎。不答也。嫠行且念。若固日來憩吾門。乞吾火。索吾飲者也。今若此。是以我爲失行也。吾幸勉不爲丐。苟丐也。又如何哉。乃堅自刻厲。負華爲障於舍外。植黏松桐竹茶麻橡栗之屬。晝則以孤守舍。夜則績棗月下自資。功倍績女。而嗇約亦逾恆人。里故以麻葛布名。歲六月。居布者麇集。歛以之瀏陽。而遷於大賈。世稱瀏陽布者。率輸自醴陵。而出吾里者尤最。有得嫠布者。貿獲贏。因謂駟曰。績者何如婦。吾視其布。澤以華纖而不給。疏爽而有文。彌麗爾也。若與往。吾欲一見是婦。駟笑曰。是固麗者。苟更以其布來。而能多予我直乎。曰。可。至則一蓬首垢面之嫠婦。方敝衣。綯而拾栗也。相與失笑。故嫠能以嫠苦自養於人。無毫髮求焉。嫠族有豪常夜越嫠室。餽以金帛。大見窘辱。而無如何。嫠舍地。故族有乘嫠出。率悍者襲

其居伐所樹本。毀垣毀瓦。以謂公地無可久假。而別出重直之屋使賃居之。螯曰。是讎我也。置不校。又數年。豪家敗。螯購居其屋。或以快讎。賀曰。吾屋不毀。今猶窶居也。彼更營其華者。而以是畀我耳。螯既稍有田宅。以其孤力耕爲娶婦。今抱孫矣。

論曰。士誦詩讀書。日親固窮之訓。明廉恥之節。儼若高世而矯俗。就聆其言。亦淵騫之疇也。然尋有以無實見訟者矣。人固忽近而好遠。樂飾而忘所性。若夫螯何遽不可悅。已以奉人戚施。以取世顧。必自勞如此。豈其顓愚足以蔽之耶。一言之藐。遂爾立身多金之施。視猶螯蝎。而士之棄取。殆殊也。道固在是。抑介不足爲歟。詩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吾書螯。吾過矣。

賽淶江傳

賽淶江者。醴陵女。不知誰氏。少隨母淪落爲土倡。以色傾一縣。故名。某生者。新舉於鄉。文名藉甚。女故有才藝。通書記。見生相與慕悅。要之白首。久之。生有桂

林之行。將行。謂女曰。吾其婦在室。又行急。不能汝携。姑俟之。必謀取汝。女諾。生遂行。時女母已死。不復有所迫。乃爲閉門計。賃居一複室。深自避匿。游客罕覩其面。以是家益落。恃鬻簪飾衣服自給。念生遠涉。不常有書至。每自傷哭泣。或常數月病。至於憂愁憤鬱。但日飲酒爲醉忘而已。雖鄰嫗素與往來。莫聞其語也。會生亦落拓。人或短女於生。勸生且絕慮。自是生書益不至。女自分見棄。不復欲事人。益酖飲。一釂率盡。汾酒二斤。病益劇。適有生舊僕。將之生所。告於女。許爲通其意。女以爲難。然不無萬一冀生迎己。乃以綠染薑鹽漬而曝乾之。爲大裹。使僕雜生家物以進。生得之。果疑。問僕。僕曰。此曬綠薑也。生悟爲女所爲。急馳書至。未至而女死。死之日。移寄戚家。貧無餘物。某少年爲釀十金。斂葬之。遺一女。大類某生。旋亦夭死。

論曰。余喜徵鄉國舊聞。以爲賤如倡盜。容有可紀。而當世士大夫或不與焉。若此女者。雖失身卑賤。抑於時論。然能以一死許所知。甘棄絕而不變一節。足取

其猶異夫人之所爲歟。

記元因尼

元因蕭氏湘潭人。夫死爲尼。吾村大千庵。余四歲從先大父讀書庵塾。諸生別治爨。而余寄于尼。每食特具飯。不以餒進。曰吾飯饘。耶幼不宜無累耶弱也。日一爲浴。無間寒暑。患癰。輒碎盥爲割治之。余痛呼。晷尼亦泣下。自小失恃。先大母愛綦篤。每出必送。嘗曰兒行禾蔽兒始猶及見兒。傘卽傘不可見。猶婆望送時也。然聞依尼如慈母。卽亦良慰。在庵塾一年。又十餘年。尼死。與其葬。葬庵後。嘗授余觀音經。問其義。曰念從心起。

記曰。余讀書庵塾後二十八年。游王仙天濟寺。寺故有朱尼。爲元因師。因觸余感。當在庵塾時。夫豈知他日更歷人世。恩怨且盡。顧獨念尼也哉。記之。報猶嗇也。

外舅潘公墓誌銘

公諱宗淇。字建中。號竹亭。先世出于汴之中牟。既遷閩。其來醴陵。當清康熙間。蓋王仙潘氏之興。自公曾祖承炘始。所謂有田二萬七千石者也。承炘公生三子。仲曰韞旃。實公祖。韞旃生藹如。藹如生公。藹如公故篤學。錄古書數十帙。盡卷不失一字。及公生于諸鬻中。最稱謹愿。鮮衣玉食。處之蔑如。不事馳逐。惟耽立素。劬精于學。卒成血痼。既常親苓朮。藉究經方。將圖老彭。以晞久視。齊性辨味。不學而能屬以家道中。落徜徉市隱。太山石室。用安丹竈。化居之事。駟會任之時。約僮。叩董其筮。畢簡思。憩神務爲恬澹。配君張氏。同邑兆嘉公女。歸年十五。聿箸賢聲。內佐勲勲。克婉盛德。晚患癥結。資于弱息。有齊季女。婉婉順承。用閔。搏勤思求燕譽。粵余以乙巳之春。肇剏鄉學。識公仁里。爰始婚姻。或謂求士食貧。何如擇木。惟公堅定。吃不少。迺謂吾短晷浮生。迭更苦樂。知人則哲。不謂其難。庸有長貧而淪佳士。旋以配君疾革。遽命館甥。晨昏再周。遂成永訣。葬不踰歲。公迺繼逝。烏呼哀哉。昊天不仁。喪我元舅。孰謂高朗而靳眉黎。始願之隆。

終于未報。疾可知已。公沒于清光緒三十二年。月日。年六十。配君沒于光緒三十一年。月日。年五十有七。合葬王仙紫巖書屋後山之原。禮也。子男三。萬麟。萬陽。萬延。女三。長適文心垣。次適顧仁禮。季爲余室。夫宣尼崇。封初傳。識墓道。其碩行以永來。茲懿親之事也。今其如何而廢斯禮。迺伐石刻銘。申以詞曰。鬱蔥兮氣佳。中有人兮瓊華。其思無邪。其儀孔嘉。胡胙之不穀。而考之不遐。抑施于躬者。嗇而遺其後者。爹是耶。非耶。吁其嗟。

傅君子芬墓志銘

傅氏系出陝州。殷高宗得聖相。說於傅險。遂以肇姓。洎唐末。曰祁者。避亂徙豐城。率義士拒王仙芝死焉。子曰崇。崇子疏。相繼爲洪州刺史。由崇八世至貴。始稱楊田傅氏。又十五世諱源。明初始遷醴陵。爲嶗山傅氏。由始遷十七世有明德。諱賢三。實君曾祖。當清嘉道間。以資雄邑里。尙義急公。自先人祠墓。族大事。縣興賢育嬰。有舉無不力。視其建室度制。聯扁遺囑。猶慨然動人想慕。祖諱端。

笏。嗣爲善人。樂施不倦。考諱正曙。配蔣。繼配程。君程出也。生長華瞻。通諸經。科舉迄清。尤弊其高才。率不屑規摹時俗。自貶以俛就有司。繩墨或顯。首場屋。曾不列諸生。行古直。取斯世。譬猶方鑿圓柄。非其遇也。君于是益用自放。方壯卽棄去。倘佯優游。載頤。載休。容色夷然。不爲崖岸。卒大其有。以能壽考。俾有子孫。爲德之行。其昌也。有時始以邑居綦繁。强悍萌生。齟齬弗甯。率自牽絀。厥二三父老。惟董治之。任君樂易。衆親輒解難解。諛調間作。民與遷化。溫和不讐。教行於家。克友於舅。弟產析以往共給。若初卽遭喪。難恃君無恐。亦旣錫類垂裕。其後人愛敬。無改厥志。以清道光十八年月日生。曆年七十又四。民國元年冬十二月日歿。配楊女一。適黎。繼配王。子男三。某先歿。某某。孫男幾某。曾孫男幾某。君季弟宗詞。有文行。子早喪。依兄以居。君令己子事之如父。鄉黨式焉。以三年後五月日。葬君淥口象石站蓮華之隴。附賢三公墓次。首卯趾西。去嶗山蓋九十里云。君諱宗詣。字錫芳。號子芬。於余爲族屬。宜余銘乃銘。且系曰。

惟。嶗。作。岡。籓。章。龍。章。龍。參。天。楚。所。宗。孕。靈。鬱。偉。誕。奇。雄。猗。君。之。居。央。乎。中。久。哉。
遼。遼。道。莫。通。山。川。間。氣。甯。終。窮。環。謁。有。德。眷。以。降。將。飛。厥。後。潛。厥。躬。象。麒。雙。石。
崇。和。封。高。山。大。河。何。衝。容。兆。藏。茲。土。閼。幽。宮。我。文。在。刻。光。熊。熊。更。千。萬。秋。無。磨。
礱。

吳先生墓誌銘

吳先生諱德襄。字稱三。號筍樵。湖南醴陵人也。其先世徙自廣東。曾祖諱偉佐。
祖諱相臨。考諱錦萼。皆以德行聞于鄉。清咸豐十一年。先生年三十四。舉拔貢。
旋授主事。改教職。既選城步縣學教諭。擢寶慶府學教授。署永州教授。再移寶
慶。在學官凡四十年。爲學長于考證。洞鑿古今。穿貫百氏。約輒衝要。疏比異同。
旁。淪。幽。濬。受。之。于。海。挹。萬。流。而。溉。之。自。羣。經。諸。史。百。家。之。書。以。至。金。石。目。錄。方。
技。之。學。靡。不。鈎。稽。周。內。闡。繹。諷。籀。窮。年。剡。梨。耄。勤。弗。倦。時。士。方。習。制。舉。不。聞。樸。
學。博。士。弟。子。至。莫。能。誦。全。經。下。邑。尤。甚。先。生。初。館。李。如。崑。署。如。崑。者。龍。山。人。篤。

實有文。官瀏陽學。謂先生曰。爲學宜探本根。若取科名則淺矣。其好治古學。蓋得之如崑。一言云。如崑既重先生。又素與曾國藩善。當同治初。國藩嘗以如崑言招先生。不就。及在城步時。湘人有官黔者。趣先生出。許代納貲爲守。湖南巡撫卞寶第。亦奏以知縣用。皆不行。後張燮鈞提學湖南。以先生大雅宏達。德望優崇。聞之朝。擢府學教授。湘陰郭嵩燾。善能品鑑人物。嘗稱作宦數十年。絕無干謁趨奉者。前有鄧湘皋。後有先生而已。其見推重如此。工爲詩。簡粹醇正。不涉生僻。嘗和荷華生日詩。爲道州何媛叟所推服。當世諸名流如羅汝懷。吳敏樹。李元度。鄧輔綸。王闓運之倫。並相引重。所官郡邑。學者鄉風。城步荒僻。得先生文。乃大啓。兼掌書院。幾二十年。曲成不遺。士皆樂化。季世學師。久爲人所厭視。位既窮乏。則苟出貪戾。較贄雉。論脩羊。一錢之微。幾于必得。又甚則橫預刑政。撓害地方。以爲聚斂。處濁而見清。居下而行絜。未有如先生者也。好致書。俸入一以資之。所臧近五萬卷。校勘箋釋。朱墨粲然。有最錄百餘帙。臧金石墨拓。

亦數百種。皆有考證。嘗圖所居石筍山房。徧徵海內外題詠。並其他書畫箋帖之屬。交游所與。悉珍蓄之。終身以此爲樂。忘其老而貧也。所箸書有石筍山房詩鈔六卷。已鈔。文存尺牘。讀史劄記金石跋尾各若干卷。邑志藝文補一卷。續沅湘耆舊集若干卷。接踵鄧書所收甚富。而精當殆過之。自幼謹飭。事後母以孝聞。終喪盡禮。兄弟八人。其七皆繼出。事蓄喪葬。恆必資焉。遇人樂易色溫而體莊。神志炯炯。誘掖後進。惟恐不及。雖小善必常道之。教人以自拔流俗爲歸。曰。吾嘗感于李先生之言。謂如崑也。善行隸初法。顏平原益以晉魏。汎應無少却。配陳宜人。同邑慶明公女。溫惠淑慎。孝于姑。宜于夫。自親黨以逮戚。獲咸懷其德。先生年八十二。清宣統元年十一月癸亥卒。明年葬石筍山之陽。卯山西向。宜人年八十六。又明年十一月丙子卒。遂合窆焉。子男五。新祺。新祐。新芹。新禔。新城。新祐廩貢生。歷官邵陽道州訓導。女四。均適士族。孫十。章彝。章燾。章猷。章勳。章彥。章彥章。衰章。錯章。灃章。旭章。曙。曾孫十。既葬之五年。章彥以狀來。曰。吾祖

夙重子。謹待子銘。余嘗從先生學。不敢無所稱述。乃爲銘曰。

醴之有吳。實昌南宋。矯矯德夫。以學爲政。表率湖湘。一出于正。後七百年。爰啓先生。獨排羣俗。用趨景行。聖沒千載。道轂莫明。惟先生起之。誕恢厥聲。在潛无悶。在約罔憂。求志達道。思古無訛。豈世莫吾覩。抑富不可求。義行仁立。光照彊休。世變曷紀。俗漸于夷。鬻學滅聖。斯文就衰。于嗟先生。其奚可追。其不可追。吾誰與歸。刳肝列辭。以塞余悲。

謝母墓銘

民國七年。醴殘於兵。八年。余以請振和會來滬。遇故人謝肖莊。方遣太夫人之喪。齊衣素冠。斬焉在戚。顧以奔走湘粵。遷流靡定。兵戈載途。音書梗塞。數月不得報。今乃克聞喪歸葬。因述狀請銘。其言曰。吾母生平若無以異人者。然事舅姑以孝。相夫以順。教子以義。持家以勤。諸老輩嘗稱道之。母未嘗以爲瘁也。吾父有兄弟七人。析產而父獨短。父嘗不樂。吾母則默禱于神。朝夕瓣香虔祀。垂

數十年。終吾父之身。莫有所爭。亦未嘗以所禱者告人也。及父歿。始私以詔寅。杰。且戒曰。後世庶知吾心。其友于兄弟。寅杰謹受其言。蓋家道之索慮。由於兄弟之爭。而浸潤于婦人之譖。以是知吾母之能默移于內也。母前一年嘗病。寅杰躬侍湯藥。數月幸瘳。及請行。母健在無難別之色。寅杰方以侍養託兄及兒輩。欲有所樹立。以慰母懷。烏呼。孰料竟從此終訣耶。惟子能爲我銘。庶有以不朽。余既重違其請。又念吾鄉自兵匪俶擾。一夕數驚。人民奔竄流離。至令生不得以養。死不得以待者。比比皆是。而鋒刃所接。橫暴所施。其寡人妻。孤人子。獨人父母者。又不可勝數也。夫以一二人權位之爭。致舉國洶洶蒼生。羣被其毒。歷年莫解。而此一二人者。乃猶擁兵自固。思復乘機煽亂。若不知人世有疾苦。死亡事者。斯固人類之憂。又寧獨吾友之戚耶。謝氏世爲醴望。肖莊及其子復。以詩書世其家。能揚其光德。余嘗爲肖莊銘其父。世系備詳矣。母宋氏。以清道光二十九年。月日生。民國七年。月日沒。壽七十八。年月日葬某山。子幾某。孫幾

某銘曰。

惟賢母宅斯土。前有封。後有樹。精氣升。靈魄聚。終永臧。悶幽宇。

劉科年哀辭并序

余前十載。叛設醴東小學於王仙。從游者多克自樹立。不辜所期望。劉生科年其一也。生岐嶷好學。稍長益駿。以肆。汲汲所晞。不問精力。凡學僮所諷籀。橫校所教習。既足以承以發。冠絕倫輩矣。又從其從父謙。受許君說。解笞而讀之。畢其文。秩然成卷。又自習明儒王守仁之書。勇于困勉。故學行幾有成。嘗曰。學無拒人。以不能者。人自拒。謂不能耳。今不學而侈言救國。猶徒手而撲燎原之火。庸有當乎。畢業縣高等小學校。復考入湖南陸軍小學。歷南京入伍生隊。改入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所至以幼學厲行。稱顧身素消。脫嘗抱宿疾。強勝兵實。非所任。初至南京。軍醫驗得疾。擯其考。而科年固求竟所學。遂習砲科。既盡改南京生歸武昌。武昌自革清後。督不得人。滋以屢亂。軍校常不時爲緊急號。

召科年因重積勞。又乘以寒暑燥濕。膺熱疾不治。歸未一月。殤年才十八。惜哉。使科年但志學。未或死。極其氣力。而痺病軀。以兵遂竟死矣。彼之膿且情者。固不得以科年解也。科年一名森年。字戈雲。醴陵人。孝友能文章。善算術。曉英德語。祖諱華杏。父澤濤。殤以民國二年十二月。葬栗山。未娶。無子。有兄二人。某穎。其從父謙。積學有至行。甯調元死。事武昌人。莫敢視。且其時鄂督中情怯。沿江置戍。行李爲梗。謙獨自長沙。以其柩歸。請於其家而葬之。科年死。以書來告。甚哀。乞次其行。余於科年。素才之。慟其不克終也。爲辭述哀。且以廣劉君謙辭曰。大化氤氲。兮所造不齊。賢胡以夭。兮庸壽而奚。謂才之可樂。兮夫何倏使余晞也。謂不才之苟全。兮又罔象以徒肥也。惟來甦之嘉穗。兮曾不駐夫徂暑。抑嗟乃之春葩。兮羌何慕乎終序。畜其中以自葆。兮馴大信以爲適。際宇宙而猶極兮。惡短寸而長尺。彼君子之競辰。兮非惟壽而惟德。諦顏子與冉孫。兮不幸幸而多植懿。吾黨之殆庶。兮固絕脛以唏。驥膺朝夕之明訓。兮耦寂寥而無魅。將

達。人。其。洞。觀。兮。矧。雪。涕。而。誰。那。貞。訊。辭。於。來。禩。兮。苟。其。愈。而。不。磨。

祭潘式南文

惟年月日某等謹以清酌庶品祭於亡友潘君式南之靈。烏呼。天道而若斯耶。古。嘗。致。疑。又。何。是。非。臨。我。夢。夢。宜。若。無。知。孰。主。持。是。生。殺。之。機。謂。生。無。常。曷。畀。之。才。才。而。不。壽。生。竟。奚。爲。生。也。無。常。死。亦。奚。慕。嗟。嗟。我。公。乃。艱。天。路。自。公。初。起。爰。泊。彌。留。內。外。完。好。巨。細。明。修。泮。水。掇。藻。三。山。賦。游。蜚。英。茂。實。以。夔。以。條。亦。越。季。清。政。改。其。繇。公。盟。海。外。羽。鏃。音。曉。奮。革。帝。制。埒。起。陳。焦。權。首。府。怨。士。債。而。驕。擁。公。督。符。公。謂。不。可。不。如。譚。君。其。略。勝。我。手。書。檄。告。徧。走。羣。倫。士。民。案。堵。軍。吏。息。紛。人。收。其。實。我。務。其。耘。金。陵。既。遷。留。守。開。府。用。掌。軍。糈。絀。盈。有。序。林。禽。息。柯。亦。旣。倦。止。邑。人。來。迫。長。我。髦。士。暴。袁。旋。張。三。湘。蹶。起。石。頭。朝。墟。降。旛。夕。委。小。人。道。長。君。子。消。矣。漱。湖。之。濱。大。山。之。麓。蘭。春。發。紅。松。冬。秀。綠。猿。鶴。自。親。桑。穀。常。熟。廣。廈。千。間。闢。爲。庠。塾。暮。接。僮。僮。晨。臨。兒。讀。環。中。四。望。其。氣。清。淑。永。矢。寤。歌。考。槃。

在陸孰謂可。諼豈曰不足。匪出之榮。實求之故。質成於嘉。盡瘁以赴。石門峨峨。湘江浩浩。魂歸故鄉。魄淹長道。有弟有子。負櫬來旋。人生幾何。誰能百年。才如我公。施而不竟。無可柰何。矧其有命。國傷殄瘁。鄉喪善人。鵠嘯自苦。芳艸不春。臨歧啜泣。奠此一尊。魂來容與。儻用相存。尙饗。

今希文選

劉湘澤字今希湖南醴陵人今錄文五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社督左右。比年以來。囚居歷山。飽食安步。不履市城。世路荊榛。鬼蜮虎俚。伺人搏噬。誠畏之也。重以黨錮之禍。文字之獄。幾徧神州。稍涉嫌疑。輒遭捕戮。而且檢查郵件。梗及鱗鴻。海內知交。致疏音問。慮干腹誹。偶語之禁網也。時于屯艮約真處。得讀手翰。籍諗興居多祐。良用忻慰。小兒雪耘。前歸自滬。且言啓行匆遽。忘却函知。深以爲歉。太一遺書。正續兩編均到。蒐輯校繕。刊訂釀金。悉

資大力。慘澹苦心。幽明感泣。伯玉獨爲君子。我輩誠宜愧死。天禍中國。不惜付託匪人。以摧殘而夷滅之。癸丑之役。使東南均勢。連雞獲棲。英法投貨。虛牝是懼。則建瓴破竹之功。自太一發之。不難自太一收之。何至今日噬臍哉。頃聞涇上戀棧。和議取消。滇桂之師。指顧南下。亂萌四伏。蠢蠢者不久發聲。洞庭南北。殆有來蘇之僉望。惟北軍尙未出境。而柄湘政者。未知趣向何如。魚爛土崩。理難倖免。吾儕小民。何以堪之。社友黃君晦聞。邇來通信否。弟前在廣州路局時。太一曾介之一面。渠因先王母喪葬。倉猝藏事。而墓志未泐。時縈懷抱。曾命弟述節略。請晦聞撮其要而銘之。太一去粵時。屬請蔡君寒瓊代索。迄未獲復。倘尊處有函致伊。乞順詢之。轉請郵寄。亦季子應挂之劍也。屯艮屬爲胡君石予題近游圖。因循年餘未報。題紙亦復遺失。昨雪兒促了此詩債。粗成長句。舛陋可嗤。命雪錄呈。卽希轉達胡君爲盼。蘇門近狀。暇希賜聞。俟逐鹿風波稍定時。當挈雪兒來滬一游。手此卽頌近祉。弟劉澤湘頓首。五年陰曆四月廿一日。

與柳亞子書

亞子先生足下。耳子厚才名久矣。前年於役嶺南。故人甯太一。爲言近今南社。風雅主盟。幾於明季。幾復海內詞流。半萃珊網。欲介入社。猥以學殖荒落。遜謝未遑。渠於酒後耳熱。數生平畏友。因及足下。擬唱刀環。當率踵門。趣謁備瞻。雅範未幾。太一假歸。去同黃鶴。終以熱血橫溢。致災厥躬。政海旣波。文網日密。風聲旁溢。黨禍竟階。解職道滬。不遑將息。而識荆之願。遂亦虛懸。今夏泛棹淶江。邂逅屯艮。屯艮復勗。不佞入社。且誦大著琅琅如珠串。愈益汗悸逡巡。兼以半生述作。已付羊城劫灰。年來健忘。不復省記。亦以覆瓿之頃。俛拾卽是不沾沾於故紙也。昨新曆履端。屯艮登門索酒。詩興陡發。首倡十餘章。並高唱傑構玉嬌一曲。促巴人應聲。擊鉢以催。文成急就。婢學夫人。終嫌不類。而屯艮錄郵籤覽以爲入社之賸。滋以慙已。其中運用故實。舛謬尤多。如搜牢誤牢搜。後漢書董卓傳卓縱放兵士剽虜。資財謂之搜牢。亦善忘之一證。希爲匡之。屯艮復屬爲足下題分湖舊隱圖。

欲藉詠歌。一摠積愫。遂忘謏陋。草草屬詞。弓紙錄塵。用博一粲。小兒雪耘。辱承雅意。介之入社。此兒生當科學萌芽。一時學風。吸新唾舊。自七歲入校。翱翔乎講義黑板之間。迄未少休。今年十八矣。詞章門徑。未窺一斑。倘荷裁成。感且不朽。家居無俚。快雪時晴。呵凍疾書。語無倫次。伏維登照。不悞。弟劉澤湘頓首。陰曆十二月三日。

與傅鈍根書

鈍安先生鑒。頃蒙軒過。結轡少攄。詆諧未罄。於東方而樽酒已空。於北海荆潭山水。辱貯錦囊。潤色鋪張。匪第草木生輝。山房亦從此千古。匆匆握別。魂銷黯然。驪歌既奏。風伯掃塵。雨師洗道。僕痛馬瘡。惆悵奚似。悔不投轄。以竟餘懽。小端研一方區區薄物。匪以爲報。他日請念。或者在茲。命作銘詞。學殖荒落。把筆汗流。勉綴數語。以博一粲。聯句西窗。拋磚引玉。拙句恂有點竄。錄呈鑒政。菊花天氣。陶興尤豪。薄醉加餐。欲言不盡。弟劉澤湘上言。九月八日。

與蔡寒瓊書

寒瓊社掌。比得四月五日香港來書。并屯艮轉致一圖。奉讀未竟。涕淚如繩。愛我情殷。無任感紉。石圍塘草亭。晤對舊夢。重提新愁。益拓死生契闊。渺隔人天。湖海睽孤。同傷勞燕。披來尺幅。雅集之圖。觸起五載鸞飄之慨。南天極目。東海揚塵。花落無言。鵲啼有血。卽此烟雲水墨之痕。都是家國滄桑之淚。擬將畫圖。遍徵題咏。藉光墨寶。而壽鴻泥。屯艮芸盒。當有佳什。步武中郎。湖舫斟碑圖。去秋屯艮函達盛意。屬綴蕪辭。并命小兒雪耘賡和。所以遲之未報者。對此名人名句。名書畫。名山水。把筆沈吟。赧然中止。誠懼佛頭著糞之譏。狗尾續貂之誚耳。然忝爲知己。終當塵拙。何日詩成。慮難預定。太一客珠海時。囑湘草其先王母節略。丐黃晦聞銘幽。渠去粵時。曾託面懇執事。設法催取。執事比答云。可貞之黃章。殊難急就。荏苒韶光。倏忽數載。太冲三都。想已脫稿。倘遇黃石公。乞道此意。勿謂徐君之墓。不須季子之劍也。抱香萍梗何方。尙希惠示。斯人于太一。

重陷鄂獄時。與執事奔走營救。不遺餘力。間爲湘中故人言之。罔不感泣。拙作過辟支墓歌中。本有一段道及此事。約真謂大觸當今之忌。禍且不測。用是塗抹。然二公高誼之薄雲霄。至今尙縈寤寐。太一就義。專制淫威。酷於嬴秦焚坑百倍。偵騎塵起。黨禍株連。當道皆狼。訪舊半鬼。倘滇雲之不作。決善類之盡殲。湘省于前月廿九日。始正式宣布獨立。約真屯艮。擬組織長沙日報。重搗漁陽之鼓。一滌冢中枯骨之腥。越王臺下。近況如何。風雲變幻。珍重眠餐。鄙居釣月山房。屯艮篆額。并題望江南四闋。又鞭影樓爲小兒雪耘讀書處。屯艮曾和伊詞十四闋。竹木清幽。背山面水。頗宜觴咏。亟盼執事藻繪成圖。茲房茲樓。庶幾千古。臨楮神馳。欲言難罄。鱗鴻有便。毋玉爾音。匆匆布臆。祇叩道安。丙辰重午。劉澤湘上。

王迪陔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昌邦。字迪陔。醴陵人也。世居西林。蔚爲望族。大父貽贈同知銜春臺公。

父同知銜俊千公。皆以儒隱。先生天性竺厚。幼岐嶷。進退有成人度。以家政拮据。不忍累其親。年十五。遂輟讀持計。巨細靡擇。昕夕胼胝。卒以居積致富。太宜人李氏。中年病痺痿。起居須人。先生與其配陽宜人。善承色笑。茶鐺藥碗。必躬必親。歷十年如一日。太宜人既卒。俊千公不再娶。策杖里游。晚更怡然。自忘衰老。人皆謂先生之孝養。有以致之。居平自恨早歲廢學。因厚脩脯。延名宿課其子。肫摯逾恆。人會湖南辦明德學堂。先生聞之。憙甚。遣諸子就學。逾年。命子麟游學日本。英愷入淶江中學。後先數業。俱有雋聲。麟尤以任俠著。先生以春臺公未建享堂。拓地數百武。將俟其成。會親族爲俊千公壽。胡天不弔。賁志以歿。於戲悲已。平生自奉綦約。然憙急人之急。親友落拓者。請貸無弗應。或竟焚其券。歲甲午。醴陵大饑。先生捐貲助賑。傾困賤糶。賴以全者甚衆。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其先生之謂乎。以宣統元年正月九日卒。年四十有八。生男子三。麟。英。愷。女子一。適丁光烈。孫男五人。均幼讀。女孫三人。待字。以是年四月十三

日葬于萍鄉老關中塘祖山之陽。予與麟嘗共出處。爲道義交。英愷又從學于余。貽謀足式。潛德宜銘。銘曰。

循彼南陔。蘭可采也。陟彼高山。行其槩也。宅心厚而律已嚴。鬼蜮虎倭莫之害也。輿論翕然。棺斯蓋也。鬱鬱蔥蔥。佳城在也。旁置萬家。會有待也。

約真文選

劉謙字約真湖南醴陵人。民國八年見之于海上。今別來又三年矣。回憶詩酒唱和之雅。不勝暮雲春樹之思。今錄文二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曩者於鈍根譚次。識人間有亞子。私心儀焉。今歲鈍根書來。道亞子爲太一哀刊遺稿之勤。益知亞子之爲君子。不僅以詞賦也。萇弘碧血。燦燦有光。登彼西山。輒欲酌太一之墓。告以靈文。披露有期。毅魄鑒茲。應感且慰。謙與太一爲十年患難交。固宜如蘭皋之於蛻盒。詳其生平。用告當世。視天夢夢。欲

言。且。止。所。南。心。史。惟。有。幽。之。鐵。函。俟。諸。百。世。耳。其。繫。湘。獄。三。年。致。力。國。學。多。所。述。造。當。時。度。其。不。免。稿。出。輒。爲。局。藏。之。相。疊。尺。有。咫。迨。出。獄。後。北。遊。燕。市。謂。此。當。重。加。刪。訂。以。時。梓。行。遂。一。一。檢。去。其。登。入。帝。國。日。報。者。爲。碧。血。痕。三。卷。輯拾明末死事諸忠烈事實錄詞。一。卷。詩。則。間。見。之。他。如。莊。子。解。四。卷。說。文。廣。訓。若。干。卷。其遺詩各一二首幽。室。范。言。一。卷。小。學。讀。詩。選。本。二。卷。南。幽。文。集。二。卷。歎。逝。集。一。卷。南。幽。百。絕。一。卷。南。幽。勝。錄。若。干。卷。此外尙數稿忘其名俱。不。及。鈐。版。世。變。滄。桑。行。蹤。蓬。梗。鴻。篇。所。在。亦。以。靡。常。爰。及。今。茲。雖。蛛。絲。馬。跡。倘。有。可。尋。障。礙。重。重。實。非。旦。暮。所。能。致。武。昌。獄。中。之。作。後。先。寫。寄。謙。處。者。僅。鈍。根。今。所。編。次。之。二。十。五。篇。外。此。有。無。遺。稿。以。詰。獄。吏。迄。不。我。答。當。無。冀。矣。其。家。不。乏。斷。楮。零。縑。客。冬。湘。波。駭。人。閩。市。有。虎。族。黨。懼。禍。舉。付。摧。燒。天。忌。極。斯。况。也。永。歎。舊。藏。遺。象。不。殊。公。瑾。當。年。兄。子。鵬。年。來。申。屬。令。捧。獻。卽。薪。鐫。置。簡。端。俾。世。之。哀。慕。太。一。者。得。重。瞻。其。丰。采。也。亞。子。據。大。願。力。爲。亡。友。傳。播。微。音。而。所。以。助。亞。子。者。止。此。心。滋。怛。矣。深。山。蟄。伏。愁。等。秋。潮。臨。

風布懷。不勝愉悅。伏維亮鑒。順訊起居。謹白。九月十日。

與傅鈍根書

鈍根足下。曩辱手教。并示近什。申詠反覆。淹澹斑駁。生當五濁。亦復胡賴。晷繳充蹊。阨塞途。予亡羊傷足。是懼矧君姓氏。固在刊章。徙倚空山。曷云能已。惟世有虎。乃亦有倂。百幻其身。以謀以。盤孰察而覺。孰城而防。猛斷塵緣。魔乃消滅。君固大智。於意云何。武子見戕。有情同慨。弗能生拯。僅以骨歸。我負故人。胡言俠義。猥以獎借。祇益悲哀。顧世謔傳。彼乃未死。生原如幻。死豈必真。爲信爲疑。庸可思議。投身地獄。救護衆生。劫運方長。惡魔爲梗。本懷未暢。應復化身。用散華香。祝其示現。生平箸作。端恃君傳。屬共菟蘿。敢辭勞瑣。惟彼去粵。一物不遺。寘篋申江。行稿所萃。吾兄道滬。覲已無輓。載探家藏。亦罕所覩。夫何子敬而并琴亡。薤劍豐城。不韜其曜。靈文所在。甯特無光大海。澄清或當自見。願與吾子。拭目俟諸。留守家山。日來輻適。萬緣簡盡。頂禮空王。維摩楞嚴。週誦甫竟。

若有所悟。或復爲迷。且當大心。蘄生淨土。茫茫末劫。舍此安歸。骨肉荊榛。姪科夭折。於今百日。墓草已青。殉學以身。是可憐愍。敢求慈力。文以傳之。寵及亡靈。感且不朽。其友湯子。爲述生平。言俱足徵。另箋鈔寄黃檗山人。約來不來。誑言欺人。於律當譴。倘來君所。乞棒其頭。門外風狂。幽人貞吉。解憂息惱。善護道躬。謙頓首。

夢蘧文選

黃鈞字夢蘧湖南醴陵人今錄文一首

鄒硯農遺稿序

硯農沈默寬言笑。貌淵然有度。顧其爲文。輒雄奇峭拔。下筆千言。始余應童子試。識之于長沙。其詩文卽獨異于衆。越四年。余主邑高等小校。硯農始入淶江中學。焯掌自勵。不常渡江。聞其文則驟進于古。旋改入長郡中校。校固多醴人。余居麓山。時有携榼訪勝。來相過從者。而硯農則寂寞自守。左圖右書。覃思靡

劉未幾。余自蜀歸。詢之卒矣。可悲也夫。夫夷狄見侵。斯文淪喪。趨時之士。鮮不沈醉。佞。盧士苴國學。卽間有一二治文學者。大都摭撫倭奴唾餘。冗瑣貽誦。求欲如硯農之寢饋于古。不肯以俗學自敝者。誠空谷之足音也。硯農姓鄒氏。名宜柱。卒于清宣統某年。年二十有幾。卒後三年。余與尊甫達臣先生同主鄉校。出硯農遺稿一編。凡詩若干首。論議序跋之文若干首。余讀之。才氣縱邁。而不流于冗博而要言。大而非夸。大有類乎古人之作。昔梅伯言敘舒燾遺集曰。伯魯之文。未至于古人。夔絕之境。若假之年。非古人。夔絕之境。無以位之。嗚乎。以硯農之才。而不幸短命以死。則伯魯之境也。余爲之序。有餘痛焉。

南社文選

二

漁父文選

宋教仁字鈍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民國二年被政敵暗殺身死國內惜之漁父事功昭章在人耳目無容贅述清季主持民立報時余亦爲民立記者假寓於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漁父暇輒來樓閱藏書嘗謂予曰中國學問極佳惜散見于各書中未加整理耳吾子留心國學盍爲此盛業乎及今思之著述無成日月易邁負此良言漁父著作頗多惟刊于南社者極少今錄文一首

與劉羹臣書

羹臣吾兄如晤。自歸里以來。困于應酬。一切友人函件。未暇作答。故亦未致函于兄。前日各親友強爲家母祝壽。弟勉應之。因此空消十餘日。屢接京中電促。

亦未能出山也。前接兄電並密本。昨已電復。想已達覽矣。政局之事。弟意目下總無善法。可以翻身。正如中風之病人。不瘥亦不卽死。如是而已。俄庫之事。想政府亦無善法。最良之結果。亦必至于承認俄人要求之三條。然此猶必須政府從速妥結。弟意或不能如此。大約仍歸拖延敷衍爲多也。欲救此種政局。仍不外乎改組一負責任之政府。而目下旣不能辦到。則惟有俟諸開國會後而已。政黨形勢。聞本黨有內鬩。前日兄來電警告弟以危象。然弟總料其未必有如是之甚。縱小有波瀾。當不至于成大風潮。放眼觀察。人才之高下。有此能力者。固不多也。且目下之形勢。未必能于將來亦可包括。吾人旣不爭目下。則將來自將有將來之局面。又何足憂。請兄不必懷杞人之念也。但目下究竟詳情如何。尙乞電示。弟于前日已離家抵常。爲調和西路爭選舉事。小住數日。擬卽赴長沙。再赴漢口。與克強商議一切。然後定行止。或赴日本。或來北京。尙未定。爾時當再電告。如赴日本。則擬請兄同往。兄接弟電時。卽請將弟衣物帶齊。往滬。

會晤。其他物品書籍。請暫寄姚真侅君家。或其他妥處爲是。民國報近日紙面甚好。但不知內容如何。亦乞詳調查示知。弟目下財政頗困。兄如需款。請暫借用。至滬後當另設法也。餘不多敘。順候近安。式南真侅應生駿民靜仁兄均此。教仁頓首。十二月二十九日。

伯純文選

張通典字伯純湖南湘鄉人事蹟見本選張默君先考伯純公行略今錄文一首

宋鈍初誄

嗚呼。鈍初已矣。民國奈何。政爭相殺。哀此共和。於鑠先生。湖湘奮起。命世興賢。皋伊竊比。亞東留學。組織同盟。誓心光復。炳爲日星。經國大猷。條理精密。建設儲才。古之碩弼。湯武革命。順天應人。驅除索虜。勇必有仁。萬衆一心。武昌先發。顛覆滿清。曾不三月。君創其始。亦觀其成。滌瑕蕩穢。大漢天聲。苦心維持。調和

南北意見全消。克明黨德。閱材小試。以長農林。難進易退。見大思沈。我歛還長。握手如故。秣陵城西。高車暫駐。吾言革命。惜不革心。道德淪喪。幾希人禽。國之四維。禮義廉恥。權利競爭。夫也無止。官邪朋比。立政無方。君長嘆息。改絃更張。竭來自京。晤言黃浦。內閔外憂。感時何補。我曰救國。整齊畫一。任賢去邪。綜覈名實。驅駕豪俊。同心進行。共和真理。憲法力爭。鞏固民權。剷除專制。總統讓人。心存濟世。政黨內閣。元愷同升。更新法治。活彼黎蒸。君好爲之。不隨不激。請宣戒心。預防狙擊。君曰何慮。坦然至誠。進吾往也。侵宵北行。何來惡魔。暗中丸彈。仁矣耶穌。同日受難。被刺之夕爲耶穌受難日嗟彼異黨。豈非人倫。殉財陰賊。殲我天民。匪仇鈍初。乃仇民國。救世耶穌。竟不復活。人心慘慘。天道恢恢。自殘同族。天乎人哉。近聞北京。植暗殺黨。又救國團。敢爲誣罔。邪辭大放。淆亂是非。貪人敗類。亡國禍機。殺機已開。十步流血。尤而效之。吾徒不屑。人道爲重。國事爲先。繼志猛進。團體益堅。五族咸甯。九垓再造。黨綱實行。靈魂含笑。平民政治。

吾黨精神。目的直達。在致其身。百折不回。斯爲健者。誰其嗣之。有淚如瀉。死而不死。生豈徒生。悠悠天地。鑒此精誠。

默君文選

張昭漢字默君伯純先生次女創辦神州女學校兼任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今錄文二首

宋鈍初先生誄

夫何天道之茫昧而不可知兮。翳人道之傾軋而多蝨賊。愬令哲人之橫罹於鉏耨兮。一任狂飈之鼓盪而震搖我邦國。吁嗟先生幼尙志以績學兮。期經世而長民。復憤東胡之秕政兮。誓滌盪而更新。爰結海內之同仇兮。揭揚民族民權。民生之精神。期顛覆四千餘祀之顛制兮。不自由則寧死而無生。幸皇天而旣厭虜德兮。又順二百兆人心理之所同。是以雖一戎衣而樹漢幟兮。實憑黃帝之威靈。以告厥成功。先生旣緬維於爲政之在人兮。破壞旣竣而汲汲於建

設。懼。方。輿。之。麻。裂。而。不。一。兮。又。調。和。乎。南。北。耿。耿。冀。化。除。異。同。之。見。兮。庶。一。軌。
而。齊。度。共。策。國。事。之。進。行。兮。襄。大。同。之。美。俗。吁。嗟。先。生。所。以。自。任。果。綦。重。兮。而。
所。賦。秉。者。又。純。粹。而。光。明。何。彼。昏。之。習。爲。詐。僞。兮。雖。讜。辭。謇。謇。而。弗。聽。縱。朝。聒。
而。夕。陳。兮。充。耳。襲。如。無。聞。吁。嗟。時。不。可。爲。兮。先。生。亦。盡。龍。潛。以。養。其。松。筠。庶。得。
時。而。猛。進。兮。薪。運。轉。夫。鴻。鈞。顧。先。生。獨。曰。否。否。兮。誓。黽。勉。而。前。進。縱。戈。矛。森。森。
其。當。前。兮。益。奮。發。而。整。峻。日。惟。敷。布。血。誠。以。相。期。兮。求。立。政。之。改。良。斥。官。邪。而。
蘇。民。困。兮。圖。盛。治。之。決。決。是。固。邦。人。之。公。意。兮。曰。憲。法。之。宜。先。從。事。於。制。定。以。
實。現。眞。正。之。共。和。兮。海。內。倘。同。聲。而。相。應。胡。魑。魅。之。猖。獗。兮。竟。星。日。之。晝。昏。方。
宵。車。北。征。而。遽。被。戕。兮。憤。公。理。之。何。存。哀。君。子。之。道。消。兮。森。椎。碎。此。明。月。偉。流。
碧。之。凝。芳。兮。后。土。埋。而。長。熱。恫。政。論。之。糜。沸。兮。時。暮。四。而。朝。三。衆。冥。行。而。擗。埴。
兮。要。莫。足。與。爲。指。南。詎。古。今。之。齊。轍。兮。步。耶。蘇。之。遭。難。又。林。肯。之。釋。黑。奴。兮。亦。
以。至。仁。而。被。戕。於。丸。彈。信。邦。國。之。殄。瘁。兮。乃。斯。人。之。云。亡。爲。天。下。而。痛。哭。兮。庸。

僅遺恨於闕牆。今雖罪人之斯得兮。誰與主者而不可問。欲奮起而鋤讐兮。志惻惻而未定。蓋愍大局之阨危兮。姑銘容忍之明訓。吁嗟外侮既蠶起兮。盍先急國難而後私讐。繼先生之志其無逸兮。集羣策以弘遠猷。願百折而不同兮。必艱難之共濟。所非忠而虛言兮。指皇天以信誓。果吾黨之同德兮。先生之靈將赫赫而如生。擴民權以鞏固兮。允無息夫。至誠終再造此神州兮。又何列強環伺之足驚。於是招英魂而來歸兮。靈將御風含笑而下臨。竊獨悲其不少留兮。長太息而涕洟。先生浩然之氣固塞乎天地兮。倘來鑒於厥辭。

先考伯純公行略

先君諱通典。字伯純。號天放樓主。晚號志學齋老人。善張先世。自曾祖以上。世居湖南湘鄉城北鄉。人名爲張家灣者也。嗣家中圯。至先王父海英公。復殖產于城外泉井垸。所居曰一字牆。聚昆季家焉。海英公諱鑑南。妣氏李。三子。先君最長。生于清咸豐九年己未八月丁巳。幼而岐嶷。負異稟。稍長。孳治經籍。暨明。

儒。王。黃。顧。諸。子。之。學。于。姚。江。尤。有。神。契。蓋。其。平。生。經。世。之。略。匡。濟。之。德。固。涵。養。有。素。矣。夙。鄙。夷。科。舉。不。屑。爲。顧。先。王。父。母。望。之。綦。殷。勉。赴。以。慰。之。甫。成。童。一。試。入。庠。弱。冠。以。後。卓。然。樹。立。聲。譽。斐。然。同。鄉。如。曾。左。諸。人。爭。禮。重。之。許。爲。國。士。無。雙。清。光。緒。己。丑。曾。國。荃。督。兩。江。敦。邀。入。幕。任。奏。牘。兼。汪。南。水。師。學。堂。提。調。嘗。爲。條。畫。經。營。南。洋。羣。島。諸。策。擬。設。領。事。通。輪。舶。歲。游。弋。兵。艦。撫。護。國。僑。振。商。業。曾。大。歎。服。然。恐。格。吏。議。不。果。上。先。君。是。時。所。主。治。國。大。綱。凡。四。曰。正。人。心。曰。求。人。才。曰。理。財。曰。練。兵。嘗。與。友。人。翟。孚。侯。書。論。及。之。都。萬。餘。言。後。二。十。年。吾。國。主。變。法。者。要。不。能。越。是。書。之。規。模。而。正。人。心。一。端。則。當。世。士。君。子。鮮。有。道。者。焉。繼。復。進。而。博。觀。時。事。進。化。之。勢。究。察。歐。美。致。治。之。道。知。民。族。嬗。衍。非。變。政。致。強。則。不。足。以。圖。存。憤。胡。清。專。制。之。蠹。國。毒。民。慨。然。以。廓。清。痼。疾。改。善。政。治。爲。任。紂。同。志。圖。改。革。謀。摧。陷。虜。廷。建。立。民。政。一。時。英。俊。如。趙。聲。禹。之。謨。秦。立。三。之。倫。胥。樂。爲。勳。助。奔。走。十。餘。年。彌。歷。辛。苦。幾。頻。危。殆。當。道。以。其。潛。力。之。傾。動。東。南。也。甚。薪。得。

而甘心。于是先君境益窘。不知者或動以稍易素履。則喟然曰。柳下有難枉之道。吾而忍枉道。干進者久赫赫然。且貴顯然。奈吾夙志何。志不可奪。君休矣。謝而去之。同志以是益知先君之皎然不欺其志也。所諗有道員羅長椅者。嘗司鹽權大通。以事迂民。民羣圍權署。申言必得羅某。槍聲震屋瓦。羅懼。知不免。忽得譎術。以人乘垣辭曰。某奉職無狀。死不足惜。雖然。某張公某之戚也。諸君忍不能稍推愛耶。時率民衆者爲秦某。江湖俠士。夙慕先君爲人。聞之詫曰。有是幾使吾儕他日無以見張公。遽率民衆數百人。去。後羅于先君述其事。先君愕然。且固不識秦。因從容謂之曰。君後從政。幸愛民。毋復浪假鄙人名。以解圍。徒益鄙人罪耳。然自是愈韜晦。兢兢恐人知。維舉昔所蘄嚮。以教育培國本。以實業蘇民瘼。二者汲汲爲之。弗倦。歲丙申。陳寶箴撫湘。雅知先君。力挽相助。先君乃爲倡礦務總局于長沙。外州縣分局十數。其開採龍王山水口山及黃金洞諸礦。現歲入可二百萬。非僅闢湘中未有之業。而東南礦務實濫觴焉。湘礦在

中國居甲選。暫種人久覬覦之。方幸吾國人不知其利而自爲之謀。屢思攘臂染指其間。泊聞是舉。則皆相顧歎異。尋倡保衛局于省。舉境肅然。爲吾國警政之始。立寶善成機器廠。創用電燈。並設和豐火柴公司。小民之食其利者。男女數千人。蓋自海禁既啓。吾國百物。除茶絲外。悉仰資歐美。唯湘礦能獲其利。而火柴一項。大都來自三島。唯和豐能分其利。歲戊戌。與譚嗣同黃遵憲陳三立康有爲梁啓超諸人。倡南學會。時務學堂。湘報時務報于長沙。海內名流。一時畢湊。舉湘省民智之昌。學術之盛。蓋莫是時若矣。時經濟特科徵士。江督劉坤一以先君奏聞。遠道寓書相勸。先君審清廷不足與有爲。辭弗行。會政變。六君子殉難。先君以耿介不阿。亦去而之鄂。督撫張之洞譚繼洵聞而致之幕中。以鄂全省營務相屬。乃始編練新軍。舉黃澤生及族叔紫峯。各將一營爲之率。武漢軍政。至今斐然可觀者。蓋有自來也。歲庚子。與唐虎臣謀政治革命。未成。東走滬。與容純甫章太炎嚴又陵諸人。發起國會于滬味蕝園。與會者數千人。朝

野皆震。江督劉迺復以上海製造局廣方言館屬之。意在羈縻也。拳匪構亂。載漪矯詔。命各疆吏誅絕西人。先君知必肇奇禍。亟致書劉督。力請封還偽諭。任保護長江商務及外人身命財產。劉如言。東南得以無恙。已而先君志事清廷。已有所聞。而讒謗宵人。更從而媒孽之。以是遇益窮。而造次顛沛之際。仍一出于義。粵漢路工約成。湘鄂之士。栗然危懼。亟立聯合會。推先君代表。由皖撫鄧華熙桂撫王之春委任。赴京力爭。卒得廢約自辦。時當道捕黨人嚴。先君所至困厄。獨劉督雅重之。仍延入幕。先君爲養晦計。遂攜家息居白下者有年。安貧知命。怡怡如也。劉歿。周馥繼之。任以兩江學務處參議。兼編纂學務雜誌。先君念今日學絕道喪。智育漸進。而德育不修。非拔本塞源。提醒其良知。則放心不收。卽病根永在。請昌明國學。以勿欺良知爲準。則以通經致用爲指歸。先是江南風氣錮閉。聞興學。輒羣起指而駭怪。阻礙橫出。先君則排百障。任勞怨。力爲整頓者數年。所倡有若養正學堂。養正女塾。湖南旅甯公學等。歲乙巳。應友人

公推監督皖江中學于蕪湖。其施教以知恥立志好學三者爲正鵠。故一時及門多爲後起之秀。然校中教授如蘇玄瑛陶成章諸人。固當時知名士。而富革新之志者。以是大吏尤憚之。遂辭職返甯。由甯而吳。時撫蘇者爲陳啓泰。邀往相佐。是歲有宵小以革命巨魁。謀先君于江督端方。端電陳命交省。陳以百口保之。乃免。未幾。粵督張鳴岐聞先君留心實業。電請入桂。先君夙知桂柳多膏沃。未耕耘。可闢以殖湘吳之民。興南越之利。既往專任墾務。設墾牧公司于貴縣柳州。跋涉往來。歷數千里。境塹坳。崎嶇蠻烟瘴濕間。乃病足。先君體素偉碩。神清氣健。逾恆人。雖頻遭迍。不少恭。至是。乃鬚髮。鬢盡蒼。漸就衰矣。繼游肇慶。王道雪澄浼助政。是先君首察民瘼。以該地爲濱海要會。商舶連檣。輻湊而羣萃。然往往苦颶風。乃言于王道。相得良港。建築船舶。舟楫資之以避風患。生命貨財。賴以全者。歲無算。粵民歌頌至今。辛亥春。以事之廣州。會民軍將舉義。同志趙聲問策于先君。並偕赴香港。大會諸同志。先君爲條畫方略甚備。

然以各方部署未周。主稍緩。某君尼之。以是有廣州之挫。趙聲與七十二士殉焉。先君深痛之。遂患不寐。時城中百計蒐捕黨人。先君方居警署。同志不能出險者。爭就之。先君乃于緹騎縱橫之際。力脫十餘人于危。暮秋歸滬。適武漢革命震動全國。遂集同志取蘇州。先是鄂中民軍乘新興之銳。勢張甚。力仇殺滿人。江蘇旗族人人自危。迄先君克蘇之日。易興漢滅滿之幟。爲興漢安民。一城歡動。兵不血刃而事定。金陵方負隅。聞之大震。守志以懈。聯軍遂乘而得其志。後有以蘇督相屬者。先君一笑去之。弗欲與彼碌碌者較。一日短長。南京政府成立。聘先君爲內務司司長。再任爲總統府秘書。于國計民生多所擘畫。惟時有梗其議者。卒不果行。新國規模未克遠大。先君每與人論及現勢。未嘗太息痛恨于世道人心之不可救也。臨時政府既解。歸年餘。嘗一至北京。鬱鬱弗樂。卽浩然南旋。蟄居海上經歲。惟閉戶課子女自娛。甲寅春復遄返湘。謀集海外國僑鉅資。興辦全湘礦業。適歐戰起。事未果。乃暫權衡樞。址居迴雁峯下。山

水。明。秀。足。以。樂。道。賦。詩。乃。姑。安。之。爲。力。除。宿。弊。免。苛。斂。商。民。感。之。奉。職。數。月。而。比。較。長。鉅。萬。未。及。期。復。調。司。湘。潭。衡。民。羣。籲。留。之。不。獲。去。衡。之。日。紳。商。扶。老。携。幼。送。數。十。里。且。有。登。舟。垂。涕。戀。戀。不。忍。去。者。湘。人。士。歎。爲。百。餘。年。所。僅。見。匪。僅。以。政。績。卓。異。已。也。先。君。瀕。行。寄。諭。不。孝。等。曰。釐。金。病。民。之。政。吾。于。亡。清。數。請。蠲。除。以。利。商。當。道。弗。從。因。循。至。于。今。日。且。以。溷。吾。辭。之。不。可。顧。自。承。乏。以。來。民。幸。不。苦。今。旣。釋。責。行。將。辭。潭。言。歸。自。憊。兩。袖。蕭。然。無。一。不。潔。錢。瀆。吾。家。耳。至。省。五。辭。潭。局。事。不。得。湘。潭。釐。金。在。湘。爲。最。下。年。耗。損。甚。鉅。人。咸。視。爲。畏。途。先。君。往。未。三。月。復。盈。收。四。萬。八。千。餘。商。民。且。忻。感。聞。者。歎。服。初。夏。湘。中。水。災。先。君。親。巡。各。卡。殆。徧。相。度。修。理。以。防。泛。溢。體。爲。濕。熱。所。中。心。痞。力。痛。積。勞。成。痼。六。月。上。旬。偶。嬰。小。極。醫。者。又。庸。誤。致。汗。出。于。瀋。遂。患。手。顫。然。浸。假。漸。差。八。月。十。二。三。日。起。居。視。事。猶。如。恆。且。自。撰。煤。鐵。公。司。宣。言。書。及。辭。職。詳。文。各。縱。橫。數。千。言。十。二。夕。作。長。書。寄。滬。寓。字。整。秀。若。平。時。復。與。族。叔。子。岷。論。時。事。及。家。事。甚。悉。神。采。奕。如。十。

四日晨興獨早。微覺弗適。醫至與談病况甚久。並親送之庭際。已呼僕炊米飲。復自起易外衣。既暝坐榻間。色洋洋如恆時。少頃。僕以米飲進。遽磨去之。已而呼之不答。衆始覺有異。羣醫集治不效。至午刻。竟棄不孝等而長逝矣。烏乎痛哉。時中華民國四年八月十四日。乙卯七月初四也。年五十有七。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耶。卒之日。自晨至午。始終無顰蹙及呻楚狀。比殮。面色如生。其明于生死之際。神志湛定而學養之冲粹者。固足以臨危而不亂者歟。局內外百執事之屬。始未信凶耗。比趨室覩狀。莫不哀慟失聲。先君蒞潭甫三月。其遺愛感人已如是。不孝昭漢元羣等。在滬聞噩電。奉母馳歸。不孝元祐。自保定奔喪。撫柩踴躍。痛不欲生。伏念先君天性肫厚敦篤。接物處世。以誠以敬。不作疑猜之心。小人或以其易欺。肆爲狙詐。往往一笑寘之。友朋嘗以古道不能處今世爲言。則適爾曰。誠能格物。矧在人羣。我待人以誠。性夙然也。寧能逆億人之負我否耶。其坦率磊落。蓋如此。事先王父母至孝。于諸弟悌。于諸子姪慈惠以教。先七

叔少海早歿。力撫卹其庶母及妻孥。其孤姪及戚屬子弟之寒儉者。常自節衣食以欣助。俾得就學。故舊有困乏者。輒傾所有濟之。不足則典質以與。務解其厄。迨司衡權。百務紛蹟之際。猶惓惓先七叔之子謀弟。恐其鄉居廢業。命來衡送之入學。公餘教誨無倦。于母氏結褵三十餘載。燕好如一日。每得一詩詞。雖遠處湘粵。旅幽燕。必郵母氏索和。並命兒輩賡作。以娛老懷。處憂困之際。無戚容。嘗顧不孝等怡然曰。吾畢生輾轉。懷抱未稍酬。惟妻如孟光。足與適道。兒女尙知自愛。他日當有紹述吾志者。家庭之樂。差足慰耳。不孝等聞斯言。旣悲先君之遇。復懼子道之虧。惟誓痛自策礪。冀有所樹立。無忝所生。詎圖遽爾溘逝。使不孝等抱靡涯憾。彼蒼厄人。抑何其酷。悲夫。悲夫。卽署次成服分奠後。謹護柩以歸。奉窆于湘鄉胡家冲夾壁山祖塋。首亥趾已。發櫬之日。會葬臨送者載道。商民沿路祭奠。皆蹙蹙哀慕。若喪所親。烏乎先君著述宏富。少時有天放樓袖海堂文集。壯歲有匡言及志學齋筆記等。而前歲寓滬。以比隣兆焚如。藏稿

悉燬。今存者弗逮什一。行將編錄次第。謹以付刊。母何氏承徽。字懿生。衡陽何璞元先生之季女弟也。生不孝等七人。子三。長元祐。肄業保定軍官學校。婦李仲元羣。肄業南洋大學。季元雄。肄業上海尙公小學。女四。長貞琬。適黔陽黃本璞。已歿。次昭漢。現辦上海神州女學。次宏楚。適應城蔣作賓。幼振亞。肄業神州女學。不孝昭漢。哀毀餘生。方寸已裂。不能文辭。顧先君言行。有不可湮沒者。敬略述其大概。唯當世有道閎博君子。矜而錫以誌銘。或寵以哀誄。俾光泉壤。永志不朽。謹述。

悔晦文選

吳恭亨字悔晦湖南慈利人。余不識悔晦。一日屯艮來寓。持歐戰雜事詩一冊。曰此慈利吳悔丈所作也。受而讀之。心儀其人。擬丐屯艮介紹。以識悔晦。會屯艮回湖南。而此願莫遂。今讀悔晦文。能容納新詞新意。而自然古雅。異于時流。今錄文十首。

桑植谷氏族譜序

桑植。于湖南。爲貧縣。有內半縣。外半縣。之目。外半縣。割自慈利。較富有文化。內半縣。反是。蓋層嶂。沓峰。相爲溝限。地著之。眈眈。盱盱。十八九。不讀書。解文字。故民族進化。稱緩。稱劣。焉。三十年前。聞外半縣。有谷雲仙。滿言者。績學工爲文。磊磊然。在其縣人上。最後又聞諸谷中。有得出字仙。喬師韓字岸峭者。亦均疏雋奇士。能博觀世界書。知尊國學。則大喜神往。願與論交。會兵盜起。連四三年。不解。予老嫗。閉戶罕與人往返。一日岸峭忽造門。出谷氏族譜一書爲贄。且請序。問知卽雲仙公子。退展其譜。則雲仙仙喬岸峭等所撰著。赫然咸在篇。蓋與其族之他一人合纂而成書也。其篇目爲系世者一。爲表者二十三。爲記者七。爲附錄者一。都凡三十二卷。不飾不漏。義衷于信。而文裁于法。蓋譜之完書也。按其牒。谷自吉水來遷。可見者始均萬。表系之曰。卒元至順二年。葬大庸獅子塔。大庸入明始設。豈所追書之詞歟。顧其時桑植未立縣。然則谷之崎嶇。此山

谷殆在距今六七百年前。可以斷言。譜例又言。始來與溪苗侗蠻雜居。非聯同種。不足捍禦外侮。因與同徙王鍾諸姓。雜互聯派。以爲團結。派者名上或名下。豫立之一字是也。所謂二名也。予撰縣二十都胡氏譜。有九甲聯之文。義亦同此。然則客與土爭。甲民族與乙民族爭。谷之先奮而競存。其絞腦力擲頭顱。與今奧塞之衅。一舉而殺人千百萬相同也。又可以斷言。而今幸矣。谷在桑植儼然執輸入文化之牛耳。何也。予譯其圖記。所謂大川廣谷。沃野上腴。凡外半縣土著生息。置田園。長子孫之佳處。無一不有。谷氏踪跡而變爲其殖民外府焉。矧吾雲仙仙喬及岸峭。又擅有文學之精粹。德慧術智。又誠在在可以籠罩人。而使之同化。過此以往。日漸而摩焉。觀而感焉。豈惟谷氏一姓。卽內半縣之號爲睢眴眴。進化劣緩者。吾知行且薰德而善良。記曰。君子化民成俗。其必由學。觀于谷氏族譜之成而確有以信之矣。抑世稱司馬遷史記。旁行斜上。其創立表體。能神以一馭萬之效。泰西著述家推廣之表之爲用。乃無窮盡。歐陽譜

系圖至五而盡。其病曰狹。予嘗恨之。今谷氏族譜乃變爲世表之例。于是網羅爲宏富矣。後有來者。伐柯取則。容亦趨于徑簡之一端乎。顧是不足爲其譜尊。繫而著之。願與海內外著書君子一商榷。其得失。中華民國八年一月慈利吳恭亨序。

譚心泉墓表

清咸豐同治之交。里中擅高貲者三姓。曰莫。馮。譚。莫之起。以農田。馮以畜牧。林鑛。譚以殖錢穀。富額各增至二三十萬以上。歐人斯賓塞爾撰原富。抉生財原理。歸本于地與力與母財。莫居縣二十五都。號沃野。富在土。馮跨六都山。中以多牛聞。其林鑛之孳息。又絕豐。于上舉二類幾之矣。惟譚氏聚族大尖山麓。壤無十畝曠夷。而亦起而揭一幟。與抗顏行。則經營母財之効力著也。始大者曰。謂養周吉惠。其子心泉永銘承之。心泉豐準濃髭。口如梓。少讀書。有深沈之智勇。亦健于文。其殖錢穀法。時人之緩急貸予之。少斂其子錢。而出入必準一定。

程期踰期與不及期皆爲越債權。所不許矣。故稱貸于譚氏者。舉若有商鞅齊一之法。以箝束其隱。夫貸金而權于周官管子之書著之。非甚弊事也。特供求相差而消息失用。有時見爲害多利少。此其畸輕重之點。固言財政學者所無能巧避。倘徑以籠利之罪蔽之。則必抱死金而扇閉之。使不流通。周轉于世。界而後可信。若是停頓凝滯之極。民生日用屆時又當何如。嗚乎。今日地球大勢。絜矩生財三物之順序。吾知必以母財爲首列。又無疑矣。惜吾心泉前死。其已能之計學。不表襮于來世。俾國之主計者。有所考鏡。殆爲遺憾之大者乎。恭亨近者纂縣書。擬創立富民傳。于先民之手自致富而又親與相接者。若莫馮若譚及其他刺取行事。詳論列之以詔來者。或可少砭吾民貧弱不自振拔之懦性。人事卒卒。未果以爲。今表心泉墓。一發其凡願望。于是爲無窮矣。心泉縣二十二都人。以清光緒某某年年七十歲卒。葬某。配杜孺人。子紹漢紹湯。紹湯中子衡從恭享受學。距葬若干年。中華民國八年。來督表阡之文。爰特書之。

谷君生壙銘

官地。平邊縣西北鄙。其俗剝其產。富其壤。巖險其民。資生儉嗇。其農商業之壁。績發榮滋。長又率能以經驗代學問。故殖業者趨湊之。如水注壑。如雲垂天。往往魚鱗雜襲。起家徒手。儲畜累千金萬金。買田園。長子孫。以財力相魁雄者。後先相屬于耳目。以予所聞。谷君之殖貨才。蓋卽其一也。君桑植產。今占籍慈利。其始來僑。當清光緒初世。賃廡而居。蕭然靡長物。品隲商品。鈎要捫玄。與時消息。擅有奇羨。逮及暮齒。百貨轉輸。漉澧上下。舟車銜接。販賣金總額。遂冠其市。君爲人質愿。恂恂類儒服者。顧神心計。官地平越在縣鄙。歐洲股分公司之商戰。市人初未睹聞。君聯合衆力。使釀基金。身部署之。整齊利道。法皆與白種人巧符。故凡與于君股者。投手無不如志。史稱項籍恥學劍。其非畜有軍事學也。可以斷言。而喑鳴叱咤。鉅鹿滎陽之績。乃至如雷霆。若君之于商業。豈亦所謂有天授者邪。君名某。字某。父曰某某。聚向氏。再聚庾氏。有子男子幾。子女子幾。

孫幾。華中民國七年。君年七十幾歲。以西南戰禍亟。患疆場之日駭也。預營生壙于某某。先事輝南。贈書縣人吳恭亨。詢狀曰。是于禮經當否。并督銘。于是對以生營壙爲國俗。且君之殖富力。種因于巖險。而猶能食果。著其事。又可持以借砭吾患貧弱而不自力于生活之惰民。則銘之。銘曰。使哥崙布不覓殖民地于球背。則歐患人滿美亦至今仍爲草昧。以爾車來。不以賄遷其橐。闐有萬匪。千散財。賑鄰人曰。君仁。營壙死。前人曰。君達觀。有巍此阡。俟君百年。百年不刊。吾文高鐫。

大庸李君墓志銘

常澧鎮守使署副官大庸李宗漢。丐執友田東谿金楠以狀督爲其王考君追埋之辭。宗漢嘗仗走劍滇邊。萬里歸。又從治澧軍豪士也。所陳先德。宜若可徵信。按狀大庸十一都李家港。是爲君之族居。清嘉慶二十三年己卯三月二十四日。光緒十八年壬辰八月二十九日。是爲君之生卒年月日。北直李家港一

里有岡曰盤龍。是爲君之葬。諱九訓配某氏。是爲君之父母。孺人張氏秦氏。孤承琦承祥承禎承本。是爲君之配。與嗣嬰髻而痼疾奄奄瀕死。少痊從拳師練武技。凡五載。遂以材勇善搏名一縣。是爲君之藝。能理破圯之業。治農田畜牧。初不二紀。擁穀入額。歲幾二千石。俵分。之小弱弟。不銖黍寸金。自私利。是爲君之治。生與行義。環所居無遠近。無識與不識。相與尊稱之。必曰文斌大公。是爲君之諱。葬二十七年。中華民國八年。慈利吳恭亨爲文刻石。系他行于銘詩。是爲君墓追埋之辭。嗚乎大庸。洊更兵盜。生命財產。人人惴莫自保。而宗漢能以時脩表君墓。似亦重可稱。銘曰。

生丁破產。勇治田蔬。果蕃實嘉。穀駢土未破塊。農職愆蕎麥怒。生不耕阡。民生在勤。祐者天我信力。耕必逢年。亦有老特角。似椽嗜好。見酒口流涎。一斗一石。方下咽。服轅不待箠。與鞭聞雞常怵。他人先九牛之力。肩一肩直前。周旋退折。旋一以抵十。百抵千。日無全牛。此牛全問喘不受丙吉憐。服勞揖我謂我儂。李

家。老。牛。名。噪。焉。君。駕。馭。之。良。亦。賢。我。最。軼。聞。辭。雕。鐫。貨。殖。補。遺。司。馬。遷。致。富。夫。豈。無。由。緣。勤。則。不。匱。理。昭。宣。人。人。物。物。莫。不。然。積。因。成。果。後。視。前。爭。存。學。說。非。一。偏。銘。告。來。者。同。勉。旃。

莫悟園墓志銘

君慈利二十五都莫氏。諱兆權。一諱浚。字衡鎮。晚築園曰悟園。又別自號悟園。父諱士林。本生父諱壬林。壬林卒。予文識墓。所稱爲奏大清科舉學之尾聲者也。君爲學無不通。顧亦躋于科舉。晚清宣統初元。舉行孝廉方正科。君名在首列。不及受試而國亡。中華民國成立。郡縣盜起。君時時銜官檄出治團練。躬的悴謗。凡又四三年。羣盜日縱橫。專狙殺言團練者。君故富人。又績學有時名。盜中羣指目之。乃不自安。數避居縣城。五年袁世凱謀竊帝號。縣大亂。七年南北戰起。兵盜搶攘。九澧爲燒點。而南軍黨人之稱眉目者。君又先與之交游狎稔。則慨然自悲。畸零人。每與予對。未嘗不捉腕太息。痛亂之初。生藐是妻兒。環待。

之躬。茫茫大宙。卒焉所稅。駕也。予忖其多憂患。輒引與論他事。亦雜商榷文術。及至入處。又立自壯。攘臂爲論。難口沫。四迸初不之顧。予不禁匿笑之。君天性誠慤。于公私義利之辨。至精晰。五年之役。匿伏。予樓日據一方丈地。沈沈冥默。冷若室女。及洪憲取銷報聞。忽叫。謹狂。忤疾。越梯。級下。引予袂曰。國事尙可爲乎。尙可爲乎。今追繹之。殆昨日事。而環顧方內。紛紛藉藉。生人之禍。匪但無紓。又加厲焉。君死。靈不渫。正未知感想何如。嗚乎。君以避盜歸之。第二月卒。予卽以哭君之。第二月。避盜出。居于澧。世變複雜。人事怪駭。迷離不可控搏。若此。泚筆以文幽堂之石。痛尙有紀極邪。君以中華民國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一。配滿孺人。三男。祖煇。祖霖。祖楊。二女。一濤域。嫁黎。一未字。祖霖予女壻也。出嗣君弟兆棠。祖楊濤域。又嘗相從受學。旣葬黃岡。祖煇兄弟來督銘。遂書之。銘曰。

君于文。江何瀉。詩元白。一爐冶。琴愔愔。衆絃啞。佚則多篇亡。雅吾倔強。歆城下。

幾牽羊降旗把盜弄戈國解瓦四三年竄外野正命終逃刳黃四岡人下馬
九龍高護墓櫬悔晦言君所假銘昭之祭有社人之生憂患也相始終過故寡
後茫茫惇生者撰茲辭泣如灑

于協寅墓志銘

中華民國元年六月縣臨時參事會成立予與于睿贊君協寅同被選爲議員
參事者參與縣一切行政以監督財用爲唯一職務蓋下院議紳之別系也君
世家子又洞明閭井疾苦情僞故所建言咸切中時弊其可者必其少利于民
其否者必其多利于官故一部分在職者往往指目君以君爲矢的先是辛亥
之役舊軍民二政根本被推翻縣以綠營前裁武力薄弱不足以維秩序乃議
團練于是募練丁額至百人以上餉由地方費供給慈利瘠縣驟加重負擔百
姓頗呻吟不勝者且怒咨焉時列城漸大定君乃排衆議謂團鍊烏合雜揉非
兵非農無益又害盍汰之以蘇物力遂牒縣論裁失職者大譁旣已繳械無可

爲變。遂狙君襲毆之。主練者身左右翼蔽。僅而逃。凶鋒事後官亦不能何問。君私語予。法紀蕩盡。吾輩行當去。卽殺人于縣局奚裨。蓋縮頸閉關。志于是決矣。君豁朗英峙。慮事能斷。居比縣市爲貴。介子弟顧敦厲氣節。不謁官府與人交。不爲崖岸。斬絕之行。杯酒談讌。掬誠相示。不以俠名而遇事必喜爲之。盡僕張某。傭君家久。積貲置產。死後有謀攘其田者。旣涉訟。君爲證人。官索田券。則赫然由君手捧出。蓋僕所市卽君產契券。則君所親署者也。寄頓踰十載。朱印晒晒。無銖黍舛。一庭人皆義君之行。君課兒嚴。犯必予杖。嘗布金錢于暗隅。日一驗之。中子鴻文盜去其一錢。君怒甚。立引刀劖鴻文股。且數且劖。及見血滲出。如注。則號泣曰。吾非不能愛。願汝等牢記學好人耳。鴻文狀君行至此。著之曰。懍懍難犯之鋒。至今獨若聲。響吾耳。嗚乎。足以稱矣。君卒中華民國八年一月十五日。年六十五。父諱翼戴。陝西風陵渡巡檢。本生父諱翼如。嘉慶丙子科湖南鄉試舉人。江蘇太倉州知州。母朱孺人。配陳方劉張四孺人。前卒子三。鴻壽。

鴻文鴻煒。鴻文鴻煒從予受學。有文行。卒之第幾月。葬上二都。先事鴻文具狀。走澧縣謁予。乞文識葬。予與君在縣人中。喜言事。厲鋒稜。不能爲媢阿。所謂人爭欲殺者。君歸以參事會議員議團練。受武人蹂躪。予時同與職。噤不能聲。罪致討。斯已媿矣。而君卒前一月。予又以避軍暴出遯外野。不能躬造病榻。捉手爲生訣。其負君殆無涯量。操筆補過。以序君質行。神人相許。其又安敢辭。銘曰。干將莫邪。必缺折我銘。君又何說。五濁塵塵。不屑不潔。一擊走之。死生別。招君俠魂。由我筆。舌虬蟬羣兒。不自量。淚涸縱哭。后土熱茲阡。不刊名。不減。

姑母劉孺人墓志銘

姑母劉孺人。嫁夫曰劉天秩。嫁十有三年。年三十三卒。清光緒四年戊寅正月十七日也。葬唐家洲。實爲其居室之後山。子曰長彥長葵。吾父三兄弟。獨孺人爲女子。生又晚。大父愛憐之甚。遣嫁飾奩具。耗金額逾千。大驚其里人。反馬後。孺人卽卸去紉繡。同下婢操作。兩姓長老又大驚異之。劉故富室。孺人歸後漸。

落。夫氏復以試騎射臂廢。舉債纍纍。孺人瞿然日憂米鹽。乃徙居就田。躬課耕焉。居有頃。瘡痍少復。而孺人疾浸作。終以不起。孺人死。其夫氏亦佯狂成心疾。于是家告圯矣。習劉氏者皆曰。使孺人生存。門戶必不至有今日。烏乎其賢可概見矣。孺人死四十年。中子長莢爲贅壻在外。一日來請銘。且告已抱子大者九歲。小六歲。是孺人今又儼然有孫云。乃抑痛爲之銘。銘曰。
陵谷徙朝市。易有封。巍然不與俱毀。倘有知慰。悴死悔晦。爲文告來。紀此阡。不泐。母天只。

慈利李君死戰碑記

中華民國六年。護法戰起。湖南再被兵。明年田應詔周則范合師攻臨澧。常澧鎮守使王正雅命團長王育琦率隊堵之。戰不利。後方軍繼續進。不知前綫已敗退也。至李家蕩。或以軼告。且風令去。衆錯愕。于是排長李步雲奮呼曰。男兒死則死耳。今日之事。非我殺敵。卽敵殺我。趣前搏鬥。遂陷圍殉焉。體中數創。時

其年六月一日也。土人藁葬之。又明年三月。歸骨于澧。易棺覆衣衾。厝大西門外一葉庵左側。步雲之父曰李裕茂。予門人也。旣葬。乞文刻石。裕茂將家子。嘗官清九谿營千總。辛亥從攻下荊州。改名北海。爲連長。步雲字少松。死時年三十一。一子昆璽。烏乎。自袁世凱竊帝。四三年。到今。吾湘兵盜之禍。蓋岌岌矣。驅壯士角礮。火懵懂而戰。懵懂而死。茫不省授命之目的。物唯何。蓋亦重可哀憐矣。步雲臨死。猶奮呼曰。殺敵。殺敵。夫田應詔。周則范。果敵邪。否乎。操戈同室。殘民以逞。而步雲不幸。以糜其軀。其在前世。廕及妻子。名廁忠義。事若甚赫赫也。而今無是傳。曰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四三年來。湖南之死人。奚翅百千萬。無以名之。名之曰不幸而已。然則薛君喪生不幸者。又豈獨步雲已哉。

多安橋鐵扶欄銘

澧徑縣治東。分枝繞城若隍。多安橋跨焉。橋兩簷立石爲扶欄。清末圯于漲。中華民國二年。王鎮守使割俸買鐵易之。又七年。吳恭亨來游。壯

其工爲刻銘

綿綿翼翼橋多安厥平如砥牢如磐澧合澧分弭波濶天人錯牾生折剝二汎。囓檻檻失完誰實易之鐵扶欄百三十柱柱龍蟠距各四尺相擠攢立坊坊民。匪飾觀中將治戎維桓桓化險不險餘力殫福者利者非一端鐵耶石耶長不。刊悔晦勒銘昭艱難。

文良制銘

制在澧縣西五里清同治時築以捍水護城者。

微一柱砥城其魚矣制水而不制于水下有蛟龍波瀾不起。

經輿文選

李德羣字經輿湖南湘陰人今錄文二首

分湖舊隱圖跋

余家湘陰神鼎山下山勢綿亘數十里高逾二千尋峯頂平曠能容萬馬踞其

巔瞰湘江如匹練。相傳神農嘗採藥於此。顧居其間者。無名士顯人。雖具崇高之勢。而當世鮮知之。吾恆笑山靈冥頑。不知鍾靈於人。而自隱沒其巍巍也。蘇之分湖。汪洋清漪。爲吳越間巨浸。文人閨秀。生長於是者。代不乏人。信哉。湖能以其清淑之氣。鍾之於人。以自遠也。吾友柳亞子。世居分湖之濱。其先德粥粥翁。嘗撰勝溪竹枝詞及分湖小識。亞子以遷居之故。繪分湖舊隱圖。自記其端。遍徵題詠。以摠懷舊之念。是則柳氏尤大有造於斯湖也。亞子渾雅淵穆。主盟風雅。其夫人佩宜女士。能詩文。彼倡此和。不慕榮利。人間清福。無逾於此。且亞子之才。不讓輔之。仲韶靈芬諸前輩。而昭齊瓊章姊妹。視佩宜夫人何如耶。後之覽者。必然健羨。矧與之并世者哉。吾雖未覩分湖之勝。而湖能產陸葉諸人。又有亞子伉儷。其秀可知。吾甯不爲分湖幸。然而吾益歎吾神鼎之自鍵。其靈秀爲固也已。

左仲允墓誌銘

君諱景祺。字仲允。湘陰人。清太傅左文襄公曾孫也。祖諱孝威。以文學孝行顯名于時。父諱念恂。仁厚早卒。君生而誠篤。長益敦純。燥髮受書。孜孜無倦。隆師敬業。樂羣進德。不矜華望。不隕高問。孝弟謹信。人無間言。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詞采彬彬。蜚聲文苑。壯遊京師。肄樂陸軍貴冑學校。心有所觸。忽焉舍去。旋以兄蔭得同知。需次于皖。乞假歸省。忽遭國變。君以累葉厚祿。不欲再出。家居奉母。遁世無悶。昊天不惠。遽罹痼疾。竟以民國四年四月日卒。享春秋二十又八。悲夫。君娶于金氏。子某。女某。以某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嗚呼。君幼體沈潛之姿。長膺純篤之行。年壽不永。鴻猷淹沒。而其志節矯矯軼羣。邁倫宜勅貞石以示後昆。銘曰。

於穆我君。孝悌溫恭。誕自華族。儉約束躬。博文約禮。集益虛衷。文爲國華。學足亢宗。懷才未施。而抱志終。君子嘉行。後昆所崇。宜作頌聲。垂于無窮。億載萬年。光茲幽宮。

冥鴻文選

仇亮字冥鴻湖南湘陰人今錄文一首

張振武傳

民國元年八月十五夜。大總統殺武昌起義元勳張振武於北京。死非其罪。時論惜之。振武湖北羅田人。原名堯鑫。字春山。更名竹山。寄籍鄖陽之竹山縣。幼岐嶷。性穎慧。過目能成誦。及長。卓犖不羣。不事帖括。好戰術。寢饋孫吳學者有年。入省師範校。受業於革命鉅子時先生象晉。先生講授時。每痛陳滿洲專制。外人欺侮狀。振武輒感憤不已。革命思想實孕育於此。甲午庚子之役。引爲奇恥。仰嘯俯泣。益痛覆亡無日。毅然曰。大丈夫忍爲奴隸國民耶。用變羅田產。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研究法律政治。且入體育會。練習戰陣攻守諸法。時國勢阡危。而朝野上下。猶歌舞太平。滿廷益專橫無忌。孫中山倡同盟會於日本。振武由湖南人劉彥介紹入聯絡部。擔任湖北方面。組織機關。丁未徐錫麟舉

義安徽振武陰爲之助。幾遭縲紲。因走長崎。繼又返鄂。思以口舌之力。警醒同胞。則開演說會。鼓吹革命。每一登壇。言論丰采。輒傾動一時。贛人朱錫麟慨捐巨金助之。乃撥入學務公所。以謀普通教育之發達。苦心孤詣。歷三年如一日。鄂人革命思想。至今一發而不可遏止者。振武提倡灌輸之力爲多也。清督陳夔龍時督鄂。忌之甚。偵騎四出。大索數日不得。振武匿跡養晦。迨捕網稍懈。卽出倡辦體育會。及公立學堂。藉教授生徒之名。以聯絡志士。黎元洪請大總統殺振武電。所謂充小學教員者。卽此時也。旋孫武高尙志約振武組織機關部。並與劉公譚人鳳蔣翊武蔡濟民鄧玉麟劉長庚李作棟楊玉如諸人分任事務。振武司理財部。首由劉公輸數千金。備購運軍火之資。不足。振武則旋里賣竹山縣產繼之。然道見振武所爲。頗屬意偵察。而里人信振武甚篤。乃舉爲孝廉方正。以釋其疑。始得陰從事革命計畫。布置旣畢。以一子寄崇陽魯家。而囑之曰。果事敗。垂成。然善教此子。令繼我志也。蓋破釜沉舟之志。早已決然矣。辛

亥八月。振武圖大舉。以黃絲夾炸彈。盛衣箱十餘口。進武昌城。戍守環觀之。堅欲查。是時風聲急。鄂垣戒嚴。君度不可免。以拳碎箱鎖。手血淋漓。令開視。戍兵轉爲意解。讓之入。振武臨機應變。成事於垂敗。雖曰天幸。不可謂非機智也。設機關部於武昌小朝街及漢口漢興里。原擬秋後舉義。乃八月十八日。孫武楊鴻勝因演試炸彈失慎。機關相繼破壞。被拘者三十餘人。搜去印信旗幟告示名冊無算。振武僅以身免。彭君祖藩及楊君鴻勝劉君復基同時遇害。振武悲痛幾不欲生。清督瑞澂欲嚴捕同黨。並收各營子彈以防之。時機關部員未被捕者。均潛逃他處。振武極力支持。與朱次璋李華模等磋商。定乘時大舉之計。通知軍學各界代表。約於十九日午後七點鐘起事。首發難者。爲工程營熊丙坤方維王光國鄧玉麟蔡濟民諸人。占領楚王台鎗砲庫。分發子彈。蔡濟民明安炯馬明禧周成勛謝湧泉周青林胡捷三雷永泰諸人。帶隊出起義門。迎砲隊入。先是瑞澂聞革命消息。密布憲兵警察巡防機關隊旗兵於督署周圍。以

防不測。兵力極雄厚。我軍連攻五次未下。杜芳余守本死之。且被瑞兵奪去大砲六尊。我軍抵死力戰。人數漸集。仍未得手。乃聚積大砲數十尊於蛇山頂。歸鄧玉麟吳兆麟指揮。以爲爭攻擊督署之主力。李忠義領鳳凰山砲台。並武勝大東小東各門。馬明禧馬少卿周青林雷永泰諸人占領保安平湖望山文昌各門。方維王光國阮寶山率兵由長街直搗督署。無不以一當百。卒破督署。清水師統領陳得龍。帶領兵士擁護瑞激避艦中。清統制張彪亦遁。我軍遂占有武昌。二十日晨刻。佈告安民。城內平靜如故。蔡鵬來朱次章李華模劉長庚胡捷三王忠烈等。以振武胆識過人。欲推爲武漢總代表。振武力辭不受。並謂黎元洪得軍心。可共圖大事。特與蔡濟民率同志請黎出。舉爲此司令。而自副之。以諮議局爲事務所。適清管帶邵翊宸領兵二百餘人攻諮議局。黎元洪避所。中僅振武與朱次章等數人。分爲散隊。力敵邵軍。敵亦趑趄不進。恐中伏。振武指揮同志。抵死不肯讓。邵軍始退。而陸軍中學耿丹任重雷洪陳修劉瑞章榮

希盛等率領學生軍七百餘人來援。力乃厚。則以四十人毀模範及各監獄。出張廷甫顧慶雲牟鴻勛胡瑛等三十餘人。軍心大振。時各營代表齊集。振武乃痛哭誓師。並極力推戴黎元洪。而自任總參謀。調朱次章至所護元洪。殺漢奸數人。以示警戒。軍心大定。派學生軍守藩署及官錢銅幣各局。約劉公胡瑛李作棟蔡濟民鄧玉麟吳兆麟等至事務所辦事。編軍隊爲四協。令吳兆麟統領第一協。何錫蕃統領第二協。楊開甲統領第三協。杜錫鈞統領第四協。復招募新軍以補不足。自是軍隊編制始稍就緒。二十二日。滿清官吏紛紛投効。振武皆妥爲安置。並勉以同心協力共造新國。對旗人尤持人道主義。外人生命財產力爲保護。城內賴以安堵如平時。二十四日。振武令各軍整列。請元洪登壇。舉爲都督。二十五日。因軍務繁冗。非一人能肩任。乃分爲四部。一參謀部。楊開甲任之。二軍令部。杜錫鈞任之。三民政部。湯化龍任之。四軍務部。振武自任之。參議四人。劉度成聶豫鄧玉麟李易東任之。更分軍務部爲七科。李作棟任總

務。馮昌任軍事。胡瑛任外交。李華模任軍需。那伯謙任經理。陳漢卿任軍法。紀光漢任軍械。蔡鵬來任民事。各司所職。秩序井然。振武又派人赴各省運動響應。而以何錫蕃爲指揮。林翼支爲協統。黃禎祥爲敢死隊長。派朱鎮漢方維等領軍隊至漢口禦清軍。諸人殊死戰。頗有斬獲。旅因何錫蕃負重傷。元洪派張景良代其職。而漢賊羅家炎劉錫祺宋錫全等與張景良蓄異志。私運子彈助敵。致我軍失利。漢口遂不能守。九月六日。孫武炸傷愈出而視事。振武卽以軍務部正長讓之。退居次長。是時清軍王汝甲之叔殿菴投降武昌。僉以爲詐。將殺之。振武獨力保。親爲釋縛。察殿菴言論。娓娓動聽。爰官以祕書。殿菴感激涕零。函告汝甲勿爲滿洲用。汝甲爲之動。遂無戰志。清軍之戰鬪力以減。九月八日黃興至。推爲總指揮。胡培德孟華臣蔡濟民等統率奮勇軍。激戰於漢口。勝。初九日又大勝。孟華臣陣亡。蔡鵬來黃禎祥受傷。北軍聞黃興至。大驚。乃大增援兵。乘虛佔領漢口。虜掠燒殺。無所不至。且進攻漢陽。時宋錫全守漢陽。聞

漢口失。卽率所屬軍隊遁走湖南。振武聞警。派將校敢死團團長金鴻鈞領二百人守漢陽。北軍因不得渡漢而南。並急舉黃興爲總司令。鎮漢陽。適湖南援軍亦至。黃興督戰。自琴斷口渡河。斷其橋。誓與敵軍死戰。果獲利。由灰麵廠戰至龍王廟。敵軍敗走二十餘里。我軍無礮隊援助。未能持久。仍守漢陽。振武至青山。派胡捷三蔡鵬來勸降敵營巡防管帶夏占奎所帶兵隊。又遣偵探往北營運動。敵軍派代表來謁。振武招待甚優。與共寢食。敵軍感之。約次日率所部投誠。自是敵軍效順者日多。降兵登舟。猝被敵兵轟擊。淹斃九十餘人。振武厚恤其家。生還者咸犒以酒肉。敵軍聞之。降者如歸市。九月二十六日。敵軍將至新溝。搭浮橋渡河。至蔡甸。攻漢陽後路。美女仙娘兩山失守。鍋底扁担磨子諸山亦相繼陷。振武帶軍務部部員暨衛隊學生軍千五百餘人渡江。至十里埠。受黃興命令。率同夏道南胡捷三李華模右翼謝劉芳甘緝熙左翼鄧玉麟孫洪炳明安炯劉高升。攻破磨子扁担二山。聲勢復振。鏖戰約七小時之久。翌日。

北軍偵知我軍無礮隊。乃集三山礮火於一山。攻擊我軍。湖南劉統領陣亡。甘
緝熙孫洪炳等俱受傷。振武亦被彈傷右膀甚劇。溺水中。幸衛兵救護得不死。
而所率軍隊死傷大半。振武獨負重傷。經十里埠。面晤黃興。報告北軍已至。請
速行預防。始由衛生隊舁振武至武昌療養。是夕北軍轟斃我軍參謀長梁喜
章。漢陽所駐軍隊潰散。遂失守。翌午振武聞漢陽失。負傷躍起。舉刀騎馬沿街
呼號曰。漢陽失守。是我軍疑兵之計。實無是事。軍心大定。未幾黃興至都督府。
開軍事大會。籌戰守之策。有主張退守南京者。振武抗聲曰。漢口與漢陽僅隔
襄河大敵。臨前尙能支持。月餘武昌爲兵事重地。據此一隅。足制全國。倘不死
守。則東南搖動。望風而靡。此不可棄。武昌者一長江天塹。北軍僅四千人。豈能
飛渡武昌。餉械充足。能戰之士數萬。背城借一。未必即敗。此不可棄。武昌者二
各省援兵陸續來集。若退守南京。援軍將不戰自潰。則武昌旣失。敵據荆襄。上
游以制湘桂。死命且分。兵攻九江。安慶。南京雖爲我有。亦不過如洪秀全之苟

延時日而已。此不可棄武昌者。三有此三。不可棄。敢言棄武昌者。斬。計乃定。復開會議。激勸各協標營軍士爲死守計。軍士聞振武言。咸感憤。聲如雷動。願效死與城共存亡。由是令協統鄧玉麟。何錫蕃守武昌。敢死隊隊長陳龍守磁基山。協統羅洪升守大軍山。標統劉作龍守小軍山。管帶王錫齡守京口。標統張廷輔。謝流芳。張傑夫等守白沙洲。管帶李忠義。標統劉廷璧守青山。布署既定。遣人往各街演說。以安人心。時敵軍大礮向城中射擊不絕。各部人員有避去者。爰推李作棟任理財部長。徐聲金任編制部長。時功璧任銅元局長。令吳兆麟方維守洪山。協統熊炳坤楊載雄等守武勝門外新河一帶。翌日敵軍礮如雨集。城內居民震驚。振武請元洪避洪山卓刀泉。元洪泣謂振武曰。天下大事盡付君手。好自爲之。君亦泣誓死守。復宣令百姓出城暫避。詰旦敵軍礮擊軍務部。衛隊死傷三十餘人。俄彈落几案。坐中均駭。顏無人色。振武夷然笑謂曰。可移至樓下。照常辦公。勿驚恐。其沈毅堅定。有如此者。是時江西統領馮嗣鴻。

率兵來援。令同鄂軍進發黃皮。與敵數戰。以撓其後。復有楚同兵艦王光國。楚謙兵艦王光熊。黃宗貴等。力持青山防務。作犄角勢。軍勢稍振。振武每當日暮必親帶兵士沿街巡視。徹夜戒嚴。如是者三日。秩序漸定。迎元洪入城。而媾和議起。宣告停戰。振武恐和議無效。赴滬購槍械備急需。及和議成。則約孫武孫發緒張伯烈劉成禺時功玖等。組織民社本部於滬。還鄂。又與孫武設立民社武漢支部。正月二十七日之變。君與四鎮統制蔡漢卿竭力維持。事得速解。袁大總統以其才猷卓著。電促來京。畀以總統府顧問。不就。又委蒙古調查員。亦不就。遂歸。先是振武及蔣翌武孫武于鄂省起義爲首功。三人互不相能。而振武與孫武爲尤甚。黨孫者毀振武。黨振武者毀孫。黠者互以危詞媒孽。浸潤積久。益水火。振武又忼直無城府。好以氣陵人。賈禍之漸所由來矣。當振武之自京還鄂也。元洪以不嫌于振武。而振武又得鄂軍士心。恐其留鄂鼓亂。召參議員劉成禺鄭萬瞻旋鄂。爲孫武及振武解釋舊怨。杯酒握談。亦旣言歸于好矣。

成。禹。萬。瞻。還。京。元。洪。復。遣。人。勸。振。武。就。總。統。府。顧。問。振。武。乃。于。八。月。某。日。復。來。京。而。孫。武。亦。于。八。月。十。一。日。相。繼。至。十。五。夕。振。武。讌。客。于。六。國。飯。店。歸。經。正。陽。門。爲。步。軍。統。領。逮。赴。軍。警。執。法。處。此。次。與。振。武。同。來。之。鄂。軍。將。校。團。團。長。方。維。亦。自。金。台。旅。館。逮。至。振。武。不。知。所。爲。詢。其。故。則。以。黎。元。洪。電。示。之。振。武。斥。其。妄。復。示。以。大。總。統。命。令。振。武。始。慨。然。曰。死。耳。夫。復。何。言。豎。子。無。良。乃。一。至。此。耶。爲。致。元。洪。書。一。通。繼。擬。作。家。書。復。歎。曰。死。耳。夫。復。何。言。促。速。行。刑。遂。於。一。鐘。與。方。維。同。鎗。斃。方。維。長。偉。軀。幹。驍。勇。善。戰。以。積。功。任。將。校。團。長。因。善。振。武。遂。同。及。難。仇。亮。曰。振。武。以。諸。生。崛。起。行。間。號。召。儕。輩。據。有。武。漢。東。南。數。省。雲。集。響。應。不。數。月。滿。清。以。亡。此。其。智。力。勇。武。有。足。尙。矣。惟。豪。縱。驕。恣。陵。躐。等。夷。則。不。學。無。術。所。由。致。死。也。嚮。使。元。洪。諸。人。能。棄。其。短。而。獎。其。長。使。中。於。繩。墨。未。始。非。宏。濟。才。也。而。元。洪。諸。人。不。能。容。振。武。則。又。豈。足。專。爲。振。武。罪。哉。當。振。武。旣。死。之。翌。晨。步。軍。統。領。揭。其。罪。於。國。門。越。四。日。元。洪。有。振。武。十。罪。之。電。又。三。日。元。洪。有。十。四。罪。之。

通。告。中。外。震。駭。爲。振。武。悼。痛。嗚。呼。振。武。已。矣。後。之。覽。者。其。興。感。又。當。何。如。

南社文選

三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曼殊文選

蘇玄瑛字子穀廣東香山人歸沙門自號曼殊不能作佛事善文藝尤工繪畫性喜啖得錢卽治食錢盡則堅臥不起嘗以所鑲金牙敲下易糖食之號曰糖僧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聘女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嘗入倡家哭之美利堅有肥女重四百斤脰大如甕子穀視之問求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固欲瘦人子穀曰吾體瘦爲君偶如何子穀精英文梵文足跡遍印度英美各國性不喜留學生嘗曰多一留學生卽多一賣國賊女子留學不如學髻兒戲其行似狂其志實狷今之人潔白如子穀者誠不多覯也不甚解世事一日余赴友人酒食之約路遇子穀余問曰君何往子穀曰赴友飲問何處曰不知問何人招亦曰不知子穀復問余何

往余曰亦赴友飲子穀曰然則同行耳至卽啖亦不問主人實則余友並未招子穀招子穀者另有人也其行事往往類此民國七年以腸胃疾卒于上海所著有燕子龕遺集今錄文七首

雙杯記叙

燕子山僧案爛柯山人此著來意實紀亡友何靡施性情遭際從頭至尾無一生砌之筆所謂無限傷心却不作態而微詞正誼又豈甘爲何子一人造狎語邪夫士君子惟恐修名不立顧爲嬰嬰婉婉者損其天年奚獨何子殆亦言者一往情深勸懲垂誠焉耳若夫東家之子三五之年飄香曳裾之姿掩袖迴眸之艷羅帶銀鈎綃巾紅淚簾外芭蕉之雨陌頭楊柳之煙人生好夢儘逐春風是亦難言者矣迺書記翩翩鎮翡翠以爲牀拗珊瑚而作筆寶鼎香消寫流魂於異域月華如水聽墮葉於行宮故宅江山梨花雲夢燕子山中淚眼更誰愁似我小剪山下手持寒錫弔才人欲結同心天涯何許不獨秋風鳴鳥聞者生

哀也。已甲寅七月七日。

與高天梅論文學書

天梅居士侍者。昨歲自江戶歸國。擬於桂花香裏。趨叩高齋。而竟不果。情根未斷。思子爲勞。頃接南社初集一冊。日夕誦之。如與諸故人相對。快慰何言。拙詩亦見錄存。不亦佛頭著糞耶。衲行脚南荒。藥壚爲伍。不覺逾歲。舊病新瘥。於田畝間。盡日與田夫閒話。或寂處斗室。哦詩排悶。比來一病輕於燕。扶上雕鞍馬。不知惟有長嗟而已。大著精妙無倫。佩伏佩伏。衲嘗謂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耶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爲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爲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衲均未經目。林氏說部。衲亦無暇觀之。唯金塔剖尸記。魯濱孫飄流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元文。故售誦之。甚爲佩伏。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均譯自

第二人之手。林不諳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前見辜氏癡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顧元作所以知名者。蓋以其爲一夜脫稿。且頌其君錦上添花。豈不人悅。奈非如羅拔氏專爲蒼生者何。此視吾國七步之才。至性之作。相去遠矣。惜夫辜氏志不在文事。而爲宗室詩匠牢其根性也。衲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爲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真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昨歲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爲當。卽贈我西詩數冊。每於椰風柳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弭也。未知居士近日作何消遣。亦一思及殘僧飄流絕島耶。前夕商人招飲。醉臥道中。卒遇友人扶歸。始覺南渡以來。惟此一段笑話耳。屈子沉江前三日。阿難發自耶婆堤舊都。

天梅亞子兩居士蓮座。前接哲子書。始知兩居士道體如昨。天中節奉去一牋。託哲子轉交。想已塵清覽矣。頃接手示。厚意篤摯。循還銘誦。不知所以爲報。瑛比來咯血之症復發。羈旅六月。已費去七百餘金。故未能買舟赴印。南洲暑溼。未易衛養。承示約圖良會。深感遠地殷殷至意。遙念諸公文酒風流而我飄流。絕島嗟夫。病骨還剩幾朝。尙不可知焉。問歸期。道一佩忍兩公。爲况復何如也。平生故人。去我萬里。伏枕思維。豈不悵恨。萬梅圖不值一粲。今委作畫。愧畫筆久廢。但望梵天帝釋。有以加庇。異日或能歸國。勉應尊命耳。前歲佩公匆匆一別。都不聞動定。懺慧夫人詞。何不見寄一冊。今去拙詩。尙祈斧正。又前佩公許爲我題明故宮瓦當歌。至今未見惠下。想佩公亦已忘却。或因通書。幸爲我寄言佩公也。吹萬居士。前於海上一晤。殆如夢幻。想起居彌健耳。近讀所南千金散。盡還彈鐵。四海交空。且碎琴句。感慨隨之。兩居士大著必多。還望便中書示一二。以慰纏綿之病。幸何如之。五月十七日燈下。瑛頂禮。

與某公書

曼殊再拜。敬覆某公閣下。去歲自南東。勞公遠送於野。今得廣州書。復承遠頒水晶糖。女兒香。各兩盒。以公拳摯之情。尤令山僧感懷。欲泣。別後悠悠。行脚臨水登山。每欲奉寄數行。聊證心量。而握管悲從中來。嗟夫。三復來示。知公固深於憂患矣。莊生云。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今之謂也。故交多速衲南歸。顧終於無緣。一返鄉關。四月三十日。從安徽過滬。風雨兼天。欲造訪令親。探問起居。亦不可得。與公晤會之期。尙難豫定。悽惻其何能已耶。區子固非離經叛道之人。然此時。男子多變爲婦人。衲只好三緘其口。昔人云。修其天爵。而人爵隨之。見時還望以此言勗之。衲重五前三日。偕燕君行抵舜湖。風景秀逸。一俟譯事畢。業又重赴迎江寺。應拂塵法師之招。東行須游泰山之後始定。令弟何時渡英。如行期已決。衲有介紹書三通付之。燕君亦於秋間往合衆國。惠斯康新大學。重攻舊業。可時相通問。未生養疴日本圖書館事。無從而知。聞文瀾閣藏書已

盡移於圖書館。廣雅書藏無恙。但未聞有圖書館之設。使粵人多讀聖賢之書。吾公亦有意於此乎。某公盛意。祇惟感篆於心。丁茲四維不張之世。尤得道義之交。如兩公者。此生慰矣。夫復何求。五月十八日。

與某君書

曼殊再拜敬覆。兩辱手書。兼君家阿立將來珍貺。謹拜登受。感結在心。罔有捐替。所約弗克。應赴。謂山僧日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爲伍耶。七夕發丹鳳山。雞鳴經珠簾瀑。旁午至一處。人跡荒絕。四矚衰柳。微汀居然倪迂畫本也。草徑甚微。徐步得小丘。丘後有湖。寒流清泚。有弄潮兒。手攜銀魚三尾。口作笛聲。過余身畔。方知爲瀕海之地。問是何村。曰非村落。湖名玉女。余直譯之曰玉娘。湖博君一粲。卽日趁漁船渡沙陀江。初九日到樟溪。策馬馬頻嘶而行。顧望崦嵫。悽然身世之託。初十日至楓峽。頗類吾鄉。厓門十一日小病。逆旅主人伺余甚殷。渥似憐余蹭蹬也者。黃昏於蕭疏。

籬落間聞英吉利女郎歌。奎迦詩人槐特秋風鳴鳥之詞。其音淑媚無倫。令人觸感興悲。土人言去此十餘里有古剎。繡造奇特。如病不爲累。當往一觀。屬覓之書。已函託波斯頓友人代購。拙著梵書摩多體文。已爲桂伯華居士籤署。明歲宜可出版。日食摩爾登糖三袋。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奉去小影。見其眉可知狂放如故。九月可至香港。碧迦君相見否。久不寄箋。懼增伊鬱耳。

答蕭公書

蕭公足下。佛國歸航。未見些梨之騎。經窗簾卷。頻勞燕子之箋。猛憶故人。鸞飄鳳泊。負杖行吟。又歛歛不置耳。昨晤穆弟海上。謂故鄉人傳不慧還俗。及屬某黨某會。均妄語也。不慧性過疏懶。安敢廁身世間法耶。惟老母之恩。不能恣然置之。故時歸省。足下十年情性之交。必諒我也。拜輪詩久不習誦。曩日偶以微辭移譯。及今思之。殊覺多事。亡友篤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誠不當以閒愁自戕也。此次過滬。與太炎未嘗相遇。此公興致不

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故未造訪。聞已北上矣。今託穆弟奉去。飲馬荒城。圖一幅。敬乞足下。爲焚化於趙公伯先墓前。蓋同客秣陵時。許趙公者。亦昔人挂劍之意。此畫而後。不忍下筆矣。曼殊頓首頓首。

答瑪德利鴈湘處士書

鴈師壇次星洲一別。於今三年。馬背耶當。致疏音問。萬里書來。知說法不勞。少病少惱。深以爲慰。燕子箋譯稿已畢。蒙惠題詞。雅健雄深。人間甯有博學多情。如吾師者乎。來示所論甚當。佛教雖斥聲論。然楞伽瑜伽所說五法。曰相。曰名。曰分別。曰正智。曰真如。與波彌尼派相近。楞嚴後出。依於耳根圓通。故有聲論宣明之語。是佛教亦取聲論特形式相異耳。至於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將斯悲慘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并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

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
 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
 入震旦。風流鄉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
 哉。自旣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
 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况本無法與人。徒資口給。耶。縱有
 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
 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圓音利物。唐持梵唄。無補
 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萬億由延。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
 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今亦相率崇效。非但
 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甯無墮淚。至謂崇拜木偶。誠劣俗矣。昔中天
 竺曇摩拙義善畫。隋文帝時。自梵土來。遍禮中夏阿育王塔。至成都維縣大石
 寺。空中見十二神形。便一一貌之。乃刻木爲十二神形。於寺塔下。嵩山少林寺

門上有畫神。亦爲天竺迦佛陀禪師之迹。復次有康僧鎧者。初入吳設象行道。時曹不興見梵方佛畫。儀範端嚴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皈依心。卽背而撫之。故天下盛傳不興後此雕塑鑄象。俱本曹吳。吳卽道子時人稱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夫偶像崇拜天竺與希臘羅馬所同。天竺民間宗教多雕刻。猶惡神象。至婆羅門與佛教其始。但雕刻小形偶像。以爲記念。與畫象相去無幾耳。逮後希臘侵入。被其美術之風。而築壇刻象。始精矣。然觀世尊初滅度時。弟子但寶其遺骨。貯之塔婆。或巡拜聖迹所至之處。初非以偶像爲重。曾謂如彼僞仁矯義者之淫祀也哉。震旦禪師亦有燒木佛事。百丈舊規不立佛殿。豈非得佛教之本旨者耶。若夫三十二相八十隨好。執之卽成見病。況於雕刻之幻形乎。三斯克烈多者。環球最古之文。大乘經典俱用之。近人不察。謂大乘經爲巴利文。而不知小乘間用之耳。三斯克烈多正統。流通於中天竺西天竺文帝玕瑪爾華蘿疋等處。盤迦梨西南接境。有地名屈德。其地流通烏利

耶文。惟與盤迦梨絕不類似。士人另有文法語集。入天竺求察羅帝及摩羅隄兩種。亦三斯克烈多統系也。低婁求爲哥羅門諦海濱土語。南達案達羅之北。直過娑伽窰都芝伽南境。及渤海瀕而南。達梅素邊埗。擴延至尼散俾蘿等處。北與烏利耶接。西與迦那多及摩蘿提接。南貫揭蘭陀等處。迦那多與低婁求二文。不過少有差別耳。兩種本同源也。揭蘭陀字取法於那迦離。然其文法結構。則甚有差別。秣羅耶鑑則獨用於摩羅鉢南岸。就各種字中。那迦離最爲重要。蓋三斯克烈多文。多以那迦離謄寫。至十一世紀勒石鐫刻。則全用那迦離矣。迨後南天梵章。變體爲五。皆用於芬達耶嶺之南。卽迦那多低婁求等天竺古昔。俱剝紅柳皮卽檉皮。或櫻櫚葉卽貝葉作書。初天竺西北境須彌山。卽喜馬拉耶。其上多紅柳森林。及後延及中天竺東天竺西天竺等處。皆用紅柳皮作書。最初發見之三斯克烈多文。係鐫紅柳皮上。此可證古昔所用材料矣。及後回部侵入。始用紙作書。而檉皮貝葉廢矣。惟南天仍常用之。意勿忘本耳。檉

皮貝葉。乃用繩索貫其中間。單孔聯之。故梵土以纈結及綫。名典籍曰素怛纈。或修多羅。卽此意也。牛羊皮革等。梵方向禁用之。蓋惡其弗潔。古昔銅板亦多用之。鐫刻此皆倣檿皮或貝葉之形狀。天竺古昔呼墨水曰麻尸。束蘆爲管曰迦羅摩。以墨水及束蘆筆書於檿皮貝葉及紙之上。古昔南天或用木炭作書。尖刀筆亦嘗用之。其形似女子押髮長針。古人用以書蠟版者。凡書旣成。乃用紫檀薄片夾之。纏以繩索。組文繡花布之內。復實以梅檀香屑。最能耐久。先是游扶南菩提寺。尙得拜觀。却後臨安梨花魂夢。徒令人心惻耳。龍樹菩薩取經事甚渺茫。蓋華嚴經在天竺何時成立。無人識之。自古相傳。龍樹菩薩入海。從龍宮取出龍宮者。或疑爲龍族所居。乃天竺邊鄙野人。或是海濱窟殿。素有經藏。遂以龍宮名之。非眞自海底取出也。佛滅年代種種傳說不同。德意志開士馬格斯牟勒。定爲西曆紀元前四百七十七年。蓋本佛陀伽耶碑文。相差又有一年之限。吾師姑從之可耳。中夏國號曰支那者。有謂爲秦字轉音。歐洲學人

皆具是想。女公子新作。亦引據之。衲謂非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惟恃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犁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巧黠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族大戰經。證得音非秦轉矣。或謂因磁器得名。如日本之於漆。妄也。案摩訶婆羅多與羅摩延二書。爲長篇叙事詩。雖頌馬亦不足望其項背。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向無譯本。惟華嚴經偶述其名稱。謂出馬鳴菩薩手。文固曠劫難逢。衲意弇公當日。以其無關正教。因弗之譯。與賴吒和羅俱作廣陵散耳。今吾震旦已從夢中褫落。更何顏絮絮辯國號。衲離絕語言文字久矣。旣承明問。不覺拉雜奉復。破夏至爪哇。昔法顯亦嘗經此。卽佛國記所云耶婆提。今婆羅門與回教特盛。佛徒則僅剩波羅鉢多大石伽藍。倒映於積陽之下。金碧飄零。無殘碑可拓。時見海鷗飛唳。今擬歲暮歸棲。鄧尉力行。正照道遠。心長千萬珍重。聞吾師明春遶居君斯坦。未識異日可有機緣。扁舟容與。盈盈湖水。寒照顰眉。否耶。一千九百

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曼殊沙禪裡。

精衛文選

汪兆銘字精衛廣東番禺人前清時曾挾炸彈入都謀炸攝政王被獲入獄民國成立出獄至今奔走國事愈力而未嘗一爲官余識精衛在民國元年顧自甘暴棄惟衣食之是謀視精衛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誠足愧也今錄文四首

獄中贈蕭小隱序

人心之有哀樂猶飲食之有甘苦也人孰不茹甘而吐苦乃有終其身蒙重哀而不恤者豈其性與人殊歟由其心有所不安也勾踐之困於吳歸而臥薪嘗胆以自刻苦彼豈有所強而然哉其心固以爲如是而後安爾今夫聞歡笑之聲而輟然以怡者人之情也若乃聞於有喪者之側則將詫爲不祥勾踐斥膏梁文繡之奉而不御其意不猶是歟牢獄之地天下之至慘也以視臥薪嘗胆

不可同日而語矣。彼薄於性情者，居之有泯然以生，泯然以死已耳。其深於性情者，則往往侘傺失志，至於憔悴以死者，相屬也。其進焉者，又或養晦而遁於老，或冥悟而遁於佛，此雖有以自適，然英傑之氣，藹然不可復振矣。惟夫有不忍人之心者，因己之顛連困苦，推而度之，知吾同胞之顛連困苦，且什百倍於我也。環堵之中，四海疾痛呼籲之聲，與夫憔悴可憐之色，紛然集於耳目，將焦然不自安於心，雖苟活猶以爲愧。遑困苦之足恤乎？且將以爲惟困苦而後與此悲懷相稱也。然則惟此焦然不自安之心，足以保其至剛之氣。澹泊之操，久而久之，無所變。蓋古今未有不剛而能任天下之重者，又未有不澹泊而能剛者。而悲憫之懷，則又澹泊之本也。余友蕭子深於性情之人也，以冤繫獄，且數年矣。余故仿古人贈序之意，書此以相勗，且以蘄蕭子之勗我也。

邱樊倡和集序

士生而欲強立不回，以行其志，則死與繫獄，其報酬也。死之爲用，能使人自覺。

其責任之已盡。雖所志未遂。於心有所不慊。而無所不安。繫獄之爲用。能使人省省。然憂其責任之未盡。然是不能也。非不爲也。則於心亦無所不安。是故自吾志而言之。則欲生而自由。以非如是。則不得行其志也。自吾身而言之。則所志苟不遂。毋甯死與繫獄之爲。愈以非如是。則於心終不得安也。夫惟反之於心。而無不安。叩之於志。而有未遂。則懷一日未盡之責。以自振其一日未死之身而已矣。繼此以往。其將泯泯以卽於死乎。未可知也。其不然乎。未可知也。我將爲其可知者。而以不可知者任之。自然此余所常以自勗。而又以之勗小隱者也。小隱生平議論行事。不與吾黨同。而其有志於天下國家。則無不同。一旦身負奇冤。以投於囹圄。爲人生所不能堪。而小隱夷然讀書窮理。好學不倦。是蓋反之於心。而泰然者耶。是蓋知其責任之未盡。而爲是矻矻者耶。由此鏗而不舍。他日出而行其志。吾安知其所造之極也。邇者小隱以與余倡和諸詩。都爲一集。而命序於余。因以此言弁之。蓋詩以言志。斯卽吾二人之志也。辛亥仲

夏汪兆銘序

與雷鐵崖書

鐵崖先生大鑒。讀與璧君書。悉文旌安抵都門。慰甚。頌甚。民主報弟處近已購閱鴻篇鉅製。往往而有。先生大箸。署何名字。乞示知爲幸。承詢弟近狀。至以爲感。弟在此生活狀態。略異曩在東京時。一面自力於學。一面思爲社會有所盡力。思慮無涯。憂愁隨以無涯。而精神氣力有涯。亦可笑也。數年以來。對於學問。如饑者之求食。渴者之求飲。而對於應盡之責任。又如眇者不忘視。跛者不忘履。欲求兼顧。反致兩失。坐是碌碌無所成就。人苟良心不死者。莫不授銜轡於社會。而自爲之牛馬。然或則爲之引重致遠。或者導之入於深池。是知不量力者。其罪視不盡力者。甯可輕減。然學問無盡。責任亦無盡。勉力爲之。以求吾心之所安於吾輩性質。庶乎近耳。先生高明。以爲何如。黃復生兄歸蜀後。未悉住址。久未通訊。先生新自蜀來。能有以語我否。近於報紙。見汪兆銘與勳二位聯

爲一句。爲之駭笑。革命黨人姓名。下綴勳二位三字。是何意態。已致書大總統。力辭。我輩苟有一毫功名富貴之念。不如自始不爲革命。數年以來。聞人擬我爲叛逆。匪徒受之泰然。驟易爲勳位。則面發赭汗。浹背。旣而思之。亦復何必叛逆。匪徒不足爲辱。則勳位不足爲榮。亦至易明。必妄生分別。是猶有所未澈也。都門近狀何似。便乞示知一二。不盡縷縷。

處女黎君墓誌

君姓黎氏。諱諷蘭。廣東高要縣人。父夢如。母氏禰。君爲人。介而有容。婉而正。廉而知大體。靜而好爲深沈之思。工刺繡紡織。通文翰。待人接物。愷悌有恩惠。而尤篤於所親。有姊三人。旣嫁先後卒。君念親老。願終身不字。以遂孝思。數以爲請。親鑒其誠。許之。由是壹其心志。以事父母。家庭內愉愉如也。與諸兄弟怡怡如也。嫂氏梁早卒。生子二。長勇錫。次勇翔。皆幼。君辛勤撫育。以至於成人。有如此母。歲乙未。母病篤。君封股和藥以進。家人無知。居喪哀毀甚。間聞其作譖語。

曰。割股。可以。已。疾。偶。然。耳。一。日。以。操。作。揚。其。腕。痲。痕。宛。然。始。知。譫。語。之。有。由。也。母。既。歿。家。政。悉。君。操。之。君。體。質。羸。弱。而。能。任。勞。瘁。居。恆。憂。深。慮。遠。規。畫。詳。至。雖。瑣。屑。纖。細。必。躬。親。之。而。持。之。以。公。出。之。以。正。家。中。長。幼。以。逮。臧。獲。咸。敬。悅。無。間。言。君。以。家。之。榮。瘁。爲。己。之。憂。愉。動。靜。語。默。無。或。釋。蓋。其。精。神。有。所。專。注。而。體。氣。亦。由。是。益。癰。矣。人。莫。不。有。所。愛。或。愛。其。親。或。愛。其。鄉。或。愛。其。國。家。或。愛。其。世。界。顧。不。獨。愛。之。範。圍。有。廣。狹。已。也。其。性。質。亦。有。純。駁。愛。之。純。者。無。自。私。之。心。而。一。出。於。情。之。自。然。故。愛。之。純。者。雖。狹。而。真。其。駁。者。雖。博。而。僞。若。君。之。愛。其。親。推。而。愛。其。兄。弟。又。推。而。愛。其。兄。弟。之。子。更。推。而。愛。其。家。之。無。大。小。長。幼。精。而。勤。堅。而。摯。死。而。後。已。可。謂。純。於。愛。者。矣。君。之。父。母。以。君。矢。不。嫁。予。千。金。爲。奩。資。君。不。私。之。常。以。資。其。家。親。戚。之。貧。乏。者。以。時。周。恤。始。終。不。怠。勇。錫。既。長。留。學。於。日。本。久。而。未。歸。君。念。之。甚。既。而。聞。其。往。來。南。洋。羣。島。間。及。歸。國。復。見。其。奔。走。無。定。時。汲。汲。如。有。所。謀。始。微。知。其。從。事。於。革。命。益。爲。之。憂。然。哀。其。志。未。嘗。沮。之。也。蓋。君。嘗。

因。勇。錫。而。知。革。命。黨。人。之。用。心。故。雖。愛。之。甚。以。爲。沮。之。毋。甯。助。之。其。識。斷。有。如。此。者。由。此。益。知。愛。之。純。者。無。廣。狹。之。分。因。所。遇。而。發。愛。其。所。親。與。愛。家。愛。國。愛。世界。其。質。一。也。兆。銘。與。勇。錫。交。深。如。手。足。獲。知。君。生。平。嘗。因。勇。錫。得。一。見。君。兆。銘。投。獄。君。恆。念。之。及。兆。銘。生。還。欲。再。見。君。而。君。則。已。歿。矣。君。卒。於。民。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其。兄。啓。瑞。弟。佩。詩。步。營。祔。葬。君。於。親。塋。以。遂。其。志。焉。

蘭史文選

潘飛聲字蘭史一字老蘭別號水晶菴道士廣東番禺人曾應德意志國家聘往柏靈教授漢文近年寓居滬上署曰剪淞閣與余結鷗社爲文酒之會月嘗一集其豪氣猶邁少年也今錄文六首

越臺秋望賦

噫。噫。乎。金。虎。殺。節。朱。鳶。戍。秋。登。越。臺。以。一。望。杳。炎。海。之。悠。悠。森。寒。歟。於。日。脚。悲。

落木於城頭。念關河之歲暮。悼烽火於窮陬。對此西風殘角。古堞危樓。莫不溯
 滄波而欲絕。感戎馬以增愁。若夫萬瓦欲流。烟郭如畫。帆影無極。江聲忽邁。遵
 銅柱以爲期。指金潯而問界。睇澤國之露零。聽土囊之秋噫。攬佳日以翱翔。席
 嵐翠而成芥。何乃頻催白雁。數刼紅羊。天慘慘而送雨。雲漠漠而含霜。風日淒
 緊。山川悲涼。悵攜尊於九日。愁捐玦於重洋。登高落帽。望遠沾裳。况復祆氛上
 河蠻烟。沈海斷港。簫瑟戈船。逶迤觸貪狼之兩角。掉飢蛟之一尾。初捲浪於龍
 堂。近吹腥於海市。黃灣之橋。臥虹魚珠之山。對壘咽哀笳而未斷。釣孤月而忽
 起。則登斯臺也。將有裂眦越裳。嚼齒五嶺。倚劍甌閩。揮旗參井。戮鯨鯢以封觀。
 洗劫灰於俄頃。正天地之義氣。壯河山於服領。豈必撫空谷之搖落。弔滄洲之
 頑穢也哉。於是僕本恨人。遙懷曷已。漆室同憂。危欄獨倚。方欲挽銀漢於高秋。
 請長纓於南紀。腸斷黃花魂銷白水。下歌舞之岡頭。溯蒹葭於萬里。

二帝子祠碣

蓋聞銅人擁笏。鼻天子莫薦馨香。玉匣葬魂。盤瓠氏誰隆血食。荒渺難稽。乎皇古赫耀。莫照乎斯。今乃功在一隅。風雅甫振。澤及千祀。鼎鐘是崇。此居近舜臺。繼儀鳳而響遠地。非禹廟較微魚而歎深也。二帝子者。黃帝少子。系隆朱邸。位次青宮。雲紀失載。其官天潢。僅修其牒。其時有監國之號。或置親藩。上世無太子之名。亦尊帝胄。蓋帝二十五子。得姓一十四人。立囂。昌意。母育。嫫姐之昭。顓頊。高辛。孫繼。軒皇之統。帝子則以有熊側出。照亞黃離。少典。庶支出殊。蒼震敢僭。維城之助。未膺裂土之封。辭桂殿以入。吳羣非采。藥別蘭宮。而去國跡類餐薇。於是珠海。驂鸞。瓊臺叱馭。五羊開路。蛟霧倏清。九旗搖食。鯨波亦息。空賜親賢之第。誰屬思子之宮。溯自賦定揚州。夏后肇分。禹甸山開。筆路熊繹。乃有楚疆。帝子則龍駕早臨。肅神威於嶺嶠。鳳車遠策。辟魑魅於海邦。攷羲叔之宅。南郊猶其後也。若高陽之至交趾。豈能先之。今夫得人而王者。仁者之量也。因地而霸者。智者之略也。粵處夷夏。奧區山海。利藪控扼。五嶺襟喉。三門大長。據之。

而制秦降王撫茲而峙漢一日虎踞百年鷗張帝子則玉裕英姿金聲華望乘黃屋而自大保金湯而自強非出意外之求亦屬分中之事而乃靈窟養素仙巖息囂梁昭明祇解著書王子晉未聞拜爵求之今哲罕覩其匹謂非高尙足以忘九五仁讓足以光四海哉况乎渾敦初開精華尙孕雖朱襄造書而僂耳莫知轉注史皇剏字而珠厓未解諧聲帝子則以天縱之英明特開荒甸之文運諷赤文而朗暢誦綠字以淋漓長嘯爲鸞鳳之音高歌發金石之響論者謂南越文章以尉佗爲始豈其然乎迄今風滿靈旗雲生虛壁龍樓雞戟尙歆鶴禁之儀玉吹金饒共奏鸞笙之曲盛蘭肴以姬簋奠桂醕以堯尊神之格思憑依在德祭且徼福享於克誠闡揚聖道播青汗以無窮愧匪雄詞勒翠珉於不朽銘曰

天生帝子冠冕南服藏靈龍潛韜耀鳳伏位卑巢民臣邁力牧山霞媚人峽雲眠谷九舜作則十堯建極惟神之靈聰明正直難兄難弟是輔是翼蕩蕩無名

穆穆其德。粵無伯益。人獸並居。粵無神禹。九州爲魚。越無后稷。誰墾田廬。越無
帝子。安知讀書。帝子之形。烟霞秀爽。帝子之心。冰月聰朗。蘭珮荔裳。虎符鶴擎。
杳冥淒音。金石逸響。明珠爲臺。白玉爲殿。良工鑄像。肥脂設奠。光合陰陽。威動
雷電。至聖至神。無怠無倦。民食其德。爲之建祠。民懷其惠。爲之立碑。二禺葱鬱。
萬古之奇。帝子明神。萬古之師。

楊菽叟桃溪例集第四圖序

吾鄉在珠江之南。狀若方壺。而萬松山聳其中。許丁卯所謂河畔雪飛楊子宅
者也。河曲而西。水松夾岸。十餘里。松盡得村曰瑤溪。溪又多桃花。時紅霞照天。
與松翠盪爲雲彩。上下異色。最稱烟波勝賞。有長者楊叟椒坪。隱其上。人過其
所居茅屋。惟聞朋從吟嘯聲。叟以花朝前二日。生歲遇此日。必攜兒孫招故舊。
一艇載酒。溯洄花際。工畫者繪桃溪例集圖。羣相賦詩爲壽。蓋已數數矣。癸未
之秋。余與南海蕭伯瑤訪叟。飲酒看花。談笑甚相得。嘗出眎前圖。索題圖中。芒

鞦竹杖。丰采灑然。爲居梅生袁顏卿兩先生。令人有生不同時之概。叟曰。余後作圖。必圖二君以繼居袁。余與伯瑤笑諾之。然心知叟之以居袁推吾兩人也。今歲叟年七十一。大集名士爲第四圖。而伯瑤從丙戌夏客潮州未歸。余亦去秋遠游海外。因貽書告叟。謂圖時須添一白袷少年。攜一卷海外詩。誦於叟側。使閱者必曰。是爲潘蘭史。而數日得叟書。則以圖序委余。且云。伯瑤來書。又謂圖時當畫一酒徒。負大瓢。跂而望者。卽爲鮑江贅客。噫嘻。相隔數萬里。何心氣之相通歟。人生會遇。恆出意外。若離合先後之間。更奇不可測。余世家龍溪。與叟只隔一水。伯瑤寓鰲洲。且十餘年。竟不獲識叟。於早歲與從居袁之游。旣合矣。又僅四五年。而東西分手。徒使遠客羈孤。回憶故園裙屐之盛。文酒之樂。如在天。上其故。不能不委之於天然。以今日之遠違。想他時之重聚。必更有非人意料所及者。余當與伯瑤合舉一觴。爲叟盡醉。曰。願叟由耄耄以至期頤。皆吾兩人爲叟序也。

草色聯吟序

詠物之作。大家不廢。以其原於比興之旨。然必資瑰偉之才。窮幽渺之思。鉤章棘句。物迎鏤解。乃能動人清聽。楊丈椒坪。避世士也。家有臺池園囿。雜蒔草木。經營忘疲。恆兀兀手一編。坐吟草際。凡蟲魚花竹風雲鳥獸之屬。摹寫狀態。雕鏤要妙。故於詠物諸體。爲最工。近復賦草色七律若干首。及應而和者。又若干人。聯爲大卷。寄徵余和。并委題首。余飢驅海外。與丈別已三年。故鄉之思。不觸而動。因卽斯題。以寓羈懷。顧見丈詩。意趣層出。所謂人皆刼劫。我獨有餘。而諸和作氣象從容。如見賓從壺觴。唱酬之樂。余詩則悽激寒瘦。又雜以塵囂俚窳之言。雖才有不同。而身世之抑塞性情之優悒。亦可見矣。讀此卷。不禁愴然自慨也。

粵東詞鈔三編序

飛聲少時。稍學爲詩。於詞則未解聲律也。嘗讀先大父鐙影詞。擬作數首。攜謁

陳朗山先生。先生以爲可學。授以成容若郭頻伽兩家詞。由此漸窺唐宋門徑。心焉樂之。間與友朋唱酬。或見近人所作。擷其一唱三歎。怡魂澤顏者。錄爲一編。曾挾之渡重洋。讀與山雲海月聽。壬辰之秋。同里楊椒坪丈有粵東詞鈔二編之選。先君子梧桐庭院詞并采入焉。發潛闡幽。良可感歎。然尙有數家未備者。因出篋中舊錄諸家詞。重加選輯。爲粵東詞鈔三編。以附二編之後。惟吾粵詞人。或已佚殘。編或遠處異地。必有蒐羅所不及者。他日當爲補入。務期無缺。至於作者時代。編次後先。則不能復泥耳。

寶鐵硯齋書畫記序

吾粵藏奔書畫。以葉氏風滿樓。吳氏筠清館。又吾家聽颿樓海山仙館爲最富。所收名蹟。不亞項氏墨林。然吳荷屋先生有辛丑銷夏記。吾從曾祖有聽颿樓書畫記。傳播藝林。家珍可數。若風滿樓海山仙館。則卷軸散佚。過眼雲烟。肆買又割裂品題。描摹贋本。致令後人傳信傳疑。等蘭亭之聚訟。殊可慨也。哈君少

甫夙嗜丹青。性耽翰墨。結客湖海。足跡所至。北踰燕山。南極嶺表。蛉洲諸島。搜索古籍。積數十年之心血。窮幾千里之梯航。購求珍祕。不下數百種。顧常不自私所好。遇有眞賞。輒肯相讓。今老隱海濱。閒與二三遺老。品評于爐香茗盃間。回溯滄桑。人琴無恙。雖所存不及昔年之半。然宋元眞本。具在亦足自豪矣。題襟館同人。勸其輯錄成譜。少甫乃稍稍編次。成四巨冊。辨別紙絹。詳載尺寸。印文跋語。一一無遺。取裁于高氏江村銷夏錄。陶氏紅豆樹館書畫記兩書。略變其例。附以近代名人投贈之作。吾輩自有千秋。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是則少甫此編。有鑒于風滿樓海山仙館之迄未成書。流散可惜。鄭重墨緣。俾留考證。而與阮亭感舊其年篋衍同一風義矣。

孝則文選

沈厚慈字孝則。廣東番禺人。民國二年死于廣州獄中。今錄文一首。

南渡演義叙

慨自戎虜禍周。而東周之局定。胡人亂晉。而西晉之祚終。異族強權。中原多難。惡爾楚氛之擾。傷哉漢種之衰。俯仰興亡。縱橫夷夏。致足悲矣。吾友陳君芷蘭。南渡演義之作也。其諸吊古。愴懷蒿時。志恨者歟。昔者羣姦誤國。二帝蒙塵。乘輿飄北去之蹤。大局懋南遷之策。雲沉汴水。日麗錢塘。天呵泥馬之靈。地擁金牛之勝。問前王之陵。寢總付啼鵲。訪往日之殿宮。俱歸窟兔。高宗於是抵臨安。而駐蹕焉。是地也。蘇隄白塔。古稱佳麗之區。南內西陵。人染繁華之習。賸六朝之金粉。花鳥皆妍。侈卅里之笙歌。樓臺似畫。庶幾銀濤不怒。湖遠接乎莫愁。鐵鎖依然。江無虞於飛渡。豈知地分西北。天限東南。井蛙既無語海之心。林鷄苟遂戀榆之願。積弱幾同於魯國。自雄有愧乎錢王。君既甘割地之羞。臣莫効回天之力。况夫臧孫竊位。專事蔽賢。蕭繹工文。何堪禦敵。忠臣解柄。愛騎湖上之驢。英主習勞。僅躍殿中之馬。嗟乎。有一維翰。則國勢不强。既免文饒。則邊事可慮。會之老死。思退旋登玉津。函侂冑之頭。黃閣拜彌遠之座。上下燕嬉。佞姦鱗

集。何天之不眷趙家也。迨至敵已渡江。君幾入井。金輿出狩。祚盡庚申。降表簽名。運移天水。胥濤之烟波。竟渺葛嶺之燈火。無光驚白雁之飛來。痛紅羊之劫換。回憶夫鬪餘蟋蟀。更報蝦蟆。深宮則楊妹題箋。甲第則吳生選韻。珠簾金屋。極燕衍之歡娛。玉軸牙籤。肆琴書之跌宕。流光似水。春夢如塵。能不悽祖逖之雄心。下袁安之哀涕哉。且夫過故都而感喟者。志士之所悲也。觸往事而流連者。文人之所尙也。陳君以弔古之情。發傷今之思。訪前朝之遺址。怪石孤蹲。望昔日之荒陵。冬青幾樹。那堪回首。益愴寸衷。理固然也。於是抽茁新想。網羅舊聞。儼賈誼之過秦。淋漓著論。如干寶之殺晉。感慨成書。萃說部之精華。採詞客之腴潤。小則樹談叢之幟。大則拾史傳之遺。淒涼則熱血滿腔。悲慘則柔腸百結。春恨長而杜鵑怨。秋風起而胡馬鳴。兩族塵塵一篇。落落僕掇詞林之軼事。攄種族之幽思。反覆斯篇。激昂往事。才慚編史。赧聞左氏之名。夢渺生花。誰愛江郎之筆。爰成小敘。敢詡鴻文。是爲序。

季藹文選

沈厚和字季藹廣東番禺人孝則之弟今錄文一首

高眉詮誄

屠維作噩夏六月二十五日高子眉詮卒。嗚呼哀哉。君岡州人也。其先人仲和先生。幽雅高潔。卓爾不徇俗。善鼓琴。君能傳其學。家學淵源有素矣。更肇精典籍。湛規文藝。縉鑿形代諸術。莫不鉅腎鏤肝。批郤導竅。其自秉也。不愛於紛華。不炫於時尚。其交友也。落落而無介。洽而不狎。肅而溫。爲君子人。其攻學也。耐深沉之思。有恆無作。輟習歲丁未。肄業優級師範。顓算學科。懃懃者兩載。前月卒業。績最優。然比年夙夜攸矻。已精銷而心嘔矣。旣以過勞遘疾。翊旬乃咯血。血盡而賁恨歿矣。嗚呼哀哉。厚和識君。始伯兄孝則與君讀書番山時也。旣敬其德。慕其學。常就正焉。服膺拳拳。受益抑多矣。乃不幸君短命。使厚和輿贖振發之無從。孤懷迢迢。懊咿其奚已耶。七月四日。伯兄集同學諸子。爲君位於尙

志學校而致祭焉。悼不幸而闡潛德也。厚和亦從而爲誄曰。

泰華拔地。惟邦之光。懿德遂學。爲羣之望。猗歟高子。標厥孤芳。勉德力學。軌度
汪汪。爬羅經史。騰蹕文章。沈浸穠郁。咀華含英。鈎探周脾。旣殫迺詳。邁心玄曠。
寢寐不忘。食少思煩。乃羸且尪。髓枯厥腦。血空其腔。哲人不祿。頽山壞梁。追緬
音容。悲來涕滂。嗚呼哀哉。元亮無絃。幽意自明。伯牙所痛。知音晨星。嗟君絕學。
乃同廣陵。琴在人亡。感物涕零。嗚呼哀哉。溯自識君。以迄於茲。耿耿此心。恆則
傾葵。摘埴之瞽。索塗多歧。君則我愛。俾之以宜。隳括攬。侔誼。嬾連枝。爰有同嗜。
鑽研矩規。君旣絕詣。創造獨奇。胡爲瞬爾。宿草生悲。嗚呼哀哉。

晦聞文選

黃節字晦聞廣東順德人往年與余輩從事于國粹學報晦聞尙氣節尤精
史事著作之富幾與申叔埒申叔不惜自貶其操爲袁世凱籌安晦聞貽書
諍之今申叔已死其學亦因人而卑晦聞方執教鞭于北大學以詩教弟子

其流風將日遠也。民國八年余以事入都會，一握手兩鬢已蒼，而余亦于思于思矣。回首前塵，不覺慨然。今錄文二首。

厓山志跋

宋史成於脫脫之手。其間守義死國之士，記載有闕矣。明興宜與補拾而遺軼至今不託於太史，則明初諸老有史才，乏絕之歎。滿洲亂明祚，猶却特於宋故宋史之失，弗正於明。曷望於滿洲晚明遺烈，視宋不殺胡騎，蹕朔方南下牧馬，有熊之胄，蹙國嶺表，其事亦視宋彷彿也。爾來諸夏光復，陳兵建業，薦告孝陵。南方將校，酌酒郊原，亦有紹武君臣之祭。若夫全節祠祀，則罔聞焉。人情懷近而忽遠，詎不然邪？是故修史者，姝姝近季傳，當世之榮而止矣。悲夫！予嘗有志修宋迄明之史，以峻彝夏，大防亦既見諸胡學傳。若宋遺儒略論補拾萬一大業，未遑已垂十秋。每念野乘曩罹禁燬，則鈔采而狙鏤之以俟後賢，謂職志應爾。民國建元，寧陽趙芷汀遺予厓山志五卷，以跋尾見屬，將重謀刊。此予旦

晚所求者。校原書闕序及圖。又有脫簡。則嘗燬於滿洲。靡得而補也。案新會縣志。厓山志許烱撰。重修厓山志黃淳撰。厓山志小稿黃士欽撰。蓋烱書實先。淳修烱書。是刻爲淳書。士欽晚於淳。故淳書述烱語。不及士欽。然則烱書以淳而傳。士欽書軼矣。三子皆邑人。其眷眷於厓山。詎以其近邪。黃淳紀列忠曰。死節諸臣。多不在厓山。視死厓山者等。惡得無紀於庫。詎以其近邪。夫華夷之恥。自宋而烈。大義不章。史職尸咎於今。驅除氍毹。數頻復之厲。宜祧宋而禰明。是在皇史。若予未遽衰。則是書於我。其猶崑崙之竹與。

與劉師培書

閱報見籌安會啓。諸君標論愛國。言徵切礪。情或難知。語則有據。顧往史不可誣。國衆不可欺。若撫拾外人言論。欲以鉗制人口。一言不智。莫斯之甚。會啓謂革命之際。國家與人民所歷危險痛苦。由于國體不善。亦知明祖戡亂中。更十八年。滿清剷明。亦越二十年。史之所書。慘殺夷戮分崩割據。其爲危苦。視今倍。

蕤共和創國四年。反側雖興。旋踵卽戢。士不從亂。民無去心。非力不能奮。死不能致也。徒以共和維繫。異夫專于一人。私于一家。舉國之人。所以不爭也。自黃帝立國。君主世及。至摯以不善禪。堯病世及。舉舜民間。三代之盛。不由君主世及。實有明效。今欲復君主不世及制。則禹湯猶難。卽從斯制。亦祇蔽欺一時。塗飾觀聽。是則一易君主。必爲世及。承嗣或賢。而威福玉食。供奉增倍。何待易世。盤遊亂德。始足爲禍。雖有憲治。爲救已末矣。夫根本解決。不在君主之制。而在人民知有國家。革命之初。諸將解兵。陳書勸遜。清之臣庶。豈盡忘君。蓋爲改建民主。非讓人以君位。是以不嫌而不讎。故根本解決。定于當日。今若復倡君主。則對于舊君。爲有慚德。對于民國。爲負初志。長官雖忍隱讚同。其亞旅師氏。能無貳議。且國體一變。承認待人。強鄰在旁。誅求無已。我能以賂免討耶。鄰能遍賂民亦能遍賂耶。斯議倡起。未及逾旬。而士大夫之明恥者。相携持而去。已有所聞矣。義不可以利取。事不能以言飾也。夫傾覆民國。是爲內亂。聚黨開會。是

爲成謀。豈與米博士汎論國體。箸書私言。所可同語。僕以爲斯議一出。動搖國本。召致禍敗。心所謂危。願因足下。以告諸君。深察得失。速爲罷止。民國四年八月十八日。黃節頓首。

哲夫文選

蔡有守字哲夫號寒瓊廣東順德人善繪事喜金石往年在國粹學報嘗朝夕相聚民國成立哲夫歸廣東蹤跡稍疏矣民國八年哲夫來上海嘗同作天平之遊頗極一時之樂今同遊諸人子實作古屯艮在湖南景瞻在北京佩忍在南京哲夫在廣東惟余與仲可仍居海上仲可亦興致珊瑚追念曩游不可再得古今同慨也今錄文一首

祭譚月儔文

甲辰夏四月二十有日。譚公月儔卒於里第。其執友蔡有守遊學瀛瀆。聞耗之日。爲文以祭之。曰。天高不聞殲我哲人。伊維哲人。博愛行仁。瞻顧國步。飢溺斯。

民奇才。莫試竟隕厥身。齋志沒地。壯氣難伸。嗚呼痛哉。憶昔薜蘿。余尙乳臭。君呼小友。期許獨厚。居趾接近。文酒流傳。同乘並載。接席比肩。金峰眺遠。漱玉烹泉。花朝月夜。勝事華年。君樂酒德。非醉而醒。傾尊半酣。談鋒寶穎。內憂外患。指陳警省。念版宇之副。瓜悼中原之沸。鼎誓鼓掌。以堙河。欲揮戈以倒影。嗟失時之不當。徒蹙蹙而靡騁。又若君志遠學。誓渡重洋。期淑身而淑世。俾國權之開張。奈羈軛於跬步。終寂寞於家鄉。紛紛其遺恨。歷九死而猶未已。君魂有靈。沒當仍視有生。以來人誰不死。在昔豪傑。殉國爲多。使君爲民請命。喋血薩摩。同遭黨獄。畢命銅駝。聞風百代。可泣可歌。而乃埋沒衡戶。傷如之何。君毓高門。德輝流慶。伯仲彬彬。弟兄爽競。儼影閨房。如賓相敬。奈何靚閔。天屬多乖。姜被風冷。孟案塵埋。君遭蹇難。悲莫遺懷。爰迄如今。喪我良友。歲夢嗟蛇。愆占長柳。終童天逝。賈傅云亡。少年凋喪。曠代同傷。况君厄命。旣罔厥壽。羊舌無子。宗祀誰守。弱息僅存。星孤曙後。白髮高堂。哭子衰朽。生人極艱。荼苦罕有。我行去家。

留滯淞濱。願言思子。離索銷魂。今更永別。愴然傷神。他年返里。徒慟陳根。
鳳兮文選

黃懺華字鳳兮廣東順德人今錄文一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欽賢已積。寤寐爲懷。夢想神馳。于茲有年載矣。山陽周阮之案。足下
義憤形於色。華竊弘心慕之。以爲有古豪俠之風。耿耿此心。未嘗不一日而九
迴也。庸知封狐千里。碧血三年。頃者已來。海內英才。零落殆盡。獨軫魂交。每以
耿灼而未若。睢甯周仲穆先生之慘也。其人天下之士。神才高傑。文章倜儻。清
澹出一時。所著作者。蓋數百萬言。邇以世路崎嶇。剗跡徐州。師範與人無爭也。
詎意文字無靈。昊天不弔。日前爲夫已氏所逮。坐以莫須有之罪名。痛抱圓門。
身終鋒楯。而邦人諸友。莫或聞知。嗚呼哀哉。上帝深居。巫咸不下。白龍魚服。困
於豫。且跡近坑儒。而痛深於秦末。事非錮黨而悲甚於漢季。愁魄脅息。心驚慄

矣。棘地。荆天。人間何世。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吾其謂之何哉。吾其奈之何哉。哉。有心如足下。未審何以爲情也。獨是今日何日。雖欲如山陽案之力爭。一何可得。邏騎如林。誰非刀俎。中物繼周子而仆者。正未有艾。亂世頭顱。固無善價。君試思之。此中有血淚幾何。所不能已於言者。亦欲與諸社友同聲一哭耳。周子有遺著一卷。華爲刊諸建業。外物攫加。乃不克往取。竊不自揣。願與足下商之。至夫周子之爲人。社友知之者衆。如能仿山陽之例。爲作一傳。則槃槃大文。豈止潤及枯骨哉。此又後死者之所厚望也。靈芝銷紫。鵲血爲紅。悠悠蒼天。其忍此而終古耶。攬紙陳辭。悲來橫集。不盡欲言。懺華頓首。

小進文選

馬駿聲字小進廣東新寧人。民國元年相識于上海。民國六年握手于北京。後遂音問鮮通矣。今錄文三首。

謁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墳記

小進歸粵後。憂心慙慙。念國之爲虐。出東門。踽踽獨行。約七里許。抵黃花崗。置生菊一束於七十二墳之前。揮淚以哭。烈士曰。在昔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烈士義薄雲霄。聲塞宇宙。某何人斯。而敢不申景仰。况此荒草離離之中。豐碑屹屹之下。若林龐諸子。皆小進當年投荒香江時。相與晰晰論文。尊酒談衷之益友乎。海外歸來。言念舊雨。埋首山邱。成灰與塵。能勿愴哉。於戲烈士。捐其胷肩。既成仁矣。望嵯峨之碑版。撫突兀之封樹。曾日月之幾何。故人已渺。徒增後死之悲。而烈士厥身。雖殞。生氣凜凜。千載不泯。夫復何言。求仁得仁。夫復何恨。獨念莽莽神州。兇終隙末。來日大難。苟億兆墮於塗炭。宗祧困於艱脆。斯誠大負英靈矣。七十二墳秋草。遍更無人表。漢將軍躑躅挺側。夕陽西下。山鳥數聲。愴懷宇宙。不樂而歸。遂成斯誌。

居庸秋壘圖記

淮南子曰。天下有九塞。居庸其一。塞在京北昌平州西北。延慶州東南。兩山夾

峙。下有巨澗。懸崖峭壁。向稱天險。故唐高達夫入關詩。有絕坂水連下羣峯雲共高之句。明初大將徐達。壘石爲城。以壯京師門戶。是亦爲京師八景之一。曰居庸疊翠。歲在甲寅。重明節日。予往游焉。由京師至關之南口。復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橫流。道出其上。十五里爲關城。跨水築之。亦有南北二門。又有水門。車過東園。訪明代牡丹。則已凋謝。道出彈琴峽。相傳水流石罅。聲若彈琴。故名。山上石刻有六郎影及雄鎮燕關四字。楊家武烈。餘威尙存也。經石佛寺。抵青龍橋。下車策馬。登八達嶺。朔風刺肌。有如鋒鏑。嶺距居庸上關十七里。爲往來之衝要。元人以此爲居庸北口。上有關城。設兵戍守。城門之上。石刊北門鎖鑰。字大逾尺。明景泰三年建。右有臥碑一。乃重建時所立。巨炮一尊。風霜剝蝕。鐫字模糊。祇可讀其一千三百斤軍門王造月十字而已。考山水記曰。自八達嶺下爲居庸。若建瓴。若瞰井。昔人謂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此嶺也。進生不才。骯髒風塵。落落寡合。未能擁十萬橫磨。高牙大纛。立功塞外。乃頻年短衣。

匹馬。佯狂山水間。以滌蕩此胸中不平之氣。登高望遠。懷古而弔英風。北雁飛鳴。塞雲欲墜。西風搖落。塞樹生寒。把酒問天。撫髀長嘯。真個忍不住。男兒數點熱淚也。夕陽在山。暮霞煥彩。遠望人家炊烟縷縷。出自村際。不如歸矣。既返京師。藝社同人杭州汪鷗客先生爲繪斯圖。用紀鴻雪圖成。命曰居庸秋望。蓋紀實也。汪君夙負丹青盛名。山川靈氣出其筆下。遂使重關要塞。如在目前。天下英雄。又安患無用武之地哉。小進今既寶有此圖。相期不朽。然猶願吾民共能永保此圖中疆域也。乙卯元旦。台山馬小進記于京師之冰天躍馬廬。

讀牡丹亭還魂記書後

炎天埃鬱。暑晏塵紛。予隱身於赤柱山中之夢寄樓。據胡牀。爇名香。流觀明湯若士所編牡丹亭還魂記一書。不禁喟然歎曰。我未知其情生於文。文生於情。閱之但令人悽然生伉儷之重。數語本王武子憶丁未元旦予偕亡室許秀英女士往重慶園觀牡丹亭一劇。亡室口占一詩。有句云。兒女合離渾似夢。人寰不少牡

丹亭。昔日綺言。今成讖語。吾書牡丹亭記後。彌增吾沈痛矣。豈摯情所鍾。可以生生。可以死死耶。果爾則長恨一歌。將無無盡之感。洛神一賦。將無永絕之悼矣。母亦湯若士。嗟黍離之愍。周悲麥秀於殷墟。胸充孤憤。特借稗官野史。以出之。寫兒女之閒情。寓華夷之大義也。世傳牡丹亭還魂記中所載杜太守者。類於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馮孝將兒女事。至於杜守收拷柳生。則類漢睢陽收拷談生。著者因而演成此曲。然耶否耶。姑不必論。但予謂牡丹亭實爲發揮民族主義之著述。決無可疑。至書中所載諸事。本屬子虛。不過湯若士懼作而弗傳。爰備杜柳之情。託宋金之史。以求免後世暴君污吏。非我族類者。投諸秦火而已。觀其標目蝶戀花一曲。有云。忙處拋人閒處住。百計思量。沒箇爲懽處。白日消磨腸斷句。世間只有情難訴。則與屈原幽愁憂思而作離騷之旨隱合。故曰。湯若士之有牡丹亭。猶孔東塘之有桃花扇。鄭所南之有心史乎。予味其上卷虜牒一曲云。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便待起兵百萬吞取。雖託爲大金皇帝完

顏亮之言。其實卽有所指也。至如四十三曲禦淮云。剩得江山一半。又被胡笳吹斷。又四十六曲折寇云。問天何意。有三光不辨華夷。腥羶吹換人間。望這中原。做了黃沙片地。猛衝冠怒起。猛衝冠怒起。是誰弄的江山如是。此又似勝國餘生。假湯若士之盛名。而抒其滄桑之感。又卷中有云。漢人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人。是則直言不諱。以斥昔時虎倭。吾深願近日苦治蕃書。甘作洋奴。以凌同種者一讀之。雖然。牡丹亭記。佳劇本。亦慘劇本也。而吾粵名角若某某。則咸以善演牡丹亭劇而知名也。但惜所演者。自夢美至復生而止。乃一男一女之艷史。至若家國興亡之劇。如淮警移鎮。皆不與焉。則誠大違若士之苦衷矣。浮雲長沒。英雄事芳草。誰憐志士心。藻思綺合。清麗芊眠。是曰牡丹亭。炳若文繡。悽若繁弦。是曰牡丹亭。吾輩亡國遺民。當斗酒酣飲。拔劍斫地。以歌之。

懷霜文選

李葭榮字懷霜廣東信宜人民國元二年余主中華民報筆政懷霜主天鐸

報筆政過從頗密自二報停刊各不相知矣今錄文一首

宋鈍初先生誄并敘

中華民國紀元之明年三月二十日。國民黨理事桃源宋鈍初先生。以要政就商當局。將詣京師。夕發上海。國有元凶。使盜利用火器。創之於滬甯路站。二十日卒。赴至武漢。同志相嚮失聲哭。嗚呼哀哉。三十日。漢口交通部長蔣某詹某等。集漢上人士。假長沙會館爲位追悼。謀所以誄先生者。屬黨人李懷霜修辭。誄成。懷霜謹宣述公意爲之敘曰。夫據亂不終。殺賊未盡。中原荆棘。大局桑榆。狐鼠勢張。英雄氣暮。遂使秋墳白骨。粉澤神奇。清廟黃鐘。荒涼毀棄。物情多反。鬼趣方深。人之無良。國誰與立。時則模歐範美。初啓共和。步莽趨操。自爲帝制。百夫之特。寡人所猜。不善爲謀。殆將自及。是故硝煙夜起。玉樹朝摧。霾掩燕台。星沈吳會。咄爾國賊。撼我邦基。頓指僉壬。甘心鉅子。於是鄭有子產。惠政將施。晉無鉅覺。哲人其萎。嗚呼哀哉。在昔漢旌森植。胡幕寢傾。鐵馬黃河。絕流欲

渡銅駝滿室。大厄已乘。吾黨舍此穢墟。聿持人道。罷軍城下。息事兵間。慨舉新邦。付茲遺孽。彼乃潛衰。民志大肆。野心豎子。穀中羣雄。釜底絜量。順逆往復。恩仇不亟。投機疇能漏網。矧夫頽山必泰。刈草宜蘭。碩學高才。國勳時俊。若先生者。宜乎不免。嗚呼哀哉。同人等深維錯由自鑄。妖本人興。大悔不追。前程當奮。泱泱海水。冉冉世塵。旣病外陵。復憂內潰。殆哉莫拯。逝者何傷。然而盛烈如新。大禍遽踵。公德私德。殆無可言。殺機死機。安往不屈。君骨可朽。吾頭可斷。此恨不遂泯也。嗚呼哀哉。誄曰。

崑崙之秀。瀟湘之靈。乃鍾國士。克立令名。養志平居。惡絕羶腥。天不祚滿。爰告武成。寧不祚華。嗇我文明。嗚呼哀哉。先生之功。當在金石。先生之德。溫潤可卽。先生之學。世界靈液。先生之識。巨眼有隻。先生之才。弁冕政客。先生之文。萬人辟易。先生之辯。長流汨汨。先生之政。馴蕤吾民。先生之心。民主有真。碩茲惡果。具彼衆因。纖兒承旨。老魅起瞋。一丸之酷。遂爲國神。此而可忘。秦其無人。此而

可。贖。人。百。其。身。嗚。呼。哀。哉。先。生。往。矣。國。命。如。何。茸。茸。伊。髮。歷。歷。楚。歌。吾。種。不。亡。
朽。腐。其。芽。嗚。呼。哀。哉。君。妻。幾。幾。君。母。皤。皤。臨。風。掩。涕。瞻。爾。靈。車。魂。而。有。知。高。山。
大。河。衡。嶽。異。色。洞。庭。逝。波。歸。依。先。烈。安。神。巍。峨。歲。時。薦。君。惟。有。黃。花。嗚。呼。哀。哉。
公愚文選

古直字公愚廣東梅縣人今錄文二首

林烈士修明傳

林烈士修明。廣東鎮平人。貌魁梧。目炯炯有神。見者咸目爲偉丈夫。云。父故經。
商南洋。饒於資。烈士伉俠好交。就外傳日。時集賓朋。縱飲醉後。作爲大言。往往。
驚走座客。人以此或呼之爲酒徒。不知烈士負性奇烈。特借酒以澆其塊壘也。
有所不平。捕擄敢行。無所避。蓋里中少年皆已聞烈士名而憚之矣。歲在丙午。
烈士年二十有一。聞海上設中國公學。欣然游焉。久之意勿屑。乃東渡日本。進。
體育會。以其餘暇兼習音樂。學成歸國時。國事愈不可爲。烈士酒酣耳熱。未嘗。

不悲歌慷慨泣數行下也。時南方黨禁方嚴。或勸之稍自隱。烈士笑而謝之。會松口開辦體育學校。招烈士任事。烈士喜曰。得之矣。痛飲黃龍。此校或不能無裨耳。遂往事畢。浪迹南洋各島。所如不偶。仍鬱鬱歸。頽然爲小學校教師。辛亥三月。念九廣州之役。烈士與焉。已事迫先期。發敗。烈士時方在城外。聞變。投袂而起。腰挾二手鎗入城。或止之。烈士曰。有難不赴。何同盟爲。遂入中途。被捕。吏卒擁之行。聲色猶弈弈也。越日被害。春秋二十有六。今黃花岡七十二雄鬼中。烈士曾分得一席云。妻黃氏。子一才三齡。

朱騫小傳

朱騫字謹侯。廣東梅縣人。少好學。苦無師友。聞里中古直讀書好文章。則大慕之。直恆外出。歸輒造之談學藝。十年來以爲常。學好治史記。以爲後世文章所

從出也。又好三百篇楚詞。長吟短咏。陶然自得。家臨清溪。輒坐磯頭。理釣絲。觀水習靜。嘗自謂日間人事紛紜。此心不免汨沒。惟觀水之際。天機都從活潑潑地流出。則儼然學道有得之言矣。然固未嘗口程朱而誦五子也。性和易可近。嘗先後主黃竹小學。滂溪小學。成就甚衆。民國成立之二年。出遊汕島。直方作大風日報。招之任社事。八月。社事中輟。騫憤歸於家。閉戶不出。作書以心事告直。民國三年春間。復游汕島。見國家大勢將去。憤慨益深。一夕忽嘔血數斗。遂病。病勢沈沈重矣。直在香港。聞之。驚悸失措。以汕島非養病地。勸之歸。同里鄭道南者。亦善騫。復以書勸之。乃歸。道南資之醫藥甚周。久之。病益劇。民國三年七月某日。遂卒。春秋二十又七。無子。以兄子嗣。騫平生好作詩。詩多亡佚矣。古直曰。騫病中予數往問狀。執手不言病。猶自譚學藝。曰某療者。當與君同治某學。予應之。天平曷遽奪之也。沒而猶視矣。

林百舉字一厂廣東梅縣人民國元年與余同主太平洋報筆政刻燭賦詩每至夜分不輟一厂重聽友人皆以聾呼之今錄文一首

郭烈士典三傳

郭典三梅州人。亦堅忍卓絕有行人也。少孤家貧。事母孝。幼體懦性鈍。其母賢。紡織耕蘇。資子出就傳求學。拮据十餘年如一日。君故苦自勵。讀書以外。無物欲。於帖括詩賦。卒斐然有成。新學興。潮州官設韓山師範學校。招生肄業。君往考列焉。既畢業。派充大埔仰文公學教員。脩俸差足事瞻。會梅州松口有體育傳習所之設。體育傳習所者。實一革命之機關。初梅州溫慕柳丘仙根二先生。倡新學。時發揚國家民族精神。少年聞風。漸思革命。溫先生家松口。所善饒芙裳先生。及富翁謝書玉。與同情。力謀精神教育之普及。捐款選生。遠送日本學師範。及各種體操專科。歸先設師範傳習所。繼更合集廣州各處陸軍員生中。有志者。深籌密布。開辦是所以鄉團名。購槍械。爲實習實用計。君聞之躍然。中

途棄教席以從。顧所中一切部署。嚴若軍營。課程則擇軍事學中之最艱要。併日而進。清晨深夜。發令出操。限時急行若干里。或大雨烈日。負囊荷鎗。爬山跳澗。架橋造路。要皆武健嚴酷。非書生雞筋所能勝。君初學汗喘色變。屢卽困憊。然不肯輟。或曰。君體懦非宜也。終弗顧。六閱月。卒亦挺然有成。於是革命思想大熾。請於母。擬作海外游。不敢實告。而其母似略已窺其隱微。曰。吾老矣。依媳與孫居。不致凍餒。子母念。君喜。與同志飄然竟行。至香港。時戊申春也。旅港革命黨人方謀舉滇。卽投之爲一卒。河口之役。初上戰陣。及全軍敗。遁越南。與黨數十人同被捕於法國警吏。拘禁數十日。又押送星嘉坡。始釋。遂由星嘉坡至八打威。爲僑民辦學校。閱書報。社體育會自治會。經營慘淡。不遺餘力。君與人誠懇敦摯。言行信果。取與耿介。久之僑民悅且服。崇拜倍至。二年餘。偶沾水土病。脚腫蹣跚。歸仍至香港。凡入僑民贊助革命捐貲者。惟君是聽。君因爲港革黨機關部之一人。辛亥三月。廣州之役。君與姚雨平同部。事又敗。死者死。去者

去。惟時黨人多非粵籍者。或欲去無路。徒死可惜。君則綣綣爲收藏軍火。指導程途。設法分遣。營救不少。緹邏正急。先後於大南門被形迹嫌疑。擄去數次。俱以貌文弱不類革黨幸免。至四月六日。始避回香港。港俗最淫靡。輒不覺令英雄氣短。君居此。則力矯之。嘗言曰。節一飲食。費能購槍殺賊數百人。省一車馬資。亦能製彈裂賊十數輩。至是更鶉衣蠹食。寓鐵匠店。與工傭伍。以大舉難成。則圖暗殺李準。鳳山之炸。君俱與謀焉。九月。粵各路起義。君先圖高電廉諸州。繼至潮汕。與張立村。謝魯倩等合。汕已定。旁略揭陽。普甯諸縣。揭有巡防營勇數十。君先諭其哨弁反正。已諾。但求給縉繳械。君信之。復備貲往。比與弁語。而壁中伏勇槍驟齊發。一彈洞君腹背。君倉卒拔槍擊。彈出而身已仆地。同行有廣州陸軍學生廿餘人。見變。擲炸彈燬勇營。斃勇二。餘乃棄械鳥獸散。隨收君屍。腸流血肉模糊。狀至慘。在汕同黨聞變。亦無不痛憤背裂。已爲棺斂。後二月餘。潮事漸定。運其柩回梅州。葬於丙市之周公山。是日遠近士女慕君之義。悼

哀之烈。來會葬者二千餘人。山距君家六七里。其老母扶杖挈君妻子。臨哭盡哀。二千餘人俱哭。聲震山谷。君得年三十。有子一。妻守節奉母養子。越年。粵省軍政府追議。以大軍校陣亡例。賜銀五百圓卹其家。

一。厂曰。余廁黨籍數年。愧羈於他事。莫克奔馳效力。識黨友亦不多。顧所識而中心誠服者。惟二人。則君與姚君雨平也。亂世人材小德。出入萬方。同嘅何暇。疵癥而不矜。不競不欺。不浮道德。完全純粹。君與姚君實有焉。每見令人如對嚴師。忤怩不安。竊意國家破壞後。繼以建設。首重栽培民德。而當世坊表。君實其一。故余之敬君。非但敬其忠烈。而尤敬其德行也。乃今竟死矣。揭陽一役。不足言戰爭。而遽兇慘死。亦足悲矣。周公山距吾家不三里。然余亦數年不得入鄉閭。他日歸冷塚斜陽炙鷄斗酒。吊慰君魂。復細輯君遺軼。讜範以樹吾鄉矜式。其庶幾獲償斯願乎。嗟夫。

薛生文選

鍾動字薛生廣東梅縣人亦太平洋報同人今錄文一首

詩人李季子墓碑

君諱某字季子以字行居梅水之東偏習詩書以傳世幼徇齋而聰敏長皓盱而寡儔既極巧於書畫復擅妙於詩詞時寄情於山水自觴詠於幽居或嘯傲乎東軒召明月而陳辭侶泉石而如根伴烟霞於無迹不羈紲於世塵復瀟灑而放逸常落落以無徒獨才華之如璧若乃徘徊書史趨步騷壇接靈均之愴歎熟南華之二篇纏綿悱惻芳情何極灝灝冥冥化於太一於是崇達觀於小年放形骸於通塞聊綴采於詞華馳妙譽於楮墨至其敲聲問月歌詠成詞驅先河於溫李步陶謝而追隨初濃華以蓄采繼清新而妙逸雲澹澹而高翔露冷冷以夜集夫其所長也維崑崙之既墟乃種智之不存合守真以反性實有賴於斯文何昊天之不吊隕吾梅之朝華苟斯文其萎絕瘵斯民其誰家時庚戌之四月君乃寢疾以沒春秋二十有七凡我同好之人永懷悲悼莫知所云

僉以爲軼世高才。合爲不朽。乃爲之樹碑表墓。銘之無窮。其辭曰。
於戲。李君。降自崑崙。冰雪聰明。秉德惟精。譬彼朝華。孤月與鄰。芳香悱惻。維茲
妙身。早通載籍。莫知其生。沉沉古華。粵爲其根。宗國是懷。先民是程。天命不復。
哀我種人。思布其華。以揚其靈。下招河嶽。以降厥神。生年不永。遂喪斯文。黯黯
梅山。飄風其屯。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蟋蟀在堂。莫知其歲。爰勒茲銘。以告君德。
嗟我來人。念茲無斁。

小白文選

李才字小白廣東梅縣人今錄文一首

明處士玉浣盧先生墓表

有明布衣曰玉浣盧先生。平生好讀書。慷慨有奇志。然數奇。屢困於有司。卒不
得一抒其懷抱。賚志以終。其終也。召其子弟而訓之曰。天下將亂矣。強鄰迫於
外。羣雄伏於中。一二當局者。又皆非戡亂才。數十年後。朝廷不蹈東漢之轍。則

爲南宋之續耳。如其蹈東漢之轍。也是易姓也不食其祿者無責焉也已。如其爲南宋之續。也是亡國也。凡我草莽小民。皆與有辱焉者也。汝曹力能救國。則救國不然。其守乃田園廬舍。母事乃仇貽。乃祖宗羞蓋先生蒿目時艱。既知天下事不可爲矣。先生卒後二十年而明社屋。其子若孫。世守先生之遺訓。不敢忘以故。終清廷之世。垂三百年。梅州盧氏。無以功名顯者。嗚呼。可以風矣。先生諱仲六。嶺南梅州人。玉浚其字也。以某年月日卒。葬白渡堡之南華壩。配李夫人。葬炭山徑。葬二百八十載。而其二十世孫文鐸。始合葬先生與李夫人於白沙岡。其明年。我華夏遺民。傳檄天下。起義師。撻清廷而覆之。而文鐸亦與其鄉人士謀復梅州。大功既告厥成。迺作而言曰。今而後。可以揚吾先人之烈也已。乃持狀屬才爲文。揭諸墓上。夫盧氏子孫。世世克守先生遺訓。誓不爲清廷用。卽足以傳先生文鐸克承先生遺志。卒爲漢族復九世之仇。尤足以傳先生。豈爲文字表彰之而始傳哉。然非此。又不足以塞慈孫之思而昭訓來世也。乃待。

之表。中華民國元年元月。同邑李才謹述。

抱香文選

謝華國字抱香廣東梅縣人今錄文一首

南社粵支部序

安瓜羨棗。三神宮闕之奇。蘇海韓潮。千古波瀾之壯。炎洲翡翠。弄采南枝。鐵網珊瑚。稱珍上國。結想于騎羊觀裏。拈吟于崇蜃樓邊。別雨淮風。久輯西園之蓋。天涯地角。未添東海之籌。珠島雲開。江山減色。銅壺水漏。簾幙生秋。此甯子仙霞到粵以來。南社支部所由設也。爾其揚子江干。春申浦上。寓公風月。過客光陰。張翰挂冠。言歸闕北。庾信作賦。哀遍江南。紅豆芳時。眉黛驚鴻之舞。瓊花勝境。腰纏跨鶴之遊。美景良辰。盟聯牛耳。故人知己。徑啓羊求。雖昭明文選之樓。洛下耆英之會。無此盛也。迨夫青兕渡河。盧龍款塞。書成革命。詩詠離騷。世以變而聿新。學以疎而成。故鴨抑吉思之派。漸染歐風。哀梨敦的之書。多崇武露。

丁丁絃索揮殘玉樹之歌于于明珠掬起銅仙之淚講學問于平經以外求神仙于八極之遙禹甸九州將成左袵梁元一炬只贖金樓仲尼住廣桑山難障東流之勢釋迦居波羅奈寧廻西沒之光嗟嗟日月常行江湖不廢道非墜地既賴先賢文未喪天專資後死朽蠹寄生于脈望痴龍篤守夫嫻環登然空谷之音豈無嗣響絕矣廣陵之散又始椎輪悵滴滴之年光嗟勞勞之亭子朝雲渡海曾侍文昌枚叔留淮豔稱詞客烏官述古學久在夫四夷馬骨登臺意原期夫千里叩梅鎔之關塞橫數霸才披桂海之虞衡眷言作者用是堂開廣雅風採粵謳挹丹荔之清芬覽白藤之佳氣舊家燕子零丁泛梗之詞大長蠻夷遁甲開山之術證因緣于香火洗俗耳于箏琶凡屬鳳嘯蘇門鷹揚河朔門前烏柏那無清溪女郎樓上青驄或有太原公子邀王猷而看竹坐龐統于采桑南部烟花感三生之杜牧北朝文字刺一片之韓陵當茲蛋雨蜚雲殘笳斷角拳裳聯襪鼓瑟吹笙寄周郎帳下之兒呼鄭氏泥中之婢芝蘭入室吐未盡之

春蠶絲竹非聲。鳴當陽之神爵。錦囊心血。淵淵金石之音。寶鏐光芒。凜凜英雄之氣。既文人之雅集。亦吾道之當家也。下走同軌論文。乘桴訪學。昆侖片玉。空思如鯽之才。澣洗千金。誰是不龜之手。或者天池鵬運。碣石鵬盤。斗邊之博望。未歸舟上之成連。云遠結苔岑于嶺表。莫抱遐心。張樸學于中原。共存國粹。望龍光而求劍匣。爲鶯友而卜喬枝。漢上題襟。不覺唾壺打碎。山頭戴笠。還期飯顆相逢。雖然地處外江。人趨西藝。歸遼陽之皂帽。卓具典型。乞勾漏之丹砂。尙存窠臼。書摹楔帖。記盛事于蘭亭。宴啓瓊筵。希大文于李白。從此探驪得路。旋駟盈門。扶大雅于東甌。西甌過高軒于今。雨舊雨蓬萊仙侶。同登粵之峯。香草美人。遙答湘妃之曲。縱使麻姑眼淺。棖觸揚塵。但憑精衛心長。殷勤填石。招來學士。宏開蟋蟀之堂。喚起司空。快讓麒麟之閣。中華民國元年月日序。

伯嚴文選

周剛字伯嚴廣東開平人今錄文一首

感秋記

炎夏消沈。新秋風起。斯時也。塞鴻南來。簷燕北去。望秋蒲柳。零落堪憐。秋色撩人。興悲宋玉。秋飈過處。悽甚胡笳。顧余潦倒人也。覩斯秋景。聞斯秋聲。能不萬念縈懷乎。乃感而嘆曰。余生二十。南游粵。北走燕。天涯浪跡。百無一成。虛度光陰。蹉跎歲月。華年逝水。容易秋光。不我留矣。可奈何哉。感慨身世。痛哭步兵窮途。愴念宗邦。傷心靈均湘水。山澤飄零。與誰共語。讀定公少年擊劍更吹簫之句。益無以自慰矣。孤館蕭條。短檠獨對。月色朦朧。寒生襟袖。萬籟俱寂。但聞蟲聲唧唧。若廬陵復生。又不知感慨何似矣。余生無俚。學未有成。且懶怠成性。恐歲月一去。我無以自立也。乃感秋而寫意。且以自警焉。

亮夫文選

周明字亮夫廣東開平人今錄文一首

題柳亞子分湖舊隱圖後

吾友柳亞子。天下奇士也。文章聲價。傾動海內。而海內仰望其丰采者。靡論智愚。賢不肖。莫不神往。則亞子之爲亞子。固可知矣。亞子負不世之才。而有龜山之歎。感慨無聊。緬懷桑海。分湖舊隱。夢寐系之。陸生妙筆。爲繪斯圖。意甚善也。湖水汪洋。長天一色。烟簑雨笠。嘯傲其間。亞子至樂也。然視靈芬如何。今昔異慨。有如是者乎。嗚呼。宇宙雲擾。神州岌岌。故土之感。吾又不暇爲亞子重言之也。且世會泯棼。民生水火。斯人不出。蒼生奈何。今又豈隱之時哉。亞子毋肥遯鳴高。以分湖爲終老之地。則千秋盛業。正當與湖水相輝映。共垂不朽耳。否則故國淪胥。輿圖變色。何有梨川。更何有分湖哉。亞子天人。善審於此。余何憂爲。

破浪文選

周張帆字破浪廣東開平人今錄文一首

讀陳白沙先生集書後

陳子公甫。粵之新會白沙里人。後世稱爲白沙先生。明代鉅儒也。所著詩文。皆

稱于當時。傳于後世。余與先生鄰邑。自幼束髮就師。卽聞先生名。然不得其書而讀之。未嘗不拊膺長歎也。癸丑春。余留學羊垣。卽搜求先生遺著。而終不可得。今秋偶于某書肆得一集。凡十冊。已稍被蟲蝕。蓋是集刻于前清乾隆辛卯。迄今百有餘年矣。余得是書。喜而讀之。愛不忍釋。繼乃掩卷而嘆曰。先生之學。上溯濂洛。遠源洙泗者也。然而數十年來。世鮮有舉其名者。一代鉅子。幾等于不知名之士。可勝慨哉。豈猶韓文待歐陽公而始顯。而先生之文。則尙未遇歐陽公其人。而尙有待乎。不然。何泯沒不彰。至于此也。

澤庵文選

吳沛霖字澤庵廣東揭陽人今錄文一首

覺非說

沛霖於是生二十六年。行數萬里矣。退而自省。始字其字曰覺非。覺非云者。取陶彭澤覺今是而昨非意也。雖然。猶有說焉。沛霖曾聞西哲額拉吉來圖之言。

矣。世無今也。有過去。有未來。而無所謂現在。然則昨之云者。特對乎未來而分別言之耳。必謂昨非而今是。安知昨日之今。何嘗不以爲是。而今日之是。又何一非異日之非也。耶。噫。吾生也有涯。而覺也無涯。茫茫後顧。杳杳前途。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昨。計惟是長此非非。以沒世已耳。覺乎否乎。覺非。蓋猶不自覺矣。

南社文選

四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勒生文選

陳子範字勒生福建閩侯人慷慨有大志不屑屑於辭章之學而文斐然可觀民國元年袁世凱派某大員鎮撫福建勒生乞余爲檄討之余文未就勒生以炸藥爆發轟死于上海黑獅路痛哉今錄文一首

重遊鼓山記

去閩垣五十里有山曰鼓山。鎮馬江之中樞。爲城東之屏障。山石犖确。野徑紆迴。寺觀穹窿。松揪疎散。五里一亭。十里一閣。名流觴咏。恆集於茲。蓋福州第一名勝也。客歲余買棹旋里。塵裝甫卸。卽僱筭輿向東而行。直窮其勝。時適春和。晴空一碧。山容如畫。笑靨迎人。似欲點頭問我別來無恙也。纔過五里亭。蒼林蒼蔚。香草繽紛。數樹桃花。嬌憨可掬。回憶十年前老梅數株。高出簷屋。今都就

槁。寺。僧。易。種。以。桃。千。紅。鬪。豔。幾。疑。武。陵。源。尙。在。人。間。也。然。余。性。愛。梅。不。愛。桃。轉。瞬。數。年。景。象。一。變。可。以。覘。世。態。之。滄。桑。矣。日。午。入。湧。泉。寺。隨。山。僧。啖。蔬。飯。旣。飽。摩。挲。四。壁。舊。題。漫。滅。不。可。復。得。憶。少。時。與。吾。友。石。生。霽。泉。雅。集。於。此。浩。歌。狂。嘯。擊。碎。唾。壺。意。氣。豪。邁。不。可。一。世。曾。幾。何。時。風。流。雲。散。霽。泉。墓。木。已。拱。石。生。浪。跡。歐。洲。欲。得。再。與。把。臂。付。之。夢。想。而。已。茲。山。終。古。不。改。得。於。十。年。後。使。余。重。遊。舊。地。人。緣。雖。慳。名。山。之。福。猶。獲。再。享。亦。幸。事。也。是。夜。輾。轉。不。寐。和。尙。雲。印。極。道。絕。頂。勝。景。邀。余。出。游。允。之。夜。半。首。塗。陰。霧。迷。漫。咫尺。莫。辨。攀。危。巖。披。葺。草。蹠。躑。於。磊。砢。中。約。十。餘。里。至。朱。晦。翁。所。題。天。風。海。濤。處。有。亭。翼。然。顏。曰。觀。日。惜。爲。時。太。晚。日。馭。已。徘徊。於。空。際。矣。俯。視。四。野。羣。山。如。丸。千。林。若。薺。行。雲。奔。逃。疾。如。飛。鳥。宿。霧。作。雨。忽。陰。忽。晴。碧。海。接。天。一。色。莫。辨。近。巖。松。濤。怒。吼。氣。象。蕭。森。拉。雜。塵。心。到。此。悉。寂。下。方。縷。縷。炊。烟。時。已。傍。午。乘。輿。而。下。止。喝。水。巖。復。與。方。外。羣。僧。縱。談。瑣。事。但。彼。輩。無。風。雅。者。殊。覺。可。厭。耳。次。早。得。郵。書。促。赴。蕪。湖。匆匆。行。邁。山。靈。有。

知當爲扼腕。倘天假之緣。數年後得與石生再來一遊。想亦山靈所深許。然使天或靳余英年。抑或靳我石生。不使再見。卽再見。或不能攜手重遊此地。固在意料中也。譬如半山亭之梅。轉瞬悉變而爲桃。梅之福寧不及桃。而竟不及桃。安知桃之後。不有他樹爲之代庖乎。余之能否再遊茲山。亦猶之梅與桃也。嗟乎。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舟次無聊。揮毫紀之。亦聊以誌感云。

寒碧文選

林景行字亮奇號寒碧福建閩侯人民國五年歸自遼東主時事新報筆政與余同居一巷朝夕輒相過從時共和復活亮奇奔走國事甚力往往以報事委之余八月間余以秋浦之電招往北京不三日亮奇被汽車碾斃于上海之馬霍路嗚呼傷已今錄文一首

與柳亞子書

奉書蒙見及可感。弟出塞後。海濱伏處。從事藍筆。爲避地計。雖眷屬同行。常鬱鬱

鬱不爲樂。向者少年邁往之氣。文章典麗之情。且付灰燼。其間獨讀柳州詩文集。覺有悟會意。東坡和陶。當與我同趣。幼喜謝靈運山居賦。并各五言駢文。豈意今乃學柳耶。世殊事異。言之慨然。顧足下猶得娛情山水。夜燈與家人談之。甚深。贊羨也。蘇詩云。舊遊似夢。徒能說。逐客如僧。未有家。柳詩云。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吾自邕春堂散後。每逢節序。同抱傷懷。今夕上元。胡天大雪。酒盡蟲醉。承與故具示。景行再拜。

浚南文選

林學衡字浚南。別號衆難。福建閩侯人。好星命之學。自言所得甚深。民國五年。遇于都門。爲余言張勳之命。不出明年五月。並歷言某人某人當如何。余固不信。十年春間。遇于西子湖邊。一見卽謂余曰。五年都門之言。何如。蓋張勳果于六年五月復辟而敗也。浚南預言往往而中。豈星命果有憑耶。然余終不信也。今錄文三首。

擬收復北京露布

天厭暴秦。人懷舊漢。問中原之疆域。指上國之衣冠。湖湘子弟。爰興忠義之師。河嶽英靈。特產瑰璋之士。我中華民國。自武昌克復以來。率土輸誠。殊方納蠶。銅山傾而洛鐘應。黃河涸而周鼎移。連雞之勢。旣成。逐鹿之謀。匪懈。卒之功。因將立。機與時逢。遂以某月某日。略定京畿。擒元濟之幼子。縛郅支之名王。行軍枕席。萬家無雞犬之驚。畫策廟堂。三輔有壺漿之獻。始盟白馬而渡江。歡聲雷動。終抵黃龍而痛飲。盛勢颯颯。顧念聖人不已而用兵。軍志勿追夫窮寇。網開一面。令特三申。貢我苞茅。受其楛矢。許甘松之互市。收烏孫爲外臣。騶牙獸來。知西域之早平。旄觀星落。識南人之不反。惟當時之伐罪弔民。非欲貪其土地。故此日之投誠悔過。猶得列於版圖。蒸黎乃粒。視胡越如一家。王會告成。合冠裳於兩戒。從此乾坤再造。日月重光。玉弩不驚。金甌無缺。置酒泉之郡。築受降之城。青雲干呂。而五嶽無塵。海水朝宗。而百川來匯。拯羣黎於就溺。守列聖之

貽謀。典謨遠紹乎軒轅。治法近追夫歐美。在天有靈。知國殤之色。喜告廟爲誓。庶家祭之神。憑書同文。而車同軌。依然帶礪之山河。虎生貔而貔生。驅永繼共。和之民。主。右文係武漢首難後衡與精衛濬明諸君於北方謀大舉時所成特錄出以爲紀念浚南並識

梅花同心館詞話自序

紅簫尺八。叶。蘭。攀。芷。之。香。綠。柱。丈。三。譜。殘。月。曉。風。之。曲。金。荃。首。首。大。有。微。辭。檀。板。聲。聲。無。非。別。調。詞。學。一。道。自。古。尙。已。若。乃。資。琴。言。之。談。助。仿。韻。語。之。陽。秋。義。取。乎。雕。瓠。飾。笙。旨。存。乎。採。珠。拾。翠。則。明。季。陳。渚。山。張。其。軍。而。清。初。毛。西。河。揚。其。幟。大。抵。維。持。風。雅。萍。布。葩。華。寫。幅。幅。之。鵝。黃。唾。行。行。之。紺。碧。將。欲。託。喁。于。之。致。寄。要。眇。之。思。闡。立。圃。之。夜。光。鼓。鈞。天。之。廣。樂。甚。盛。事。也。僕。少。耽。吟。咏。尤。嗜。倚。聲。慕。秦。柳。之。纏。綿。羨。蘇。辛。之。激。楚。間。或。擘。牋。製。句。刻。燭。成。章。屬。以。生。世。不。辰。運。途。多。厄。青。氈。坐。困。白。紵。罷。歌。蓋。茲。事。不。理。久。矣。客。冬。負。笈。來。京。抽。毫。之。暇。偶。輯。是。編。擗。摺。于。減。字。偷。聲。之。內。抄。撮。于。鬢。絲。禪。榻。之。旁。水。浣。胭。脂。全。捐。綺。債。香。銷。

金粉別作情痴呼明月爲前身喚梅花爲知己。而是編之名始著述厥大旨約可數端發揮潛德蒐輯叢殘羅海底之珊瑚索松根之琥珀足補專集所未收足佐選本所未逮是曰存佚作厥旨一也操月旦以評隲今古正規矩以昭示來茲出言必慎持議以嚴雖未免通達者之譏要足當眇盲者之視是曰立準繩厥旨二也載良師之稿錄益友之作藉留鴻爪之痕用代韋絃之佩網將纖密不類青蛛記到相思奚煩紅豆一池水皺思舊侶而當前滿院花開望美人而可卽是曰敦道誼厥旨三也凡茲類端所述實爲衆匯所歸是編大旨如斯而已嗟嗟金迷紙醉非湖山歌舞之場物換星移正陵谷變遷之後新亭載酒過江之名士無多中夜枕戈伏櫪之英雄不少彈琵琶之淚天寶何年聽供奉之歌貞元此日風景獨是城郭已非羌獨立而徬徨復奚爲乎箸作而僕者依劉王粲自昔工愁入洛陸機頻年失職瘡痍滿目倍添白雲蒼狗之哀涕泣餘生能無病鶴驂鸞之感是編之輯亦如盧照鄰病梨之賦李義山錦瑟之詩聊

洩。牢。騷。兼。澆。塊。壘。代。漢。書。以。下。酒。抵。蜀。錦。以。酬。謳。夫。豈。僕。之。得。已。哉。

豫讓論并敘

余少讀戰國策。於豫讓國士衆人之說。卽引爲千古名言。年旣壯。涉世稍深。痛夫世道日非。人心不古。以爲世安得有豫讓其人者。爲中流之砥柱。以挽頽風。而振薄俗。遂竊取其意。而爲之論。冀讀者有所感動。而相率興起。或亦扶翼名教之一助乎。固不獨論豫讓已也。嗟夫。余欲無言。

豫讓初事中行氏。而忠於智伯。論者疑之。甚有從而非之者。林學衡曰。是不知士大夫出處之大節。並不知讓之爲人者也。夫古今忠臣義士。孝子節婦。性情之君子。豪俠之流。其神經所含。必有以異乎常人。而後其行事。可以泣天地。驚鬼神。是卽西人所謂神經之病也。然神經之病。亦夥矣。吾所謂神經之病者。必由吾人之正氣。磅礴凌厲。發而爲一往孤行之操。否則憂患所積。或使之然。固非蚩蚩者流之病。神經比也。是病也。惟聖賢與庸俗之流。或免焉。吾人立身行

道欲求有聞於當世。雖聖賢不可以驟期。亦勉爲忠臣義士孝子節婦性情之君子豪俠之流。而不當與庸俗伍。明乎此而後。可以與論豫讓之爲人。善夫讓之言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又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大哉言乎。讓豈不知趙襄子夙重其賢。使其事趙氏。必有非常之遇。其相知詎在智伯下。而卒不以新交之寵。易故主之知。吾有以窺讓之心矣。夫世之能知我者。必其真能愛我者也。非然則愛之之情。無由生。昔人有言曰。得一知己。可以無憾。則知己固不可以多得也。何也多所取悅於人者。雖愛我。亦有所利於我。非必其真能愛我也。真能愛我者。可有一而不可有二。二則情不專也。故知己不易得。得知己尤不易。夫以天下之大人物之衆。豈無可愛者。乃必專其愛於一人。亦恐愛之之情不專。必流爲矯情粉飾。而入於僞。僞則無所事其愛。何知己之與。有聖賢所戒者。惟僞忠臣義士孝子節婦性情之君子豪俠之流。所深惡而痛絕者。亦惟僞之害至矣。

讓之不事趙氏而漆身吞炭冒九死以報智伯之仇者以智伯能專其愛於我故引爲知己而甘爲之死若趙襄子者滅人之族奪人之業漆人之頭爲飲器其忌刻殘忍可謂甚矣忌刻殘忍之人未有不爲僞者縱其能用我亦不過僞爲愛我耳安得如智伯之相知哉且讓旣不見知於中行氏去而之智伯智伯以國士待之智伯能專其愛於讓讓苟不能專其愛於智伯將何以謝智伯相知之深再事趙氏則向之忠於智伯者爲僞是稍有血性者且不屑爲而謂讓爲之乎嗚呼此國士衆人之分也此所謂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也豫讓遠矣

荷公文選

邱復字荷公福建上杭人著有後漢書注校補二十二卷今錄文九首

蛟湖詩鈔序

寧化癭瓢山人久以畫名於前清雍乾間尺紙零縑世爭寶貴顧人罕知其能

詩。余近從雷子肖錢處得讀其蛟湖詩鈔。太率自抒胸臆。渾樸古茂。絕無俗韻。七絕尤得晚唐神髓。雷翠庭先生序稱山人字與畫可數百年物。詩且傳之不朽。非諛語也。余行年忽忽四十百無一就。最愛山人壯不如人。何待老。文難媚世。敢云工句。悚然自慚。曾書楹帖用以自勵。蓋山人詩本非以詩家名。卽其畫亦非徒以畫名。當其時久客江南。借畫養母山人者。固孝子也。故其詩皆從真性情流出。不屑屑與詩家較短挈長。讀其詩者自能得其人矣。予嘗論吾汀人文近三百年來。獨萃於寧化。如寒支之文章。氣節。翠庭之理學。墨卿之書。山人之畫。而兼詩。皆可卓然傳諸百世。意其山水之奇。必當有甲於他邑者。年來奔走南北。而於同郡之地。尙未一游。目心良自歉。行將一笠一屐。歸探圃珖石巢之勝。訪諸鄉先生之故居。以償其夙願。山水有靈。當亦許我乎。肖錢將集貲重刊山人詩。屬余爲序。因略書所見。以質肖錢。並藉是爲他日游寧約也。民國二年七月。上杭丘復謹序於冶山東麓。

張瀛山古愚山莊詩草序

永定張瀛山。商人而能詩。予固未之識也。乙卯春。予客潮州。張君以其詩寄商于予。而乞爲之序。予性好吟咏。而于漢魏六朝三唐兩宋詩人之家數。茫然未窺其門徑。興之所至。日或數十首。否則經年不作一詩。以爲詩。以道性情。吾自寫吾詩而已。何暇推敲聲病。描摹口吻。爲古詩人優孟哉。承張君之請。予赧然無以應也。雖然。虞書不云乎。詩言志。古詩三百篇。大都思婦勞人之作。彼何嘗學詩。亦不過自道其性情而已。而輜軒采之。聖人存之。果何取歟。蓋有真性情。而後有真詩也。自後世分門別戶。近體必高。語盛唐。古體必遠。追漢魏。而真詩晦矣。今讀張君詩。經商江海。行役所及。耳目所接。偶有感觸。輒筆之于詩。吾不知其視漢魏六朝三唐兩宋詩人之家數。爲何如。抑視三百篇思婦勞人之作。又何如。而自寫性情。不事摹倣。則固卓然不失其爲張君之詩也。庶幾可以言詩矣。

後漢書註校補自序

余自二十年前讀後漢書註。即從事校補之役。日月逾邁。稿凡三易。近復續有所得。行間眉際。填註殆遍。丙辰舊正。更就舊稿編次之。自元日起。二月望後訖。最錄得廿二卷。爰敘其略曰。甚矣作史難。讀史尤難也。夫非穿穴各紀傳。無以求一人一事之真。非參考各載籍。無以正一字一句之誤。范書自宋劉攽刊誤後。逮遜清而箸錄益夥。若惠棟之補註。何焯之校本。錢大昭之辨疑。周壽昌之補正。沈銘彝之又補。侯康之補註。續莫不單精鉤稽。各標心得。而乾隆朝刊行殿本。復萃一時碩學鴻才。爲之考證。是正訛誤。附益異聞。津逮學子。亦云廣矣。然讀書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校書如掃落葉。時復叢積。讀范書者。論交誼。競尙雷陳。讀張敞傳。乃知其朋比。稱大儒。共推荀爽。讀列女傳。乃知其虛誣。與史雲而論交。豈必別一李固。披弦朔而定歷。何嘗有兩邊韶。此以史校史。不必別求旁證者也。他如鄭弘傳之淮陰。非淮陽而爲臨淮。據謝書而知刊誤之誤。袁紹

傳之將軍。非持牢而爲將。牢據晉書而知考證之。非陳實童時不爲戲弄。鄭玄舊貧爲父母羣弟所容。凡此之屬。不勝枚舉。一字之差。文義全反。此又古籍遺文。必待旁搜以資參考者也。至於嘉定錢氏。號稱宏博。辨疑之外。藝文有志。令長有考。王侯公卿有表。然以光武母樊氏。已見於北海靖王興傳。復見於樊弘傳。乃因光武呼張況爲大舅。遂誤以光武母爲姓張氏。而於張禹傳。况族姊爲皇祖考夫人。反謂衍一祖字。逞臆武斷。開卷便錯。又豈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已乎。余家素清貧。藏書已寡。僻居海嶠。借鈔更難。弱冠後出游四方。節縮衣食之資。得購書如千卷。然校補此書。尙嫌取材不博。善乎侯康氏之言曰。東漢至今三千餘年。前言往行。在者無幾。在當日爲唾棄之餘。在今日皆見聞之助。過而存之。又惡容已。爰竊取此意。凡瀏覽所及。苟與是書有關涉者。輒件繫之。校讎增補。兩者兼資。日積滋多。遂成此帙。非云精核。聊備善忘而已。又劉昭註司馬彪八志。本別爲書。宋後始并合。故章懷不註。茲所校補。專就范書。志註校補。將

別爲卷。俟他日再最錄焉。中華民國五年四月。上杭丘復自序。

劉節愍公弟廷樞補傳

公諱廷樞。失其字號。上杭人。前明劉節愍公廷標弟也。節愍殉節雲南永昌通判。事具明史。公隨兄至永明。節愍殉難後。爲殯殮其屍。賊脅以官。抗志不屈。後值兵亂。撫掌呼曰。吾與兄何可二其行也。先殺其幼子。與妻張氏自縊死。明史云。孫可望入雲南。廷標攝府事。王運開攝監司。方發兵守瀾滄。而沐天波將遣子納款。諭兩人以印往。兩人堅不予。各遣家人走騰越。及兩人殉節。兩家子弟自騰越來奔喪。厝畢復返。可望等重兩人死節。求其後。或以運開弟運閔對。行至潞江。躍入江死。而不及廷樞。郡邑志亦失載。今從一統志雲南永昌名宦傳采出。以補志乘之缺焉。

論曰。兄弟二其行者多矣。文文山。大節彪炳。古今其弟文溪。乃降於元。其他禽跖異行者。更無論也。公獨收兄遺屍而殯殮之。抗賊不屈。卒從兄以死。嗚呼。難

已。獨是公與運閔。自從兄以至殉節。事無不同。運閔得附名於史。公獨缺焉。寒
支老人。搜羅忠義。不遺餘力。所作節愍墓表。并詳及其子之謙殉難事。文采入郡志按
之謙卽節愍長子。考燼餘集家狀。節愍次子。爲之爲李職方壻。或云之謙當作謙。之未知是否。而獨不及公。郡邑士夫。至無有
能舉其名者。豈名之傳不傳。固有幸有不幸耶。昔城父令姚闔。與張許二公同
死睢陽。二公流傳千古。而闔獨否。後世幾不知睢陽。城中有姚侍郎其人者。是
實有不幸矣。夫忠義之氣。亘古爲昭。史冊所載。凜凜有生氣。讀其書者。尙知感
憤。况鄉先生大節。顧可任其湮沒不彰哉。

上杭劉鼇石先生傳

先生劉姓。諱坊。原名琅。字季英。號鼇石。上杭人。明雲南永昌通判。節愍公廷標
之孫。戶部主事之謙之子也。節愍事詳明史忠義傳。當節愍殉國日。上杭已入
清。家屬留永昌不歸。永歷詔褒死事臣。先生父以恩蔭補趙州學正。累遷戶部
主事。以永歷戊戌。生先生於永昌。明年平西入滇。永歷狩緬。戶部公復殉國。全

家八十餘口。同時灰燼。先生童牙孤露。母夫人撫育之。轉徙永昌騰陽間。母夫人復早世。先生內無格親。外無宿懽。卒克自樹立。爲兒時卽能詩。逮十五六歲。學益進。在滇所作諸詩。如哀龍江李將軍等篇。於興亡之感。故國之思。常三致意焉。雲南曲一篇。序中論平西事。尤有先見。蓋自其爲童時。卽大異於恆兒矣。年十九。以永昌僻處天末。慨然興放遊四方之志。遂由弱水下嘉陵。登峨眉。已乃下三峽。上衡山。而歸。明年復出遊。衡嶽住上峯寺者一年。有奇。又明年將歸杭。從軍韶州。年二十二。乃由楚返杭。館於伯子某家。宅有古榕一株。百年物矣。每風雨良夜。周行其下。悠然深思。竊然遐想。不知此身之爲晉與秦也。因顏其閣曰天潮。而自爲之記。蓋亦寓言而已。先生雖返杭。終年出遊之日。恆十八九。嘗度仙霞。經兩浙。吳閶。絕大江。沂三淮。亂河濟。而折住燕京者年餘。復出遊。廣南。子身遊羅浮。大風雨中。行數百里。又過惠州。觀豐湖。尋子瞻遺蹟。登海陵山。爲文弔越國公。平生足迹所至。訪求遺逸。不小懈。所最推重者。惟蜀都劉苴衡。

陽王夫之。江右邱維屏。彭任。甯化李世熊。南海陶苦子。皆明季遺老。遯跡荒山。先生所至。必求其人。與之遊。而明州萬季野。斯同者。自以先世九代勝國世勲。以布衣館於崑山徐相國第。隱忍史局。思成有明一代信史。以告無罪於烈祖先生。一見稱。莫逆。季野卒。先生爲述行狀。兩人相得之誠。有非尋常交遊比者。先生少嬰喪亂。以祖父皆死國難。胸中抑鬱牢愁。常迫發而不能自己。故其發爲文章。多自寄其悲憤。甯化李世熊。於先生爲祖父執。見先生詩文。亟稱道不衰。亦相感者微也。先生詩文。自謂一無倣效。意到則書。唯所欲言。以爲自有文章。以來。唯一劉鼇石而已。少客衡嶽。與釋長庵天曙善。得其宗旨。上刪七佛。下刪五宗。始瞿曇。終近代。集釋記四十餘卷。居京師。因班氏人物志。分廿一史之人。以九等概之。或數十人而概以一二言。或一人而括以數言。成三才指掌一書。大綱十一。細目四十有九。凡廿四卷。在江南。與友論詩。不論體格。專以神氣爲主。上采幽風。下迄揚州吳野人。成古詩吟廿八卷。張夏鍾選明古文八

家。先生力詆其妄。以爲有明三百八十年。詩唯高袁獻吉。文唯二川。因選八家翼四卷。前八家十二卷。所著書都一百有餘卷。今皆散佚。無復存者。所存唯天潮閣集詩文十二卷。爲周餘慶所輯刻。周固手民。與先生善。先生歿後。搜遺文刻之。有古人篤舊之風。先生奔走四方。東西南北數萬里。不得一託足之所。竟卒於甯化李徵君家。年五十有六。

論曰。十年前。邑人陳拔貢嘉謨。曾稟請當道。舉八先生入琴岡書院祀典。八先生者。先生祖父三代。及李職方魯。鄒諸生宗善。邱大令嘉穗。陳布衣幾伯林。典史汝霖也。七均許可。獨以先生生長興朝。與祖父食明祿。死明事者。有間。不足爲諸生訓。故獨見駁。然以予考之。先生生永歷戊戌。上杭雖久降清。而永昌猶明土也。先生飫聞祖父全家殉節。其不樂仕進。亦固其所。古人固有廢蓼莪而不讀者矣。且遺文具在其後。采薇歌三章。係爲吳三桂而作。識尤偉焉。嗟呼。先生已窮於生前。復阨於死後。所著諸書。已不復存。存者又刻木零落。至區區一

書院祀典亦卒。不得所請。可謂極古今之奇窮也已。

上杭三烈士傳

丘夢洲字子溪。湖梓鄉人。上杭立祠師範畢業生。爲人不拘小節。倜儻負奇氣。醉心排滿革命宗旨。當民軍已光復上杭。君甫自漳州歸。以除舊布新。從前一切輕犯宜釋放。言於舊令龔時富。首撓其怒。又曾從民軍代表後。與龔清釐財政。益嫉視焉。十月廿八日之變。城匪已慘殺民軍。君寓族人店鋪中。爛匪四出搜捕。入店數四。皆不欲加害於君。翌日。龔出街安民。遇君於肆門。喝役拿捕。初一日提訊。龔拍案大罵。謂曾與彼算帳。能識君。問敢再算帳否。蓋君頸有疣。一見能辨別云。遇害時。自警務局自殺溫楊後龔不敢居縣署故提訊亦在警局經大街出西門。神色自若。大笑不絕聲。凶徒欲令跪而受刃。君抗聲曰。丈夫死則死耳。何跪爲。竟不屈。年四十有一。先是君自漳州歸。挾洋銀三十元。君無家室。擬報效司令部。助軍餉。及觀辨事人無頭緒。遂中止。當卽脫身返鄉里。旋以廿八日開城鄉大會。擬

俟開會後回家。卒遇害。鄉里冤之。

丘鳳鏞。字聲初。東溪鄉人。家素殷裕。先世以淡巴菰業起家。富甲一里。諸父多宦江右。東溪立本學堂之設。君家出資最鉅。父儒琳爲學堂董事。君幼出嗣伯父璜。長身玉立。年十四五。居然偉丈夫。學堂初立。君爲高等小學生。科學居優等。去冬畢業。今歲仍在校肄習國文。稔溪開體育社。聘濟南李宗堯爲教練員。君往肄焉。民軍光復上杭。舉君爲軍政部支應員。廿八日之變。君爲匪所傷。拘禁二日。初一日。舊令龔時富堂訊殺之。聞君死事最慘。當堂訊時。被殺一刀不殊。沿街哀號。途人至不忍聞。及至西門。連殺數十刀。乃死。時年十七。君死之月。妻劉氏亦以憂傷死。

丘景福。字壽山。亦湖梓鄉人。肄業東溪立本學堂。去冬以最優等畢業。君精於各科學。每值試驗答問。百不失一二。家貧而父年邁。待遇殷勤。責望於君者甚至。君亦能攻苦以慰父心。今年武漢事起。君與鳳鏞諸君。往潮視察韓江流域。

形勢歸值上杭民軍起義。君爲隊長。廿八日之變。爲匪所擄。蔽身衣服皆被掠。族人商於城者。贈以衣服。並爲具保。幾獲釋。初一日。竟爲舊令龔時富所殺。年十七。

論曰。慘哉。三烈士之死也。當廿八日之變。城匪慘肆。焚殺猶謂激於私忿。至三烈士之死。已閱二朝夕矣。舊令龔時富端坐堂皇。一日殺三士。乃諉諸大衆。逼勒夫殺人何事。安有任人逼勒。獨覩顏尸。位肆口強。辨自詡保全。不少者。不謂之故殺不得也。況丘子溪者。固明明匪所不欲加害者哉。

上杭丘范二烈士傳

丘師柳字霞飛。東溪鄉人。幼孤。寡母撫育之。東溪立本學堂。初設。君爲高等小學生。學科進步甚速。遇試驗問答。皆有新理想。爲文不拘繩墨。不與人苟同。對流俗談地球大勢。及中國現狀。口辨若懸河。聞者以其年少輕之。而君不顧也。以最優等畢業。家甚貧。族學辦事乏人。留君襄理校務。並教授初等生。暑假期

內。稔溪開體育社。濟南李宗堯實爲教員。君從受學。武漢事起。君與同學丘鳳鏞。丘景福。輩往潮汕考察韓江流域形勢。值潮汕光復。君急歸。謀上杭獨立。李宗堯已光復大埔。君爲隊長。率民軍入城。誅匪黨溫楊等。李宗堯往汀州。君留守杭。訓練民軍最得力。十月廿八日。開城鄉大會。林鐵漢以舊令龔時富仍用滿洲印。逼令繳廢。致生衝突。城匪誘殺司令童國珍。君聞報。負槍往救護。甫出門。遇城匪昇巨礮來攻。君亟發槍斃匪一。羣匪鳥獸散。君折回。謀諸軍政財政部員。當整隊。否則速避。部中人皆庸懦無胆決。逾時而禍作。君遇害於大忠廟前。年十六。計是日死者五十人。被擄者數十人。皆身無完衾。死者悉瘞諸北門外荒池中。嗚呼慘已。

范景明。字宜奎。礪頭鄉人。東溪立本學堂高等乙班三年級生。爲人磊落有大志。於科學不屑屑於記誦。下筆洋洋數千言。雖未免沙石雜陳。亦一時英雋士選。性與師柳相近。長於辯論。嘗對人言。丈夫生世。當如馬伏波所云。戰死沙場。

以馬革裹尸。若老死牀第間。非夫也。稔溪體育社之設。君亦往肄。竟與民軍光復上杭。竟與十月廿八日之難。年十有六。

論曰。是役立本學生遇害者四人。丘鳳鏞。丘景福。死於十一月朔日。而二君則死於廿八日。皆少年有用之才。皆被害以死。嗚呼。禍變之作。匪伊朝夕。城匪積不相能。出此凶險手段。風鶴數驚。曾不之警。辦事諸人已不能弭禍。幾先及童國珍。被殺城匪。昇巨礮來攻。幸一擊敗走。是時軍政財政部員用師。柳入告之。策尙不致全軍覆陷。卒贖贖以致坐斃。每一念及。未嘗不太息痛恨於辦事諸人之庸。奕也。

丘倉海先生墓誌

倉海君。姓丘氏。先世自鎮平遷臺灣。父曰潛齋先生。碩德耆儒。爲世模楷。予嘗誌其墓。詳其家世。君其次子也。自幼聰穎過人。書過目輒成誦。所爲詩古文辭。縱橫有奇氣。時有丘才子之目。軀幹魁梧。見者都謂爲武人。君亦樂以武俠自

任乙未清廷割臺灣畀日本君屢電抗爭且嚙指血爲書上之清廷皆不省君曰是與臺民恩義斷矣建議立臺灣民主國臺民推君與臺撫唐景崧爲總統當是時中國閉關久泰西民權之說未流衍中土士民蟄伏專制淫威之下乍聞君議咸瞠目咋舌不敢贊一語甚且以危言相悚建國海上孤立無援應君毅然行之不顧事雖不成然獨倡義於紀元十七載前不可謂非豪傑人也己內渡歸潮寄籍海陽復於鎮平故居經營草廬奉親居焉念欲開民智伸民權非主張精神教育不爲功故初居潮主講韓山東山兩書院皆以實學訓士猶以書院舊制新智識之灌輸有所未盡倡辦嶺東同文學堂時值戊戌政變後清廷方復科舉舊制使民疲精於八股君艱難締造不辭勞怨躬往南洋羣島募款爲粵中民立學校之先河近十數年嶺東民氣蓬勃奮發國民軍起凡光復郡縣莫不有嶺東人參與其間皆此校倡導之力也逮興學議起而鎮平城東員山兩族學裒然居首君實長之在粵連任廣州中學兩廣方言及商業學

堂監督兼爲學務處議紳諮議局副議長。凡關民事。無不覃精焦思。力任艱鉅。遇大利害所在。臨機決斷。大聲震屋瓦。廣東受賄禍數十年。一旦湔滌。非君莫任。前清官吏。屢以革命嫌疑。逮捕士類。君居間調護。保全實多。武漢事起。旬月之間。全國響應。君言內渡。十七年無若今日快心者。乃出指瘢示予。曰。予固未一日忘此痛也。粵省光復。舉君爲教育部長。學子莘莘。相慶得人。會南京組織臨時政府。君任代表。挈予同往。一時豪傑。雅推重之。嘗冒雪遊孝陵。有詩紀遊。意氣豪甚。因言。南京光復。臨時政府又在茲地。民國當有三大文字。祭孝陵。延平。洪王也。機務倥傯。卒未果作。及臨時政府告成。君遂南歸。過廈。以福建省議會未成立。徇廈商之請。特電閩都督。請卽日召集。略以革命在掃除滿清秕政。若一切仍舊。安用鐵血爲。並言。民國新造。斷非一二人專制。可以成功。君本勇於任事。舊籍又隸閩。故不嫌越俎如是。至潮得舉充參議員之電。而君已病矣。京粵函電交馳。且以粵都督相推。君嘗願居於監督地位。卽不病。亦不任受也。

君病日劇。返家半月。以新紀元三月二十有五日子時。卒於員山里第。享年四十有九。是日實爲潛齋先生期年忌辰。純孝天性。抑又難已。君曾登己丑甲科。民國起義。並舊名棄署不復道。倉海君者。君之別號。因以爲名。南京初晤。今衛戍總督徐紹楨。見君名刺。以常流相遇。及詢知前名。重握手示敬。歡好若平生。蓋君之大名。震鑠中外。別號人或未知。今但稱倉海君。不復稱字。諱者從君志也。君之詩文。久雄視海內。然雅不願以詩文傳人。故文皆不繕稿。詩則輯內渡後所作。編爲嶺雲海日樓詩存。庚戌羅浮紀遊詩草。則已付印單行焉。德配林先君卒。繼配廖姜氏。呂子五人。琮琳璟瓚瑯。琮鎮平中學畢業生。琳肄業中學。君在日以璟出後三弟。瓚出後六弟。女子二人。一配平遠林震。今爲粵北伐軍師團長。先亡。一未字。將以三月某日。葬於員山之原。

先伯父墓碑銘

民國紀元二月三日。復歸自上海。甫八小時而公卒。公不能言語。已十有二日。

彌留以待。嗚呼痛已。公築生墳本鄉厚裏小溪口丑向之原。豫爲同穴。伯母前卒。公躬督葬。公卒。用術家言。權厝羨道。今年七月十五日。乃克窆而封焉。往者公嘗命復誌茲墳石。復遲遲以迄于今。非敢緩也。懼文不足以俾公也。公年十二。輟讀服賈。家貧。孝養父母。貲兩弟讀書。躬任家政。且五十年。性剛不能容人。過人服無私。亦勿怨。輕財篤義。好扶人困。于義舉任之尤力。最惡賭。嘗言犯此者。非吾都尉公子孫云。孝友于家。正直于里。而名不顯于世。悲夫。公諱瑞蕃。譜名金和。字玉節。一字麗生。先都尉公之元子。生清道光戊戌六月二日。春秋七十四。配劉太君。與公同歲。系出南湖。佐公治家。秩然有法。卒年六十九。子三。皆前卒。女五。適士族。孫男一。孫女二。陵谷不常。日月易邁。乃爲銘曰。性剛行方。用未盡其長。竟老于是鄉。嗚呼。

弘一文選

李息字叔同原名凡字息霜直隸天津人善音樂精書畫刻印民國元年與

余同在太平洋報朝夕與共後任杭州師範學校教員造就人才甚衆後爲僧于定慧寺名弘一操行極卓不肯爲人作佛事研究經典艱苦力行不爲俗僧所喜寄食於玉泉余每至西湖必存弘一而弘一除談經典外他無一語爲僧後書法愈高超有故人某欲施捨百金求弘一尺幅字卒不可得一日自書三紙寄至海上一贈楊白民一贈蕭蛻公一贈余也弘一之文往日讀之若亦無甚大異于人者茲取復讀覺其清高之氣非常人所能及申叔之文以人而輕弘一之文以人而重文人可不立品哉今錄文五首

音樂小雜誌序

閒庭春淺疎梅半開朝曦上衣輕風入媚流鶯三五隔樹亂啼乳燕一雙依人學語上下宛轉有若互答其音清脆悅魄蕩心若夫蕭辰告悴百草不芳寒蛩泣霜杜鵑啼血疎砧落葉夜雨鳴雞聞者爲之不懽離人於焉隕涕又若登高山臨巨流海鳥長啼天風振袖奔濤怒吼更相逐搏砰磅訇磕谷震山鳴懦夫

喪魄而不前。壯士奮袂以興起。嗚呼。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唯彼聲音。僉出天然。若夫人爲。厥有音樂。天人異趣。效用靡殊。繫夫音樂肇自古初。史家所聞。實祖印度。埃及傳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臘。迺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纍達。瓌偉卓絕。突軼前賢。迄於今茲。發達益烈。雲滃水湧。一瀉千里。歐美風靡。亞東景從。蓋礪磨道德。促社會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甯有極歟。乙巳十月。同人議創美術雜誌。音樂隸焉。迺規模。具風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勢成。不佞留滯東京。索居寡侶。重食前說。負疚何如。爰以個人綿力。先刊音樂小雜誌。餉我學界。期年二冊。春秋刊行。蠡測莛撞。矢口慙訥。大雅宏達。不棄窳陋。有以啓之。所深幸也。嗚呼。沈沈樂界。眷予情其信芳。寂寂家山。獨抑鬱而誰語。矧夫湘靈瑟渺。淒涼帝子之魂。故國天寒。嗚咽山陽之笛。春燈燕子。可憐幾樹斜陽。玉樹後庭。愁對一鉤新月。望涼風於天末。吹參差其誰思。瞑想前塵。輒爲悵惘。旅樓一角。長夜如年。援筆未終。燈昏欲泣。時

丙午正月三日。

二十自述詩序

墮地苦晚。又撓塵勞。木替草榮。駒隙一瞬。俯仰之間。歲已弱冠。迴思曩事。恍如昨晨。欣戚無端。抑鬱誰語。爰託豪素。取誌遺蹤。旅邸寒燈。光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剗。言屬心聲。迺多哀怨。江關庾信。花鳥杜陵。爲溯前賢。益增慚惡。凡屬知我。庶幾諒予。庚子正月。

李廬詩鐘自序

素居無俚。久不託音。短檠夜明。遂多羈緒。又值變亂。家國淪陷。山邱華屋。風聞聲咽。天地頓隘。啼笑胥乖。迺以餘閒。濫竽文社。輒取兩事。纂爲儷句。空案落燕庭草。無人隻句。珍異有愧。黼哲歲月。既久。儲積寢繁。覆瓿摧薪。意有未忍。用付剗就。正通人技類。雕蟲將毋齒。冷賜之斧削。有深企焉。庚子嘉平月。

李廬印譜序

緊自獸蹄鳥跡權輿六書撫印一體實祖繆篆信縮戈戟屈蟠魏虵范銅鑄金大體斯得初無所謂奏刀法也趙宋而後茲事遂盛晁王顏姜譜派灼著新理纍達眇法葩呈韻古體超一空凡障道廼烈矣清代金石諸家蒐輯探討突駕前賢旁及篆刻遂可法尙丁黃倡始奚蔣繼聲異軍特起其章章焉蓋規秦撫漢取益臨池氣采爲尙形質次之而古法畜積顯見之於揮灑與諷之於刻劃殊路同歸義固然也不佞僻處海隅味道懵學結習所在古歡遂多爰取所藏名刻略加排輯復以手作置諸後編顏曰李廬印譜太倉一粒無裨學業而苦心所注不欲自薶海內博雅不棄廬陋有以啓之所深幸也

西湖夜遊記

壬子七月予重來杭州客師範學舍殘暑未歇庭樹肇秋高樓當風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遊西湖于時晚暉落紅暮山被紫游星衆散流螢出林湖岸風來輕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淩芰陳粲盈几短童侍坐

狂客披襟巾眉高。談樂說舊事。莊諧雜作。繼以長嘯。林鳥驚飛。殘燈不華。起視明湖。瑩然一碧。遠峯蒼蒼。若現若隱。頗涉遐想。因憶舊游。曩歲來杭。故舊交集。文子耀齋。田子毅侯。時相過從。輒飲湖上。歲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離逝者。不作墜懽。莫拾酒痕。在衣。劉孝標云。魂魄一去。將同秋草。吾生渺茫。可惻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燭言歸。星辰在天。萬籟俱寂。野火闇闇。疑似青燐。垂楊沈沈。有如酣睡。歸來篝燈斗室。無寐。秋聲如雨。我勞如何。目暝意倦。濡筆記之。

秋陸文選

景耀月字秋陸山西河東人別號帝召主持民呼民吁報時作爲文章傳誦一時民國成立奔走政治無復往日坎坎而談之風采矣今錄文一首

唱歌三百首叙

昔者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逆旅主人辱之。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怵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後世善歌哭。放娥之遺聲。予曰。甚矣樂歌感人者之深且易也。昔者吳季札觀樂於魯。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始基之矣。聞邶鄘衛曰。憂而不困。其衛風乎。聞王曰。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聞鄭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其先亡乎。聞齊曰。大風也哉。國未可量也。聞豳曰。縈而不淫。其周之東乎。聞秦曰。此之謂夏聲。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聞魏曰。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聞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聞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聞小雅而知其爲周德之衰。聞大雅而知其爲文王之德。聞頌而謂爲盛德之所同。予曰。甚矣樂歌之關於風俗教化者之大且篤也。予嘗聞之西方之國矣。自希臘羅馬以還。至今上下二千餘年。無代無邦不食文學者之賜。兒童自束髮授書以來。卽陶之以音樂之教育。故其國民皆富於感情。雄於進取。愛國懷種之思。油然而流。溢於一言一動之際。其教育固殊也。昔周盛時。上而郊廟朝廷之舞奏。下

而鄉黨里巷之歌謠。聖帝明王。無不協之聲律。用之邦國。以爲化民成俗。忠厚之政。詩亡而後古樂失傳。教民養士。無所謂感情教育者矣。夫樂歌者。語言之精曲而深遠者也。朱熹序詩所謂言之所不能盡。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而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者。樂歌之教不興。則語言之意不能曲盡。而思想亦無由發越。國而不能宣其民之語言。竺其民之思想。則國民之感情。日卽於薄弱。而淪於滯著鄙厲之域。不能自止於戲。雲門大卷之音。不作六代之樂。不入里耳。而欲宣揚國徽。振馭末俗。於中原文敝。太音聲希之候。邈焉寡儔矣。民族之興亡。國運之隆替。可卽是一卜之也。於戲。世亦有索士比亞。彌爾頓其人乎。曰。民無以和其性。可以從而教之矣。

相其文選

趙世鈺字相其山西三原人今錄文一首

秋日送別景太昭歸國序

分首三秋。送君萬里。韓退之。不惜離別。陸務觀。慕爲國殤。僕本恨人。無屑屑於窮途之苦。君懷壯志。寧戀戀於歧路之悲。然而桃花潭水。記汪倫送我之深情。楓葉江天。濺宋玉臨流之淒淚。悲哉秋之爲氣。黯然別以銷魂。人同此心。今豈殊古。矧復菊黃。江戶蕭瑟。異域之物。華月白。墨田寥落。他鄉之風景。飛鴻東滯。征雁西歸。金風生而景物清。玉露下而光陰晚。惜投分之幾何。恨知音之忽間。此余所由停驂別館。對游子而心傷。挽駕離亭。餞王孫而泣下者也。吾友太昭。山右名流。太原公子。炳幽并之豪氣。鍾河汾之靈液。壯歲經猷。志超庶俗。童年詩賦。聲動鄉關。崑阜琳瑯。騰英風於西北。會稽竹箭。增重價於東南。俱游瀛海之濱。相遇扶桑之島。依稀舊識。歡吳鄭之班荆。樂莫新交。申孔程之傾蓋。流連促膝。倜儻談心。言泉共秋水同流。詞峯與夏雲並長。杯浮綠酒。對文舉而無憂。調奏朱絃。撫鍾期而有遇。時也。或攜手同游。或結廬共處。異鄉風月。三山滄海。之春絕島。櫻花一曲。青溪之路。况乎遭時不偶。處世多艱。中原來。瓦解之憂。大

地。有。陸。沈。之。痛。君。則。慷。慨。誓。國。卓。犖。立。身。策。賈。生。之。偉。論。奮。董。狐。之。直。筆。想。衣。冠。於。舊。國。悵。望。千。秋。憶。風。物。於。新。亭。情。傷。萬。古。箴。時。著。說。縱。橫。振。鋒。穎。之。才。砥。世。立。言。吐。納。積。江。湖。之。量。漆。膠。既。投。蘭。蕙。遂。罄。羈。旅。山。川。流。離。歲。月。有。潘。楊。之。密。戚。得。管。鮑。之。深。知。嗚。呼。人。生。百。齡。把。臂。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知。心。卽。刎。頸。之。交。此。會。難。逢。此。樂。何。極。詎。期。我。留。君。去。興。盡。悲。來。異。縣。分。襟。意。切。悽。惶。之。路。殊。鄉。話。別。目。傷。海。國。之。秋。高。林。靜。而。霜。鳥。飛。長。路。曉。而。征。驂。動。滔。天。波。浪。問。翦。鯨。以。何。年。震。地。風。雷。起。臥。龍。於。此。日。難。乎。爲。別。壯。哉。斯。行。知。君。藥。採。仙。山。定。爾。丹。成。國。手。人。非。草。木。詎。桃。李。之。無。言。子。是。簫。韶。會。咸。池。之。振。響。聊。酌。傷。離。之。酒。具。陳。感。別。之。詞。

孝穀文選

曾延年字孝穀四川成都人今錄文一首

毛庵臣四兄摹古書法書後

僕浪游垂二十年矣。頃以侍親旋里。小滯錦江。乘暇於兒時嬉游之地。尋二三舊侶。略拾墜歡。以是得快晤。賡臣四兄。更得讀其近時所摹古書法數種。僕於臨池之道。素極蒙昧。然朋儕中如吳喬顏李諸氏。工此者頗不乏人。濡染既久。僕雖不學。要未嘗不愛之也。夫古者稱書爲六藝之一。所謂藝也者。其形質固貴。能表示一國之文化。而精神實足以統係一國之智能。事艱理蹟。爲用至博。中邨不折者。日本之西洋畫大家也。性耽漢學。精六法。志在復古。屢集同志。開健筆會於東京。書畫名流。咸以製作來襄盛舉。琳琅香色。照耀一時。尺幅寸牋。貴若拱璧。以彼島國之民。於保存國粹。其竭歡盡忠也。固如此。實則彼之所謂美術。若建築雕刻鑄造之屬。差足以稱炫於人者。溯其發源。何一非自吾唐代所輸入。堅守力攻。賴以不墜。又豈僅書畫一端已耶。若以吾國近代之學術較之。其退化也。則適成反比例。噫。良足恥已。賡臣嗜書如命。不以世皆醉濁而殊其意趣。非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者耶。使吾國十庶百工。咸能孜孜不倦。效賡

臣之勇往進取。各精所學。獨擅其能。將見數千年禮樂舊邦之聲明文物。必有藉新學而益昌者。而愛國樂羣之士。或不至覽埃及印度之遺蹟。愴然而興。同調之感。僕他日倘與中邨氏晤對。且得以興國藝術乞爲評量。亦可殺其往日之慙慙耳。至此冊結體嚴整。骨韻渾厚。又非二十年前賡臣之書法所可同語。卽持以匹顏李諸子。亦無愧色。是耶非耶。敢以質之當世之善書家。更以質之海內之昌言保存國粹者。已酉秋八月。

无量文選

謝无量以字行四川樂至。人民國三年與余同任中國公學教員。寡言語著

述極富今錄文二首

與馬君武書

入春雨不可止。二月始來焦山。尋書省造新文學。甚盛甚盛。又敕量進所爲詩歌。量猥與君武相厚。長久此時。若有秘藏。便當陳納。攀高緣廣。大言深刻。傳之。

無窮量野人也。自伏山中飲酒食肉。轉爲糞穢。搜肝怵腎。不得一毫有文章者。重荷詰命。但下愧汗數升耳。伏惟君武專精工業。卓然名家。又好文藝。吾國文獻敝壞久矣。非君武誰振起之。君家一浮雅善造述。並世無雙。天下文章盡在馬氏。量何修而得與觀中國文章之復興乎。誠大懽喜不可支也。一浮尙滯杭州。方過其地。丁氏及文瀾閣求盡觀所藏書。然終來焦山。君武夏間卒業當來游。吾三人且相遇握手一笑。是所望也。

與馬一浮書

蒙返錄鬼簿。示所論定。嘆其絕倫。某得是書。初未審考。又繼先稱揚吳越之士。彬乎相接。信大國之有文。匪下邑之所同也。及拜十五日教。降以風雅。如游鄴中。而聞建安之響。此事泯歎千載。世用華奢。爲尙不圖。今日復聆正聲。某之缺缺。所謂戴盆何以望天。過辱推挹。良不敢承耳。伏維足下負美巖壑。戮志康道。季長紛綸於六藝。仲翔比績於竹箭。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終願媮斯。惕陰練魂。

熏德然後歸。命所天。暫奉朝。聞雖沈。景畢。息無復憾矣。頃見廬疎齋玩鞭亭詩。刊輒以進觀。此間李少溫謙卦碑。亦致一通。春日陽陽。興居聖善。

叔永文選

任鴻雋字叔永四川巴縣人今錄文一首

贈梅覲莊歸西北大學序

鴻雋不自揣度。嘗好交天下瑰奇偉異之士。曩在鄉。居重慶中學校。嘗數千里外。馳書未見之友。殷勤往復。久而愈摯。厥後人事牽帥。或于異國絕域。偶然相見。則其人大率如吾意中所想象。握手如故。知于是知古人神交之說。爲不虛。而今世于應對酬酢中求友。則少難矣。方吾來亞美利加。以是邦留學者之衆。而好爲奇論之士。如欲變面色爲白。易蒼頡之文以羅馬之類。復時有聞也。則于擇交之道。尤致意焉。一日于吾友胡君適之案上。見梅君覲莊書。議論弛跣。不類常人。余讀而心儀之。後以適之介。得與覲莊通詢。覲莊每來書。輒洋洋數

千言。睥睨萬彙。而以剏造新文學爲己任。余雖于新文學無能爲役。而喜得觀莊于吾神交中。多一良友。竊自慶也。甲寅夏。觀莊以修學之暇。來就余等居綺色佳城。未至。以書抵適之。及余曰。將與二三知己。箕踞旁薄。縱談極日夜爲樂。觀莊來時。余適在華盛頓。未得見。及歸。又以科學事。碌碌無暇。而觀莊亦日孜孜以讀書圖書室爲務。居同舍也。而會晤之時絕稀。于所謂箕踞旁薄。縱談窮日夜之樂。卒未獲遂也。嘗散步森林密樹間。從容各言所志。觀莊則願爲文人。以文學詔來者。觀莊旣雄于文。又于西方文學之書無所不讀。余知其志之必達也。輒近以來。人懲于吾國古來文學之空虛無用。學異國者。率以實業象數爲歸。當局之所揭。藥有質八文二之定例。而學者亦翕然趨之。至強其性之所不近。如告子所謂戕賊杞柳以爲桮棬。雖余亦不免病是也。而豈知風俗之所由轉移。民性之所由陶鑄。其有賴于文學之深且巨哉。歐洲文士如法之福祿特爾。德之貴推。俄之杜爾斯泰。其文章皆足爲歷史開一新時代。而當時之人。

受其感化之力者。若士卒之瞻大將馬首也。此其轉移時俗之功。猶得以文人無用少之耶。然則徒患文人無學耳。苟有其學而傳以文。其爲用又豈僅機械象數之倫哉。抑吾聞之言者心之聲也。而心之相感于親類尤切。故文之至者。中西如一而感人。之文唯當于同類中求之。德人之知福祿。特爾必不能如法人。法人之愛莎士比亞。必不能如英人。此不獨文字不同之爲閼也。乃其相感之情則殊焉。吾人日讀旁行書。亦在觀其致想之方。習其寫物之術。以宏吾新文學之基而已。若不能出之而唯沈浸于彼方文學悠悠焉。以自娛。是代人讀書也。非求學也。觀莊方以剏造新文學自命。代人讀書之病。吾知免矣。夏休綦終。觀莊將返于西北大學。于其行也。書所望于觀莊者以爲贈。

鐵厓文選

雷昭性字鐵厓四川富順人。嘗挾數百金遊西湖。愛風景之勝。爲僧于某寺。金盡爲寺僧所逐。民國元年相見于海上。杯酒論詩。頗極一時之雅別。後消

息浮沈似聞走南洋經營實業又似聞感慨時事歌哭無端如有精神之病
今錄文一首。

報盧徵叔書

徵叔足下。別來久矣。忽得華翰。獎譽逾量。喜歡之餘。繼以慙慙。所謂音書隔絕。居者固爾。行者詎異。溯始爲言。愴然楮墨矣。憶當時倉皇去國。抑鬱悲哀。釜江烟水。萬種悽愴。僅荔丹龍。驪揮涕相送。遙望故人。遠在天末。痛賦驪歌之曲。徒誦河梁之詩。從此萬里。長征羈棲異域。偶湮齒文身。儕雕題椎髻。窮愁佗僚。蹉跎荏苒。每當春月秋花。鐙殘人靜。臨風西望。未嘗不魂魄飛馳。徒以名噪黨碑。身叢虜矢。恐張儉之累人。效杜根之匿跡。是以鸞飄鳳泊。雁斷魚沈。不然錦水蓬山。卽云天涯海角。而東海存趙至之書。南粵傳許靖之札。我思古人如何。弗爾繼更。裘敝金盡。志格行慳。流離於漢水。飄零於武林。幾吹吳市之簫。謬託賓王之跡。當夫極窮至阨。灼腹煎心。遺世蛻形。所未遑計。則雖父母昆弟。邈焉絕

繫矣。矧在車笠乎。庚戌以還。僞憲愈彰。大義愈晦。僉王叫囂。網羅嚴密。却後餘灰。弗敢逸暇。復於溟渤炎荒。伸讜論而褫讐言。而北望燕雲。椎心疾首。豈復知妖雲七瑣中。猶有樵人持斧在耶。今雖羲靈軒爽。憑式孫子。掃黃龍之窟。盪黑水之妖。宏願既酬。至懽靡殫。然而彈星落後。血雨飛殘。風雲變幻。時又烏從遣青鸞之翼。嗟乎。君言疏懶。我迫時勢。十年前蕉窗風雨。剪燭談心之良友。竟渺如隔世。興言及此。曷禁心摧。雖然。往者已矣。來日方長。敬凜教言。用彌斯缺。至於近日行踪。則堂上椿萱久缺。定省故山。猿鶴每深。懷念匈奴。旣滅游子。還鄉公義私情。庶幾不悖。果能安堵於室。便當讀書下幃。蓋非世棄君平。正乃學慙寇準耳。所云借箸。誠非敢辭。惟鄙性不合時宜。灌夫使酒。劉四罵人。落落寡歡。煢煢孑立。彌衡之刺。莫知所投。山公之啓。安能有效。所冀故人知我素性。若使有機可言。亦必得當以報。自雲海奔馳。久疏伏案。卽有文章。僅可以鼓吹革命。不可以頡頏時賢。錄呈斧削。尙須他日。書不盡意。諸希亮察。雷昭性頓首。

君武文選

馬和字君武廣西桂林人民國元二年之間嘗相見于上海中華民報見輒圍棋彼此不假思索不及一小時已終三局論者謂之革命棋言見到卽下子不暇計較利害殊有革命之精神云今錄文一首

詩文集自序

君武九歲失怙。賴慈母之教養。親戚之扶助。繼續讀書。十二歲從戴毓馴先生學。好讀歷史古人文集。十五歲友况晴皋龍伯純。告以康有爲讀書法。是時居外祖陳允庵家。藏書頗備。二年間略盡讀之。十七歲入體用學堂。從利文石先生學算。十九歲值庚子之變。四海鼎沸。君武乃去桂林。遊南洋。歸歷粵滬。辛丑冬遊日本。自此以後。讀中國書之時頗少矣。初至日本時頗窮困。輒作文投諸報館。以謀自給。故壬癸間作文最多。癸卯秋間入日本西京大學學工藝化學。丙午夏返國。主教中國公學。時端方督兩江。購捕頗急。從友人楊篤生之勸。復

得高嘯桐兄弟岑雲階諸公之助。西遊歐羅巴。學冶金於伯林工藝大學。辛亥冬間歸國。值武漢革命軍興。隨諸君子之後。東西奔馳。今事稍定。從友人之請。搜集舊所爲詩文。刻爲一卷。殆皆爲壬癸間所作。十年前舊物也。自茲以後。方將利用所學。以圖新民國工業之發展。殆不復作文矣。此寥寥短篇。斷無文學界存在之價值。惟十年以前。君武於鼓吹新學思潮。標榜愛國主義。固有微力焉。以作箇人之記念而已。

天民文選

呂志伊字天民雲南思茅人今錄文二首

楊振鴻事略

楊君振鴻字秋帆。又號思復。雲南昆明縣人。貌魁梧。富勇力。性倜儻。有大志。自甲午庚子兩役。喪師辱國。割地賠款。君憤滿。酋無狀。民氣不振。時與二三至友。密籌獨立自強之大計。會雲南派遣留東陸軍學生。君首膺其選。抵日京後。肆

業振武學校。刻苦勵學。屢列優等。乙巳秋。留東志士與孫文黃興等。倡設中國同盟會。爲革命之總機關。滇人中惟志伊與君。實先與焉。丙午春。回國沿滇越鐵路。調查中法軍隊。及滇越交界各隘要地。報告當道。及留東同人。探悉法人謀滇之計畫甚詳。抵滇省後。往晤前清滇督丁振鐸。人咸以丁頑固。勸君服舊式禮服。君以滇人僻處山陬。久懾服于專制淫威之下。畏官吏如虎狼。思有以矯其柔懦之性習。乃力排衆議。服軍服往。丁滋不悅。屢欲藉事陷君。三月。值大操。丁出閱。君謀乘機刺丁。據滇省舉義事。稍爲丁所聞。沿途戒備極嚴。君不得遂其志。乃歸家。以實業勸導鄉人。然是時君名藉甚。當道多疑君爲革命黨人。友人勸君他往避之。君慷慨太息曰。吾特恨滇中風氣晚闕。同志稀少。不能卽達目的。若彼輩以革命殺我不啻以我之血播革命之種子。吾滇我之榮幸也。何避爲。卒鎮靜如故。丁因未得實據。亦無如君何。六月。滇中設立體操專修學校。某君薦君于丁。任爲校長。君欣然就職。深喜藉此可以傳播革命種子。每授

課時。學生輒歡欣鼓舞。精神爲之一振。及畢業。全校學生富有革命思想者。殆十之八九也。九月與陳文翰劉九疇等。創設一公學會。并設分會于各府廳州縣。藉以聯絡志士。研究地方利弊。爲將來起義之基。十月滇吏以敬而遠之之計。任君爲騰越巡防營管帶。君抵騰越。卽銳意整頓邊防。捍衛閭閻。以新式操法訓練士卒。某街失火。延燒數十家。君率隊往救。身先士卒。至今騰人多感念之。暇輒密集邑中英俊。籌起義方法。擬于丁未五月實行。先佔騰越。進攻永昌大理。卽以大理爲根據地。進取滇省。嗣因蓋達土司爭承襲事。關道關以鏞總兵李寶書受賄主勦。君與騰越廳龍文以勦則不啻爲英人淵魚叢爵之毆也。乃力主撫。關李不得遂其貪欲。又以君到騰越後。屢與滇西人士爭挽國權。爲英領事某所忌。乃密令人揭帖。言將起革命軍。并嗾英領事電省吏中傷君。適前清滇督錫良提學使葉爾鎧初蒞滇。專以摧殘新學爲務。素耳君名。得電卽密諭關李。調各營防備。更派人到騰代君。陽調君到省另候差委。陰實密令所

派之人致君于死地。滇省同志函電密馳，促君速出緬甸，留身以待。君于此時欲孤注一擲，則防備綦嚴，衆寡不敵，乃電滇吏以卸事回省期，而別由他道出緬甸，復至日本，仍肄業振武學校。戊申夏，河口事起，電傳至東。君與志伊暨滇同志急謀回滇爲後援，適留學比利時同志電上海神州日報轉達雲南雜誌社，謂清政府電駐法清使，議借法兵平滇亂等語。君與志伊趙仲暨滇同志以清政府欲實行其寧贈友邦之政策，因倡設雲南獨立會，宣布滿政府罪狀，誓率全滇人士與滿政府斷絕關係，並宣言以雲南獨立爲中國獨立之基礎。開大會于日京錦輝館，商學界之到會者約三四千人。君登壇演說，誓以身殉國。聞者皆感泣。一時捐集軍餉千餘元。有台灣遺民某之五齡幼女，亦解囊捐助。君卽與同志黃毓英、張乃良等渡海回滇。志伊與趙仲則在東主持一切，以爲後援。乃君與諸同志甫抵香港，而河口事卽失敗。法關吏檢查甚嚴，君欲進無路，悲憤交集，乃勸張乃良等回東，並函商志伊與趙仲籌辦一速成軍事講習

會。志伊商允于黃興劉揆一。乃集同志中有志實行者數十人。于暑假期內。在日本大森體育學校。開班練習。如武昌起義之孫武。湖南起義之焦達峯。及光復上海南京之先鋒隊。戰守漢口漢陽之學生軍。多係此次講習會之畢業者也。君則與黃毓英居正等。歷新加坡檳榔嶼而至仰光。君與居正在仰光創設光華日報。鼓吹革命。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而黃毓英等則密入滇西之騰越永昌方面。運動布置。冬十月清兩宮死耗至。君乃電東約志伊速到仰光。共圖進行。顧事機緊迫。志伊尙未至。仰光君卽先起程入滇。經腊戍昔董等處。而至干崖。與黃毓英等計畫進行方法。時滇中風潮大起。清督錫良懸賞五萬金緝君。而君不少畏。冒霜露。披荆棘。步行至蓋達。運動土司刁春園。復繞道至瘴癘最烈之蠻允。運動防營管帶楊發生。楊陽贊成。陰則派人至昔董紅蚌河古里卡各要路邀擊君。以爲必得不次之賞。不意君乃繞行崎嶇鳥道人跡罕至之地。晝伏夜行。竟踰諸葛武侯所渡之瀘江。而至里布卡。與同志某君會。

某君因足疾不良于行。派人二馬一。送君至蒲縹何家寨。與同志等密籌進行方法。時因滇蜀鐵路隨糧加股事。苛碎擾民。鄉人多反抗之。君擬利用此機會。主張急速進行。先集敢死隊二百人。破永昌府城後。即招集鄉民。編練成軍。以一軍取騰越爲後勁。一軍往攻大理及省城。一軍出順寧雲州及迤南各地。則雲南一省唾手可得。然後北出黔湘。以戡定中原。西取川陝。以直擣幽燕。計畫既定。何畏先回永昌。集合反對清吏之鄉民數百爲中隊。待君到。即行進攻。君則潛入永昌新街埂後滿林寨。命劉殿才入城。舉火爲內應。張五樓預備開大北門。何思元往攻南門。預定十二月初一夜起義。顧風聲日盛。居民遷徙者甚多。清吏急調集騰永各營。嚴密防備。徹夜梭巡。屆時君單身持鎗。登城視察一周。出而指揮兵士。急下命令曰。清兵雖多。然非我軍之敵。速即攻城。必佔優勝。奈其兵士係由鄉民集合而成者。雖有勇氣。而素無訓練。且無快利之軍械。不能前進。亦不能持久。致君與諸同志數月之辛苦經營。歸於失敗。乃暫退至滿

林寨。以謀再舉。喘息未定。忽閱某入室報告。謂保山縣派兵役數十人。已至新街。君等宜速離此地。以保全一寨之生命財產。君聞之。憤極。嘔血不止。急起身出門。時則星月在天。霜露匝地。步行數十里。而病乃劇作。同志吳君品芳。及其率領之張某王某等。更番負君。復行數十里。至一燒石灰之草屋中。休息數小時。次晨天將曉。吳君先行至蒲縹。備馬一。遣人接君。至何家寨醫治。奈君因舉事失敗。憤恨不已。又因前此經行瘴鄉。毒氣大發。遂病入膏肓。醫藥罔效。而中華民國無名之英雄。竟於戊申冬十二月十一日之午后八時。死於何家寨矣。君死後。諸同志恐風聲外洩。則何家寨全村之生命財產且不保。乃以白布十匹。毛氈一幅。裹君尸。而潛埋於楊姓之古墓中。嗚呼。慘矣。而君之家屬。至雲南光復後。始得知君死之確耗。尤可傷。已然君之軀殼雖死。而君之精神已深印於千數百萬滇人之腦筋中。故君死未三年。而雲南光復。其在事出力者。半皆君之至友。或學生。滇中首義諸人。念君先種革命之因。至今乃獲收革命之果。

因。封。墓。建。石。以。表。彰。之。並。擬。爲。之。鑄。像。焉。君。妻。某。氏。子。一。女。一。俱。幼。志。伊。與。滇。同。志。曾。代。呈。請。優。恤。在。案。想。稽。勲。者。或。亦。克。念。建。國。之。艱。難。而。不。令。君。之。志。績。湮。沒。以。終。焉。則。幸。甚。也。

黃毓英事略

黃君毓英。字子和。雲南會澤縣人。幼隨宦蜀。勤勉力學。毫無紈袴習。一日見岳忠武遺像。衣冠肅拜曰。所不以公爲法者。非人也。庚子亂後。君憤時局艱危。非求學無以救國。而中國前此之官吏教育。不足以膺淪新智。乃與其兄毓蘭。東渡日本。初肄業宏文學院。君以爲今列強方以武力相競。我國欲事改革。尤非武力不爲功。於是決學陸軍。顧扼於清政府與日政府約。自費生不得入學陸軍。因改入東斌學校。乙巳秋。中國同盟會成立。君由蜀同志黃復生君介紹入會。後因日文部徇清政府意。有取締留學生事。君憤甚。退學回國。至上海與諸同志倡設中國公學。丙午春。留東學界風潮已息。旋反日本。以外人之敢於狎

侮我者。皆由清政府惡劣故。於是愈決心實行革命。適志伊亦由滬返東。中國同盟會雲南分會成立。諸同志舉伊爲分會長。黃君復生乃介紹君於伊。此爲伊識君之第一次。自是厥後。凡關於革新事。君無不商於伊。於是君與伊交愈密。戊申夏。距卒業期僅一月矣。聞雲南河口革命軍起。卽日退學。與楊振鴻張乃良等。渡海赴援。方抵香港。義師已失敗。君乃與諸同志。經星加坡檳榔嶼而至仰光。與楊振鴻居正等。創辦光華日報。復至瓦城。以鄉情聯絡僑商。在迤西會館開會演說革命之真理。聞者皆爲感泣。後與杜韓甫何畏等。密入滇西之騰越。運動巡防營管帶張定臣。張甚贊成。又聯絡各營兵士。數逾三分之二。適騰越各學校聯合開運動會。有漢奸韓維祚者。黔人也。密揭君等爲革命黨。風潮甚烈。幸迤西道秦樹聲。力持正議。始免於禍。於是同志之王某李某等。各旋里。而君與杜韓甫喻華緯等。仍繼續進行。繞道至永昌之蒲縹。與同志吳品芳等。密設同志會。時因鎮康改土事。土民反對甚烈。君擬利用此機會。乃共議何

畏留永運動。君與杜韓甫等進鎮康。行至堯關。因有阻礙。不能前進。乃繞道出干崖。擬覓一鄉導。再進鎮康。乃因染瘴癘。病莫能興。冬月十九。何畏遣其弟至。謂將有事於永。祈速來。二十日適楊振鴻由仰光至干崖。遂共計議進行。楊與何畏弟繞道赴永。君與杜韓甫等至昔馬。約駐該處之巡官楊恩緒。暗襲騰越。而騰則有張定臣爲內應。不意楊振鴻進干崖時。楊恩緒招待之事。爲某營官所知。派人圍捕楊恩緒。並電騰吏。謂革命黨楊振鴻進騰越。騰吏遂派人嚴密查拿。君與杜韓甫至昔馬。亦幾不免。後又赴騰約張定臣。張云事已洩矣。不能爲力。君乃急函達楊振鴻云。騰事無能爲。請緩永圖。後永昌事亦失敗。楊振鴻悲憤嘔血死。君與杜韓甫喻華緯等。因瘴毒復發。仍退回干崖調養。己酉春。居正由仰光至干崖。知楊振鴻已死。復見君等病甚。乃勸君與杜喻同返仰光就醫。療養數月。病均幸痊。夏五月。君復與居正杜韓甫入滇。聯各土司及黑山之野人。預備進行。奈因經濟不足。居正出仰光籌款。君與杜韓甫在腊撒訓練土

兵。適仰光光華報。被清領事蕭永熙等誣陷停板。月餘復發行。又三數月。復停板。庚戌春。居正亦東渡。志伊在仰。復創辦進化報。前後用款甚鉅。無法接濟。君等乃暫緩進行。適馬友伯吳品芳至腊撒。君乃與杜馬吳等共入騰越。聯絡張文光等人同盟會。又創設自治團體會。聯絡巡勇。及由大理移駐之新軍。後復至永昌。聯絡同志。共集三千餘人。於是自治團體會之勢力。遂大澎湃於滇西。五月五日。騰永順各屬代表咸集。推君主盟。統全滇革命軍。君力辭不獲。乃曰。必欲用我者。則請與諸君約。苟舉義後。慎勿妄殺無辜一人。及效諸盜賊行爲。尤當力保外人。以免牽動國際交涉。衆皆曰諾。於時羣情鼓舞。固已目無胡虜矣。辛亥九月六日。騰永先昆明起義。皆此團體之力也。君頻年奔走革命。君父在蜀。深以爲憂。屢電促歸娶。君愀然曰。今吾國尙爲滿奴所據。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決計不赴蜀。父復給以母沒。君得報。數日不食。泣血言曰。予之流離奔走。不克一朝夕事父母者。爲國計也。今國事不一就。歸何以對吾母於地下。無寧

不歸。倘少達吾志而竟吾事。雖死亦可以見吾母於地下。竟不如蜀父無如何。始告以故。復寄銀數百與君。君喜極。挾資就大理蒙化間。謀假開課事。大結同志。時有僑暹滇商羅漢彩。與同志林吉貞林海山等。集議於麻栗壩。謀舉事於滇西。函約君等。君乃與杜馬吳諸同志議。吳品芳到昆明聯絡。馬友伯出麻栗壩。杜韓甫出仰光籌款。君居大理蒙化間。聯絡駐大理之新軍。及蒙化之鄉民。杜韓甫至仰光。適林吉貞林海山已先到仰光。與伊商議進行方法。議決杜與林吉貞遂赴腊戍。遇滇商寸某。願出資相助。杜函伊電約黃興至滇。共圖大舉。黃興至仰。與伊同至皎墨會寸某。面商一切。議將決矣。會英人進兵。侵我片馬。又旅暹同志運滇之軍械。爲暹關吏偵獲。黃興與伊商。與其舉義於滇西。不如舉義於粵東。而滇爲響應。議定。黃興先行赴港。伊亦行。杜韓甫與何克夫入滇。約君同至昆明。密設機關。謀響應。至永昌。與馬友伯會合。行至大理。則君已先行四日矣。原君在蒙化所聯絡之鄉民。聞吾等將起義。均躍躍欲試。謀暗襲擊。

巡防營事洩。被殺十三人。蒙化廳逮君急。君乃星夜避至昆明。迨杜何馬至昆明。與君謀設機關事。君喜甚。乃奔走運動。得軍學界之同志數十人。於古銅寺。再密會於圓通寺。共推君爲長。時廣州起義期迫。黃興電促赴克夫與蜀同志某某等行。而君與杜馬吳諸人在滇。預備響應。不幸廣州敗。同志死傷過當。伊愧後死。乃與宋教仁等赴滬。設總機關。佈置長江事。與諸同志在滇辦事。能守機密。故未受廣州之影響。君更設法進行。親入四標。充見習班長。所得薪餉。均以聯絡同志。後復入七十三標三營。充右排排長。時軍中偵探嚴密。營房相對。鱗次櫛比。中若永巷。每夜分息。燈令。則令腹心之士。懷鎗執刃。扼巷之兩端。自携火柴。入立第一棚。擊火。此燃聲呼曰。君等猶酣臥耶。今時何時。吾屬無死所矣。君等猶酣臥耶。衆驚起。從容曰。滿人據我中國。初入關時。洗揚州屠嘉定。既與諸君詳言之矣。往者論。今且愈甚。列強林立。彼滿政府自知情見勢絀。計惟有以漢人之上土地。

財產。作友邦贈物。以博宮中府中須臾之安樂。甲午之戰。彼所謂祖宗發祥地之遼東。尙忍割棄。於我內地何有。今片馬又見告矣。片馬失。吾滇又何有。且瓜分之議。倡於全球。彼尙持四國借款鐵路國有之政策。悍然不顧。是恐我漢族之不卽亡。而促之使速也。諸君諸君。男兒死耳。與其束縛馳驟如牛馬。搖尾乞憐而終不免於死。無寧於槍林彈雨中。爲同胞求幸福而死之爲愈也。且滿政府之練陸軍以防家賊耳。以漢人攻漢人。而彼坐享其利。諸君諸君。甯爲滿人自殘同胞乎。抑去滿人以救同胞乎。於是衆皆奮拳摩掌曰。天良在。敢愛死。是天賜公醒我等之酣夢也。忿且泣失聲。君亦泣失聲。則又携火柴洋燭入第二棚。如語第一棚者。由是以至若干棚。莫不然。由是以至若干夜。語雖異。宗旨莫不然。君氣慷慨。詞誠懇。貌和霽。故人信之篤。未一月。辭職去。顧與軍官兵士聯絡愈廣。密會無間日。七月。四川鐵路風潮起。清政府調端方帶鄂兵入蜀。時鄂同志急謀起義。舉居正楊玉如赴滬總機關。共商進行方法。議決共舉伊赴港。

與黃興胡漢民面商。並電孫文在美籌款。伊將起程。乃先密函達君與李根源羅佩金等。謂武漢將起義。吾滇速謀響應。伊亦即歸。八月八日。伊抵香港。適胡漢民已往西貢籌款。乃與黃興面商進行方法。議決。伊復密函催君。並即與黃興分袂。由越入滇。時武漢舉義事。已傳至滇。君與滇同志急籌響應。九月五日。君接伊第二函。因即定九月六日舉義。顧因上級軍官未盡洽。君乃依蔡鍔言延期。九月七日。復秘會於唐繼堯宅。某某有難色。同志某急曰。君君慷慨。今事機已急。諸公若不見許。某請獨任之。幸而戰死。則亦已矣。不幸被擒。必自承與公等同謀。不忍獨爲烈士。以貽公等羞。衆大駭。遂決議。九月十日之午前。三時舉義。其計畫係蔡鍔至烏家壩。協同羅佩金。指揮七十四標。李根源協同劉祖武。指揮七十三標。唐繼堯協同張開儒沈汪度。率領講武堂體育學校各學生。預備內應。時川事甚烈。騰越永昌同志。亦已於九月六日起義。清督李經羲倉皇失措。急令砲營管帶謝汝翼往川邊防堵。參議李根源往迤西平亂。事機

之變。間不容髮。九月九日午後九時。七十三標三營。因發實子彈。爲某隊官所見。事遂決裂。李根源由清督署歸。甫至營門。見兵士已譁變。因急下集合令。略言起義之宗旨。卽焚燒標本部。率隊進城。顧時間過早。所約定講武堂學生開北門及小西門。體育學校學生開南門者。均未及開。七十三標行近城幾不得其門而入。君乃身先率兵一排。越城而進。開北門納友軍入。直攻軍械局。復攻清督署。力戰至初十日早十一時。軍械局破。全城公署局所。均爲義軍所克復。而滇軍政府成立。是役也。君實首功。然不自矜伐。惟以他省未定爲憂。滇軍將援川。因反側尙多。無敢任募兵事。君開誠布公。不日成軍。朝夕訓練。遂任援川軍第一大隊長。君所率雖新募士。然軍紀與久練之軍埒。且勇鷙敢戰。迨蜀軍政府成立。君又應黔都督唐繼堯電。召如黔。後奉檄至銅仁。民國元年五月七日。師還至思南野貓區。君積勞致疾。命大隊先行。君繼發。行甫數里。有匪伏莽中。暗發數槍。遂遇害。年二十有八。七月二十七日。喪如貴陽。軍學各界開大會。

追悼。且謀爲之鑄像焉。或曰。君之死類張桓侯。蓋君馭下過嚴。余亦嘗忠告之。不意竟死於是。然視世之縱兵殃民。以苟全其軀者。其賢不肖何如耶。

天民曰。雲南光復。羣策羣力。惟二烈士實始終之一種其因。一收其果。予實不才。忝司提挈。籌畫鼓吹。奔走弗遑。微二烈士。吾誰與歸。造物小兒。胡太不仁。遽奪予良友。如失左右臂。致使我莊嚴璀璨之民國。如曇花一現。復陷於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之旋渦中。而亂機四伏。危險萬狀。嗚呼悲哉。

了盒文選

陶牧字伯蓀號小柳江西南昌人三十後弦斷不續署曰了盒早歲足跡徧于遼東而文字柔和不變江南優美之舊民國四五年之間與余同客榕城風簷展書雨窗賡韻無間晨夕後余由燕而寄居于滬君亦由燕而豫仍返于閩雖書素常通唱酬稍疎矣今年之秋君自閩歸卜居于蘇傷國家之多故悲聚散之無常滬上一握手又匆匆別矣今錄文一首

遼社發刊辭

夫。自。海。禁。初。開。家。習。旁。行。之。學。島。約。互。守。人。尙。鑿。空。之。談。幾。至。獲。麟。千。秋。垂。魯。史。之。絕。筆。祖。龍。一。熾。冷。秦。刼。之。殘。灰。吾。道。不。行。斯。文。久。喪。嗚。呼。洛。鐘。肆。應。用。致。虛。聲。豐。碑。高。題。恐。譏。沒。字。白。雲。不。見。秋。風。興。團。扇。之。悲。空。谷。無。音。流。水。少。鳴。琴。之。趣。抽。薪。未。果。覆。瓿。徒。傷。甚。者。書。讀。藍。皮。俗。移。碧。眼。未。著。等。身。之。作。已。入。斷。髮。之。鄉。託。孤。憤。於。樊。川。都。知。愛。國。寫。傷。心。於。開。府。不。解。離。家。以。我。騷。人。盡。成。志。士。加。以。冤。禽。啣。石。蹈。滄。海。而。不。歸。征。雁。傳。牋。阻。重。關。而。望。遠。無。復。懷。江。河。於。今。古。喻。詩。酒。於。平。生。者。矣。同。人。有。鑒。於。此。集。遼。社。於。瀋。陽。旅。次。消。我。餘。閑。供。其。討。論。雖。雕。蟲。之。技。小。推。司。馬。之。才。多。揀。恆。河。之。沙。碎。金。可。拾。吹。山。陽。之。笛。舊。雨。堪。聯。追。復。社。之。後。塵。修。蘭。亭。之。禊。事。論。文。則。常。奴。休。笑。克。躋。方。回。吟。詩。則。坡。老。如。仙。不。讓。玉。局。效。倚。聲。於。趙。宋。索。和。曲。於。巴。人。誌。怪。能。談。悉。登。別。傳。搜。神。有。記。誰。恥。裨。官。得。此。一。編。酬。余。素。志。用。僧。孺。之。新。事。掌。耀。靈。蛇。激。虞。翻。之。言。泉。胸。抱。荆。璞。

皆屬專門。各推妍手。然關雎。開卷無非正始之音。大雅扶輪。何取謬悠之說。託
神。州。之。渺。渺。亦。復。淚。濕。銅。駝。看。殘。月。之。昏。昏。早。聽。檐。沈。鐵。馬。不。言。治。亂。空。付。文。
章。從。此。歌。屯。田。之。詞。止。談。風。月。量。阮。籍。之。屐。或。紀。山。川。登。樓。王。粲。定。縈。去。國。之。
思。泣。路。楊。朱。可。寄。憂。時。之。恨。唾。壺。擊。遍。久。知。玉。墀。之。足。珍。珊。網。牽。來。日。盼。錦。鱗。
之。翔。至。勿。吝。佳。什。乞。付。郵。筒。總。期。擲。地。成。聲。氣。化。豐。城。之。劍。問。天。屬。對。力。迴。合。
浦。之。珠。證。此。因。緣。聊。爲。噶。矢。

南社文選

五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懺慧文選

徐自華字寄塵號懺慧浙江崇德人少與秋瑾友秋瑾死難寄塵與吳芝瑛收其骨而葬之辦競雄女校以繼秋瑾未竟之志民國元二年之間余與吳江陳佩忍葉楚傖常熟龐蘂子江寧陳匪石歙縣黃賓虹執教鞭於競雄稱一時之盛今錄文三首

笠澤詞徵序

昔黃山孫默無言居揚州。嘗歲暮渡江。欲徵鄒程邨彭羨門王阮亭三家所著麗農延露衍波詞合刊之。陽羨陳迦陵贈以詩曰。秦七黃九自佳耳。此事何須卿饑寒。蓋竊笑其好事也。吾師巢南子當珠申末造。揭蘂民族。倡導國人爲文章。踔勵奮發。盪人心。魂節概昭著。一時天下謀光復者。固罔不知有巢南其人。

矣。顧獨不屑取功名。殷殷然以倚聲自娛。所撰病倩詞。步武姜張。肩隨辛柳。洵能合空靈雄健爲一鑪者。然又自閼。惟恐人知。而時喜求他人之詞刊之。戊申歲暮。曾爲余刻懺慧詞。明年冬。又爲其鄉袁節婦刻寄塵詞。今歲又暮矣。吾師方從塞外歸。乃甫卸裝。卽盡刊其所纂笠澤詞徵。如千卷噫。何其孜孜弗倦。而甚于無言之好事也。然余觀是編。始末迄今。代有探討。舉凡達官名彥。寓賢閨閣。弘章鉅製。斷簡殘篇。罔不兼綜博采。次第分明。煌煌乎誠一邑之巨觀。而千秋之盛業也。詩有之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詞雖小道。而屬之掌故。則關繫至鉅。夫亦何遽可以好事目之耶。刊且竣。來督爲序。自慚弇陋。于清空騷雅之旨。茫無所會。惟當師編纂時。華固嘗執筆其後。爲之考訂而斟寫者。亦六閱寒暑矣。感歲月之不居。喜陳編之有獲。因爲序之如此。亦使讀其書者。知方今之世。菰蘆人物。尙有忍饑寒而爲無言之所爲者。其襟抱又豈尋常所可測哉。

鑑湖女俠秋君墓表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姓秋氏。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慷慨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爲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丰貌英。美嫻於詞。令高談雄辨。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迂。居常輒逃於酒。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所天故執袴子。至是竟不相能。值庚子變亂。時事益亟。君居京師。見之獨慨然太息曰。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甲辰夏。東渡海。赴日本肄業。稍暇。與其同志重興共愛會而已。爲之長譽。日鵲起。東國留學慕君者衆。每際大會。輒以得君一臨蒞爲榮。而君亦負奇磊落。往會則摳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悲感激切。盪人心。魂人之間者。未嘗不泣。數行下而襟袖爲之漬也。又好節己費。以助人學。從之遊者。莫不歎服。居東二歲。而取締事起。學子騷然。君以外權之橫。不忍獨留。亦導同志拂衣歸。歸益引女學爲己任。提倡不遺餘力。主講潯溪學校。教育彌至。有吳生者。艱於資。將中輟。君深慨之。挈往

海上俾成業焉。因留辦中國女報，冀以少警聾瞽，而閨閣荏弱，勸勸不聞，經費坐支絀。君經營罔倦，編纂益力，並日冒風雪，走求援助，不以爲苦。嗚呼！洵可謂熱心公益，而厲世摩鈍者矣。以母喪，乃暫還越，後仍往來吳越間。至丁未五月，皖中事起，而君方自滬歸，居大通學校。大通者，徐錫麟所興創，而君素贊成之者。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嗚呼！慘已迹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人廣座，議論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踰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嗚呼！此君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爲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爲然，而尙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於岳王墳，同不朽云。

蘭湘姊傳

姊名蕙貞。字蘭湘。姓徐氏。先叔父蓉史先生委女也。生而聰敏。性極豪爽。幼年隨宦。長於珠江。叔父最憐愛之。公餘授以經史。穎悟非常。以需次縣令。政務殷繁。不暇時督課。而姊雅好讀書。能以靜者之心。潛通詩書之旨。恆閨中。自相切磋。蓋未嘗一日受之師。云書法尤佳。有晉人風格。兼善尺牘。初未諳韻語。歲丁亥。叔父權篆順德。函招家君。余隨侍同往。姊妹始常聚首。姊長余一齡。性情洽合。遂如蛩駘之相依。因同起臥。偕形影也。時余初學爲詩。出以相示。姊誦之喜。曰。余思學此久矣。子既能詩。幸教我。余唯唯謝不敏。自是朝夕苦吟。互相酬唱。詩成輒呈家君改削。叔父政暇見之。亦往往許可。甫閱歲。叔父因病乞休。同歸故里。厭家居塵俗。養疴西湖。姊更詩學日進。湖水當門。山峯在望。徘徊吟眺。日夕其中。香暖揮毫。霞舒寫韻。與余及韻清女史。詩筒郵寄。絡繹不絕。固自以爲分湖午夢堂。無稍讓焉。庚寅冬。叔母周宜人喪。姊哀毀躄踊。形神俱離。復以父

老弟幼。摒擋家事。吟咏遂輟。而姊自此病矣。己更增劇。遂卒。時壬辰二月廿四日也。年僅二十有一。芳蘭委露。溘然而逝。玉竟長埋。香難再返。既天其年。而所著度鍼樓詩稿。亦俱散佚。不復得。烏乎傷已。會余檢舊稿。忽從篋得姊手鈔詩三十餘首。蓋均當時姊嫌字劣。棄之。爲余所珍藏者。屈指姊亡已十二年矣。披章宛誦。涕淚潛潛。不覺襟袖盡濕焉。雖寥寥短篇。絕少巨製。然皆原本風騷。激發情性。語甚雋永。不同凡響。使天假之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此。獨惜乎其蘭摧玉折。先百卉而凋零也。余故重傷吾姊。之薄命。因述其大略如此。並寫遺詩。敬附拙稿。吉光片羽。或藉此而存焉歟。甲辰正月穀日。妹自華撰。

次公文選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往歲客北京。與次公朝夕相見。次公之學務爲博覽。記誦勝人。慨然有志于著述。余嘗以整理舊學之說進。次公不以爲然。蓋次公謹守清漢學家之範圍。而不肯稍變也。今錄文五首。

小黃昏館詞自敘

敘曰。少好修姱。長丁憂患。年未及壯。而無生之氣。自慮奄忽。壽不得長。乃纂平昔所爲詞。如千首。都爲一卷。以付其友。匪云見志。留此吹劍之一映而已。自詩教廢。墜填詞。爰作溯厥機緘。原本自天。夫心知之靈。陰陽五行之氣。發乎無朕。逝于無倪。稱心而言。無段於物。復意爲工。存乎其人。然而哀樂皆情。樂有極而哀無極。比興胥體。比有涯而興無涯。方予爲詞。含豪覲然。洎乎成章。羌不自諭。藥夫擊轅。詎求和于九磬。山雞舞鏡。匪效矚于鸞鳥。同聲之應。流傳之事。夫奚敢望。江水湛湛。情理實勞。脫不卽死。或有寸進。當繼是爲。集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小黃昏館主。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雲間高子。今之嵇阮。華以實。琳邃於聲。詩淵淵乎。東南之美。文章道義之雄也。世變倏忽。流漂三古。禍福之朕。縣於眉睫。邦人君子。哀樂萬殊。發爲詠調。各漸

其軌而憂生念亂之言尤肆以朋興高子慨焉用簞詩徵斷年三十極遷流也
實齋有言詩教至廣予謂六義首風其德迺在比興以此論詩世道可覘不圖
高子實獲玄解發憤著書合於聖人不得已之旨義法章句抑又末已昔者遺
山野史中州撰集蒙災悔吝迺傳列朝觥觥礪士亦有別裁不有高子疇其四
之憶昨與子蒞薜鄴門訪城南之蕭寺夢桑乾之明月酒酣以往留題分均狂
歌痛哭以爲至樂曾不幾時懽逢去懷涉江回風悲來無端所幸二人者黃馘
槁項大命未至猶得從容坐論是非長短寧非天之所與邪夫誠不至者辭不
靈慮不長者感不深雝門鼓絃孟嘗於焉賈涕河水洋洋孔公旋其車轍明哲
之事知幾之神旁通觸類匪夷所思不獨詩然也而詩可以觀翺翔比興之域
擷國風之情采匪風下泉治亂繫之下士大笑豈不宜哉高子知言或者肆予
若迺嘉謚於于皇賡幾復之隊緒其迹與世俗已睽其趣與先民亦少異敦
詩之彥能自得之丙辰末春睦州邵瑞彭謹敘

十年說夢圖序

吾友王子尊農。南國華胄。西神散仙。壯志風高。驚才烟逸。握靈蛇之一珠。馳赤驥於萬里。王泰鈔二千卷文字。朱育通卅六國語言。舉凡雞次之典。螭扁之篆。驢唇之書。龜臙之術。靡不成誦在心。緣督爲理。故其爲文也。丹瓊遜珍。綠蘭謝馥。雙管齊下。檀欒如七寶之樓。五采相宣。錦繡奪萬花之谷。酈炎見志。託詠靈芝。子暉恣時。寄懷冬草。天心月脅。羨逋翁之驚人。鬼面神頭。闢晦菴之作怪。宜乎女媧白雪。繡到弓衣。添蘇碧紗。拂來塵袖也。涵芬樓小說月報之刊。君實主之。虞初九百篇比孔甲之盤。曹公三十里悟受辛之白干。門萬戶如畫漢宮。九儒十丐。欲競稷下。風行八殞。年歷十稔。因作說夢圖記其事。予受而讀焉。林篁長歎。疑先代之輞川庭戶。臥遊恍當年之宗炳。鬢茅作堂。因樹爲屋。二二泉甘。夏水欲滿。三三徑啓。秋山如妝。曉風楊柳。耆卿酒醒。而不知流水桃花。子驥路迷。而難到鋪紙上之烟雲。寓中年之哀樂。此固極尊農亡慘之思。而觸瑞彭以

不盡之感者矣。夫茫茫天壤，我輩能狂落落。生涯世人欲殺國腹，荷香之曲念人間之可哀。鬼頭梅子之詞，歎華年之誰度。枯魚自泣，苦狗虛餐。此十年中，君曾一爲金陵主帥記室，白門諱罷，青蓋悲來，訪三妹於鍾山，弔四孀於舊院樓上。瓊枝奈何呼，帝江頭桃葉遺此憑誰。旣而迴帆打鼓，言辭西塞之山，吹笛披裘，閒奏南飛之曲。海氣盪胸，隴雲潑眼，舟如蠡旋，屨若鹿盧。炎方諸國，周歷殆遍。緬甸故墟，乘興遊焉。蝦女詫其爲神，馬留請而說法。拜和尚於黃茅瘴裏，遲太監於趕舶風中。蠻單送客，晁聞豆蔻之歌。象背馱經，夜醉桃榔之酒。頭痛不憚，夫登山脚氣，且以之名集。然而域外之觀未畢，中原之事方多。烏喙聞歸而搖尾，彫題臨歧而賁淚。還居滬濱，重探龍威。斯時海水羣飛，周道可怛。羝根爲盜，鼠子齧人。君則悶焦先殺，癰之辭覓夏統。蟻之食燃脂，暝寫裘鍾爲疲。掬紙晨搜衣珠，可獲言霏玉屑。汁蘸金壺，唾落九天。縑貴一字，聞者疑德林爲古人。見者服伯生爲老吏。而君方且嗒然若喪，淒其寡懽。斜陽烟柳，自寫斷腸落。

月青楓長吟搔首回憶夏五之天相見春申之浦黃雞命簫赤鳥訪碣嘯蠟未
燼嘶騎忽催思公子而賦離憂吟菩薩而懷乾闥圖披尺二路隔三千梨可作
雲槐能審雨飛侵晨之雒鵠或遇歐公占入懷之蛟龍還期董相嗚呼人生百
年疇非一夢前塵易感來日大難所願行歌哨遍莫談僧耳之婆從茲喚出趾
離大罵摘脈之鬼翻起華嚴音義爲君虔呪婆珊寫成繡蒂文章煩我重磨義
墨豈不幸與戊午十二月社盟弟邵瑞彭

吳先生小傳

先生名文世字素亭一字治田淳安之雲村人歲貢生吳故邑世族多藏書先生
生得以博覽圖籍爲文詞姚易卓犖淵乎大雅書學海嶽翁能亂真尤耆蕭閒
堂記臨寫至數百本不少輟性狷狹設帳里中課諸生以羣經章句而不博舉
業人以是厭之雖乾之際文字獄興士相戒以忌諱先生顧不矜脊會門人某
素無行先生妻詈之怨懟微知其詠雞冠花詩有不知何處飛來種也向花中

獨號王句。摘上有司。以爲姍謗。遂下先生獄。讞定流貴州。先生妻先卒。遺一子。一女。迺歸其女於邵某。族兄雨峯之祖忘其諱而與子偕。比至黔中。仍繫縣獄。獄吏知先生文士。善眎之。偶倩其書楹帖。縣令見之大奇。留館署中。適撫軍某公。爲其子求師傅。令以先生聞。聘之。並命先生子起標伴諸公子讀。諸公子業大進。賓主之間。甚相得也。起標以是簪籍貴州。入學食廩餼。先生旋亦遇赦生還。後數年以疾卒。起標歸應童試。數不利。撫軍聞之。馳書浙學使者。復起標籍。爲淳安縣學廩膳主云。

邵瑞彭曰。起標一名元幹。字亨衢。年六十餘。爲先子童子師。館予家三載。其言如此。信已。或言先生配所爲湖北棗陽。嚙亨翁授先子讀。皆黔中方音。及先子以授瑞彭。未改也。意者先至棗陽。後方入黔與。又聞同時長洲沈德潛有詩云。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卒。罹身後之旤。而先生詩意略與之同。亦緣以獲罪。抑何其相肖耶。先生軼事方志家。諱俱隱不載。亨翁一子蚤卒。遂無後。遺書多。

放。失。不。可。問。予。恐。舊。聞。之。就。堙。也。輒。箸。之。於。篇。邑。後。學。邵。瑞。彭。述。

石門贊并敘

去。予。家。三。十。里。而。遙。尋。鳳。里。之。南。有。石。門。焉。縣。厓。千。仞。下。臨。蟻。眴。之。岸。溪。水。過。壑。石。巖。巖。如。鎗。鎚。束。使。回。薄。水。益。怒。絕。壁。前。阻。路。不。能。達。爰。見。雙。闕。砉。然。中。闢。蓋。人。力。削。成。者。陋。五。六。尺。深。二。十。尺。強。左。右。劉。山。骨。爲。階。歷。數。十。級。俾。升。降。叩。首。可。見。青。冥。星。辰。瞰。於。其。顛。松。檟。獻。於。其。會。魚。龍。呻。於。其。窟。行。者。過。之。輒。黯。黯。沮。喪。雖。春。之。日。如。窮。燠。焉。門。鑿。自。誰。氏。圖。經。不。載。又。無。題。名。碑。誌。之。屬。人。亦。靡。有。知。者。予。太。息。靈。境。之。久。闕。而。先。民。之。績。之。不。朽。諸。世。也。爰。贊。之。曰。

水。咽。地。肺。巖。矗。月。脅。何。年。鬼。工。鑿。此。石。闕。楓。櫟。秋。蔭。蘭。蕙。夏。歇。惟。有。蒼。落。萬。古。不。威。伊。水。讓。僻。天。台。妬。奇。白。日。窮。冥。疑。來。神。斐。臯。冷。息。歎。蟻。愁。欲。啼。行。人。惕。止。形。慘。魂。悽。

鐵井贊并敘

井在淳安縣治西偏。宋紹聖間。邑人汪常開所鑿。政和七年。僧用齊繚以鐵闌。咸同之際。邑被兵。搥其闌齧焉。泉出石骨甘冽。異諸水。旱亦不枯。予昔年嘗汲之。爰爲之贊曰。

蚩龍張。忽石魚。剝脅伯翳。螫之。矧以寒鐵。圓月扶夜。幽荇鏡春。酌彼湛碧。臣性說魂。井闌小。胸泉德未虧。鹿盧宛轉。不興散波。

大至文選

諸宗元字貞壯。別號大至。浙江紹興人。往年予與晦聞秋枚巢南。亞子天梅。石子諸君設國學保存會于滬上。徵求藏書至二十餘萬卷。貞壯之力居多。今者卜居武林。以詩文自娛。嘯傲湖山。真壯遠矣。今錄文二首。

酒喻

吾越人也。越之鄉。以釀著。輦而鬻之於遠方。則其值倍其味。上北輸於京師。南走於滇粵。蓋吾國國權所及之地。無不知有越酒也。近聞業釀者日稀矣。吾嘗

以其故。叩於鄉人。鄉人輒曰。國人嗜飲者少。故釀業遂銳減。吾初以謂誠然。一日造業酤者而問之。則其所言。有大異所聞於鄉人者。且使吾不能須臾忘其言也。吾聞其言。深貯於腦。不以告國人。則吾終身不忍近杯勺矣。業酤者曰。家世業釀。今改而業酤。言之至可哀也。昔臺灣之爲我國有。其地歲銷越酒。不可以數計。運酒之舟。帆檣相接。獲利亦奇。贏自乙未之歲。臺灣淪於日本。權酒極重。曩之爲酒商者。相戒不敢趨臺灣。予之釀業遂敗。然匪獨予也。予之鄰亦如是。惟臺灣人之愛祖國者。其餉賓客。仍以越酒爲貴。必輾轉而始能得之一釐。之費價倍於往昔。二與七之比例矣。吾既聞業酤者之所稱述。行市惘惘不知東西。旣而奮然曰。吾國之土地。今改隸於他族者。不僅一臺灣也。吾國商業之不振。物產之不盛。不僅一越酒也。同沈憂之襲心。將熟視而無覩。此吾國人不。得不自承其咎也。嗚呼。維持國貨。維持國貨。此非近日之恆言乎。然入五都之市。列廛而充架。什有八九爲舶來品矣。居一畝之宮。設饌而被服。什有三四爲

舶來品矣。下至巾襪之微。針釘之細。無一不資於舶來品。以爲飾觀。以爲利用。則在此時而主維持國貨之說。誠爲急務。惟商品之盛衰。歸墟於社會之風尚。潮流所播。勢不可遏。既不能家喻戶曉。強人以必用國貨。則惟有卽社會之風尚。思所以代易而更張之。其條例甚繁。吾當別著爲論。今先就釀業一宣吾之耿耿者。夫酒世所稱爲消耗品也。故東西各國。定稅額爲重。然吾聞日本之權酒。加重於廠稅。爲額浮於酒之原值。果運輸於他國。出口無稅。且計值還其原取。廠稅三之一。以獎植之。我國之權酒。產地有稅也。銷場有稅也。通過地有稅也。行愈遠。則徵取愈複。雜愈煩。苛則無怪。釀業日敗。所產日絀。且將舉吾國人求一醉於東島之麥酒矣。醉鄉本寬。蹙蹙靡騁。吾不禁臨觴涕下。爲越酒哀也。悲夫。臺灣之民。本我之同族也。越酒。本我國之特產也。信如業酤者之言。則臺灣之民。飲越酒而甘。飲越酒而苦。必如其不忘祖國也。吾思之。吾願國人之嗜越酒者。一推念於臺灣也。吾今何祝。祝我國日強而已。國烏乎強。惟在平民之

經濟有以擴張之。興物產振商業。則平民經濟之根本也。定國稅市稅之性質。斛石畫一。苛細悉罷。則物產興矣。商業振矣。於是而尙憂平民經濟之乏缺。此必無之事也。人有恆言。強國之民好酒。則所謂越酒者。亦必隨政治之能力。瀾漫於大陸。突飛於世界。吾非酒人。如其時有相蹤跡者。亦必於浮白轟飲中求其人矣。

缶廬先生小傳

先生吳氏。名俊卿。字倉碩。浙江安吉縣人。歲壬子壽七十後以字行。嘗自署曰缶廬。曰苦鐵。故海內外識先生者。亦以缶廬與苦鐵稱先生也。曾祖諱芳南。隱居不仕。祖諱淵。父諱辛甲。世父諱開甲。皆舉于鄉。先生遂以文學世其家。然少遭喪亂。初不措意仕進。中歲以一官居吳中。積資勞至直隸州知州。曾任安東縣。一月卽謝去。則先生無意于仕宦可知矣。初先生以篆刻名于世。晚復肆力於書畫。蓋于文藝有篤嗜焉。書則篆法獵碣而略參己意。雖隸真狂草。率以篆

籀之法。出之畫。則以松梅以蘭石以竹菊及雜卉爲最著。間或作山水摹佛象。寫人物大都自關町畦。獨立門戶。其所宗述則歸墟于八大山人。大滌子。若金冬心。黃小松。高且園。李復堂。吳讓之。趙悲庵。輩猶驟斬耳於篆刻。研習爲尤深。所用刀圓幹而鈍刃。異于常人。用以治印者。分朱布白。結字構體。一本于秦漢印。鈔宗元嘗謂先生治印。當代誠無其匹。卽王元章始創花乳石印。以還鐫削之妙。能齊于先生者。不數覩也。是以得者爭藏弄之。先生復耽志于詩歌。奇氣坌溢。時以真樸排鼻勝。宗元嘗以擬杜于皇。吳野人論者許爲知言。文不苟作。然其考覈金石。或自爲書畫題記。下筆纚纚數千言。雖工于文者。見輒歎服。蓋先生始居于鄉。旣客海上。官吳下。所與爲師友者。如楊蘋翁。峴任伯年。顧吳瘦綠。山施旭。臣洛升。均甫。補華。譚仲修。獻吳。退樓。雲恪。齋。大澂。潘鄭齋。祖蔭。胡公壽。公壽之倫。皆爲東南一時之雄彥。相與討論評隲。故所得爲獨多也。其平昔所服膺者。惟蘋翁與伯年。以書畫師承在二君耳。先生軀短頤頰豐皙。細目而

疏髯。今年逾七十。鬢髮無白者。望之若四十歲許人。自晦以聾。然詞令諧妙。見可喜之客。傾談忘倦。宗元曾戲詰先生。聾以自晦。其有託耶。先生亦笑而頷之。初聘妻章氏。清咸豐十年。安吉被兵。與先生母萬夫人。先生之弟妹同及于難。先生每值忌日。感悼不置。後娶施夫人。生丈夫子三。育早殤。涵邁皆儒雅。尙學。涵刻印。邁畫山水。亦均有先生風。女子子一。工隸書。壻烏程邱培涵。學農于美利堅。行畢業矣。有孫三人。先生所著缶廬詩四卷。已刊。其未刊者。有若干卷。題畫詩。泊雜文銘跋之屬。則編爲別集。又缶廬印存若干卷。

諸宗元曰。吾于歲己酉。在吳下。始見先生于癖斯堂。明日以贈詩來。繼此數數相見。卽相別。無踰三月者。先生嗜吾詩。吾所得于先生者。刻印及書畫。蒐聚可充篋。然其言行醇穆。忘年相友。其有厚于吾者。非常人所可幾也。先生自言三十始學詩。五十始學畫。積數十年之日力。所成如此。亦云勤矣。我國人通文藝者。固無不知先生。然海外慕先生書畫。輦金以求者。踵相接。近東人且欲乞先

生。小。傳。以。傳。之。吾。用。舉。所。知。以。著。于。篇。其。他。行。誼。之。榮。榮。大。者。吾。他。日。更。當。爲。文。以。貽。先。生。也。

元沖文選

邵庸舒字元沖浙江紹興人民國元二年之間南社同人主持上海報館筆政者頗多天民元沖勉後在民國新聞右任鴻軒在民立楚儉亞子叔同一厂人菊寄塵鵷雛在太平洋懷霜布雷亞雲在天鐸太一季剛在民聲无生朴存在神州匪石天仇少衡在民權孟碩子實善之義華與余在中華民報治事之暇輒爲詩酒之會爲極盛之時今則鴻軒亞雲太一无生子實皆已作古其他聚散無常元沖且遠在美洲矣飄風浮雲能無慨然今錄文三首

送陶望潮東遊序

抑之詩曰。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言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猶柔忍之木。既經荏染。而人則被之弦以爲弓也。吾越於天文。其

星爲牽牛。會稽五洩天柱之山。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盤回。殷起低昂。於其間。曹娥。錢江。鑑湖之水。泓窈者。灝漾者。潢漾者。如盤如帶者。莫不安翔徐徊。翫乎漈漈。是蓋秉埒者。中正清淑而宜孕育靈氣。陶氏在吾越。稱望族。代多君子人。望潮尤敦敦慤慤。悃悃而無華。蓋其所受者爲至厚且醇也。予之識望潮也。在丙午歲。同學於浙江高等學校。視其容恂恂然。察其言黯黯然。顧猶未深知望潮也。而望潮亦旋去之日本。民國元年正月。予方與鄧君子贊同在上海逆旅。籌畫北伐事。望潮忽被戎服。佩長劍。峨峨然來臨。大喜。詢所從來。望潮則自言在日本長崎專門醫學校。鄂事起。歸國。從滬軍輾轉金陵之役。又嘗率健兒力。赴天保城者也。今亦矢北伐。予更大喜。由是昕夕得相見。顧望潮志愈廣。體愈恭。退然抑然。每若歆然有所不足者。所謂溫溫恭人者。非耶。今國事大定。望潮又欲東渡。畢所業。予惟吾越山川中正清淑。望潮蓋尤秉其醇者。今舉世學術廢絕久矣。望潮此行而克竟所學。則詢足以矯一世之窳敝而造詣爲無涯。

淚也。於其行也。爲誦子衿之詩。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望潮其嗣音與。

焦大鵬傳

焦大鵬字達峯。號鞠蓀。湖南瀏陽人也。生而豪邁不羈。有睥睨一切之概。五歲卽從塾師讀。資穎絕倫。羣兒勿之及。然性殊不樂之。每居日暮。由塾中出。輒齎集羣兒編爲兩部。自領其一。指麾戰鬪。偶有所負。亦必奮起再鬪。期必勝而後已。年十四。去私塾。入瀏陽高等小學。湖南在國中。夙爲風氣閉塞之區。惟瀏陽以被譚嗣同唐才常革命失敗之影響所及。漸興起社會上革命之觀念。君之入校。距嗣同之死也僅五年。距才常之死也僅兩年。故學校中人道譚唐事者尤衆。君每聞之。輒怒目推案而起曰。譚唐已矣。後起之譚唐正多。咄彼滿奴。又惡能盡殺我堂堂男子者。君貌本魁偉。至是益目光炯炯。英氣逼人。儼若以譚唐自任。校中多戲呼之爲譚唐。間有稱之爲俾士麥克訥爾遜者。亦漫應之。不

辭。蓋其志已漸見於是矣。然益肆力學業。黽勉精進。大異疇昔。而其踔揚蹈厲之氣。亦愈勃發。每于課餘之暇。輒從事於種種運動。如擊球競走。無不超越儕輩。年十八。入長沙高等普通學堂遊學預備科。研究東文。進步甚速。甫二三月。卽能譯讀其書。年二十。遂自費東渡。時湖南有禹之謨者。革命黨中之急進者也。乙巳丙午之間。在湘提倡革命甚烈。一時聞風興起者。不知凡幾。君時在高等普通學校。耳其名。心契其言論。遂與禹定交。禹亦極偉。君之氣概。深相重倚。凡秘密籌畫。必與之。君之東渡也。在丙午五月。至則卽入同盟會。與黃興諸人相聯絡。擬習陸軍。以格於例不果。乃改入東斌學校。丁未同盟會設十部。時有聯絡部。專以聯絡各省黨會爲主旨。遂由該部附設共進會。初發起時。不甚完備。後經多數人議決。改訂章程。另行選舉。君被舉爲調查部長。戊申四月。河口軍起。在東之同志。在錦輝館開雲南獨立大會。到者數千人。當時捐得數千金。遂由黃興爲幹事。組織大森軍事講習會。君入焉。九月共進會組織實行機關。

公舉各省都督。君被舉爲湖南都督。所有旗幟印章。亦由當時議定。被舉諸人先後歸國。分途進行。君於十二月抵漢口。與湖北同志磋商方略。旋還湘。已西三月來鄂。偕湖北同志。組織總機關於漢口。分機關於武昌。惟經濟極絀。勢頗岌岌。會瀏陽布商周海文。劉肯堂。販運夏布至漢口。因聯絡之入會。並說令出質布正。得金分配各機關。七月君偕周劉回湘。變名左耀國。運動瀏陽醴陵萍鄉等處會黨。旋回省。會同余華祿。楊任鄧恢宇。謝伯圭等。在湘垣組織機關部。商定派楊任往常德沅靖一帶。彭邦棟往衡永彬桂一帶。會同周果一。吳燮。鄭人康。柳鵠。火等。黃菊初往岳州。會同李琦。周四維等。周文斌。謝伯圭往寶慶。會同禹骨剛等。分頭聯絡黨人。庚戌三月復至萍鄉醴陵。極力組織。兼事編制。約得千餘人。九月歸長沙。與楊任鄧恢宇。余華祿等。籌畫常醴辰沅會黨交通事。辛亥二月。譚君人鳳由漢返湘。云三月間同志赴粵舉事。約君在湘響應。旋赴漢口。居機關部。以經濟困難。奔走蘄廣。事未成。而所受之辛苦已極。已而粵事

敗。湖南爭鐵道國有事起。君急回湘。謀舉事。亦不果。五月復在湘垣組織體育社。作爲秘密機關。又與陳作新竭力運動新軍及巡防各營。七八月間。一切布置。均已就緒。八月十九。鄂軍起。君急部署一切。擬於二十八日應之。以清撫余誠格防軍統領黃忠浩已稍稍聞耗。防範頗嚴。是日遂不果舉。然其時鄂以孤軍支拄。各省互存觀望。其勢危甚。黃忠浩又擬調省外巡防各隊。進擊鄂軍。君憤然曰。中國存亡在此一舉。死生以之。猶豫奚爲者。遂於九月朔日。自領軍撲小吳門。令陳作新撲北門。時守城軍士已均經聯絡。遂開門放入。城外新軍直赴軍械局。獲得槍械子彈。乃合趨撫署。黃忠浩適與余誠格會議。因黃忠浩反對最力。遂僇之。又勸業道曾綬若。營務處王毓江。長沙縣沈瀛。均以犯順伏誅。九月二日。軍學各界大會於諮議局。君以殊功被舉爲都督。陳作新副之。君力辭不獲。遂允暫任。時清軍大至鄂。武昌將不支。君急發四十九標赴援。並擬續發五十標。與巡防舊軍更番迭戰。而急練舊日所聯合各民黨。以爲守兵。更擬

銳志援鄂。領軍北上。復大會辭職。衆仍不可。初七日。更出示宣言告退。各界又派代表相堅留。君不得已。遂孳孳仍圖遣援師。飭治庶政。湖南某黨者。君主立憲派也。君始舉義。某黨欲依附之以圖功名。顧心嫉君功高。又慮小人不見容於君子。遂密議殺君。煽惑軍士。謂君領鄂餉數十萬。私爲己有。并謂君早爲他人所殺。今非本人。遍布流言。已又聞鄂軍屢不勝。謀殺君之心益急。以冀邀功於滿廷。初九日。開祕密會於求忠學堂。議遂決。初十日午後。某黨詭稱和豐公司。有兵騷擾事。給副都督陳作新出城彈壓。而殺之於北門。旋督軍一隊。自小吳門直抵軍政府。佯爲備物犒軍者。誘君出而殺之。君旣死。人民大驚擾。若逢敵軍。夜間巷哭者。往往有所聞云。

邵元冲曰。鄂省創義。使無湘省繼起援助之。今日猶無民國也。乃焦君卒因是而被殺也。哀哉。焦君初受任省垣。帖然居民。獻牛酒以犒師者。絡繹道途。間爆竹聲徹宵不絕。其死也。人民紛紛遷避。若逢大敵相聚。哀號若喪所親。焦君之

得民何其深也。邵元冲又曰：余聞焦君已酉歲之在鄂也，十月間僅御單衣一襲，不得已至擁被以取溫。庚戌五月與弟達人黃震華在醴陵三人至，共有汗衫一領，不得同時出。焦君之處境又何其窮也！功成而不得自全其軀，悲夫。

宋鈍初先生誄并敘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宋鈍初先生在滬甯車站爲奸人所狙擊。二十一日晚四時四十八分創劇卒於滬寧車站醫院。嗚呼！正道銷熄，稜氛覆天，淫暄朝飛，衆芳蕪穢。遂令先生罹此鞠兇。嗚呼！先生清懿之操，貞毅之行，疏附後先，劬勞邦事，彌艱歷辛，神骸槁瘁，蝮蛇藁藁，鱣鯨橫江，飛駟食肉，凌恣激揚，迷於私圖，務鋤鉅本。遂令先生傾此大命。嗚呼！先生握瑾懷瑜，融和含冲，前此數祀，虜政未殄，發爲閔辭，如挺擊堅，邦人靡然大誼，以彰漢水一飛義幟，羣張河嶽，重清民氣，乃揚微夫人力，孰倚孰仗。嗚呼！先生民政初基，萬方俶擾，戈森戟發，如沸如蟾。惟我先生憫此哀恫，蕉萃長途，奔馳驛道，衆乃釋然，矇瞶以銷。嗚呼！先生

癢痼在抱。慙惻萌生。紆經申圖。懃懃以營。大制不割。明德莫彰。宵人乘間。殲此元良。嗚呼哀哉。陰霾慘冽。晝日曠黃。靈駕飛龍。亶其上昇。邦人搶攘。涕泗滂沱。念此灑涕。欷歔咨嗟。爰爲辭以誄之曰。

翳先生之諒直兮。洵光明而耿介。又和抱之堅貞兮。被黔黎以渥洽。志謇謇而靡他兮。誓盡瘁以爲美政。情湛湛而欲申兮。思繼業乎隆治。之清塵數姱節與端操兮。當代攸其莫並。又重仁而襲義兮。式正質兮。懷清方。謂先生紆其所踐履兮。就穆然而匡我萌孽之初。政媿隆哲美兮。步武佛民何昊天。之不弔兮。姦宄橫集。狐狸嶽嶽兮。止鵠萃棘。獮貉踴揚兮。麒麟顛蹶。愛恫先生兮。破珠毀璞。腰摧腹陷兮。肝腸以裂。靈魂黜兮。大命以絕。嗚呼先生而既逝兮。羣生夫又何恃。水深火烈兮。巨弊要路。瞻念前途兮。靡所適至。撫景徘徊兮。涕浪浪以陳詞。

布雷文選

陳訓恩字布雷浙江慈谿人今錄文三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損書具悉。太平洋文藝。自足下歸里。得寄塵代主其事。殊深快慰。惟此後春航絕技。少一枝健筆揄揚矣。讀天梅酒話。知大爲毛韻珂抱不平。狂奴醉態。白眼睨天。自是此君本色。然弟竊有言。韻珂品藝雙絕。固自滄伶翹楚。但不可與春航相提並論。春航天才英邁。無往匪宜。充其程限。豈僅僅名優兩字。足以盡之。足下覆書。與天梅斷斷致辨。於毛馮兩人色藝。剖析微茫。弟則謂梅痕菊影。無待裁量。閬苑琪葩。寧與人間花草等量齊列耶。必欲儕春航於韻珂。縱極推揚。已嫌唐突矣。弟嘗悲春航不幸。浮沈伶界。至與一般優孟。以聲容槿步。並受儉父俗子之評隲。不謂足下自命爲箇耶知己。亦復有此疏略之舉也。弟傾倒春航。已非一日。向未嘗爲足下言。卽足下亦不之知。然硜硜鄙抱。竊自量度。以爲如春航者。實一切有耳目衆生所宜共憐共賞。間有少數。或致微辭。特一時視聽有所蔽耳。非果酸醎遂有異嗜也。偶因所觸。率布胸臆。書成自讀。

乃不覺其言之狂。止齋一厂。素稱同調。請以質之。謂何如也。劍華來書。纏纏千言。知投止南荒。興復不淺。一時瑜亮。並世梅村。刺取兩語。綴成一聯。讀之。便成三絕矣。足下與杏佛書。以北京報案。比之探春擊王善保家。可稱妙喻。今之言論界。龐雜已甚。令人歎息痛恨。定公有言。童孫囁諄。祝壽耆之無遽死矣。弟則謂以心力交瘁之身。廁蚊蚋薨薨之世。雖欲無死。其可得耶。足下避囂里居。計亦復佳。幸假片暇。報我近况。無忌公子。想復無恙。欲言不盡。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久不通問。維動定如何。頗用爲念。連日春雲層疊。若助愁吟。不知足下追悼亞雲。揮幾許傷逝之淚。弟旣痛死友。復哭女嬈。神昏志瞶。不類爲人。偶思作書問。馳訊朋舊。而提筆屢止。輒不覺奇淚琅琅。洒滿襟袖。蓋胸腹空際。已爲愁緒千絲。縈繞殆滿。更無餘地。容他感想。間嘗自念。下走此際。藉能攝魂離殼。飛就亞子。月黑楓青。恐亞子不信。布雷尙在人世。咄咄書空。嗚嗚雪涕。嗟乎。

亞子。令北海之言。而信此子。合以憂死矣。昨作一書。寄山陰沈劍儂。稍寫日內幽憂之况。茲錄寄一通。亞子讀此。當知下走近日心境爲何如也。亞子爲亞雲作傳。情文周摯。真能傳亞雲之爲人。三復感喟。嘆未曾有。弟雖不敏。亦將打疊幽懷。繼作一首。縱未足增益亞雲。亦爲我二人交情留天壤間一段傷心之紀念。嗟乎亞子逝者已矣。昂藏七尺。蛻此塵寰。恫恍微名。方期速朽。而臨風雪涕。結習未忘。獨有後死。最難爲情耳。吾子秉性肫竺。動際困窮。悠悠鄰笛。未忝山陽。脈脈哀潮。又咽練浦。殘月曉風。微吟低唱。懸知此際傷心。未易一一爲外人道也。惟愛惜景光。慎時自保。不盡縷縷。

報沈劍儂書

劍儂足下。去臘辱手畢。未報爲歉。弟以陰曆年假暫返里居。息景敝廬。略無佳况。歲暮風雪。彌懷舊雨。方俟新歲。稍修書問。而天降喪難。蹇遭骨肉。弱弟之墓草方滋。女嬃之兇問又至。姊氏希則女士。長弟二載。幼習詩書。稍解諷詠。君所

知也。自先母見背以來。家政鉅細。匪所不操。荏弱之身。積以勞瘁。墜心喪志。戚戚靡歡。遂爾疾疾嬰身。幽憂爲抱。方於去秋。言歸馮君木先生爲繼配。私謂得儷才人。沒齒無恨。而結帨未久。舊患轉劇。牀蓐淹絛。困頓滋甚。今正八日。力疾歸甯。病陷膏肓。醫窮扁鵲。竟於元夕。溘逝母家。嗚呼痛哉。命擬秋羅。壽同朝露。凡在行路。聞之興哀。矧在弟。曩何以堪。此劍儂試思。折翼截指。甯逾斯恫。弟自經此厄。腸斷心灰。極目愴懷。都非人世。何期禍水滔天。波廻浪疊。鄒子亞雲。復以嘔血吳門。一棺旅死。荒荒淚海。已涸枯源。漠漠陰雲。又釀新痛。嗟乎劍儂人孰無情。疇能遣此弟與亞雲。不通聞問。已逾三月。今正得其手書。言襄理選舉。偶嬰小極。弟與甬上諸同志。均謂亞雲以不徇流俗之人。處此長詬叢尤之地。用違其適。致病之由。然固勿謂灼灼春華。竟此先謝。嗟乎劍儂生爲文人。例受天厄。藝芳蘭於蕭艾之叢。逐威鳳與雞鷩爲伍。才命相妨。甯有生理。來書致慨於天。鑒之酷抑。何持詣之平耶。所可痛者。亞雲連年奔走未畢。昏娶戛戛衰宗。

猶虛似續。棲棲弱弟。久困風塵。此則觸念。愴懷彌令。後死者。灑無窮之涕耳。亞雲死後。柳亞子爲撰一傳。登諸民立報上。南社諸子。更爲搜集遺著。寄載斯報。兩間泥爪。僅托空文。編撰流傳。責在後死。亞雲與君。締交夙昔。縞紵之誼。不同尋常。寫悼抒哀。宜有佳撰。脫稿之日。幸以見示。年來朋儕。益復凋落。同郡虞梅洲。去臘客死滬上。杭州金步瀛。亦以今歲疾歿於家。兩月之間。三喪吾友。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視天夢夢。如何可言。陳散原詩云。世患令人老。餘生能幾哭。咄咄劍儂。此際况味。甯堪爲外人道耶。春寒尙厲。萬萬自愛。勉攝病軀。以慰朋舊。臨書氣咽。不盡欲宣。

芷畦文選

周斌字芷畦。浙江嘉善人。喜飲酒。詩才敏捷。近疊因字韻至百四十餘首之多。頃錄數首。示余。愧未能和也。今錄文五首。

柳溪竹枝詞自序

古竹枝歌起于巴蜀。半男女言情之作。唐劉白仿之。元楊薛踵之。清朱十耀歌。尤膾炙人口。後有和者。動輒百詠。考證非不詳明。搜羅非不宏富。而迹近懷古。述懷風調稍遜。然藉以記風土。談故事。亦甚得也。柳溪俗尙吳趨。元明以來。名人輩出。異聞軼事。猶有存者。自邑志不詳。流風幾闕。春雨無俚。就野乘之。笥記父老之傳聞。繇墨直書。雜拉成百首。語無詮次。非敢比擬風騷。聊付牧童漁子。擊筑時助一烏烏爾。乙卯暮春。汾南漁俠周斌誌于柳溪之妙員軒。

十眉神傷集序

昔高江村悼亡集。唐人詩句三百餘首。名獨旦集。竹垞序之曰。古人之所言。有先後人之所欲言而言之者。取其材用之。可以不竭。善詩者集句以爲詩。皆工乎言情者也。夫詩以言情。竹垞豈不知之。而必以集句爲工者。何哉。蓋夫婦情之正。詩固道性情者也。悼亡則傷矣。何情之足言。乃哀情之作。而必自玩其情。其傷情也。實甚。關雎哀而不傷。其旨倜乎遠矣。予戚友余子十眉。於其配胡女。

士沒。仿冒集民憶語。並集龔定菴詩句二十絕。成神傷集一卷。索序於予。且語予曰。昔人謂元微之遺悲懷三首。古今悼亡詩。不能出此範圍。予深韙其說。集中雖有悲不自勝之懷。而却守述而不作之義。然耶。否耶。予以余子此言。深合江村悼亡詩之微意。爰本竹垞序意。而爲之序。余子儻許我乎。丙辰春仲。汾南漁俠周斌序於柳溪之妙員軒。

茗香館印商小序

昔者成周。銘鼓蔚成大文。柏寢辨器。侈爲神識。篆刻之學。由來尙已。迺自刻鵠妙。譬伏波所誡。蝸蟲小技。子雲不爲。遂使雪泥已消。風流頓歇。削竹者垂垂將盡。抱槧者悒悒不歡。茗香館主愀焉憫之。涉獵說文。研求撫印。中郎鳥篆。逼肖其真。安道鷄碑。羣驚其妙。出其詩書之緒。餘宜與金石而壽。世下走呢古心。憲嚶鳴友聲。固當珍斯清閤。廣爲揄揚。屈到嗜芰。相餉同好。山谷畫竹。爭獻題詞。庶幾史籀之字。歷劫難磨。孫卿所佩。希世足寶。生筆上花。輸君入夢。送詩鳴序。

愧予不文。毋墜古歡。斯爲惶引。

水村第五圖記

予家自丙申遷齊湖浜之汾南草堂。出門不數十武。卽小雲臺。俯臨分湖。蘆葦蕭颯。煙水蒼茫。遠山幾疊。隱約如畫。朝夕憑眺。竊歎賀監鑑湖摩詰。輞川風景。當不是過也。昔錢德鈞隱居于此。趙王孫爲寫水村圖。詳攜李詩繫魏禹平繼之。成

二圖。一徐虹亭繪。一李南溟繪。

見居錄

降而至郭頻伽所作。已爲第四圖矣。

見靈芬館

初集風流代謝。水村第五圖。迄無人步武焉。予心焉慕之。柳溪竹枝句云。擬將終老。煙波意。寫出水村第五圖。蓋本斯意。嗟乎。寤歌槃阿。行吟澤畔。士君子身。丁世變。遁跡菰蒲。借畫圖以舒蘊結。其心大可哀矣。其事亦足多也。至友孫君彥儕。陳君菊如。並妙丹青。循予竹枝句意。各繪一圖來。爰仿楚儈弔夢亞子舊隱例。遍徵題詠。葉楚儈有分湖弔夢圖。柳亞子有分湖舊隱圖。遍徵題詠。並見南社海內同好其許我乎。是爲記。

張頌時傳

張君頌時。名慶澄。魏塘柳溪人也。其先祖紱堂。風誼詳邑乘。君誓繼其志。讀書入邑庠。卽棄之曰。丈夫當立不世業。豈沾沾于咕嚕中哉。顧性慙直。慕郭翁伯之爲人。遇鄉里不平事。輒挺身排解。親友諫之勿聽也。時景教盛行內地。里中不肖。鱣附以魚肉良懦。君屢撓其鋒。不肖不得逞。銜之刺骨。借端飾毀教狀。慙患司鐸。將興大獄。閤鄉惶駭。君奮然曰。張某豈累人者耶。詣縣自首。幸邑令廉得其情。事遂中寢。而君名亦自此遠矣。禾郡褚君輔成。聞君名。與訂爲密友。君遂與遠近志士。交相結納。會禁烟令下。君瞿然起曰。強種保國。此其時矣。聯絡各鄉。組織禁烟會。旋被舉爲閤縣總董。忍怨耐勞。苦心籌畫。雖屢生阻力。而君不爲撓。浙省禁烟成績。善邑爲冠。僉謂非君之力不及此。然賢者德。君由此不肖者怨君。亦由此也。辛亥水災。君方與邑令籌救荒策。而羣不肖。聳誘鄉愚。與君爲難。幾瀕于危。後鄉民知傷君。曰誤矣。誤矣。爭自投獄。而君轉言于邑令。盡釋之。武漢起義。君方養病禾中。力疾游說軍界。杭城光復。而禾郡亦白旗豎矣。

論功推參謀。兼管財政。多方贊畫。軍民安輯。軍府撤。嘉禾嘉善爭荐參事。一時傳爲美談。君卒以梓桑義務就善邑。方與都人士籌議革漕。而積勞病發。壬子春正月三日。君疾革。槌床呼荷荷曰。丈夫何遽死耶。言畢而逝。年祇四十有三。遺一子景枻。年纔十餘齡。而崛強饒有父風。四方志士爲之開追悼會于柳溪之正誼學校。一時素車白馬。絮酒花環。絡繹奔赴。遂爲之塞。而予適代表萬國禁煙會赴都。不克束芻一奠。望風憑吊。心實歉然。然聞君臨終時。囑其子曰。芷畦知予深。傳非此人莫屬。今其子持狀乞傳于予。爰亟爲之傳。

分南漁俠曰。予在魏塘時。與沈君守瓶許君圃仁及君爲同志。而君又同里同學。交尤縝密。杯酒英雄。抵掌時局。歷歷在目。曾幾何時。沈君以難亡。許君以疾卒。而君又相繼而逝世。鍛羽歸來。神傷歎逝。蒼蒼者何奪予友之速耶。雖然。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設張君寂寂無聞。卽老死牖下。不過與蟲鳥草木泯焉沒焉已耳。乃等死焉。閭郡軍民同聲悲悼。海內志士想像流風。分湖之濱。數百年。

後猶有知張君其人者。斯又握筆者所破涕爲笑者矣。

道非文選

沈礪字勉後號道非浙江嘉善人今錄文八首

南村遺集序

六經者文字之溟渤。周秦諸子其尾閭也。遷史班書猶江河。其他諸史則爲支流。其下者則支流之分歧者耳。漢魏六朝唐宋大家之作爲湖爲淮爲漢。其他名家則爲支流。其下者則支流之分歧者耳。故言乎至文當首六經。無有能越之者。猶水必朝宗溟渤也。如執方隅之見篤守一家言。謂爲正軌。視外此者爲附庸。爲下駟。不復識天下之大。雖世風所趨。時而若是不值。君子一晒焉。宗派之說。始自有宋。如明之茶陵七子。公安竟陵。清之桐城陽湖。莫不張文幟以招天下。而出主入奴。隨者附知者。莫不曰吾某氏之徒也。黃茆白葦。一望皆同。溺而忘返者。多於牛毛矣。夫水不擇地而流。隨在而都有偶焉。得渫井而曰是水。

可用汲強天下之渴者就之寧得謂之通論乎雖然學風些窳始於一二人而波及於多人及於今茲其弊愈甚東瀛之學乘機屨入燕陋庸雜更逾曩昔而末學鯁生便之以爲斯文之在是涖蹄拘水日賞神怡澗沼猶不之見遑言溟渤哉小雅廢而四夷侵吾爲之恫焉今得南村文而讀之余懷爲之稍稍慰南村姓黃氏金匱人清乾隆辛丑舉於鄉著作等身與浦二田先生有親爲後進交甚篤時以學藝相切磋上下議論遠近俊秀出其門者甚衆南村之文莊以肅和以幽無喧呶曠厲之氣俛仰自得怡然曠然不屑依傍人門戶自成一家言讀其文揣其人意者爲樂道深思之君子歟顧南村之文猶平湖曲澗也其大者將放之於江河朝宗於溟渤人能得其意境近世之痼疾不待鍼砭而瘳乎南村六世孫鉞學於余奉其尊人佑之先生之命來求序不獲辭遂略貢所見如此南村諱曰文子翼亭著作經兵燹後都不存僅存是寥寥數十篇茲爲序。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以無窮之事業寄諸有涯之身當仁不讓吾曹所能勉也至蹙蹙靡騁萬念俱灰而耿耿者使之下膺卒有未能既與斯世齟齬更不甘爲枉尺直尋之輩則夫此時之日月至無聊至難遣也雖曰東陵種瓜南陽抱膝自尋閒境雅足娛懷而究之與自了漢奚異卽或拊髀太息作死灰中一豪實則何裨當世毫末哉予自隱遯以來歌也有思哭也有懷彌覺此身之贅或至忘寢廢食大類病狂時而駕言出遊動至經旬興盡而返不怡者猶夙昔也甚哉無聊之日月爲難遣也高子天梅所處之境與予同獨能無聊之中選三十年詩徵悠悠日月不使蹉跎世道人心于斯稍繫誠善自遣者也天梅工吟咏挾有幽并堅勁氣句奇辭正讀之足以起頑立懦今其所選雖未之寓目當本夫素日作詩之志網羅洸汰存液削膚其旨嚴以深其聲弘而遠可于意想得之憶自清之季世庸妄鉅子數輩略知麝抹謬據壇坫創爲柔媚無骨之體自詡瓣香宋代論其

風。格。尙。不。逮。江。湖。四。靈。竟。陵。公。安。而。耳。食。者。宗。之。依。草。附。木。益。熾。其。狂。猷。靡。靡。之。音。遍。國。內。識。者。知。爲。胡。運。將。終。之。證。今。也。若。曹。昭。昭。墮。行。覲。顏。貳。臣。播。毒。未。艾。在。其。人。當。投。畀。有。北。在。其。詩。當。擲。付。濁。流。天。梅。于。此。凡。是。類。篇。什。其。悉。數。屏。而。不。錄。乎。抑。存。千。萬。于。一。二。以。徵。亡。國。之。聲。乎。殊。恨。未。讀。宏。編。以。祛。皇。惑。予。旣。美。天。梅。自。遣。之。善。更。望。迅。付。剗。劑。氏。俾。得。正。四。始。昌。元。音。拯。汨。沒。之。入。心。返。崦。嵫。之。殘。日。而。予。也。一。編。在。手。百。回。不。厭。無。聊。之。日。月。當。亦。憑。茲。以。自。遣。焉。是。爲。序。

帆影樓記

嗣大父香谷公洪楊時由楓涇移家金山之呂巷。余總丱之年居之。安且適焉。弱冠以後。橐筆四方。蓬飄萍泊。歷十五稔。中間三度遷滬上。兩度遷茸城。歲癸丑。復遷金邑。居朱涇縣署在焉。距呂巷舊居。十有二里。賃室凡六楹。樓居其半。遂却掃東偏之樓。爲讀書偃息之所。後臨曠野。可憑眺樹木之巔。露風帆咫尺。

往來如梭擲。日數數見之。蓋地當小泖濱也。黃浦蟻蟪西南流百里。勢稍殺。水陡窄。遂入小泖。小泖如半弓。包絡朱涇西北二隅。爲江浙間舟行孔道之一。余乃以帆影名樓。有取夫習見也。或謂非子之樓。而子爲之名。毋乃謬乎。不知人之生寄焉耳。兩間之物。孰爲我有哉。二十四姓之爭烈矣。劇矣。今其人與物皆盪爲飄風。何復有寸土之存。況此區區者。必曰吾有之。吾名之。而果能永永存之者耶。且名亦何常之有。山之高。水之長。古人豈必有之。而爲之名者比比矣。當其名之之時。何嘗曰某山我有也。某水我有也。亦何嘗曰某山某水當以我名始傳也。不過以意名之而已。其傳何欣不傳何戚。其間甯有希冀哉。余之名是樓亦若斯耳。名在我人莫得沮之。傳在人我何所羨之。倦鳥不擇林。姑戢翼而鳴焉。雪泥鴻爪。聊樂吾員。夫帆隨風而馳。南北無定踪。不少瞬。翩然逝矣。所未逝者。想像中之影耳。帆不一帆。影不一影。此帆彼影。不能卒剖。始於想像。終於不勝想像。不幾神爲之疲矣乎。而余之想像。乃去紛絕歧。約而爲一。蓋登是

樓也。頻年飄泊江湖之情。於此稍稍息。生平乘風破浪之志。於此稍稍寄。此昔此影洵足動余無窮之想像也。若夫幼安之樓。哀以思。元龍之樓。豪而壯。吾於此樓。蓋兼之矣。是爲記。

友耕軒記

昔之務農者。流鄉里。同井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親愛不啻家人骨肉。然一痛一癢。未忍漠視。於其間。俗尙醇厚。洵可風焉。故當衰周干戈擾攘之時。弱之肉。強之食。世道或幾乎息。而世之賢者。如荷簣丈人。長沮桀溺之流。韜光匿采。以是途爲歸。放乎物外。翛然以怡。以葆其天真。楊子雲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殆庶幾乎。皖南吳君。先世賈吳。遂家焉。君之父輟業不事。頗事文史。插架千百卷。有奇。君益增購三之二。築傍室爲庋藏之所。名之曰友耕軒。因其友某求文爲記。夫吳君。非耕者也。尙友不乏士大夫也。乃舍士大夫。不友。獨有取乎耕者。其意何居。蓋今所謂士大夫者。吾略能言之矣。當其

未。得。志。也。徘。徊。朋。舊。間。一。觴。一。詠。言。笑。言。歡。亦。嘗。廁。乎。風。雅。之。林。以。致。其。瀟。落。
不。平。之。概。甚。或。指。天。日。爲。盟。以。道。義。相。許。意。爲。薄。雲。霄。肺。肝。可。傾。示。死。生。患。難。
似。可。不。渝。厥。志。曾。幾。何。時。一。龍。一。蛇。升。沈。異。况。而。車。笠。之。盟。寒。矣。彼。以。承。顏。悅。
色。者。有。人。供。奉。使。令。者。有。人。通。財。賄。劑。盈。虛。者。又。有。人。何。需。乎。朋。舊。爲。卽。或。傾。
心。結。納。慷。慨。論。交。類。皆。要。津。當。道。聲。勢。傾。一。時。者。與。之。上。下。議。論。可。以。取。容。悅。
聯。指。臂。固。根。株。驕。妻。子。是。又。何。藉。夫。貧。賤。之。交。哉。故。其。取。友。在。彼。不。在。此。時。而。
邂逅。故。舊。席。次。一。二。語。勉。爲。周。旋。無。非。隱。拒。其。干。求。深。慮。其。稱。貸。也。嶄。峻。其。色。
凝。重。其。言。使。人。望。望。然。去。之。而。已。憐。范。叔。之。寒。而。贈。以。綈。袍。其。誼。猶。爲。近。古。不。
能。衡。諸。晚。近。時。矣。公。孫。弘。曰。甯。逢。惡。賓。毋。逢。故。人。世。態。宜。爾。要。不。足。怪。耕。者。椎。
魯。其。性。疏。麤。其。情。吐。屬。鄙。野。不。知。詩。書。爲。何。物。宜。若。不。足。取。者。獨。其。爲。人。謀。可。
期。以。忠。與。之。約。可。期。以。信。就。之。談。稼。穡。問。桑。麻。則。津。津。樂。道。委。曲。詳。盡。盎。然。無。
情。容。機。心。悉。泯。主。客。兩。忘。朴。乎。質。乎。三。代。之。直。乎。吳。君。有。取。乎。耕。者。殆。以。此。歟。

况耕之中大有人在。耕歷山者聖王也。耕莘野耕南陽者聖賢而相者也。卽輟耕太息者亦不可一世之傑也。吳君於此物色之得而締交之勝於友士大夫者遠矣。余也將踵君後芒鞋短褐徜徉夫隴畝以歌伐木之首章。

分湖舊隱圖記

神皋葱鬱一渚于羶腥再盜于梟桀世無桃源地鮮本穴風景不殊奚堪舉目歌卽碩鼠求樂郊而遍地迷陽動則傷足眇焉之身將安從而得所然不堪托足者時爲之也不忘桑梓者情爲之也時或俶擾而情不能爲之移者充乎愛之心致之也故君子必愛其鄉此亞子分湖舊隱圖之所由作乎亞子先世君吳江分湖之濱其尊公鈍齋先生以萑苻不靖始徙居梨華里時亞子年才舞勺耳顧亞子不忘分湖十餘年如一日至于繪爲圖作爲記追維慨慕若不勝情甚哉亞子之愛分湖也梨華里距分湖不數十里一葦杭之朝夕可往復而亞子思之不已非愛分湖也愛故鄉耳夫以一故鄉之遷徙事至微也其遷徙

不。出。邑。境。地。至。邇。也。至。微。至。邇。猶。戀。戀。不。忍。釋。况。其。大。焉。者。乎。蓋。亞。子。布。衣。愛。國。之。心。溢。諸。言。見。諸。吟。咏。形。諸。夢。寐。愛。之。深。斯。憂。之。至。耳。人。未。有。不。愛。其。鄉。而。能。愛。國。者。也。世。固。有。善。言。愛。國。者。矣。固。有。嘗。導。人。以。愛。國。者。矣。乃。卽。其。言。以。觀。其。行。能。實。踐。者。良。鮮。居。羌。胡。之。庭。則。羶。裘。亦。宗。祖。處。新。魏。之。朝。則。莽。操。亦。聖。明。或。謳。歌。堯。或。謳。歌。舜。一。人。之。身。乍。陰。而。乍。陽。後。先。分。數。概。一。視。勢。利。爲。轉。移。以。此。言。愛。凡。夫。力。足。以。榮。寵。彼。者。當。無。不。戴。之。如。重。儻。之。于。豪。門。耳。茫。茫。禹。域。爲。若。輦。充。塞。殆。盡。繫。可。嘆。也。夫。孔。子。去。魯。則。曰。遲。遲。吾。行。漢。高。祖。過。沛。則。曰。吾。雖。都。關。中。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此。愛。其。鄉。者。也。其。爲。人。何。如。哉。昌。黎。謂。中。世。士。大。夫。以。臣。爲。家。承。祚。記。安。樂。公。樂。不。思。蜀。此。不。愛。其。鄉。者。也。其。爲。人。何。如。哉。夫。愛。鄉。與。不。愛。鄉。人。品。判。焉。世。運。隆。污。繫。焉。君。子。兢兢。于。是。宜。也。慨。予。十。餘。年。來。身。如。轉。蓬。或。一。歲。而。再。徙。或。一。地。而。數。遷。凡。兒。時。竹。馬。之。場。釣。遊。之。地。歲。曾。不。得。一。顧。洄。溯。從。之。能。無。惘。惘。今。觀。亞。子。之。圖。之。記。滋。益。惡。矣。是。爲。記。

分湖舊隱圖後記

亞子分湖舊隱圖。予既已爲之記矣。越五日。覺前所書者。有所未盡。故爲之後記。予自謂具湖海之志。蓬飄絮泊。恆不以爲苦。雖家近溧峯。宜知野趣。然有生以還。實未嘗一領江村之樂。自避地柘湖。閬陽而郊。陰日處。帆影樓中。暇則啓北牕。凭闌而矚。凡夫麥隴秧田。清漪綠樹。村煙漁網。沙鳥風帆。無不歷歷在目。景色宜人。而九峯邐迤。排闥送青。更足怡神。志而樂晨夕。誠哉鄉居之適也。夫柘湖彈丸之壤。夙無名勝。爲逸士騷人所著錄。猶且樂之如是。况夫分湖汪洋浩淼。煙波千頃。環湖之濱。有若吳長興伯之舊壘。徐俟齋之故廬。葉小鸞之香冢。凡諸可流連感嘆。憑吊欷歔之地。遊屐所涉。隨在都是。宜乎亞子之不能忘情於其地也。予之獲交亞子也。在同川。至同川。當先取道分湖。猶憶其時扁舟泛巨浸中。推篷四顧。以爲是間湖水明秀。當鍾毓異人。今其庶幾。猶有人在。意者可曰。暮遇之乎。而果得亞子。亞子亦以肝膽許予。吾兩人者。邂逅如故。激昂

抵掌論當世事。謂旋乾轉坤反掌耳。今垂垂十五稔矣。其間世運之離合。陵谷之變遷。離奇俶詭。不易殫窮。予也四方靡騁。息影窮陬。亞子亦伏處梨華里中。杜門不出。追念疇昔。能無愴懷。且日月不居。湖流如故。吾儕昔時。赤手屠鯨之氣。今變而爲白衣。變徵之聲。則亞子之懷舊也。豈徒分湖爲然。殆藉分湖以概其餘乎。抑作是圖者。爲陸生子美。其人美秀而文。亞子亟稱之。予渴欲一見。未得其適。而生已溘然逝矣。則亞子展是圖也。不特懷舊隱抑。將慟黃壚矣。是又大可慨也。沈礪後記。

越中三先生傳

道非曰。越中徐錫麟烈士。余未見其人。若秋女俠瑾。陶烈士成章。固嘗與之友矣。其人爲不世出之人。其行事皆磊磊落落。馳日星而上。而乃星聯珠萃一地。挺生何越之多偉傑耶。今茲搜討蠹簡。網羅軼聞。得明末王玄趾等三先生殉國事。始知忠義之氣鬱久必發。有前人椎心泣血。伸大節於千古者。卽有後人。

之殫心竭慮垂偉業於無窮也。彼二烈士一女俠者，實三先生之化身。而三先生者，亦無非烈士女俠之模範。惟人心未死，斯胡運告終。三先生之有造於烈士女俠者多矣。作越中三先生傳。

王毓著字立趾，會稽諸生。受業蕺山之門，著尙氣節，矜然諾，時時放達，博塞擊踘，與優人促席操秦箏，嗚嗚而謳。蕺山之門人咸側目，謂非其徒。毓著不顧也。天啓中，鄉人有黨逆聞者，勢甚熾。毓著怒，跳身而逐諸途。其人語人曰：「某得罪朝廷，不得罪于非門。」非戶之秀才聞者笑之。黃漳浦奉命祠宋六陵，至會稽，聞其名，欲一見，遇于鑑湖。毓著方掉小舟，與優童度曲，亂葦間刺舟而去，終不與見。漳浦爲之悵然。乙酉夏，杭州陷，邑中無賴諸生羣議犒師，毓著憤甚，榜其門曰：「不降者會稽王毓著也。」衆懼禍，陰去其榜。聞蕺山舉義大喜，越數日不就。乃上書曰：「門生毓著已得死所，願先生早自裁，無爲王炎午所弔。」又作憤時致命篇，揭于宋唐義士王潛祠壁。其文略曰：羣姦誤國，廟社淪胥，憤懷事變，恨不手

斬賊臣之頭。慟惜時艱。且思生食叛人之肉。養兵十載。大帥惟識奔逃。積粟千倉。墨吏半私囊橐。又云冠裳世祿之家。營窟以待僞朝。郡邑涖事之長。收圖以修降表。追呼犒迎之費。盡屬青衿供奉。夷狄之牌。遍傳黔首。文非飾過。則曰暫屈。必伸。當效會稽之辱。忍恥苟全。且謂長往不返。駕言東海之逃。又云號呼莫聞。痛哭無路。用殉蛟腹。愧彼鼠心。古稱五死何若。捐軀赴義之可樂。壽止百年。保無疾病。水火之殺人。惟茲清流碧水之中。正是明倫受命之地。鬼如不厲。爲訪三閭之蹤。魂果有靈。當逐伍胥之怒。真能雪恥。自任願激發于光天。倘或同志不孤。敬相招于冥土。其友趙廣生過之。毓蓍問曰。子意若何。對曰。無何也不有淵明處士例乎。毓蓍曰。噫。何言之易也。吾與若皆聲氣中人。久則難持。不若速死之爲得也。乃招其素所與知者。令伶人攜樂器至。呈藝競歡。酒酣而罷。卽持具出門。正衣冠。自投柳橋下。死時六月十二日也。戴山臨終。歎曰。吾二十年講學。僅得一立趾而已。

潘集字子翔。與毓著同邑。性嗜酒。家貧。不數得時。從友人索飲。既醉。或歌。或泣。人皆以狂。少年日。之聞清兵將至。自誓必死。家人曰。江南甚大。殉國寥寥。一布衣耳。何死爲。集曰。蘇州之役。吾王父母俱死於虜。吾三奔喪。竟不得一骸骨。今覩顏求生。甘戴韃靼爲君。將何以對先人。地下聞毓著死爲文哭之。其詞略曰。自古國運靡定。所賴忠藎壯河山。至今壯士胡爲徒。令儒生經溝瀆。念太祖三百年養士之恩。竟同豕豕。思先帝十七載作人之德。無異饑鷹。又云。惟我王子。氣吞江浪。質冽寒泉。魂遊故國。羞爲他作嫁衣裳。聲烈前朝。不落第一流人物。立身不二。如處女。無有再婚。國士無雙。知名下甯。爲虛譽。白茲柳橋石。厲不數。司馬題辭。泮水瀾清。可繼屈原騷賦集也。聞風起鵲。幸達人先獲我心。飽血啼猿。恥今日獨爲君子魂。其有靈下榻俟我。讀祭文罷。哀慟幾絕。遂與友人痛飲。約同死。夜半書於几上曰。水清月白。吾骨不黑。袖二石踰女牆。沈東渡橋下。集既死。其友負約。集母哭而詈之。

周卜年。字定夫。山陰文節公族子也。家貧力學。年三十猶爲布衣。濱海而居。聞王潘殉國。曰。二子死。不先卜年死。不後也。及聞城中已薙髮。邏騎四出。卜年仰天呼曰。天乎。天乎。余尙何以生乎。摘所佩玉雷圈碎之。以紙包裹置案上。外書甯爲玉碎。無爲瓦全。遂作絕命五歌。一歌有曰。有君有君。空號呼。昔也灑血升鼎湖。今王出走。蒙塵塗敷。天瓦解。疇張弧。二歌有曰。有臣有臣。謀家肥處。堂燕雀。孰知機寇來。貢策貪紫緋。民離師潰。成空扉。三歌有曰。有父有父。籍錢塘。寒燈暑月。窮素緇。王母漂棺海。佛洋尋棺七日奚啻漿。四歌有曰。有母有母。矢靡他。堅白操節。馨椒荷哀哀。罔極空吟。我母節未旌。可奈何。五歌有曰。我生我生。竟成空。恨不學劍轡。長弓神州陸。沈將安窮。徒懷報國憂。忡忡又云。羅江水爲清。唾人在水中。同天臥。今余赴海葬鯤鯨。西風渡我步。前英又弔王立趾。詩五首。有曰。鼓筆由來未學戈。書生壯魄氣偏多。又曰。京國冠裳嗟掃地。故宮花草痛成墟。又曰。汨羅今不嗟孤偶。爲報行吟碩客來。又曰。冠裳一死留千古。形落

沙。沱。氣。不。磨。復。書。與。弟。曰。海。水。沿。沿。不。必。求。吾。屍。無。後。之。罪。惟。賢。弟。贖。之。吾。盡。吾。心。人。雖。目。吾。爲。迂。固。甘。心。也。外。數。言。囑。於。汝。嫂。曰。倘。有。遺。孤。則。不。可。不。守。無。孤。則。不。可。不。死。既。無。遺。孤。又。不。能。死。則。不。可。不。嫁。當。敬。聽。吾。言。勿。貽。後。累。處。分。畢。蹈。海。而。死。越。日。其。叔。泝。流。而。求。之。且。哭。曰。兒。死。矣。得。從。王。潘。諸。君。子。後。我。何。恨。顧。屍。不。可。得。骨。肉。情。深。傷。如。之。何。其。妻。亦。蹙。踊。而。號。忽。見。一。屍。從。怒。濤。中。逆流。而。上。止。於。前。卜。年。所。蹈。海。處。冠。履。不。失。顏。面。如。生。衆。嗟。異。之。是。日。越。中。義。師。起。承。制。贈。毓。著。翰。林。待。詔。贈。集。與。卜。年。教。授。訓。導。而。越。人。感。三。子。之。節。私。謚。毓。著。正。義。先。生。潘。集。成。義。先。生。卜。年。全。義。先。生。

道。非。曰。吾。聞。之。煤。山。大。行。之。哀。耗。達。於。紹。郡。蕭。山。諸。生。徐。芳。聲。蔡。士。京。何。之。杰。等。會。通。庠。文。學。慟。哭。於。明。倫。堂。嗚。咽。欲。絕。隨。有。不。願。仕。進。冥。鴻。高。騫。者。百。十三。人。及。至。郡。城。將。陷。而。劉。蕺。山。祁。幼。父。兩。先。生。各。成。絕。命。詞。慷。慨。引。決。而。皆。死。於。水。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歟。自。數。先。生。成。仁。後。不。數。日。中。鄭。遵。謙。起。義。郡。城。

熊汝霖起義。餘姚于穎起義。蕭山戮僞官吏。擁戴魯王。監國畫江而守。以遏虜師。或謂諸先生之死。稍緩須臾。則股肱耳目。贊翌腹心。天下事未可知。何遽以一死謝責哉。不知以倉猝召募之餘。當剽悍方張之寇。殘山賸水。何能挽回。死一而已。烏有前後之別哉。彼起義諸君子。能仗臂一呼。而四方雲集者。未始非以諸先生之死之烈。乃聞風而興。投袂而起歟。雖然。今茲胡運告終。諸先生爲不死矣。列名貳臣傳者。斯之謂真死。

何君靜淵誄詞并叙

予家僑居金山。已歷三世五十載矣。童年負笈雲間。而於邑人士多莫之識。聞南鄉有何君靜淵者。績學敦樸君子也。心儀之。甲午而後。新學稍稍萌芽。予年垂及冠。頗知非興學不足以強國本。非教育不足以開風氣。遂以曩昔所業。決然捨去。時探討有用之學。顧力弱識隘。未得以益己。遑問益人。而君於茲時。已備修脯。聘名師。勗學塾。啓導金邑之學風。引爲己責。然而橫目蚩蚩。易惑難曉。

事非經見。則以違故常警之。此時也。訕笑盈田間。疑謗騰衆口。舍沙射影。日月而作。僉將眈眈窺伺。得搖撼傾圯之而甘心。而君一不之顧。行所無事。視浮言胥動。若飄風吹環。聽其自起而自滅也。蓋志定於平。時學能以自信。故得鎮靜如是。久之。而囂塵息矣。予聞而偉之。因造五區。觀君所建之學塾。遂以識君。金山自君首創學校。而縣學校而實枚學校。二三年中。相繼而起。至今一邑間。高等初等學校。增至數十區。學風之盛。邁他邑。伊誰之功歟。固不能不以先覺歸諸君。君體素羸。文字之外。旁及繪事。攻舉業。爲學官弟子。非其志也。興學之始。無公費之補助。則罄先世蓄以措拄之。旁午拮据。時而不繼。而外來謠詠。復紛沓至。君焦神苦慮。俛仰顧矚。忘寢廢饋。力圖萬全。曾無幾微之隙。饔乏之色。示諸人。其心力之瘁。爲何如哉。自是而後。君因得腦疾病作。猝然倒地。手足皆冰。鼻息僅屬。一日。膳夫以午餐需市魚作膾。請諸君適囊竭。卒卒不能應。乃以筆繪魚者再。蹶然仆。久而始甦。後雖悉力療治。以病根深。終未能脫除。嗣以公事

11.8.11
載。勝。挺。身。任。之。無。閒。風。雨。而。精。神。益。衰。耗。今。年。春。疾。復。大。作。至。三。月。八。日。遂。卒。
春。秋。四。十。有。四。予。素。知。君。且。君。長。子。建。威。從。予。學。故。知。君。尤。詳。於。是。揮。涕。以。爲。
之。誄。詞。曰。

業。尙。始。奮。人。貴。特。立。志。之。所。存。有。經。有。執。前。不。必。承。後。無。能。襲。舉。國。莫。爲。我。獨。
汲。汲。凡。今。之。人。耳。目。濡。染。顧。皆。囂。囂。而。曰。興。學。不。知。厥。初。轅。駒。促。促。克。整。始。基。
斯。名。先。覺。桓。桓。何。居。人。者。之。勇。真。知。灼。見。大。局。是。恐。首。關。天。荒。鄙。塾。是。重。力。爲。
一。方。擴。清。蔽。壅。眷。溯。神。州。飛。艇。雷。轂。屯。萃。一。隅。駸。駸。逐。逐。陰。陽。開。闔。機。械。反。覆。
操。刃。啣。蛇。凶。神。電。目。言。也。柔。順。行。也。激。迅。如。蠹。之。齧。尺。寸。以。進。巧。肢。豪。奪。舐。瑕。
蹈。躑。自。甲。徂。庚。一。震。再。震。蠢。蠢。者。獅。有。龐。其。形。高。臥。樊。檻。齟。齬。未。醒。播。弄。任。物。
冥。頑。不。靈。其。來。已。久。困。於。羶。腥。如。無。君。曹。覃。思。淵。慮。燭。機。於。先。措。學。於。預。長。夜。
漫。漫。何。時。以。曙。朽。索。僅。存。曷。控。六。馭。旣。值。狼。曠。又。將。鯨。呿。周。餘。黎。民。進。退。無。據。
抑。聞。春。秋。義。剖。華。彝。君。也。斷。斷。辯。之。無。遺。教。育。本。原。其。在。於。斯。洗。恥。之。券。強。種。

之。基。天。道。福。善。德。至。壽。隆。今。胡。匪。然。實。命。不。豐。隕。寶。隨。沙。僚。幽。告。終。徒。存。觀。音。
永。永。無。窮。冥。冥。重。泉。嘈。嘈。廣。柳。吁。嗟。乎。君。遂。棄。塵。垢。遺。田。一。頃。饅。飴。能。久。遺。書。
千。卷。有。子。能。守。遺。校。一。區。世。潭。孔。厚。遺。名。奔。禩。豐。碑。在。口。怛。化。順。常。待。昌。厥。後。
嗚。呼。哀。哉。

翼雲文選

孫鵬字翼雲浙江嘉善人今錄文二首

祭沈守瓶沈少波兩先生文

維民國紀元十月一日。爲二君因公慘死之期年。同人等因假城議事會。開會
追悼。孫鵬乃敬以清酌庶羞。致祭於二君之靈曰。嗚呼。哀哉。二君其竟死耶。其
竟慘死耶。其慘死。竟期年耶。古人有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二君之死。
其泰山耶。其鴻毛耶。必有能辨之者也。回憶去秋八月。余適病熱。轉碾牀褥。日
與醫藥相親。於世事久不聞不問。忽而噩耗傳來。謂二君爲人中傷。猝遭慘死。

余始而駭。繼而疑。終乃恍然曰。是無足駭。無可疑也。是亦有道存也。今夫世之君子。抱世醉。我醒。人濁。我清。之志。此本自潔其身。宜乎與世無關。而有時且爲人嫉。視況爲舉世昏迷之日。乃欲凸而圖提撕警覺。爲因革損益。以遂其轉移風俗計乎。且人心之不同。各殊其面。是故一利之興也。未必人盡以爲利。一弊之除也。未必人盡以爲弊。則積嫌成怨。積怨成仇。種因得果。固無足怪。余意二君任事之初。雖亦知之。而有所不顧也。獨惜二君不能同流合污。以唯諾博長者之名。則至今幸福正無量也。又奚至爲人中傷。猝遭慘死耶。雖然。人生百年。同歸一死。沒世無稱。君子所疾。意者二君之死。或反以成二君之名耶。則泰山鴻毛之分。必有能辨之者也。嗚呼。哀哉。尙饗。

沈君守瓶家傳

沈君守瓶。諱樞。嘉善之楓涇人也。生性鯁直。胸無城府。年未弱冠。卽以豪俠聞於鄉里。人咸以大器目之。會壬癸之際。黨禍方殷。東南名士多被逮者。君深歎。

國事不可爲。拔劍斫地。目眦盡。裂。嘗願犧牲己身。以利同胞。顧生平無他嗜好。獨善讀書。通大義。不屑屑爲章句之學。時滬上學校林立。君知非興教育不足以振中國。非有經驗不足以興教育。遂投身學校。畢業於上海理化專修科。歸就本邑典業兩等小學教師席。凡平日上課。口講指劃。無非曉諸生以愛國大義。於種族之間。頗多微詞。曾爲頑固者所反對。亦不足以挫其氣。復糾合同志。組織勸學所。君卽被舉爲所董。任職四五年。克副厥職。於地方學務。應興應革。措置裕如。不辭勞瘁。不避嫌怨。其籌措教育經費。尤奔走喘汗。遑不寧處。稟請大府。奪諸勢紳之手。蓋前此辦學諸人。大都侵蝕公款。敷衍塞責。曾有學生十餘人。而常年經費。開支至四千餘金。如縣校者。至是咸被撤退。而諸人恨之刻骨焉。學界經此刺激。故雖鄉僻小學。咸思振奮。一變從前敷衍之習。莘莘學子。受惠良多。而君之死機。卽於此伏矣。去年城鎮鄉自治會成立。君又被舉爲本鄉區議員。多所建白。卒以經費支絀。實行者少。今年八月。君以開辦西北區初

等小學籌募該區密捐。爲忌者播散謠言。致釀成密戶鬧捐風潮。而君與其族兄諱椿者。遂並遇害云。君年三十五。妻某氏。子女各一。

孫鵬曰。余與君交纔三載耳。頗稱莫逆。而性情不同。君性果毅。能斷大事。歷辦地方公益。百折不撓。是以聲名傾遐邇。余性悱惻。一挫卽已。困守家園。爲時流所訕笑。卽余亦避時流。若浼焉。乃君反以此爲忌者所中傷。致不得共襄此次光復盛業。以抒君之懷抱。而碌碌如余。反得有自由之日。夫豈有幸不幸耶。雖然。桑梓學務。因君而興。飲水思源。蓋君爲不死矣。

天石文選

周亮字亮才。號天石。浙江嘉興人民國五六年之間。余在北京與亮才聚首。頗頻。余回滬後。雖曾一再握手。然蹤跡頗疎矣。今錄文二首。

程蘊秀女士事略

女士名儀。字雲修。號蘊秀。浙江嘉興新篁里人。吾友陳西溪先生之元配也。祖

諱榮。以熱心慈善事業。稱于里閭。父諱祖蔭。字亮卿。叔諱祖培。字厚卿。均鬱鬱不得志。先後得神經病而亡。母氏張夫人。名定。字淡塵。同里名士叔未先生之曾孫女。今歷辦新篁公益建甫先生之女弟也。叔未先生及其子諱慶榮。孫諱晉燮。當時以詩古文辭著。張夫人學有淵源。有謝道蘊之遺風。女士丰姿饒秀。性亦柔順。自幼受書於張夫人。稍長就學於其兄子良先生。智識程度。一日千里。故不數年而通書史。善談論。傑出於諸表姊妹之中。蓋謝娘之姿。齊姜之志。鮑妹之才。孟光之德。女士兼而有之矣。張夫人有姊二。長適吳興趙氏。子一名景簡。女一名連韻。次適同里陳氏。子二。長諱以仁。次名以義。字仲權。西溪其別號也。女二。長名璫。次名瑛。字志權。程張兩家與陳氏家相距。祇一水之隔。張夫人或一月或兩月。必約西溪母同往母家。又時至陳氏家。至則女士必與俱。時或不至。陳氏一門。爲之不樂。蓋西溪之母。愛女士若已出。女士又與陳氏姊妹。誼同骨肉。西溪之祖蓮卿公。乃翁紫岡先生。均以女士與西溪年貌相若。早目

爲將來小比肩故也。蓮卿公易簀前數日。謂西溪母曰。得程氏女爲吾次孫婦。陳氏門楣。光大有日矣。蓮卿公卒後三年。女士與西溪旣訂秦晉之盟。西溪爲張夫人招往課女士兩弟鍾英鍾俊。及從弟鍾源。藻春堂前牡丹花下。西溪每成一詩。必有寄托。其咏梅花詩三十首。爲女士之兄抄示女士。女士讀至暗香。浮動林逋宅。縱住孤山也不孤。句。爲之淒然。以爲青年不應有如此筆墨。嗚呼。唐崔曙火珠詩。有曙後一星孤。句。卒成讖語。女士當時豈預知孤山句。爲不祥。而云然乎。斯亦奇矣。庚子九月。女士旣歸陳氏。西溪出倚雲樓詩稿示女士。女士亦出手抄唐宋名家詩集示西溪。女士好批評。西溪詩被刪者什之二。自是西溪每作一詩。每填一詞。必就正於女士。因將倚雲樓詩稿。改爲倚雲樓倡和集焉。女士嘗謂西溪曰。待人須用恕道。須忠厚。君能不忘吾父吾叔之號。常以一亮字一厚字放在心頭。其寡過矣。夫君其勉之。又曰。人至鬱鬱不得志時。只須記得希望二字。可以排遣一切。吾父吾叔抑鬱而亡。今爾兄又患病。皆由於

忘却希望兩字所致。君其戒之。一日女士閱滬報。忽歎曰。不良政府。外交失敗。至此。吾二人猶不知亡國滅種之禍。日以批風抹月爲事。此所謂叔寶全無心肝也。西溪答云。國亡久矣。非改造政府。漢人雖欲保種。勢有不能。女士曰。君有何能力。而輕言改造政府乎。西溪曰。以文字鼓吹。女士曰。紙上空談。非徒無益。恐惹起當道疑忌。不如秘密擇交。俟有實力。或可有望。但君近日大有此間樂之意。非吾所望也。自是西溪每一友過訪。或往訪一友。每致友一書。或接友一簡。女士必一一詰問。西溪笑謂之曰。許子何不憚煩如是。則對曰。願君留心時事。亦如吾之處。家可也。又西溪每購一食物。或親友饋遺之物。女士必以之分致太姑。以次。且旁及一七齡侍女。西溪嘗止女士勿給侍女。女士曰。此亦人家子。不幸乃父爲房杜癡兒。家產蕩盡耳。否則今亦一大家女子。豈爲吾侍女哉。君毋卑視此人。西溪爲之感動。生平力持平等主義。實自女士此言啓之。而女士之爲人所難者。猶不止此。女士歸陳氏方五日。因見西溪嫂金女士主中饋。

日不暇給。卽改易便服。淡掃蛾眉。分任其勞。金女士以女士素弄筆墨。且爲新
嫁娘。假舅姑命力辭。女士曰。不聞古人有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者乎。妹來
五日矣。所雇一嫗。年老矣。不足當指臂之使。不嫌妹拙於烹飪。勞苦共之。妹所
願也。於是金女士歎服。有事必就商於女士焉。辛丑正月。西溪因不忍別女士。
辭去。賁湖沈氏館務。大拂乃父之意。女士知之。謂西溪曰。君欲爲旅齊之晉公
子耶。吾雖不能爲齊姜。請自今日始。無相見也。西溪詞窮。視女士爲畏友。乃復
往賁湖。自此相見日少。女士固因此見重於鄉里。而西溪至今追思往事。每歎
身不自由。姻緣縮短。悼亡不已。十數年如一日。其原因蓋在此。是年冬。女士探
知西溪妹皮衣未製。因解一皮半臂贈之。謂西溪曰。此妹他日須令其入校。智
識一增進。當可有爲。及垂危之際。又謂西溪曰。吾疾不可爲。其賁志以終乎。他
日君必遣爾妹入校。吾妹稍長。亦請勸令出外求學。新篁女學前途。吾於此兩
妹是望。吾身雖死。心未死也。女士妹名珏。西溪字之曰志。儀蓋冀其繼女士之志耳。又謂西溪曰。吾日夕

入地。君將如何。西溪曰。吾名以義。何忍負義獨生。女士曰。君誤矣。大母及二老在堂。一妹未字。君兄病久。嫂止一女。陳氏尙無後。吾女又呱呱待哺。君若殉義。如一家何。苟奉倩慟婦而亡。祇博一義夫之名。識者非之。時局至此。正豪傑並起亡秦之日。君不計及此。而拚一有用之身。以圖一冥冥中不可必得之會合。毋乃愚乎。請君努力前途。毋殉小義。他日如爲祖國殉大義。則死得有價值。九原有知。當來歡迎。否則卽或地下重逢。吾亦相避不見矣。嗚呼。吾觀西溪歸自東瀛。鼓吹革命。不遺餘力。於上海起義時。奔走鎗林彈雨之中。星夜乞師於李燮和。以竟陳其美未竟之功。至聯軍會攻金陵。絕溫嶠之裾。從朱瑞於馬羣。每一進攻。挾必死之志。執戈相隨。不避艱險。卒以目覩金陵之恢復。要非女士在日。勉之以大義。無以堅其志也。按女士之病。起於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先是女士產一女。因侍者看護不周。睡中失枕。淤血上冲。以致病勢日劇。西溪以無自主之權。遲遲未以重金延聘良醫。庸醫殺人。咎在海鹽張某。泊良醫孫某至。

已不可救藥。遂於是月二十九日下午八時。別西溪而逝矣。哀哉。新篁巾幗人材。自張叔未先生諸女孫王秋霞女士西溪之祖姑母陳隱女士以來。寂寂無聞。女士于庚子禍變之後。痛定思痛。悲祖國之不振。慨女界之無才。勉夫子以大義。勗兩妹以求學。其在當時已然。使女士至今猶存。則置身社會。有裨於民國。當更不少。天促其年。賁志以沒。西溪失一內助。卽我嘉興女界少一人材。吾述女士行略。不獨爲西溪一人悲。實爲我嘉興女界前途悲。且不獨爲嘉興女界前途悲。實爲全國女界前途悲。然西溪於女士亡後。能不忘女士在日之言。東遊扶桑。物色人傑。不數年而志權志儀兩女士先後遣入吳興女校。又不數年而新篁女校組織成立。又不數年而志權女士學成而歸。主持新篁女校。至武漢起義。西溪與兩女士置身命於不顧。奔走杭滬蘇寧之間。同爲民國効力。女士爲不死矣。

胡衡青傳

君諱秉鈞。字衡青。浙江秀水人。其先世業儒。宦於蘇。因家焉。父諱肇基。官奉賢縣典史。以廉介稱。君生而穎悟。八歲失怙。家貧。兄麗青改業商。君請於太夫人。願求學。不許。則泣而不食。太夫人憐其志。典釵珥以資之。乃入位育堂肄業。勤苦異常。兒數年。學乃大進。援筆輒千言。普通科學。亦秩然有門徑。或勸之應舉子業。君曰。丈夫學爲己耳。奚與鷄鶩爭食耶。時歐風東漸。學校雲興。南洋公學者。其規模宏大。尤爲南中冠。君入學三載。藝益進。而家益貧。然君性純孝。不忍重增親累。於是始輟學。就武陵松江常德各中校教習。修脯所入。悉供菽水。暇仍修業不少懈。旣而太夫人卒。君哀毀逾恆。痛不欲生。泣曰。吾所以廢學而忝爲人師者。爲有老母耳。今已矣。復何爲。朋輩勸慰至再。乃更入蘇州鐵路學校。建築科肄業。吾國數十年來。受制於外人者。鐵路實爲其樞紐。若京漢。若京奉。若滬甯。若道清。廣九。正太。諸路。靡不假手於外人。而隱爲所操縱焉。君嘗痛夫我國鐵路人才之缺乏。而太阿倒持。糜款不知萬幾。意非致力於工程之學。不

足以圖遠大而策將來。故入校後。以此自勉。而又以勉同學。迨滬杭甬路事起。南中人士頗憤激。拒款風潮。一日千里。君獨夷然曰。外人之所欲者。建築與管理之路權耳。吾儕就業路校學成。有日報國。無窮他時。勿謂秦無人。奚必借才異地哉。同學壯其言。咸爲感奮。君益勵學。四年歲業。猶不自足。適浙省招致留美學生。君以前列獲派赴美。入理海大學土木工程科。理海大學。夙以工程科著聞全美。課程繁密。學術精深。彼邦士子。有學四年而不能畢業者。君僅三年而得土木工程師學位焉。同學乃舉爲理海大學學生會會長。暨東美中國學生會代議部議員。於是名益噪。得理海校長之介紹。實習於伯利恆市之千伯建築公司。暨奔薛耳浮尼亞鐵路之保路部。繼又受紐其善省工程部之聘。爲測繪科辦事員。吾國人之任職於美政府者。君實首屈一指焉。非造詣之深入堂奧。而能若是乎。君性和藹。學豐不自滿溢。然持躬高亢。遇事不能屈。名益起。忌之者亦愈衆。故居美數年。恆鬱鬱不自得。辛亥聞中國革命奏功。易專制爲

共和。乃奮袂起曰。歸去來。此正丈夫報國時也。寄人籬下。胡爲者。毅然辭職歸。比及滬。四方想望丰采。聘書疊至。卒就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之聘。爲土木科主任。是校卽前鐵路學校所改組。示不忘本也。先是君以勤學太過。元神虧損。歸而病發。卒不起。時民國三年十二月二日。年三十有二。

周亮才曰。余與君同學於蘇州鐵路學校。觀其爲人。剛而有禮。有古君子風。與之談時事。則拔劍斫地。激昂慷慨。有不可一世之概。倫所謂義膽俠腸者耶。其後余供職於滬。君游學於美。猶互通音問。以道義相砥礪。乃不得一把晤而竟死。嗚呼痛哉。夫以君之志之才之學。使天假之年。而發紓其抱負。其施於國家者。孰得而量之。乃以身殉學。懷才莫試。卒天其年。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乎。

天風文選

譚天字天風浙江嘉興人今錄文一首

募建白文公祠小啓

峽川舊有白文公祠。前清嘉慶四年建也。藻稅騰驤。觚棱帶嶠。下臨白水。泉可
雪。賞花新井之誣。上接紫薇碑。已鐫登山望湘之句。乃者丹青剝蝕。粉墨眇昏。
輒甃零星。宋廂穿漏。沈蘆泐石。葛洪之丹井共薶莎綠。繚垣顧況之書臺偕圯。
過西山而訪古。猶令人歎公之始末。有不可及者六焉。公幼識之無早。諳聲韻。
憂甚於梁鴻五噫。學論於元稹一書。新樂府一編。縷縷丹心之苦。秦中吟十首。
絲絲白髮之愁。繼詩史於杜陵。侔筆諫於柳氏。可奉爲子壽千秋之鑑。可視作
公鑒百忍之書。其諷諭有如此者。公以宏放之懷。蓄兼濟之志。陛下誤矣。直論
用兵之非。君子多之。爭羨補政之缺。及刺杭而作吏。更濬水以溉民。上繼李鄴
侯。疏引湖之井。下開錢武肅。築捍海之塘。較之白公穿鄭國之渠。叔敖灌雩婁
之野。事相仿也。澤更深焉。其經濟有如此者。公尙友陶潛。近交韋楚鄧魴。喜而
唐衢泣。都屬知音。朗之酒而如清。聯勝引。託之松契。劉同州唱和合編。贈

以竹筒元拾遺往還成集洛中七人之會依然聚賢竹林香山九老之圖半減
朋吟蓮社其交遊有如此者公管領湖山平章風月雙鬟玉指涼夜吹簫五馬
金鞍清晨按部著冷泉之記聊析煩而解酲吟池上之篇亦識分而知足袖中
詩本吳郡翻新襟上酒痕杭州懷舊其閒適有如此者公占多清福暢叙幽情
紅藕花中畫船小泊綠藤陰下歌席閒鋪小蠻舞楊柳之纖腰樊素開櫻桃之
笑口商婦琵琶細訴攬荻花楓葉之愁陳寵鸞栗輕吹譜霓裳羽衣之曲蓋以
東山挾妓卽是蒼生栗里閒情何暇白玉其豪宕有如此者公自靜其心獨延
壽命無求於物聊長精神攜青竹杖以隨身誦黃庭經而在口秋中往香社木
樨芳果否聞來月下宿劍池金粟影定然現出此亦買島之敲詩入定非若蘇
晉之醉酒逃禪其清寂有如此者嗚呼如此名流合崇祀典今者展屏間之畫
像孰欽鳳閣舍人奉心上之瓣香誰是眉山居士爰擬重加葺綴仿香爐峯之
草堂小事雕鏤比金牛湖之竹閣凡吾同人尙輸雞林購集之金以置仙龕署

名。之。勝。庶。幾。具。梁。明。煇。黃。以。筮。吉。儲。竹。頭。木。屑。於。成。功。十。笏。量。來。彷彿。松。齋。白。
屋。兩。楹。莫。罷。安。排。木。機。素。屏。從。此。俎。豆。薦。馨。宛。奉。防。風。之。粥。管。絃。奏。樂。合。譜。賀。
雨。之。詩。則。駱。馬。柳。枝。如。見。感。傷。晚。境。而。白。衣。鳩。杖。又。將。親。炙。芳。型。已。是。啓。
折三文選

鄭之章字折三浙江桐鄉人今錄文二首

朱襄廷蝸廬詩草序

富。春。爲。天。下。山。水。窟。往。余。省。親。蘭。谿。由。錢。塘。南。溯。出。富。春。江。兩。岸。青。嶂。層。疊。俛。
瞰。江。流。葱。蔥。鬱。鬱。秀。氣。旁。薄。度。必。有。一。二。士。得。其。鍾。毓。者。然。末。由。一。徵。其。實。也。
新。紀。元。之。明。年。吾。友。盛。知。事。味。根。奉。檄。宰。斯。邑。幕。中。人。才。特。盛。長。教。育。者。爲。邑。
名。士。朱。襄。廷。先。生。時。吾。鄉。沈。君。曉。颺。屠。君。榮。襄。陸。君。平。之。暨。余。姪。指。高。先。後。客。
味。根。所。他。日。歸。莫。不。稱。道。先。生。著。述。之。富。詩。古。文。辭。不。名。一。家。近。今。作。者。罕。與。
匹。余。聞。而。喜。喜。余。所。謂。得。山。水。之。鍾。毓。者。于。是。乎。有。徵。因。寓。書。味。根。乞。先。生。爲。

寒宗詩存序。味根且郵示先生所撰贈君家傳文之秀氣。旁薄一如其鄉之山。若水殆卽其鄉山。若水之鍾毓所發見者歟。然則先生之詩又可推而知矣。今味根試京兆歸。將改官江南。先生亦解去幕職。日尋詩於其鄉之山水間。所著有蝸廬詩草。屬味根徵序於余。余始得盡讀先生之所爲詩。其運思紆徐。若重巒之盤折。其音節瀏亮。若幽磎之泉鳴。其筆情變幻。若行雲浮嵐。朝暮易觀。而陰晴異狀。其勢之奇特。氣之奔放。又若孤峯傑出。羣嶺失峻。瀑布千尺。懸崖直瀉。詩境之妙。得未曾有。每一披覽。秀氣旁薄。蓋彷彿乎此身復在富春舟中。臥看江上青山也。夫富春山水。甲天下。士獨藉其鍾毓之秀。發爲詩古文辭。以馳聲當世。誠宜爲富春之士幸。然士之藉其山水之鍾毓。發爲詩古文辭。如先生者。能自行於當世。俾當世誦其所爲詩古文辭。益遐想其山水鍾毓之秀。亦豈非富春山水之幸乎。然乎否乎。余將往質味根。并質諸吾鄉人之曾客富春者。

趙書青哀辭

嗚呼。自軍人專制非法而被戮者駢矣。獨吾書青也歟哉。書青姓趙名元琨。吳興人。仕湘爲永興縣知事。值郴州變兵陷永興。書青走衡陽道乞援。道尹令隨營效力。而將軍不許。遂正法軍前。時三年某月日也。冤哉冤哉。夫兵而變。律以軍法。則主管軍官首當死。然皆貸一死以勸其後效。而貸獨不及文官。何也。且湘滇之兵變一也。軍民分治亦一也。同一失事文官。滇付懲戒會。湘則付軍法。又何也。然則法不死書青。而書青竟死。法烏可不原其所以死耶。或曰。文人知兵。武夫所忌。嚮者書青嘗統領湘南水師營。安知將軍左右無嫉視之者。此書青所以死。或又曰。軍法不行久矣。不行則玩行則慮激。變借文官以徇軍。安知非將軍之隱也。此書青之所以死。嗚呼。果如是不謂之非法得乎。先是書青知衡山縣事。解任還。與余遇滬上。言湘非樂土。不可仕。將他適。初不意其復仕湘。死生雖有命。吾不能不爲書青咎也。然滔滔皆是。與其避地無寧避世。吾往歲數遇書青而未嘗爲書青一言。則是冥冥之中負我書青甚矣。伯仁由我。謂之

何哉。爰述哀辭以達吾私。辭曰。

彼虎兇之出柙兮。豈夫人之失察。何魚網之倒施兮。鴻則離而不出。余方以生離爲悲兮。夫孰知其死別。死別亦云可慘兮。况復慘死於凶折。鶴唳其不復聞兮。廣陵其自此而絕。我欲賦大招以招魂兮。恆驚顛而中輟。既私悲其狐兔兮。亦隱痛夫天心之嗜殺。狂飆覆巢兮。卵無完物。崑岡火炎兮。玉石俱裂。亂紛紛其未有艾兮。等人命於蟣蟲。生不辰而罹凶兮。豈盡由已而作孽。自古皆有死兮。奚福極之可別。縱夫人之不保身兮。曾不稍損其明哲。荒埋魂於覆盆兮。世昏昏其誰雪。意其不化精衛以填海兮。亦將爲杜宇之啼血。訊曰。一死兮萬事畢。願生生世世兮解冤結。魂兮歸來勿叫屈。

均卿文選

王文濡字均卿浙江吳興人今錄文一首

明清八大家文鈔序

湘鄉之序歐陽生文。而述周永年氏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有桐城派之號。溯其所自。至今未及百年也。竊謂文之有派。如政家之有黨。禪家之有宗。就其師法之相承。精神面目之相似。從而區別之。曰某某派。其道雖戾于古。其用要無謬于今也。桐城派之杓嶽于今。學者取徑之最近于今。大有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之勢。望溪誠開山祖矣。而崑崙遠脈。迺在震川。震川懲王李輩皮襲秦漢。恣爲博奧之弊。而本諸義理。切實發揮。虛氣浮響。一掃而空。有明一代。起衰賴焉。望溪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實宗師之。自姚氏姬傳出。而此派益大。姚于劉氏爲親炙。于方氏爲私淑。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幹。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至理名言。遂爲文家之金科玉律。沿流而起者。伯言梅氏。濂亭張氏。摯父吳氏。精神面目。稍稍變易。要莫能軼其轂率之外。湘鄉根柢六經。汎濫百氏。含英咀華。不名一家。而平生致力。以姚先生之言爲兢兢。文家正軌。違此何求。其願聞警欬之心。亦隱然自附于桐城之列。伏念我國

古矣。人才衆矣。上下求索。能文巨子。僂指難數矣。桐城蕞爾邑。僻在皖省。寥寥數子。自成風氣。沾丐所及。甯有涯涘。不有歸氏。無以啓于前。不有姚曾。無以光于後。周氏之言。大而非夸。源遠而流益長。不朽盛業。具在茲乎。予生也晚。鄉先生之遺風。不獲覲接矣。夙好所在。輯得是編。存先正之典型。樹後學之模範。覲縷言之。不自知其識之無當。語之不文也。

巨摩文選

章闇字巨摩浙江麗水人今錄文二首

詹烈士事略

君姓詹氏。諱蒙。字養先。浙江宣平人。兄弟五人。君居長。自幼天性純孝。年十四。就學于縣高等小學。所居地曰溪口。離縣治十餘里。每七日。假必歸省其親。雖甚風雨。勿輟也。未幾。投考浙江陸軍小學。庚戌冬。卒業旋里。年二十矣。其父欲爲娶婦。君婉辭之。友人有私詰君者。君笑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徒亂人意耳。

聞者早知君之志矣。辛亥春。佐理邑中學務者凡四閱月。金華來君偉良在宣平任高等小學教習。來君曾卒業武備。至是欲邀君往金陵陸軍中學。君喜與之俱。至金陵不五月。而武昌事起。君聞之大奮。卽與同學數人赴武昌。投入步隊。每戰必先彈不虛發。然亦卒以此殞其生。當十月初旬。兩軍劇戰。襄河間。我軍築長堤于河南岸。羣伏堤內。狙擊君左耳。先着彈血沾肩肘間。君以手拭之。隨拭隨擊。同學中有勸之少息者。君不應。猶時時向外望。以測已彈力之中否。忽一彈自敵軍中飛來。驟貫君腦。遂仆地。不能起。同學宛轉身。君至營中。離營尙數武。而君已絕矣。春秋二十有一。

章聞曰。吾與君生同郡。顧未獲識君面。死戰之狀。乃邑子傅君伯龍得之青田吳君者也。吳于君爲同學。與君同在軍中。旣睹君中彈狀。卽與同學昇君行。自言方昇君時。忽覺腿際熱度驟烈。急捫以手。則一彈已自左腿突貫右腿出。跟踰昇君至營而已。亦委頓不能興矣。吳君傷復後。自上海至寧波。爲傅君言之。

如此軍興以來。諸志士之塗肝腦捐項踵以爭此漢族尺寸土者。不可縷指數。而二三庸妄巨子。顧欲覬人之功。以爲己有。播弄文法。安坐而享其成。何其無恥也。夫以諸志士愛國之摯。生命且不暇惜。何有于功伐。獨念覬覦不已。繼以傾軋。傾軋不已。結爲仇讎。使苦戰垂成之功。不幸將自若輩手中墮之。而諸志士戰死之光榮。或且黯黯焉以具泯。此則諸志士所爲憂思耿耿歿而猶炯者。爾因書詹君事牽連及之。嗚呼。吾秉筆至此。吾安得託詹君之靈。一提若輩之心神。警昧者而使之覺也。

周幼軒君事略

君周姓諱煥南。字幼軒。浙江處州縉雲人。年十七喪父。家本寒素。賴舅氏某時。時周卹之。君生于憂患之餘。益自砥礪。爲鄉里所稱道。歲丙午。考入浙江武備學堂。黽勉不懈。一如在鄉里時。與同學相接以誠。人亦樂與之交。畢業後返里。以母氏年老多病。家居凡三年。辛亥二月。浙江督練公所擴充軍隊。徵求將材。

君乃被徵爲八十三標二營後隊隊官。民國元年二月奉調往南京。又往杭州。七月率隊回甬。八月任九十七團三營副官。駐軍鎮海。受事十有二日。以疾卒于軍。年三十有二。無子女。子一才八齡。諸君子以同鄉同學之誼。捐金若干。君輒賴以返里。囑余爲述事略。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當乙丙之交。余以革命嫌疑。爲浙撫張曾敕注目。同學中有滿人數十輩。朝夕伺釁。余與二三同志。幾不免。君於無人處。恆執余手相對流涕。時三六橋總辦校事。與日本教習松島等。力爲幹旋。余乃得至海上。遂與君別。迨君駐軍寧波。始復握手。歷時十閱月。把晤無幾。而君死矣。哀哉。

漱巖文選

王葆楨字漱巖浙江黃巖人今錄文三首

東湖遊記

出越城東郭。近十里有山曰鳥鳴。壁立如削。洞邃有門。舊爲匠人鑿石之區。下

有長湖。能蓄多水。清光緒間。郡人陶心雲。於此拓別墅焉。面山結屋。劃水築隄。一里半里。有亭有閣。藏書隔水。度以危梁。鏤佛棲巖。梯其絕磴。畫船可載夕陽。園門形如滿月。藤蔓挂壁。時聞鳥聲。荇藻擘波。忽見魚躍。入水門。卽譯學齋。南行數十武。度秦橋。有亭跨山。環以叢桂。曰木樨香亭。其西爲史學齋。齋後有竹。綠陰滿徑。右轉巖阿。敞一廳事。爲觴詠地。放舟沿崖東行。穿石竇。有仙桃洞。洞之前。橫以小隄。雜蒔桃柳。其隄中斷。備通遊艇。復前行。穿橋而過。有峯湧出水。面者小稷山也。對岸爲東天竺石岡。下垂齒齒。交錯攀磴而上。可攬全湖。俯視崖陰。潭深千尺。下有陶洞。窄纔容篙。東北有樓。顏曰稷廬。蓋心雲家此矣。心雲工北魏人書。就中石刻。皆其手筆。足自成爲一家。先四月逝世。惜來遊不及見之矣。同遊者寧鄉鄒可權。寧海祁文豹。瑞安李震東。新昌馬玉成。郡人章世嘉。同邑蔡瀛阮品咸。共予八人。時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僉曰今日之遊。不可以無記。黃巖王葆楨歸而記其事。

蘭亭遊記

十五臨池學禊帖。神遊蘭亭。思一踐其地。夢寐間時或遇之。三十橐筆走江淮。與故鄉山川渺焉日遠。今春僑杭州。西泠印社諸子以歲逢癸丑。舉蘭亭大會於西湖。予病未與。無何有事剡中。取道山陰。欲遊又不果。越五月來越城。同邑徐聘耕駐軍於此。公暇陪予往游。買舫載酒。出水偏門。西南行三十里。抵婁宮舍舟登陸。時方亭午。秋陽暴人。相與解衣磅礴。穿林越澗。躑躅近十里。予脚力疲。未知蘭亭究在何處。鼓力前行。流曲如帶。山圍作屏。竹樹叢中。露亭一角。心竊喜。顧同遊鄒贍庵章筱齋而戲曰。此得毋蘭亭也耶。問諸隔水樵者。答曰。然。當門有橋。爲山洪所壞。梁頽於水。永逢秋枯。淺纔沒脛。命僕夫負而涉。入門有屋三楹。壁畫龍虎。泥痕狼籍。內爲鵝池。淺荷零落。稻梗填波。度小橋。折而左。修篁夾徑。兩陂隆起。若犄角然。循陂而上。旁有碑。書蘭亭二字。迤東卽流觴亭。前有泉。涓涓欲活。石砌使曲。如往而復。殆所謂流觴曲水者此也。亭後去數十武。

巋然中起。背枕峭壁。面揖羣峯。左挽瀛渚。右控石蕩。則蘭亭在焉。檐牙半折。闌檻欲欹。天風不來。鈴鐸無語。中樹一碑。長三丈。廣八尺。碑陽刻清帝康熙書蘭亭集序。其字徑三寸許。碑陰刻乾隆七律詩一章。西北隅有竹半畝。中築矮屋。顏曰竹裏行廚。仍右軍舊句也。亭東有祠祀右軍。壁間石刻甚夥。吳門石韞玉集禊文。尤見傑出。是影天乙閣神龍本。鈎勒上石者。巡廊却視。欹歎者再。神龕漏雨。香火久湮。墨池積淤。磴爽皆溼。榜額墜而補門。楹帖拾以當几。名人筆墨。掃地已盡。洛陽園林。關天下盛衰。蘭亭爲會稽名勝地。一任池臺荒蔓。若此。卒無人焉。葺而新之。足覘社會人心之墜落矣。晉人清談爲世詬病。方今求清談已不易得。毋怪山水間觴詠寡。其儔焉。醉筆書此。以告後之攢者。黃巖王葆楨。

楊旭東傳贊

楊旭東。字哲商。臨海人。身短。狀貌清癯。少有遠志。膽力過羣兒。讀書能通大體。不事章句。年弱冠。革命思想已勃發。丁未留學滬上。啓東學校。是校爲革命組。

織。教者學者皆黨人。專重體操測繪。其他教科具名而已。皆不在焉。會秋瑾切實謀進行。廣徵同志。過滬訪王芑瑾。江蘇人因得識其人。蓋早知其名于屈映光也。稔矣。見輒心折。以運輸軍火之重任相倚託。如期蒞杭。而秋已遇害。時方大索黨人。省城戒嚴。權匿俞煒家。然尙疑爲謠傳。泊陳韶。同里人於振越。黃巖人自紹竄回。備述敗狀。乃大慟失聲。顛躓歸里。充耀梓學堂教習。蓋耀梓爲項霈洪士俊屈映光周琮唐榮甲所辦。承秋瑾密屬。爲大通學堂之援應。故布置法悉如之。秋案起。清撫張曾敷禁體育。堂長楊鎮毅自請停辦。電上大動曾敷疑。幕府王志鶴以志慮忠純。語力爲解免。得復電改爲師範。同志大失望。旭東仍在校勉任教習。思得當以圖再舉。戊申冬。熊成基起義之前數日。同志某密得本部消息。議往助之。衆推旭東赴皖。以皖與贛鄰。其兄旭初服官贛中。遂假省兄爲名。使鄉里勿疑。以其時耀梓停辦。巨室中強有力者。銜黨人刺骨。日伺黨人。思告密以獻媚于長官。而長官亦期得所羅織。爲邀功地。故舉動殊密。甫抵滬。而

安慶之敗耗已至。仍單身冒險直入。爲其兄所阻。鬱鬱不得逞。遂歸里。髣髴若前年在杭聞紹耗時。自謂一敗再敗。同志推殘精華殆盡。數載以來。崎嶇走南北。入死出生。日日抱革命宗旨。向猶餘望者。至此絕望矣。益侘傺不自聊。飄如癡。飄如醉。而平昔精明沈摯之成性。一變。嘗登雲峯。山在台郡城外東南七八里謁明季殉國大丞相鄉先哲陳公木叔之祠。木叔名函輝。爲魯王丞相。仰天椎心泣數行下。一時猿獠雜應。足以覘其志已。于是處境益困。進德益堅。而爆藥學成。語人曰。予向讀陸劍南詩。無米方知吾道尊。視爲平淡語。乃今飽嘗世味。追玩厥情。深矣哉。武昌起義後。赴滬上銳進學社同志之招。任製炸彈。設秘密事務所于法租界嵩山路。周琮助之。並得女士王素常同居。託言眷屬以掩人知。故人亦罕有知之者。杭州發難期迫。電促來杭。適蘇浙兩省各機關索取炸彈孔亟。一時不克離滬。先以用琮往代。成仁之夕。滬上各報競傳虛捷。稱北京破。溥儀逃。聞之豐然起曰。果如是。死亦何憾。不禁拍案叫絕。燈花忽落。藥乃爆。屋瓦皆飛。骸骨俱化。於

戲語。竟懺耶。事在辛亥九月十七日。卒年二十有八。其尸爲自新醫院所殮。無嗣。有女二。母氏年已七十。光復軍總司令李燮和聞其事于孫大總統。得照左軍校陣亡例賜卹。浙督湯壽潛給手造河山字額以旌其門。初瘞蘇州之留園。嗣改葬杭州之西湖。與陶煥卿。沈伯剛。建鼎。足墓並與。陳伯平。馬子哇。祔祀于徐錫麟祠中。當時同寓。勦及脅後者。曠縣女士尹銳志也。半體勦而左目喪厥明者。紹興平智楚也。出焦緣破瓦中而入。西牢者。同里女士王素常也。聞耗奔探。身露子彈而被拘者。湖州潘永強也。籌償僦屋損失料理其身後事者。同邑屈映光同志諸義友也。贊曰。軒黃子孫。湯武革命。以鐵以血。再接再厲。卒使南都定。北帝退。推翻二百六十餘年黑幕。開五族共和。世界放大光明。於前未曾有。後無盡紀。問誰是造。因誰是結果。曰。有一人焉。捨身于一彈丸之爆裂。

頑石文選

厚錢貽字頑石浙江當湖人今錄文一首

陸生傳

生陸姓。字翼周。當湖人。清獻先生裔也。先是生之姑。歸我伯父蓮君公者。二十餘載矣。生時至謁其姑。時余年八九歲。伯母指生暨余謂我母曰。此子少兒一歲。然讀書已纍纍矣。大能長進。余聞之。慙然顏盡赤。嗣生來。恆遠引不欲與接。後數年。生頎而長矣。自念彼猶夫人耳。誠何畏。遂與訂交。自此風雨之朝。秋冬之夕。清言霏雪。評論千古。得生之益殊不少。然生性凝靜。耽老氏術。不苟言笑。來余舍亦然。書幃畫卷。庭樹寂寥。兩人對坐忘懷。大有溫伯雪子曰。擊道存之。概門外之足音。橐橐者。曾不知此中有佳客也。至今思之。此景猶歷歷在目。少遭憫凶。年十二喪母。十五喪父。又見世方多事。海風西來。人情波譎。每一談吐。則感歎噉吁。累日不語。寢寐縈情。恆自悵悵。嘗爲余詠陸雲間猛虎行。以見志。若有不勝其慨者。卒以是罹癆瘵。侘僚殞其身。時年庚子。正彼楚中人。煉胡麻。飯角黍。投湘水。弔屈大夫之日也。嗟乎。亭亭玉樹。掩折鮮枝。古來才子多愁哲。

人不壽造物何憤憤哉。生質聰穎。攻書十行俱下。十二歲卽通十三經。舉茂才。享年十九。未娶。

贊曰。使天假生以年。因以凌厲古今。抒拓抱負。成就度。不知何若。今則黃土委然。清獻之家。聲替而弗彰。仁者必有後。茲言何寂寂也。顧生清姿鶴立。年未及壯。卽存厭世之想。假而不天。決當爲窮途之痛哭。亦且遭世人唾罵以死矣。今次生傳復奚暇爲生悲哉。

南社文選

三七二

南社文選

六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仲穆文選

周祥駿字仲穆江蘇睢甯人爲學融貫新舊常報余書云欲合老墨佛耶爲一爐蓋仲穆舊學甚深傷國家之貧弱思以新學救之故持論如此年已五十而慷慨激昂不減少年英勃之氣後卒以講學之故被武夫張某戕害遠近聞者莫不傷之今錄文四首

長江賦

咄。嗟。噫。滾。滾。乎。滔滔。乎。駛。哉。吸。金。沙。飲。漢。汜。蹴。吳。天。咽。瀛。海。大。江。奔。流。疾。如。箭。離。弭。貫。注。一。氣。包。函。萬。有。炎。景。直。吞。黃。河。對。待。滄。溟。騰。馬。逸。不。能。止。渺。渺。焉。緜。緜。焉。吐。納。坤。靈。橫。絕。地。紀。霧。滃。雲。濛。混。同。覆。載。源。遠。而。流。長。巨。華。番。而。倒。滄。溟。萬。有。四。千。一。百。餘。里。爾。其。濫。觴。也。脈。連。葱。嶺。壤。接。崑。崙。赤。賓。淦。其。北。鹽。澤。盪。

其西。或濃澄兮曲折。或纒續而旁分。熒熒一綫。仰攝虹雲。起阿克達母必拉。乃
 暫息乎羊膊之垠。洵山靈之秘鑰。闡天地兮細縕。溯神湫而窮探。放翁偏其未
 聞。若乃沃焦分水。古號嶧山。洞胸穿腹。砮戕豚阪。馬嶺彭闕。紆徐瀍衍。徑茂威
 與汶川。析二渠於都安。馮夷分道而齊。驅爭息轡乎錦官。波掀天漏。雷湧潮寒。
 妬花團與錦簇。奪南城之燦爛。爰薄瑩頤。繞平羌。沿嘉定。過重慶。蜿蜒迤邐。浩
 瀚汪洋。挾巴川順阿東下。盤渦沸鼎。乎夔鄉。遂雷奔電掣。風起雲揚。熊咆而龍
 吟。蛇旋而獅吼。直噴薄於瞿唐。懸崖千仞。斗插穹蒼。石巖盤結。嶮刺嵒屹。白鹽
 鬱其屹嶮。赤甲聳而歛張。旋困睢盱。而豎瀑急湍。研汎而披猖。溢溢橫嶽。驚沙
 跳跟。駭波躍涌。激洌飛放。於是鼓濯漚。簸潏濤。漲灩澦。激瀉滔。堆埼猛擊。岡巒
 迅埽。砰磅訇訇。歲魄相擣。闐砵砢而打礮。砢梳隄。隄而鑽窰。奧鬼斧神斤。峒開
 窾抉。排衆石而爭狹路。競咽吭而澎湃。確礪轢壓。硯礪礪。礪礪。鷗毆叢而飢搏。虎
 跳谷而懾竄。疑銀潢之倒傾。落九天而活活。漂疾瀁灌。湛湛濺濺。方擬展輪而

遠。逝。倏。灑。瀕。其。矗。空。嶙。峋。礧。礧。礧。礧。隆。蹇。漩。洄。洄。泊。澌。澌。壅。撞。恍。却。軍。於。勾。踐。
似。退。舍。之。文。公。雜。沓。枕。藉。仄。搗。斜。衝。既。抵。瑕。而。陵。弱。乃。順。軌。而。洶。洶。飮。飮。起。伏。
兩。岸。峻。嶒。留。積。雪。滯。層。冰。嘯。獨。猿。於。陰。壑。慄。深。林。而。兢。兢。眩。森。巖。之。幽。窈。駭。白。
晝。兮。夢。夢。驚。霏。霜。於。亭。午。瞥。陽。鳥。之。軒。騰。縮。三。峽。於。瞬。息。沒。滑。濺。潏。乎。江。陵。其。
發。源。而。混。茫。也。其。入。險。而。瀆。漫。也。宜。其。出。口。而。奇。肆。縱。橫。也。灩。澦。滄。溘。軋。沕。湯。
洸。汗。漫。無。際。潰。裂。括。囊。陽。侯。習。坎。而。不。勝。乃。鬱。瞋。而。浮。行。遂。攏。清。沮。控。荆。襄。穴。
武。漢。穿。蘄。黃。洞。庭。助。其。澆。灌。湘。沔。恣。其。滂。漭。羌。孔。殷。乎。九。派。並。衍。漫。乎。潯。陽。彭。
蠡。北。面。而。朝。宗。帶。龍。開。以。迴。翔。撐。小。孤。於。天。半。截。衆。流。而。崢。嶸。開。合。渙。萃。直。達。
皖。城。環。雉。堞。兮。呀。呷。春。重。關。而。搥。嚴。扃。於。是。滄。溟。沸。渭。森。若。流。星。聲。震。霹。靂。光。
吻。太。清。捲。吳。楚。以。正。練。拆。日。月。而。窅。冥。神。魚。揚。鬣。而。噓。氣。巨。鱗。豁。目。以。聽。經。潑。
刺。呼。吸。隱。隱。丁。丁。超。荻。港。而。越。滁。川。偃。太。平。而。撼。白。門。閤。音。礧。地。絕。巘。烹。淦。汜。
汜。漣。漣。狂。瀾。奮。振。絡。揚。鎮。而。聯。肥。運。更。毗。連。乎。焦。銀。束。浩。森。於。一。轍。海。門。凸。起。

乎孤墳。雪樓翻走銀屋。怒飄機發鋒軼。鵬搏鷹標。雨碎雹崩。柱折維倒。鬪虎龍。
於一穴。滾殘甲與脫毛。介鯨悚而聳耳。修鯢喘而哀號。帥百川以趨敵。觀海若。
而蒸靈潮。大含細入。混沌昏曜。離朱難瞰其底。伯翳未提其要。原夫伸曳七省。
網羅萬象。藏珍秘怪。南條靈長。雖權輿於西藏。非形勝而莫當。入鐵豹而東注。
實震旦之宏綱。故其爲狀也。首益閩。喉巴梁。胸湖湘。腹豫章。股建康。脰蘇常。通
州標其屏翰。常熟列其門牆。吳淞爲之藩籬。滬瀆爲之保障。根滋沫。拽涪瀆。把
沱浙。攬淮漳。譬若常山之率然。應首尾而相望。方今五方錯處。驅重海防。駐水
師於沿岸。築礮臺兮低昂。謹尾閭之鎖鑰。免腹背而受創。奠金甌而永固。限外
舶之高颺。倘熟精乎駕馭。閱風濤而不惶。耀軍威於鋼甲。雪國恥而自強。然後
令廿行省。四萬萬黎氓。坐江潭而睥睨。倚江樹而徜徉。趁江流而擊楫。乘長風
而破浪。慨然想見於五帝三王。漢晉齊梁。陳隋李唐。趙宋元明。良將賢相。名公
巨卿。周公瑾敗魏於赤壁磯。韓世忠破金於黃天蕩。李靖散艦而禽蕭銑。王濬

樓船而覆吳疆。古今來豐功駿烈。煜煜煌煌。莫不被逝波淘盡。隨流水而俱亡。要其所以濤飛白馬。刼換紅羊。歷宇宙而鎮霄壤者。尙有此長江天塹。流日夜而未央。

答胡樸安書

樸安足下。客邸寡聊。忽奉華翰。殷勤獎掖。無任悚惶。竊維運丁陽九。淪亡是懼。欲救以學。則必措拭雙眸。盱衡六合。甄採老墨。吸納佛耶。驅策化電。聲光觀摩。倍笛達赫。然後提挈儒術。互相衡量。醇疵畢見。始萃一爐。鼓鑄既烈。精光四溢。斯國粹署名。乃其實克副。若撫拾瑣碎。鉤稽異同。株守片隅。重摯哲理。縱緣新法比附。究屬變相漢學。趣注末節。無裨本體。橫流日甚。亦終必亡。政教禮俗。安能皮傅耶。僕學簡體弱。僅矚端倪。思肩鉅鼎。而絕贖堪虞。足下學術塞淵。文辭樸茂。鈎深致遠。諒非綦難。伏祈協同章陳。馬鄧諸鉅公。急轉趣向。并力窮源。匯萬派使同歸。搢素王之真髓。羣公首倡。多士景從。窮計五稔之餘。必輟有成效。

可稽。中國不亡。吾學大昌。胥於此。是賴區區糾繆補遺云乎哉。僕夙具奢望。忝辱摯交。用獻狂言。殊傷激切。統希鑒原。曷勝翹惕。伏維努力不宣。

與仁航生書

歸舍後與菱南晤談。始悉仁知合一之旨。惟吾弟所持學理。稍嫌偏重靈魂。似尙未能冶形神于一爐。仍微蹈從前佛耶舊弊。何則。靈魂者。固藉軀殼而顯者也。舍軀殼則靈魂將無所麗。未有孤立而能成者也。大凡吾輩說法。總期令中材以下之人。可勉而企。若過爲高遠。如佛耶之苦行熏修。以求享極樂而得永福。縱一二人憑其天資。行之裕如。其如普通社會之望而卻步何。戴東原有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使一于道義。偉哉斯言。何其實獲我心也。僕秉性卑劣。復自幼治雜學。無明師益友。引向正道。遂耽于事功。泥于跡象。幾經挫折。幾經震撼。乃始情極智生。染急淨出。從軀殼一方面。悟入向上正覺。又自與君相晤後。各挾其形神苦樂之極端。主

義。互。相。激。戰。更。一。年。餘。乃。始。得。斬。盡。糾。纏。呵。成。一。氣。然。仍。各。偏。于。所。持。之。一。端。而。未。能。訢。合。無。間。也。僕。于。是。冥。心。孤。往。視。聽。俱。廢。真。積。力。久。忽。有。一。黃。金。世。界。出。見。于。六。龜。八。垢。之。顛。斯。時。也。元。精。中。貫。萬。象。在。旁。兩。軍。媾。和。並。行。不。悖。抉。惟。心。之。藩。籬。鎔。形。神。于。一。片。古。人。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今。而。後。其。庶。幾。此。境。也。矣。僕。自。頓。悟。後。卽。欲。速。往。就。正。尙。未。首。途。而。忽。得。君。來。札。謂。歸。依。靈。神。本。與。西。儒。之。萬。有。神。教。合。不。惟。精。神。爲。靈。神。卽。軀。殼。亦。不。能。外。彼。世。界。萬。有。何。往。而。非。一。不。可。思。議。之。現。象。是。君。已。能。將。軀。殼。攝。入。靈。神。雖。不。盡。與。僕。合。而。大。致。無。甚。參。差。僕。亦。何。必。苦。爲。辭。費。惟。是。形。神。兩。端。最。皮。附。而。不。可。離。又。最。易。背。馳。而。不。相。就。此。中。界。說。必。須。確。有。定。義。然。後。可。推。行。而。無。弊。甲。之。言。曰。神。最。高。潔。者。也。污。濁。如。形。安。能。與。神。並。寧。犧。牲。形。之。樂。利。以。完。吾。虛。靈。不。昧。之。天。眞。乙。之。言。曰。形。載。神。者。也。無。形。則。神。將。去。而。之。他。吾。斷。不。能。受。神。之。阨。塞。凡。實。可。以。娛。吾。形。而。又。不。重。累。于。神。者。乃。猶。勒。令。聽。命。于。神。而。不。吾。畀。吾。必。率。衆。

形以強取之。兩說並峙。各相角而不能下。吾則以爲此事亦至易易耳。形神之宜和合也。亦猶道德幸福之不能判分也。判幸福于道德之外。則人必不樂爲道德合形體于靈性之中。則人始不至溺形體以汨沒靈性。此其故何也。則以世界種種外緣內變之交攻。並古先哲種種倫理法制之自相牽率。使之不得不舍性而殉形。舍高尚之福而就平常之樂。縱有人焉。欲出而調停于其間。亦止就靈神之一方面。降伏軀殼。斷未有敢冒大不韙而挾軀殼以與靈神爭霸使之雙立。君主各布憲章而互相馴習。各不侵犯。互相拘救。各不吞食者也。僕旣研究此疑問。歷有年所。頗有獨見。請爲大言以解甲乙之爭。曰。天下道德之所在。本乎義務。義務之所在。責令形神之各盡其職。神之所職。形卽隨之。形之所職。神亦不得而阨之。此義務得其宜之界說也。天下職務之所在。本以求幸福。幸福之所在。讓諸形神之分途。享有神得而享有者。形不能奪形得而享有者。神亦不必矯其本然之靈機而侵害形之自由。此幸福得其宜之界說也。此

皆形之取給於神者也。至若神之取給於形者。其判斷亦當用正負二例使之相反而相成。夫如是則庶幾範圍就而界限明矣。而世之聞此言者必駭然曰。樂記之言曰。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宋儒之言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此皆不刊之論也。而子一則曰神阨形。再則曰神害形。是殆謂神不能與形並立。必割神之大半以予形。而聽其恣睢自肆。而後可謂之真理。不然則形將懊惱欲死。而其咎殆悉歸諸神。辨則辨矣。奈無此等事實何哉。曰子爲神左袒。其言殆不盡然。及涉事實。固吾所樂與世人一徵者也。古今中外衆生形體被神阨而死。而並轉阨及於神者。不可枚舉。他事姑勿論。請先徵諸男女禮有云。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故男女不同衣。枷不同巾櫛。內言不出於梱。外言不入於梱。皆所以遠嫌辨等。而亦妨淫也。如斯類者。殊滋疑義。淫果可以防而止也。則崇伯。鯀當爲古今第一善治水之人也。如其不可防也。則毋寧持放任主義。令男女以禮相見。交相酬答。智識互換。形樂而神亦隨之。

而轉。不。至。有。桑。濮。之。行。層。見。迭。見。於。其。間。謂。余。不。信。則。請。遠。取。歐。美。習。尚。與。吾。國。相。較。其。道。德。果。孰。優。其。風。俗。又。果。孰。美。耶。吾。知。雖。有。淳。于。髡。炙。輶。之。辨。呂。洞。賓。點。石。成。金。之。術。亦。不。敢。遽。行。雌。黃。其。口。高。下。其。手。以。下。斷。語。也。然。則。古。人。所。恃。爲。防。淫。之。具。者。亦。徒。自。乖。其。仁。民。愛。物。之。初。意。惟。能。剝。落。吾。形。所。得。盡。之。職務。所。應。享。之。幸福。以。歸。納。於。神。並。將。吾。神。所。素。具。之。靈。機。使。之。矯。揉。造。作。習慣。成。自。然。以。博。取。虛。名。爲。高。而。失。其。本。旨。以。與。形。作。敵。而。已。究。亦。何。益。之。有。哉。吾。等。目。擊。怪。現。狀。不。啻。萬。端。僅。舉。此。一。事。以。爲。例。而。子。竟。舌。橋。而。不。能。下。若。夫。神。被。形。阨。亦。在。吾。本。論。圈。限。之。內。因。爲。吾。仁。航。生。所。稔。知。故。夾。叙。於。前。而。弗。詳。倘。其。詳。舉。數。十。言。不。知。子。又。將。現。若。何。狀。態。吾。二。人。今。方。有。切。要。之。談。判。復。何。暇。與。子。更。及。他。端。徒。爲。是。吃。飽。閒。飯。作。閒。嗑。牙。也。老。弟。以。爲。何。如。

先祖考太府君墓表

公諱敦愷。字體和。姓周氏。徐州睢甯馬家淺人。長身玉立。聲如洪鐘。性豪俠。料

事多奇中。以剛直聞里閭。清道光二年夏五月。河臣黎世序啓風泰壩洩水。聞河堰且決。公謀於衆曰。堰旁有積料。借以塞衝。事成可倍償之。衆皆諾。屬沈公華西姚公汝成赴睢南廳請。遂取料捍堰。堰卒決。初世序妄言風山閘下有五湖可受水。民無雞犬傷。奏建石壩一。比年北勘河。不忍民詬。因有隙。至是疏周某沈華西姚汝成。率叛民數千人。刼去稽料三堆。光纜五十二束。知縣馮立嶸弗敢禁。二公曰。事不藥矣。當奈何。公曰。捐軀救民。雖死無恨。知府俞公穎達聞變。星夜馳至。詣世序請罪。願代民賠償。世序笑而不應。俞公計無所出。遂備文飛詳上憲。方至兩江總督署。尙未及達部。而政府已命發壽春等處兵籍灘民矣。俞公泣涕。堅不奉命曰。此非反民。乃疾民耳。必欲籍吾民。請先斬吾首。俄而政府接江督疏。得悉世序奏不實。恐釀巨亂。馳驛命罷兵。飭立嶸逮捕公等。就獄候訊。而衆灘民皆置不究。噫嘻險哉。於是二公亡命。立嶸株連其親戚數十家。令著交終得之。遂率兵役百餘人來捕公。未至馬家淺里許。公挺身直前。立

嶸疑來訴冤拒不受曰吾官且不保何以聽訟爲公曰吾乃周某耳因犯公罪自首生死惟公命但不欲拖累親族耳立嶸且喜且怒乃並逮公至縣署備極拷掠月餘二公皆死獄中是年冬獻江甯時總督孫玉庭總河黎世序南響左右坐公蒲伏堂下持戟之士俱股慄孫公厲聲曰周某汝乃睢甯一民耳膽敢擅劫皇料真不顧首領耶公曰自嘉慶二十三年鑿風泰滾瀾頻歲秋禾淹沒邳睢黎民奔走衣食餓殍他鄉者不堪悉數今年夏五月十三日水勢益漲張泔泔渾渾湔湔浞汨泰嶺五色石逐流而下砰訇澎湃馬逸蛇旋春牆灌屋瀾漫菽麻摧險陵弱直齧閘河堰丈餘萬衆披髮徒跣環視狂奔扶老懷幼仰首長號聲轟天地某等秉性疏愚罔知趨避爰協衆志之和泣廳壁之血乞公料之微拯災黎之命挾一葦之橫當巨濤之衝實期夏借秋償詎敢擅劫孫公曰胡不稟請公曰風山開去清淮可三百里若待稟請事其奚濟世序曰若私取公料竟成何功公曰事雖未成心則無他孫公微笑曰雖然賊非肥己自旦至日

吁不能詰。孫公謂公曰。吾心欲存雞。勢將去鳳耶。公悟。遂不復申辨。卒以誤動公料論。徙揚州之興化。五年。大吏始以災情詳達於部。蓋自二年夏。俞公已飛申上憲。政府於是時方得稔知民間疾苦也。時公已自配所期滿放歸矣。八年。始行文豁除閘河灘糧地千一百餘頃。有奇。風泰滾水石壩永行局閉。自此我閘河灘居民得坐擁敝產。不納租稅於庭者。迄今殆六十餘年。四世祖諱琢。字其章。恩貢生。曾祖諱思岐。字鳳岡。祖諱柏。字耐寒。考諱宗禮。字典三。公元配錢太孺人。早歿。繼配朱太孺人。生吾長伯以礪。是爲吾兩前祖妣。又繼配吾祖妣蘇太孺人。生吾次伯以蘇。吾父以桂。僉監生。聖府詩禮堂啓事職銜女二。長姑出朱太孺人。適李。次姑出蘇太孺人。適焦。孫七人。曾孫若干人。糧地之豁也。灘民欲演劇賀公。公泫然曰。噫。愚何知萬民之福也。俞公之力也。且沈姚始與吾同難。二君無一還。今公等十日歡。彼族必十日泣。不敢亦不忍爲時人乃爲之謠曰。俞青天。馮鼈。鼈男盜女娼。黎河院。素攻詩。有句云。奸賊誣辭陳北闕。英雄

好意付東流。知興化縣某嫌其語。易奸賊以大吏云。集半燬於兵。同治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八十六。葬閘河堰東之官陌南。孫祥駿謹表。

無盡文選

周實字實丹號無盡江蘇山陽人被清吏戕害事詳柳亞子周實丹烈士傳

今錄文三首

白門悲秋集叙

繫古帝王之都。大抵曰關中。曰雒陽。曰燕。而白門亦其一也。城頭頑石。慣閱夫興亡。江上頽陽。易淪其光采。春風綠野。耕梁苑之釵鈿。夜雨青燐。閃吳宮之花草。千官邱隴。颯颯松楸。六代樓臺。離離禾黍。迷樓辱井。瓦礫場空。廢寢荒陵。樵蘇禁弛。臺城柳悴。如聞索蜜之聲。玄武荷枯。易醒文禽之夢。過烏衣而訪舊樓。燕無歸。慨紅粉之成灰。羣鶯何處。蓋銅駝飲泣。久霾荒烟。野蔓之場。而遼鶴歸魂。無復醉月迷花之境矣。况乎僕本恨人。時非盛世。人情燕雀。國政螭蟾。豺狼

當道而偪人。豕蛇薦食於上國。悠悠衆口。詈楚客之蛾眉。憤憤天心。賜秦王以
鵜首。昔人殷墟噉泣。湘水湛身。夔府流離。取石鯨而詠歎。長安憑弔。摩銅狄以
歔歔。援古方今。其致一也。重以金風隕菊。玉露凋楓。四夷交侵。百年多難。江山
虎踞。形勝都非。風雨雞鳴。心傷不已。西臺寥落。悽悽朱鳥之歌。北固荒寒。慘慘
紅羊之劫。擷茱萸而作佩。攬物懷人。歌蘭茝以招魂。登高能賦。則杜陵牢落。用
吟秋興之篇。阮籍猖狂。詎免悲歌之氣。撫時興感。亦其宜矣。庚戌九日。順德蔡
君哲夫。合肥汪君嘯叔。金山高君吹萬。天梅平庵。何君亞希。姚君鳳石。阜甯左
君漢鏐。暨宗兄人菊輩。次第遊白門。相與綢繆家國。商榷古今。周覽山川。流連
光景。幽憂所集。吟咏遂多。實因彙而錄之。得如干首。均淒馨哀豔之詞。足以上
繼宋玉九辨者也。故以悲秋名焉。嗟夫。悵南都之已矣。蹈東海其何人生也。不
辰死。猶需日。秋風多厲。勞者自歌。拓故國之殘碑。晤佳人於空谷。山林皐壤。哀
樂無端。城郭人民。盛衰若夢。略工感慨。自可名家。偶爾呻吟。誰其病我。客來子

野。清。歌。爲。喚。奈。何。世。鮮。鍾。期。空。山。無。嫌。獨。賞。勞。勞。歌。哭。頗。類。蛩。吟。落。落。交。游。聊。存。鴻。爪。知。我。罪。我。我。其。奚。辭。陽。月。朔。日。山。陽。周。寶。叙。

丁未風雨懷人詩叙

寶少鮮兄弟。顧影零丁。稍長。入結客場。遂以友朋爲性命。茫茫海內。眞知己者。亦未乏其人。嗟夫。風塵握手。便贈佩刀。花鳥怡魂。時呼杯酒。縱橫劍氣。琨逖相期。標榜詩篇。應劉自詡。江山黯淡。愛國淚多。風雨連綿。談兵心壯。誰能拔我。抑塞磊落之才。詎肯輸君。慷慨悲歌之氣。是則朱家郭解。無此豪情。鮑叔夷吾。遜斯雅誼矣。至於人皆欲殺。爾獨憐才。耿耿犀心。喃喃燕語。狂生落魄。得青眼於紅顏芳草。有情逗春心於秋士。則又實所旣慚。且感永矢勿諼者也。奈何光陰催我。憂患侵人。聚散無常。歡娛易失。五年之中。一別如雨。漂漂焉若萍散於江湖。不可得而復合。計舊雨中。猶能朝夕聚晤於今日者。十不獲一二焉。哀勞燕之分。投恃鴻魚之多。悞嘅浮雲。兮靡定何明月之難圓。憶舊夢其如新。借蕪詞。

以寫恨。因成懷人詩若干章。章紀一人。依訂交之後。先爲編詩之次第。嗟夫。前途遠大。責任匪輕。統希故人。努力自愛。而爾我之交情。則固縱歷千古。橫隔四。所不可得而磨滅者。又豈楮墨之所能罄哉。

棠隱女士小傳

女士名曉。後嗜禪學。易爲小乘。生平愛秋海棠。若命。嘗引以自況。因字秋澂。號棠影。別號棠隱。無盡之鄉人也。無盡垂髫時。與女士同宅居。女士時來相嬉。戲無盡稍長。就外傳讀。晚歸。先慈督率嚴。往往挑鐙持針。坐身旁。寒冬風雪。漏三下不休也。女士幼失恃。艷無盡之有母。嘗語無盡曰。天倫之樂。人所共有。何造化小兒。獨靳於余。余之生歿存亡。悉聽諸自然而已。言竟。泫然欲涕。女士性聰慧。先慈教之讀。匝月之間。識三千餘字。嗜唐宋人小詩。并歷代稗官野史。每過目輒能成誦。乙巳。女士年十九矣。有某氏子來議婚。某固讀書種子。然久抱不起之痼疾。女士父利其多金而許之。女士素不耽飲。至此遂以酒自遺。酒。

酣輒背人仰天長喟曰。星命之說。爲有識者所深闢。然如余之所遇。又將何說以解之。是年秋九月。歸某氏。明年春。某氏子遽以疾歿。無盡時。客江南。聞之太息曰。棠隱必不復生矣。先是。女士有書來。因循久不報。至丁未夏。無盡仍留滯秣陵。不獲歸。乃以書致女士。其所以憑藉而開譬之者。良至。而不謂女士之死。已先。余書旬餘矣。嗟夫人。生朝露。能不傷哉。女士性至孝。思慕亡母。枕上淚常溼。父某多嗜欲。女士時時婉言規諫。卒莫能悟。家本豐於財。至女士十齡時。已墮落無餘。炊爨浣濯。女士悉自任之。稍暇。從事詩書。及西方之言。其專心壹志。爲士林所不能及。嘗曰。我國女子。墮於地獄數千年矣。余將乘飛船。控駿馬。遍攬橙球上之。名山巨川。與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以一洗我女界之恥。嗚呼。其志可謂壯已。旣適某氏。事舅姑及所天。惟謹。然緘默特甚。曩昔之豪爽。不可復覩矣。至所天死。乃哀毀不欲生。丁未五月十八日。嘔血死。春秋二十有一。無子女。女士平日處困窮。無難色。任勞怨。無愠容。議論極敏捷。而有至理。雖老成人。

罔能易也。書法仿東坡。腴尤過之。詩文嬾於著述。然偶有篇什。騷情哀思。又非俗士之所能道。于歸後。遂絕筆。嗟夫。豐彼嗇此。豈冥漠中果有定例歟。女士死後。無盡既哭之以詩。復綴其事略而爲之傳。

贊曰。古今來賢豪俊傑。文人學士。其潦倒半生。齎志以殂者。蓋亦指不勝屈矣。然潛德幽光。久而必發。身後微名。猶可恃以不朽。獨惜女士生長閨闈之中。追陪巾幗之列。足跡不出百里。年齡不過二十。春秋女士固不冀人知。人亦無能知。女士者。嗟夫。使女士而竟無一人知也。則其豪情俠骨。與夫片技微長。亦任其終古委蓬蒿。葬砂礫已耳。自來山陬海澨間。已不知埋沒賢豪俊傑。文人學士。幾許矧茲區區弱女子。又何足深惜耶。然舉世無能知女士。而實猶及知之。則表彰闡揚之責。愈不容辭矣。乃言之無文。復不能盡女士生平之萬一。嗟夫。嗟夫。女士有靈。實焉能告無罪哉。實焉能告無罪哉。

人菊文選

周偉字人菊江蘇山陽人民國元年同事於太平洋報館報停人菊回淮掌教於第九中學校今錄文二首

車橋鄉記

車橋鄉者居古淮陰之東鄙。今淮安縣所隸地。地成長方形。長不足三里。廣不足一里。居民千餘戶。穿其中者爲濶水。水發源於運河而東入於海。昔人云。高山大川。實鍾靈氣。人物之興。必有賴於是。蓋所蘊藏者富。則所發洩者豐。理固然也。車橋地形平衍。既無山谷之嶽崎。足以鍾毓豪傑。而茲一勺濶水。亦細流未暢。不足以當大川之澎湃。以故車橋一鄉。歷明清兩代。人物無足稱述。非獨是鄉之窮陋。實亦有地理之關係存焉。近百年來。稍稍有起色。然亦僅得潘四農之講學。周烈士之死義而已。蓋是鄉僻處揚子江北。交通未便。不獲與名都大邑相往來。民物遂日趨於野。而無可挽救。況又地力礱薄。灌溉不利。荒歉頻仍。哀鴻遍野。嗷嗷待哺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荒寒寂寞。椎魯愚鈍。兼而有之。詎

非是鄉之奇恥大辱。阨運悲觀也耶。而居是鄉者。方且以爲法先王遵古道之足以持長久焉。舉凡開通民智。廣啓利權之文明事業。莫不摧殘排斥。絕其萌芽。因循既久。習染遂深。勢不變是鄉居民全爲野人。不止嗚呼。余生於斯。長於斯。祖宗之邱墓於斯。財產之寄托於斯。而又稍識時勢。略通典籍。睹茲現狀。能無寒心哉。此車橋鄉之人事也。至車橋鄉之掌故文獻。則以鄉無志乘。散失無稽。其得載於邑乘者。又簡略不詳。百年前事。已無能知能道之人。數典忘祖。恥孰大焉。周烈士在日。曾與余有輯車橋鄉私志之願。今烈士已作古人。余又奔走四方。無茲心力。徒付諸浩歎而已。顧車橋鄉命名之義。余嘗得聞諸父老云。是鄉故有木橋五。架澗水以利交通。以車橋名。實得象形之義。蓋澗水旣貫是鄉。兩岸必有市廛居室。故取車字之中豎象澗水。其五畫象五橋。旁兩小豎象民居。而以橋字殿焉。然則是鄉未有名稱以前。已先有橋也。已先有五橋也。則此五橋者。卽車橋之粹也。卽車橋人民所當尊重葆愛而不啻其祖先者也。今

橋猶存而古名已失。是車橋名存實亡久矣。能不悲乎。雖然。余記車橋。余又豈僅爲車橋悲哉。蓋亦有感於窮鄉僻壤之足以愚民。使永無得見天日之時。爲萬方一概耳。夫車橋鄉區域雖小。固猶是國家之領土也。乃聽其終於窮陋而。不思改計。則舉中國之大自城邑商埠以外。凡類於車橋鄉者。從可知矣。嗚呼。以如是之民而國於斯世。有不日益寢衰者耶。此余記之所由作也。

亞髡和尚小傳

豪傑不世出。而其生也亦不易。不具一往無前百折不回之氣。則不足以成大。事更非親嘗艱難困苦。刀鋸斧鉞之險。則尤不足以堅其趨向。逆來順受。無怨無尤。斯之謂真豪傑。而吾得之於和尚亞髡。亞髡揚州天寧寺僧也。名文希。字密萬。髡年祝髮。信道甚篤。嘗與佛學巨子楊仁山先生遊。故所造益進。亡清光緒間。揚州天寧寺僧銘廉耳其名。延爲法嗣。師慨僧侶之不學也。至首創普通僧學堂。并合浙江安徽諸僧。設立一僧教育會。冀大興教育。爲佛教光。吾國僧

界之有學校教育會者。自亞髡始。然師猶恐見聞不廣。而貽僧界羞也。聞扶桑學精。爰請咨送東遊。藉資模範。甫首途而逮者已至。蓋冥頑不靈之僧徒。不利其行。聯合多人。控於端方。謂師係革命黨人。此次東行。卽爲暗通消息之故。適徐伯蓀烈士在皖起事。遂指以爲証據。嗚呼。杯蛇幻影。鬼蜮含沙。讒言高張。積毀消骨。誠可畏也。既至江寧。研訊再四。迄無確供。竟以莫須有三字。定十五年禁錮之罪。當卽安置江西石城獄中。以其地甚僻。而不利交通故。師旣入獄。怡然自得。日夕以書自娛。石城令慕師名。并欽師學。嘗以詩倡和。冀慰寂寥。師處獄中。著述甚富。如端午日記及詩文等。均刊於江西日報。而尤以獄中詩二十首爲膾炙人口。於是贛省知師者衆。而師愈益韜晦焉。去年我師起武昌。江西相繼光復。石城令延師出獄。與論進取方略。師頗多所建設。悉中肯要。余曾記其出獄詩云。曾經惡浪狂濤險。重觀歐風亞雨天。佛本創行平等教。國應予我自由權等句。益不禁爲之悲喜交集。今年二月歸揚州。僧俗從之遊者益衆。而

師興學之心亦日以堅。頃聞中華佛教總會已延師入會主持會務矣。而僧界并擬舉爲江蘇佛教會長。俾得行其素志云。

周人菊曰。吾國佛學凌替僧侶冥頑已如墮入黑暗地獄。永無一線光明之望矣。間有一二豪傑之士出挽既倒之狂瀾。而彼蠢如鹿豕之僧徒。不明大義。昧厥由來。復從而排擠之。摧殘之不遺餘力。至不惜誣爲革命黨人。以殘同類。而媚異族。陳叔寶之無心肝。一至於此。嗚呼。亞髡之所遇。抑何不幸。若是然。物極則反。否極則泰。昔日之不幸。安知非所以玉成而蔚練之乎。今也民國告成。重睹天日。勉告亞髡。其克成素志乎。

式一文選

阮式一以字行江蘇山陽人。夢桃之弟。夢桃被清吏戕害。式一奔走海上。南社同人爲之復仇。事詳柳亞子阮夢桃烈士傳。仇既復。式一留滬肄業於中國公學。時余在公學掌教。式一股勤請益。志學頗誠。後以事往漢某輪船被

焚式一竟與其難傷哉今錄文一首

七錄山房幽怪記序

天地間果有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天地間果無鬼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鬼爲近。蓋人爲靈長。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歸。無鬼之說。特科學家言。而況接於耳而成聲。觸於目而成色。或變幻以周章。或托事而顯靈者。比比然耶。爰於冬月暇日。略就所聞。次而記之。亦茶餘客話之意也。若以某爲深信其說而提倡之。致美茂神州。成魑魅天下者。則非某之本意矣。甲寅臘月序。

杏佛文選

楊銓字杏佛江蘇清江人今錄文一首

送梅觀莊之哈佛序

吾嘗讀餘杭章太炎氏明獨。

見楹書

而悲其意。竊怪今之世何獨頭之寡耶。豈果

獨者羣則羣者獨乎。居美之第二年。一日叔永來告曰。吾新交一梅君。狂生也。余默識之。以爲狂不可取也。學問智慧。浩如煙海。吾幸而得其恆沙數粒。遂持以驕人。不爲市僧所竊笑耶。且吾儕少年。孰不以起衰拯民爲志。今乃襲斗筲故智。炫奇盜名。失其真矣。明年夏。梅君來綺城避暑。始面識之。與之語。乃不似吾意想之梅君。然後信知人之難也。梅君性獨有大志。以文字革命自任。與人語坦直。少修飾。非其類。終席不二三言。遇志合者。痛論時事。滔滔不絕。如瀉江河。吾以是知梅君非狂生。今年夏。梅君不忘故。復來綺城。與叔永及余同居。有唐君擘黃者。亦落落寡合。四人者。乃朝夕相過從。劇談爲樂。章氏之所謂獨頭者。今日羣矣。雖然。吾儕亦好其所好耳。豈有朋黨賢不肖之見存乎。其間哉。梅君明日將之哈佛治文學。余與唐任二君。亦困於科學。不復能作荒談。獨頭之羣。豈止於是乎。念其難得。筆之以送梅君。民國四年九月十八日。清江楊銓。

陳世宜字匪石江蘇江寧人民國二三年之間全居滬上杯酒言歡過從頗密五六年之間全居北京雖各以事冗然間三兩日必見見則較量文藝亦不減滬上之歡也嗣後余回滬上匪石仍留北京此樂遂不可得矣今錄文一首

舊時月色齋藏書目錄序

藏書目錄何爲而作也。記書之所由得。與其卷帙之數。著作之人。旁及紙版之研究。通考記藝文四庫作提要之例也。然世人之藏書者。動以萬卷計。少亦以數千卷計。而余所得書。尙不及千卷。目錄之作。毋亦太涉誇張乎。予謂不然。一卷一冊得之匪易。藉誌不忘。雖少庸何傷焉。夫古之藏書家。吾見之矣。窮搜博採。揮金不惜。什襲而珍藏之。甲乙而標識之。其視書也。亦若前代帝王大寶之位。傳國之璽。欲貽之萬萬世者。而曾不數傳。子孫蠢愚。不能讀。不好讀。隨意棄置。漸致散佚。廝養婢媼竊一二卷以出。易錫而食之。書籍之不幸。孰有過於是。

者是固藏書者所不及料也。其甚焉者。家道中落。米鹽艱難。萬卷之富。不足以禦飢寒。因出其祖若父千辛萬苦所得之書。售之以供衣食。而既不知書。又不解論價。十萬金之書籍。萬金而貨之。故紙不能自言。亦人間大不平事也。余以爲聚散者理之常。得失者事之常。在我在人。同一爲世所寶貴。則欲私爲一家之有。以期傳之久遠者。實愚不可及之事。且與其不能自讀。徒供蠹飽。毋甯付之能讀之人。尙不失爲有用。則吾身之所藏者。子孫不能讀而貨之。亦事所宜有矣。且卽論吾所得書。其出自珍藏家者。亦往往而有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又安能決其不爲他人有哉。然今日之得。東雲一鱗。西雲一爪。萃集甄擇。亦非易易。無論他日者。或置之公共之地。以餉同好。或爲子孫所售賣。亦必使知其得之之由。與各書之價值。庶不至敝屣棄之。醬瓿覆之。使蒼頡之鬼夜哭也。此卽吾藏書目錄之所爲作也。嗚呼。吾家自香月樓葬於劫火。二百年之所蓄。積鞠爲灰燼。吾父讀書七十載。欲復其舊而不可得。小子又不肖。不能讀父書。

無涯之戚與生俱來不與生俱盡而卽所購得之書合之吾父之所獲排比而記之以詔來者斯又吾感慨歎歎擲筆而三歎者也民國二年六月舊時月色齋主自敘。

柳溪竹枝詞跋

昔人謂朱十通籍以後詩不逮於其前予以時考之竹垞登詞科在康熙己未而集中之鴛湖櫂歌作於甲寅宜其傳之不朽也周子芷畦近靜志之居饒蓄錦之思爲柳溪竹枝百餘首藉補朱氏夏墓蕩二章之不足而婉約多風亦與櫂歌埒吾決其與竹垞並傳也抑吾與芷畦游深見其淡於榮利槩阿嘯傲壹意爲詩斷無江淹才盡之慮他日所造必更勝於今之竹枝書曰詩言志歌永言余觀其言信其志爰本此意以跋其詩。

血兒文選

徐天復字血兒江蘇金壇人已故今錄文一首

宋先生傳略

宋先生教仁。字遜初。湘之桃源人。一號桃源漁父。不知者或稱先生爲桃先生。先生生有大志。天資俊偉。鄉里之接先生顏色者。咸驚爲非常人。先生十二歲喪父。家貧。學殖荒落。然先生能自克苦。好學深思。故所學能窮源究委。觀其大全。得其精要。且富于感情。善判斷力。故先生未弱冠。卽知名于時。癸卯遊學于武昌文普通學堂。卽抱改革大志。時年二十二歲也。甲辰八月。先生回湘。與黃克強劉揆一諸子。組織華興會。推克強爲總理。分五路。常德一路。先生主之。華興會者。革命最初之一團體也。先生之捨身從事于革命事業。蓋自此始矣。先生復與胡經武于湖北設立機關。名曰科學補習所。以與湘遙應。當華興會之定期起義也。本擬于十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事洩。機關破露。先生在常德。至長沙。不以失敗爲意。然武昌學校。因先生謀革命。除先生名。先生乃走上海。赴日本。留學于東京。入弘文學校。後入早稻田大學。乙巳。先生創二十世紀之支

那雜誌。鼓吹革命。夏孫中山自歐抵日本。會合各省革命同志。組織同盟會。先生與焉。先生擬以二十世紀之支那歸爲同盟會機關。嗣以日政府禁止發行。乃改名民報。而先生爲之經理。丙午。黃克強赴安南謀舉事。先生舉爲庶務長。掌同盟會一切機密。先生見同志俱在南方運動。北方尙未著手。乃奮起偕白逾桓吳崑及日人末永節赴東三省。立遼東支部。運動馬賊。謀佔奉天。與南方嚮應。會賊廠招兵事忽敗。白逾桓被捕。先生乃復回東京。仍參預同盟會機密。當斯時。先生專心研究政治經濟諸學科。以爲將來建設時代之建樹。復精輿地學。曾著間島問題一書。清政府得之。間島交涉。得以不敗。清政府欲請先生任外交。先生不爲動也。時美洲同盟會之大同日報。及南洋各機關報。均敦請先生主持。先生以東京事繁。亦未去。秋克強有欽州之役。丁未。又有河口之役。先生則爲大革命全局之布置。擴張黨勢。聯合軍隊。內地各省。及海外南洋。機關無不徧立。而大舉之勢。已于此樹立根基矣。及至戊申。民報封。同盟會之勢。

一挫。故終已酉一歲無大舉。然潛勢力亦多于以養成。庚戌春正月。廣州之師又敗。趙伯先等俱赴東京。已而復回香港。時東京同盟會本部精神甚惰懈。譚人鳳、李肇甫居正、張懋隆等會先生商整頓事。先生對於革命大舉方略。主張革命地點應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時期應縮短。不可延長。戰爭地域宜狹小。不可擴大。深究域內之形勢。洞悉方略之精微。故羣皆贊同先生言。而本是實行。譚人鳳赴香港。會趙伯先、黃克強。語以先生之籌畫。適香港已準備再舉攻省城。故不克行。時居正回武昌。先生亦至上海。主持民立報。凡所論議。一本學理。國民莫不欽服。春香港事急。請先生往。三月中旬。先生乃赴香港。香港因廣事特組織實行部。中又分五部。先生繼陳炯明而任編制部部長。進攻省城。舉趙伯先爲戰時總司令。召集各省同志及敢死之士。編制敢死隊。陸續赴省。二十六日。黃克強亦先期赴省。二十七日事洩。二十九日倉卒間遂舉事。先生及趙伯先、胡漢民俱未能先期至。二十日晨抵省。事已敗。乃相率回港。是役佈告文。

令皆一出于先生之手。在港時且與同事諸子。草定民國憲法草案焉。則先生于破壞時代。固無時不爲建設謀也。未幾趙伯先以憤鬱死。黃克強亦負傷。同志精銳俱大挫折。衆灰心失望。乃解散香港機關。先生于時遂偕陳英士復回上海。仍主持民立報。于根本上反覆詳盡。言清政府之腐敗。喚起國民擔負國事之責任心。言論皆能洞悉本源。故凡讀先生文者。無不心折。清政府雖心嫉先生。亦未嘗不深重先生也。先生鑒于前此革命之失敗。以爲非切實準備。不可。乃建三策。以取決于衆議。上策爲中央革命。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爲後援。一舉而佔北京。然後號令全國。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後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邊隅之地。設秘密機關于外國領地。進據邊隅。以爲根據。然後徐圖進取。其地則或東三省。或雲南。或兩廣。此策之又次者也。僉謂上策運動稍難。下策已行之而敗。且足引起干涉。釀分裂之禍。故決採用中策。實行中策之準備。于上海立一總機關。

名爲同盟會中部總機關。于閏六月成立。設五總務幹事。則先生及陳英士譚人鳳楊補生潘祖彜也。中部總機關既立。先生精心擘畫。于長江流域。遍立分會。準備大舉。譚人鳳旋赴鄂。令居正使湖北共進會與文學社聯合。立湖北分會。派曾傑會焦大峯立湖南分會。派范鴻仙鄭贊丞立安徽分會。是數分會皆直接于上海總機關。主持長江流域聯絡軍隊事。蓋一遵先生之成規也。時東京本部吳永刪張懋隆將回蜀。道經滬上。先生令其在川立分會。運動軍隊。與長江下游相聯絡。陝西井勿幕在秦聯絡軍隊。亦著大効。先生令其計畫合爲一氣。與南方相聲應。而立分會焉。至是機關略備。先生乃繼籌施行之策。以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然武昌爲四戰之地。糧餉不濟。故一俟湖北舉事。卽令湘蜀同時響應。以解上游之困。而爲鄂中後援。又以京漢路爲南北交通之孔道。敵軍易于輸運。故先生之計畫。不欲以武漢爲戰爭區域。以防牽動租界。而啓外人之干涉。擬于武昌既舉之後。卽派兵駐守武勝關。使敵兵不得南下。

以保武漢之安寧。一面令秦晉繼起。出兵斷京漢路。以分敵勢。而又懼湖北一動。下流阻塞。將使運輸不利也。故擬長江下游同時于南京舉事。并卽封長江海口。使敵軍海軍艦隊孤立。而乘利應便以取之。計畫既定。乃以之通告各機關。令本此計畫實行。此可見先生謀之深慮之遠矣。使武勝關不棄。南京不失。又安有漢陽之喋血哉。計畫既定。乃相繼爲籌款購械之事。斯時財政困難。進行不易。而湖北軍隊。又急不能待。擬定一期以舉義。居正楊玉如乃來滬就商于先生。并迎先生及譚人鳳回鄂主持。先生以時機未至。令稍待。七月間。川人爭路風潮發動。先生遂擬定乘時大舉。乃決令長江上下游及秦晉速爲整備。卽于八九月間起義。八月中旬。先生將偕居正出發赴鄂。主持大舉之事矣。而漢口機關破露。及三烈士被害之消息傳至。先生知一切預定計畫。將不能實行。而長江下游。又不可不亟謀響應。以免武漢陷于孤立。乃留滬籌下游響應事。于南京則令范鴻仙偕柏文蔚主持。于上海則助陳英士李燮和謀光復。九

月三日。黃克強至上海。先生乃偕克強同赴鄂。時鄂中戰事方挫。衆乃舉黃克強爲總司令。先生則助胡經武辦理外交。時義軍旣起。湖北方面外交卓著成效。雖武漢戰禍日熾。而外人終嚴守中立者。蓋皆得之先生之手腕與方略也。先生以破壞旣始。而建設隨之。遂亟謀所以爲新國家之建設者。先生乃同居正湯化龍計畫。由先生草定鄂州臨時約法。通電至各省。舉代表赴鄂。組織臨時政府于湖北。各省代表有至者。有不能至者。其不能至者。俱會于上海。先生乃與湯化龍約。擬請數省代表全至武昌組織政府。先生至滬。舉各省代表會于江蘇教育會。決定中國採統一制。立責任內閣。設政府于武昌。代表均贊成。俱至鄂。一部分代表留滬爲通信機關。及湖北開會。中有代表對於統一制及責任內閣倡反對之議。另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其稿傳至上海。上海代表亦不贊成。時漢陽失守。而金陵克復。形勢一變。武昌陷于危險。乃主遷臨時政府地點于南京。電湖北代表回甯。十月中旬。先生爲甯軍意見不洽。親走甯調解。

適先生赴甯之期中。代表之在上海者。議舉大元帥。遂舉黃克強爲大元帥。黎元洪爲副元帥。黃克強不允就任。而組織政府以致耽延。及湖北一部分代表俱會于南京。請追認公舉之大元帥。忽引起反對之論。並疑及先生所運動。將爲總理之預備者。而不知實誤會于當時之事實也。以是緣由。乃改舉黎元洪爲大元帥。黃克強爲副元帥。又以黎不能南來。復請黃克強代理大元帥。數遣代表來滬迎之。黃克強仍不允。組織政府問題。遂以是牽延至一月之久。意外波折。實非先生所及料也。冬月初。孫中山先生回國。先生偕張繼回滬。主張舉孫先生爲總統。初八日。同盟會諸巨子會于中山行轅。議決舉中山爲總統。克強爲內閣總理。克強不允。中山漢民主張不設總理。先生內審國情。外察大勢。鑒于責任內閣之適于民國也。起而力爭。中山認可。派張繼與先生磋商。以克強不允任總理。擬請先生代之。先生不允。邀居正田桐呂天民至克強處力勸。克強始允。于是中山爲總統。克強爲總理之議始定。同赴南京。預備組織政府。

先生以臨時政府組織大綱規定不設國務總理。乃提出修改案。代表有不知在滬所決議者。起而反對。致未通過。並加入國務員同意權一條。先生主張終受此挫折。不能實行。後孫總統提出先生爲內務總長。亦以從前種種誤會。致未通過。先生亦不以之介意也。繼孫總統任先生爲法制院院長。先生乃本平日之經綸。草定法制。故臨時政府法令多出先生之手。及南北和議告成。而兩方意見終不能泯。先生憂之。以調和南北爲職志。以期新國家之統一。繼與汪精衛蔡子民同爲歡迎袁總統專使。值京津兵變。幾遭不測。及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先生任農林總長。先生以非所長。不克展布。然先生在職。擬定邊境開墾移民殖林諸法律案。及外蒙設墾殖總管府內蒙滿州設墾殖廳諸官制案。注意于實邊保境之大計畫。提出于國務會議。又先生關於整頓農林政策諸大綱。曰設勸農使于各內省。曰設蒙古興業公司。曰測量田地清釐田畝。曰設拓殖銀行。曰設督辦墾屯事務官于滿州蒙古新疆。曰設農業銀行以各省積穀

常平倉穀爲資本。曰徵烟草酒稅。皆未及實行。而唐內閣倒。先生以當舉責任內閣之實。遂聯帶辭職。先生既退。主持黨務。先生以小黨分立之無益也。聯合五政黨。力持合併之議。議決改組國民黨。而黨勢大張。國民黨之成立。實先生之力也。先生繼被舉爲國民黨理事。盡瘁黨務。不遺餘力。先生有所建議。黨員無不服從。雖異黨亦咸敬仰先生之爲人。以故先生之手腕。實有調和各政黨之能力。趙內閣之得成立。先生實襄助之。蓋先生苦心孤詣。其調和南北意見處。先生素不自矜。人亦多莫能盡悉也。先生數年來奔走國事。未遑寧處。家屬仍居桃源。先生自滿清時倡革命。爲清吏所逼。出走日本。卽未嘗一返故鄉。先生堂上尙有老母。祇以盡忠于國。未能全孝。至是黨事大定。得稍息仔肩。乃亟歸省母。以盡天倫之樂。欲退隱林泉。事親終老。不復出矣。後以國事日非。黨中又屢敦勸先生出任維持。先生知國基未固。尙非獨善其身之時也。慨然奮起。雖老母苦留。先生亦含淚忍痛而出。先生至武漢及遍歷各地。演說改良政治。

之必要。聞者心折。及抵滬。國民黨開大會歡迎先生。先生演說現政府種種失政。滔滔數萬言。然皆一本于事理。無一叫囂謾罵之語。論者咸謂先生不失在野黨監督政府之真面目。然未幾而北京有某當局著論匿名辨駁。復又有所謂救國團者。通電各省。亦駁擊先生曩日歡迎會之演說。蓋欲假此以毀先生之令名者。先生以其誣罔。乃作答詞。一根據理論事實。而駁者不能難。先生亦置之不復究矣。時國會議員多連袂來滬。先生與之商榷政見。多相合。乃約予爲之起草國民黨大政見。先生口述而予則筆錄之。三日始成。僅及大綱。先生復略加修改。擬至京時與本部議決後公布天下。斯時先生時于宴國會議員席上演說大旨。並言此次政爭之決心。未久。袁總統電促先生赴京。先生乃于三月二十日之夜。乘津浦車北上。不幸忽于車站中遭奸徒之狙擊。腰間中槍。卽赴滬甯鐵路醫院剖腹驗治。以傷重卒不起。先生傷後。曾語于右任以三事。一以書籍捐入南京圖書館。一請同志撫助其家。善視老母。一囑同志奮力進

行。並擬稿電袁總統。臨死哀言。尙望總統開誠布公。定良好之憲法。嗚呼先生雖極痛苦中。猶念念國事。蓋如是也。先生于二十二日四時四十八分薨。享年三十有二。先生既逝。舉國震悼。先生老母年七十餘。胞兄教義。以先生倡革命爲清吏所捕。廋死獄中。寡嫂尙在。夫人李氏。子一年十二。女一年十四。

徐血兒曰。余之崇拜先生。蓋人類之通性也。先生無在不可以崇拜者。而先生乃死于奸人之手。人心日壞。知天之所以禍中國者。正未有艾也。嗚呼。余薄德寡能。不克繼先生之志。亦惟有奉先生之嘉言懿行。以爲師表耳。嗚呼。先生之聲音笑貌。至今輒盤旋于腦中。不能去。余之恨。豈有窮哉。徐血兒又曰。先生在滬時。相過從。囑余與先生合作辛亥革命外史。以爲當時實錄。草未竟。先生北行。允將先生歷年所保存之材料相寄。孰知先生遽罹此慘禍哉。然而余當竭綿力。以成此書。以慰先生于萬一矣。

中泠文選

葉玉森字中冷江蘇丹徒人今錄文一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僕自上月中。泚奉役赴龍舒。勘災。毒蛟頑蚪。挾波臣爲虐。吾民而魚者。瀕二千人。田廬十九蕩然。稻藁飄流。挂喬柯上。若排瓔珞。入西山。風景絕勝。訪漢羹頡侯三堰之故墟。遺澤在。民書記失載。謂宜補入新國史。七門雲霧。諸山下。黃沙白石。繚以清溪。如披蓬萊。水彩圖。苦不能畫。惟於筍將中。握鉛寫小詩數絕而已。昨歸省垣。得誦手畢。具悉舊題子美諸影詩。零珠碎玉。攬拾義山。僅得六首。多唐突語。姑寫上。聊博笑耳。紅薇生。屬題感舊記。容搆思。匆覆敬問。起居。中冷稽首。

眉孫文選

吳清庠字眉孫江蘇丹徒人今錄文一首

葉中冷詞卷序

倚聲非小道也。託體帷房。睠懷君國。通呼吸於風騷。契神明於樂府。飛卿端已。美矣。至矣。降及兩宋。派別有二。一則以纏綿悱惻之思。達窈眇幽夤之情。香草一束。贈之美人。垂楊千絲。懷彼夫壻。姜史張王。絃管不絕矣。一則以嶽奇歷落之材。馭拂鬱摧撞之氣。弄桓伊之笛於焉心傷。擊處仲之壺。不覺口缺。東坡稼軒。旗鼓別樹矣。然而風騷之旨。樂府之音。聽曲識真。兩各有當。元明兩朝。傳者蓋寡。清初諸老。備有萬能。竹垞以玉田揭櫫。迦陵以稼翁津逮。後有作者。囿於前賢。於是鍾兒女情者。不惜短英雄之氣。努金剛目者。不知低菩薩之眉。雖曰從吾所好。母亦有人見存歟。善哉我友中。冷之論詞曰。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吾自紅牙拍之。二八女郎。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吾自鐵綽板之。關西大漢。雌雄之劍。貯以一囊。生枯之枝。續之一筆。抑何玲瓏其聲。激昂善變也。歟。蓋其仗劍出門。刺船渡海。弔箕子之墓。舞天作歌。訪徐福之洲。迎神製樂。蓬萊一望。琴傳天風。海濤之音。金堂百間。笛擲皓露。秋霜之曲。及乎買板橋之春。

權石城之艇。模糊香夢。楊柳門前。搖落驪場。桃花扇底。春風花月。誰爲南市之樓。燕子斜陽。獨度西河之調。文生於情。妙造自然也。嗟嗟。自曝書亭圯。湖海樓空。軌轍攸分。本源日汨。彼蓉裳頻迦。揣摩閨襜。汗穢衾枕。已成姜史罪人。而板橋心餘。吆喝風月。呵咤山川。又豈蘇辛肖子。性天旣薄。唇舌乃佻。志趣久荒。音聲遂雜。淫哇起於綺靡。正聲銷於謹嘏。溫韋宗風。一鐙幾熄矣。幸而茗柯導其源。止庵引其緒。得仁和譚仲脩。古調可彈。得吾鄉莊蒿盦。大成以集。向所謂風騷之旨。樂府之音者。大雅繼起。人間得聞。斯道之尊。於斯可信。今中泠鎔唐五代於寸心。製南北宋以一手。令慢樹之興觀。犯引通之絃瑟。譬之時花美人。豔不入妖。劍俠飛仙。豪不走獷。凡馬一空。真龍畢見。庠謬託同調。敢曰知音。獨是以獨絃哀歌。護三山靈氣。夢溪放棹。間發清謳。謂張猗谷瘦鶴開軒。尙蕪凡響。謂趙次梅蒿盦替人。今而後。其在嘯葉盦乎。時方謀刊蒿盦遺集。適中泠寄詞卷屬審定。爰綴數語歸之。語長心重。神與俱飛矣。

杏痴文選

姜可生字杏痴江蘇丹陽人今錄文一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足下。飢驅南粵。忽忽兩旬。讀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句。黯然神傷矣。人情詭譎。吾道益孤。行將飄然引去。征人萬里。轉類飛蓬。繞樹烏悲。鳴惻惻。關山難越。目斷白雲。王子安到此。時邪命耶。足下素心。何以療我。一厂寄來一書。並詩數章。詞氣憤懣。謂將歸去嶺南。不知相見何日。愈使我頓足痛哭。竟無言以慰知己也。神思瞽亂。草覆一牋。想已投到。匪石處亦付書與詩。迄無報章。足下盍向取閱。中秋盛會。弟不能來。此甲寅一年中。會面無緣矣。奈何。伏處萬山間。氣爲之塞。蓋峻坂懸厓。不能攀援。以登望海。舒嘯海風。時起屋瓦震動。近則秋雨初下。落木蕭蕭。一過張蒼水祠。破壁斷垣。荒涼滿目。同社王漱巖氏嘗遠寄聯句云。南粵聽猿海水不枯皆舊淚。中原逐鹿河山無恙又新亭。

歎其切當。然屋宇湫隘。僂僂而入。蛛絲障眼。鳥矢盈庭。何從張掛。弟亦成一詩。一詞。詩在一厂處。詞另紙寫呈。尙祈拍正。愁緒滿懷。擲筆稿臥。伏維珍重。一厂楚儋匪石。景瞻佩忍。樸安寄塵。宗良劍華。蘭皋芷畦。一民諸友。見時爲道相憶。桂子飄香。月輪剛滿。必多佳趣。示我一二。以當同遊。如何。南社十二集殺青。速寄一冊。此間交通遲滯。一往返輒廢旬日也。九月初歸里。道出春江。屆時足下能留彼否。餘不白。

揮孫文選

孫素字揮孫江蘇丹陽人今錄文二首

瘦眉詞卷自序

予於詞學。鮮窺窺窳。曩在年少間。一爲之。每苦心手舛。不諧於絃。音調拘綴。動乖平律。辭與意相違反。長與短相雜糅。性所不近。吾其舍諸。遂焚揚雲之少作。並芟東澤之綺語。匪避庭筠之詭名。實同魏收之藏拙。停楮輟墨。亦既有年。

比者哀樂困人。饑寒驅我。別鄉里。陟關塞。渡遼河。絕沙漠。從烏桓之戍卒。間鷄林之詩賈。長途雨雪。客邸星霜。不無淒感之懷。用有吟呻之作。射雕隊去。落日聞歌。晾鷹臺空。秋風寫怨。渡松花之水。榜唱年年。登木葉之山。碁聲夜夜。遂多新詠。藉訴勞愁。公孫之屣。不迎管甯之帽。將敝適予友南昌陶子伯蓀。同人以勞人來遊茲土。晨窗對硯。夜火分篝。伯蓀於詞。研究極精。撰造亦富。字皆集錦。調若貫珠。幾登北宋秦柳之堂。不染西江洪黃之派。猥以鄙陋。辱而教之。揚榷於舞裙歌板之間。賡和於漢月秦關之外。李陵握手。便是河梁。桓伊邀笛。未須子夜。賭旗亭之曲。下拜者雙鬟。吹赤壁之簫。相從者二客。朋遊風雅之樂。關山離別之感。並托於此。諒足多焉。因命小胥。錄爲副墨。非敢販鬻溫李。剽竊蘇辛。自命詞人。以相矜炫。亦祇存其心賞。吟諷一二。如彼樂工。聊用自娛而已。詞雖小道。性情所在。羈人多感。天涯易秋。大夫行役。離離禾黍。征人懷歸。依依楊柳。存於其志。發而爲言。仲宣遠遊。悵然登樓之賦。蘭成蕭瑟哀矣。江南之篇。援彼

例此殆同一轍。所以春驛聞鷓鴣之聲。稼軒因之托興秋堂。尋蟋蟀之譜。白石藉以寫憂。玉田流寓於杭州時。有新製少游跌宕於淮海。不乏幽吟。我思古人。非徒刻畫蟲魚。排當風月而止也。况乃遼雪寒催。邊雲慘遞。馬蹄蹀血。雁足沈書。嚴城雜刁斗之聲。新亭下河山之淚。龍荒十萬餘里。郭景純之所疚。懷牧羊一十九年。蘇子卿之所茹。痛荒荒斜日莽莽平原。能無悲苦之詞。以送憂愁之景。嗟乎滄桑遷易。風雨屑騷。清歌一聲。古愁四起。漬琵琶之淚。談天寶者。無人聽供奉之歌。問貞元兮。何日予懷苑結。甯得已乎。爰綴數語。以引其端。書寄伯孫與相印證云爾。

悶尋鸚鵡館填詞圖記

寒與梅花同不睡。悶尋鸚鵡說無聊。此陸放翁詩也。余年十五六。卽喜誦之。遂顏所居曰悶尋鸚鵡館。其時余方在壯盛。同游者亦各豪氣向湖海。詫余些些胸臆中。何便貯得無聊如許。余但笑而不答。然由今思之。天下之無聊人。固未有

甚於我輩者也。余之坎坷抑塞。二十年於茲。入洛游遼。所如輒阻。其境遇亦誰則憫之。而惟一意爲詞。以自寫其無聊之胸臆而已。余詞雖不工。要亦放翁所心許者。余竊歎昔日同游諸君子。其身世亦皆與放翁相類。惟當年少氣盛。則遂忘之。及夫皓首窮邊。一燈風雨。撫今追昔。豈能免於雪涕者耶。放翁雖窘。猶有鸚鵡可尋。而余在客中。思一夢過舊居。重與諸君子爛醉狂吟。且不可得。館中鸚鵡能母竊笑余後者乎。嗟嗟余之愧此鳥也多矣。孟青老友於乙卯九月再出塞。相見濱江。爲余作填詞圖。余惟孟青亦無聊人。故肯與我輩游。而當其含毫渺然。亦自有難於言說者在。試更得海內同志一題詠焉。則余之無聊。其或將猶可說耳。是爲記。

蛻庵文選

陳蛻字蛻庵。江蘇陽湖人。倡辦蘇報。鼓吹革命。章炳麟鄒容下獄。蛻庵遁跡扶桑。嗣又避地湖南。民國成立。蛻庵老矣。不言功人。亦無知之者。余識蛻庵。

晚過從一二次而蛻庵竟長逝矣哀哉今錄文五首

哀朝鮮賦

海東有國兮。古稱朝鮮。周封箕子兮。渺乎其先。秦皇併六合兮。商祀未殄。漢武置郡縣兮。環其西偏。玄菟樂浪迄乎句驪兮。東西遼水之邊。一脉所存兮。三千年。幾絕秦漢之交兮。終以全胡。古國之不弔兮。忽地隸而君遷。稽方輿而浩歎兮。懾乎齊楚之間。待玉帛於兩境兮。慨古制之久湮。憑天演以凌弱兮。執牛耳而蹊田。倘東西壹於平和兮。必滌瑕而攻堅。懾強俄之蠶食兮。幸明治之策先。慟此族之不振兮。遂琉臺之同編。吾衡情而權論兮。宜伐君而弔民。入青蓋於洛陽兮。何歸命之足憐。翳其民何辜兮。當壹視而勿偏。懲天竺之奴籍兮。慨安南之牛鞭。一墮落而下况兮。責改進於何年。政則同而民異兮。長二戴於一天。淚浪浪而東望兮。忽由後而念前。彼冲繩之遙隸兮。又何罪而何愆。况臺灣之割昇兮。更牽率而顛連。懿共和之祖國兮。併巴賓於米利堅。慨時勢之萬同兮。

有力者其誰不前優勝有辭兮劣敗何言冀眞人之四出兮胥優劣而相團去
雕題之習積兮進智種於石田縱衆寡之異族兮庶各有其英賢漸民質於相
等兮何種類之不平底一世於大同兮何政教之有偏吁其遠兮墟無煙泛一
葉於東西海兮何邊彼待化之民族兮方瞑眩生死未卜兮况訴顛連籲彼蒼
者曰天運大氣而轉旋需其時以潛化毋我後而人先嗟伊初之文治兮繼武
德於版泉屬舜禹以天祿兮歷殷周而勿諼係我生於此土兮實大造之驕民
苟芸生之不盛兮或片壤之孤縣就民德以挈論兮吾何望異於朝鮮省大陸
爲十八兮縣州踰乎千雖塊土之相比兮需人力以互連譬森林之千章兮曾
無異乎孤根輸石過而攬斧兮朐羅致於堂廉彼猗難之無知兮人何爲而效
旃紛搏沙之難合兮其道何先人自爲治兮家自爲安比學俗以爲基兮去狙
詐與矜狷懾以律宜壹兮導以理宜寬薰宿莽以社若兮自薰蕕之無愆胥灌
木而梗楠兮何枝梧之有焉橫覽前史兮願力誰堅登魯壁之絲竹兮乞靈簡

編行之自政兮。非以教傳。造竺景之西來兮。又揉雜而不專。民無教奚以國兮。吾東望而慄然。

歎逝賦

雲冥冥兮。風沈沈。帳空帷之眠斯人。笑言不可接。聲歎何時聞。嗟並生之異所。恨相見之屢左。一薜。唐。而如故。忽相忘於爾。我視無言而心相親。願結襟而交。紳蓄拳拳以待後。愧卒卒之無因。燈紅憶話。墨淡代磨。隔肺腑而莫訴。畏簡書而臨波。見難兮。別易。生短兮。死長。唱驪歌於醉後。望雲樹而淒涼。慟瓊瑤之易碎。欲號呼而無聲。震椅桐之半幹。疑所傳之非真。悲哉逝者已矣。今生胡不我待。而先我行。伊時局之楨幹。何沴戾之不情。步庭階而擬影。吟懸旌而疑心。聞落葉而延步。響空枝而停音。懷鞍馬於舊部。撫絃軫於中庭。歌曰。流水不復西。疾風捲塵去。復見水與塵。一步一新故。淚洄瀾而無時乾兮。命毫素而寄詠歎。

蛻僧餘稿自序

庚戌之夏天降沴厲。一肢之病。等於荀營之瘍。百日之癰。幾於卻克之跛。瀕十死而不死。誰爲乞和。緩於秦。分無生而偏生。時竟有越人在楚。左家妹質珥營。醫忘無家之怨恫。僖負羈盤殮饋食。憐末路之英雄。藉衆維持。二豎焉避。於世何補。一老慙遺。顧積習難忘。有餘年則有餘稿。况世情久淡。在蛻庵終爲蛻僧。雖食肉東坡。捫腹不皆筍蕨。而墨者夷子。放踵未改衣冠。花豬竹鷓。雜蒲圃禪。杖之間。賈島孟郊。銷湖海風雲之氣。續滄波聽雨夢樓。續雨諸集後。得母更形衰颯。或者轉遜冲和曰。蛻僧餘稿。自映雪軒初稿後。爲第七集矣。

半野一黍序

吾友林君聖藩。年十六。以前清同治癸酉舉於鄉。越十年。乃赴會試。於國學靡所不究。旣以庚寅中部試。復遲至甲午補殿。於臺灣新嘉坡。周歷詳審。蓋其志在用世濟時。不亟亟於一身顯達也。予識君於上海。在十年前。則君以卽用令河南被議南歸矣。君以所著半野叢稿見眎。縱橫排奐之筆。精密邃摯之思。淵

懿樸茂之胎息。時賢中不多覩。就文觀之。已知實中發外。可以由言稔行。况更攬袖結裾。歷更寒暑。自信知君。非同膚淺。別來六載。予猶存此患難餘生。重來海上。而君已先一年奄化矣。嗟乎。事之可悲。孰甚於此。從其公子更索叢稿。讀之一讀。一愴然。知君亦益以深。其集中如普天丁輸議。及治叨書。皆若預見今日內政外交之所宜急。而當時則決知不能實行。姑存此說。以待來者耳。茲先擇其中宜爲今所借鑒。選抄若干首。每首附以鄙說。并敘君生平鑒略。弁之於前。名以半野一黍。至予對於君之私誼。若以浚配之責。冀無負我故人。則叢集中。可傳之作。不止十倍於此也。姑待諸後。倘見寸鱗片羽者。有同好共擊之雅。尤所望焉。君字翥屏。旅滬時復字弢客。云。中華民國紀元四月日。脫庵序。

殘宵梵誦卷跋

今夫水流花謝。嗟綺語之難刪。卽至矢盡拳張。豈豪吟之隨輟。氣短不短。情長更長。桓子野輒喚奈何。曹孟德解憂何以。故曰詩以言志。能教聞者銷魂。况蛻

庵七尺。淪蜚海十年。管甯但坐繩牀。張融更無船屋。雖瀟湘。吾土誰識。嬾殘論。建安才人。最憐公幹。彼少陵垂老。猶有浣花舊居。豈潯陽謫居長此。天涯淪落。然則詩人之厄。末路之窮。以古方今。於斯爲極矣。嗟乎。庾蘭成。平生蕭瑟。賦江南。以言哀。張平子。望遠咨嗟。贈瓊瑤而莫致。世之攬者。當有知音。我所思兮。豈惟並世。綴之短跋。以稔後來。

蘭皋文選

汪文溥字蘭皋江蘇武進人今錄文二首

展庵曲劇叢話序

丁子編展庵曲劇叢話既成。徵言於余。闕然經年久不報。頃西上東還。憚暑杜門謝客。獨居深念。忼然忽有所觸。乃喟然曰。聲音之道大矣哉。古之君子以通天地。饗鬼神。定民志。達物情。其斷斷量尺。衡黍匪細故也。是以一代之興。必制禮作樂。而其間名者。類能刻商引徵。合天倪於人籟。女媧生而清歌。黃帝張樂。

廣野。尙已降及唐虞。聿嬪三代。韶則盡善。武亦盡美。陵夷春秋以還。大夫則登高能賦。野人亦荷簣而歎。以及遷客思婦。歌謠稍繁。悉諧於律。雖漸流蕩。猶能發皇。秦漢乘除。遂爾中絕。獨有一洛陽少年。太息流涕。痛哭欲有所創造。降年不永。此事遂廢。坐令魯兩生告絕之。叔孫或倡女哲。曷高言正樂。授官協律。寧不差管絃而慟萬世之人琴哉。然晉唐之際。代有作者。如張茂先之徒。流風餘韻。蓋不絕如縷。元胡入夏。愛金易朱。然後迹熄而詩亡。舉古所謂通天地。饗鬼神。定民志。達物情。所有事者。暗然一弗復。聲僅什之三五。鬻歌之肆。數十賣喉舌之僮。鑿覈混沌。引吭空谷而已。五百餘年。居然目爲風氣。曲標南北。地辨弋崑黃。調代興。秦聲繼起。其始猶雍容揄揚。其終乃淒厲激楚。或噍以殺。或哀以思。隨時依違。遞遷遞變。不期然而然也。然而古之傷心人。聆音識曲。譬之叔敖。雖亡猶見。優孟中郎已逝。尙有虎賁。則又何也。試數近代小有名字。如程長庚。余二勝。汪桂芬。最後有譚鑫培。其人類出市井不學。非有賈誼張華之能。卽其

所守劇本。亦沿紕繆俚俗之舊。無當大雅。於此將以弋崑黃秦。上接韶武。疑若距離之率。巧曆所不能算。曾何優孟虎賁之足云。雖然。余敢爲獨斷曰。聲音之盛。集大成於韶武。及其衰也。亂之以黃秦。聞者訝吾言乎。蓋元迄乎清。詩亡而歌不亡者。以有弋崑與黃秦也。夫聲音之著於文字。與詠於歌曲。爲二事。非可概而論也。吾聞之甯州徐奉世。徐奉世聞之益陽夏正彝。其言曰。詩言志。一字一音。一讀。作者之事也。歌永言。深長而詠歎。淫佚。歌者之事也。聲依永。律和聲。一字或轉七音。爲宮商角徵羽。爲變宮變徵。則又樂者之事也。明乎此。庶幾可證吾前說矣。以諸伶無制器之長。無賦詩之雅。而其爲聲。顧暗合道妙。故謂詩亡而歌不亡。且諸伶之所爲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中疑有天焉。天其或者將留此聲於人間。以待後之作者。循聲制器。郁郁乎。洋洋乎。復脩明禮樂。未可知也。奈何民國肇建。新劇代興。將反此舌。夷於無聲。則又疑天之夢夢。固渺茫而終不可問也。嗟乎。歌將繼亡。詩於何復。吾爲自懼。不得不貢一言。以商。

吾丁子且有見。丁子此編非僅等之識。小他日請念可乎。

醴陵兵燹圖敘

嗚呼。生民自有史以來。治日少而亂日多。若三代之垂亡。若兩漢晉唐五季之末。若宋元明易代之際。人民遭亂。所罹塗毒。日月相望。方策具在。班班可考也。夫桀紂之惡。湯武所藉以爲口實者。落落不過數事。以視後世墨君汙相酷吏悍將之所肆虐。微矣。循是以往。乃有殺人盈野。殺人盈城。然祇用之兩軍相斫耳。至於黃巾赤眉。下逮闖獻。所過罔弗殘破。則皆劇盜大憝之所爲。未可概以軍紀相繩也。豈有將遣於政府。卒隸於元戎。而敢刼殺過於盜賊。吞噬甚於豺狼者。最近世所記縱兵虐民之罪。無過於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彼亦剋敵伊始。逞憤示威。非有如今日之事。乃自於固有之土地。無辜之人民。而忍用其屠滅與焚燬也。吾始讀醴陵之紀。今又閱災影之圖。吾睊睊以悲。沉沉以思。吾爲之上下而求索。信乎有史所未遇之鞠凶。生民所未逢之奇慘也。醴有耄稚。則旣

僵矣。醴有壯丁。則非被虜卽死傷。或散之四方矣。醴有婦女。則旣被辱就死。或以死拒辱。非飲刃洞彈。卽自沉於河矣。醴有財帛與器用。則旣被掠奪。或取之不盡而悉毀之矣。醴有廬舍棟宇。則旣火矣。蓋絕脛斷脰之所枕壓。頽垣敗瓦之所傾覆。緘膝扁鐻之所破棄。撫原繡塋之所污萊。以千萬計。而爲巧曆所不能算。然所刼殺之者。固非盜賊。而所吞噬之者。固非豺狼也。且又非敵國之兵。非易代之時也。叫天何辜。乃丁斯阨。無玉無石。同爲焦土。豈不騰怪於萬國。而沈寃於千祀哉。斯圖印成。并吾文以眡彼。當日擁兵者。倘亦效晉明之以面覆床。一自懺其前事。未可知也。中華民國八年。江蘇汪文溥。

萬里文選

蔣同超字萬里江蘇無錫人工文辭落拓不遇竟客死于萍薊今錄文五首
蛾眉志餘跋

右蛾眉志餘一卷。先七世高伯祖虎臣先生之所著也。先生金壇籍。始生時。先

生之大母夢峨眉老僧托生及長亦夢身爲僧當於山谿濯足自幼卽耽禪悅清順治丁亥以第三人入翰林時年方二十四也於世緣淡甚雖宦達一如苦行頭陀好周人以急在館時輒請假歸省先生卒後王新城有西峴三十載九病一遷官之句蓋紀實也中間放浙江試差得一士慈谿胡姓也佚其名試竣探天台雁蕩之勝迨任順天學政秩滿謝病歸不復還里門携一衲二僮遍游五嶽及黃山九華武當諸名山游嵩洛時過夏峯與孫奇逢講學數日自楚之蜀扁舟草屨躡匡廬探鹿門不避豺虎嗣卽溯峽之蜀游峨眉食長蔬禹伏虎寺之蘿峯庵經年後示小疾預知逝期手草行略一通示寂前索紙筆書辭世偈八句擲筆趺坐念佛號而化偈見志異時康熙癸丑歲也翌日胡生遇諸於山椒迨入寺知先生已沒乃大驚異又二十五年新城奉使入蜀宿劍門夢先生來相迎執手微笑無一語先是先生在館閣時以井研胡菊潭相國所著繹峨巔並四川總志嘉定州志峨眉縣志蜀中廣記等書並參以舊聞成峨眉山

志十七卷。至峨眉後。又成此志餘一卷。皆峨眉異聞軼事。與山志可互相發明者。志中力求徵信。以峨眉之雪蛆空青放光石雷威琴之類。古有是名。今無是物。恐重爲地方累。特爲剖白纖悉。此亦先生度世之苦心也。山志有胡生之子挺松一序。迨刊行時。已爲蜀中大吏所點竄。糾繆百出。而蜀中當道之序文纍纍焉。蓋儼一官書矣。今版片亦已不完。惟此志餘一卷。尙爲完璧。同超敬謹庋藏以待梓焉。先生所著有綏庵集。今罕傳本。又蔣說一篇。爲尤西堂所稱。今亦佚。特附誌于此。七世姪孫同超謹跋。

跋拙存堂集後

拙存堂集。先六世祖湘颿先生之所著也。先生之父度臣先生。爲虎臣先生之胞弟。度臣先生平生未嘗宦達。而于京師名場中。特以嶽崎磊落著稱。而湘颿先生尤至性過人。力敦行誼。古文爲王崑繩氏源入室弟子。王氏之學縱橫捭闔。有永嘉之壯氣。而先生則尤言行不苟。行文語語如見肺腑。高潔空靈而又。

復沈痛悱惻。出入龍門。昌黎下者。亦不失爲歐。曾實爲桐城派之一大勁敵。書法上溯晉唐。一以鍾王顏歐爲依歸。力闢宋元以來偏鋒之非正軌。學易之年。手書十三經。行篋相隨。歷一紀而始歲事。河道使者高東軒氏斌奏呈之。至乾隆某歲。政府效東漢故事。命鑄工上石。列諸國子監之堂廡側。卽以先生之孫先高祖醉峯先生董其役。集中爲中庸說一篇。讀詩疑十二則。易卦私箋二卷。古文八十篇。學詩偶存一卷。說詩別裁一卷。碑帖題跋一卷。尺牘一卷。內涉論書數則。別見蔣氏游藝秘錄中。先生平生之學。得之遠游。弱冠卽饑驅四方。康熙癸酉。初試北闈。鎔羽未售。雍正卯辰兩科。又刖雙足。自是遠涉秦關。歷覽漢唐古蹟。及雁塔碑洞諸石刻。又得縱觀魏晉唐宋元明名人墨妙。由是文氣益適。書法益進。例選教諭辭。檄試鴻博辭。金沙王虛舟爲先生同里舊好。至是虛舟與先生同寓二泉。十三經之書。實發筆。于是時。中間歷淮揚。東遊鄒魯。留曲阜。瞻孔林。手書關里聖廟御題諸額。南至楚粵。足跡幾半。九有焉。金沙蔣氏入

籍無錫。卽自先生流寓二泉始。有拙存堂臨帖三百六十種藏于家。皆先生積其平日鑒賞之餘。而手臨者。洪楊之役。已付劫灰。而此拙存堂集。同超得諸巴陵方氏之碧琳瑯館。易卦私箋二卷。海上某書館之涵芬樓。庋有是書。遂謹錄副本以歸。六世孫同超謹跋。

蔣氏游藝秘錄跋後

古者大學之教。道藝與德行並舉。書爲六藝之一。而繪事在成周亦設專官。蓋書畫本同出一源。倉頡造書。史皇作圖。頡之書依類象形。與畫文異而體同。自形聲假借。孳乳寢多。書體日趨於簡。而書與畫遂判然分爲二途。故鄭虔三絕。史所豔稱。後之書畫兼工者。雖代有其人。而徒供庸夫俗子之玩賞。卽理學名儒。亦以爲足以玩物喪志。視之爲方技之流。而莫知或重。不知世無圖畫。無以濟文字之窮。世無文字。無以神圖畫之用。陸士衡云。宣物莫善於言。存形莫善於畫。郭璞圖爾雅。張僧繇圖山海。並能以畫輔翼經傳。孔子之勗人學詩。始以

多識夫鳥獸草木之名。亦以古之左圖右史。二者得相濟以爲用耳。據於德而游於藝。孔子尙焉。况六書之形聲通乎。篆籀六經之訓詁基乎。倉頡自古文失攷。古訓日亡。士習於空疏而書畫同出一源之義。遂晦而不顯。我金沙蔣氏世有隱德。九世祖芝田公。八世祖楚珍公。在有明萬禎兩朝。父子甲科。七世伯祖虎臣公。爲有清順治第二科鼎甲第三人。酷嗜書法。於晉唐小楷得其筆意。其遺墨見海鹽吳氏修之名人尺牘。七世祖度臣公。生平以孝友稱。德行君子也。傳詳見湘陰李氏桓之耆獻類徵。孝友八。六世祖湘帆公。自號江南拙存老人。平生蓄道德。能文章。承大父之遺風。兼工書法。手書十三經。刻石太學。有宋元明儒性理舉要。拙存堂臨古帖三百六十六種藏於家。佚於洪楊之役。惟易卦私箋二卷。尙有傳本。今所傳拙存堂全集。內有書法論一篇。碑帖題跋一卷。五世祖勉齋公。別字赤霄。有讀書法論一篇。讀書讀畫紀聞各一卷。其傳神秘要一卷。清乾隆乙未。呈入四庫。蓋公三歲失恃。初不省妣氏汪遺容。畫像未能神。

似。於是潛心畫訣。遂工其技。然絕不爲他人奏技。與世之畫工異焉。本生高祖仲和公。一字仲叔。別號醉峯。又號江南小拙。工篆隸。乾隆間。充四庫篆隸總校。有說文字原集註。說文字原表。象形字譜。漢碑隸體舉要。書法正宗。學書雜論。學畫雜論。竹譜等著。自湘帆公以下三世之著作。見蔣氏游藝秘錄者。凡九種。餘均單行。湘帆公傳。見耆獻類徵文藝十一。勉齋公傳。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仲和公傳。見畫史彙傳卷四十八。並墨香居畫識。及邑志藝術。三世之德行文章。皆爲世所推重。於書畫精詣。亦均有所窺見。非卽古者大學之教乎。方今西學東漸。藝術日盛。而道德日益墮落。羲之俗書。子昂蘭幅。相望於室。家隨珠而戶卞璧。彼之江湖賣術者流。大都視其筆資之豐嗇爲高下。以視湘帆公之爲貧士。書紙俾得易錢。以待舉火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嗚呼。古者大學之教。烏得再見於今茲哉。江南拙存老人後裔同超謹跋。

先高祖醉峯公事略

公諱和。字仲和。一字仲叔。別號小拙。又號醉峯。蓋公之大父湘颿公。晚號江南拙存老人。當世之士。識與不識。皆以拙老人稱之。老人工書法。公克繩祖武。亦以書法聞於時。故以小拙自號。原籍金壇。老人嘗賃廡梁溪。公亦以九峯山色。殊醉人意。遂移家焉。公之別以醉峯爲號也。由此幼穎悟。及長。不事帖括。工詩古文辭。旁及六書訓詁之學。弱冠遊京師。迨四庫館開。公以太學生充三通館校錄。旋充篆隸總校。公父赤霄公。工書畫。著有傳神秘要。乾隆乙未。著錄四庫。公在館時。摩娑手澤。親事校讎。歲丙午。校事告竣。欽賜舉人。時太學之辟讎。方新落成。公集石鼓文字。作辟讎頌上之。而大父手書之十三經。旋詔命刻石太學。卽徵公董其役。癸丑。石經工竣。補接國子監學正。然公高尚其志。卽引疾歸田。蓋寧拙於遇。不屑曳裾於王侯之門。貶其道以希榮也。公淵源於家學者深。故於篆隸真草。無不上追秦漢。下步晉唐。且仿宋元以來諸家筆意。爲山水花鳥之屬。俱臻神妙。兼善人物寫照。而花草得陳白陽遺意。又善墨竹。酒酣時興。

尤勃勃。出奇作指頭畫。指揮如意。一如張顛醉中之作。狂草然。所著有說文字原集註。說文字原表。象形字譜。漢碑隸體舉要。書法正宗。學書雜論。學畫雜論。竹譜等。各若干卷行世。詩文集以及身未付梓行。洪楊之役。已蕩爲灰燼。公嘗有傳簞圖之作。錢塘吳祭酒錫麒曾爲之序。蓋紀妣氏汪太孺人傳簞事也。先是湘颿公因子婦汪太孺人之請。集雅頌五章。書諸簞端。嗣太孺人見公箕裘克紹。遂以簞授之。公迺自繪之爲圖。以垂家範。一時海內名流題詠盈帙。稱勝事焉。昔漢劉向校書。天祿太乙燃藜。世所豔羨。公生乾嘉治世。遊太學入四庫校安國之古文。問子雲之奇字。侍講辟離進頌。郅治簡在帝心。隆禮方始。而公也以朝有權倖。急流勇退。歸隱二泉。卒嘯傲湖山以終老。蓋公之遊京師也。以大父手書之十三經三十年來聚訟。盈廷尙未刻石。故毅然策蹇騎北入國門。欲觀厥成。迨廷旨勒碑太學。媲美鴻都。舉國奉爲儀型。萬世垂爲模範。而公繩其祖武之始心已盡。而大父鏤而不舍寫經一紀之苦志亦於是差足告慰矣。

同超入世也。晚當甲辰入都。距公趨踰虎觀校別魚魯之時。已一百十有餘載。宮牆在望。日月常新。而太學之石。經屹立如林。與石鼓並垂千古。周情孔思。油然而生焉。光緒乙巳。立孫同超謹述。

吳興楊君伯謙哀辭并序

社友楊君伯謙。名嗣軒。浙之吳興人也。吳興爲山水清淑之鄉。而君之生實稟其氣焉。幼而岐嶷。長而好學。舞勺之年。卽肄業邑之小學。自中學畢業。而文辭已斐然可觀。於數理則尤以精覈稱。未申之交。出遊海上。與金山高鈍劍桂林馬君武遊。是時東南人士之在海上者。如吳江金鶴望。蔡冶民。陳巢南三君。號稱松陵三傑。君則盡與之交。而君之世界智識。亦卽於是時吸收而無遺矣。巢南爲南社盟主。君爲社員。蓋南社以文字提倡革新者也。是時南海弟子梁君方鼓吹開明專制。君則著君主民主論駁之。己酉之冬。北入都門。肄習法律。辛亥秋。武昌起義。君聞之。卽南下贊助光復。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委充實業部商

政司科員。統一後不復北上。任海上尙俠中學教務長一席。兼授算學。迨宋案發生。波及尙俠。奸人肆燄。致兆焚如。君復謀遷新校。刻苦經營。不數月。吳淞難作。新校又付劫灰。政局一時大變。政府諸公。已絕口不談教育。而國會亦全體奉令解散矣。君不得已。又復混迹於軟紅塵中者。兩閱寒暑。自籌安會立。帝制聲高。君則含茹欲吐。若骨鯁之在喉者數月。君父旭峯先生。供職萍礦。乙卯之冬。君省親來萍。三宿而返。丙辰之春。君復來萍。就小學校長之任。以爲父子同客一方。自此膝下長依。天倫之樂。孰有逾於是者。乃蒞事纔八旬。遽于五月二十一號之黎明。長眠而不起矣。迴憶與君電燈光下。宵談娓娓之時。相距不過八小時耳。朝露未晞。風流頓盡。庾信傷心賦。所云一朝風燭。萬古埃塵者。非耶。余東西南北之人也。壬寅之春。在志正中學。相處僅兩旬。余又復南北奔走。雖與君同籍名南社。而天各一方者。已歷年一十有四於茲矣。因追思其平生所可列。恨未有以卒其志。而爲辭以哀之。其辭曰。

滄海橫流紫瀾迴兮神州日暮急景催兮鷄鳴達旦風雨哀兮茫茫垓宇同此
 長夜臺兮夜何時兮復曉更鼓沉兮人杳杳宵譚暢兮夜未子遽遽一夢日已
 卯長眠自是千古兮玉棺夢好生年淺兮逝日長彭殤一例兮悟徹蒙莊撫遺
 蛻兮委幽房窮泉黯黯天無光眞宰上訴來帝旁何如帝所白雲鄉鵲首賜秦
 天亦醉兮甲兵未洗天爲淚兮才乎何爲天亦忌兮問天無對天何意兮玉樓
 天上君其作記兮浮雲西北隔長安兮吳楚東南推羽翰兮形若龍蛻骨已寒
 兮洞庭春去桃李殘兮西河抱痛淚汎瀾兮羅霄高高何如天目萍川汨汨何
 如雲瀆天日蒼茫川原寥廓楚山多兮越水長路渺漫兮途冥漠棺冥冥兮戶
 未扃電燈燦燦燭幽靈魂有知兮魄無形神遊垓宇歷天庭無機爲燐兮有機
 爲螢楓林鬱鬱山青青君其來兮風泠泠君父在萍兮君母在堂魂兮魂兮何
 日歸故鄉風和柳下誄有妻星孤曙後耿無光瞰法華兮躡道場黃龍白鵠同
 遊翔化鶴歸來兮夜猶未央嗚呼哀哉化鶴歸來兮夜猶未央

西神文選

王蘊章字蓴農號西神山蘇無錫人工詩文詞兼擅小說家言丰采翩翩有太原公子褐裘而來氣象文亦似之今錄文六首

天香石硯室奕選序

錢子南亭輯天香石硯室奕選既成。郵書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曰。博哉錢子之用心也。夫奕譜之作衆矣。曰奕理指歸。黃河之水。探源星海。布局之扼要屬之。曰血淚篇。鈎心鬪角。花八持七。全局之制勝屬之。曰官子譜。手專殺活。目無全牛。收局之能事屬之。今錢子斯集。多甄錄於施范徐黃各名譜。與夫零紈斷素。如仙機武庫之不經見者。擷華存粹。蔚爲大觀。博哉錢子之用心也。復何藉余之一言以爲重。雖然。余嘗竊論夫奕之盛衰矣。奕盛莫於有清一代。而其衰也。亦於有清一代爲最極。盛於施范中。衰於陳周。非施范能盛之。陳周能衰之也。施范生丁國家全盛之秋。民豐物阜。心無外騖。一枰黑白。若將終身。其以奕。

名世也。固宜降至陳周世變稍稍亟矣。士或懷才不得一逞。則奔走爲衣食計。手談坐隱。餘事蓄之。有能與陳周敦槃玉帛狎主齊盟者。已視爲登峯造極。而不可復進。若更責以施范之絕詣。則駭且走耳。其在陳周壯盛有爲之日。宜若可一蹴幾矣。達摩西去。無佛稱尊。並世之士。顧已揭國手二字。相推許。於是爲陳周者。亦遂沾沾自憲。曰。苟能是是亦足矣。此奕學之所以母下愈況輓近。以還。且并陳周視爲廣陵散也。抑余又聞日本人之治奕矣。爭雄於壇坫。受成於天府。給廩以養之。設官以寵之。高髻廣袖之效。遂有遺棄一世之務而爲之者。論奕於今日。吾道東矣。一二翹秀岸異之士。乃囂囂然謂吾國無人焉。無人焉。甚且謂起陳周而與之角。亦在餘子碌碌之數。嗚呼。奕學之不振。豈第世運隆汙之所由分抑亦國民強弱之所由判也。今得錢子是書。以爲之先驅。鎔萬冶於一爐。續垂絕之餘緒。希蹤施范。方駕東瀛。皆將於是乎。在花韻晴初。瓶笙月午。隱囊塵尾。而外清簟疏簾之側。橘中其果有天地乎。余亦褰裳從錢子遊矣。

然脂餘韻序

吾宗西樵有然脂集之選。爲部四。爲類六十四。爲卷二百三十餘。其自序稱歷十五寒暑。始克就緒。時則繇皇古以迄當代。人則繇宮闈以迄風塵。文則繇風雅以迄雜著。雖考訂未悉。不無謬鑿。而按部就班。較爲具體矣。書闕有間。四庫全書。僅采其例於詩文評中。觀其條目。遠出沈宛君伊人思蘇竹浦胭脂瓊鄒流綺紅蕉集方夫人宮闈詩史酈琥彤管遺編諸書之上。茫茫數百年。竟成絕響。嘗有意續之而未逮。今春傭書於涵芬樓。樓中富藏書。戢蓄所及。不加詮次。斷自清初。以迄近禩。斷章零句錄之。或無所表襮。而玉情瑤韻。蔚成佳話者。亦錄之。傳姓氏。誌梗概。存什一於仟伯也。得若干家。共若干言。名曰然脂餘韻。非敢纂西樵之墜緒。聊以闡閨檐之馨逸耳。嘗謂詩詞之作。本乎性情。忽然而來。神與古會。空山無人。水流花放。臻斯境者。厥云上乘女子之作。於金戈鐵馬之風。豪肉哀絲之奏。或稍稍漓矣。至若幽花媚春。子規叫血。賦景獨絕。言愁已蕪。

班之香耶。宋之豔耶。美人香草。要爲天地間必不可少之一境。梅月畫窗。蘭風入座。迷迭濯魄。銀蒜約魂。鵲鳩怨其不芳。桐絲撫而寡韻。試展是編。讀之余懷渺渺。其猶成連海上時乎。閑逢攝提格花生日。無錫王蘊章識於梅魂菊影室。

綠綺臺傳奇序

土司秦良玉。瑤女雲譚娘。遙遙兩女子。一黔一桂。奇氣獨鍾。良玉事揭傒史冊。絃管聲歌。雲譚娘顧眇所稱述。微獨雲譚娘。彼鄺湛若者。非世所稱嶽崎磊落之男子乎。上元忤令。隻身走萬山中。以無家張儉作王粲。依劉蠻花笑客。蓮幕倦遊。舉其抑塞悲憤之致。一發之於書。飛頭勾漏。一山海經也。塞結相思。一孫吳兵治也。槃瓠禋祀。蝶綃鳳裘。一西京雜記也。明季國事。蝸蟬一二握政柄者。競爲門戶之爭。旣視珠崖之棄。爲不足惜。更視遺賢在野而屏之。惟恐稍後。遂使蘆笙吹夢。僅傳結隊之天姬。銅柱銘勳不數遁荒之畸逸。遭遇旣殊。名之隱晦亦異焉。余覽之而忽忽若有所惑。秋燈坐雨。寒蟲訴愁。日援筆爲作長短句。

樂府共得若干齣。昔河東序亦雅曰。因病致妍。余病於文。妍乎云爾。抑海雪堂中佳話。不可聽其湮沒而已。至於書斥懷甯門完節義。一本於吳桐萼鮑夕陽兩家所紀載。讀者勿因史闕有間。而疑余故曼衍其說也。甲寅七月七日。蓴農識於梅魂菊影室。

菊影樓話墮自序

菊影梁姓。名蘭。庚戌之春。薜荔於福裕里。淡粧紺袖。眉黛間隱隱有恨意。爲誦簾捲西風人比黃花瘦句。擁髻淒然。盈盈欲涕。因戲之曰。蘭爲國香。當門而鋤。如卿之風塵憔悴。獨秀傲霜。殆東籬之逸韻。非三湘七澤間之小影也。蘭再拜受教。翌日榜其樓曰菊影。且曰。梅魂菊影。影事商量。羽琤先詔我矣。余爲之粲然。清談旣浹。樵蘇不爨。憐紅玉之前身。藏綠珠於內第。雖有成議。未遑踐也。綠波春水。別緒連番。一過吳趨。再游白下。迨余乘蹕海外。小刼歸來。蘭已命薄桃花彩雲飛去。一樹馬纓。遂等於華鬢。天上瓊思。瑤想亦隨君苗之硯而俱焚矣。

顧雙心一褵。獨繭縑愁。追溯樓中一席話。有不忍付諸湮沒者。存什一於千百。拉雜記之。顏曰菊影樓話。墮以有涯之生。作無謂之事。當夫花影窺簾。心香燭夢。望美人兮。一方思微波。而誰托明明如月。亭亭者。魂苟有擅鴻都術者。呼之乎。或出闕逢旃蒙人日。鵲腦詞人書於海山仙龕。

十年說夢圖自敘

削絹一尺。移山四圍。潑眼成翠。遊心入玄。危樓欲墮。扶以雲氣。虬松將飛。乃作龍怒。鶴夢自瘦。睇山鬼以何之。梅魂不肥。詠碩人其在寐。客有見而問曰。杜陵茅屋。秋風破乎。玉谿無題。錦瑟託乎。何視天之夢夢。驅烟墨而無說也。余曰。唯否否。僕之爲是。固將以作無聲之詩史。訴遙怨於靈脩也。酒邊說劍。自寫其性情。却外披圖。不關夫風物。揆其旨趣。可得詳焉。僕乾蔭早傾。書城幸託篋無昌黎之三書。懷滅禍生之半刺。乃有采以虛聲。強居記室。繫馬大功坊底。尋秋小姑祠中。紅蓮參幕。時接勝流。青門種瓜。言逢故將。淥飲秦淮之水。都是愁痕。

紅燒鍾阜之霞。全消王氣。是曰綺夢。其說一也。三秋賦別。江淹因以銷魂。九州可談。鄒衍從而立說。僕招隱無山。遊仙有願。荷衣蕙帶。草木徒誌。夫南方椰酒。蠻花竹枝。曾賡乎西域。懸崖百仞。而題句及之。駭浪千重。而釀酒賦之。紅鴛瓦冷。訪荷蘭之故宮。白足禪參。拜緬甸之金塔。鴻影猶雪。漚心自波。是曰客夢。其說二也。士貴知己。虞翻所以興嗟。時不與我。馮唐歎其晚遇。僕擇異荆。棲厄同楊。閨學賈則舞媿袖長。獻策則主憚薪徙。遂乃送張儉於亡命。賦仲宣之登樓。歸遼有鶴弔鍛羽之令。威望帝問。鵲泣低頭之臣。甫感靈旗以告夢。死友謂何思。塵尾以招魂。生平已矣。是曰哀夢。其說三也。急難居閒。人所時有。峨眉謠諑。或謂善淫。僕因肺腑之親。遂有懷刑之懼。輕裘緩帶。羊叔子或且酖人。薏苡明珠。馬將軍不妨好貨。蓬心自苦。看萋菲之成章。葵足難違。痛珠崖之尙在。障西風而終汚。干春水以無端。臣質之死。匠石傷焉。是曰噩夢。其說四也。嗟乎萬感鬱於輪囷。百年驚其彈指。犬馬之齒。忽過三旬。龍蛇之變。焉知來日。亦可謂將。

實之泣。無假回波之吹。已斷之腸。不煩命騷之寫矣。抑僕於斯。重有說焉。昔王筠之集。不止一官。白傳之詩。亦分五本。而溯叢書於笠澤。雪纂爲勞。擬酬和於西崑。風流未歇。珠非紀事。自成乙乙之穿。竹可篇年。聊引烏烏之唱。蓋自庚戌歲爲涵芬樓草創小說月報。中間離合不常。一爲前馬。再使續貂。聿至今茲。適屆十稔。夫虞初九百。嗣響云遙。孔甲二十。雜家競進。事不道於薦紳。賢或愈於博弈。而况青氈是吾家故物。白衣識吳下阿蒙。寶癡未盡。憐西華之單寒。銜嫁無媒。許東鄰之顰笑。往往驛騎紛來。訂神交於尺素。邪許相應。託微波於寸心。蠶食而求神仙。鷄鳴而思風雨。遂得因茲一說。慰彼四愁。尙留身外之身。更作夢中之夢。則斯圖也。其諸飄風之簫過時。而在林。皺水之面觀河。以自鏡者乎。說夢命名。夫何間然。余言未終。客弣而起。娥月窺景。如來笑人。寒飈振吟。若助歎息。援筆累欬。書之圖帟。後有覽者。其謂之何。戊午歲不盡三日。蓴農王蘊章。

秦子劍霜歿三稔矣。黃墟時過。意邈於山河。立文未鐫。魂踣於泉壤。顧牽人事。卒未就也。今秋倪子恂生。徐子薇臣。復相與郵書誚譏。屬竟繫綈。并爲讎校。墓草已宿。墨痕未乾。江郎才謝。猶留五色之花。李母哀深。長撫一囊之錦。故人手澤。良友心期。因付劖雕。兼任排比。起庚子訖甲辰爲一卷。得詩凡若干首。時則春袍草妬。已飲香名。靈几檀成。俄霏豔采。感鄉關之棲屑。十斛量愁。悲京洛之風塵。一升貯淚。又或菴藍采去。芍藥贈將。望美人兮。一方醉煙花於三月。未免鬱青霞而爲抱託。金錯以言懷。凡所述作。悉付牢愁。又起乙巳上訖乙巳下爲二卷。得詩復若干首。一聲笛落。句必色飛。幾處砧敲。思爲情縛。蓋其時方諸緣悉屏。一意於詩。鏤心鳥迹之中。織辭魚網之上。所謂積玉立圃。莫非夜光披金。泥沙乃勝。祥冶者也。斯皆正集別著外篇。都爲鴻影樓詩記一卷。而以詩餘祭文若干首綴於其後。高柔玩婦。孫楚悼亡。聞屐響而莫尋。悵簾旌之易斷。錦織龍梭之字。峽喉聲聲。絲抽雁柱之吟。羈愁疊疊。斯爲情至。亦曰遇窮奉倩。因以

神傷武子。覽而隕涕。而君之詩。亦止於此矣。嗟乎。無五百車。懽喜之丸。情何能已。繼卅六體。鴛鴦之作。生也有涯。河梁之賔。方載於集中。玉谿之序。俄成於身後。昔黃兩當。謂洪北江曰。余不幸早死。集經君定。必乖余之志趣矣。情比曩賢。詞慙荒翰。每一展卷。愴然不知涕之何從也。乙巳而後。君已疾作。雖鶴忘戒。露猶戀寒號。而蟬垂成。哀漸將字。蝕徐子薇生。乃復哀輯成編。爲丙午補遺一卷。附於卷末。是又竟荀郎之後事。義薄雲天。而傳元相之遺文。感均今古者哉。

癭盒文選

吳梅字癭盒。江蘇吳縣人。工詩詞。尤精度曲。爲當今絕學。猶憶民國元二年之間。與巢南寄塵楚儋。癭盒爲文酒之會。癭盒精談曲理。娓娓不倦。余雖囊人子。不解音樂。然亦樂聞癭盒言也。今錄文五首。

風洞山傳奇自序

思宗殉國。王業偏安。東南人士。痛雪國仇。竭忠盡智。碎骨捐軀。閣部而外。莫如

臨桂新亭。涕淚故國。河山慷慨。誓師從容。盡節成仁。取義君子。躋焉秋齋。寥寂舊雨。不來。撫拾遺事。衍爲院本。以廁藝林。瞠乎後矣。紺珠弗懷。子虛烏有。憂傷憔悴。至是而極。庾子山云。惟以悲哀爲主。嗟乎。嗟乎。橋山弓劍。古雒衣冠。荒土一坏。夕陽千古。興亡離合。余亦不知其所以然也。風雨如晦。僚焉寡歡。略書鄙懷。長歌當哭。

煖香樓傳奇自序

歲丙午鄉居。杜門不出。雜取各家筆記讀之。高君梓仲命作新樂府。余曰。傳奇者。以奇事可傳者也。事不奇。非惟不傳。亦可不作。梓仲乃取板橋雜記中姜如須事爲請。布局措詞。一日而畢。題曰煖香樓。蓋卽李十娘所居也。嗚呼。勝國末年。秦淮歌舞。甲於天下。不可謂不盛矣。乃江上師潰。噓血廣陵。而金陵舊院。鞠爲茂草。南朝士夫。爭以崖岸爲高。究於天下事。何補也。夫溺聲色而談氣節。君子羞之。故北里遺音。反多南朝野史。此邦人士。不其慙而然則青溪一水。正足

爲故家興廢之由。況蕩子狎客。又皆爲文人學士之所寄跡。不得已。乃託諸兒女。以自晦耶。果爾。則煖香樓之作。非獨寄豔情。亦且狀故國喪亂之態。雖謂之逸史可也。古人云。不患才少。特患才多。余自甲辰以來。頽唐抑鬱。江郎才盡矣。今以兒女之事。乃復盜我筆墨。馮婦下車。劉伶賭酒。豈故朝遺事。大足以醫我癩耶。然而寄託如斯。亦足自傷。或者謂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人亦不爲窮困而刼其才。吾輩生於斯世。正賴絲竹陶寫。步兵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湯若士亦謂其次。致曲而子反以爲憂。夫子猶有蓬之心。夫嗟乎人世之事。猶桴鼓也。擊之則聲。勿擊則平。余不知何所感慨。而爲此言情之書也。余又不知何所意識。而復飾詞欺人。遽謂可作逸史也。則惟有公之於世而已。知我罪我。又何論也。以質梓仲。梓仲曰。然爲序之如此。

奢摩他室曲話自序

往余少時。篤好詞章之學。自漢魏兩晉。以至六朝。詩文詞賦。皆條辨其源流得

失。而會通其旨趣。亦頗自負以爲能。繼與亡友潘君養純交。養純喜詩餘。日夕手一卷。寒暑無間焉。余竊笑之。然薑辣桂辛。其道不同。而要皆有至味存乎其間。亦不敢褻視之也。劉逖春華。辛毗寒木。各阿所好。齟不相干而已。稍長讀雙白詞。心好之。讀關馬諸作。心更好之。私心叩斷。以爲彫蟲小技。亦可以寓至理於其中。彼詩文詞賦之規規於格律者。整不相侔。遂大好之。亦無以別養純也。乃窮搜音韻宮調諸籍。盡得其底蘊。而其規規於格律中者。擬詩文詞賦尤甚焉。大疑之。遍叩同好。所云皆同。間一命筆。鈎轉格磔。搏扶爲難。遂舍詞論曲。而曲之格律。與詞相類。然流水落花。自饒風調。遂遍覽元明諸作。而獨阿詞餘矣。里中歌者。日夕嚮至。詢以九宮十三調之順犯陰陽清濁之辨別。則嗒焉不知所對。卽對亦非吾意之所欲聞者。乃知歌者與作者。其道不同。而余又得進一級矣。如是者有年。父兄長老。亦不以我爲不肖。余亦自以爲惓知音律。而與養純議論。若合符節。深服其用意之專。前此所好者。若詩文詞賦。犁然知爲二途。

不可以彼此相繫也。癸卯作血花霏。甲辰作風洞山。丙午作煖香樓。又得黃君摩西相指示。而所學益進。故余於詞曲之道。雖不能至。而此中甘苦險夷。皆備嘗之矣。養純導於先。摩西成於後。是二人者。皆大有造於我者也。而惜乎養純死矣。今以耳目所及者。交友所得者。彙錄成帙。名曰曲話。公之於世。而與昔人所作者。大不相同。舉凡聲韻音律。備論其理。雜劇院本。亦鈎提其要領。而是書之體格。固不必拘拘也。

香豔叢話序

宓妃。娥女。三閭。忠稱鉛華。寶髻。君實行顯。自來緣情諸什。輒能傳翼風雅。藻詞譎喻。固無傷焉。瘦鷗。周子。儁俗之士。應奉談典。多識方名。除陵作序。尤嗜新詠。於是選練妍華。甄綜衆媛。妝樓之記。本事之詩。張泌羅虬。重新蒐錄。此衛司馬未免有情。宋大夫不妨好色也。昔者澹心雜記。僅及女閭。泓園窈聞。尠言櫓闥。今茲薈萃。不名一家。勺藻草露。見仁見知。紀豔遇於芳林。嬉旄旗而耀質。不獨

詞苑之飛英。抑且花兜之碩故矣。懜者或叩寂求虛。聞聲索隱。則陳王金鏤之枕。元亮閒情之賦。隋壁無瑕。奚事此刻舟之論哉。長洲同學弟吳梅。

綠窗怨記序

往余所編院本。率有所寓託。而言情之作。不多下筆。此其故有二也。一則眷言閨襜易涉。輕褻卽無法秀之訶。亦恐泥犁之劫。一則元明以來。號稱詞家者。往往喜以情詞贈答。數見不鮮。尤難制勝。蔣心餘云。安得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此之謂也。癸丑之秋。蝨處海濱。追憶舊事。忽忽不樂。友人任澍南光濟。屬爲新樂府。漫走筆成四十折。折成。則嗚咽自歌。人嗤爲癩。余不之迂也。中述諸節。極人世所不堪。顧自我言之。既有此事。則不妨有此文。卽無此事。亦不妨有此想。夫人而能鍾情一人。不爲外情所奪。死而無怨。此豈可望於今世之所謂才子佳人哉。彰之以詞。非誨淫也。澍南曰。如卿言。亦復佳。余笑而頷之。癸丑冬孟。靈鳩吳梅。敘於奢摩他室。

南社文選

七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摩西文選

黃人字摩西江蘇常熟人已故今錄文二首

清文匯序

有一代之政教風尚則有一代之學術思想蛻故孳新。瞬息不可復省而有爲之攝影者曰史而有爲之留聲者曰文俾後人若聽觀其際得以識世運消長人才純駁之故非僅恣汎覽供粉飾焉。詩書六藝古隸史掌而概謚爲文蓋殊名而同物。姬孔作述上溯諦煌下賅謠俗旁及夷野標準千禩夔乎莫尙矣。天祿蘭臺略設畛畔彥和雕龍第暢旨趣至蕭梁哲儲始別加組纂剖觚續素漸毗審美而羅弋前修未遯學禮之訓唐宋以還乃立古文之顓名論道經世者或薄爲喪志而不屑染指翫華繡悅者又讐於客氣而不敢抗顏遂孤行藝苑

若別爲一種之學術。一種之思想。考之名義。則宗尙輓近不爲古。屏除聲色不稱文。徵諸實際。則駢偶而鰥寡其儔。詞賦而匏土其響而已。然由渾而畫。演進公例。且揭獭數百年。久爲學子公認。無庸置議。於是而有古文之顓家出焉。顓家既夥。則有古文之總集出焉。操選政者。大都辨宗派之眞贋。覈聲望之高下。而錄棄之。與樞府銓司。以門伐資格。黜陟百爾者等。又或句梳字櫛。書眉乙尾。引繩墨立樞型。如村塾之訓蒙。如瑣院之課士。俾千形一貌。百喙一聲。始得爲中律令。夫固大遠乎博文游藝之旨。而於東西京南北朝之宗法。似亦無當也。界限愈嚴。容積愈濫。體制愈峻。氣息愈庫。憤世矯俗者。至有漢後無文之論。非無文也。徇古文之虛名。以求文。則文之實喪。泥古文之死法。以衡文。則文之義荒。標榜有文。而獨立無文。范曄有文。而自然無文。則雖謂之無文可也。一代無文。則一代學術思想。非附見於削青者。皆將晦翳澌熄。而無可徵驗。茲可恫焉。矧今朝文治。軼邁前古。撰著之盛。尤奄有衆長。當定鼎之始。山澤遺耆。抱器陳

疇綦多賓服。卽有憤銜軒轅。志切魯戈。旋謠大命攸歸。亦退而紹申伏之傳。修河汾之業。出其學術思想。播佳種於龍野。存國粹於滄桑。以塞麥秀采薇之痛。故其文。雲雷鬱勃。風濤軒怒。震國民之耳鼓。至今淵淵作響。繼世之主。懋學右文。兩舉詞科。而駿雄游。宏開四庫。而文獻朝宗。賢王碩輔。又致設醴之敬。企吐哺之風。從而提倡。虎觀無其備。兔園無其盛。龍門無其廣。文運日昌。士氣日奮。相率瀚雪牢愁。服膺古訓。息邪距詖。張天水道學之軍。析義正名。幹炎劉經生之蠱。而摭詞幽雅。窮理則吐塵羹。訂古則謝餽飭。卽詞人墨客。亦蓬直麻中。赤緣朱近。類能賈餘勇。尙立言。咸有根柢。絕異稗販。蓋幾於鳳麟爲畜。雞犬皆仙。集周秦漢魏唐宋元明之大成。合性理訓詁考據詞章而同化。故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與古爲新。無美不具。蓋如日星之中。得春夏之氣者。焉。道咸兩朝。爭桑弄兵。四萬多故。男兒作健。志士苦心。被褐而來。棄繻而去。擊楫者有澄清之志。浮查者多鑿空之談。劬古并治。鈐符著書。旁通赜譯。儒生專

閻成韓范之勛。記室多才。得琳粲之亞。至若賈生慟哭。杜牧罪言。尤在在皆是。故其文激昂峭厲。縱橫排奐。忠義之骨。而參以仙俠之心。騷雅之音。而出以幽并之氣。中興垂五十年。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和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孳新種。學術思想。大生變革。故其文光怪瑰軼。汪洋恣肆。如披王會之圖。如觀楚廟之壁。如登喜瑪拉山絕頂。遘天帝釋。與阿修羅鑿戰。不可方物。極此已往。四海同文之盛期。當不遠夫。以吾國文學之雄奇奧衍。假罄其累世之儲蓄。良足執英法德美壇坫之牛耳。而一入今朝。則又兼收并蓄。大會細入。兩京三唐。不免積薪之媿。姬孔之際。於斯爲盛。然則操斯文進退去取之枋者。其猶橫分區域。概守成規。匿寶山金穴之饒。沃而夸人以囊橐。局千門萬戶之輪奐。而自安於巢窟乎。此國學扶輪社所以有清文匯之選輯也。存錄一千餘家。爲文一萬餘首。不名一家。不拘一格。雖網羅未廣。疏漏正多。尙有俟海內方聞。俛爲增益。要之二百數十年中之政教風尚。所以發達變化其學術思想者。循是或可。

得其大概。而爲史氏徵文考獻者。效負弩之役。若夫別標格。求師法。則有先正精選成本在。非不佞所敢知矣。

血花飛傳奇序

商氣襲心。秋夜無寐。隙風四嘯。篝燄慘憺。一卷在几。取豁眼簾。標曰血花飛。蓋吳子靈鵠感戊戌之變。所譜樂府也。夫血之洫瀆于纖維界也。甯惟是蓮錢魚子。赤球白輪之區別哉。蓋亦有價值焉。燠則驚天涼則潛淵。相劑以平。始貴羸生。殖自繇。購文明濡縷而重抵連城矣。吾眞丹種人也。鹽渟碧化。夙饒瓊寶。歷四京同氣之涓滴。可敵瀛海。而驗以汞計。溫度之降。至今幾達極點。然則毗陽而榮。毗陰而槁。動植生理一致。可推覽是編之命名。不禁悄然而悲也。偉矣譚林。捨身犯難。六烈三忠。亦駢頭儼跼。急欲一炫其姚冶。而越章蜀鄒。方燕硫焙。硝爲春紅。秋縞之競秀。蓋至此而赤球白輪之計度。遂騰漲數倍。莊嚴花國。其將爲雅各蘭喀斯頓之紅白玫瑰歟。抑爲大和魂之櫻歟。爲維多利亞之芙蓉。

歟。蜀魄。楚魂。誠何足道。念及此。又不禁破涕而笑焉。特是甌風墨雨。摧殘于外。政蠹學螟。侵蝕於內。結果亦正不易。姑作萬一之理想。俾此血。此花。洗白民穢。跡染赤縣。新圖備墨。聖之鎖鑰。供黃帝之闕芬。而吳子乃引商刻羽。張皇其事。嗣華美耳。遺響斯足。快哉。抑吾聞之。滬上有汪生者。隱於伶。曾點竄黨人碑。舊曲以寫時憤。粉墨登場。四座皆聳。此編異曲同工。惜不能演之紅氍毹上。一醒涼血動物之沉疴也。吳梅云。摩西原名振元。字慕韓。余主教東吳時。老友也。爲人奇特。丁內艱。後卽蓄髮蓬蓬然。招搖過市。人皆匿笑之。其於學也。無所不窺。凡經史詩文。方技音律。通甲之屬。輒能曉其大概。故其爲文。操筆立就。不屑屑於繩尺。而光燄萬丈。自不可遏。至其與衍古拙。又如入靈寶。嬾嬾觸目。皆見非常之物。而拙處亦往往有之。中年慕石齋。梨洲。陶庵。九烟。之爲人。易名曰人。以九烟會改此名。意欲附之焉。齋中懸一額曰。揖陶夢梨。拜石耕煙之室。其楹聯云。黑鐵鬱神州。盤古留魂三百里。黃金開鬼市。尊盧作祟。五千年可以知其爲人矣。余己亥之歲。曾感戊戌六君子之獄。譜一傳奇曰。血花飛摩西。驚其奇肆。而謹守繩尺者。又以爲不合律度。兩是之可也。

錢牧齋文鈔序

以高陽爲前茅。國姓留守爲後盾。而蒙叟蜂腰其間。何生才之不幸歟。而起視

斯文之壇坫。七子已成弩末。公安竟陵。蛙紫亂之。雲間東鄉。方執牛耳。旋攀龍髯。姜方朱王輩。尙未萌枿。蒼茫文界。與神州同在荊榛。不可無此一老。以收王李鍾譚之殘局。以樹新城桐城之先聲。則亦未可全謂之不幸焉。言不以人廢。持論蒙叟似矣。而蒙叟之爲人。及其身世之尙有大不幸。則世無深考之者。第伯仲於婁江合肥間而已。吾錄蒙叟之文。乃得盡以知蒙叟之爲人。點將東林。蒙叟有天巧星之目。而其一生之僥得僥失。卒之進退失據者。皆以巧致之。其初巧於科名。欲爲宋鄭公王沂公。而一敗于韓敬。再敗於溫體仁。時重邊才。巧於覬覦節鉞。欲爲王威宣韓襄毅。而有張漢儒之獄。迨北師南下。首僉降表。不能取巧於先朝者。欲爲馮道王溥。以收桑榆之效。而老臣履聲。新主壓聞。則又巧假鄭瞿二傑師生之誼。欲爲朱序助晉。梁公反唐。用心最巧。則大婚儀注。且隱師趙公子之術。以洩其無聊不平之概。不幸而黃毓麒事發。非輸珍宮掖。幾致赤族。又不幸而百年下。仍以崔浩歲史。冒頓嫚書。致名殿人表。文遭禁錮。蓋

蒙。叟。才。大。而。識。闇。志。銳。而。守。餒。故。愈。巧。而。愈。拙。然。亦。因。其。不。幸。而。重。犯。不。韙。又。不。得。志。其。文。乃。雄。奇。變。化。隨。其。一。生。之。歷。史。而。自。爲。風。氣。領。袖。兩。朝。要。無。愧。色。政。府。厲。禁。而。社。會。歡。迎。聲。價。幾。與。宋。之。蘇。黃。媲。則。拙。於。謀。身。者。未。嘗。不。巧。於。謀。文。焉。此。不。佞。最。錄。蒙。叟。文。之。微。旨。也。

樂子文遵

龐樹柏字樂子江蘇常熟人工填詞著有琤璫館詞嘗丐余爲序余諾之未命筆而樂子已辭世矣今錄文五首

靈巖樵唱自序

歲已酉。館香水溪上。香水溪者。舊傳夷光之遺跡也。地接靈巖。吳王嘗建離宮於此。今廢爲伽藍。蕭寺鐘聲似聞。故屨屨臺柳色猶展新曠。霸圖何在。感懷不已。余與稼秋闇如諸子。春秋佳日。載酒琴臺。遙望五湖。煙水灝森。估颿來去。名隱鴟皮鐵網。縱橫骨枯。魚腹踞石。狂吟輒不能去。至今思之。殆如夢影。鐙窗孤

坐爰寫當時所得詞若干闕。別爲一卷。眉曰靈巖樵唱。或以洞簫按之。淒咽怨斷。謂有殘山剩水之音也。

說劍門

虞山拂水巖之東。層厓疊嶂。蹉然中劈。上大書劍門二字。相傳爲吳王試劍處。石色蒼碧。丹赭斑駁。晃耀如劍華也。夫吳俗尙武。技擊俠義之風。聞於上世。君若闔廬。民若專諸。若要離。其尤著者。今風氣不古。若士習日敝。喜浮薄。以文學自夸。有志者。宜思有以振之。吾聞縣之南十二里有莫城。以莫邪鑄劍於此得名。故又名劍城。不可與劍門相輝映耶。

說墨井

吾邑夙以文學著。故其勝蹟多。其年代久。其流澤遠。曰墨井。實惟言子之遺蹟。井在言子故宅內。水色黑。故名。其外足以附墨井以名者。有蕭統讀書臺。有張旭洗硯池。龐樹柏曰。易井卦云。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而況聖賢之澤。歷千百。

禩而無竭者也。謂匪吾邑之福哉。

丁君坊臣傳

吾邑西北隅。江海接天。瀨森彌望。潮退沙見。積爲坵壤。宜漁宜穡。故其俗淳厚。其民幘布衣褐。嗜詩書。競實業。有年少志特至死奮然不顧者。丁君坊臣尤可稱也。君名桂雙。號青屏。坊臣其字。幼魁磊。出儕輩入塾。秉師訓。學爲文。燁燁有光氣。絃誦之暇。嘗慨然思所以大其海濱者。乃肄業於寶山江灣鎮之蠶業學堂。甫期年。而是校遽停辦。君僅以簡易畢業。繼入上海龍門師範學堂。覃思竭深。窮求教育之精理。遂得咯血疾。歲庚戌五月某日。竟以是卒。識者聞之。相與歎歎。以哀其志。曹生與君爲同里友。持狀乞傳。爰次其事。而係之以論。

論曰。勾吳之世。仲雍並耕而食。饗殮而治。言游歸自騶魯。卽以弦歌化俗。輓近仲雍言游之教。凌夷殆盡矣。沙洲蕞爾地。乃猶有遺風存焉。傳丁君愧當世也。

亡弟樹棠墓碣

先大夫三子。長樹松。次樹柏。次樹棠。樹棠生在壬辰八月。先大夫年四十矣。絕愛之。既讀書。教督不稍懈。入夜。余兄弟三人。必圍坐一鐙。長兄讀昭明文選。余讀左氏傳。樹棠則讀三字經。及天文輿地歌略。其聲琅琅。外祖母隔屏風。垂首聽之。忘倦也。課畢。先母出餅餌啖三子。余至今以人間之樂無逾此者。不數年而先大夫先母相繼見背。時樹棠僅八齡。乃托諸外家。外祖母携持覆護焉。壬寅六月十七日。酷暑。余早起。忽外家遣蒼頭至曰。五官昨日午刻病疫死矣。五官者。樹棠小字也。余大駭。奔赴爲棺殮。今以某年月日。葬於先大夫先母之墓側。銘曰。

夜臺之團聚兮。差勝於生日之分離。謂天果其有知而生之者。奚爲噫。

蛻公文選

蕭蛻字蛻公。號退閣。江蘇常熟人。精小學。二篆隸。皈依佛法。余不信佛。獨喜蛻公。蛻公亦不以余不信佛而稍疏遠。蓋蛻公學有柢根。信仰雖不同而理

無殊致也今錄文一首

摩西遺稿序

嗚呼。此吾友黃摩西君遺稿也。君神姿瑰瑋。孕十五月而生。觀書如電掃。文詞博衍誕邁。如靈威祕藏。如淮南鴻寶。如珠林如雲笈。尤長於詩。有青蓮之逸。昌黎之奇。長吉之怪。義山之麗。求之近世。王仲瞿龔定庵其儔也。少驚道家言。日啖硃砂。又習劍法。及諸異術。常盡月不寐。數日不食。獨游山中。往往入夜。跌坐宿巖樹下。友朋促席。劇談累宵。晝客倦仆。君滔滔然忘日時。與章太炎先生善。而論議多相左。然與人言。未嘗不稱太炎也。君所爲書。有中國文學史。自佉倉造文。迄於當代。錯綜繁森。博關羣言。誠學覽之潭奧。摘翰之華苑。歲已酉。訪君於蘇。出以相示。牛腰鉅挺。未曾脫稿。是時君精氣大積。每有作。懶不自書。倩人筆述。別去數年。書成否未可知。抑復有他著述。而君以狂疾死矣。自武漢興師。君奮然欲有樹立。一日出門乘火車。至車站。則兩足忽蹇。大哭而歸。繼政府北

移。當塗痛毒。海內騷然。益憤悶不自聊。笑詈無恆。數月而卒。嗚呼。文人之窮。以君爲至。非其才之奇。學之富。志行之高。文詞之美。庸不足與屠沽厮養爭一日之遇。乃今以文字傳世。且以是爲君。惻焉是則尤可悲也。君著作多散佚。槩子將哀而行之。余與君知愛深。先爲之序以券。

劍華文選

俞鏐字劍華。江蘇太倉人。喜飲酒。民國五年與余同客福建。一日飲酒過度。墮于階。傷面部。逾月始愈。而飲如故。舊歲以傷酒致神經衰弱。病今已復原。酒興雖減于前。詩興則更健于昔也。今錄文一首。

陳先生傳略

先生諱粹。字錫九。號耐辛。越之東甌人也。以己酉歲來遊南土。任望胤中華學堂講席。貌魁奇。有勇力。性純樸。青袍布襪。略不矜飾。望而知爲力行敦實之士。夙負民族主義。眷懷故國。居恆無喜色。視弟子若昆季。循循善誘。親愛靡加。而

於規過勵行。則又嚴督不稍假。嘗搜羅滿虜入關以來諸淫毒。及嘉定揚州等慘史。演爲方言。以課諸生。尤注重兵操。暇日輒相與荷短銃。行獵林薄間。以習射擊。意在激發同仇。造成光漢之勁旅也。學生中有華被怠學者。必責之曰。戴天之讎。未復。陸沈之痛。方殷。是正我儕臥薪嘗膽之秋。宜如何憂勤。怵惕。以期共飲黃龍。胡爲空華。其體膚恬愉。其心志耶。以是學生多力學。少誇彬彬好禮。而愛國之心。更油然而勃。發富有攘外思想。校中自長監以下。多推重之。南洋學校。奚啻百數。而成績昭著。首推望胤。蓋皆先生教育之功也。會清虎俚某某來校。檢得先生所爲課本。并詳記其氏籍以去。上諸當路。遂不得歸。益鬱鬱不自聊。然猶枕戈運甓。習勞不稍懈。冀得乘時而動。昊天不弔。降此厲災。翌年之秋。先生忽染時疫。疾三日而歿。時庚戌八月十有八日。春秋纔盛壯耳。臨終復據牀而呼曰。我竟死耶。我何爲而死於此耶。何爲不死於槍林彈雨中。而死於牀榻間耶。不死於讎人之手。而死於厲鬼耶。不以國事死。而以暴疾死耶。哀號數

四。斷續鳴咽。至不成聲而逝。嗚呼痛已。余固不識先生。南來後僅得瞻其遺像。并獲聞其餘緒於同學諸子。然先生生平。雖未之審。而先生之爲人。亦概可想矣。爲略述之如此。

一粟曰。古今來孤臣遺孽。棄家亡命。伏處叢莽間。圖謀恢復。卒乃流離顛沛。資志山坵者。亦夥矣。夫豈獨先生爲然也。而先生之欲歸。不得天殄南荒。爲尤可悲耳。間嘗讀李將軍書。至生不成名死葬蠻域中。輒歎息流涕。況先生之心存巍闕志掃羶胡。又豈覩焉降虜苟活草間者。比得勿爲之一慟耶。顧先生之功。雖弗獲彰。先生之志。又烏可沒也。世之君子。聞先生臨歿之言。當亦有深惜之者矣。

心俠文選

馮平字心俠江蘇太倉人今錄文三首

與狄君武書

君武足下。颿山茜水之間。同時挺生我二人。同里閭。同意氣。是亦百年後論文。尙友者之一佳話也。君生較晚。平已甘苦備嘗。今則哀樂中年。依然故我。再十稔而無所表見者。願作長眠人。不願再以不祥姓氏。污人齒頰矣。足下謂平不作文。致無時譽。不知平文祇能達意。不足以廁於著作之林。若夫詞苑詩壇。更令我望塵却走。但今之所謂文章。今之所謂國學。聲聲復古。語語趨時。滿清之季。光復之初。文人之所崇拜者。曰梁。啓超。曰黎。元洪。黎本不文。饒漢祥輩爲之捉刀。梁氏文章。新舊糅合。沈浸國策。胎息三蘇。辯非不雄。實非文體之正宗。黎氏電牘藻麗。自喜規撫六朝。出入宋代。詞非不華。究非論治之正。則然而洛陽紙貴。人手一編。舉國文風爲之丕變。至於晚近。後生小子。競起論文。比如乳虎學嘯。雛鳳試鳴。平弱冠時狂態。亦復相類。迄今思之。尙忸怩也。平竊以爲今之文家。奇才樸學。固不乏人。而大多數。則文妖。詩鬼耳。辟如醜婦塗脂抹粉。竭意效顰。儼然以美麗自居也。譬若貧子。鶉衣菜色。俯受蹴與。儼然以溫飽自足也。而操筆作文者。

往往以剽竊爲能。妃青儷白。爭言宋豔。班香襲貌。遺神侈說。蘇潮韓海。互相標榜。純盜虛聲。以此爲國學復振之時代。是何異日病劇者之虛火。爲將有轉機也。嗟夫。却疾無醫。聖起衰無文。豪餽釘學術。獺祭文章。若某某之文集。若某某之詩評。層出不窮。汗牛充棟。安得秦政第二付之一炬。與其留污點於將來。毋寧絕謬種於今日。試思文以載道。言爲心聲。非有真氣節。真學問。斷無大文。奇文。足以行遠而傳後。不朽之業。誠非易言。盲腐二史。雄健淵博。莊騷二子。精微神奧。奇文也。亦大文也。餘若出師表之忠烈。正氣歌之激昂。二都賦之典麗。哀江南之淒其。歸去來辭之高曠。討武氏檄之慷慨。皆以真氣節。真學問而發爲文章。故能卓絕千古。是文學之華。亦立國之魂也。至言以人廢。故揚雄太玄經。許衡政事疏。後世羞之。當代人物。若吾南社中。□□□□□□詩文之雄直。逼漢魏。卽□□□□□□之學問文章。亦非時流所易覲。奈背盟而去。藉文名以干當世矣。與梁任公湯濟武異轍同途。令人嘆惜。若柳亞子。葉楚傖。高天梅。俞

劍華。汪精衛。雷鐵厓。沈道非。傅鈍根。姚鵷雛。高吹萬。胡樸庵。陳佩忍。陳匪石。楊隨庵。陳布雷。黃濱虹。龐檠子。王尊農。姚石子。之奇才。樸學。咸能廉潔。自守不慕榮利。不求聞達。或息影故園。或飄零異國。或立言警世。或著作牖民。是亦當代之奇士。南社之傑出者。較之東林復社之文章人物。何多讓焉。今復有東社踵起。凌霄博雅。本屬名家。秋柳藻麗。亦非凡手。至泣花之敏慧。哈佛之發皇。影竹之澹遠。皆後起之秀也。惜乎狂態可掬。目空餘子。不免爲乳虎雛鳳耳。不慧如平。不足以言文。更不足以言學。有其志而無其才。故年來寧藏拙而不自眩。庶免貽誚於通人。足下少年龍驤。拔幟而登。當其辟易。他日執騷壇之牛耳。非異人任。張天如之譽傳七錄。桑民懌之再賦兩都。先哲不遠。前徽猶存。勗哉足下。庶幾輝映。平離羣索居。悄然寡懽。飄簾微雨。益助愁思。對幽蘭而隕涕。望春燕而神馳。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若使憂能傷人。平真不得永年矣。爰剖肝膽。以瀆聽聞。臨穎淒其。不盡欲宣。馮平上言。甲寅上巳後三日。

高福柵傳

高福柵。太倉之璜涇人。少失怙。家貧不能力學。習商於沙谿。及長歸而自營。以不善操奇。且好與里中執袴子游。沉湎酒色。任意揮霍。迺輟業。復依於人。鬱鬱不得志。迨武漢發難。福柵嘗告朋輩曰。此正英雄用武之秋。不能馳騁沙場。掃除北虜。非丈夫也。屢欲赴鄂。自恨無軍事教育。遂投身商團。勤慎操練。及滬事大定。蘇松太以次光復。海上敢死團巡邏來璜。福柵深夜訪團友。立誓書。卽與同處任梭防。雖竟夕不眠。無倦容。同人竊竊異之。孟冬到滬。敢死團已編爲義武軍。福柵卽入伍。不一旬。擢任連長。於鎗法戰術。精研討論。同袍咸敬禮之。而福柵撝謙如故。每有友自故鄉來者。輒與之談。驅胡偉略。上天下地。色舞眉飛。鄉人盡譽之。曰。是吾邑健兒之好模範也。唯海上北伐之軍。羈留不進。福柵頗有撫髀興悲之感。仲冬陸軍部改義武軍爲北伐軍。以劉基炎爲司令。福柵與焉。出發之日。留影以贈其親故。慷慨激昂。旣至山東登州之黃縣。與敵戰。主客

異勢勞佚不同。福柁身先。士卒長驅深入。遽中敵彈。遂以身殉。及登黃光復劉司令爲之埋骨於黃縣之七里邨。年僅二十有四。未娶。

馮平曰。余與烈士生同閭里。余組織商團。烈士則首先奮起。余參軍義武。烈士則仗劍相從。余結集中華少年社。密謀潛北。烈士於軍餘之暇。亦日夕爲余臂助。及其行也。余走送之江干。祝其負盾而歸。嗚呼。孰知從此一別。烈士竟殺敵殉國矣。我鄉僻處海隅。自耶星緯毛霄漢兩先生誓不帝滿。以身殉義而後。二百年來。咸甘心屈服於滿虜虐政之下。人心之死。非一日矣。平旅外久。好與當世豪傑之士游。七年以來。提倡革命。鄉人幾目之爲匪。有控諸虜令。將置於我死地者。居恆每自矢曰。必痛飲黃龍一雪斯恥。庸詎知天不相余。雖親列戎行。參預秘密。至今尙飄零湖海。苟活人間。而烈士竟先我成名矣。嗚呼。馮平又曰。我邑自梅邨失節。七老迎師。每爲世詬病。而號稱讀書人士。又根性最劣。滿清時代作走狗。光復之際。善反其本來面目。爭權趨利。廉恥盡喪。有匍伏軍人袴

下。博一民政長者。有臨時臂繫白巾。自稱老黨人者。有忠君自矢。而著論拊和。覬覦總長者。禹鼎不能盡其態。溫犀不能窮其形。烈士雖業。而不學無術。而秉性豪邁。能自拔於其間。奮勇殺敵。視死如歸。蓋賢於士大夫遠矣。

朱萊庵小傳

朱萊庵。虞山人也。祖小琴。以詩鳴。著有潭影山房詩集行世。父寄庵。亦能詩。著作甚夥。尤善繪墨梅。以不願習舉子業。忤其父。迺手編西廂記彈詞。挾之游大江南北。以自給。所至輒交其文人墨客。而去故名噪於一時。萊庵年十五。畢業於虞西某小學。卽從父游。復於其暇日學作詩。清雋可喜。於是江湖有大小朱之目。而萊庵年少心雄。矢春秋夷夏之防。抱種族淪胥之痛。遂與革命黨人相結納。辛亥秋。武漢創義。蘇滬響應。萊庵走吳淞。訪李燮和。立談之頃。奇其才。延爲光復軍記室。旋加盟於中華少年社。密謀潛北。暗殺權要。以速統一。犇走經營。不辭勞瘁。耐飢寒。冒風雪。寢食不甯者歷七旬。迨和議將成。萊庵復以爲帝

號猶存。袁氏叵測。與婁東王夢瑗挾彈擊某代表。當時知其事而送之者。僅平與鄒子亞雲吳子豹軍耳。既不得當。遂潔身引去。寄跡於鴛湖者年餘。今則湖飄零。仍理故業。雖不至覩顏事仇而墮落日甚。無復當年豪俠矣。

馮平曰。昔柳敬亭依寧南侯。參預機密。傾動一時。及國變。寧南死。復上街頭。理其故業。今萊庵之所遭際。彷彿似之。殆亦能崛起於江湖。賣技者。流舉動繫天下之興亡者。因述其往事。以愧世之所謂士大夫也。

石予文選

胡蘊字石予江蘇崑山人今錄文三首

秋風詩自序

秋風詩。石予紀事之作也。其作始何時。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漢風雲。飛傳東南。石予于是有詩。其第一首第一句有秋風字。遂以命其篇也。詩中秋風字屢見不一見。故一續再續。乃至數十續。終以命其篇也。石予作詩時。其友陳去病方

創民蘇報。讀石予詩。擊節賞之。以爲有噌吰鏗鞳之聲。遂錄以入文苑。題曰紀事詩。而石予自題。則仍曰秋風。旣而民蘇以費絀止。石予亦以草橋公校暫停課歸。自秋徂冬。朔風凜冽。紀事詩日續未已。以八月十九日故。則仍曰秋風也。秋風秋風。迅厲迅厲。振落枯槁。天地義氣。僕亦壯夫。近乃病胃。體力日衰。何以能濟。旣恥雕蟲。仍爲不諱。非曰自娛。直當言志。知我罪我。我心不繫。此石予秋風詩之所由作也。十月十三日。敘于半繭舊廬。則江甯全城克復之第二日也。

書陳昌年

前清吳縣諸生陳昌年。鳴鶴狷介士也。少孤力學。母亦早亡。家貧。授徒餬口。滬上書商招之往。遂於是時補習外國文。居近二年。歸中學校庶務長程君鑣薦任書記。予于是識君。身長鶴立。神骨清異。顧消瘦甚。叩之曰。有肺病。君任事敏。又以其暇益習英文。恆析疑於教員董君錫麒。董君常語予。鳴鶴精進學力。

與校中高等生相頡頏矣。會一年級英文教員某有事去。程君欲薦君代其課。君堅辭。光緒之末。科舉廢矣。猶存選拔考職等目。先期有某紳子。剋爲文會。意在物色捉刀人。君亦與。屢列高等。及試勸之入。父堅不應。君喜。習書多所臨摹。行草頗類陳曼生。余嘗以小方冊索書。卻焉。強之。則曰。以待他年。余心敬之。而竊憂其多病。今歲秋。病大作。蟄居寓廬。視之。湫溢。非養病地。爲蹙額久之。繼聞雜投攻補之藥。病遂殆。壬子冬十一月十九日。大雨雪。奇冷。而君以明日死矣。年二十八。妻某氏有子二。嗟乎。陳君貧而介。有才而能斂。目擊奔競。張之俗。心以爲何如。惜不及就君一論之。而今已矣。君死之十日。積陰初晴。凍鴉作聲。遲旦披衣起。然燈書此。聞君遺言。寄棺龍池禪院。則樓外一小溪之隔。余吟誦此文。君倘能聞之也。耶。胡蘊書於草橋學舍。

先府君行述

嗚呼。吾府君以清光緒甲申閏五月二十八日棄養。年七十。今民國三年甲寅。

舊歷又閏五月。爲百歲冥壽之期。實三十年於茲矣。此三十年中。鄉里風俗。不一變。潛潛。棼棼。放於無等。回思府君之正身厲俗。人知矜式。此風不可復見。蘊年未五十。精力日衰。筆墨荒蕪。益甚。若不追述一二。其何以示鄉黨。而詔後昆。是用涕泣述之。府君姓胡氏。諱鍾祥。字元吉。號履齋。其先系出文定。當明之季。由徽遷岷之蓬閬里。世業賈。府君曾祖諱文英。祖諱世德。考諱經正。字省齋。生府君兄弟二人。府君年十三。畢諸經。省齋公命佐理店業。俾其季讀。季好學。積書數千卷。知發憤矣。以療疾亡。迨遭兵燹。家驟落。而此數千卷之書。同爲灰燼。府君嘗言之。傷懷。謂蘊惜兒生太遲。今貧無書讀矣。府君崇儉實。內慈愛。而外嚴厲。居平不常見有笑容。蘊之生也。府君年已五十有四。其先諸子皆殤。故愛之甚。自就外傳。歸仍親教之。當暑則朝入塾。午讀於家。暇則爲講故事。訓之以讀書明理。勿爲無行之文人。其勸戒他子弟。恆以刻苦自立。毋侵侮人爲言。蘊幼年卽喜聽府君爲人排解紛難。來訴者。始雖斷斷。終必唯唯。其尤無狀者。且

痛斥之。退亦不怨府君也。府君每歸自外。隣有婦女相笑語者。望見輒止。或私語曰。胡家翁至矣。則退入門內。避之。子弟有不率教者。其父兄則曰。若再不改。當訴之胡家翁。府君爲蘊擇師嚴。自以早歲輟讀。引爲憾事。常以此激厲之。顧府君雖輟讀早。其時家方隆。多暇日。得涉他藝。以故知醫。善圍棋。工度曲。絲竹管絃。無不精審。書法亦蒼秀。晚年境益困。鄰里之貧乏者。猶思有以周之。喜誦釋氏書。曰。吾以養吾心也。歿仍遺戒。不作佛事。嗚呼。蘊生也晚。所親得之府君者止是。府君旣歿之二年。蘊婦翁之昆曹大伯叩之曰。爾父有陰德事。爾知之乎。蘊茫然無所答。則告之曰。曩避難時。爾父冒死歸。欲取所藏。至則家已燬。途多積屍。浮於河者滿矣。時近鄉僅有農戶。呼壯者發所藏處。止二百緡在焉。卽號召農人埋屍。一予錢二百。罄所藏而去。時余亦脫歸。故知之。旣而曰。此事也。而不以語其家人。爾父存心至難能矣。蘊聞之感泣。歸以問母。母亦云未知。嗚呼。府君之行。心若是不肖如蘊。何以發潛德之幽光哉。猶記府君易簀時。蘊

執府君手。哭失聲。府君已不語。強謂之曰。兒無然。吉人自有天相。嗚呼。府君之。所以遺不肖者厚矣。而謂能一日忘耶。

天遂文選

余疚儂字天遂江蘇崑山人工書畫精醫理性孤介雖多才藝終不顯于時
余嘗謂天遂曰今之略解塗鴉未讀黃帝書競爲世人所尊重宜乎君之寂
寂也今錄文三首

鄭母劉太君家傳

母劉氏爲鄭雲府先生德配先係贛人其父春濤公宦于蘇遂爲蘇人母早孤
值洪楊之變隨老母播遷迭更憂患故智識堅定逾恆人事平歸于鄭鄭本陽
湖籍時雲府先生服賈于蘇徇母愛親之心因人贅焉母有兄失于兵亂之時
至是以一身兼子婦之職上事其母內相其夫旁及宗親下逮子女亘二十餘
年凡日用之措置緩急之籌備悉歸調度故雲府先生久客京華得專意商業

宴然無內顧之憂。初雲府先生季弟某。未有室。雲府先生憂之。母卽爲之營婚事。又請于雲府先生。以陽湖原籍遺產悉畀之。平日事老母極孝。必慰藉其心。既沒。喪葬均如禮。并以三子紹沅繼兄後。存劉氏之祀。乃心期甫了。而家變卽來。雲府先生以病告歸矣。病凡五年。半身麻木。起居需人。母一一能順其意旨。其時商業在京。鞭長莫及。醫藥無措。拮据已甚。然猶竭力爲長子紹麟完婚事。以慰病者之心。未幾雲府先生沒。母撫四男一女。共入奈何之天。乃分遣諸子就學。典質稱貸以給。刻苦撙括。凡數年。長子紹麟學業始成。游幕入粵。又數年仲子紹謙舉茂才。一女亦遣嫁。會新學初興。母有先見。命紹謙就學于上海廣方言館。四子紹濂亦游學于滬。別令三子紹沅設肆經商。不幸蹉跌。迨紹謙學成。又爲之授室。并爲紹沅置姬。嗣紹謙出任教職。由滬及津。而紹麟在粵。亦歷辦稅務。彼此迎養。始覺歡然。不幸變故又來。四子紹濂竟以學力過猛。得嘔血症。繼遭國變。憂患紛乘。大局稍定。伯仲二子始復就事。而紹濂竟病沒。更一年。

紹沉又沒母至是亦不祿矣。生于清咸豐二年壬子五月十四日酉時。沒于民國四年九月十日。卽夏正乙卯八月初二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綜母一生頻經危難。有子四人。成婚者三。成業者二。相夫二十餘載。育子教子亦二十餘載。則所以煩其心慮者可知矣。終以叔季先凋。傷心垂暮之年。而摧其生天之報施。何其酷耶。然長子紹麟。仲子紹謙。皆能有所建樹。其亦可以慰母二十年之苦心矣。天遂與紹謙嘗同役于上海澄衷學校。得其手狀。索爲飾終之文。卒卒未遑。逾喪期漸遠。茲以寒假之暇。始爲之傳。自知言不足重。何能揚賢母之德。亦聊以慰人子之心。并致私衷之愛慕而已。傳成更系以論曰。吾所見賢母多矣。吾爲之傳狀銘誄者亦夥矣。言之若無甚奇異。然吾深怪苦志不渝者。何獨以女子爲多。士大夫縱激昂慷慨。一經患難。便易其志。墮行於冥冥中。甘爲利祿之奴。而不自省。豈其操守有萬難于女子者耶。吾方謂天下窮而無告之民。固莫如守寡之女子。其艱難困苦。實百倍于立身不苟之士夫。

鄭母以二十年苦節。幾經顛沛。率能履險如夷。撫諸兒以次成立。在女子固視爲尋常應守之分。欲以之概士大夫。則吾恐百不獲一。而人之責備於女子者。猶欲加苛。宜女子之節行愈多而不覺其奇也。雖然。節之一字。乃獨尙于女子。吾又烏能無奇。

柳鈍齋先生誄辭

士以才美不彰。而襟期自惜者。惟後世有之。古之君子。則安於遇矣。屈賈之賢。蓋未足方。駕夷惠焉。世運旣降。人情遷僞。學夷者且近於矯情。學惠者直同乎流俗。烈士之徇名。與貪夫之徇利。其心無少異也。故尼父以庸行爲難。孟氏以好名爲戒。若紛華戰於胸中。懷才急於自見。稍不得志。則鬱抑牢騷。發爲感歎。人憐其遇。吾卑其行。非苛也。維鈍齋柳先生。以冲和之性。抱貞介之德。邃古好學。能世其家。遂志寧居。不慕榮利。哲嗣卽並世交稱之。柳棄疾也。以少年豪俊。爲風雅所歸。而先生文不外著。光耀常韜。雖庠序蜚聲。猶在早歲。迺頤光泉石。

竟掩終身。世有中材之士。幾見自甘遺逸者乎。先生蓋邈乎遠矣。方清之季。士氣不振。衣冠塗炭。安若累卵。先生母迺有不屑者歟。然自安恬退。初無矜世之心。玄默知幾。獨守從容之義。又豈輓近所得常常邁止哉。天遂交棄疾。有年。先生既歿。哀而誄之。誄曰。

混混者。趨利濯濯者。爭名。世有隆替。兮道有晦明。惟闇然之君子。如衣錦而尙絢。不矯情以鳴異。實光大而含宏。昔人有言。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而薄夫敦。而百世之裔。能嗣其風者。猗歟非鈍齋先生歟。

楊君伯謙傳

楊君伯謙。名嗣軒。浙之吳興人。幼秉慧質。世承家學。其尊甫旭峯先生。清代科名中人也。獨喜新學之切實用。自邑奉明令。設小學校。卽命入校肄業。循次卒業於中學校。尤精數理之學。時海上豪士。立健行公學。以羅羣俊。金山高天梅。吳江柳亞子。桂林馬君武。均與其役。君從之游。益廣其志。故南社之倡。君亦與。

焉。宣統己酉。入都肄法學。更一載。武昌首義。君南下奔馳。贊襄偉業。充南京臨時政府實業部商政司科員。和議成。政府北移。君知時事尙不可爲。投身報界。未幾任尙俠中學校教務長。自宋案發生。政黨如水火。而尙俠學校亦爲奸人肆毒。付之一炬。君商之校長于右任先生。重張旗鼓。遷校於高昌廟之北。聯合男女各學校。爲宋先生開追悼會於湖南會館。校中又屢有縱火者。幸未成災。贛寧發難。海上應之。校址適在戰線之內。因又被毀。君來告余。余慨然曰。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恐今日之不易成功也。并爲述兵家之所忌。與時機之迎拒。君深然之。事平。君復入都。任某報編輯。又任太學下舍生舍監。凡二年。旭峯先生向在萍鄉升務局任要職。君於乙卯冬往省。以親老需隨侍。且以帝氛方熾。不欲復溷京塵。乃辭太學職。丙辰春。改任萍鄉升務小學校校長。萍鄉地僻。風氣未開。君思有以振發之。預擬擴辦中學校。將就商於余。任事甫三月。而以訃聞。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也。年三十有二。

余天遂曰。余與楊君交纔四稔。故所知僅如此。余文雖不足重。頗欲信於後。弗敢溢焉。君向稱余爲知己。故旭峯先生欲余爲之傳。余果能不負知己耶。君天性孝友。事祖母尤謹。能博重闡之歡。眼大多白。口吃訥。不利於言。好周人之急。而已常處窘鄉。方尙俠學校解散時。同儕中飄蕩失所者。君關旅舍居之。稱貸典質以給焉。君不修邊幅。不耽嗜好。而身後負逋累累。其爲人也。大率可知。生平文藝不概見。聞在清代。曾著君主民主論。以闢開明專制之說。惜余未嘗寓目焉。君書學魯公。自與余稔。而酷嗜余書。雖尋常短簡。亦取而規撫之。其服善如此。

了公文選

楊錫章字了公。江蘇華亭人。今錄文一首。

華女士吟梅家傳

余與華子侍仙。同里世好。侍仙中年無子。有一女。以孝聞。民國元年九月十二

日嬰時疾遽卒。年僅二十有二。遠近聞者惜之甚。侍仙痛女切。以余稔女士事迹較詳。屬爲小傳。乃詮次行事如左。女士名兆英。譜名震雄。吟梅其字。華氏素爲後岡望族。女士早受庭訓。性篤實而通慧。酷好學問。思發展其天賦之權。以巾幗偉人表見於世。時吾松天足風會未開。女士毅然爲之創。旋入上海天足學校肄業。節假歸。逢女伴。必以讀書放足二事相諄勸。並於里中設天足公會。浦以南會員達數百人。說者謂弱女子而能移風易俗。其素志堅也。厥後畢業於郡中景賢女校。復入上海務本女校。孟晉不已。程度日高。無何侍仙爲里人誣搆入獄。女士奔走呼號。效緹縈故事。余激於義憤。亦上書大吏。直揭郡守之貪蔽周內。不得雪其冤。余因此罷職。人或爲余惜。實則爲女士惜也。方女士爲救父迫切時。出其學費所撙節。及稱貸所得。約千金。托其女師某爲之斡旋。某陽任之。而陰已乾沒。女士初以爲賄入而冤莫申也。事旣洩。竟置不問。仍竭力別爲之計。某又嘗賺取女士所藏董香光山水改七薌仕女各一幀。久假不歸。

女士亦笑而置之。洎侍仙出獄。道其事者。僉謂女士於天倫急難之中。猶能隱惡忍性。其雅量幾非丈夫子所能及。然而女士之心。彌苦。病亦從此起矣。先是女士與浦左龐君鏡如。以文字相契重。遂議婚。吾松之自由結婚。自女士始。結婚後。兩家家事凌雜。女士悉主之。不復能一意求學。及盡力社會。適余與同志組織孤貧兒院。女士擔任募捐獨多。凡後岡有慈善事業。所得常捐。皆出其力。去歲吾郡起義之始。欲赴武漢入赤十字會。病不果行。然首拔簪珥。倡應餉糶。余長籌餉局。女士實佐之。中華女子共和協進會成立於上海。會長伍廷芳先生之夫人耳。女士名。函邀赴滬。旋公舉爲書記長。復由湯漢明女士親蒞松城。踵門速駕。適因母病堅却不就。既而入女子參政同志會。往來松滬數十次。不辭勞瘁。今春侍仙發起自由黨支部。黨員合六百人以上。女士贊助經營。不遺餘力。聞蒙藏事迫。日手報紙讀之太息。常躍躍有花木蘭秦良玉之志。而是時病加甚。轉促其夫婿龐君從軍。龐去年光復山東有功。勞而憊。休養未復。奮莫

能興。女士益愀然不自安。逾數日病亟。聞孤貧兒院院長朱小鶴君。以院中收其同姓名孔陽者所捐田畝。與佃戶尚有糾葛事。爲女士介紹。馳書託取原契質證。女士力疾從之。謂非一息尙存。幾何不貽累公益耶。病劇時。余兩往問訊。猶與余研究學術。嗚呼。女士之志行節概。他日民國采風。當有紀載。然余旣稔女士之賢。則闡發潛德之幽光者。宜莫余若。固非獨以是塞侍仙之悲也。

龍丁文選

費硯字龍丁江蘇華亭人今錄文一首

金石緣圖自序

歐陽子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又云。有好之者。而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余癖好金石。恆苦力之不足。未能收拾而聚之。然曩嘗得商鼎一文。曰父癸。上作立戈形。秦瓦當一文。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繼又得商之蘄尊。周之異古杞尊。吳之赤烏磚。

硯。皆。瓌。詭。奇。雅。古。色。爛。斑。殆。歐。公。所。謂。僅。得。其。一。二。者。耶。顧。有。此。一。二。則。亦。不。妨。篤。好。之。而。珍。若。球。圖。焉。近。代。如。宜。徵。阮。氏。青。浦。王。氏。搜。羅。金。石。世。稱。極。富。蓋。以。名。公。卿。博。學。好。古。而。其。力。之。強。有。足。以。致。之。故。能。聚。於。所。好。余。僻。處。田。野。未。嘗。學。問。獲。此。區。區。其。敢。以。一。得。自。多。乎。特。性。既。專。於。所。好。安。知。異。日。不。更。有。所。得。而。漸。聚。漸。富。乎。爰。繪。金。石。緣。圖。徵。諸。名。人。題。詠。以。張。其。事。先。書。數。語。弁。於。圖。之。端。

鵷雛文選

姚錫鈞字雄伯號鵷雛江蘇華亭人文思敏捷常一日草小說萬言性落拓不拘得錢卽盡民國二年黨人失敗留滬者皆不名一錢鵷雛則乘高車駕駿馬各處奔走問之則少馬夫若干洋徧向友人借貸也其風趣如是今錄文五首

燕蹴箏絃錄自序

情有所獨至者。天必靳之。其靳之也。廼所以福之也。如水然。洪流瀚漫。一瀉千里。至於決隄敗築。不可捍禦。則往往爲患矣。天下至情之人。每於繾綣纏綿。不可卒解之際。乃爲禮防所迫。終自束約。當是之時。未嘗不憾天之靳我區區。而不余畀。至於斯極。然而終以自好。兩不致敗名墮行。而情之一字。亦彌永至於無既。蓋情者。形上之物。固不以濁世區區之遂否而爲消長。吾人解此意。以言情。卽亦自趨於純粹潔白之境。此書所言。卽爲實徵。書中事迹。大類勝朝之初。秀水某鉅公早年影事。要之寓言十九。無足深考。惟在著者之意。固不欲矯前人細行。指陳其事。以爲後生口實。實則今日言情之書夥矣。旖旎風光。固已爲載筆諸君發洩以盡。成此書後。亦欲使讀者發情止義。知名輩風流。固自有別則區區之意也。甲寅之歲。長至前五日。鵲離紱於茸城之紅豆書屋。

傷曇錄序

月日之夕。吹萬先生值余于郡城顧氏之素心移。出傷曇錄一卷見示。則哭其

幼子豐之作。朋好挽誄殿焉。余維死生之道大矣。朝榮而夕悴。春華而秋落。一序乎。氣之消長。盈絀放乎。等觀百禩。猶之殤也。琪花委露。靈椿長年。金石斯堅。琉璃斯脆。物之甚美好者。不暫卽常。不夭卽壽。余固有以驗斯言矣。余於豐未之見。而交吹萬夙。觀其律已精嚴。學問文章。庶嚴嚴足壽世。則豐所秉受可知。信乎。有以合乎余之說也。是錄也。吹萬固藉以抒哀。挽誄之辭。亦強半進以慰唁。若夫衷天壽之理。而信死生之道。固有未可以常情概者。故爲著之如此。又若豐之名。吹萬固足以傳之矣。又何憾焉。

樂石社記

樂石社者。李子息霜集其友朋弟子。治金石之學者。相與探討觀摩。窮極淵微。而以存古之作也。余懵于攷故。未有所贊於李子。顧於李子懷文抱質。會心獨往。神合千禩之旨。則不能無述焉。始余橐筆來滬。瀆獲交李子。李子博學多藝。能詩能書。能繪事。能爲魏晉六朝之文。能篆刻。顧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舉所

不屑氣宇簡穆。稠人廣坐之間。若不能言。而一室蕭然。圖書環列。往往沉酣咀
嚼。致忘旦暮。余以是歎古之君子。擅絕學而垂來今者。其必有收視反聽。凝神
專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紛而融古若冶。蓋斯事大抵然也。茲來虎林。出其所學。
以餉多士。復能於課餘之暇。進以風雅。魚魚雅雅。講貫一堂。氈墨鼎彝。與山色
湖光相掩映。方今之世。而有嗜古好事。若李子者。不令千載下聞風興起哉。社
友龍丁。吾鄉人也。造門告以斯社之旨。并以作記爲請。余視龍丁。博學多藝。如
李子。氣宇簡穆。如李子。而同客武林。私念亦嘗友李子。否及袖出槭札。赫然李
子書也。信夫氣類之合有必然者矣。將以閒日詣六橋三竺間。過李子。龍丁。盡
觀其所藏名書。精印。痛飲十日。以畢我懸遲之私。李子。龍丁。亦能坐我。玉荀班
中。使謝覽芬芳。竟體耶。因書此爲息壤。旃蒙單閼。華亭姚鵠離。

金西爰傳

金西爰。深雋特立人也。以憂死。始余識西爰。樂其淵然有度。鮮笑語。顧中蹙然。

日若靡所騁。知其抱憾深矣。西爰逾毀齒。既業南洋。被遣比利時。習道路之學。七禩畢。歸國。薄部試不應。反正事起。則佐張季直量河於皖。遂束聘浦東中校。余識西爰始是。民國二年秋。國家始肇創萊海道。西爰於役河南鄭州間。感寒疾。旋應金陵第一農校第一工校聘。勞悴憂患中之。春假歸里。疾甚。卒。膏以明。自煎。西爰是矣。西爰父前卒。妻葉氏梅舒。無子。弟頌霖。妹月貞。都未婚字。卒之。浹旬。浦校生李平等。以書抵余。述西爰狀。乞爲之傳。辭哀至。得學子如此。其爲師。蓋可知。西爰諱仲庚。南匯籍。卒得年二十九。

姜峻甫傳

夫儒者懷文抱質。上下宇合。蘄於通經致用。其孰不欲有所見於世。用不用。未可知。則有退而獨善其身。以刑於家風於里。爲效之鉅紐。殊其器一也。吳之水泮。渫而委人也。其生民哲而文。松江濱海華亭。爲之首邑。陳臥子。夏彝仲之所自生也。自明以還。靈氣遂寂。俗漓矣。則有若姜公峻甫者。得不謂之儒者哉。初

余束髮始結交。則識粟香於學校。肫肫然君子人也。進觀其家室。有父有兄。一門之內。雍雍然。盎盎然。足爲薄俗式。今年春。粟香承其考萱圃先生命。出王父峻甫公行狀。囑爲傳。余謹按狀曰。公姓姜氏。諱崧南。峻甫其字。明之末葉。其先世有曰瑤溪公者。自越之金華遷於吳。居青溪葑蕀塘。遂家焉。自祖硯畚公以上。至瑤溪公六世。世有隱德。咸以孝旌。父諱熙。舉鄉賢。年四十餘。始得公。尤愛憐之。而課之綦嚴。公自幼體孱多病。應童子試未售。輒棄舉業。循例納粟入監。而絕意進取。喜飲酒。喜譚詠。不屑問家人生計。時而銜杯放歌。聯裾雅謔。充如也。配朱婉順。善持家。連舉四子。以產難亡。公誓不再娶。事聞。大吏具請於朝。得旌義夫。列傳郡志。綜公一生。固無跌宕驚異之行。以取悅流俗。世值叔季。進退孰。艱。不得不以譚詠飲酒自放。故可傳者止於此。然觀其事。父孝。待婦義。雍穆之氣。固非無所養而然者。以祖籍青邑。繼遷華亭。故稟父命。割田百畝。爲青華婁三邑士子公車贖。至於今。飲其德者。猶稱道弗衰。其懷文抱質。無所用於世。

獨善之餘。出其緒以利人。效之可觀者。固尤若是也夫。

繼長文選

萬以增字繼長江蘇青浦人今錄又一首

先府君行述

府君姓萬氏。諱基。照字新堂。號鑑之。江蘇吳江國子生。先世家江西進賢。元季遭徐壽輝陳友諒之亂。有來居蘇浙交界之章練塘者。是爲始遷祖國柱公。爲府君二十一世祖。府君十一世祖麟。字賓蘭。當明嘉靖間。以貲雄於鄉。舉凡修橋建庵。以及義學義塚義莊種種。罔不一力擔任。慈善之名溢一鄉。巡撫都御史林潤聞之。飭縣旌其門曰尙義可嘉。事詳吳江蘇志。府君曾祖諱傳。錡。祖諱宗海。考諱大標。字萼初。生府君及姑母二人。歲己巳。我母蔡太君來歸。辛未九月。男以增生。舉室相慶。翌年姑母歸於劉。甲戌十二月。大母王太君辭世。越數日。仲男以培生。丁丑六月。三男以均生。維時大父方以貲布居市廛。府君朝夕。

操勞日不暇給。家道以裕。府君與有力焉。己卯冬季。府君病。冬溫幾殆。吳江嚴
惕淵、青浦陳蓮舫諸大醫畢集。無少效。卒剖邵陵瓜。狂嚼。病良已。同時男以培
患癰癰甚亟。潰頸而殤。年六歲。以府君疾方篤。培疾不暇顧。培殤。又勿敢聞。後
稍稍爲府君言之。潛焉出涕者累日。辛巳八月。四男以塋生。時則府君自大病
後。每交節令。骨節輒痛。以爲常。大父晚年得洩血症。性躁急。而府君親操溺器。
日夕伺於側。侍奉湯藥。唯謹。疾愈。乃已。大父性節儉。菜羹蔬食。不厭。府君爲私
備。旨甘每託於親戚饋遺。以勸加餐。蓋府君之先意承志類如此。丁亥四月。大
父挈家徙陸宅。冬十一月。吾母病。產後發狂。尸蹇。日必數次。至二十五日亥時。
遂棄。增等而長逝矣。距生於道光三十年庚戌十月十九日子時。年僅三十八。
痛哉母乎。吾母逮事大母數年。大母卒。吾母當室內政。釐然。府君病。冬溫。吾母
衣不解帶者累月。大父洩血時。吾母日夕服勞一茶一飯。必自進。夜深常隨府
君陪侍大父。命退。然後退焉。自吾母歿。府君念之。必墮淚。明年戊子三月。府君

續娶繼母胡太君。己丑四月。大父卒。府君哀毀如嬰兒。飾終之禮。必誠必厚。庚寅三月。乃爲大父合葬。十月。又爲增授室。三四年來。遭家多故。歲需千金以外。而店事又付託失人。益之虧耗。以是家少落。府君少好施予。凍餒者輒衣食之。至是節儉逾恆。終不改其忼爽之志。嘗謂增曰。貨財非所以貽予孫。惟忠厚可以貽子孫。不義而富。猶電光石火耳。自增兒時。府君命讀書曰。吾家數世積德。宜食其報。庚壬科歲。提覆者再。卒未售。壬辰十月。少男以奎生。府君以感冒咳嗽。且患腳氣。癸巳春。正病漸進。乃就無錫張聿青醫治。張辭。二月。就珠溪陳蓮舫診治。陳亦辭。三月。猶促增赴試。因喟然歎曰。余病若瘳。汝衿可得。不然。冠軍無益。增泣拜而行。縣試果冠軍。方及府試。聞府君病。亟急束裝歸。時府君已困頓牀蓐。見增歎曰。如家政何。非汝所堪也。增乃親侍湯藥。午節前後。腫大減。府君亦自喜。一日步後園閒眺。忽目光昏暗。遂復病。二十三日。身熱氣痛。且喘厥。醫家曰。腫入心包。疾不可爲也。是夜絕而復蘇。自是儻然長臥。無一言。延至二

十七日亥時。不孝之學未成。而府君之目已瞑矣。烏乎痛哉。府君生於道光三十年庚戌二月二十八日辰時。卒光緒十九年癸巳五月二十七日亥時。春秋四十有四。府君歿後。鄉之人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君之爲人。與我交如兄弟焉。又有言者曰。某某有緩急。商之君。必得所求。不以貧富歧視也。又有言者曰。昔君之存鄉。之完租者。升斗不與較。和好若親戚然。烏乎此。皆府君之實錄也。子五。以增以培。以均以莖。以奎培。早殤。奎繼出。歲丙申。以增始補學官弟子。距府君之歿已閱四年。又四年。歲在庚子。孤子增乃爲先考妣合葬於青邑五十八圖中端圩三十六號甲庚向祖塋之穆位。

天梅文選

高旭字天梅江蘇金山人。意氣傲岸。喜飲酒。醉則提筆爲詩歌數百言。立就。今錄文五首。

金山衛佚史序

金山一隅。地濱東海。泱泱乎大風也哉。宜若有特立獨行高風亮節敢死之士者。然及起而視焉。則民俗皆窳。道德墮落。文學凋敝。無一足以支撐殘局。爲東南生色者。此其故何耶。豈地理與人文有不相宜者耶。亦殊不可得而解矣。予友石子。古之傷心人也。與予同抱斯感。念沈沈然以思。悄悄然以悲。爲索諸二百六十年以前之金山。乃特采錄逸史。網羅舊聞。著爲是編。用詔來嗣。予獨怪彼時之士。夫不願享承平清福。歌詠河山。而寧相率爲厲鬼者。豈非傷種族之淪亡。哀華夏之傾覆乎。如第以一姓之改易。則其起而抗節者。斷不若是其紛紛也。若然。則其死也。非爲一人而爲一國也。且非爲一國而爲天下也。語曰。天下存亡。匹夫有責。生於其鄉者。又安得不思所以傳之。顧自時俊論之。以爲彼皆殷頑之屬耳。傳不傳無所輕重。聽其埋沒無聞可也。嗟乎。自人心之不古。若而神州陸沈之禍。愈亟矣。作此者。其有憂患乎。予觀石子平日以表彰節義爲已任。斯編雖限於金山一隅。然欲傳鄉邦古先哲之流風遺韻。俾後之來者。有

所感發興起。其用意爲至深矣。故其闡揚幽光處。不以詩存人。而必以人存詩。意氣懃懃懇懇。若身際其間。而於滄桑之變。尤三致意焉。予竊思之。浙人全紹衣著滄田錄。又輯甬上耆舊詩。以表揚忠烈。說者謂其心未嘗一日忘前朝也。繼紹衣而作者。殆亦有麥秀之恫乎。顧予謂今之世。尤非紹衣之世。所可比。秋氣森然。荆榛塞路。父老戀慕之心。日遠而日忘。夫世既非紹衣之世。而猶心紹衣之心。閉戶深山。爲此舉。世不爲之業。嗚呼。不愈可哀也乎。予往歲曾亦有南婁劫灰錄之纂。以人事多故。卒卒少暇晷。既而其稿本又失落。時時以未就緒。引爲大憾。今石子以此編見示。矚爲一言。予深喜其志之有合也。故援筆而爲之序。辛亥二月。邑子高旭序於鴛湖客館。

答陳蛻老書

蛻老社長閣下。捧手翰。傾倒莫可言喻。勵以社旨。騰步大然大然。但所旨與鄙人異者。不得不爲大君子陳之。來書謂兵農政學工商。一一皆求實進。故吾社

亦不得不圖奮往。竊謂吾社本以文學爲導師。今幸民族朝政。頓異曩昔。則吾社之宗風大暢。而未盡者。非政治之發揚。乃在道德與文美耳。嗚呼。我輩斷斷不提倡政法。以政法者。時流之事也。吾輩乃拘墟之士。爲他人所不欲爲。不能爲。亦不敢爲之事。或曰。今之中國。非所謂法治國乎。舍法與政。疑無急焉。而抑知不然。道德文美。其內也。法與政。其外也。營於外者。旣如是。其實繁有徒矣。枝葉固茂矣。不培養其本根。我知木雖盛。十日不雨。枯槁之虞。可立而待也。故旭之國學商兌觀。一方在促進道德。一方在增進文美。所以者何。蓋二者之性質。最爲高尙。實含有世界至善之性質也。至善者。何必使世界皆公園。皆善士。無私室。無惡人。使世界人類皆生活於道德文美中。於是乃無罪惡。然欲無罪惡。必自無政客。無學究。始。共和國元年春。南社舉行雅集於滬上之愚園。多數人士有改組政黨意。而僕持極端主義者。正以此耳。囑寄商兌入會證書。當卽奉上。另紙詩數首。多醉中捉筆。饒有天眞。雖涉狂言。實秉至善之性。商兌草章。

清夜思之。實多乖謬。經史子文四種。分門別戶。限於時尚。不得不爾。然足遺通人笑耳。世界文字。本無經史子文之分。總名之爲文可矣。古之所謂經與子。與史。果奚以區別哉。書經史也。亦文也。詩經文也。道德經經也。離騷經經也。華嚴經法華經亦經也。孟子子也。宜列于子。乃躋之于經。墨子實經也。有經上經上篇。乃降列於子。凡此皆失其平者也。宜乎今之人有攻孔者矣。以孔子所著稱爲經。則仍蹈漢武尊六經斥百家故轍。豈以其造成數千年專制之毒。而猶未厭耶。卓見以爲何如。乞更有以教我。也不宣。高旭醉白。

答胡寄塵書

誦手書甚佩。中解以人存詩二說。其識尤超。奇異不得志之士。名堙滅而不彰者。謂當附以小傳。俾世皆知其爲何如人。發潛德之幽光。洵後死者之天職。此舉斷斷不可少矣。弟原亦有此意。可謂所見略同。至所輯限於三十年者。乃依據孟子三十年爲一世之說。大都爲所見者也。公進以全清詩之宏議。偉則偉

矣。奈收拾頗不易。何況收拾卽易。而非我儕所思存者乎。蓋滿清一代。所謂學士文人。大半依附末光。戕賊性靈。拜揚虜廷。恬不知羞。雖有雄文。已無當於大雅。惟三十年來。則千奇萬變。爲漢唐後未有之局。世風頓異。人才飆發。用夷變夏。推陳出新。故詩選之作。以三十年爲斷。亦以見文字之鼓吹。足以轉旋世界。發揚國光。其力之大。爲未有也。竊嘗謂詩之奇。莫奇於此三十年。詩之正。亦莫正於此三十年。又何必全清詩之始。爲完備哉。古人選詩有二。一則取一代之詩。擷精華。綜宏博。并治亂興衰之故。朝章國典之大。以詩證史。有裨於知人論史。如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所載之詩。與國史相爲表裏者是也。一則交遊之所贈。性情之所嗜。偶有會心。輒操管而錄之。以爲懷人思舊之助。人不必取其全。詩不必求其備。如元結殷璠高仲武姚合之類。所謂唐人選唐詩者是也。第一說。則詩三百篇之遺也。第二說。則漁洋感舊集。德甫湖海詩傳之所祖也。至若鄙輯十之六。爲感舊。十之三。足以補史氏之缺。蓋竊欲兼二者而有之。但

才力薄弱。深恐弗如所願。奈何。奈何。請時時有以教我。以匡不逮。幸甚。幸甚。弟高旭白。

孝女何愛文傳

何孝女名愛文。字景秋。江蘇金山人。祖鳴鼎。父汝楷。女士爲人。涵默寡笑。介而有容。擅女紅。通翰墨。待人溫厚。而尤篤于所親。四歲喪其生母孫氏。繼母張氏。女士事之如生母。張氏生一弟一妹。女士視之若一母出。保負之職。以一身任之。祖母高氏素患肝疾。發時甚劇。女士司湯藥。必周必摯。終日侍立于側。至有數夕不寐者。女士肄業松江景賢本邑欽明二學校。在校品學兼修。試輒冠其曹。其入欽明高等科時。文學尤精進。女士姑母四均適人。女士念祖母春秋漸高。左右無人。乃不忍遠離。出外求學。又見其父所撙肺疾。偃蹇牀褥。勢日益沈重。故求學之志雖銳。至是亦不得不半駕而稅矣。女士之奉侍父病也。纖微必至。晝夜不解衣者一月。聞人言足以療其親之疾者。無不爲之。逮見其終不能

起。乃陰刲股上肉。雜藥餅以進。而卒無効。然女士未嘗與人一言刲股事也。越數日。其祖母猝見之。驚爲疽發。逼視而窮詰之。始吐其實。蓋鮮血淋漓。猶未愈也。既居苦次。朝夕號泣。哀日深。創日潰。而病亦日增。遂以民國二年十月卒。去父亡纔六閱月耳。嗚呼傷哉。女士得年一十有九。

高旭曰。刲股事。親世稱愚孝。以女士之讀書明理。豈不知之。特以父病終不可爲。懣忍于中。迫而其此猶冀其一當以報斯時也。但知有父而已。其沈毅之氣。雖古烈丈夫。蔑以加焉。高旭又曰。女士爲余妻何亞希之侄女。亞希不忍其侄之死而泯滅也。爲述事略。欷歔不止。屢促爲傳以傳之。且云所述悉確實。但恨未能詳盡。余謂何必詳盡。女士之行如此。卽此已足傳矣。獨未知余之文足以傳女士否耶。

陳晦叟先生墓誌銘

先生少有大志。性仁厚。淡靜寡欲。家貧。數日不舉火。一室嘯歌。宴如也。讀書過

目不忘。愛讀古名人奇行傳。繼得何文節公騰蛟集。大好之。思想爲之一變。復漢之念。自此起矣。中年喜交文人。劍客湘中。諸先烈多與之遊。子三人。家鼎家鼐家鼐女三人。家英家傑家慶。悉令籍同盟會。且囑出外結客。欲以償其素志而已。則隱居授徒。伏以觀變。嘗長夜靜坐。或行吟萬山中。丙午之歲。湘中黨案大作。家鼎與焉。清吏捕之急。安鼎得耗出亡。遂逮先生下獄。將刑矣。以邑紳力保。迺得釋。迨民國成立。先生悲時局之益壞。以甲寅某月某日。憂憤而歿。歿時家鼎家鼐家英家傑皆在外。惟三子家鼐幼女家慶在側視殮。彌留之際。猶遺囑子女努力國事。無一語及家。享年五十有七。所著有芸鞭草堂詩稿。蓋予所聞於家鼎者如此。予與家鼎交最久。故熟識先生之爲人。家鼎長於文學。曾兩爲國會代議士。家鼐仗劍從軍。請戰鬪術。家英家傑解英吉利語。頗工屬辭。且爲南社友。予爲製聯語之輓云。所生爲政治家。韜略家。文學家。膝下盡可兒。死而不朽。其人有遊山癖。讀史癖。交友癖。胸中多奇趣。渺矣無儔。蓋紀實也。甲寅

夏。長。沙。大。水。室。廬。全。爲。洪。濤。所。掃。蕩。人。咸。嘆。先。生。命。之。窮。而。余。則。謂。一。家。濟。濟。文。才。武。略。照。耀。里。閭。如。先。生。者。尙。得。爲。窮。乎。哉。嗚。呼。是。亦。難。矣。于。其。葬。金。山。高。旭。爲。之。銘。曰。

晦。叟。字。□。□。名。有。媯。之。裔。氏。曰。陳。潛。德。弗。彰。監。厥。銘。困。極。必。亨。以。昌。其。後。昆。吹。萬。文。選

高。燮。字。吹。萬。江。蘇。金。山。人。與。石。子。設。國。學。商。兌。會。于。金。山。之。張。堰。鎮。致。書。于。余。商。量。國。學。于。是。論。學。之。書。互。相。往。還。吹。萬。好。遊。東。南。佳。山。水。足。跡。殆。徧。余。好。遊。不。下。吹。萬。然。輒。以。事。拘。惟。京。錫。之。遊。與。吹。萬。偕。焉。今。錄。文。九。首。

吳。日。千。先。生。集。序

余。往。讀。杜。九。高。登。春。杜。事。本。末。所。稱。幾。復。兩。社。翹。楚。而。終。身。高。隱。者。二。十。餘。人。我。邑。吳。日。千。先。生。與。焉。又。謂。先。生。嘗。與。周。宿。木。計。子。山。等。集。西。郊。諸。子。爲。一。會。有。雅。似。堂。之。刻。旣。而。余。叅。考。志。乘。知。先。生。又。著。有。顧。頌。集。八。卷。當。湯。斌。撫。吳。聞。

先生名將造廬請見。先生作鳳凰說以辭焉。顧皆未得見其文。第心慕之而已。已酉秋。余與同志數人結寒隱社。論學之餘。更徵集前人遺著之爲世罕見者。謀次第刊行。而姚生石子於里中汪氏得未刊本先生集示余。屬爲檢定。余維先生以勝代遺黎匿迹。韜影家徒四壁。而不改其樂。嘗自述生平。隆冬止御單。裕身墮水者三遇盜者再火焚廬者再。若先生所處可謂至困矣。乃觀其所作留窮詞。若有所甚樂者。此雖出於一時游戲之言乎。然以余觀先生之詩。若文皆漠然。淡然。燥矜盡釋。非有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之節。而有得於道之深者。恐未足以語此。是殆處困而亨之君子哉。先生此集爲其姻婭盛步青者所手抄。皆爲顧頤集外之著。卽鳳凰說亦未載焉。而所謂雅似堂者。更不可得。閱旣畢。頗病其中多應酬之作。因爲刪其文過半。刪詩十之七。惟詞則僅去三闋耳。吾聞先生論文素嚴。所作往往不肯留稿。任其散失。今以應酬之作入之。必非先生意也。考槃之卒章云。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解之者曰。永矢弗告。不以此樂告。

人。非。不。以。告。人。也。蓋。自。得。之。而。自。信。之。固。不。必。以。言。語。見。也。惟。先。生。能。知。此。樂。則。先。生。之。文。雖。不。存。一。字。可。也。而。吾。猶。以。區。區。文。字。度。先。生。其。不。爲。先。生。所。笑。者。幾。何。哉。邑。後。學。高。燮。序。

姚氏遺書志序

古。者。民。間。策。籍。皆。掌。於。官。士。鮮。私。門。撰。述。故。人。無。湮。沒。之。書。而。書。亦。無。散。亡。之。患。尙。已。宋。鄭。漁。仲。作。通。志。論。校。書。之。法。謂。當。因。地。而。求。而。近。儒。章。實。齋。作。文。史。通。義。言。治。書。之。法。當。責。州。縣。學。校。師。儒。著。爲。錄。籍。載。筆。之。士。果。能。發。明。道。要。願。託。於。官。者。聽。之。意。至。善。也。然。非。所。以。語。夫。今。之。世。蓋。自。風。會。陵。夷。懷。舊。念。淺。士。不。悅。學。官。遂。於。邪。而。欲。賴。以。別。白。先。哲。之。簡。編。保。存。一。方。之。文。獻。不。綦。難。哉。顧。余。嘗。獨。居。深。念。以。爲。人。能。研。精。覃。思。澹。諸。外。慕。以。自。力。於。方。寸。之。地。者。其。不。能。無。冀。於。著。作。之。傳。可。知。藉。非。有。人。焉。爲。之。蒐。輯。編。訂。條。理。而。拾。襲。之。以。待。知。者。之。求。則。其。人。雖。竭。畢。生。之。精。力。而。蘄。成。者。恐。不。數。十。年。而。學。者。且。不。能。舉。其。名。

矣。然則人之仰屋著書苦吟不輟將何所恃以自壯歟。夫官既不足以任掌守而郡邑通才又不易得。惟有望諸世家儒族共珍其先人之清芬。無力者手抄以庋藏。有力者梓行而俾播。故訓自寶。家各爲編。久之必有博雅宏碩者出。網羅一代貫串古今。提纂衆長彙成巨帙。嗚呼豈不盛哉。余蓄持此論且數年。會姚生石子有姚氏遺書志之輯。而請序於余。余觀其輯蓋收集其族前世之遺著錄其原書序跋條其混流篇目。俾欲考求者可以按此而稽。姚生之睠懷祖澤與其所以編訂之意可謂勤且摯矣。既喜其與余所持之旨有合也。而又有進焉。兆氏世爲吾郡望族。當清乾隆初年聽巖先生輯其一家詩文至一百卷之多。則其門祚之盛家集之富從可概見。今生此輯所謂百卷之詩文皆不可得。而距聽巖先生之世已百五十六年。其中著述之存者豈僅此詩集數種已也。吾意殘膏賸馥潛德幽光必更有與冷露寒烟而俱泯者。生既有志於此。宜再博訪宗族旁搜蠹簡。倘有特殊之作遺佚之篇尤當爲之表彰刊行以垂久。

遠。是。亦。不。世。之。業。也。生。其。勉。乎。哉。辛。亥。秋。高。燮。序。

薛劍公先生集叙

羊。城。於。前。明。久。稱。多。學。道。能。文。之。士。是。故。理。學。則。陳。白。沙。湛。甘。泉。其。尤。著。也。而。因。以。興。起。者。有。龐。弼。唐。黃。雪。篷。文。學。則。黃。泰。泉。其。尤。著。也。而。相。從。應。和。者。有。梁。公。實。黎。惟。敬。歐。楨。伯。當。明。之。季。則。有。陳。恭。尹。鄺。湛。若。蓋。數。先。生。者。余。皆。得。讀。其。書。誦。其。詩。矣。間。嘗。於。景。仰。之。餘。邈。然。遐。想。意。其。山。川。雄。厚。風。土。淵。美。必。更。有。奇。偉。可。喜。之。人。生。於。其。間。爲。余。之。所。未。得。聞。者。去。年。秋。得。交。廣。州。蔡。子。哲。夫。廣。州。昔。羊。城。也。而。蔡。子。知。余。喜。表。彰。先。哲。乃。出。其。手。抄。邑。明。遺。民。薛。劍。公。先。生。集。詩。爲。南。枝。堂。稿。文。爲。蒯。緱。館。草。都。數。百。篇。寄。余。請。爲。序。先。生。名。始。亨。字。剛。先。號。劍。公。郡。諸。生。明。亡。後。卽。棄。儒。冠。杜。門。探。蹟。潛。心。內。典。然。觀。其。文。未。嘗。作。放。下。語。其。詩。亦。抑。鬱。離。奇。若。茹。大。鯁。蓄。古。劍。一。輒。驚。異。因。自。號。劍。道。人。足。以。知。其。雖。深。藏。伏。匿。而。志。固。不。能。以。磨。折。損。也。與。陳。恭。尹。鄺。湛。若。相。友。善。時。時。見。於。詩。篇。人。亦。

與爲相類。乃余向所謂當必有其人而未得者也。顧世皆知恭尹湛若而無有知先生者。則以先生禪林隱遯。每喜從緇羽者遊。不肯與當世鉅公相交接。而其詩若文。至今未顯。故也。謝康樂有言。學道必須慧業。未有具慧業而不通於禪者。先生以博學奇才。深造自得。而每側出於禪學之一途。言之似甚有味者。殆眞夙具慧業者歟。然余考勝朝之末。逋臣處士。往往多託於禪以自晦。則禪也者。固當時逃名抗節之淵藪也。先生之窮內典。侶緇流。其果禪耶。否耶。抑余聞白沙甘泉。儒之醇乎醇者也。而白沙之學。宗自然。其大要曰靜中養出端倪。乃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說也。甘泉之學。主心性合一。其大要曰隨處體認天理。乃釋氏卽佛卽心之說也。由此觀之。卽禪亦何害於道哉。余知此書出世之讀者。將必以禪爲先生病。故爲論之如此。且以明道德文章。必求自得。若但誇一二闢佛之言。以爲儒之道。在是也。則非余之所敢知矣。庚戌六月雲間後學高燮叙。

陳臥子先生安雅堂稿叙

昔在嘉慶癸亥。青浦王少司寇昶。及同郡人士。蒐輯公詩文。都爲三十卷。刻於青浦何氏。爲陳忠裕公全集。其稿蓋多得諸公五世外孫。我邑王君錫鑽所藏云。按錫鑽爲公高弟。王勝時濫之裔孫。而公安雅堂稿。其名見於姚太史宏緒松風餘韻者。是時書已失傳。遍搜不得。及梓事既竣。而我邑徐香沙祖鑒。復訪得之。以遺何氏。因卷帙繁多。未卽增入。至光緒戊己間。華亭閔頤生先生。始借而抄之。復增輯論史一卷。校讐已定。將授剞劂。而先生歿。哲嗣瑞芝。乃以書寄國學保存會者數年。至今春瑞芝遂自集貲付印。以竟先志。而屬叙其顛末。於是余乃與瑞芝及家兄望之。三人分任校點。畢而爲之序。曰。以書生而嫻兵事。自古不數。覲卽有一二能言之者。亦每多空談。而無實際。讀公之文。其於文武分途之害。往往慨乎言之。及出而討賊。屢戰屢捷。而卒不能成。光復之業者。何哉。蓋明季當南都傾覆。而人情泄沓。無異昇平。從無有哭神州之陸沉。念中原之榛莽者。公固早

言。之。而。知。其。事。之。不。可。爲。矣。吾。嘗。謂。勝。朝。之。末。人。才。最。盛。卽。以。吾。郡。而。論。若。公。若。夏。考。功。父。子。其。人。者。皆。豪。傑。之。士。間。世。不。一。覩。者。然。皆。以。身。殉。國。徒。以。節。著。倘。所。謂。天。命。者。非。耶。夫。文。章。者。精。神。之。所。寄。也。數。公。之。文。章。猶。存。則。雖。謂。數。公。之。精。神。至。今。存。可。也。然。以。數。公。之。文。章。當。時。聲。譽。傾。一。世。而。亡。國。以。後。人。多。忌。諱。遂。致。散。佚。可。歎。也。及。時。閱。百。餘。年。而。始。有。公。全。集。之。刻。又。百。年。而。公。安。雅。堂。稿。亦。以。出。世。而。吾。友。吳。江。陳。君。去。病。柳。君。棄。疾。近。亦。有。印。考。功。父。子。合。集。之。舉。以。數。公。之。精。神。靈。爽。其。書。歷。數。百。年。而。未。大。顯。一。旦。得。並。印。以。傳。喜。可。知。矣。而。吾。尤。竊。幸。公。之。文。章。久。散。未。聚。而。兩。得。於。吾。邑。人。之。所。藏。誠。吾。邑。之。光。榮。也。是。爲。序。

書安雅堂稿後

陳臥子先生當勝朝啓禎時。與同郡夏考功諸人。皆負重望。以文章氣節相尙。才高天下。踔厲風發。其學自經史百家。言無不窺。其文自騷賦詩歌古文詞。無。

不。精。造。糾。同。志。結。幾。社。每。一。藝。出。則。如。遊。縣。圃。草。木。都。非。人。間。如。入。鮫。宮。璆。琳。莫。能。名。狀。杜。麟。徵。序。壬。申。文。選。稱。文。章。起。江。南。號。多。通。儒。以。雲。間。爲。之。冠。而。吾。則。謂。雲。間。多。文。人。傑。士。尤。以。先。生。爲。之。冠。也。世。難。繼。作。故。都。爲。墟。考。功。旣。殉。節。於。前。而。先。生。時。以。大。母。年。老。徘徊。未。決。來。往。緇。衣。混。迹。屠。狗。者。一。年。有。餘。旋。大。母。病。卒。而。國。亡。家。破。播。越。流。離。欲。有。所。爲。而。幾。事。不。中。倉。黃。天。地。卒。以。無。成。於。是。殞。首。捐。軀。竟。從。彭。咸。遺。則。疾。風。勁。草。舍。命。不。渝。大。節。凜。然。於。斯。論。定。而。先。生。之。文。益。因。人。重。嘉。慶。八。年。間。青。浦。王。述。庵。司。寇。及。同。郡。人。士。搜。集。先。生。詩。文。甚。富。刻。於。何。氏。蕲。山。草。堂。爲。陳。忠。裕。公。全。集。行。世。而。先。生。尙。有。安。雅。堂。稿。爲。當。時。搜。采。所。不。及。迨。梓。事。旣。竣。而。得。之。復。以。卷。帙。繁。重。迄。未。刊。行。今。華。亭。閔。氏。以。此。書。手。抄。本。付。印。出。版。而。先。生。之。文。於。此。殆。將。大。備。揚。神。州。之。舊。學。發。潛。德。之。幽。光。誠。盛。業。也。抑。吾。讀。此。書。其。於。當。時。喪。亂。所。由。致。以。及。先。生。出。處。之。蹤。跡。與。其。朋。友。之。討。論。皆。可。藉。以。考。見。而。其。於。文。武。分。途。之。害。往。往。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此。則。誠。爲。明。季。之。弊。政。故。先。生。目。擊。時。艱。以。書。生。出。佐。軍。事。而。不。覺。痛。乎。其。言。之。也。至。如。其。文。之。沉。博。宏。麗。萬。態。怪。發。吳。郡。姚。希。孟。擬。爲。千。丈。之。松。借。噫。氣。吐。舒。蒸。爲。崩。濤。走。峽。之。聲。可。以。蕩。滌。氣。稜。使。妖。狐。老。魅。聞。之。而。斯。慄。萬。樹。寒。花。破。蓓。蕾。而。出。結。爲。玉。圍。散。爲。珠。田。則。當。時。之。評。已。有。如。此。者。然。則。先。生。之。文。固。不。特。爲。雲。間。一。郡。之。文。亦。有。明。一。代。之。文。也。以。一。代。之。文。而。遲。至。百。年。數。百。年。而。始。顯。不。可。謂。非。先。生。之。靈。爽。憑。之。矣。

寒隱社啓

在。昔。步。兵。一。去。空。山。久。無。哭。聲。玉。田。云。亡。西。湖。猶。生。清。響。蓋。懷。抱。別。具。靈。臺。蘊。鬱。積。之。奇。高。尙。是。耽。衡。門。樂。棲。遲。之。雅。日。暮。途。遠。不。見。古。人。雨。晦。風。淒。爰。思。君。子。殘。宵。耿。耿。秋。燈。養。其。夢。魂。落。葉。瀟。瀟。寒。蟲。助。余。歎。息。邀。來。明。月。步。出。空。庭。遠。籟。微。聞。百。感。交。集。俯。仰。身。世。嗟。秉。性。之。寡。諧。陶。寫。平。生。拾。墜。歡。而。貌。若。况。今。者。天。方。薦。瘡。士。爭。媚。俗。狂。風。颶。起。儼。如。疫。癘。中。人。異。說。朋。興。等。似。塵。囂。撲。面。而。走。

也。偶同混俗。頗異酸醎。土木形骸。樊籠毛羽。撫孤琴而惆悵。獨寐寤言。攀芳杜以沉吟。湛然自守。夫生既無益於時。死願罔聞於後。春風無主。覺逃者之自愉。秋雨索居。悟浮生之靡樂。因思約素心而數晨夕。結勝侶而賞芬馨。南山當窗。望古而歎。西風滿野。吾道其孤。倘有守雌癖士。抱拙迂儒。甘落寞於窮鄉。課微茫於暗室。擬評松菊。呼五柳而相隨。同理弦歌。招兩生以偕隱。果能遜世无悶。盍與把臂而入林乎。是故攄懷舊之蓄念。聊當加餐。發潛德之幽光。不求聞達。觀乎斯世之識時多俊。不妨隱豹深藏。怪乎熱客之謀國偏長。無寧寒蟬自況。士各有志。平居可共舒其情。獨善亦佳。標榜原爲我所恥。夫出谷鳥鳴。猶知求友。忘機鷗泛。亦解呼羣。披薜荔而風木冥冥。山鬼疑笑。溯蒹葭而煙波渺渺。尹人可懷。羌苟聞聲以相思。則走亦願引爲同調。孤雲宛在。尙無金玉爾音。清泉要盟。敢永瓊琚之好。敬啓。

周節婦傳

節婦姓周氏。年十八而室於敖。夫名耀史。粵之開平人。力農自給。節婦佐之。雞鳴而起。斗轉而息。夫耕妻饁。有晉冀缺魏常林之風。越二年而生子尙功。又一年而夫死。節婦則大痛不飲亦不食。或以撫孤責之。遂矢志。然四壁立。無以爲生。節婦乃勤力紡織。更事農桑。節縮衣食。以專其志。於鞠育者垂十餘年。而其子漸長。然貧不能教之讀也。邑故瀕海。時中外甫通。商貧者多渡海以傭於異國。尙功年十九。卽命典質田園。隨衆以往。其初所得值甚微。繼乃稍稍裕。然後回國娶妻養母。而節婦至此始有生人之樂焉。以清光緒二十一年歿。年七十一。自節婦歿後。其曾孫張帆能讀書好學。冀有以表彰先人苦志。乃詢節婦之事於其大母。爲述之以請余爲傳。又言節婦治家嚴而有恩。故其大母往往至今稱之不衰云。

高燮曰。節婦之行似無卓絕殊特者。然使其生於富貴士大夫之家。飽食煖衣。讀書明理。則撫孤守志以盡其年。誠何足異。今氏乃一農家婦耳。非有富厚遺

產動其中。亦非有鄉黨名譽炫其外。且貧困甚。是所謂救死不瞻。奚暇禮義者也。而顧能茹痛勞力。動合大節。至五十年而不渝。則其堅貞之性。有過人者。噫。是可傳矣。

黃烈婦碑文

華亭黃烈婦。以殉夫死。而葬於婁縣思賢原。三十餘年矣。其孤培元。於去歲與予相識。卽袖出事略。乞爲碑文。按烈婦姓管氏。江蘇陽湖人。先世以節顯。父光烈。母氏林。皆死洪楊之難者也。烈婦年二十而歸黃。壽椿爲繼室。壽椿仕閩。補雁石司。署大寺寨巡檢。留烈婦奉侍舅姑。遠近無不稱其賢者。其後壽椿改授江西德安縣典史。烈婦隨之官所。壽椿性恬淡。工書法。每當揮翰臨池。解衣磅礴。烈婦爲之從旁拂箋。善體厥志。伉儷之間。雍雍如也。居四年。壽椿患病篤。烈婦焚香禱天。求以身代。不應。竟歿。烈婦則號泣踣地。痛絕復蘇。仍屢求死。傭嫗覺之。不得遂。時壽椿父如琳。官浙江上虞之梁湖司巡檢。使人至德安取壽椿。

喪烈婦遂携子女奉夫柩以往行數千里抵曹娥江距梁湖僅隔一水烈婦嬰然起曰此非漢時孝女曹娥自沈之處乎我得死所矣奮身將躍入侍者大驚力止之又不得下烈婦顧謂子女曰自汝父歿三月餘我之所以濡忍而不卽決死者徒以汝父之喪未獲歸諸父母耳今至此我之責盡矣汝等其善事大父母卽乘間仰藥死年三十五在清光緒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越明年浙江巡撫梅啓照以事上聞得旌表如例子二長卽培元次嘉脩女一通武進程祖懋余旣欽其節爰叙次其事而系以辭曰

汧娥江之得名兮曰以孝女殉父之所由維娥名之無極兮江之名兮亦與娥而長留歷二千餘年之久遠兮尙能興起夫其儔伊節婦之轟轟兮出忠門之賢媛諧好迷之淑德兮著芳聞其婉孌攘皓腕以潔漿兮瘁厥躬而匪倦月落兮庭梧官閣淒清兮怪鳥夜呼離鸞兮別鵠影隻兮形孤生靡樂兮志苦死得所兮魂愉娥之靈兮詔我身未相從兮心則與俱從容兮完節化石兮捐軀偕

娥。靈。兮。攜。手。朝。朝。暮。暮。兮。江。之。隅。千。秋。兮。萬。歲。娥。長。隨。父。兮。婦。長。隨。夫。

哭豐兒文

嗚呼。自吾兒之亡。浹旬。吾不聞汝呼父之聲也。已十有五日矣。痛哉。痛哉。汝以。上。月。十。二。日。而。病。病。十。有。一。日。而。口。噤。不。語。又。三。日。而。死。當。口。噤。之。前。數。時。猶。宛。轉。求。余。摩。其。頂。也。嗟。乎。嗟。乎。余。自。汝。死。常。與。汝。母。木。然。相。對。癡。立。呆。坐。輒。至。移。晷。旋。復。淚。涔。涔。下。則。又。互。相。勸。慰。亂。以。他。語。強。自。抑。忍。此。景。此。情。如。何。能。堪。嗟。乎。吾。兒。汝。之。愛。父。母。也。甚。矣。今。其。知。之。耶。猶。憶。往。時。吾。與。汝。母。戲。相。詬。諄。汝。輒。從。旁。跼。踖。無。措。軒。輊。爲。難。余。每。顧。而。樂。之。汝。則。跳。躍。憨。笑。或。投。於。懷。蓋。汝。之。至。性。動。人。而。能。深。得。父。母。之。歡。類。如。此。也。汝。之。生。纔。七。歲。耳。余。有。子。五。人。汝。又。最。小。則。余。之。哀。汝。也。宜。若。過。情。顧。吾。念。之。汝。生。之。前。汝。母。多。病。自。汝。墮。地。雙。目。炯。炯。啼。聲。初。試。便。已。宏。亮。方。額。碩。頰。因。字。曰。豐。及。汝。漸。長。而。汝。母。病。良。已。余。不。厭。多。子。之。勞。而。轉。倍。愛。汝。者。其。以。此。也。嗟。乎。吾。兒。以。汝。之。貌。豈。宜。不。育。余。實。不。

德。致。令。天。亡。天。耶。命。耶。尙。何。言。哉。汝。之。生。戊。申。八。月。九。日。也。越。明。年。二。月。汝。祖。母。棄。養。余。方。悲。哀。莫。可。解。慰。汝。則。忽。患。痧。疹。余。以。憂。汝。之。故。至。痛。母。之。情。因。以。稍。殺。及。汝。病。日。瘳。而。吾。心。之。伊。鬱。亦。日。舒。矣。是。年。九。月。而。汝。外。祖。歿。汝。母。則。又。大。戚。置。汝。於。家。不。復。顧。汝。惟。余。與。汝。之。乳。母。在。家。撫。汝。而。汝。適。復。病。一。日。余。方。抱。汝。汝。猝。驚。厥。逾。時。方。醒。余。大。駭。不。知。所。爲。乃。急。足。至。松。江。促。汝。母。歸。吾。家。距。松。五。十。餘。里。相。隔。一。浦。遇。風。不。能。行。時。狂。飆。倏。起。連。日。夜。不。息。余。旣。憂。汝。病。又。恐。汝。母。以。汝。之。故。冒。險。而。歸。也。夜。中。聽。大。風。撼。窗。樞。呶。寥。作。怪。響。終。夜。不。寐。吾。心。輒。與。俱。碎。復。以。汝。之。乳。母。方。亦。患。瘡。致。乳。少。不。足。以。哺。汝。余。抱。汝。於。膝。飼。以。粥。汝。呱呱。而。泣。哀。鳴。索。乳。其。聲。淒。楚。入。於。余。耳。則。余。之。淚。每。隨。汝。聲。下。也。其。明。日。夜。二。鼓。汝。母。返。自。松。而。汝。病。稍。間。又。知。歸。舟。之。履。險。而。夷。也。則。各。相。慶。幸。變。憂。爲。喜。汝。之。病。日。以。痊。可。而。汝。母。亦。因。減。其。失。怙。之。痛。也。自。是。以。後。汝。體。日。益。健。汝。心。日。益。敏。靈。機。四。溢。活。潑。可。娛。數。年。以。來。汝。不。常。患。病。卽。病。亦。數。日。而。愈。

耳。然汝或偶恙。余一聞汝呻吟聲。此心便怔怔不可按抑。而謂汝今至此。吾心痛摧裂爲何如也。歲辛亥。余患肝疾。連綿經數月。而頭風大作。終日忿怒。然每當汝嬉戲於前。則余之怒可以立解。苟遇事沈悶。一見汝至。便已釋然。余乃戲以合歡花呼之。而汝亦欣然承受。又嘗自矜於人曰。兒爲吾父之玩好物也。嗟乎。嗟乎。余患頭痛。行將不支。實恃汝以得愈。且愈而絕不復發。今汝之病亦以頭痛。痛時亦忿怒不可遏。惟余手摩之。尙能稍忍。廿三日晨。又劇痛。逾數時。忽沈沈睡去。是夜卽不省人事。至天明。遂不能言。然時猶以手自擊其頸。則知其痛仍自若也。嗟乎。是疾也。汝方孩提。不宜患此。豈余當以頭痛死。而汝爲代之耶。汝之始病也。體微熱而眠食如故。余與汝母不以爲慮也。旣而身現白疹。病日加劇。卒以不起。汝母方娠。體又不寧。數日矣。汝母素無汗。及汝旣殤。汝母以痛哭傷氣。汗出不可止。遂遍發疹瘡而愈。然則是疾也。豈汝母不宜患此。汝又陰相而先爲代之耶。果如是。則汝之死。誠爲可重。吾亦聊自幸耳。如其不然。則

是二疾者本不足以致死。而今竟致汝以死者。乃庸醫之誤。汝而汝父母實尸其咎也。痛哉。痛哉。汝賦性聰慧。顧余以汝少多病。常憐愛汝。故余之教汝也。不如其教他子嚴。然自去年以來。識字漸多。今春始教之讀。每晨起飯罷。余或偶步于外。則汝必敦促督教。余爲之課。必欣然朗誦。間爲講解。亦頗能領悟。病數日矣。索汝母爲講孝弟故事。則傾耳爲聽。幾忘其病之在身也。嘗讀小學韻語。至男女異席七歲別之二語。余謂之曰。汝今年七歲矣。正男女異席之時也。課畢出而就母。適汝伯母諸人同在坐。汝母戲問。頃間汝父所講者何語。而汝男女同坐何也。汝則急起離席。蹙然改容曰。兒偶忘之。家人咸相與大笑。蓋汝夙根清明。一塵不染。故教者易入。非止能解人頤而已。汝每日讀書一小時。所讀止二三行。亦與常兒無異。而汝之讀書也。專心致志。字字清澈。不肯放過。凡此皆非天者相也。汝以十二夜始病。其明日讀書如故。又明日讀書仍如故。及臥牀不能起。猶絮絮語余。兒不讀書已幾日矣。何日當可復讀。余則謂汝以半月

爲期。汝書應不忘耳。數日汝又爲汝母言。更屈指計其時日。且自惜其輟讀之多也。汝母因詢以所課。則應口背誦無少訛。凡此豈類有死兆者哉。然是時也。汝病已深。頭沈沈不能舉。越二日。卽噤口不復言矣。嗟乎。嗟乎。吾書至此。吾痛徹骨。吾手顫不能下筆。方仰首沈思。乃如醉如夢。念汝之生前。一言一笑。皆足娛懷。一步一趨。未嘗離側。今委形一去。冥途茫茫。誰復攜汝而撫汝者。吾思之。吾重思之。則不覺淚盈兩睫。神若死灰。更念吾傷心之語。所欲述而哀咽未遽述者。尙數千言。猶不能盡。正恍惚無聊間。乃適爲汝母所見。以余之失其故常也。迫不令復作。故吾言亦遂盡于此矣。嗟乎。而豈知吾言雖盡。吾恨其終無已時也。甲寅六月初六日。吹萬揮淚書。

石子文選

姚光字石子。江蘇金山人。辛亥歲相見于國粹學報。卽出所著荒江樵唱及金山衛佚史囑序。二人定交。始于是。以後國學商兌會成立。切磋愈加密焉。

今錄文七首

荒江樵唱自序

昔越女之論劍也。曰臣非有所受於人也。而忽然得之。姚子之爲詩。亦猶是也。夫詩性靈之物也。人各有情感乎心而發乎聲。謂之詩。故苦思力索。非詩也。摩訶練句。非詩也。步武古人。非詩也。唐宋分疆。非詩也。姚子性喜詩而未嘗學詩。其爲詩也多於酒後夢醒之餘。吹簫說劍之頃。曉風殘月之時。山光波影之間。閒吟低唱。忽然而得之。亦未嘗伏案拈韻含毫吮墨。拘拘於爲詩也。嘗作論詩絕句曰。作詩無用分唐宋。獨寫情懷真性靈。我是天機隨意轉。荒江樵唱有誰聽。蓋自謂也。寒夜多暇。檢甲辰以還至今庚戌七年之作。而刪次之。存如千什。都爲一卷。皆弱冠以前之作。卽題曰荒江樵唱。並隨筆而序之。其中已西湖上諸作。別爲浮梅草一卷。附於後。庚戌一陽旣望。石子走筆於紅梅花下。

徐闇公先生殘集序

鄧孝威題息夫人廟詩句云。千古艱難惟一死。夫一死固難。然有激於一時之義憤。則慷慨赴死。亦易事耳。凡人遇國亡之際。往往偷延殘喘。卒貽污名於書史。此皆操守之不堅。故一死非難。惟不死而佗僚無聊困苦。備嘗仍能守節不渝。以終者爲尤難矣。我郡明季徐闇公先生。蓋苦節士也。與陳臥子夏彝仲兩先生俱爲幾社鉅子。嘗各言志。先生慨然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後已。夏先生曰。吾僅安於無用。守其不奪。陳先生曰。吾無闇公之才。而志則過於彝仲。顧成敗則不計也。後陳夏皆先殉難。獨先生生死最後。初投身諸義旅間。及後大地盡淪。則棲棲海上。轉徙南交。以謀光復。顛沛流離。百死無悔。卒痛憤嘔血數升而歿。故我謂三先生皆節義之士。而徐先生爲愈苦矣。至其著述亦零落殆盡。全謝山謂闇公歿後。其子亦餓死。故海外集不傳。今所見者。惟我邑錢氏所輯藝海珠塵中。交行摘稿詩數十首而已。余甚憾焉。乃爲多方蒐輯。始於庚戌。隨所搜羅。今已集成一卷。先生當時著述極富。而所得僅此。故以殘集題云。嗚呼。先

生。之。澤。既。不。被。於。當。世。賞。志。以。歿。而。二。百。六。十。年。中。又。少。有。表。彰。故。人。鮮。知。其。貞。操。介。節。今。得。傳。者。止。此。區。區。小。冊。是。可。悲。矣。我。因。之。有。所。感。焉。自。明。政。不。綱。二。三。君。子。相。與。結。爲。社。事。思。以。名。節。振。救。之。文。采。風。流。一。時。稱。盛。然。能。講。經。濟。大。略。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以。應。天。下。之。變。者。厥。維。幾。希。而。主。其。事。者。先。生。與。陳。夏。也。今。黃。門。遺。集。久。已。風。行。曩。歲。余。等。又。刊。其。安。雅。堂。稿。夏。集。雖。亦。多。失。傳。然。余。友。吳。江。陳。去。病。有。夏。氏。父。子。合。集。之。輯。茲。余。又。輯。成。先。生。殘。集。一。卷。三。先生。之。澤。皆。得。不。斬。幾。社。之。學。當。日。昌。矣。今。胡。運。告。終。神。州。光。復。先。生。有。靈。九。原。可。慰。而。舊。邦。重建。遺。大。投。艱。必。有。賴。乎。百。折。不。回。之。士。也。中。華。民。國。元。年。五。月。郡。後。學。金。山。姚。光。謹。序。

金陵重九遊記

金陵爲古帝王都。當大江之衝。所謂龍蟠虎踞石頭城也。庚戌秋季。余來遊此。重九節。登北極閣。造其巔。縱目四望。前牛首。後玄武。鍾阜鎮其左。大江環其右。

全城形勝。歷歷如指諸掌。嗚呼。何其壯也。題名而下。折而東。至明故宮。爲太祖之所宅。有馳道直達紫禁城之西安門。城已無有。存者惟東西安門。暨正中之午朝門。巍然獨峙。然亦頽廢零落。近方鳩工拆毀。車載驢負以去也。入門有五龍橋。五橋並列。中爲銜橋。正對洪武大街。登橋顧瞻。則見午朝門外。衰草連天。潛焉過之。啜其泣矣。欲於荆棘瓦礫之中。求當時內廷遺址。渺不可得。而回顧西安門外。刁斗冲天者。則江甯將軍駐節處也。故宮之西北。爲方正學祠。祠之東隅。有血碑亭。巨石翼然。赤痕縷縷。摩挲不忍去。嗚呼。煮豆燃萁。此明之所以不競也。出自祠。從東安門出。朝陽門外。折而東北行。三里許。抵明孝陵前。地勢崎嶇。山形雄峙。紺宇丹壁。日光澹然。此太祖埋骨處也。陵當鍾山之陽。甬道迂迴。石琢之人獸。夾道而立。無慮數十。門外跨石橋三。入門爲饗殿。升階繞至殿後。又門一重。旁有小舍數椽。乃守陵阿監所居也。再進。上爲祭壇。下爲隧道。由隧道直達陵前。陵周以垣。荆楚交加。與山相連。幾不能辨。登祭壇。憑弔久之。麥

秀黍離。荒烟滿目。斷磚殘瓦。聊認前朝。於是歛。歛而出。時則殘山一角。落日蒼茫。驢背沈吟。不堪回顧矣。我因之又憶去年今日。方在虎林。於雨絲風片之中。拜蒼水張公之墓。今年此日。又來建業。於疎柳斜陽之外。謁勝朝太祖之陵。如此重陽。其真百無聊賴矣。

記烟霞紫雲二洞

湖上南北諸山洞。以數十計。而烟霞紫雲爲最勝。由石屋嶺而南爲烟霞嶺。逕迤而上。則爲烟霞洞。再上則南高峯矣。洞適當山之腰。沿路上下。栽梅數千本。花時當更饒別趣。洞寬深。中可布几席。兩旁鐫羅漢等象二十餘尊。山骨玲瓏特異。鍾乳涔滴。佛手峯落石巖。秀麗崢嶸。次第欹側而立。有亭翼然。遠挹諸山。蒼翠撲人襟袖。錢江如帶。風帆隱隱可數。蓋至此而空明奇絕。俯仰烟霞超然。物表遠隔塵世矣。紫雲洞在棲霞嶺。由寶石山葛嶺之麓。斗折而上。洞側有僧寮。直下斜入。歷級二十餘。窅然而深。石勢峭聳嵌空。沿壁而進。徑仄苔滑。幽窈

沈黑。疑不可通。摸索僂僂而入。陰涼徹骨。蝙蝠唧唧有聲。時掠肩而過。不十武。日光下射。倏然敞豁。右壁斜出。半覆半倚。嵒如夏屋。中刻佛象。石根有泉。渟蓄。壁紋縷縷。色若暮雲凝紫。藤樹森瘦。從裂紋上刺。其外怪石羅列。雜樹蒙密。四山環抱。谷風徐鳴。久憩。此覺別一世界。非復人間矣。烟霞之勝。在爽朗。奈近多冠蓋客。而石壁又爲僇夫題刻。殆遍紫雲。以幽邃勝。人跡稀至。多瑟縮。未能窮探。余於乙卯季春二十八日。遊烟霞。翌日又遊紫雲。盡攬其勝。同遊者內子王粲君。舅氏高吹萬。顧婉娟二先生。表弟高君介。吳江鄭佩宜。同邑林憩南等九人。惜柳亞子偕來武林。而以事在城。不與。遊後半月。二洞之勝。凝想猶歷歷在目。乃走筆爲記。並寄亞子。

遊西溪記

乙卯暮春。留武林十日。湖上勝境。探攬略盡。丁君不識。展庵盛道西溪。余亦素聞其名。神往久矣。乃於將歸之前日。往遊焉。陸行沿湖上北山之陰。越古蕩。溯

秦亭十八里而至留下鎮。皆在山雲樹靄中。衣袂盡綠。時有泉聲泠泠。縈繞左右。路平如砥。爲宋建炎時輦道。留下者。初欲築行宮之地也。回憶宋以夷狄之禍。畏避南遷至此。今則又成陳蹟。不勝感歎。交集矣。中有風木盦。爲丁君先世廬墓之所。入內瞻仰。肅然起敬。由留下而往。乃舍輿泛舟。嶺岫參差。巒巒磅礴。微波遠渚。彌望烟水。皆西溪最深處也。溪流淺窄。時遇洞橋。水非甚灣。而蘆埂葦蕩。爲之間隔。舟行與之盤旋。曲折殊甚。兩岸野柳。紛披垂垂。萬縷刷篷。背有聲。雜樹鬱葱。翳翳如雲。霧仰不見岸。微聞雞犬之聲。棹轉數回。而交蘆庵卒矣。庵由來已舊。爲丁君叔祖松生先生所重修。旁閣祀厲太鴻。杭堇浦。栗主登閣展焉。又觀所藏華秋崖奚鐵生錢叔美諸圖卷。亦丁氏物也。庵四面環水。至此可盡攬西溪之勝。溪上多梵隱。皆明末遺民遁跡之所。余維西溪之境。如苧蘿美人。澹冶幽嫺。雲鬢蓬鬆。而自然絕世。與西湖之如美人。已入吳宮。韶麗明靚。濃粧豔抹。固有別趣耳。溪以蘆花稱。當九秋之際。飛綿滾絮。皚若白雪。溪又多

梅時屆三冬。暗香浮動。亦蒼雪觸目。惜此來皆非其候也。然楊柳絲絲。臨風搖舞。蘆葦初茁。參互水次。已令人秋思灑然。遐想無端矣。聞秋雪庵亦勝。花塢又在相近。皆以夕陽催客。不及過訪。留待後遊。出交蘆庵。移棹至蔣侯坊下。輿已相待。勿遽歸城。已萬家燈火時矣。時孟夏六日。同遊者余與婦王粲君。及舅氏高吹萬。舅母顧婉娟。表弟君介。暨吳江柳亞子。鄭佩宜。伉儷。杭縣丁不識。展庵昆仲也。

赤松逸民傳

赤松逸民。古吳九峯三泖間人也。裔出有虞氏。世居赤松舊地。故自號赤松逸民。云讀書但通大義。尤喜觀性情文字。其於詩古文詞。惟自寫其性情而已。弗暇工也。年少氣雄。有仗劍中原策馬塞外之志。以光祖宗之立鑑。振漢族之天聲。自許。嘗欲南踰嶺。北渡河。東至於海。西極大漠。盡觀域內之名山大川。而後快。顧負笈出遊。則病幾殆。一若天有以阻之者。平生志氣。因而大挫。又親老無

兄弟勢不能遠離。伏處里廬。不復出。從寒隱先生遊。遂偕隱焉。乃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以狂臚文獻爲職志。時或十數智慧女郎。環侍絳帳。項王本紀。荆卿傳說。與紅妝弟子。聽甚自得也。而逸民意猶未遂。更復憑今吊古。棲棲吳根越角。間與江湖侪。僚無聊之士。時相唱和。丁月白風清之夜。輒百感交集。倚劍吹簫。或歌或泣。而世終莫測其耿耿也。

姚雨亭義士傳

姚義士士雄。原名裕基。字雨亭。江蘇金山人。卓書先生之次子也。沈默寡言。夙負大志。而其才足以副之。六歲入塾。讀四子五經。皆通其大義。十四歲入松江樂恩學堂。習英吉利文字。已又入華婁及本邑高等小學。智識愈廣。洞達天下大勢。慨中國之衰弱。異族之專橫。以爲澄清斯世。非革命不可。然讀書弄墨。不有憑藉。終無能濟事。遂決意棄文習武。置兵書數十種。悉心研究。以匡復自任。會滿清光緒三十二年。於江蘇開辦第一次徵兵。義士聞之。投筆而起。曰。機不

可失。此其時矣。勸其兄鶴亭同應徵募。有以父母年老阻之者。乃留兄於家。挺身獨往。義士常存。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之。志故入伍。後歸娶三日。卽別去。然天性孝友。家世清寒。月必以餉糈所得寄兄。託爲侍奉之資。在伍隸業。隨營學堂。於戰法各學。皆有心得。又精測量。所繪江蘇水利形勢等圖。瞭然如指掌。畢業考試。名列前茅。任爲二營見習。未幾升司務長。又升排長。兼差金山徵兵官。是時已列名同盟會。常隱然以大義勗部下。而相遇一出於至誠。故士卒皆樂爲之用。辛亥八月。湖北起義。各省未動。義士在蘇運動同袍。至督練公所見章。駕時彭雪帆。迫其反正。程德全因之。宣告獨立。江蘇之首先響應。義士之力也。時口口負固金陵。而欲攻金陵。非先得鎮江。不可。義士乃更往運動軍隊。共圖反正。出死入生。時奔走於滬甯間。擘劃經營。幾罹偵探之毒手。卒鎮江亦因之反正。而金陵克復矣。旣而顧鍾聲委任海陸軍總司令處庶務科。旋升十二團當旗官。復升連長。復升團副官。蓋以義士於光復之際。屢建奇功。故初僅任排長。

而至此已擢至中校之職矣。徐州一帶自□□金陵漏網逃往。遭其蹂躪。後流亡滿地。土匪擾亂。義士乃督師往勦。勇往直前。然匪勢猖獗。卒以中華民國元年九月十九日尹家樓之役。力戰歿於陣。年僅二十有五。其夫人倪氏年二十七。有賢行。自聞義士殉難。悲痛成疾。於十二月二十四日義士家奠之期。亦慟哭而逝。

姚光曰。當胡虜猖獗時。我輩以筆舌提倡大義。鼓吹革命。雖有因之油然而生。愛種保國之心。然空言無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乎。故欲實行革命。非投彼軍隊。不可。域中男兒。知其然也。滿清徵兵。翩然奮起。武漢一呼。四海響應。光復告成。厥功偉矣。而義士更能於事前以大義勵所部。運動成熟。事至首先響應。不至地方擾亂。事後勘平內亂。保衛治安。所處皆以國利民福爲本。則其功真不可及也。夫在義士不負素志。死亦瞑目。惟民國初建。需才孔亟。若義士者。乃大將之才。少年英銳。來日方長。奈及鋒初試。中道殉難。此則余所扼腕痛哭者也。而

丁。此。四。夷。交。侵。邊。氛。日。惡。更。令。人。思。之。不。置。云。姚。光。又。曰。義。士。於。余。爲。遠。族。叔。父。行。義。士。居。廊。下。余。居。張。堰。相。距。又。咫。尺。顧。未。獲。一。面。茲。義。士。兄。鶴。亭。叔。持。狀。屬。余。爲。之。傳。余。言。之。無。文。烏。能。垂。遠。然。於。誼。有。所。不。能。辭。乃。述。其。大。略。以。告。當。世。昭。先。德。之。立。鑑。發。忠。義。之。幽。光。乃。余。之。責。也。

南社文選

八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巢南文選

陳去病字佩忍號巢南又號垂虹亭長江蘇吳江人喜飲酒酒酣議論今古滔滔不絕嘗箸垂虹亭長傳以見志搜羅鄉文獻不遺餘力如松陵文徵笠澤詞徵是也余識巢南在于國粹學報以後主教競雄過從日密余嘗謂國粹同人大半雲散尊酒論文惟一巢南耳今巢南主教東南大學余則淹滯滬上獨學無友日荒落矣豈僅離別之感哉今錄文十七首

松陵文集自序

曩年十六七。讀凌退修松陵文錄。輒怦然心動。思有所補綴。以存一方掌故。洎歲己亥。蟄居無俚。日以文史自遣。因稍稍尋檢。不半載。積篇盈帙。心益自憊。爲之亦益動。踰年得卷三十餘。提携行篋。遂有增損。初未敢以示人也。嗣經憂患。

惘惘出門東。求十洲三島北。陟金焦北固。又西過銅梁。歷鳩茲入黟。中上黃山。禮白嶽。往來乎新安之江。登嚴光之釣臺。所纂未嘗不偕。已而渡錢塘。躡會稽。探禹穴。南泛滄溟。浮閩入粵。逍遙羅浮之巔。放浪匡門之峽。而茲輯亦儼然從焉。雖中值變故。倉猝流失。然卒邀天倖。璧返秦廷。蓋試一溯其鉛槧之始。迄今忽忽一星終矣。北堂之護。既難期乎並茂岱宗之木。又枯悴其不春。降至車笠貞盟。縞紵夙好。亦多星散雲逝。若存若亡。而余且頻年顛躓。行類叩馬。貞疾嬰躬。夔蜺自笑。居恆冥念。卽欲求如往昔之親承懿訓。奉教師門。俱邈不可得其他。尙何問耶。爰復多方掇拾。寫定其本。付之梓人。援束皙補亡之旨。葢韭溪未竟之功。名其書曰松陵文集。庶幾附驥潘氏云爾。刊既訖。輒明其大要如此。輟軒來止。可甄采焉。辛亥孟夏中澣。吳江陳去病序於浙江高等學堂。

重刊度曲須知叙

余既撰集邑人士所爲詩餘。並沈伯時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等。成笠澤詞徵。

三十卷。而陳君世宜復以鄉先生沈君徵所箸度曲須知見示。余讀之不覺嘆絕。以爲三百年來無是作也。蓋吾邑自詞隱先生沈璟以覃精聲律。訂正宮譜。一時烏衣子弟。團扇才人。莫不承習流風。自成清尚。歌袖舞扇。郁郁芬芬。顧皆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此君徵先生所由斐然而有作也。觀其叙稱習舌擬聲。沿流忘本。拘泥失真。私心自用。則當時流弊未免有盲從阿附。弗克進窺。昭昭可見。幸也是書行而頓挫起伏。俱軌自然。南宮北調。燦然美備。由是吳江遂爲樂府之宗。嗚呼。此非先生扶持翼贊之功。而能然歟。抑余因之有感焉。當明之季。吳江大姓若吳若沈。其父兄子弟。類皆延譽東林。姚聲復社。爲時魁傑。而豪華綺靡。亦時不可及。若君庸竹亭之倫。其尤箸也。世衰道喪。境過情遷。則又莫不風靡雲散。盪爲灰塵。今日山邱舊時華屋。論其世者。亦徒覺凝目蒼涼。涕泗橫集。夫又非我鄉一大遺恨耶。先生時與相值。顧獨能從容箸述。感慨悲歌。以傳於後。夫固不可謂非其幸也已。因書其端。付諸梓人。別箸弦索辨訛。精審

與是編埒。他時當再刊布。以貽賞音。庶大雅不致淪墜云。民國三年十二月中浣。邑後學陳去病書。

蜺江陳氏家譜自序

從兄惟海每謂予言。先世故淞人。以避胡元難。自蘭谿來遷於吳。又善鍛銅。遂日操錘爲薰鑪。薰鑪名大著。而家業以起。數傳乃更爲大商。榨薑菜油。蓋自有明中葉迄於今三四百年矣。家故有譜。遭亂失之。所可曉者。僅僅而已。從祖汝寶亦謂予家居周莊福洪橋者。年歲浸遠。幾不可考。大要今子孫之宅他所者。其本支概從此出。故自明以來。先人祐主。悉藏乎是。惟積久。龜隘爲族子所燬。余雖奔救。竟不獲從。乃盡錄其世次藏之。卽今譜所列。思恬公以降數世是也。會先節孝倪太君卒。鮮民居憂無俚。爰乞其稿。重爲釐定。踰月而成。都得世系圖一卷。表三卷。行狀傳贊碑表雜文等如干卷。又六年。乃謹序其端曰。嗚呼。宗法墜。族姓淆。居今之世。而欲別種類之醇疵。辨血統之純駁。不綦難歟。然時清。

世。聖。人。倫。攸。敘。則。親。親。敬。長。愜。乎。閭。黨。固。無。事。此。斷。斷。爲。也。若。時。當。衰。季。異。族。蠶。起。華。夷。雜。居。人。獸。無。別。當。此。之。際。而。猶。不。急。爲。秩。序。冀。敦。吾。宗。而。睦。吾。族。將。君。子。類。族。辨。物。之。謂。何。是。故。唐。崇。門。第。中。夏。一。統。明。薄。譜。牒。冒。姓。充。斥。管。幼。安。于。遼。東。卓。帽。之。日。猶。矜。氏。族。顧。亭。林。當。珠。申。僭。盜。之。秋。獨。原。宗。姓。由。是。觀。之。則。愼。終。追。遠。之。道。係。于。天。下。不。綦。重。哉。今。予。家。丁。單。祚。薄。門。戶。蕭。條。合。族。而。計。之。要。不。及。百。口。顧。尙。流。轉。遷。徙。靡。有。定。居。以。視。古。者。義。門。風。尙。亦。滋。愧。矣。脫。循。而。不。飭。勢。益。澆。漓。將。異。日。者。或。有。視。若。陌。路。而。不。相。識。嗚。呼。寧。可。訓。耶。是。用。亟。亟。撰。爲。斯。譜。以。明。祖。德。而。闡。前。徽。庶。幾。世。世。覽。而。法。焉。抑。吾。聞。之。嬰。母。有。言。自。吾。爲。汝。家。婦。未。聞。先。世。有。達。者。今。吾。族。亦。然。自。思。恬。公。來。迄。吾。輩。行。曾。不。屑。仕。宦。此。其。故。何。歟。蓋。惟。吾。祖。恥。于。變。節。故。不。憚。奔。竄。以。覓。桃。源。及。朱。明。代。興。則。吾。祖。亦。旣。樂。業。安。居。素。封。自。足。矣。尙。何。希。榮。慕。利。之。有。然。則。吾。儕。子。孫。材。具。旣。下。復。值。時。艱。偷。非。服。田。力。穡。勉。爲。良。民。夫。豈。吾。祖。之。心。哉。故。並。著。之。冀。胤。胄。共。惕。焉。

丁未中秋不肖去病謹序。

蘆漪懷舊圖序

亡明時吳江有費孝子元謙懷其父遺影奉母避難蘆墟遇盜殺之婦錢撫孤子事姑守節以終其身世咸悲憫之及神州光復其十一世孫承祿感懷先烈作蘆漪懷舊圖以徵題詠甚矣其弗忘祖德也大抵一門節孝古今所難矧值陽九索虜憑陵爲之民者東西奔突避禍不遑而善不必福邂逅捐軀吁蘆中人蘆中人其冤苦爲何如哉彼爲婦者當亂離之代竟能俯仰慈孝不渝其志抑又十不覩二三者已宜乎奔禩以還賢子孫獨能明發不寐思永厥傳則孝子節婦誠不朽矣雖然余竊有疑焉疑夫乙酉之歲蘆墟一隅正孫吳軍建牙樹節之會聲威所播虜燄潛消宜不必有暴客而孝子顧獨以身殉者何哉喪亂之際人懷異志號令不行其稍明節義者固能激發忠愛用報家國若不肖者方且因緣爲奸自圖便利引狼入室爲虎作倂無所不極其惡尙何憚一孝

子。節。婦。哉。而。孝。子。由。是。死。矣。而。節。婦。因。以。厄。矣。烏。虐。此。其。中。固。不。能。不。疑。其。無。天。道。焉。然。而。福。善。禍。淫。毫。毛。不。爽。存。亡。消。息。始。或。若。顛。倒。舛。錯。有。所。不。能。明。者。顧。久。而。久。之。善。者。未。必。果。屈。辱。而。終。雪。其。冤。惡。者。未。必。長。暴。橫。而。終。伏。厥。咎。夫。然。後。知。天。之。所。以。厄。夫。仁。人。君。子。正。以。見。松。筠。之。操。非。重。以。冰。霜。之。烈。有。不。顯。其。節。者。而。如。彼。小。人。脫。不。使。其。惡。之。盈。滿。亦。不。足。施。我。之。雷。霆。震。怒。也。則。天。道。非。甚。平。哉。不。然。以。有。明。三。百。年。養。士。之。隆。與。東。南。諸。義。旅。報。國。之。殷。宜。若。可。以。弗。亡。其。國。迺。天。必。遲。迴。轉。輾。任。彼。族。之。披。猖。橫。決。俾。厚。積。其。毒。至。二。百。年。後。始。假。手。吾。黨。以。正。厥。罪。是。善。惡。固。自。分。明。也。而。孝。子。節。婦。可。無。憾。矣。而。承。祿。是。圖。庶。幾。傳。矣。爰。書。其。所。見。歸。之。民。國。四。年。春。日。陳。去。病。題。

廣印人傳序

漢都御史有六曹。二曰印曹。掌刻印。魏韋仲將遂以此知名。自唐以下。古意微矣。王球吾衍之倫。始稍稍蒐集秦漢璽印。有明一代。文何蔚起。力崇漢魏。彬彬

可親。及其流弊。破碎纖靡。識者病焉。櫟下老人集。賴古堂印譜。顓宗渾穆。兼精鑑別。吳越士夫工繆篆者。樂與之游。又復薈其印冠之小傳。周雲客曰。先公每歎漁洋感舊集。爲未完之書。今印人傳。不幸而類是。是得其人。與印而未之傳。與可傳而未得其人。與印者。猶比比也。新安汪訥菴。抗志希古。博求古印。成印存飛鴻堂譜。不下千餘種。爲自來集印者最。又僑寓西泠。徧交名流。篆刻鉅手咸集其地。因有續印人傳之作。其後魏稼孫擬摘畫史中金石篆刻之家。補金石學錄。續印人傳所未及。迺終不果。仁和葉君葉舟。游心藝苑。敘述摹印。遵周汪之盛軌。敷丁蔣之嗣音。成廣印人傳十六卷。督爲之序。余惟秦漢學者。好事僞託。如子雲太玄。僞易。反謂瑯蟲篆刻壯夫。不爲宋儒講學。尤多徧見。至有玩物喪志之言。由是一技之士。名用弗顯。嗚呼。此與孔氏小道可觀之語。何其整歟。爰筆其說。以復葉舟。葉舟其以吾言爲然。

笠澤詞徵自叙

慨自風雅道喪。詩餘乃興。含情絲邈。體物瀏亮。襲騷選之餘音。以比興爲職志。美人香草。闡厥風情。秋月春花。繇斯感慨。登山臨水。隔千里兮懷人。弔古傷今。望星河而飲涕。凡茲賦詠。悉本靈襟。以言音聲。奚殊正始。是以文史從容之彥。江湖嘯傲之身。關山之所跋涉。戎馬之所奔馳。與夫思婦羈人。孤臣戍卒。際風塵之瀕洞。值雨雪之紛綸。莫不哀嘯孤呻。馳魂盪魄。托微言於短律。發清響於寥穹也。寧云玩物喪志。儒者所鄙。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哉。吾邑松陵。古稱笠澤。具區萬頃。洞庭雙峙。雲樹翳其微茫。風潮震而相盪。晴波漱灩。有白鷗沙鳥之翔。繡壤交加。足杭稻魚蝦之利。所謂地擅茲勝。天篤厥生。非無故也。故夫畸人碩士。彬彬蔚起。文章經濟。倬乎其倫。試披潘氏獻集之所頌歎。松陵獻集明節士潘樞章力田著固知文學淵藪。具在於是。而區區倚聲。亦遂奄有羣妙。獨擅當時焉。何言之。蓋趙宋南渡。填詞始盛。衣冠之儔。都諳音律。風聲所樹。朝野翕然。而吳江一縣。爲王畿所屬。且當南北衝塗。舟車輻輳。垂虹明月。釣雪晴沙。斜日鱸鄉。半篙淞。

水固才人之所擬想而舉世以爲風流者也。水調歌成驚潛龍之出聽梅花曲。譜載紅袖兮歸來韻事流傳作者紛起友仁詞旨承玉田張氏之傳。陸行直初名友仁字輔之著詞旨二卷伯時指迷闌夢窗覺翁之奧。沈義父字伯時別號時齋著有樂府指迷一卷海棠月滿度徹瓊簫。詩行直有致仕還分湖問訊海棠秋草墳荒憐伊鬼唱。行直姬人卿卿墓在北邙野雖舉目有河山之異而遺民無被衽之羞故胡元入主騷壇遽絕嗣響玉朱明踐祚墜緒乃獲重尋然而一線中微仔肩匪細設當斯文絕續之交不有博雅弘通之彥爲之提倡風騷別裁僞體則後之學者從事其間將何所稟承而明厥趨向是斯道不幾淪墜而迷謬日以繁滋哉乃詞隱先生出吹律定聲訂正宮譜而承學之士遂得門徑天寥道人繼之伉儷姊妹競尙新聲而帷房之內爭傳樂府庸是沈氏一門人人有集分湖諸葉葉葉交光。天台無葉泐師鉞返生香集語也誦吳門懷古諸篇擊唾壺而欲缺。長興伯吳易著北征小諷胥江競渡之闌欵流水兮無情。沈自炳女蘭支有水龍吟一闕以弔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語云不有

佳作其何以興。則當此之時。安得不廢書而嘆。掩卷欲泣耶。或者顧謂茲事猥瑣。無與家國。向阿堵傳神。非大處落墨。豈通論哉。是故讀滿江紅調。悲鵬舉之棲遲。唱大江東去。慨坡翁之鬱勃。而循是以求吾哲。蓋非長興吳公中書沈公殆莫屬焉。秋筵虹亭。曾何足比。而事愈可傷。已自是厥後。已畦玉樵繼踵增武學山元禮。更唱迭和。香嚴瘦山。並著飛鴻海紅之篇。辛甫壬甫。且有潛吉宜雅之集。而浮眉樓主。崛起孤根之中。湘湄袁氏。承襲爾雅之後。尤能發揮指趣。推闡幽微。淹花間草堂之長。邀黃絹幼婦之譽。遂乃執持牛耳。雄長騷壇。無尹邢避面之嫌。有瑜亮一時之目。而靈芬洮瓊。竟爲詞學宗焉。豈不盛哉。嗟嗟江湖日下。悲韶濩兮。立求邏迤紛陳。聽箏琶之迭奏。過鬢宮而訂樂。彈徹胡琴。采孺子之新歌。不成楚調。陽春白雪。傾耳誰聞。下里巴音。逢場輒遇。詩有之曰。如蜩如蟬。如沸如羹。此之謂也。禮不云乎。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何可得哉。僕用奮慨。以爲和聲。鳴盛縱絕元音。而抱缺守殘。願爲已任。際荒江之垂翅。聊竹素。

兮。游。心。剔。明。炤。於。將。微。撥。餘。灰。而。使。熱。竊。不。自。揆。就。所。尋。檢。輯。北。宋。謝。絳。以。下。迄。於。近。代。凡。若。而。人。詞。若。千。首。爲。書。十。有。六。卷。別。撰。閨。秀。寓。賢。諸。作。各。得。二。卷。附。之。都。成。集。二。十。卷。名。曰。笠。澤。詞。徵。用。副。所。纂。松。陵。文。集。行。焉。嗚。呼。我。邦。人。諸。友。大。夫。君。子。誠。欲。考。往。哲。之。遺。風。續。粉。榆。之。盛。業。其。詳。覽。之。庶。無。謬。已。己。酉。仲。秋。下。浣。五。日。叙。於。古。金。昌。亭。下。吳。趨。里。

西冷新建風雨亭記

松。柏。何。年。會。再。青。最。淒。涼。是。一。西。冷。臨。歧。敢。與。湖。山。約。築。個。秋。家。風。雨。亭。此。余。去。歲。六。月。別。杭。州。作。也。先。是。余。淹。留。杭。州。者。十。有。八。月。落。落。無。所。合。乃。浩。然。決。歸。計。並。爲。詩。十。二。章。以。貽。同。好。此。詩。其。卒。章。也。當。是。時。粵。南。初。敗。續。革。命。殉。國。七。十。二。雄。鬼。方。鳴。咽。悲。啼。於。黃。花。之。岡。而。莫。洩。其。憤。自。餘。豪。傑。類。皆。流。離。奔。竄。以。海。外。爲。逋。藪。余。亦。知。殺。機。旣。開。龍。蛇。固。將。起。陸。矣。乃。還。吳。以。俟。之。無。何。革。命。軍。果。大。起。滿。清。政。府。忽。焉。傾。覆。而。三。百。年。已。去。之。山。河。遂。珍。重。而。還。諸。黃。胄。嗚。

呼。不。可。謂。非。吾。黨。幸。矣。獨。是。神。州。革。命。歷。十。餘。稔。其。間。因。挫。衄。不。得。志。而。殞。身。
殉。義。者。何。可。勝。道。且。不。有。諸。烈。之。舍。身。救。國。發。難。於。前。在。後。者。將。何。由。觀。感。而。
激。起。其。報。復。之。心。故。夫。生。死。雖。殊。成。功。則。一。吾。黨。更。何。可。不。加。憫。念。一。伸。其。敬。
慕。耶。而。鑑。湖。女。俠。秋。瑾。其。一。人。也。爰。與。徐。懌。慧。自。華。共。建。茲。亭。以。留。紀。念。月。明。
遙。夜。儻。環。珮。兮。重。來。秋。雨。梧桐。定。英。靈。之。未。遠。則。登。斯。亭。也。孰。不。感。慨。悲。歌。而。
尙。想。其。烈。乎。哉。爰。爲。之。歌。曰。西。湖。之。水。兮。清。且。漣。曾。埋。俠。骨。兮。思。當。年。遭。逢。虜。
忌。兮。中。變。遷。毀。厥。青。冢。兮。眞。堪。憐。堪。憐。兮。秋。墳。重。經。營。兮。邱。園。有。臺。有。榭。兮。花。
繁。永。永。憑。弔。兮。秋。之。魂。秋。魂。兮。昭。蘇。驅。強。胡。兮。恢。皇。圖。美。新。亭。兮。萋。萋。長。无。極。
兮。與。民。國。而。流。譽。

秋社啓

叔。世。亂。離。僭。僞。相。襲。四。海。倒。懸。士。女。激。憤。爰。有。秋。子。舐。觸。禁。網。獄。狀。未。具。遽。嬰。
顯。戮。萋。私。碧。血。如。何。可。泯。悲。悼。悵。惻。曷。云。能。已。夫。魯。國。多。盜。漆。室。所。以。興。悲。宗。

周將隕。螯婦因而擲緯。私憂窮慨。蓋有由來。工誦箴規。寧無裨獲。詎意諱飾之。代直道不容。羅織之吏。無罪弗入。遂使幃房淑女。與荆叢而同科。蘭蕙芳儀。絜松柏以比操。軒亭一夕。六月霜飛。豈不哀哉。魂化精衛。冤沉渤溟。以古方今。誠莫逾是。第念魯兄。雖歿漢朝之隆。禮猶敦田橫。既誅義士之坏土。終在彼秋氏者。暴非醢弑。禍本株連。臨命蕘然。殉義慷慨。求之冠帶。亦不數覩。而乃時越半載。一棺未殯。風雨飄搖。和題剝落。循念斯景。能不悽愴。桐城吳氏石門徐氏。既眷戀夙好。力置牛眠。聖湖之上。毅魄云安。可謂義已然而無忌。異代漢高留連子房。久殂宋祖。惻悵乃知千秋之計。非一時所能周。不朽之節。固古今所爭慕。陳宣帝所謂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不其然歟。視窆既訖。相與欷歔。興言永日。思慰玄壤。以爲西京故吏。咸銘府君之碑。淮陰釣徒。猶築漂母之冢。矧如秋子。義俠干風雲。才情掩閨閣。持麟經而不惑。費長恨以入地。此誠漢武所恨不同。時遊而遽瑗之恥。獨爲君子者也。致慕靈傷。寧特吾輩用結悲秋之社。庶來弔。

屈之人。

張同伯先生傳

先生諱恭。字伯謙。浙東金華人。也。少小卓犖。聰穎絕倫。年十二冠童子試。十八膺鄉薦。里黨驚羨。君弗屑也。父掞。廩門教授。著錄甚衆。見君英發。輒以規律相繩。母蔡有曹大家風。愛君尤篤。故君雖負殊志。而常不得伸。當是時。明亡二百六十年矣。奴虜枋政。四夷交侵。神明之胄。方羣聚以謀光復。而圖共和。浸淫遍乎陬澨。故君亦毅然崛起。以提倡革命爲職志。會父母喪。君益無所顧慮。乃日與其鄉之魁傑交。創立積穀會。千人會等。以厚集徒黨。而君名大著。初浙東自東陽蒼水諸公。以孤軍抵抗清兵於吳山越水間。屢起屢仆。厥後殞喪其殘卒多。奔逃山谷。負隅自固。若大嵐山等。不可勝數。良者服田力穡。長爲農夫。以沒於世。否則羣聚爲盜。以豪橫一方。夫固積風成俗矣。而民俗觀念。迄未稍衰。君少讀史。多大略。又生長鄉習。聞往事。以爲革命非空言可成。而欲實行革命。又

非得山寨諸英以爲已助。不可乃益傾財招致優伶牧圉爲戲劇六博俾游行遠近村落間。陽事報賽而陰與諸豪傑相結。又多演宋明亡國故事以隱寓復仇之旨。由是其人皆大感激。不期而歸者數千人。時徐伯蓀方創大通學校於紹興。以秋瑾爲之主。君聞之卽來訪。因得識呂東昇竺紹康王逸姚志强諸賢。明年丁未。並約沈榮卿周華昌吳麟荃等來訂盟。遂共組織浙東光復軍。悉編制其衆爲八軍。曰光復漢族。大振國權。又推舉得二十八人爲之統帥。各以金約指爲識別。於是徐君爲光復軍軍長。秋君爲協領。而君爲分統焉。五月偕榮卿華昌回金華。部署待發。忽皖中事敗。株連及越。徐秋殉國。而君名在黨籍。尤爲虜所忌。遂大發卒。邏君綦嚴。君因子身走處州山中。匿一老儒家。旋易傭裝。黑衣變土語。乘米船至台州。復航海至上海。就報館主筆。久之稍稍爲人所知。君亦變姓名。走日本。取萬物平等之義。曰萬平號。同伯故世。稱君爲同伯先生。終其身弗改。蓋以此云。君之在日本也。主民報及天討筆政。隱其名曰捲重。示

捲土重來意也。又曰卷施。謂其心終不死也。又與彼國志士幸德秋水平山周交。悉以胸臆相吐露。平山大韙之。因錄其語爲一書。卽今所傳中國祕密史者是也。明年初夏歸上海。欲與陶成章詣南洋羣島。月餘陶不果來。因北游青齊。意遂渡秦皇島。踰遼東塞外。以與彼中志士相結。而貲斧中罄。竟不果行。七月復來歸。欲先返越。以收舊部。會清帝后薨。朝野紛擾。君喜謂時機至矣。遂悉約熊承基陳其美褚輔成等。擬圖大舉。衆未畢集。而熊君謀洩。君並爲端方所捕。逮繫金陵。事竟弗成。於是君益無聊。病困幾死者半年。已酉六月。移上元縣獄。遇之稍寬。得瀏覽書史。君因稍稍以吟咏自遣。又敘述浙東戲劇源流。成書十餘帙。命曰劇史。間譯日本人界利彥森近運平所著社會主義綱要若干卷。若是者四閱歲。而廣州革命軍興。諸烈士死難者又數十百人。耗聞君大慟。嘔血絕粒者數日。及武漢倡義。東南光復。虜廷始開黨禁。釋君出於獄。然精氣已銷。耗盡矣。時江浙糧定。民情惶惑。及得君歸。始各釋然。於是君乃召集舊部。冀爲

北伐之舉。而共和告成。南北統一。君遂詣杭組織政黨。旋即被舉爲同盟會浙支部長。兼都督府參議。並創設平民日報。以發揮民生主義。識者韙焉。余自戊申夏月。始因姚君志強識君節概。爲之欽遲。及是冬由粵返滬。君始來會。握手傾倒。俱憾相見之晚。迺是夕君卽被逮而去。余爲怵然。至去年冬。余在越中。適聞君至。急往邀之。君來而余又他出。未之見也。至今春始得相聚於武林。日以氣誼文字相砥礪。方謂生平知己。舍君莫屬矣。嗚呼。孰意君竟淹忽而逝耶。悲夫。悲夫。余以八月別君赴湘。君亦以是月歸里。值里人追祭光復以前諸先烈。君親撰文致奠。又搢衣登壇。陳述往事。勗勵來茲。詞極悲憤。至於失音。聞者感絕。而君亦自此病矣。病一月而逝。時民國元年十月五日也。距生於光緒三年正月五日。存年三十有六。無子。以妻兄之子方志璵嗣爲後。生平著述。自獄中諸稿外。均散佚不盡存。

陳去病曰。余昔傳伯蓀。余自苦其弗盡。及今春入越。得秋案全卷。及秋君所書。

軍制軍規始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爲自革命以來。其預備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而君有數語。余以軼事故。余得悉君梗概如此。君又儼建張東陽祠於西湖。納光復置舊於同盟會。刊布劇史。以改良戲劇。顧均未議行而歿。嗚呼。是可痛已。

雪湖高士楊碩父先生小傳

先生楊氏名藝。字碩父。吳江之雪湖人也。自幼師湖州松仙。精通數學。人有叩者。以隱語對。後輒奇中。或匿其事。問之。對亦如響。當明之季。常熟瞿文忠公式耜巡撫廣西。先生以門下與偕。定靖江王之亂。先生有力焉。永曆帝時。文忠以大學士留守桂林。先生參其軍。爲主客郎。桂林破。公被囚。虜供宴。公揮去之。詈爲犬豕。食因絕粒。四日。先生適從陽朔山中來。乃備具薪水奉公。併密致衣冠之具。公受之。而虜之防閑者。竟不覺也。公旣殉節。先生麻衣徒跣入城。叩僞定南王孔有德之門。而請曰。楊藝隨閣部瞿老師在粵六年矣。祇緣此頸骨。欲收

之以報知已。今日事已至此。乞垂寬大之恩。少盡師生之誼。有德將不許。先生立依於庭牆而哭。四日欲繼以死。有德爲心動。會給事中金堡已爲僧。亦上書請遂聽之。於是先生乃舁棺詣公死所。見公刃血在頸而身首未殊。面儼然生也。爰跪而泣曰。門生在此。老師之目其遂瞑乎。忽公張目如炬。雙睛不轉而神采炯然。先生且悲且懼。摩掌熨目久而始合。潛具緋蟒一襲。金幘頭一事。肅而殮之。權厝於北門風洞山之麓。並爲從殉。總督張文烈公同敝具殮殯。瘞諸其旁。當是時。公家人星散。公孫昌文奉公命詣梧州行在。進萬壽表。聞耗奔喪。梗於道。先生踪跡之。與遇於剪刀搖。告其事。且以虜勢盛。欲與趨桂林。不得達。欲下梧州。又慮有邏者識之。將挾以媚胡也。進退踟躕。四顧。瑯子叛奴背逃。貲糧垂絕。荒山匿影。懼勿敢出。蓋先生於此。又幾費籌策。云泊公有營弁王陳策。媚賊帥李養性。劫公家屬及昌文去。大索貨賄。先生立叱釋之。卒護昌文還鄉里而已。亦隱居雪湖終其身。瞿氏旣安定。感先生高義。乃曰。是不可無報也。因以

公女配其子。

陳去病曰。余讀公子元錫庚寅始安事略。及行朝劫灰諸錄。而歎公成仁之烈。就義之勇。以爲人盡如公。大明三百年之國祚。未必遽爲胡虜斬也。天禍中國。賢臣盡亡。矢節墮行之徒。方且鑽附腥臊。不惜薙髮垂辮。以奴隸於八旗賤種之下。甚且喪心病狂。如王陳策輩。乃敢倒行逆施。冀賣公爲快。嗟乎痛哉。世道如斯。人心難問。舍義烈如張別山。孰有能眷戀忠魂。徘徊不去者乎。乃先生獨不避艱險。收殮其喪。始終翼護。俾無遺憾。張公好爲其易先生。竟踐其難。方之前哲。洵可謂有程嬰杵臼風矣。抑吾聞之。同時有蘇兆人者。字寅侯。亦吳江人。當乙丙間。師事閩撫張公肯堂。佐其幕。爲儀部郎。滄洲城陷。蘇以絕命詞詣張公。請先公領之。爲取卮酒。酌其尸。而後自殉於雪交亭中。嗚呼。神州陸沈之日。正士君子砥礪名教之秋。乃舉世方波靡而吾松陵先達其維持風義。使不至掃地盡者。竟無獨有偶焉。然則居先生之鄉。聞先生之風者。其曷弗喟然而思。

慨然以興哉。

鄒生傳

鄒生名銓。字亞雲。吳江之章練塘人也。其地在邑東隅。遶遠懸絕。陡入嘉善青浦。浦元和三縣間。而不與本邑相屬。於古謂之華離。爲行政者所弗便。故異時嘗別置吏於此。佐各縣官理事。而居民之籍吳江者。亦往往因利乘便。寄籍他縣。以去。君少讀書同里。爲金天翮弟子。則籍吳江。繼隨衆應試吳門。則籍元和。終以嘉善籍入浙江高等學校肄業。無非趣其利便也。顧君輒病之。謂經界不正。終非政治之良。會予主講高校。以君鄉人。居間輒與縱論圖史爲樂。君亦以其所疑相質。予曰。其割屬青浦哉。君喜曰。信若是。則所見略同矣。因具狀介予郵寄蘇州地方自治籌備處。竟得決議。將章練塘一帶所有元和吳江兩縣屬地。悉數割隸青浦。以清界劃。並令江蘇境內。凡類是者。一律糾正。於是吾吳區域爲之一整。吏治糾葛爲之一清。論治者咸推君一請爲效。至鉅焉。值中原光復。

君即走上海。主天鐸報。兼華童公學教授。勞瘁畢至。予見之。輒戒其毋過甚。君不能從。及半歲病作。遂歸。歸又半歲。復出之高校。至冬得畢業證書以去。時予亦養疴西湖。至期即詣校觀禮。相見握手道故。娓娓不休。且曰。吾甚悔往昔之不聽君勸也。而今晚矣。余亟以詞慰之曰。如今且歸休家巷可乎。君深然之。因共歡飲。興會飛舞。並撮一影而別。嗚呼。孰意此日之會遽成千古耶。悲夫。悲夫。余自別君淹滯湖上。忽忽兩月。頃來上海。過楓涇。猶心念君。謂倘無恙及晤。葉某始獲。噩耗。嗚呼。君何不幸而致此短命耶。余不能不爲吾道惜也。爰綜其大端以爲之傳。亦使天下後世知有吾鄒生其人也。悲夫。

高柳兩君子傳

陳去病曰。十年以來。天下士之負奇氣。懷大志。歷山海。踰邦國。以趣東南游吳會者。孰不知吾吳有兩君子哉。孰不讀其文章。願爲之下相與衡盱時局。狂歌痛哭。拔劍起舞。而欲有所爲哉。然兩君子雖有所爲而事成。以後始終不居其

功。掉頭。獻傲。以去。嗚呼。兩君子。不誠賢士哉。兩君子。爲誰。曰。高旭。柳棄疾。高字。慧雲。號天梅。別號鈍劍。金山人。柳字安如。號亞盧。別號人權。吳江人。而天下多。稱之。爲高劍公。柳亞子。或曰。高柳云。高以詩詞鳴。柳則以文。高年稍長。柳較少。高意氣傲岸。自負弘遠。喜飲酒。長於雄辯。醉輒侵其座人。或勸爲聯句。不則自。捉筆爲詩。歌纏綿數十百言。立就。柳貌恂恂。如十八九好女兒。而口甚吃。性復。卞急。語輒輻糾。不可吐。人多意解之。顧極誠懇。凡欲有所爲。必盡其願。乃止。不。則狂號痛哭。謂且陵侮已。高居黃歇浦。南秦山之麓。視九峯三泖。如屏几。物風。濤雲樹有動於中。往往慨懷其鄉之先烈。陳黃門。夏考功。諸公以激發其攘夷。之念。柳居松陵。分湖。長白蕩間。固昔時東南義旅所結壘。樹幟。與虜族橫刀血。戰地也。葉天寥。吳長興之高風壯烈。髣髴繚繞魂夢之中。而親其詔語也。故兩。君子者。咸以民族革命爲第一義。雖刀鋸鼎鑊。夷然無所恐怖焉。而高柳之名。亦浸淫揚溢乎海內外。高年二十餘。來上海。與余合。柳父念曾。爲余同門。又共。

創雪恥學會。師俞煥章。亦余舊友。皆素親善。故柳在髫齡。余早識之。聞其能畢韓杜集。輒心異。未幾君卽掉鞅文壇。不可一世。余亦爲之却步矣。會余游日本。與四方賢豪。結義勇隊。設軍國民教育會。柳亦詣愛國學社。爲中國教育會會員。日與章鄒吳蔡諸君子游。學益孟晉。及余主江蘇雜誌警鐘日報。高柳均時爲文章。鼓吹革命。於是兩君子之聲氣通而蹤跡亦日并。當是時。高方與孫中山創同盟會於江戶。回國號召。柳與之遇。遂共設機關部於海上新八仙橋。詭其名曰夏寓。又設健行公學於西門甯康里。以培植年少。又爲醒獅復報。以指斥當世。虜吏端方聞之。心弗善也。乃發偵騎。將按名逮捕。而兩君子揮金亦垂罄。乃散其衆歸於家。然其夢想共和求光復固如故。至丁未冬。復與余結南社於海上。而天下豪俊咸欣然心喜。以爲可藉文酒聯盟好。圖再舉矣。粵東倡義。吾社之士卽聯袂趨赴。期得一當。及武漢克而東南未定。黃興宋教仁陳其美等奔走規畫。日夜不休。卒以其力恢復上海。並下蘇杭。皆社中廚顧也。南都

既奠社之豪傑。若馬君武。呂志伊。景耀月。汪兆銘。陳家鼎。居正。陳道一輩。復從容推戴中山。建立中華民國。俾吾皇漢四百兆同胞。一旦獲覩漢室之重光。識胡虜之衰替。說者謂事雖天定。然非兩君子於平時多所聯洽。亦未易至是。豈不然歟。顧兩君子不自矜伐。愴然一無所於其躬。高先任金山司法長。未幾去之。至今歲始以被舉爲衆議院議員來京師。柳則一爲南京總統府秘書。卽托病歸。至於今不出。烏呼。兩君子不誠賢士哉。然余爲之興感焉。今日冠蓋紛紛。出入於通都大邑間者。當三數年前。其人類皆畏葸縮瑟。如寒蟬。仗馬俯首。屈伏于奴虜之下。不以爲可恥。期值興復。乃更軒眉攘臂。以號於衆。謂天下事非我莫屬矣。甚且易其媚虜之心。以媚國狗。日夕造作詭謀。戕害勛故。嗚呼。若而人者。其視高柳不深愧耶。然而世且尊崇之。慕效之。至澌滅其良心而未已也。甯不悲哉。

垂虹亭長傳

垂虹亭長者吳松陵笠澤間人也。年少好事。任俠慷慨。有策馬中原。上嵩高。登泰岱。觀日出。入浮於黃河。探源積石之志。或更踰塞出盧龍。度大漠。尋匈奴。龍庭。躡狼居胥山。驤首以問北溟。而後快。顧志弗獲。遂棲棲吳越間。年未四十。髮星星。白且病。瘍廢一足焉。乃歸隱吳門。居古金昌亭下。要離梁鴻墓。傍以爲與節俠隣。死無憾矣。生平交滿天下。俱無少當意。而獨與故人子柳棄疾善。每郵籤往還。以論所學。問一晤對。輒听宵難寐。或歌。或泣。人莫測其所耿耿也。嘗謂吾生已矣。曾烏足惜。斯文未喪。俾吾得十數智慧兒女。環侍絳帳。左尊疊。右筆札。俟吾偃蹇其間。吟哦酣適。而後更起迭進。互請所學。吾乃欠伸顧吟。詔席使前。徐徐與之上九天。下九淵。橫目哆口。吁。吁。睢睢。務竭幽隱。以適其意而去。而吾且墨瀋淋漓。酒痕狼藉。陶陶然玉山頽矣。此余心所甚慰也。然而烏可得哉。又謂家貧親老。有馮劉之憾。不克臨眺湖山。嘲弄風月。淺斟低唱。如石帚道人故事。以爲平生大戚。而酒殘鐙灺。悲憤中來。聽壁上弓。砢然與刀鞘擊響。輒

瞿然徘徊起舞。淚簌簌下。承睫掩襟袖。若雨霰焉。嗚呼。可以觀其人矣。

異史氏曰。予聞之。亭長好讀書。度通其指而止。旋易以他。亦略如是不屑屑窺深奧焉。然是非得失。類能道之。尤嗜文章。於詩歌叙記。迄碑銘論著。咸有述作。而未暇工也。故其名不顯藝苑間。而江湖誅蕩侘傺。無聊之倫。顧獨時時想慕。稱道其爲人。噫。吁。亭長。殆古邱民之窮而在下者歟。抑古有所謂傷心人者。亭長其庶幾一遇之歟。然而亭長無述焉。悲夫。

卜老僕傳

卜老僕者。名德榮。東江人也。少嘗入伍。事敗。乃投余家爲傭。事先祖先父甚勤。已又去爲餅師。爲賣餠人。其賣餠也。每春晝。則僕輒蹣跚擔餠入村落間。擊金雜歌謠。以招羣兒。羣兒喜且從。且集。且買餠。益多。以故所獲動倍雇。顧性厭恆晚。復來傭余家如故。時余家已中衰。先祖先父俱彫喪。中外僦然。祇孤嫠耳。而老僕事先節孝。益謹。又以余少孤。念先兩世主人。逾加切閒。輒慷慨爲余道。

先。世。事。頗。悉。余。庸。是。得。據。以。撰。祖。父。狀。云。既。余。家。益。落。傭。者。俱。散。老。僕。亦。去。爲。廟。祝。或。易。棉。竅。爲。生。然。且。日。必。詣。余。家。視。余。見。余。家。人。或。躬。操。作。以。爲。勞。則。輒。奮。袂。摩。厲。而。前。余。少。濩。落。居。鄉。里。與。一。二。文。章。詞。賦。之。友。相。往。來。於。所。艱。輿。或。牴。牾。不。甚。通。輒。立。箋。其。疑。詣。人。訊。得。失。或。不。得。其。當。則。且。三。四。返。咸。以。命。老。僕。老。僕。雖。憊。亦。未。嘗。辭。也。獨。先。節。孝。憐。之。甚。每。具。殮。以。待。比。返。立。飯。之。或。竟。令。將。去。以。爲。恆。先。節。孝。固。慈。惠。見。兒。能。取。友。歲。闌。輒。料。量。酒。果。遣。僕。送。友。家。老。僕。故。聾。入。門。輒。揚。其。聲。久。之。其。家。亦。辨。其。爲。聾。奴。也。以。某。年。月。日。卒。於。家。又。數。年。其。主。人。陳。去。病。感。送。窮。之。無。術。念。故。舊。而。傷。心。乃。於。歲。除。爲。之。作。傳。且。系。以。論。曰。昔。侯。方。域。爲。郭。老。僕。誌。墓。讀。者。咸。慨。焉。繫。之。誠。以。僕。忠。勤。事。主。固。庸。行。之。常。而。就。世。道。以。論。則。彼。亦。庶。愈。於。反。覆。爲。交。者。矣。余。之。傳。僕。蓋。亦。猶。是。抑。聞。之。郭。十。三。交。游。遍。天。下。而。獨。眷。眷。於。其。家。之。一。縫。人。郭十三鄉先生郭頻伽之。賢。與。縞。紵。之。廣。宜。必。有。相。與。於。聲。氣。徵。逐。之。外。者。然。而。郭。顧。舍。彼。以。注。此。知。

凡語言文字之交。固不如其窮夫賤役之克葆貞盟也。不然。彼神禪其詞。第佗其冠者。不嘗自謂其勝輿臺萬倍哉。而獨藐之悲夫。

柳无涯先生墓志銘

中華民國七年一月十有七日。吾有柳君无涯疾終里第。一時識與不識。聞耗嗟悼。若喪厥蔭。莫不奔走相告曰。柳君奚爲棄我而逝耶。柳君逝而吾儕將何所資以行耶。則皆哭失聲。蓋其長厚之德根諸天性。寬仁汎愛。洽於人心。仲尼所謂遺愛不其然歟。令嗣冀高昆弟。將於明年春暮葬君東軫字園之原。以元配凌繼配沈祔禮也。先期其猶子棄疾。以去病故交來屬爲銘。義弗敢辭。在昔吾師長洲諸先生。以文章道義教授於鄉。維時從之遊者。雲集鱗萃。而君與其昂鈍齋親炙尤久。膺高第之選。聞諸朋好。君少失怙。育於其祖蒔庵先生。蒔翁耆年碩德。隆禮師儒。望之綦切。而君亦岐嶷穎發。能得親歡。齠齡入學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四試仙佛解。靈想杳渺。荷師激賞。時或其曹有所疑難。就師解釋。

師輒詔君。具答了了中程。衆爲歎服。顧連紕於有司。改應秋闈。幾獲雋矣。終鍛羽歸。重值憂凶。遂絕進取。伏處者有年。戊戌十月。余過周莊。始見君自勝溪來遷。未幾購宅止焉。以故居堂曰養樹。遂顏其所曰嘉樹。示弗忘祖德云。當是時中原久喪亂。識者咸謂非育才不足救國。君旣前遣其子負笈海上。而復與里之賢者。興創學校。躬爲教授。慨然有移風易俗之概。先後十餘歲。成材以百數。周莊瀕東江上游。距邑治僅一舍許。而其民多衰茶。弗自振拔。歲之旣晏。流亡鬻集。恆被侵擾。君獨深憂之。廼與沈君屋廬。跡庵昆季。謀立保農會。以時貲遣。繇是附近數十里間。邨落無秋毫之警。至於今。是賴民治聿興。百端待理。爰復與衆截長補短。規其地爲周莊鄉。蔚然預於吳江十八自治區域之列。說者謂非君之勞不及此。沈君者亦長洲門下士。而君之婦兄也。其賢而好義。一如君。每有所籌策。君無不力爲之盡。故三人者。恆相倚如蛩之於距也。屋廬旣時出爲幕僚。其所創學塾。咸以屬君。而跡庵綢繆桑梓。君亦罔弗爲之擘畫也。光復

後。尤以衆望爲呂長官倚重。若教育若議會若公款公產諸事宜。咸需君是任。君俱不以爲勞。爬梳抉摘。條理井井。舉凡衆人之所難。君獨任之。而有餘以是。輿論翕然謂事無君。共有弗濟也。余自束髮受書。卽有志乎文史。迨侍先師。輒以後進詣君質正。前此松陵文集笠澤詞徵諸輯。恆藉君縱臾。付之剞劂。邇者寶慶李侯。以邑志相屬。君益力與贊助。天寒歲暮。冰阻長川。尊酒過從。商量至洽。方期春融從事鉛槧。俾藏厥事。詎意別未經旬。書問方達。而君已一瞑不視。耶。悲夫。君諱慕曾。字翰臣。號已仲。吳江人。无涯其別號也。曾祖樹芳。祖兆薰。父應墀。嗣父應奎。俱爲邑通人。垂光志乘。兄鈍齋。諱念曾。同懷友善。有二難之目。先君卒。君旣經紀其喪。屬余表其墓。又扶植其子女。久而弗懈。且益推之。以及宗親。故君之卒也。棄疾與族子弟俱哭之慟。如君之於其兄也。烏乎。是可以覘君之內行矣。君生清同治八年正月四日。春秋五十。娶凌及沈。今爲周氏。子冀高。景高。女雙圓。雙同。孫惠初。系以銘曰。

靈符初展。靈椿枯。鵲巢翻。覆遺雙雛。貽謀燕翼。何勤劬。皤然一老。同慈烏。嶄然頭角。孤不孤。蘭芽秀茁。騰令譽。能奕善飲。且偉軀。英邁突過高陽。徒覃精。蕭選通郵書。尤窮天算。兼輿圖。少年述作。未足諛盛德。有口碑。載塗知非學。易厥歲符。能自訟者。奚遽殂。生也有涯。瑕則無我銘。非慚人其模。

先嗣繼妣沈太君行述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八日。

即陰曆三月廿五日

夜既踰分。周莊貞豐橋居民戴寶德。以前

熬雅片失慎。時人盡寢息。罔或聞知。烈燄一張。狂飈遽煽。繇是隆隆炎炎。勢不可遏。鄰之婦孺。哀號踴嘯。而火政不修。救援乏術。轉瞬之間。市廛第宅。數十百家。俱爲灰燼。不孝故家同里。十數年來。四方奔走。將母不遑。我先嗣繼妣沈太君。以同里親串。少獨居岑寂。緩急無所恃。爰遷於茲八年矣。一旦出不意。城門之火。殃及池魚。雖人口幸得免。而先世之影堂。祐主。柩櫬。楹書。與夫先太君一生之所蓄積。下逮不孝數十年間。所搜求之文史。珍秘碑版。金石。名畫。法書。良

陶古器之屬。靡不付之一炬。盪焉無遺。先妣憂患。餘生覩茲巨禍。痛極而瘖。雖不孝心存曠達。以爲身苟不滅。必有回復之時。而太君積憂成瘕。日益加劇。忽忽六旬。遽爾奄化。傷哉傷哉。夫豈不孝初心之所及料哉。今者刼灰未冷。慈竹長摧。地棘天荆。銜哀何已。用敢和淚濡墨。書其懿行。以告當世曰。

先妣沈氏。諱恩祐。吳縣之周莊鄉人也。父人驥。字午橋。候選布政司理問。積德行善。君子人也。母徐宜人。以慈愛稱。子女十人。先妣次居五。少從諸小汀先生讀。值洪楊之難。逃避邨落。數載乃定。則年且十三四矣。遂從事鍼黹。預家計。沈氏故殖產多田宅。理問公尤勤能。耕讀蠶織。終歲弗休。間有興築。則食指益繁。徐宜人既親撫育。而米鹽瑣屑。惟先妣是賴。先妣亦一力自任。不以委竈婢。每歲時伏臘。外而賓師。內而祀事。必恭必虔。罔弗精潔。以是理問公顧而樂之。倚仗尤力。十年不字。有由來也。會先嗣妣宋孺人卒。先叔考聞先妣賢。乃聘之光緒三年來歸。則先妣年已二十有七矣。當是時。先考已前卒。先叔考主家政。門

蔭漸衰薄。幾不免負債。先妣見之。獨不慮。勤劬數年。業以復振。宋孺人故有女曰瑞蓮。年長矣。事親能致其孝。先妣亦善待之。如自己出也。然竟不育。先叔考又病瘵。惡塵囂。乃遷居北埭屠氏宅避之。而病益劇。就醫吳門。數月無效。癸未中秋。始由蘇還故居。才一日遽卒。於是先妣奉遺命。以不孝承祧。日夜與先節孝倪太君居。同心黽勉。以姊妹相呼。見之者。幾不知其爲妯娌也。乃鴟鵂歎號。猘獠蠶起。先妣內安外攘。心碎欲裂。幾至興訟。以戚屬排解。分財始已。然孤嫠之家。易受凌辱。乘危攬奪。夫豈獨宗支之不肖而已哉。先妣心知其故。務節己用。以應人之求。蓋前後毀斥。不啻三數千金焉。忍痛割肉。則創愈甚。而痛彌深。於是旣爲先姊相攸。得諸生葉文熙。遣嫁之。而益勉不孝以讀書自奮。用續前人光。不孝年十五。卽令離家塾。就外傳。而不孝跡弛不羈。恆弗能鏗苦。先妣聞輒切責之。明年乃更令之周莊。從舫廬舅氏讀。而申誡之曰。今而後。其慎毋貽吾羞。不孝謹諾之。而族之子弟。猶時時舉室西來。請求勿已。先妣因益典釵釧。

傾箱篋以與之。而先業自是亦一蹶不復振矣。久之。不孝嬰危疾。幾殆。先妣憂惶萬狀。求醫問卜。昕夕弗遑。往往徹夜不眠。繼之以泣。如是者凡四閱月。護持之勞。茲爲最矣。及不孝稍稍痊。先妣乃令偕還同里。而先姊驟卒。先妣頗傷悼之。蓋以其嬰膨疾。既久。且喪厥愛子也。烏虆孰意二十餘年之後。先妣竟亦以是疾終耶。悲夫。先是宋孺人盛年。嘗嬰膨疾。勢幾殆矣。得崑山良醫治之。而瘳。瘳又十八年。始以他疾逝。至先姊病。則旋瘳旋作。而竟不起。今先妣之病。又略相同。且加酷矣。異哉。何其先後符合。若斯之烈哉。時不孝年逾冠矣。既補博士弟子員。食餼廩。漸有志於天地四方之學。先妣乃稍稍慰而族之子弟。頻來擾攘無休時。於是先妣慨然棄故居。遷之吳江。踰年六月。不孝館同里。先妣亦歸寧。而先節孝遽卒。不孝倉皇歸。已不及屬纊。迨先妣返。而先節孝且含殮矣。先妣因大感甚。烏虆孰意十年以還。先妣客死之慘。與不孝奔喪之急。其悲苦乃更有踰於先節孝時耶。初先妣已挈家還同里矣。旋以不孝久出游。門鮮

丁男外乏親黨。至戊申春。復遷周莊。明年聞不孝病瘍海上。遂力疾來視。居醫院者數月。至稍痊。乃挈以歸。然不孝既好游。則恆外出。不時返。今年春。在海上忽得長女縣祥書。言周莊寓廬摧燒盡矣。急歸省。果然。方圖所以還定安集之計。而孰知先妣竟抑鬱而長逝耶。悲夫。悲夫。聞火發時。先妣不虞其延蔓也。僅爲眷口計。急抱一孫女培熊出。未幾火大作。救者亦不及。故室以燼焉。先妣自以一生荼苦。拮据綢繆。僅有微蓄。乃橫禍飛來。盡歸泡影。此其心痛若割。固曷能已哉。曷能已哉。雖諸嫺姪。百方勸慰。舅氏伴漁。復迎居南湖草堂。而先妣意殊忽忽。無以自解。不半月而病。病彌月而劇。不孝聞信。遄歸。則髮蒼蒼。視茫茫。其狀貌。陡類七八十老嫗。不覺大駭。急多方延醫治之。忽云稍瘳。能啜粥矣。能稍寢息矣。不孝因差慰。會滬上事未畢理。公誼所在。不遑寧居。先妣知之。謂不孝曰。汝欲行。其行可也。且余思得鮮果食之。得欵椅倚之。曷購以來。不孝見先妣形雖瘁。而談吐尙清。以爲當不至遽變也。因於二十七晚別母行。烏虜孰意。

此夕之別。竟永。永不復聞。見吾母之言。笑。訾。歎。耶。傷哉。不孝抵滬。僅六日。忽舅氏遣人來。言病危矣。不孝悽惶甚。急星夜歸。以爲當猶及一面也。烏虜孰意先妣已一瞑。不視衾襚。就木耶。憑棺一慟。銜恨何窮。烏虜哀哉。吾今而後。長爲無母之人矣。傷哉。傷哉。竊念先妣生平。意氣忼爽。見義勇爲。而尤竺於倫紀。事親甚孝。待兄弟子姓。尤有等差。不爲翁翁熱。亦不肯淡漠視也。其御下在寬嚴之間。尤好潔清。凡器皿。非親洗滌。弗用也。撫子孫。尤恩勤。其於不孝。雖非已出而衣食教誨。惟恐弗周。煦濡督飭。等諸嬰兒。蓋三十年如一日也。不孝交游。半天下。是非恩怨。稍分明。往往負氣慷慨。使酒罵坐。曾無所畏憚。獨一入家門。略不敢露聲響。則母教使之然也。而今已矣。後之失德。將益加多矣。可不悲哉。先妣生於遜清咸豐元年辛亥五月十三日酉時。歿於今民國四年乙卯七月十四日巳時。即陰曆六月初三日享壽六十有五。一棺旅寄。魂魄何依。歸葬先塋。情勢迫切。仁人君子。倘得哀而錫之銘誄。用播徽音。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不孝去病泣血。

謹述。

林亮奇哀詞 并序

戊申初春。余自滬入越。道出杭州。值寄塵小淑。追悼璿卿秋氏於湖上。余往蒞焉。始識亮奇於賓座。時亮奇才弱冠。溫文爾雅。儀態翩翩。固儼乎一王謝佳子弟也。厥後余南行。歷閩粵。至冬盡。乃還。重與晤滬上。則情誼益厚。并爲委禽於小淑。作蹇修焉。明春。余館吳門。君與小淑先後來視。值余病瘍。呻吟至苦。君立與余至滬。入同濟醫院乞治。扶掖飲食。料量藥裹。靡不黽勉。凡數十日。余甚感之。未既。余病漸瘳。君亦東渡。不相見者數歲。辛亥光復。君乃挈眷來余吳門寓廬。與談中國大計。頗相印合。旋卽之滬之燕。與睽違者又年餘。及余北游。乃復相敘。看花古寺。賦詩江亭。蓋於一時。爲至樂也。今年余在杭州。君亦南歸。恆與聚處於西湖之上。其樂視在燕時尤倍。荏苒方謂。自今以往。可與卜築湖山一舸終老。烏虜孰意。暫焉之別。而君遽遭橫死。耶。君之死于夜。且爲歐洲人汽車所

傷。致。猝。殞。轅。下。文。園。有。言。禍。固。多。藏。于。隱。微。而。發。于。人。之。所。忽。豈。不。然。哉。小。淑。才。高。遇。蹇。聞。耗。哀。號。誓。欲。身。殉。余。雖。至。厚。亦。無。以。慰。之。因。效。楚。些。之。詞。以。招。亮。奇。之。魂。而。哀。之。曰。

翳。佳。人。之。信。修。兮。隸。玉。樹。之。琳。瑯。交。十。年。而。益。契。兮。儼。蕙。蘭。之。芬。芳。何。有。才。而。無。命。兮。等。顏。回。之。早。殤。起。羌。胡。于。穀。下。兮。竟。破。腹。而。裂。腸。知。一。靈。之。難。昧。兮。終。眷。眷。于。家。邦。抑。被。髮。而。爲。厲。兮。擊。仇。讎。使。自。戕。烏。虜。哀。哉。命。不。可。贖。兮。其。孰。奈。此。之。良。也。惟。孤。嫠。之。用。恤。兮。庶。有。以。慰。夫。九。京。也。烏。虜。哀。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兮。將。及。吾。身。而。難。忘。靈。在。天。而。昭。鑒。兮。視。茲。文。其。毋。傷。

軒亭弔秋俠文

戊申春仲。予在東中。寒雨連夕。積陰成晦。海風大來。嘯號如虎。閉門獨坐。憂思滿懷。既。聘。望。會。稽。之。山。若。在。冥。冥。不。一。露。蒼。翠。而。鑑。湖。淤。塞。非。故。亦。尋。求。無。蹟。竊。慨。方。茲。日。永。而。爛。漫。不。發。秋。氣。襲。人。豈。非。天。地。山。川。亦。有。時。而。惻。怛。歟。不。然。

非。常。之。變。醞。釀。於。下。久。而。不。伸。乃。致。此。耶。因。步。東。市。過。古。軒。亭。口。或。告。予。曰。是。卽。鑑。湖。女。俠。絕。命。處。也。感。念。往。烈。不。覺。徘徊。未。能。遽。去。乃。爲。詞。以。弔。之。曰。

緊。彼。姝。之。嬌。嬌。兮。稟。婉。孌。之。奇。姿。幼。婉。婉。而。淑。順。兮。聆。母。教。以。多。儀。旣。棲。遲。於。瘴。海。兮。又。容。與。乎。江。湘。嗟。遇。人。之。不。淑。兮。空。流。涕。於。閨。房。乃。牽。車。以。北。赴。兮。望。燕。雲。而。馳。驅。冀。所。天。之。一。悟。兮。當。含。笑。以。弄。離。胡。樂。羊。之。不。我。覲。兮。空。招。悵。而。擲。梭。黃。巾。倏。其。紛。起。兮。又。禍。患。之。重。罹。嗟。國。恥。之。不。洗。滌。兮。乃。重。覩。夫。穹。廬。奚。終。古。之。能。忍。兮。獨。東。望。而。踟。躕。卒。翩。然。其。長。往。兮。遂。弭。節。乎。閭。蓬。每。陳。詞。而。慷慨。兮。追。俠。概。於。臧。洪。彼。紛紛。之。隕。涕。兮。寧。不。有。動。乎。其。中。夫。越。女。之。好。劍。兮。勾。踐。以。之。稱。伯。彼。越。縵。之。流。傳。兮。倘。原。本。乎。采。葛。惟。斯。人。之。倜。儻。兮。殆。熟。聞。此。掌。故。也。拂。干。鏌。而。四。顧。兮。吾。固。知。其。所。撫。也。胡。昊。天。之。不。弔。兮。獨。降。喪。於。斯。邦。旣。橫。尸。於。皖。北。兮。又。集。矢。於。其。躬。當。石。紐。之。謳。垢。兮。遽。鵑。血。之。流。紅。嗟。斷。章。之。爲。讞。兮。徒。秋。雨。而。秋。風。雖。冤。禽。之。不。瞑。兮。夫。固。求。仁。而。得。仁。尙。耿耿。其。何。怨。兮。矧。

窆。葬。之。獲。隣。左。孤。山。之。梅。鶴。兮。右。于。岳。之。高。墳。亦。英。英。其。鼎。峙。兮。何。蘇。小。之。足。
云。獨。後。死。之。錄。錄。兮。竊。瞻。顧。而。傷。神。中。原。黯。其。若。晦。兮。更。濟。之。以。妖。氛。求。倉。海。
而。不。得。兮。徒。含。恥。以。帝。秦。疇。輟。耕。而。歎。息。兮。終。然。貽。笑。於。其。人。用。空。山。其。被。髮。
兮。矢。巢。南。之。素。心。庶。腥。穢。之。不。我。辱。兮。而。聊。慰。聖。秋。氏。之。靈。重。曰。鬚。眉。替。兮。巾。
幘。起。兮。擘。茸。茸。兮。獨。芟。薶。兮。命。之。衰。兮。禍。駭。集。兮。隕。厥。躬。兮。亦。君。子。兮。我。之。悼。
兮。愧。無。地。兮。媵。一。觴。兮。孰。能。已。兮。

治民文選

蔡寅字治民江蘇吳江人精法學而言訥訥不能出諸口蓋粹然君子也今
錄文二首

笠澤詞徵序

吾。邑。川。原。清。麗。地。氣。疏。明。人。毓。具。區。之。靈。家。挹。楓。江。之。秀。漢。晉。而。下。代。有。聞。人。
梁。苑。蜚。聲。嚴。夫。子。之。文。采。吳。江。歸。思。張。曹。掾。之。風。流。玉。篇。擷。蒼。雅。之。精。斯。文。宛。

在漁具。擅東南之美。倡和偏。工夫固正。正儲儲。登諸藝苑。鱗鱗炳炳。蔚爲文宗矣。迺樂府翻新。茲事亦盛。玄真開山。流風用鬯。嗣音不虛。作者代起。此求彼應。前喁後於。白石宗風。玉田雅趣。一鄉之善。蒼而萃焉。夫題襟捉席。嗟已事之成塵。聞樂拊心。應求聲於既往。惟是年代牢落。聞睹差池。冥別乾螢。讀殘絳蠟。柳耆卿曉風殘月。蘇學士玉宇瓊樓。鱗爪一現。顯晦輒殊。起九京之賢而會於一室。數百家之珍以蔚爲巨觀。不亦戛乎難哉。陳子巢南。乃有笠澤詞徵之輯。上自唐宋。下迄今茲。計二百餘家。都二十六卷。莫不奮藻含章。揚華振采。具馨逸之致。窮窈眇之音。各自名家。徽徽稱盛。蓋亦足追邇尹湖州之輯。凌香東粵西之徵矣。夫靈響遙集。詎僅徵文獻於陬隅。而雅聲遠姚。抑以覘升沈之世運。乃者關山鴻洞。宇宙蜩蟬。素琴已焚。黃鐘並棄。斯文之墜。不絕如縷。先哲云。亡來日大難。陳子獨咀含鄉味。模範前型。選材於辛柳之林。瓣香於歐黃之室。荒江子影猶見大雅之遺。滄海橫流。未忘正樂之志。則是編之輯。豈惟古瑟獨彈。寒

等。失。響。其。所。以。存。劫。餘。之。先。燧。爲。來。哲。之。引。喤。者。厥。功。爲。匪。尠。也。若。謂。身。拘。魁。父。之。邱。目。窘。涖。蹄。之。水。在。鄉。言。鄉。得。寸。則。寸。是。殆。未。知。陳。子。出。處。大。概。而。豈。足。以。語。有。心。人。之。樂。操。土。風。數。典。述。祖。也。耶。是。爲。敘。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高子北遊歸。閉門戢影。幽憂深思。慨然以著述自遣。踰年成三十年詩徵。以書抵余問序焉。余惟詩之爲道。泛論之則謳歌謠誦。義類廣博。浩乎靡所涯涘。精言之則格律繩尺。體裁謹嚴。劃然無可偪越。此三十年中新舊遞嬗。思潮消長。騷人詞客。項背相望。顧有當於著作之林者。能有幾人哉。高子曰。孔子傷詩亡。而作春秋。某傷史亡。而作詩徵。高子之用心。不亦大可哀歟。溯自玄黃剖判。人物孳乳。憂患之來。胎於文字。詩史之作。夔乎尙已然。上下五千年。縱橫廿四史。蚌鷗爭衡。魚龍曼衍。離奇變幻之局。孰有甚於近三十年者。不見夫潮流之搏激乎。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橫流逆折。蜿蜒委蛇。汨乎奔放。而達於滄。

海之濱。又如探幽陟險。崎嶇窈窕。巖刺天深壑。無地層累曲折。縹兮緲兮。直摩蒼穹之極。而抵乎冥漠之鄉。近三十年之幻象。無乃類是不幸墮此幻象之中。又復局於所處之地位。習非成是。破觚爲圓。粉飾廻護。幻以生幻。當事者之苦心曲筆。要亦無足深責。而三十年之狀況。愈迷離恂怩。而莫可究詰。詩也者。乃本諸無心之傾吐。亦有爲而寄託。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一境有一境之詩。有真性情之流露。斯有真事實之證明。彙而觀之。庶幾近是。宋人論詩。謂有可廢之人。無可廢之詩。猶此意也。高子詩才。迭蕩常對酒當歌。咳唾成珠玉。傲然睥睨乎塵壒之外。平生吟稿。無慮盈尺。顧乃美不自炫。而獨蒐採三十年來人物之一鱗一爪。輯錄成書。命曰詩徵。意固別有所在。雖非沾沾作詩史。與裨官野乘。爭抱殘守闕之功。然固於風詩興誦而外。已足別樹一幟者矣。

穎若文選

沈昌直字穎若江蘇吳江人今錄文四首

書先君子軼事

先君子任俠好義。壯歲館淩先生莘廬家。有許某者。同時爲淩氏司雜務。家貧。錄錄無材能。年三十餘。尙未娶。念獨子無以承宗祧。酒酣耳熱。嘗與先君子言。鬱鬱不自得。先君子惻然憫之。近鄉某氏有女。年長大。未字人。無賴子豔其色。屢挑之。未得其父素方正。疑其有私。欲置之死地。刀繩畢具。親戚百方解之。不得。乃踵先君子門而請焉。曰。翁素敬先生。事急矣。非先生誰解此厄者。先君子旣慨然許之。因復自念。曰。許君不嘗與我言乎。一舉兩得。吾其爲許氏宗祧計矣。卽往喻其父。且爲許委禽焉。父悟。許諾。詎爲無賴子所聞。偵女歸許時。率黨十數人。強劫之中途。先君子聞訊大怒。顧倉猝無以救之。時有瞿先生雲峯者。善拳術。亦主淩先生家。先君子遂往請之。瞿先生駕小舟往。不持寸鐵。惟手青錢數十文。追及之某大澤中。乘不意。出所攜錢。平擲諸無賴中要害。咸暈。踣不

能。支。卽。飭。許。挈。婦。揚。帆。而。歸。聞。瞿。先。生。云。所。擲。錢。若。斜。飛。必。深。入。有。所。傷。惟。平。擲。則。暈。之。而。已。旋。無。害。也。許。婚。後。無。以。贍。家。先。君。子。教。以。針。灸。推。拿。諸。術。俾。自。食。其。力。蓋。先。君。子。素。精。醫。理。針。灸。諸。術。亦。所。熟。諳。惟。不。爲。耳。許。後。以。藝。治。人。頗。能。自。贍。卜。居。青。浦。之。金。澤。夫。婦。偕。老。兒。女。成。行。至。今。猶。存。也。

寒燈課子圖記

嗚呼。此。吾。母。課。不。肖。兄。弟。讀。書。之。圖。也。余。家。本。極。清。貧。先。父。績。學。不。耀。以。窮。愁。死。歿。後。家。徒。壁。立。先。母。痛。不。欲。生。覓。死。者。屢。既。念。兩。孤。在。抱。付。託。無。人。爲。烈。婦。易。爲。節。婦。難。遂。捐。去。死。念。而。一。意。撫。孤。不。肖。兄。弟。之。得。讀。書。也。主。之。者。先。父。而。成。之。者。先。母。先。是。先。父。病。中。念。家。門。之。日。就。零。落。惟。斯。文。未。喪。尙。可。延。先。業。於。一。綫。殷。殷。然。以。兩。孤。失。學。爲。憂。先。母。遂。一。秉。夫。志。節。衣。縮。食。爲。子。入。學。每。夜。分。歸。一。燈。人。靜。母。執。鍼。黹。坐。於。中。不。肖。兄。弟。分。列。其。旁。咿。唔。聲。與。刀。尺。聲。相。和。蓋。十。餘。年。如。一。日。也。先。父。歿。時。兄。昌。眉。年。十。三。不。肖。祇。三。齡。耳。閱。十。一。年。而。兄。遊。

庠。又閱四年。而不肖亦入學。先母乃痛哭再拜曰。未亡人得見先夫於地下矣。蓋母於是日之晚卽病。時不肖兄弟猶在省。倉皇東歸。閱三日而母長逝矣。嗚呼痛哉。夫教子成名。原無限境。如不肖兄弟當日。殊不足道。而吾母遽挾以報先人。何其亟歟。母亦兩兒骨相清寒。得章甫縫掖。終老布衣。已爲幸事。其他人世之榮。非所夢想。知予莫若母。老人早見之也。審故不少待耶。嗚呼。此殊非先母課子之素意也。母常曰。讀書者。非爲科名也。敦品力學。先世之清白家風。能因以不墜足矣。猶憶彌留時。猶諄諄然以母辱先人爲囑。然則吾母之一瞑不顧者。固別有所在矣。蓋嘗思之。當先父長逝之後。門祚衰微。無先母爲之茹苦含辛。手持門戶。而口講文史。則無恆產者。無恆心。不肖等零丁孤苦之狀。將益底於何極也。今雖偃蹇窮途。跋胡蹇尾。然粗解詩書。稍嫻義理。先父之澤。賴以不斬於萬一者。誰之功也。可不知所自耶。載展舊圖。當日篝燈相對之情況。歷歷在目。而吾母竟安在哉。此不肖等所以呼天泣血。飲恨無窮者也。

跋午夢堂集

葉氏午夢堂集。傳本極少。余鄉陸鷗安老人。藏有是書。余嘗借得之以示友人。柳亞子。亞子卽錄副本存之。蓋此書之可珍也。若是門人吳生抗雲。今仍借自鷗老。發願付之剞劂。晚近士子。好著書。不好刊書。好事如生。誠不可多得。生以書來。索予爲跋。予也何足以知此書哉。顧予生長分湖。粉榆文獻。夢寐不忘。間嘗流連湖干。極目水天。悠然懷古。屈指先老之高蹈於此者。幾輩而於天寥道人。尤有無限之感焉。蓋非特風流文采。照耀一世。所謂沈氏一門。人人有集。分湖諸葉。葉葉交光而已也。時值滄桑。身世多故。故宮禾黍。腸斷前朝。夜月梨花。魂歸倩女。其於國破家亡之際。固有大不堪言者矣。記予前有分湖弔古詩云。十里分湖翰墨香。一門兒女盡文章。孤臣禪去滄桑改。何處重尋午夢堂。此詩也。或足以摠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卽以題之。此集倘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耶。質之吳生。未知以爲如何。

靈芬館遺址記

予髮未燥時。卽耳頻伽先生名。謬爲鄉里後進。不得一拜先生之故廬。觀其所謂靈芬館者。而憑弔之。慨然想慕其爲人。輒爲之悵然不能自己。今年夏。予兄長公婚爲予言。郭氏舊宅。實在至心橋左。而靈芬館則在宅後。今已夷爲曠地。俗名郭家場者是也。頽垣敗壁中。猶存匾額一字。跡剝落。審視之。彷彿賞雨茅屋四字。其爲先生故居無疑也。予益爲之惘然生感。此地實予幼時遊戲角逐之處。習焉不察。爲可愧也。按先生本貧士。著書才多。買山錢少。嘗屬友人畫神廬圖。其中爲亭爲閣爲軒爲寮者。十有四處。然皆託於虛而神遊焉。非真有此境也。惟此靈芬館。實爲集賓朋講文史。嘯歌觴詠之地。春秋佳日。名流俊侶。停車問字。載酒尋盟者。殆無虛日。顧客遊半世。旣家居之日。無多。旋復移家。魏塘曠焉。弗居。昔日草立之地。庭花自落。帶草空青。至今而并片瓦無存。遺跡如掃天之憎文人。極矣。不重可歎也。夫雖然。人世間固無定境焉。有者未必有。而不

有者未必不有。畫堂甲第。上聳雲霄。非昔日之豪家乎。當其盛也。聲華煊赫。疇爲其匹。乃時移勢去。未幾而向之所有者。悉已蕩爲荒烟蔓草矣。而况儒者半畝之宮。環堵之室。如靈芬館者。尤易毀敗也乎。顧旣不有矣。則亦已矣。乃一經名人所居。其地遂與之千古。郭氏之遺跡杳然。而靈芬二字。則千載而愈芳。有無之說。又豈有定論哉。嗚呼。此先生之所以畫爲神廬也夫。

眉若文選

沈昌眉字眉若江蘇吳江人今錄文一首

潘康惠先生傳

先生名緯字季武一字古怡號貧坡吳江之蘆墟人父眉工詩古文詞有三國志考證小蓬初堂詩文稿等著晚遷嘉善與郭麐兄弟爲師友先生其少子也幼承家學弱冠舉道光乙酉鄉試八上春官未第大挑二等選鎮洋訓導陞溧水教諭未赴課徒自給從遊徧六省晚主魏塘書院造就尤衆平生友愛出干

性。兄籍嘉善。而先生以父命占本籍。居蘆墟。脊令之思。夢寐係之。武塘數十里。間往往扁舟。問訊。月必數返。祈寒盛暑。無稍間也。兄卒。遺孤曾葆曾虔。儼然無所恃。先生憫之。卽移與同居。以養以教。一如己子。每自書院教授歸。炳燭一室。聚曾葆曾虔。及子鑠家鈞輩。勗以立身行己之方。與夫古今忠臣義士人綱人紀之要。娓娓數百言。曾不知夜漏之將盡也。無何海內兵起。游師猝至。先生以事外出。夫人沈氏臥病不能起。諸子謀負之逃。夫人以疾篤堅不肯。叱諸子使行。曰。母與老身同斃也。諸子環泣曰。棄母而逃。何以爲人。母不出。兒死不去。兄弟四人。遂同及於難。先生聞耗大慟。返視其家。惟熒熒孤嫠。與病妻尙在。乃挾之歸蘆墟。以老年變慘。身世之感。不能無動於中。而家亦日落。益鬱鬱不自聊。同治九年。遂歿於家。年六十有六。門人私謚康惠先生。供粟主於書院而祀之。先生旁通藝事。工繪畫。尤精歧黃。著有招鶴吟稿。圍碁譜。知希齋心鏡。溫熱論。治病標本論。却病瑣言等書。妻沈子二。卽鑠家鈞也。皆諸生。孫炳奎亦諸生。

論曰。先生內行。醞備經師。人師卓然。爲儒林宗。顧家道式微。子姓寥落。何天之困厄。善人乃若此其甚耶。聞先生歿後。一棺未殯。吾鄉凌萃廬泗丁勃卿家駿。嘗謀營葬。以中阻未果。今其門人有爲顯宦江南者。乃始歲厥工。嗚呼。可謂窮已。

叔度文選

錢祖憲字叔度江蘇吳江人今錄文二首

潘節士觀復堂剩稿序

昔鄭所南先生以大宋遺民。身覩厓山之痛。感憤無聊。著心史萬餘言。重置鐵函。錮蔽深泉。當是時。先生之意。不過欲留此忠孝文章。繫鰲足以奠地。維終古耳。初何嘗計及於流布人間哉。迨夫胡運告終。中原有主。否泰剝復之機。行將周而置始。於是先生之書。終發露於智井之中。嗚呼。造物者之於忠孝文章。何若是其愛之篤。而護之周也。吾邑潘節士力田。以班馬之才。抱夷齊之節。自遭

國變。杜門著書。思欲存一代之典章。留遺風於末世。上自國史。下至邑乘。莫不有所纂錄。其作述之旨。類皆垂諸事實。以明大義。初不徒如鄭氏之作。託篇什以寫其黍離麥秀之感而已也。潯溪難作。鴻文鉅製。灰飛煙滅。國史考異。松陵文集諸書。一時抄掠無餘。所以摧折而錮禁之者。其力且十倍於鐵函。迄今二百餘年。長離片羽。無有存者。蓋至此而幾疑造物者之於忠孝文章。愛之有不甚篤護之有不甚周也。今歲夏。家兄仲雷。忽得此編於舊家。展覽之餘。感慨係之矣。昔孔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盛也。其在於王迹將熄。未熄之交乎。彼其時賢人君子。睠然於君父人倫之際。淒楚蘊結。不能自己。而寄之於詩。此箕子之所以傍徨於朝歌。靈均之所以興哀於郢都也。節士之史。春秋之旨也。顧已不可見矣。然其詩類皆愴懷宗國。繫心文獻。則亦詩史之儔也。昔鄭氏之書。其發露在三四百年之後。其時天地清朗。河山無恙。士大夫之讀其詩者。不過發思古之深情。弔既往之陳迹而已。今則滄海橫

流風雨如晦。讀節士之詩。感慨疇昔。俯仰身世。有不惔然以痛。奮然以興者乎。

古硯記

吾友心安自北方來。出古硯一方示余。質堅而色潤。製作奇古。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心安云。遊燕市得之。蓋清季王公貴人之遺也。嘗考珠申一代。貪黷之風。負絕古今數百年之間。海內珠玉錦繡南金大貝。奇花怪石。粉白黛綠之選。恆薈萃於京師。其尤黠者。則又附庸風雅。托翰墨以自標其清流。而書畫金石珍玩之品。賸之以折入於此者。何可勝數。若此硯者。不知其來自何方。納於何門。要之。乃鬻爵賣官之資。而天下不祥之物也。然王公貴人。雖有此硯。而其人。大都皆不學無術。浮慕虛名。其視此枯淡寂寞之質。固不能與珠玉錦繡之屬爭衡。然則此硯之在王公貴人家。實無異處於泥塗溷濁之中而已。帝政崩頽。市朝變易。一時憑藉權勢之徒。灰飛煙滅。至不能保其所有。輾轉流傳而入於心。安之手。吾知心安之所以處此硯者。雖無有玉櫝金緘以榮華其外。然而丹黃。

不輟晨夕與共猶且寵以風雅壽以文章遇合之際可爲奇矣昔蘇子瞻跋許敬宗硯謂敬宗奸邪硯乃不免爲其所汚然以子瞻之文章氣節爲此硯蕩滌之有餘耳心安之硯其舊主人未知視敬宗何如然以心安之勤於翰墨日累月積將駸駸乎升古人之堂則硯之不祥於王公貴人之家者得心安蕩滌之有餘矣

楚儋文選

葉葉字楚儋號小鳳江蘇吳江人喜飲酒爲小說家言一尊酒一枝筆終日不休人謂楚儋之小說皆酒話楚儋笑曰酒話固絕妙小說也貌魁梧有幽燕氣文則秀麗如吳中輦水柔山也余嘗戲語曰以貌求之不愧楚儋以文求之不愧小鳳今錄文七首

青箱集序

吾母王孺人伯瀛公長女生余十一歲而卒育余於母姨家母姨暨其家人恆

稱余性肖吾母。哀哉。母棄余早。二十年前事。杳不可紀。人稱余肖。而余今守正。以窮平易近物。幸不旦暮死。當不致淪爲異類。是庸非受諸吾母者乎。余繼續青箱集。其傳伯瀛公。所謂守正以窮平易近物者。則余所受於母者。淵流可溯。已集凡若干卷。吾表弟青浦王大覺輯其高祖賓竹公曾祖靜波公祖伯瀛公所著者。王氏世居鄉野。其地非通都名邑。聲聞相應者也。諸公服農力田。屏絕軒冕。其人非朝市標榜。援引近譽者也。青箱集行。歌坐哦。適性以出。其文非酬酢頌禱。爲世顯著者也。宜可以不傳。今竟賴賢子孫以傳。傳且或不朽。是非正誼所存。雖掩不湮。樹德務本。足警薄俗者乎。大覺能述祖德。好文章。稱道不遺先則。余因有眷眷焉。夫人貴有文以明理耳。君子行以踐文。非文以飾行。諸公敦樸廉正。使人讀其文。慨然景企其行。不然。世之能文者衆矣。大覺視之。爲何如哉。大覺早孤。其所成就。先澤爲多。余亦自幸略肖吾母。然則青箱集之成。非特表彰幽德。規範文字而已焉矣。東江葉葉。

民國野史序

惟士能奪千鈞萬乘之欲。以繼所志。後世論人之規。豈不本諸此乎。余謂革命之役。當始自己庚。其終則吾不敢知。孟子曰。民爲貴。使此義長在。俾多聞博識之彥。雍雍紀一代興廢。豈非吾人大幸哉。志士殺身不顧。以應一時之急。漢萍之役。猶夫桂粵。桂粵亦猶夫武漢焉。苟不建其極。斯志不達。則後之視武漢焉。知不與漢萍桂粵同哉。然則民國野史。殆亦有憾乎。士君子識仁與義。不得志不能行其道。慨然入著述之林。甯得已哉。顧世之事。恆不相從焉。試譬諸水。崑雖以下碣石。龍門之險。或折之。或迴之。然千里奔放。至東海而止矣。賢人君子之愛其國。所百蹶百起。以赴難者。庸有異乎。野史之輯。今或在龍門碣石間乎。是在識之者而已。

龜年清語序

菊仙少好拳武。京東子弟。交識殆遍。後列戎伍。走兩粵。不得志。乃歸隸陳國瑞。

國瑞癖於酒。飲非菊仙不怡。一代悍將。屈於寄人。菊仙必有奇術。縻之。已繼歸京師。益蜚其譽。宮庭之內。狎事天子。諧謔盡美。有敬新磨黃旛綽風。世以孫譚並名。譚猶沈宋。應制之作。孫則幾於沈香亭畔。山東李白矣。甲寅之春。爲余言陳國瑞滿庭芳遺事。故將當年雄姿。矍鑠言外。惄然有龜年江南之感。余慨然曰。有清聲色之侈。逸於前代。國瑞何足道。咸同以後。迄今四朝。珍祕之聞。實導近史。禮失之求。其在子乎。孫瞿然如覺曰。不文之辭。不久不遠。倘借藻飾。請自今始。乃約每夕相過。作龜年清語一編。其間孫病暑五六日。余病癰半月許。餘則螢燈蟬笛。未間一夕焉。秦庭之經。誦於伏生柱下之史。傳自李聃德微。雖遙意猶在斯稗野之存。其庶幾乎小鳳序。

落花夢傳奇引

情海多波。落花有夢。鳩媒成敵。鳳侶終凶。一樹冬青。碑蝕小青之蹟。三關烽火。地銘銅柱之雄。紅粉剗讎。天上原成眷屬。青衫漬淚。人間未沒芳蹤。則有浣花

女子。翡翠爲神。磨磚郎君。瓊蕤作骨。托宋玉於西家。坐羲之於東壁。誓言世。世。靈鸞采鳳之儔。私祝生生並蒂。合歡之葉。固已報李成章。包蠶有吉。已爾乃。煮豆燃萁。陳思膺其惡德。鋌野走險。李淵起自嫌疑。赤幟競登蒼頭。突起危城。夜半羽檄。星馳邊圻。雲垂將軍鼓死。耶原徇義。邂逅滅親。儂自多愁。崎嶇入夢。遂令良夜鋤奸。祭秦庭之劍。亂妝去國。絕太真之裾。風雨四山。泣孤鸞於萬里。雲天一角。識鳴鳳於窮途。燕子三春。似曾相識。鴛鴦卅六。盟未嘗渝。何期荒草殘碑。孤墳三尺。新恩舊怨。惟予一人。昔諧鸛鵲。今比梟獍。天闢豔情之局。誰爲圓缺之神。於是慘殉恩仇。同歸忒利。託遺事於殘碑。結雙魂於連理。鶴歸千載。感坏土之松楸。鵲老三春。餘野人之簞食。已。

中萃宮傳奇序

春殿。千官。香浮仙仗。玉階秋月。歌咽瓊臺。一代盛衰。千秋金鑑。清室豔史。陳隋比蹤。月窟仙人。鏤香作屨。春堤宮女。纏綵爲絲。彼何人斯。粵乎尙已。今圓明。

草。衰。頤。和。花。落。佛。香。如。夢。玉。泉。不。波。獨。聽。江。南。龜。年。泣。訴。故。宮。舊。事。悲。哉。老。伶。
工。孫。菊。仙。謂。小。鳳。曰。翳。惟。珍。妃。六。宮。之。秀。姱。容。葩。發。修。淑。人。範。文。節。嫺。達。詞。旨。
婉。變。既。移。長。門。迺。親。立。覺。思。君。未。忘。時。插。芬。於。蘅。若。與。花。同。命。恆。寄。慨。乎。芙。蓉。
又。曰。中。萃。宮。深。翠。華。恩。在。葵。忱。戀。主。如。聞。宛。轉。之。歌。錦。牒。通。辭。略。比。斷。腸。之。句。
泊。夫。胭。脂。井。畔。魂。斷。一。朝。紙。陌。墳。頭。碑。埋。三。尺。玉。鈎。隋。苑。無。此。悲。涼。梨。樹。馬。嵬。
損。其。幽。恨。已。又。曰。妃。子。立。衣。縞。裳。寶。籙。天。錫。白。雲。觀。外。雲。旌。乍。駐。玉。京。宮。前。響。
屨。時。過。今。則。歲。時。寒。食。誰。簞。酒。於。新。墳。禾。黍。西。郊。飛。紙。灰。於。舊。夢。耳。小。鳳。曰。吁。
昔。帝。女。花。殘。詞。傳。逸。韻。長。生。盟。拆。文。擅。奇。華。不。有。豔。蹤。疇。成。令。作。哉。三。年。冬。小。
鳳。序。

說詩上

詩之作古已。擊壤之頌。於古已著。漢夏繼作。光國有章。然六詩之義。旨未修焉。
周禮春官大師教詩曰風。用體既殊。興雅頌爲體。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興賦比爲用。制裁斯別。關雎鹿鳴興體所。

著然。鷓鴣鳴。東門伐木。諸章毛鄭之義。不可不知焉。古者行人。必習於詩。孔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趙孟常棣之答。左傳昭公二年季武甘棠之咏。昭公二年折衝尊俎。喻

志睦鄰。詩爲尙已。洎乎周季。孫卿屈原。離譏憂國。作賦以風。前漢藝文志隱懷悲惻。

上紹三百篇之緒。然炎漢而後。賦頌先鳴。比體雲構。文心雕龍詩系所纘。因時別矣。

姬周以上。宗於四言。後有作者。居文辭之要。謂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

多得。又苦文煩意少。鍾鐸詩評序故三用之。義世或未違。擇辭之習。因時漸異。而五

言興焉。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辭曰。名余曰正則。直爲濫觴。李都尉。李陵以下。建

安。陳思公之仲宣諸子太康。陸機潘岳諸子元嘉。謝朓顏延年諸子諸子。實樹其風。雲間抒其芬芳。庾鮑

蜚其新俊。不特東南之美。亦且國家之秀。五言冠冕於斯。爲盛辭旨。漸移南北。

復異。江左發越。河朔貞剛。隋書文學傳翩翩詞流。遂多得失。然掇彼清音。芟其蕪穢。

洵乎斌斌盡美之作。而江淹沈任。昉溫昇鳳翥鸞翔。亦一世之俊也。陳隋之

主。習爲靡麗。淫詞荒政。君子少之。一時逸響。有空梁薛隸。庭草王郎。遇雖不淑。

要亦未足與世主處耳。李唐一代詞藻郁郁精深宏博。各盡其術。新書藝唐文志虞監揚其清響。沈^全宋^期問。摘其芳華。岑參高適。嗣韻於宸陛。李白杜甫。樹則於謫居。英英嶽嶽。蔚然可範。然之間曲阿昌宗。少陵倨見嚴武。狂易之漸。識者於是有憂矣。比近論詩。不恕中晚。而南山一什。炳靈百葉。非元白猥俗可掩。自唐以後。體制一變。論者言杜韓以下。風騷漸遠。後有作者。非其比矣。

說詩下

有唐既熄。海內擾攘。五代十國。朝夕相替。士夫視朝廷如傳舍。無氣節之可言。而詩道亦衰矣。卽有作者。亦患靡曼。潘佑李昊。唐蜀之彥。然其人不足稱焉。李煜王衍。才藻煥發。皇帝誤人。斯近嫖冶。香階割襪。愁水東流。詩道拙而詞語盛。靡然亡國之音也。雖然。詩文之所。變亦有不得已者。顧亭林語炎宋既興。大而朝廷微。而草野所作賦咏。動成卷帙。宋史文苑傳慶歷元祐。羣俊淑發。西崑縉麗之風。於焉漸息。歐蘇揚其清徽。梅石馳其逸響。炎宋一代。炳然有文。已繼以起者。賀

鑄之似宣城。魯直之模少陵。江西一脈。遂孕其胎。今世學者。宗尙綦盛。是亦尙論詩文者所當知也。靖康以後。華采漸汨。翳惟范成大陸游東南之秀。然思力艱澁。實啓元詞。君子於此。不能不歎去古之漸遠矣。至於文山正氣。則忠義之元要。未可與詞林比論者。遼金創建北胡。人文惟殺。雖有王鼎庭筠。又何足稱。蒙古入帝。續繼宋緒。所謂通經能文。當世彬彬者。元史儒學列傳序稽首異族。曲媚國仇。姚樞許衡金履祥吳澄。君子羞稱焉。洪武一葉。初擯強胡。以詩鳴者。有劉基袁凱。然氣體萎疲。以媲美盛唐。彌多慚色。至於永宣以後。二李競作。東陽夢陽上紹漢唐。而王世貞歸震川之徒。各立門戶。以爲低昂。至啓禎之際。東林諸彥。鬱然華發。矩矱漢唐。以召學者。明覆其社。聲光彪炳。軼於前古。用知詩之得失。密爾風化。不僅揚葩發藻已矣。清室初創。山水遺彥。抗居不屈。乃設爲鴻辭。以誘士類。聲聞相引。間有碩彥。牧齋梅邨。幽然去國之思。世論比於庾信。而船山午夢諸公。雄姿英發。不忘恢復。非初清所得而有。然則雖謂清初無文。又何不可乎。同光體

興。好爲奇僻。今世作者。類宗於此。而華采繁縟者。亦翔步中晚唐間。雖不足稱。以視裨販東西。駁不成章者。亦差善已。嗟乎。余考歷代詩道之興廢。而有所感矣。後生小子。不能並轡屈宋。聯鑣鮑庾。而生於羣籍充棟。畢生莫窮之世。固將何所擇哉。亭林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倣。然則吾將盡棄古人以自樹耶。語曰。道可致而不可求。詩亦有道焉。在人自致之耳。苟得其道。莫或不彰。又矩矱進退何爲。

大覺文選

王德鍾字大覺江蘇吳江人今錄文三首

揚風雅唱自序

自古忠義死節之士。其遺物流傳。莫不令人珍護。若希世之寶者。何哉。非重其物。重其人也。非重其人。重其死也。吾家舊藏周忠介順昌遺扇。係明萬曆朝葉文忠向高陳眉公繼儒偕公訪趙凡夫宦光於寒山下榻長白菴。文忠賦詩紀

事因以贈公。眉公亦畫梅其上。誠爲一時名筆。公旣殉國。茲扇益重。其後公會孫上玉公一傳無後。吾六世祖思堂公其壻也。由是扇歸吾家。吾高祖賓竹公復系以長歌。徧徵題咏。忠貞手澤。歷久彌光。洵乎其物以人重歟。百餘年來。滄桑屢閱。而是扇竟不復可知。惟幼時聞父老談忠介事。輒爲神往。及讀賓竹公題辭。乃益爲之潛潛淚下也。惜乎當時題詠。大半蕙落。余力爲搜求。僅得十餘首。用爲錄成一帙。署曰揚風雅唱。友人之過齋頭者。讀之莫不欣然喜。悚然動。淒然而掩卷墮淚也。顧忠介之死。去今已三百年。星移物換。陳跡多非。當日所謂魏闔生祠。赫然遍天下者。迄今馬跡之下。牛蹄之中。亦尙有存焉者乎。而舉其姓氏。婦孺猶將唾之。獨忠介諸公。雖以忠見戮。而懷清履潔。慷慨捐軀。卽此遺跡留傳。乃令人珍若拱璧。詠歎流連。則其重輕爲何如哉。古人云。死生亦大矣。有重於泰山者。其忠介諸公之謂乎。是故是帙之重。重遺扇也。重忠介也。重忠介之死也。而吾錄是帙。亦將爲士君子砥礪名教也。他日寒山風雪。策蹇過。

凡夫之故。居重訪當年。諸公下榻處。乃挾此帙。高歌於梅花香裏。一龕寒火。滿地清霜。其亦有忠魂縹緲。繚繞於吾夢寐也。耶。甲寅歲杪。王德鍾大覺。自敘於幻花軒。

重刊松壑間合刻序

顧君造英志周昆李。將重刊其先世遺著松壑間合刻詩集。以全集示余。屬爲之序。集分課暇吟織餘草。蓋葵庭先生與其德配淩洲胡夫人。閨中倡和之作也。冲淡清和不事雕斲。原序所云溫柔敦厚。自見性情者。可爲知言。讀旣竟。乃慨然作而言曰。閨中倡和之作。何代蔑有而傳之不朽者。屈指可數焉。其故曷可不深長思哉。顧氏爲千山望族。方明之季。以節義著于時。清白傳家。永詔來葉。先生專心樸學。不求聞達。夫人能迎其所志。偕隱蓬廬。曼吟緩歌。此倡彼酬。窮居養素。以終其身。夫天爵自尊。君子之所貴也。成夫之志。婦人之所難也。若先生夫婦固人可傳。事可傳。詩亦可傳矣。嘗考青浦詩傳。雲間以閨中風雅名。

者。首推管趙。而仕元忘本。君子於焉有微詞。是集貞粹。更疇能病者。行見風行。海內壽之。百世千山靈氣。豈獨頡頏蓮花莊而已哉。是集刊于前清道光初年。百年來傳本既鮮。板片零落。造英昆季。用謀重刊。昌黎有言。莫爲之後。雖美勿傳。清門子姓。二君庶幾無愧焉。亦以見君子之澤不斬也。嗟乎。世不古。若文以飾行。猶欲以覆瓿之物。規沒世之名。觀乎斯集。其重有思乎。此則作序者之微旨也。夫。此則作序者之微旨也。夫。

與柳亞子書

亞子先生足下。南社十一集及蛻翁遺著並到。不誤。當茲中原板蕩。世疵文雅。尙能以闡幽發潛自任。所謂竄逐流離。不忘死友。足下有焉。傾倒向慕。爲何如哉。元龍已逝。百尺樓空。相如在蜀。悵不同時。塵封蕃榻。此生無緣。子桓救淚。痛何可言。前讀汪子蛻翁事略。已粗識其爲人。奔走呼號。力謀光復。棄官傾產。子亡孫殤。功成賜祿。不及介推。顙頤終身。佗僚以死。獨是當日。索頭髡首之家奴。

今亦居然狐腋雉頭鐘鳴鼎食連騎結駟炫燿於道。我不知蛻翁此時月照寒
楓霜封宿草夜臺寂寂正作何光景也。幸中郎殘字有女尙存安石碎金友人
能拾祇此茂陵遺稿慰彼地下修文憲章事業如是而已。世何擾擾天何夢夢
成名者大抵豎子失志者轉是英雄時耶命耶夫復何言。一夫九首逐人駉駉
雞鷲舞翔鳳凰在笈豺虺常道賁鶴焚琴吾社英才咸作池魚年來古人開卷
漸多空牀月冷客座苔生白雲埋骨不聞鬼唱秋墳玉雪全身猶聽烏啼春樹
子敬已死孰調牀琴景陽有靈猶惜囊錦又何忍使故紙漫漶遺墨飄零瓊瑰
盡化於泣餘綵筆不傳於夢裏方以嵇生之故興悲於酒壚豈負子雲之書使
覆諸醬瓿每從竹素還接蘭言豹死皮留人亡詩傳此其用心曷勝感佩諸亡
友雖在九原亦當瞑目然而怨往昔之所冀悼來者之愁愁後死無能力綿心
石欲除惡蘓刺足刺手徒使長眠人青草春悲白楊秋怨地久天長無已時耳
蛻翁遺著卷百附小影及手跡數頁此例頗佳但鄙意以爲其一身事略亦宜

刊入。使後之覽者。如讀白傳文章。見辭回心。以成其我所思。豈惟並世之志。迴刊他亡友遺稿。亦可均依此例。竊不自揣。敢商之足下。以爲何如。嗟嗟。作忠造怨。毋謂過言。非俊疑傑。信爲庸態。矰弋在上。罽羅在下。張辟娛君。側身無所。荼薺異畝。蘭茝幽芳。張儉深藏。乃得不死。足下息影梨邨。莊枕圖史。嚼茹典墳。泳遺編以逍遙。循虛檐以周翫。晤言一室。遺去百慮。胸無渣滓。一片空明。當此卽風搖蕙之時。吾儕既不甘作靈猿。使者應往白雲塢中。爲無事老耳痛矣哉。南山種豆。落而爲箕。東海成桑。惟堪擲米。大化之運。歲月易逝。志士之羞。草木同腐。那堪歸向青山。一任蹉跎。白屋蒼茫。北路寥落。吾徒天乎。人耶。爲之奈何。別有深情。寄之歌場。酒灑香濃。第厥聲容。風迴雪舞。品其標格。如分花譜。天彭固冠羣芳。譬志泉經。康谷奚殊上品。春航子美。刻以苕華。披沙揀金。有目同好。世多不諒。騰謗無端。殊不知美人香草。豈真文士之寓言。醇酒婦人。大抵英雄之末路。蓋雄心欲耗。聊慷慨乎絲奮肉飛。而壯志難灰。或嘆喑乎酒闌燈灺。玉

唾壺擊碎春燈汗流浹背鐵綽板歌殘夜月泣下沾襟志士窮途幾點血淚無處可揮不得已而寓之舞衫歌扇間耳僖父無知斥鷃笑鵬悠悠之口請毋抑鬱僕伏處荒江畦隴栽花花發以花易酒對花狂飲歡伯能侵愁魔自退信是解憂之藥可匙蠲忿之花糟邱築就聊斷送夫華年麴枕攜來儘逍遙夫大塊以酒國醉鄉作避世桃源嗟乎孰使斫地王郎以荷鋤終身耶自分爲凍蟄枯卉無復有飛策之望其況可知附上拙作數紙聊供笑柄早秋天氣寒溫不一
諸維自珍社小弟王德鍾拜啓

悼秋文選

顧无咎字悼秋江蘇吳江人今錄文一首

吟秋閣遺詩序

吳門有女士曰徐愛鴻吾邑沈彤甫先生之弟子也工詩年十七未字歿曇花一現遽返瑤池迄今已三十餘年矣顧女士雖歿而自有不歿者在則其所著

之吟秋閣詩是也。余讀之覺神韻瀟灑。飄飄欲仙。如披清風而抱明月。雖落落短篇。絕少巨製。然吉光片羽。罕而彌珍。况原本風騷。激發性情。語甚雋永。不同凡響。使天假之年。其所造就。豈止此哉。余因之有感焉。昔吾邑葉小鸞嚴綠華二女士。均負才而早世。與愛鴻酷似。噫。芳蘭縝玉。造物者何摧之遽耶。然疏香露香二集。則雖百劫滄桑。猶昭然在人世。余嘗往來垂虹釣雪間。輒携二集。相隨風瀟雨晦。發篋吟哦。往往泣寒蛩而飄墜葉。斯時余復披襟下酒。酒酣耳熱。每一展卷。又未嘗不臨風扼腕而長歎也。余又嘗考吾邑任心齋先生兆麟之室。張清溪夫人允滋者。負詩名。隱居林屋山中。與同郡張紫蘩。芬。陸素牕。瑛。李婉兮。嫩。席蘭枝。蕙文。朱翠娟。宗淑。江碧岑。珠。沈蕙孫。縷。尤寄湘澹仙。沈皎如。持玉輩。結清溪吟社。號吳中十子。媲美西泠。嗣又選定諸作。刊吳中女士詩鈔。爲藝林所傳誦。今吟秋閣詩。足以上繼疏香露香。及吳中十子諸集者也。故女士雖歿而自有不歿者。在天之天。其人于當世正壽。其人于無窮耳。嗟夫。輓近俗

世滄海橫流。斯文淪喪。才如愛鴻者。求諸疊序間。且尠不易得。况閨秀云乎哉。余讀斯編。又不禁悵悵然悲矣。讀既竟。爰序之如此。以俟采風者有所考焉。

莘子文選

淩景堅字莘子江蘇吳江人今錄文二首

近代閨秀詩話序

嗟嗟。古詩多發憤之作。長歌亦當哭之言。况屬閨幃。尤工哀怨。蛾眉失寵。訴幽恨於齊紈。蟬鬢生離。寓牢愁於秦錦。胡沙浩漭。琵琶多激楚之音。河水瀾漫。箜篌振繁哀之響。文君懊惱于白頭。虞姬徘徊於氣盡。烏孫遠嫁。乃有琴歌。蔡琰思兒。還成笳拍。此皆遭逢不偶。身世非辰。天無放愁之區。地之埋憂之所。不得已吐情油素。灑淚霜毫。本無意於爲文。乃因聲而成律。流芬一世。擅美千秋。有由來矣。壬子五月。景堅去海上。閉門戢影。慨然以著述自遣。而丁子雪庵以所輯近代閨秀詩話見示。并索一言爲之序。余維雪庵雅負閒情。常多勝韻。其輯

是編也。並蓄兼收。網羅四逮。抱殘守缺。願力獨宏。余力促其付梓。俾近代閨秀之零章斷句。怨語悲歌。不致漂搖散佚。成廣陵之逸響。則雪庵之功。非淺鮮矣。況今日之號稱詩人者。大都出處不臧。覲顏虜廷。及夫滄桑更迭。失所憑依。往往讚頌旃裘。詆譏民國。實華夏之罪人。亦炎黃之逆子。其尤無恥者。諂媚當塗。揄揚權要。視共和之公僕。如專制之帝皇。大義不明。根本先撥。何況風骨猥鄙。吐屬淫哇。雖有文采。寧堪稱述耶。唯閨禕之彥。靈秀實宗。且能潔身自好。翛然塵埃之外。弗爲世網所撓。詩境焉得而不清。詩格焉得而不高哉。雪庵有鑒於此。枯槁寂寞。爰伏荒江。露纂雪鈔。輯成鉅帙。其苦心孤誼。曷可多觀。倘亦致慨於人心風俗之日偷。欲以巾幗矯鬚眉而示之模範。非徒屑屑於文字之末也。雪庵於是負乎其不可及矣。壬子十月。莘子淩景堅序。

分湖晚棹圖記

余家莘溪。距分湖十里而遙。分湖南屬魏塘。北隸松陵。烟波浩淼。實甲東南。瀕

湖而居者。代有名公鉅卿。恢奇磊落之士。元陸輔之。文采風流。寄情聲伎。碧梧蒼石一圖。千載傳爲佳話。明葉天寥。遭逢多故。肥遯菰蘆。築午夢堂于湖畔。與夫人沈宛君。女昭齊。蕙綢瓊章。以唱酬爲樂。韻事流傳有餘。慕焉有清三百年。文人輩出。以郭頻伽爲江東獨秀。顧移家魏塘。一去不返。遂令鷗鷺寡顏。風騷絕響。而後生小子。又不能乘時繼起。與斯湖共垂不朽。以視當年壇坫之盛。不可同日語矣。豈非分湖之大不幸歟。余生長水鄉。粉榆文獻。未敢秦越視之。猶憶兒時。侍先君至勝谿柳氏。作客經年。嬉遊竟日。嘗登樓眺望。見雲水微茫。恍在几席之上。每流連不忍去。及稍長。負笈東江。斯樂遂廢。而先君棄養。倏踰十稔。勝谿諸父輩。凋謝殆盡。偶爾經行故地。輒有羊曇華屋之慟。欲探兒時巷陌。不可復得其感慨爲何如是。則余與斯湖尤別有因緣。非淺人所能識矣。乙卯冬初。蟄居無俚。意若有失。忽發幽想。思拾墜歡。乃邀朋載酒。一棹遊焉。時值薄暮。斜陽如畫。蘆荻蕭蕭。橫臥船頭。仰天長嘯。頗有左太冲振衣濯足之概。過午。

夢遺址。弔靈芬。故宅前賢不見。風雅銷沈。輒低徊欲絕。無何。暝煙漸合。暮靄催歸。畫槳翻波。丸月墮水。迨返里門。已三鼓許。乃賦詩數章。以紀之。然所欲言者。十不得六七也。惆悵久之。會同學張君。許繪畫圖。用留紀念。圖成。命曰分湖晚棹。以補余所欲言而未盡者。一展覽間。覺天然風景。盡在目前。湖山佳麗。貴得其真。其信然歟。嗟乎。士君子身世不辰。滄桑更迭。荒江老屋。甘自堙伏。不得已而聊託丹青。以娛晨夕。項憶雲有言。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倘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耶。抑亦可哀也已。余友柳亞子有圖。爲分湖舊隱。葉楚傖有圖。爲分隄弔夢。余不敏。將以斯圖附二君之後。徵同好者題詠焉。是爲記。丙辰十月。莘溪淩景堅。

劍芒文選

朱慕家字劍芒江蘇吳江人今錄文一首

酒社詩錄序

乙卯中秋。亞子悼秋輩結酒社于吾里之金鏡湖頭。一時勝流畢集。豪咏遂多。越數日。悼秋錄成一卷。郵以示余。余讀未竟。神爲之往。反覆細咀。又不禁淚爲之涓涓下也。噫。狐鼠橫行。神州板蕩。窮途潦倒。狂士誰憐。舍此百罌黃醅。疇能澆盡胸頭塊壘哉。今亞子輩高談痛飲。猶不足。更酒酣潑墨。一發之于詩歌。其胸頭塊壘。當能消除淨盡矣。獨余則寄跡窮鄉。依人作嫁。問天不語。斫地無靈。于此星疏月黑。蟲聲逼耳之際。其何以堪耶。此余所以雒誦未已。而百端交集也。回溯中秋前。亞子悼秋屢以書來。招歸故里。旋爲事羈。不獲踐約。遂將此三晝夜最難得之熱鬧場。輕輕拋却。而獨消受此淒切冷清之蕭條客况。然則彼蒼蒼者。其知余工愁多怨。而必使余日處于茫茫恨海中。以困其境。而促其死耶。若是。則余不可不讀亞子輩詩。尤不可不爲之多灑幾行傷心淚也。亞子輩既能以詩賺余之淚。余烏能不含淚以序亞子輩詩。八月廿二日劍芒序。

南社文選

九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亞子文選

柳棄疾字安如號亞子江蘇吳江人敦氣節重然諾倡南社于東南一時人士無不知有亞子者余識亞子在庚戌之冬越一年辛亥革命軍起清運告終南社同人皆聚于上海詩酒之會亞子常爲盟主焉今錄文二十二首

潘節士力田先生遺詩序

余自束髮受書卽有志里中文獻尤喜考求宋明末造忠臣義士佚民遺老之書蓋當宇宙羶腥華夷混合而能艱貞蒙難舍命不渝其孤忠亮節有非人人所能幾及者非徒以文字爲粉榆重也稍長從陳子巢南遊搜討益力巢南旣輯吳長興伯及赤溟節士遺集刊行於世而余亦獲長興客問十三篇結習所關輒詫爲奇遇矣然當是時義旗屢仆胡歆猶張名士新亭自悲身世一讀其

書。每爲低徊往復。至於泣下沾襟。不能自己。此中耿耿。誠有未易爲流俗人道者。及去秋武昌發難。滬上亦義軍特起。余爲寓公斯土。方閉戶吟虞山秋興諸詩。以代饒吹。而錢子叔度從故鄉來。出潘節士力田先生遺詩二冊見示。云其尊兄仲雷。新得諸故家者。余受而讀之。未盡數章。輒拍案叫絕。有以信天心事之冥合而無間也。越歲冬仲。仲雷昆季。將以書付梓人。徵余一言。余維珠申一代文字之禍。烈於焚坑。隕身赤族。所在都有。力田節士。旣株連莊史之獄。磔死武林。遺書零落。懸禁綦嚴。三百年來。幾與智井鐵函同歸泯滅矣。乃曾幾何時。而日月重光。河山還我。單于失位。王庭丘墟。炙手之威。而今安在。獨節士之詩。儼然發越於秦灰魯壁之餘。殘編斷簡。光燄猶新。嗚呼。不重可念歟。余旣感仲雷昆季慕義之誠。而復聞烈士所著今樂府一書。方爲巢南所獲。深冀其急起而刊布之。則吾鄉文獻爲不朽矣。至於節士生平。瑩瑩大端。無不與赤溟同科。一代文章。千秋仁義。史家合傳。當以亭林之詩爲定論。不復贅云。

胡寄塵詩序

曩見畏廬老人序林先生述庵詩曰。近十年來。唐詩祧矣。一二鉅子。尙倡爲蘇黃之派。又降則力摹臨川。又降則非后山簡齋。衆咸勿齒。憶壬寅都下。與某公論詩。竟嚴斥少陵爲頽唐。余至噤不能聲。知北地信陽。在今更芻狗耳。嗚呼。何其言之痛也。雖然。今日詩道之弊。其本原尙不在此。論者亦知倡宋詩以爲名。高果作俑於誰氏乎。蓋自一二罷官廢吏。身見放逐。利祿之懷耿耿。勿忘旣不得逞。則塗飾章句。附庸風雅。造爲艱深。以文淺陋。彼其聲氣權勢。猶足奔走一世之士。士之夸毗無識者。輒從而和之。衆响漂山。羣盲詫曰。後生小子。已不見先正之典型耳。不聞大雅之緒論。氓之蚩蚩。惟捫盤逐臭者。是聽而黃茅白葦之詩派。遂遍天下矣。夫天水一朝。最重名節。王荊公得君行政。有志三代。徒以新法奉行不善。見詬於世。蘇黃之倫。遽攻之如仇敵。淪謫天涯。九死靡悔。韓平原抗疏北伐。齊襄復九世魯莊敗乾時。春秋所曲予。時人惡其專政。未之許也。

放翁一記南園。遂貽口實。宋人清議之嚴如此。而今之稱詩壇渠率者。日暮途窮。東山再出。曲學阿世。迎合時宰。不惜爲盜臣民賊之功狗。不知於宋賢位置中。當居何等也。其尤無恥者。妄竊汝南月旦之評。撰爲詩話。已不能文。則假手捉刀。大書深刻。以欺當世。就而視之。外夷則道府。京秩則部曹。多材多藝。炳炳麟麟。而韋布之士。獨闕然無聞焉。嗚呼。此與職官表縉紳錄。何異。而詩話云乎哉。昔呂崇德有言。今日之文字。壞不在文字。其壞在人心風俗。夫人心風俗之既壞。卽工詩何益。而況其背謬。妄如畏廬所言者耶。余與同人倡南社。思振唐音。以斥儉楚。而尤重布衣之詩。以爲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非~~食~~食者所敢望。海內賢達。不非吾說。相與激清揚濁。賞奇析疑。其事頗樂。而皖中胡子樸庵。寄塵昆季。咸翩然來遊焉。樸庵精訓詁之學。薄詞章爲小技。粹然儒者。寄塵則少年英儁。方有志於經世之務。出其餘緒。作爲小詩。清新俊逸。朗朗可誦。視世之塗棘。以爲工者。曷乎異矣。問嘗哀其所著爲一卷。問序於余。余於斯事。蓋有志。

而未逮者也。烏足以辱寄塵。顧誼弗能却。爰述畏廬之言。爲寄塵告。俾明厥趨向。毋入於歧途。而於崇德所謂今日之文字。壞不在文字。其壞在人心。風俗者。尤願寄塵三致意云。辛亥七月。同社柳棄疾序。

松陵文集敘

松陵文集之名。何自昉乎。曰。昉於潘節士力田。蓋節士負良史才。遭遇國亡。隱居爛水之上。旣與吳赤溟修明史記。成一代實錄。矯尾厲角。自命馬班。復感激於鄉邦掌故。爰有松陵文獻之輯。文集以徵文。而獻集以庀史。如鳥之有兩翼。車之有兩輪也。焚坑禍作。文武道盡。株連莒上之獄。化碧弼教之坊。平生著述。盡付咸陽一炬。獻集僅而獲存。刊布未幾。復罹禁網。至於今。未顯而文集更不可問矣。自是而後。則有朱氏文徵。顧氏文起。周氏文粹。並流傳未廣。及淩氏文錄出。諸家乃悉廢。然夷考其書。斷代爲編。僅限當世。自明而上。棄置弗陳。先河後海。於義未協。又一時議論。墨守桐城。去取之間。復多失當。亦慮非節士之所

安也。陳子巢南生三百年後。志節士之志。思補撰文集。以配獻集。孤根崛起。家鮮藏書。則假諸友人。每手自鈔繕。窮年竟月。屹屹弗休。又賦性善遊。不恆厥居。海陸千里以外。輒挾書與俱。所至搜奇訪異。自名山所藏。饗序所儲。以及荒江老屋。冷攤破肆。偶有弋獲。叢殘薈萃。存拾一於千百。未嘗不驚喜過望。馳書相告語也。如是者十年。乃出其寫定之本。刊行於世上。起炎漢下逮今茲。凡爲卷口十有口。嗚呼。可謂用力勤而成功溥矣。抑棄疾因之有感焉。溯我邑文學之傳。必始莊夫子。自漢及明。代有哲人。用光里乘。而莫盛於勝國之季者。以復社爲之倡也。繼復社而起。則有驚隱。慎交意趣。雖殊宏獎風流。要皆無媿百年而生。郭十三沉博絕麗。不名一家。庶幾計顧潘吳之流風餘韻焉。自三張之徒。薄文人而高談心性。陳沈繼之。步趨方姚。號召之途。旣隘。狂民桀士。望望去。諱而。成材亦遠遜曩昔矣。同光以來。文獻之緒不絕。如綫。讀我家弢翁所撰。凌敏之密之傳。所由惓惓然悲也。先老凋謝。後生不才。居今日而視弢翁之世。其感慨。

抑。又。何。如。豈。山。川。靈。秀。所。鍾。已。發。洩。無。遺。強。陽。餘。閏。不。復。能。媿。隆。鴻。朗。歟。抑。剝。極。必。復。後。起。少。年。固。未。可。輕。量。歟。今。陳。子。此。書。出。發。潛。德。之。幽。光。明。文。章。之。信。美。用。以。表。章。前。哲。昭。示。來。許。杞。宋。有。徵。於。是。乎。在。而。承。學。之。士。有。所。觀。感。亦。將。傳。精。壹。志。發。憤。興。起。無。使。粉。榆。鴻。業。自。我。而。墜。地。分。湖。之。畔。笠。澤。之。濱。垂。虹。釣。雪。之。間。其。猶。有。人。乎。雲。蒸。霞。蔚。燭。霄。漢。而。射。牛。斗。棄。疾。且。拭。目。以。俟。之。矣。斯。亦。節。士。與。陳。子。之。功。也。辛。亥。二。月。呂。子。柳。棄。疾。敘。

余十眉寄心瑣語序

昔賢競稱五倫。自共和肇建。君臣之桎梏。已摧陷而廓清之。雖有神姦巨慝。盜竊名義。終不爲當世所容。則倫且降而爲四。彼父子兄弟。關於天性者。靡論矣。若朋友夫婦之間。蓋有難言者。夫朋友以義合。義乖則交絕。夫婦以愛合。愛疎而耦怨。苟非至情至性。孰能恆久不易。而況乎死生契闊之後。夢感巨卿。神傷荀倩哉。吾今廼得之魏塘余十眉。十眉與余論交數載。稔其竺于朋友之誼。顧

猶未知其門內事也。去冬遭淑娟胡夫人之喪。十眉哭之慟。逾時而哀感彌甚。既集龔自珍句。成悼亡二十絕。遍徵海內人士。爲傳志哀輓之作。冀垂諸不朽。復撰寄心瑣語一卷。狀其生平。索序于余。余讀而悲之。按夫人與十眉少同里閨。及壯締姻。未嫁而十眉適遭危疾。夫人憂之。至于僵臥不食者累日。蓋已生死誓之矣。既歸十眉。恂恂燕好。十餘年無間言。性耽書史。能爲詩歌。閨房之間。更唱迭和。文采斐然。尤嗜雅遊。嘗偕十眉泛舟南湖。登烟雨樓。朗吟竹垞櫂歌鬢影波光逸情雲上見者。驚爲神仙中人。不數金瘦吟虎山故事也。每語十眉。他日結茅偕隱。當在西子湖濱。鹿車鴻廡。徜徉終老足矣。斯蓋仲姬卿子之流。澹志清才。曠世一遇。廼所願未償。盛年天逝。豈不惜哉。夫以夫人之賢。固宜十眉之戀戀。然非十眉之嘔心和淚。成此一編。又孰能爲夫人發潛德之幽光者。斯則十眉之竺于用愛所由爲不可及也。抑自世衰俗漓。夫婦道苦。綠衣黃裳之詠。谷風陰雨之章。文君致慨于白頭。蘇蕙腐心于錦字。滔滔者天下皆是。又

安得使世之爲人夫者人人善葆其愛以十眉爲楷範哉昔孫子荆悼亡有作王武子謂讀之使人增伉儷之重吾于十眉此編亦云

龐檠子遺集序

虞山龐檠子之歿。梁溪王尊農爲刊其遺集。殺青有日。徵序及余。余維檠子之詩。上窺王孟。其詞則姜張之遺也。身後定文。得朱彊邨蕭蛻公兩君。爲君山子建而尊農晨鈔暝寫。用力尤勤。跡其持論。謂寧少而精。毋多而濫。寧致歎于遺珠。毋貽譏于亂玉。使湘中一草遠過西堂。方不負吾輩後死之責旨哉。斯言九原有作。庶幾無恫矣。翳余禱味。奚待贅辭。抑余與檠子。湖海論交。且近十載。平生故舊。盛衰離合之感。誠有耿耿未易下臆者。聊貢所懷。以質海內。可乎。昔歲在己酉。余與雲間高天梅同邑。陳巢南始創爲南社。馳檄召四方豪俊。以孟冬朔。日期會吳中。會天梅杜門避。贈繳弗克至。至者自余與巢南外。有河東景太昭。南粵蔡寒瓊。三山林秋葉。新安黃濱虹。魏塘沈道非。山陰諸貞壯。胡栗長丹。

陽林蓋天雲間。陳止齋朱屏子。婁東俞劍華。馮心俠。趙厚生。吳門朱君讎。輩十數人而槩子實惠然肯來。觴于虎阜之張東陽祠。張東陽者諱國維。朱明之季奉監國魯王抗建虜國亡殉義者也。時虜燄猶張而吾輩咸抱亡國之痛。私欲借文字以抒蘊結。余既酒酣耳熱。悲從中來。則放聲大哭。自比于嗣宗。臯羽槩子詩所謂衆客酬酢一客唏者是也。已歸舟指昌亭。相與上下古今往復辨難。遂及倚聲之學。槩子固墨守南宋門戶。稱詞家正宗。而余獨猖狂好爲大言。妄謂詞盛于南唐。逶迤以及北宋。至美成而始衰。至夢窗而流極。稼軒崛起欲挽狂瀾而東之。終以時會遷流不竟。所志槩子聞之。則怫然與余爭。君讎寒瓊復互爲左右袒。指天畫地聲震屋梁。今日思之。其光景猶歷歷在目。嗚呼。可謂盛矣。自斯以往。滄桑陵谷。世運變遷。不可紀極。吾社勝流。亦有強死者。獨歲時會集多在海上。得支拄弗廢。而槩子自辛亥後移家扈謁。過從尤便。幾于無會弗至。往往刻燭聯吟。分曹賭醉。以爲至樂。蓋豪情逸響猶未減。昌亭虎阜時也。今

歲秋仲。復爲文酒之會。時則祖龍已死。漢幟重張。舊雨新知。聯鑣接席。極一時之勝。顧坐中獨無槩子。詢諸友人。知方臥病。秋雨。秋。雨。茂。陵。長。卿。消。渴。遠。山。眉。黛。乃爲伐性之媒。因愀歎者久之。越十數日。而耗音遽至矣。昔賢有云。如此人才。曾不得至四十。何其豐于文而嗇于命也。悲夫。悲夫。余薄植淺學。自問于槩子。無能爲役。今覩其遺集之成。撫今追昔。萬感蒼茫。輒復覩縷及此。聊塞尊農之意。大雅君子。幸無尤焉。

練塘小志敘

練塘以蕞爾一隅。斗入元和吳江青浦三邑間。華離破碎。滋弗便于行政。民國紀元前二年。里人鄒亞雲。上書當事。請割元和吳江所屬地。悉隸青浦。于是經界始正。而疆域形勢。亦因以大變。後有述練塘沿革者。弗能遺亞雲矣。里故有高氏琢堂所著顏安小志。斷手庚寅之歲。距今已二十年。又稿本單行。流傳未廣。亞雲思從其業。師萬先生繼長。爲增輯成書。卒卒未果。遽隕其年。論者惜之。

余與亞雲論交。在甲乙之際。辛亥九秋。同客海上。往來尤密。嘗介謁先生。見其恂恂篤謹。有君子之容。顧人海浮沈間。立譚未竟也。亞雲既長逝。余倦遊削轍。息影禊湖。而先生亦適以授經來斯地。風雨過從。追話疇曩。每爲愴然不自禁。先生則出一編相示曰。此練塘小志也。實亞雲所欲從事而未竟者。今幸假手不佞。告厥成功矣。予弗可以無言。余受而讀之。蓋爲卷者四。爲目者二十有六。考核終始。分別部居。犁然可觀。罔有遺漏。然後知先生用力之勤。程功之篤。丹鉛兀兀。露纂雪鈔。殆有數年如一日者。其意不重可感歟。余學殖荒落。見聞舛陋。無足稍效馳驅者。獨念先生惓惓之誠。不容固謝。且悲亞雲早世。不獲覩斯志之成。能無遺憾。爰述所懷。聊廁簡末。云爾。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敘

十年前。結客湖海。識金山高天梅。天梅工爲詩。余亦稍稍嫻競病。旅邸寡懽。風晨月夕。一篇脫手。賡和競作。見者笑爲書癡。然當是時。吾兩人皆年少氣銳甚。

酒酣耳熱。高自標榜。輒謂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所交相期許者。蓋不在瑣瑣。李杜韓柳間也。中遭多故。憂患相煎逼。柳車複壁。日夜惴惴。然慮收者在門。剝牀碩果。愍遺風雲之際。顧世無隆準公。誰則知子房者。吾謀適不用。遂謂秦無人。坐令滄海揚塵。神州沈陸。饒吹之曲。變而爲蒿里平陵。優曇之華。原等於電光石火。追維疇昔。同輩少年。或碎筑秦庭。或懷沙湘水。或顧影彈琴。嵇生絕廣陵之散。或遠山消渴。茂陵傳封禪之書。白社人間。黃墟地下。滿眼西州。何處不可迴車。痛哭獨吾兩人。尙頑鈍不死。引鏡自照。頭顱儼然。寧弗令阿麼齒冷。而風濤雨晦中。荒江老屋相望。幾數百里。猶能長吟短詠。更唱迭和。以寄其憂傷憔悴。蓋項生有言。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余旣號召儔侶。輯爲南社一編。舉世沈酣。漫漫長夜。獨以傷離念亂之詞。強聒不舍。雖觸時忌。勿顧。而天梅則雪鈔露纂。別有變雅樓三十年詩徵之作。並蓄兼收。不因人廢。若以所見世詩史自任者。託意雖不同。要其

翫。髒。無。聊。耗。奇。借。瑣。則。一。也。書。成。索。序。及。余。因。舉。十。年。以。來。所。鬱。塞。磊。落。撐。腸。破。腹。而。未。能。遽。下。者。掬。以。與。之。天。梅。見。此。必。曰。狂。奴。故。態。復。作。矣。

分湖舊隱圖記

余。家。勝。溪。老。屋。舊。在。分。湖。之。濱。湖。爲。吳。越。間。巨。浸。汪。洋。數。十。里。南。屬。魏。塘。北。屬。松。陵。中。分。兩。界。故。名。分。湖。俗。加。水。旁。爲。汾。非。其。朔。也。瀕。湖。而。居。者。元。有。陸。輔。之。明。有。葉。仲。韶。咸。以。風。流。文。采。與。湖。水。相。掩。映。碧。梧。蒼。石。之。圖。芳。雪。疎。香。之。集。傳。者。至。今。有。餘。慕。焉。有。清。三。百。年。風。雅。輩。出。超。羣。絕。倫。獨。推。郭。靈。芬。顧。飄。零。湖。海。不。遑。厥。居。終。且。移。家。魏。塘。一。往。不。返。寧。非。分。湖。之。不。幸。歟。余。家。先。世。卽。卜。築。勝。溪。高。祖。粥。粥。翁。雅。好。搜。求。鄉。里。故。事。旣。撰。勝。溪。竹。枝。詞。如。干。首。復。有。分。湖。小。識。之。輯。其。徵。文。考。獻。之。盛。心。當。與。斯。湖。共。垂。不。朽。乃。數。傳。而。後。終。亦。致。流。離。遷。徙。輕。棄。故。鄉。以。視。靈。芬。當。日。其。感。慨。又。將。何。如。念。自。梨。川。賃。廡。以。來。忽。忽。一。七。稔。巷。南。偪。側。每。吟。杜。陵。之。詩。近。市。喧。囂。雅。類。晏。嬰。之。宅。欲。求。如。兒。時。釣。遊。故。地。

之水。天灝淼。烟波出沒者。渺不可得。晦明風雨。未能忘情。思託畫圖。以舒纏結。友人玉峯余子。茂苑陸生。並擅丹青。許爲點染。圖成。命曰分湖舊隱。庶幾猶有濠濮間想歟。同好之士。可題詠焉。

先考鈍齋府君行略

府君姓柳氏。諱念曾。字幼雲。一字硯貽。號寅伯。別號鈍齋。江蘇吳江人。先世家浙東慈谿。朱明之季。有來居邑之東村者。是爲始遷祖春江公。三傳至心園公。自東村遷北舍。又三傳至杏傳公。諱學洙。自北舍遷大港。而遜村公諱琇。復自大港遷勝溪。始奠厥居。實府君生長地也。遜村公有三子。仲曰秀山公。諱毓芳。季曰古楂公。諱樹芳。古楂公生起亭公。諱兆青。蒔庵公諱兆薰。昆季而秀山公無子。遺命以起亭公爲後。起亭公亦無子。復以蒔庵公長子笠雲公諱應墀爲後。配凌太君。實生府君。與叔父慕曾。顧蒔庵公次子芝卿公。諱應奎。復早歿。乃以叔父還後本生。而府君獨奉秀山公祭祀云。吾家自遜村公以上。咸以耕讀。

自守力敦善行。潛德弗耀。古楂公始崛起文藝之林。從同邑郭頻伽顧劍峯雲間姚春木諸先生遊。不求聞達。著書滿家。蒔庵公承其餘緒。刻苦勵學。而笠雲公意氣尤恢宏。負籌邊定遠之略。論者謂松陵文獻在柳氏矣。顧府君生十有二年而笠雲公卒。蒔庵公痛壯子之天亡。懼先澤之淪墜。益以繼往開來之業。責諸府君昆季。時長洲諸杏廬先生。方負人師經師重望。特延之課讀。而從祖韜廬先生。暨淩太君哲弟退庵先生。咸以文章經濟爲枌榆眉目。亦先後命府君昆季執經受業焉。府君少聰穎。喜讀書。既感激老人意。暨聞諸先輩緒論。益發憤向學。思有以自見。蓋自經史而外。旁及漢宋諸儒訓詁義理之書。六代三唐文章詞賦之學。靡不勤加搜討。卓然有成年十九成諸生。旋食餽于庠。明年乙酉。我母來歸。迄丁亥夏。不孝生蒔庵公顧而樂之。府君體素孱弱。嘗患瘧疾。纏綿經歲。至是復以酷暑中攻治鄒氏書。得咯血症。久之始瘳。顧猶規置程課。日夜讀書弗輟。會庚寅冬。蒔庵公棄養。府君與叔父共治喪葬。哀毀盡禮。心力

交瘁。而家事叢脞。米鹽浚雜。始稍稍廢學。初吾族自遜村公以來。下逮府君。凡五世。咸異爨而共宅。人口數十餘。平居雍容輯睦。有事則守望相助。休戚與共。蔚然古宗法之遺。至丙申丁酉間。訛言忽作。謂居宅不祥。浚太君暨蒔庵公德配邱太孺人。適先後棄世。歸蔡氏姑母歸寧旋里。亦遘疾卒。而族中諸從祖伯叔輩行。復死亡相繼。舉族皇駭。爭爲遷徙計。府君雖力持正論。謂數世族居。宜以安土重遷爲戒。顧羣從子弟。半已盡室偕行。勢不獲已。乃亦以戊戌之秋。移家梨里。賃廡居焉。然府君平生耿耿之懷。終以輕棄先人歌哭地爲憾。每春秋祭祀。挈不孝歸故宅。徘徊堂構。俯仰戶庭。念締造之艱難。慨宗姓之離析。未嘗不愀然有餘悲焉。不孝自少時卽出就外傳。至是府君乃親課之讀。翌數年壬寅。不孝補學官弟子。府君意稍慰。顧不孝賦性趺弛。不就繩墨。時值清政衰弊。歐化東來。益爲放言高論。驚駭世俗。又以少年氣盛。爲感情所盪激。行事多軼出恆軌。府君每愁焉憂之。顧天性之親。終不以責善而離也。不孝早歲習聞民

權民族之義。輒廁名黨籍。時或仗劍出門。從海內外諸逋客亡士遊。指天畫地。將有所圖。府君偵知之。亦弗禁。惟戒以謹慎將事而已。歲丙午。爲不孝娶婦鄭氏。明年丁未。兒子無忌生。府君爲色喜。時不孝以江湖遊倦。杜門息影。因復承歡膝下者數載。辛亥秋。不孝携婦遊海上。屬邑中遭水災。飢民俶擾。而革命軍復起。吳會閭閻多風鶴。不孝輒馳書請命。商避地之策。顧府君不欲先去爲民望。議遷延久不決。不孝則竟留海上度歲。明春以事赴吳門。府君亦在。進謁舟次。府君諄諄以早歸爲訓。且曰。卽我一朝臥牀蓐。若甯能插翅來耶。不孝訝其言不祥。以他語亂之。是年夏。遂遄返梨里。方謂自此獲長侍左右。勤修定省。則來日方長。前愆可蓋。豈意不孝歸未兩月。而府君遽棄我長逝耶。斯則不孝所由呼天搶地。百身莫贖。淚盡而繼以血者也。府君故有肝疾。顧時作時止。至是復猝發。又感暑邪。寒熱交作。臥牀五日。醫藥罔效。臨命前一夕。神識清明如恆。猶絮絮以時事爲詢。詎至翌晨昧爽。竟不起。嗚呼痛哉。府君篤友于之誼。與叔

父相敬愛。自遭播遷。叔父亦移家周莊。雖相去祇數十里。而水鄉睽隔。每有風雨對牀之感。音書往復。日以爲恆。歸淩氏姑母居平望。亦時相存問。往來省視無間焉。少習漢唐碑版。執贄吳中姚鳳生先生之門。中更多病。讀岐伯靈素之書。雅有心得。又喜黃老家言。謂足涵養氣質。平矜釋躁。旁嗜圍棋。讀書之暇。輒手一枰。顧獨惡樗蒲六博諸具。謂此陶士行所詬牧豬奴戲耳。非士夫所宜爲也。歲乙酉。始撰日記自課。晦明寒暑。三十年如一朝。先世故多藏書。頗叢殘放失。竭數月之力。整齊排比。輯爲養餘齋書目一編。分別部居。始犁然可觀矣。中年而後。以說部自娛。尤嗜閩縣林畏廬所彙譯。稱其意味雋永。百讀弗厭。非諸家一覽易盡者比。論者以爲知言。性淡泊甯靜。薄于榮利。弗爲世網所撓。而披覽報章。則終歲無間。國家大勢。森然胸目。中料事多深識。遠慮踰時。而奇驗評量人物。輒以眞理爲歸。不淆于俗論。生平緘默寡語。言苟意有。弗可骨鯁在喉。不吐不快。弗肯以奄媚取容也。不孝在海上時。以言論觸權貴人。有爲腐鼠嚇。

者。馳告府君。謂此自關君家門戶事。府君笑弗應。其從容如此。生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十月五日戌時。實舊曆丙寅九月二十八日。卒元年八月四日丑時。春秋四十有七。配我母費氏。同邑吉甫公諱延慶女子一人。不孝棄疾。原名慰高。娶同邑鄭瑛女四人。長殤。次平權。適同邑錢貽德。三公權。字同邑。凌光。謙。四均權。未字。孫一人。無忌。原名錫初。孫女二人。無非。無垢。不孝謹以三年四月二十日寅時。奉府君匱。附葬于本邑二十九都北玲圩先叔祖芝卿公塋兆之昭位。惟是埋幽之文未具。用敢拊心泣血。次其大略。伏乞當世蓄道德能文章之君子。賜之志銘。以光泉壤。則不孝世世子孫。感且弗朽。不孝棄疾謹述。

甯烈士太一傳

甯調元。字仙霞。號太一。湖南醴陵人。性鯁。直嫉惡如仇。能飲酒。工爲詩文。早歲入同盟會。從事革命。丙午秋。創洞庭波雜誌。繼更名漢幟。日以民族民權之義。申儆國人。世傳萍醴之役。實胚胎于是。云義師既敗績。牽連就逮。以無左證得。

弗死。錮長沙獄中三年。刻意治學。問暇則酌酒賦詩。歌聲琅琅。出金石。若忘其爲囚人也者。旣得釋。北走燕京。主帝國日報。大言壯論。彈射虜政。無所忌諱。辛亥秋。將東之日本。行抵滬上。武昌兵起。乃奔走湘鄂間。累襄黎元洪。譚延闓。戎幕。元年春。民社成立于上海。創民聲日報。以君總其事。未旬日。奉大母諱。奔喪旋里。及再來而局勢一變。初民社者。武漢起義諸豪所倡導。擁黎元洪爲黨魁。民聲則其機關報。主張建都武昌。頗與同盟會及南京政府相齟齬。顧其擁護共和保障民國諸聲。聲大端未嘗稍殊焉。君旣歸湘。宵人用事。繼君者汪文溥。楊德鄰。咸被擯斥。而民社亦竟合併爲共和黨。君至則大悲。宣言脫黨。不復預民聲事。顧民聲議論益披猖。君夜被酒。直入報社。思拳毆其人。以洩義憤。會不遇。乃已。鄂有妄人某。陰賊姦詐。不得志于同盟會。輒遨遊偉人鉅子間。飛短流長。播弄是非。以爲快。君從廣坐中面折之。妄人者恨君刺骨。蓋其恃才負氣。不能與物爲推移如此。顧識者謂君禍坐此矣。已。湘人推君任三佛鐵路總辦。遂

單車入粵。路事固爲弊藪。君以辣手厲行之。神姦巨蠹。一朝傾其巢穴。則環而騰。謗君一意孤行。弗顧也。治事之暇。乃與粵之名士寓公相唱和。寄情山水間。舟車四出。遊遍石門。昌華白雲諸勝。賦詩言志。有終焉之語。會桃源被難。海內俶擾。君辭職走滬上。電湘督譚延闓。說以自立。北廷聞之震駭。密令名捕。君顧泰然不稍怯。逕偕熊越山入鄂。將有所圖。事洩。被逮于漢口之德租界。檻送武昌。獄久稽未決。而討袁軍起江西。汪文溥馳書說黎元洪反正。首以釋君爲請。元洪不能用。金陵既陷。大事瓦解。君遂與熊越山同時遇害。君死未數月。元洪亦納土歸燕京。段祺瑞出督鄂軍。剗起義門以示意。蓋劉復藩。彭楚基。楊宏勝。三義士之遺烈盡矣。

柳棄疾曰。十載以來。虜惡滔天。斬志士如刈草菅。君獨不死。顧殞身共和之年。寧非命耶。君最惡保皇黨人。嘗飲滬江之春申樓。洪醉出門。遇途人。輒瞋目怒叱曰。若非梁啓超耶。手革囊擊之。且行且罵。日搏人衆。知其醉。咸避去。抵寓廬。

始已。今啓超貴矣。君又安得不死哉。湘人有徐佛蘇者。亦梁氏黨徒。素與君相稔。嘗邂逅燕京。稠人廣衆中。徐痛詆革命黨皆狗彘。非人類。時黨禍方急。詞人四布。徐蓋欲激君怒而發其覆也。君色變。默然不應。陳其美既開府滬江。徐私匿租界。偵軍事秘密。君遇諸途。字呼之曰。佛蘇別來乃無恙。徐掩面疾走去。君告其美。亟捕治正軍法。其美弗省。徐復走燕京。夤緣主國民公報。斥南京政府爲假政府。時論譁然。議者于以服君之先見而歎當事者之疏也。雖然。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元兇大憝。何莫不然。于徐氏又奚責焉。顧君死晚矣。

陳烈士勒生傳

陳子範。字禰生。號勒生。別署大楚擊筑。福建侯官人。少習海軍。既投身蕪湖稅關爲傭書。與同邑林森相友善。李鴻章助虜廷覆天國。號爲元勳。鴻章死十年。子弟奴僕。勢燄猶炙手可熱。蕪有李氏園。禁人遊覽。顧有捷徑。與官道連。不知者輒誤入。遭鞭朴甚則縛送獄吏治罪。不稍貸。子與氏所謂方三十里而爲阱。

于國中者是也。君居燕久。熟知其事。則大怒。一日入其園中。婆婆泉石間。興盡。乃岸然自中門出。門者駭阻。語不遜。君數其罪而拳毆之。敗頰折齒。數十人盡披靡奔竄。君則從容留刺而去。李知爲稅關中人。又積怨于民久。慮不爲衆論所直。卒亦無如何也。已君奉調來滬上。與陳其美章梓相結。日夜睥睨天下事。黃花崗之難。私設位追悼。爲文致祭。其詞絕哀。是年秋。東南兵起。林森略地定九江。君則奔走滬事。南都旣建。森入爲臨時參議院議長。君獨傭書稅關如故。彭壽松者。光復福建有大功。因專軍府事。閩之殷頑夏肄。與夫失職不得逞之徒。恨彭氏刺骨。日爲蜚語。抵諸北廷。北廷方悉東南合縱之局。欲破碎之。而苦無所藉手。得報乃大喜。起□□爲鎮撫使。率師入閩。捕治同盟會會員。將搆大獄。閩士騷然。君馳電力爭。以大義相詰責。□氏知閩未可圖。一夕棄職去。君思輯前後事實。爲□鎮撫入閩記一書。以詔天下。未成。而桃源禍作矣。討袁軍之起。君頗有所謀畫。語秘莫詳。素喜治爆裂彈。義師旣敗。益腐心切齒。淬厲以

須思收鉅刀一割之用。卒以失慎自炸死。柳棄疾曰：君激昂忼慨，有古烈士風。與人交，握手出肺肝，相示屬有異同之議。廷爭面折，不少假借。朋輩視爲畏友焉。壯志未酬，糜其軀幹，朔風蕭蕭，浦江不波。安得招君之魂而一奠之哉。

雲間趙生傳

庚戌九月二日，雲間趙生以微疾歿於里第。其友生柳棄疾聞耗而哭，有祝予之歎。憫其行之劬而壽之促也，思傳以永之。傳曰：生名增煒，字伯延，號拜一。余別字之曰巴齋。江南華亭人也。生而敏慧，顧寬柔自克，不槎枿顯圭角。與人交，煦煦藹藹，若不盡其誠者，人以是愛且敬之。又美丰儀，嫺文史。羊車過市，玉山朗朗，照顏色。揮毫染翰，自髫年時已驚長老矣。歲丙午，入海上健行公學，始與余同筆硯。健行者，東南志士所樹立，思以任俠仗義，號召當世，倡信陵三千田橫五百之風，繼愛國學社而有聞於時者也。故莘莘學子，百有餘人，咸悲歌懷。

慨。龍驤虎視。有不可一世之概。而生與金山金兆芬。獨靜婉若好女子。玉樹臨風。芳蘭竟體。終日相對。令人意消。鳴暗叱咤者。當之輒百夫俱廢。顧有所撰述。則又轟雷掣電。駭龍走蛇。未嘗不擊蒼鷹而貫白虹也。余庸是尤重二生。會金生感時疾。幾不可治。別賃廡校外。余亦移居其室。任調護之役。生晝則伏案攻書。夜輒襖被就余宿。當金生病危時。至終夜不能交睫。起視室中。茗椀藥鐺。在在作可憐之色。冷月墜地。淒風入簾。宿鳥驚飛。寒蟲獨咽。則悲從中來。雖不敢放聲一哭。而淚痕固已斑斑漬襟袖矣。已而金生病粗愈。強起歸里。不復出生。益廢然不自聊。遂去而遊南都。入江南高等學校。余亦倦遊杜門。踪跡不相往還。及明年丁未。健行星散。而世變麻起。復如波譎雲詭。音問愈疎。戊申歲暮。始一晤生於海上。時則湖海故人。猶在羅網。哀時愴舊。百感橫胸。夜漏三下。悽然揮手。幾不復知人間何世。而萬劫千生。余與生相見之緣。亦遂止此矣。悲夫。悲夫。生之歿也。春秋二十有口。配沈女士慕貞子一。纔四齡耳。母夫人早世。獨老

父健在有弟誦夏賢而多病寡妻弱子孑然在疚固知生之不瞑目也余又何言以慰生於地下哉。

柳棄疾曰生少好吟咏年十三卽斐然成章在健行時課假輒以詩詞相質雖未遽深造作者之室然三日於菟氣能吞豹知終非碌碌者比也自負笈南都刳心科學斯事遂廢推生之心豈不謂天方喪亂思成一材爲世自効弗肯以無用間有用蹈昔賢玩物喪志之譏哉顧屠龍未就賦鵬先悲寧非命耶昔詩人如李長吉不幸早歿而投溷之餘終傳百世使生閉戶下幃五年讀書縱不敢望長吉卽老夫終當讓生出一頭地然生終不欲以彼而易此斯亦青主所謂埋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爲告後來勿以篆刻雕蟲之末掩其揮戈化杖之心可也。

周烈士實丹傳

周烈士實。字實丹。號無盡。別號和勁。原名桂生。字劍靈。淮南山陽人也。生而有

大志負傷才尤耽文史。能詩善飲故又自號山陽酒徒。云性不諧俗。時爲鄉里小兒所擲揄。既來江南。肄業兩江師範學校。遂移家青溪桃葉間。遭時喪亂。感慨淋漓。一發之於詩。所詣益進。歲己酉冬十月朔。余與同邑陳去病。金山高旭。創南社於吳中。四方賢傑。聞聲相思。烈士偕女弟芷生。邑人周偉夏。煥雲。亦惠然肯來。稱社中眉目。復創淮南社爲桴鼓之應焉。明年秋。同社高燮。高旭。何昭姚光。蔡有守。結伴遊金陵。烈士傾蓋歡然。登臨憑弔。唱和盈帙。酒痕墨瀋。狼籍旅邸。則有白門悲秋集之刊。烈士自叙所謂淒警哀豔之詞。足以上繼宋玉。九辨者也。又明年八月。義師起武昌。南朔響應。獨金陵猶爲虜守。烈士不欲居危邦。全家歸淮上。而身自迂道。過余於申浦。一宿卽別去。已而蘇常揚鎮相繼反正。烈士聲大義於故鄉。被舉爲巡邏部長。登壇誓衆。辭氣凜然。虜山陽令姚榮澤者。陰賊持兩端。不利烈士所爲。私率役掩捕之。被執不屈。遇害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秋九月二十七日。春秋二十有七。夫人王氏。女子子一。五齡男。

子子一生。未及期流離奔竄。慘酷靡狀。老父叔軒先生七十老公橫。遭桎梏虜。令謀錮之十年。俾杜後患。會淮人有責言者。虜令懼。逸去。始得出。家本耕讀。迨遭蹂躪。無以爲生。嗚呼慘矣。同殉者邑人阮式字夢桃。亦淮南社中人。剖腹而死。厥暴尤烈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家淮上時。與同邑棠隱女士相友善也。棠隱懷才抱奇。而所適非偶。復中道夭折。遂發憤嘔血死。烈士爲立傳表彰。復繪秋棠圖以見意。徵實中作者。題詠殆遍。自撰秋海棠絕句。前後無慮數十疊。余觀烈士生平。蓋纏綿悱惻。多情人也。一朝見危。授命慷慨。慕義奮爲鬼雄。賢者不可測。亦足爲我南社光矣。方武昌建義。而烈士友菽卿女士居夏口。烈士心危之。賦詩示余。有英雄已分沙場死。莫遣蛾眉繫我思。句。其冬夜感懷詩又云。傷心亂世頭顱賤。黃祖能鼻禰正平。嗚呼。此殆所謂詩讖者。非耶。白龍魚服。黃犢平陵。磨盾雄才。遽弱一個。他日義旗北指。當以一杯酒招烈士之魂而奠之。

阮烈士夢桃傳

阮烈士式。字夢桃。號翰軒。別號漢宣。原名書麒。周烈士實丹鄉人也。生而穎悟。長負魁奇磊落之才。不屑以雕蟲小技自鳴。然下筆千言。縱橫辟易。論者輒推爲文壇健將。云肄業江北高等學校。繼遊金陵。入寧屬師範學校。文譽益著。過江名士周阮齊稱白門儕輩中無其匹也。先後主皖南宣城模範小學淮南敬恭學校山陽高等小學講席。任上海香港鳩茲宛平諸報社通信。時南社社友咸寧李瑞椿。創克復學報於海上。慕烈士名。亦時以文字相誣諉焉。烈士生平持民族主義甚堅。讀思痛錄諸書。輒唏噓太息。廣州義師既敗。聞耗扼腕痛不欲生。每潺湲流涕曰。我漢族其遂長此終古乎。及聞武昌樹幟。薄海景從。則浮白擊節作石勒語曰。賴有此耳。素與周君交莫逆。淮南社之創。共執牛耳。淮上知名之士。奉爲依歸。而虜廷僞吏。與強宗豪族。則疾之若仇。蓋兩君賦性剛直。不能奄媚取容。而烈士尤喜面折人過。不少假借。虎虎有生氣。故忌之者尤烈。

云。值袁浦兵潰。鎮揚反正。周君棄學返淮。與烈士共謀保障鄉里。恢復南都。遂有巡邏部之創。舉周君爲長。烈士副之。內靖羣盜。外禦潰兵。時清江鼎沸。而淮上晏然。則烈士與周君功也。然忌者已瞋目視。攘臂起矣。九月二十四日。以淮城宣布光復。萬衆臚歡。獨虜令姚榮澤避匿不至。烈士知其反側。以大義責之。虜令陽唯諾。謝過。而密謀所以報烈士者。三十七日。誘執烈士與周君於淮城府學魁星樓下。殺之。屠腸決腹。比於徐東浦之殉。皖難嗚呼慘矣。春秋二十有四。遺著啼紅慘綠。庵雜識。及翰軒叢話。幸未散佚。藏庋待梓云。

柳棄疾曰。聞烈士就逮時。捕者并及其弟錦麒。賴仲兄玉麒力持得脫。厥後虜令欲盡捕周阮父兄。爲一網打盡之計。於是烈士兄保麒玉麒輩。先後避地潤州。奔竄流離。稍稽復仇之舉。虜令遂嚮壁虛造。誣烈士之死。玉麒實與聞告密。其陰險如此。嗣鎮軍支隊駐淮。有問烈士與周君死狀者。虜令震駭失措。遽私遁南通焉。會周君父叔軒先生出獄來海上。南社同人始悉殉義顛末。思昭雪

其冤。同社茗溪陳其美。經營革命十餘年。發難攻江南製造局。傳檄定江左。遂建牙滬上。同人告以虜令無狀。一日殺二烈士。不撲殺此獠。無以謝天下。其美以爲然。遂行文南通。大索虜令。既就獄矣。而南通豪紳張謇。夙與虜令有聯。且利其贓私。匿不檻申。虜令復四出奔走。至上書大總統孫文。文令下復不得要領。其美憤激。馳電力爭。意謂吾輩革命本旨。實因亡清政治之不平。今顧瞻民國。猶我大夫深負初衷。今日之事。若不得當義旗。回指首在南通。粉身碎骨。所不敢辭。覺非我開敢告天下云云。文意始悟。覆如其美旨。海濱慷慨之士。讀其美文。至有感激泣下者。或謂胡虜未平。非吾人內訌之秋。不知舊邦新建。首重刑賞。刑賞不明。本實先撥。縱中原廓清。而厲階終梗。不及十年。國其爲沼乎。故今日之爭。實關民國之榮枯。又豈僅僅爲一人恩怨地哉。皖人夫已氏。嘗賣文於克復學報社。復主某報事。亦與烈士有聯。烈士死。夫已氏袒虜令。以與清議抗。嗚呼。人心死。公理絕矣。同人念大仇未復。虜令稽誅無足稍慰。烈士與周君。

在天之靈者。爰以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一日。開會追悼。玉麒持烈士狀。乞余一言。義不獲辭。遂排比其事。而繫以議論。俾後之撰民國國史者。有所取裁焉。

丹徒趙君傳

自五胡亂華。一馬化龍。而京口一隅。蔚爲南朝重鎮。所謂北府酒可飲。兵可用者。是也。金行代謝。寄奴挺生。內訌旣清。戎車遂駕。陳師廣固。慕容就擒。因壘長安。姚泓面縛。於以正猾夏之誅。雪陸沈之恥。光祖宗之立。靈振大漢之天聲。於鑠武功。猗歟休哉。蓋自琅邪南渡以來。祖逖桓溫所未有也。昔無忌異代漢高。悵悵於夷門。端木問仁。尼父咨嗟。於微管。雄風雖逝。芳躅未淹。誦稼軒尋常巷陌之詞。冠帶遺民有餘慕焉。顧或謂寄奴醉心禪讓之業。倉皇南返。委秦地於赫連。恢復中原之烈。唾手棄之。故毀譽猶半千載而下。漢厄重罹。士不帝秦人。思覆楚。迺有天水王孫。丹徒布衣。承祖宗之餘烈。鍾江山之間氣。慨焉欲挽天地而澄清之。櫛風沐雨。有志於救民。黃屋左纛。無心於嬰網。以視寄奴楚社方。

夷宋臺。早建公私之判。復乎遠矣。顧虜燄方張。義旗屢仆。出師未捷。賁志長埋。管樂有才。關張無命。白魚遲躍。黃鳥先歌。甯非義軒之不幸。而華夏之大哀乎。四海雖遙。百世雖遠。悲歌慷慨之士。猶將憑弔前人。慕義無窮。而況誼託同盟。身慚後死者哉。去病之石未勒於燕然。有道之碑遽徵夫玄壤。江村六月朔風。夜號鬼雄。有靈庶幾相余。淚濕險巖。糜魂填溟渤。後有來者。請視斯傳。傳曰。君諱聲。字伯先。姓趙氏。丹徒之大港人也。父爲鄉老。有聞於閭里。君生而有志。龍行虎步。瞻視非常。既負奇慧。復擅神力。慕義若渴。疾惡如仇。大港固有虜吏。一日捕市人置獄。其母泣請於君父。父逡巡未應。而君已入獄。破械挾囚出矣。時年甫十四。一市皆驚。吏亦無如何也。少負神童之目。九齡應試。邑令欲畀以冠軍。君顧弗肯。循繩墨。作字大小錯出。縱橫溢尺幅。乃已。稍長。成諸生。復舉拔萃科。才名籍甚。會科舉廢。入江南陸師學堂。既卒業。任新軍標統焉。自滿州盜中國二百數十年。胤禎弘曆屢以文字興大獄。士無敢言種族者。民益懵然忘仇。

事虜。太平天國坐是敗。談者猶寇洪王。帝愛親。勿悟也。孫逸仙建義惠州。響應未衆。踰歲而蘇報倡道於滬濱。昌言夷夏之防。鄒容諸子相繼起。著書立說。民族風潮。始一日遍東南數省。君自肄業陸師時。已隱然自任匡復之重矣。既掌兵柄。意氣益發舒。嘗率部下謁明孝陵。猝詢其衆曰。若曹亦識此爲大明太祖高皇帝陵寢乎。衆有知有不知。則雜然應。君慷慨大言。高皇逐胡元。奠漢族。功業隆重。無與比倫。至聖安而復亡於虜。閩浙繼陷。滇黔忽諸。地下有靈。弗來享矣。吾曹亡國民。其何以報前皇。衆皆失聲痛哭。復雜然和曰。唯主將令是從。君喜。撫循之益力。語駸聞於虜江督。將中君以危法。顧事無左證。第罷其職。所部兵士。夙歸嚮君。臨別贈言。淚盈盈承睫也。君既不得志於江南。則北走津沽。從皖人吳樾遊。吳之將刺虜酋端方也。君實與其謀。多所擘劃。謀定。吳促君南行。君貽詩告別。吳答以書曰。每誦君詩。不覺心酸淚落。豈某之傷懷後事。而出以兒女之情乎。抑詩意之感人深也。復謂某爲其易。君爲其難。蓋以程嬰杵臼之

誼相勗云。及副車誤中。吳以身殉。君益指天劃地。誓有所爲。遂入粵。復任新軍標統。會廉州以抗稅樹幟。士人劉恩裕爲之魁。四方志士多羈人其軍。勢稍稍張。虜粵督命君率師禦之。君既抵境。密遣部下通聲氣。顧劉起草澤。無足共事。虜將郭人漳與君同行。又時製其肘。君怒。謀誅之。弗克。知事未可爲。遂馳告諸志士。使他去。而劉黨亦分道離散。廉事遂定。君設宴廉之南門外海角亭。招諸將校痛飲。酒酣卽席賦詩。有八百健兒多踴躍。自慚不是岳家軍句。蓋君以所志弗就。徒爲虜馳驅。不能無所怏怏也。顧郭人漳已冒其勳受虜上賞矣。君既班師旋廣州。虜粵督張人駿亦器其能。將畀以重任。而端方自滬南密電戒張。謂君才堪大用。顧志弗可測。毋養虎肘腋。致自貽患。張獲電。遽削君兵權。使爲陸軍小學監督。未一月。復降督練公所提調。君知無望於內。遂請急歸吳。一省其家。復走香港。謀大舉焉。香港密邇兩粵。又爲虜政令所弗及。亡命之士多輻聚於是。既獲君來。咸大驩忭。君以粵新軍多已舊部。且與虜吏不相中。謀藉其

力以覆廣州。一旦度庾嶺而北。中原可圖也。因屬其事於皖人倪映典。而已爲之謀主。顧事終弗集。映典殉焉。虜吏知謀出於君。懸五萬金購其元。偵騎四出。卒無所獲。威名愈振。初揚州熊成基者。在江南時。曾隸君麾下。受其陶鑄。及虜酋載活那拉母子相繼暴斃。熊遂起兵於安慶。事敗走海外。謀刺載濤於哈爾濱。機洩死之。君素未以國士期熊。聞耗歎息曰。昔在金陵。賢豪輻輳。若熊者殊碌碌不足道。孺子今日乃能先我成名耶。會汪精衛黃理君北入虜窟。刺攝酋載灃。復不得當。且被囚。君益發憤。遂奔走南洋羣島。遍訪其豪傑。備軍實。購器械。期年而後有成。將以紀元四千六百九年辛亥夏四月。潛師襲廣州。推黃克強爲總司令。率同志先期入粵。而君與胡漢民駐港備後勁。於是吳楚閩粵滇桂洛蜀皖贛越十一國之士。相繼來會。論者咸謂中興有日矣。會粵人溫生才新自南洋歸。狙擊虜將軍孚琦。殪之。廣州大震戒嚴。而虜之詞人。有廁身吾黨者。復漏師焉。虜兩廣總督張鳴岐。水師提督李準。益擁兵自衛。且下令大索黨。

人知謀洩。有議解散爲後圖者。克強持不可。謂網羅已布。散無所之。戰亦亡。不戰亦亡。不如先發。事縱弗成。猶足以謝天下而激後起也。衆曰諾。三月二十九日。遂攻虜督署。入之。張鳴岐倉皇洞垣如狗竄遁。義師旣失張。而李準兵復大至。乃巷戰。人自爲鬪。無不以一當百。殺傷相當。顧衆寡弗敵。卒敗北。石經武。宋玉琳。石慶寬。喻倍倫。姚國樑。秦炳。王明。韋雲卿。羅節軍。周華。勞肇明。李芬。林常拔。杜鈺興。黃養臯。李晚。王鶴明。李文楷。馬呂。羅坤。李子奎。李文甫。林修明。饒輔廷。李羣。陳文坡。陳文有。嚴確廷。黎開。龐雄。羅聯。羅裕光。梁緯。徐明。林文。方聲洞。林覺民。林尹民。陳與燊。陳可鈞。陳更新。馮敬。劉元棟。吳適。劉六湖。郭炎利。郭增興。郭鈿官。郭天財。翁長祥。陳孝文。陳大發。林茂增。王文達。曾顯虞。金鼎。周團生。吳順利。丁細弟。柯刁。爲。劉枕玉。陳志。徐晒西。封來冕。阮德山。華金元。林華嵩。周增。林清華。劉爐。陳文。李仲。陳保榮。李自恩。林榮平。張作游。陳作新。吳炎妹。林七妹。輩百餘人。先後死之。獨克強等數人得脫。間道走香港。初君與克強約。師期

既定。卽親入粵。會二十六日。某女士自粵渡港。謂機械已漏。事且弗諧。君因留港俟之。而不虞衆之驟發也。既得密電。知有二十九口之舉。卽倉卒就道。舟行晦日晨。始抵廣州。則事已大去。黨人盡死。遂復回港。感憤成疾。廢寢忘饋。醫者謂癰生於腸。請割治。君急於離港。弗允。顧病益甚。黨人送之入病院。施刀割。而遷延日久。體弱癰成。亦已無及矣。君初病。神志猶清。既施割治。翌晨咯黑血。遂昏憤。時狂呼曰。黃帝來詔。或曰岳武穆來晤。四月二十日。竟卒。年三十有九。克強諸人。殯之於港。顏其碑曰天香閣主人之墓。

柳棄疾曰。得臣猶在。晉憂未艾。伍員不來。楚其旰食。人才之關係於國。運豈不重哉。廣州義師雖敗。識者謂克強有天。幸得脫。而君又健在左提右挈。捲土重來。天下事未可知也。虜廷以君再蹶。再起。事敗而名愈張。忌之益甚。復疑其伏處大港。緹騎絡繹鄉里。騷然豈知君不死於沙場。不死於柴市。而遂奄忽牖下乎。北征葛相遽痛隕星南渡。宗侯空呼渡河。天其終不欲漢族中興耶。何奪我。

伯先之速也。嗚呼痛哉。君嘗爲友人書聯。出句用汲古得修綆。友曰。偶句其盪胸生層雲乎。君曰。吾不作頭巾語。乃大書交情脫寶刀五字。書法奇崛。下鈐一私印。則天水王孫也。時作小說。尤饒奇氣。舒捲雲霓。吞吐海岳。蓋岳鄂王石翼王之倫。豈章句小儒所能夢見哉。飲酒可數斗許。醉後有力如虎。其自粵反吳也。僚友爲置祖筵。旣醉。則漫罵其座人。伸足蹴垣。深入者數寸。力拔之。出血。潏潏不顧。旣抵滬濱。與余邂逅於酒家。介丹陽林懿均而訂交焉。終席無一語及國事。明日卽別去。然余觀君眉宇間。英氣咄咄逼人。雖微林君言。亦知其非常世第二流矣。聞君首途時。遇豪強爲不義者。奮拳毆之。至垂斃。繼扞文網。益想望其爲人。自君走海外。復遭名捕。萍蓬踪跡。不復可親。去歲九月。君客遊檳榔之嶼。始屬蜀友雷昭性輾轉存問。泊余裁書叩起居。而君已他往矣。今年三月初。復以書來。詞曰。別來三載。相思無已。偶於近刻。得見詩文。吟誦至再。如對古人。茲有請者。弟自出亡以來。未敢少自放棄。近極意經營。所事在指顧間。惟阿

堵物尙虧一簣。就力所到。已窮羅掘。焦思欲燃。若因是掣阻。殆不止王敦笑人。昔公瑾用兵。子敬指囷以贈。江鄉先哲。高義如許。矧用急難。遙呼將伯。千鈞一髮。尤甚前人。見信望卽於數日內。籌措至少兩千圓。電匯香港。以供急用。萬勿見却。他時握手中。原必有以謝君也。余旣得書。而力未能報。乃賦詩一章。以告罪。有此情。或者皇穹諒。忍死猶堪睹。凱旋句。蓋自憐。蠅。蝨。下。才。謬。廁。同。盟。之。末。旣不能如終軍之請纓。復不能如卜式之輸財。內疚神明。外慚良友。幸而日月重光。冠裳再造。專車之骨。獲免於塗。山羊裘之足。得加於文。叔甯非大幸。詎料平陵一蹶。蒿里再歌。地坼天崩。山枯海竭。君子猿鶴。旣反袂於黃花。賢者龍蛇。忍招魂於朱鳥。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而人心未死。來者難誣。沈書。晉井終開。大明之天。抉目胥門。會見勾吳之沼。西臺臯羽。尙有餘哀。南國夷吾。詎無佳傳。爰以祈死之范文。勉爲執簡之南史。君眞諸葛大名。垂宇宙之間。我愧尼山絕筆。繼春秋而後。

孫竹丹傳

孫元字竹丹江蘇上元人。南京陸師學堂學生。既卒業。轉入將弁學堂。嘗有志天下事。從長江上下。諸會黨魁桀。遊陰有所部。勒丹陽林懿均與同學。陸師爲余數當世人才。輒屈指及君。曰此東南第一流也。余因是知君。歲丙午。懿均東渡海赴日本。則君已先往。且注同盟會會籍矣。將有事于皖。道出滬江。袖懿均書來訪。高譚雄辨。驚其座人。自言善催眠術。雜稠人試之。有驗有不驗。而君則端然高坐。大聲施暗示。不顧朋輩。至今傳爲笑談。然君曰。光炯炯英氣撲眉宇。固知非常人。儔也。既入皖。廁身軍隊數月。會遭虜吏猜忌。乃復走日本。與雲間陳道一同居者久之。已忽遷去。蹤跡遂疎。越數載。已西。揚州熊味根烈士就義遼東。辭連及君。云方北入燕京。有所謀劃。虜廷聞之。遽下令大索。顧卒無所獲。明年庚戌。忽有函自日本來。從余索陳希夷邵康節遺書。則已更名爲負沈。字幼符矣。時余方逐時流。後立壇坫。刻名字以文辭相雄長。君書言願受約束。已

而音問復絕。又明年辛亥。革命軍起。曩時亡命之士咸入國門。爭龍騰虎躍。以赴風雲之會。而君獨杳然。道一私謂余曰。竹丹殆死乎。不然何寂寂也。因相與詫歎者久之。未數月。則復奔走來告曰。竹丹真死矣。因述其所聞于友人者。知死狀甚慘。蓋君性喜奕。仇家甚之者。使人誘與對局。君方覃思澄慮。謀制勝方。罌而伏者。猝起于身後。持鐵椎左右擊其顙。立隕。復支解其尸。沈之大海云。柳棄疾曰。革命建幟以來。死事者多矣。君獨爲仇家所中。名不列于國殤論者。惜之。君爲人坦白。無城府。而鋒芒過露。又好爲大言。行事或不能相掩。卒以是罹禍。余識君數年。相處未及旬。日顧風雨中。宵一燈獨對。冥然遐想。猶恍若見君酒酣起舞。英姿颯爽。誦伊藤博文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句時也。嗚呼。傷已。

鄒亞雲傳

鄒銓字亞雲。江蘇青浦人。少孤貧。體弱善病。而刻苦向學。歲乙巳。余讀書里中。

自治學社始識其人。明年社事廢。舊侶星散。不相聞問者數載。庚戌春。余詣武林。過同邑陳巢南於高等學校。則君儼然在焉。相與握手。大歡笑。遂偕泛西子湖。探烟霞石屋之勝。置酒湖上。雄談豪飲。一時來會者多裙屐勝流。而君亦意興飄舉。不可一世。越歲辛亥秋。余移家海上。值武昌建義。吳越騷然。君既廢學。則走依故人慈谿陳布雷。布雷方任天鐸報事。卽引君自輔。時民軍初起。如劍礪新發。光燄萬丈。海上諸報。尤能推波助瀾。曉諭順逆。望平街者。諸報館薈萃地也。街頭環而伺消息者。人以萬計。每一紙出。報義師今日定某地。或敗敵某軍。則鼓掌聲如雷動。君伏案撰文字。旣訖。輒與布雷走余寓所。指天劃地。相笑談爲樂。復草楊白花傳奇。譜虜廷祕事。論者比之張蒼水。滿洲宮詞云。中山旣正位。南都君約余。爲觀光之游。中夜乘車入白門。狂走城隅。竟日登雨花台。拾石子盈筐。過桃葉渡。買醉酒家。雲間陳道一。吳中葉楚傖。咸蒞焉。興闌先後返滬。值布雷以事歸甬。上不復出。余方佗僚失志。遊倦金盡。而故鄉苦萑苻。不可。

歸進退杌隉。君則介余於天。鐸代布雷。事復謀。所以周之者甚力。余因是得稍安。居和議既起。余持論頗異。流俗遭當世詬病。君獨深韙余言。淮南周烈士實丹遊海上。與君有聯床一夕之雅。及烈士殉義。君爲表彰不遺餘力。復從諸同志奔走。事復仇。嗚呼。是足以譔君之爲人矣。余爲寓公滬上。將匝歲。秋風起。忽動歸思。時君已數數病。且各以事牽。不常敘。顧余歸前一日。君猶扶疾走送。語絮絮不忍別。明日余就道。聞君又臥病矣。繼聞就醫於杭。以莫詳蹤跡爲恨。歲闌得君書云。病已就痊。重入高等學校。且卒業焉。則慰甚。余兒子無忌居滬時。卽戀戀依君左右。君亦善撫視之。余欲聘君就余家授兒讀。且相與晨夕。過從修舊好。君已報書諾余。余日夕待君至。忽遊吳門。遘疾吐血盈斗。馳歸竟不起。時民國二年二月三日。春秋二十有幾。悲夫。君性誠摯。縝密爲人謀。無不忠。詩文清麗如其人。遺著有流霞書屋集。余輩方謀裒而刊之。以示天下云。所居地曰章練塘者。介吳縣吳江青浦三邑間。曩歲議正經界。君嘗上書當事。請以

地屬青浦。今署曰青浦人。從君志也。

柳棄疾曰。世衰俗敝。太行孟門。生人方寸。間朝刎頸。而夕貿首者。有之矣。張山綈。袍巨卿。死友如我。亞雲甯有幾人。而天必殺之。彼蒼誠憤憤哉。黃公酒壚。祿陽鄰笛。每一追念。不知余涕之何從。嗚呼傷已。

陳蛻盒先生傳

先生姓陳氏。諱範。原名彞範。字叔柔。或作叔疇。又字憶雲。號夢坡。別稱夢逋。一號瑤天。晚乃自更名曰蛻。號蛻盒。亦稱蛻僧。又別署退僧。蛻存云。先世籍湖南衡山。嗣遷江蘇陽湖。故又爲陽湖人。先生生而負異稟。弱冠通詩古文詞。尤究心經世之學。慨然以攬轡澄清自任。既累試不第。遂納粟爲令。謁選都中。復就試。得己丑乙科。仍棄去。入江西爲鉛山縣知縣。久之。自投劾歸。創蘇報。上海昌言革命。會山陰蔡元培。陽湖吳敬恆。巴縣鄒容。餘杭章炳麟。諸子。方建中國教育會。日夜圖光復。得先生振宗風。則大喜。時時爲文。張之。當是時。蘇報名震天。

下虜廷驚駭視之。若一敵國。遂命大吏案治。於是元培敬恆出亡。容炳麟就逮。先生亦航海去。日本顧室家已毀。貧困幾無以自給。繼漫游香港。無所遇而歸。復來上海爲偵騎所陷。繫獄年餘。既得脫走。依陽湖汪文溥於湖南醴陵。文溥者先生女弟德暉壻。始共建蘇報。至是乃爲醴陵縣令。喜結納時士。丙午萍醴之難。保全善類甚衆。顧卒以是失職去。留長沙觀變。先生則往來醴陵長沙間。從醴人史良傳。專劉澤湘輩遊。嘗趣澤湘諸人爲文生祭之一日。渡淥江訪紅拂墓。潛然謂同遊者曰。吾死葬此矣。醴人甯調元以革命錮長沙獄三年。先生時時攜酒就獄中。賦詩痛飲。出而與傳專言調元未嘗不流涕也。先生雖窮居憔悴。乎然心實未能忘天下事。識新軍協統定興劉玉堂。賢謂此勇士。緩急可用。使與文溥圖湘會。文溥以事被逮。先生與史良輾轉營救。已而光復軍起。先生欲使文溥說湘都督焦大鵬共玉堂率兵援鄂。議未定而大鵬被難不果。鄂事急。玉堂以少兵馳赴。一日夜戰死。漢陽遂陷。先生聞耗爲詩文哭之。慟謂文

溥曰。令早用吾策。君與劉偕。先十日赴援。劉或不死。漢陽不失也。論者以爲知言。蓋先生之抱負。匡濟如此。既與文溥共參湘桂。援鄂聯軍事。以司令沈秉堃。無遠志。並去之上海。時南都新建。昔之亡人。逋客。方濟濟慶彈冠。而先生布袍幅巾。蕭然物外。絕口不道前事。於是蔡元培。吳敬恆。先後爲言。諸政府請以蘇報獄付稽勳。且議優卹。久之。不獲報。語寢聞於先生。亟使文溥謝敬恆。謂正誼明道。非以計功利。吾儕自靖。自獻。甯容貪天爲己力。幸告吳先生。勿以我爲念。聞者皆扼腕歎息。不置。以爲賢者不負天下。而天下負賢者。非建國之祥。顧當事者卒弗悟也。先生客上海經歲。爲南社及國學商兌會祭酒。任太平洋報筆政。繼走燕市。主民主報。未幾仍南歸。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十六日。卒於滬西寓廬。年五十有四。配袁夫人。字幼菡。繼配莊夫人。字芙笙。並先卒。繼聘某氏。未娶而蘇報獄起。遂別嫁去。妾二人。隨先生東渡。初使入女校求學。繼並遣嫁之。謂還其自由。所以崇人道也。子二。長疑。蘇報難作前出走。遂不返。次岐。代先生就

逮出獄後早卒。遺腹得一孫。生三年亦殤。獨嫠媳鍾氏存。女二。長擷芬。十年前創女學報。名聞海內外。適重慶楊僂。並留學美洲。畢業後返國。次信芳。畢業日本女學校。受基督教洗禮。今居上海。先生爲人闇澹沈默。恂恂如老師宿儒。卽而與之語。一引其緒。輒玄妙入微。否或微笑而已。閑居耐苦思。嘗謂一尋常俗語。皆有至理。其學穿穴經史百家。旁通內典。兼及重譯諸籍。而尤長於詩。詩故雋。上益以身世蕭瑟。玄想孤邁。論者謂窮而後工。幾幾與杜陵方駕。所著有映雪軒初稿。煙波吟舫詩存。寄舫偶存。息庵詩。庚庚集。東歸行卷。滄波聽雨集。夢樓續雨集。九疑雲笈。題襟集。捲簾集。殘宵梵誦。夜梵集。閒情香草詩。爲誰存稿。蛻僧餘稿諸目。存佚參半。歿後汪文溥爲斟定付梓。計得七卷。附以瓣心詞殘稿一卷。顏曰蛻翁詩詞刊存。今行於世。而醴陵諸子收拾叢殘。嗣有所獲。將謀續刊焉。述學論事之文。精至縝密。前無古人。亦由文溥網羅得數十首。刊成文集一卷。餘緒爲小說。尤絕優美。惜散佚不盡存。

柳棄疾曰。十年前震陳先生。名以爲祥麟威鳳。泰山北斗。不世出之豪傑。其容貌議論。必有魁梧奇偉。慷慨激昂。足以排風霆而走海嶽者。嗣讀其詩。深微幽渺。輒心疑以爲弗類。民國紀元之歲。始得謁先生於滬上。退而益爽然若自失。將母史遷所謂留侯貌。似婦人好女子。不稱其功業者耶。抑上德不德至名無名。仲尼所致嘆於猶龍者耶。然後知先生非猶夫世之所謂豪傑者比。蓋直進而爲有道之士矣。先生之歿也。汪文溥述事略綦詳。傳專且爲之別錄。而崑山余天遂涇縣胡懷琛。又各有所紀述。先生之道德行誼。與夫事功學術。亦旣燦然大備于世矣。顧汪子拳拳獨以一傳相屬。不佞若棄疾。抑又烏足辱先生。排比所聞。聊塞汪子之請。庶與諸家並行。非敢自附定論也。

陳悔叟先生傳

先生姓陳氏。諱某。字瑞林。晚自號悔叟。湖南甯鄉人。少有用世志。觀時不可爲。隱居教授。養親自給。父玉華翁。以力田起家。頗有恆產。自先生任俠仗義。喜結

交賓客。令子女入學校。盡傾其貲。家遂中落。陋巷環堵。壁立無長物。而嘯歌聲出金石。怡然自樂也。生平尙氣節。重廉恥。嫉惡如仇。不喜權勢。不事生業。獨好從文人。劍客。遊嗜山水。成癖。一丘一壑。時見其遊屐。或長夜靜坐。無倦容。尤好讀書。博聞強記。一目成誦。古今典籍。殆無所不窺。史習馬遷。班范詩學。魏晉于儒。先語錄。服膺王船山治樸學。則推重顧亭林。及王懷祖。父子下至陰陽五行。天文。河洛。諸術。靡不兼綜。博采尤雅慕魯仲連。葛忠武。陶靖節。白樂天。邵堯夫。陸放翁。文信國。王陽明。史閣部。諸先哲。思尙友其人。中歲得明季中湘王何文節公。騰蛟遺集。及粵東三忠陳文忠公子。壯張文烈公家玉。陳忠愍公邦彥起兵殉國。諸事蹟。朝夕諷誦。益慨然有攘夷光復之志。遂身先諸子女。悉隸同盟會。奔走國事。歲丙午。禹之謨烈士就義。長沙先生長子家鼎。亦在捕籍。出亡海外。清吏逮先生。將株連就戮。鄉里震駭。謂奈何殺我長者。有以全家百口爲請者。乃得釋。然自是家人生產益蕩然。靡遺矣。遂流轉四方。乞米自活。備極艱苦。

左徒行吟。賈生慟哭。殆無以或踰也。民國既建。喜形於顏色。謂吾志今日始大遂。顧未踰時而禍變復作。時局日非。先生憂憤成疾。遂以不起。時紀元三年某月日。春秋五十有七。著有芸鞭草堂詩稿。子家鼎。家鼐。家鼐女家英。家傑。家慶。咸能世其學。鼎爲衆議院議員。鼐任陸軍某職。並以世難去國。英傑亦負篋海上。獨鼐慶在家侍先生疾。易簣之際。猶勉諸子女當努力國事。無一語及家。嗚呼。可謂賢已。

柳棄疾曰。先生之歿也。鼎郵狀來乞傳。余與鼎論交且十稔。而鼐英傑又皆同社友也。誼不可以無言。猶憶曩者先生五秩之歲。余曾撰文爲壽。意謂天下洵會當有變。祝先生消息於出處之間。以董公黃石相期。曾幾何時。吾言之幸而中者。坐爲豎子所誤。終至裂冠毀冕。背道奔馳。而先生亦且以傷時憔悴死矣。昊天不弔。不慙遺一老。撫滄桑於俄頃。感家國之盛衰。未嘗不潛焉出涕也。陸劍南句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吾願鼎鼐英傑諸子。其各以

是自勉也可。

沈孝子姚烈婦合傳

孝子沈應霖。應嘉烈婦姚氏。浙江吳興雙林鎮人。父沈翁。商於江蘇之虞山。遂家焉。三年夏。沈母病傷寒頗劇。而所居寓樓甚湫隘。霖嘉與其兄應震弟應錄。更番入侍。咸憂勞困憊。不獲休。六月二十五夕。夜既央。諸子甫假寐。樂鑪忽中。坼火光。熊熊上騰。霖自睡夢中驚起。見火延及牀幃。恐傷病母。遽撲以手。嘉亦起。則蹴以足。火勢四散。嘉大呼。霖以被奮身。蓋火震錄居樓下。聞聲至。震急扶母下牀。力弱不支。嘉猶忍痛負之。自梯下。疾趨入旁室。震亦得掖霖下。錄自樓窗躍墜。傷及腰。啓門呼救。會沈翁自肆中歸。鄰人救火者咸集。火得撲滅。而霖嘉手足糜爛矣。亟就醫吳門。顧傷重不可治。二十八日晨。霖死。三十日。嘉又死。姚氏者。霖婦也。既持夫喪歸。痛哭絕粒。誓相從地下。戚黨環勸弗聽。七月三日。晚遽閉戶。自經死。而沈母病竟愈。

論曰。世道之漓也久矣。神州古國。虎狼恣於外。狐鼠訐於中。其亡其亡。不絕如綫。而舉世蚩蚩。醉生夢死。視國家若秦越人之肥瘠。無肯出身犯難。倡大義以濟淪胥。或斷脰瀝血。一瞑不顧。如孝子之護其親。烈婦之殉其夫者。將母魯連。所謂三晉之士。夫不如鄒魯之僕妾也。歟。吁。可愧已。

孫君竹丹事略

孫君竹丹之死。余既爲文以傳之矣。踵跡疎闊。見聞狹隘。未暇詳也。民國紀元之二年春二月。余遊天平鄧尉諸山。留滯金昌間。陳陶怡自海上郵書相招。謂毘陵錢兆湘字孟雄者。竹丹故人也。願有以語吾子。因馳赴之。則相與道竹丹平生行誼甚備。而於讒人誣搆之跡。及所以辭而闢之者。尤詳且盡。余庸是據以撰此篇云。君諱元。後更名銘。字竹丹。別號同仁。子先世居江蘇之上元。有以醫名於時者。嗣遷皖之壽州。遂爲壽州人。君年十九。與薛哲同學江南陸師學堂。已隱然以革命自任。既東渡。入振武學校。學業傾其曹。所志益堅。歲乙巳中。

國同盟會始成立於日本。君參預樞密。任皖分會會長。奔走黨務。事無夷險。胥
猛勇精進。靡有難色。明年丙午。與孫毓筠等歸國。謀起義江南。事洩。毓筠被捕
入獄。君復走日本。圖再舉。時黨人聲氣日廣。而誠信未孚。意見歧出。恆有以細
故相齟齬者。君太息曰。昔人以才難爲患。今迺反是。人華拿而家管樂。將如築
室道謀何。因盡力調護其間。使漸融洽焉。復慨數載以來。義旗屢起屢躋。多以
軍實不足爲之大梗。爰與錢兆湘諸人謀。多所規劃。值己酉春。熊成基至自長
春。聞君說。甚激賞之。因與同居澄吉館。熊之來也。避清人耳目。踪跡甚秘。君爲
更名龍潛。字曰望雲。復與石德純蕭翼鯤輩。醵金助其資斧。熊庸是得安居日
本。日本參謀部有所謂軍事計劃。祕密書者。頗于遼瀋間戰局有關。君以苦心
弋獲之思。因熊以售于俄人。得重資供黨用。是年秋。熊挾書返國。介俄之僑商
以干其外部。議值百萬。將有成言矣。猝爲奸人臧冠三所賣。死之初。熊之敗於
皖也。輾轉走長春。與臧冠三識。臧故馬賊渠率。復爲耶穌教徒。年六十矣。貌任

俠。而中實陰賊嗜利。熊既赴日本。臧函招之。至則復主其家。居數日。頗悉臧隱棄之。走哈爾濱。時黨人程家樸輩。邀君赴北京。陰有所圖。獲資五千金。同志時功玖張昉石德純梁蔭卿咸悉其事。而熊自哈電東。招君商售有事。君携三千金。就熊于哈。謂熊曰。聞此間有黨人商起宇輩。謀購地開墾。當以此資助之。熊以爲然。君留哈爾濱十餘日。復退北京。臧聞君之携資就熊也。妄謂熊已獲巨帑。函索萬金爲壽。熊馳書力白其誣。臧弗信。復以函來。謂苟弗獲金。誓告密清吏。熊得書未報。而禍作矣。臧既陷熊。復牽連及君。謂方潛伏輦下。謀不軌。熊慮君居虎口。將弗免。則故謬其供詞。指君爲清政府委員。盡諱其往來同謀之跡。以冀脫君於難。顧清吏錫良。已電告北京。下令名捕。賴程家樸先期知其事。密告得脫。遂偕梁蔭卿走天津。日租界。而中道金盡。石德純助之。始復歸日本。錢兆湘楊寶泰迂於東京車站。見其形神俱悴。衣服盡敝。嗚呼。可謂狼狽矣。君既抵日。遂杜門不出。日讀周易自娛。間治譯事。以供旅資。暇則與王堅何天炯宋

教仁錢兆湘三四同志相往來而已。顧皖人有慧君者。日夜與其徒黨。造作讎言。謂君爲清人作偵吏。熊氏之獄。君實禍首。曾參殺人。不疑盜金。飛短流長。駸成市虎。會趙聲自南洋來。日與君相見。微聞其語。舉以相告。且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此伯宗之所由死也。子好以直言買怨。故人以惡名相誣。恐行且有甘心於子者。子其慎之。君坦白無城府。置弗介也。已而趙宋何王錢諸子相繼返國。慧君者無所顧慮。奸謀益逞。遂誘君至東京市外與對弈。而使人持鐵啞鈴伺其旁。僞爲觀局也者。俟弈者呼曰殺。則應聲舉啞鈴擊君腦。雙目並出立死。復支解其尸。藏之篋中。假歸國名。携登海舶。夜半沈大海以滅跡云。時辛亥夏六月。君年二十有九。老父七旬。以思子得疾。竟不起。婦某氏。子女各一。柳棄疾曰。蘭以芳自摧。膏以明自熊。君負英挺之才。而居污濁之世。宜其死也。顧既殺其身。復污其名。夫己氏之用心。亦太酷矣。錢兆湘謂余歲己酉秋。黨人孫武被舉爲湖北都督。自日本歸國。謀興義師。而行李困乏。則君實助之。又今所用陸

軍軍旗。曩時號爲鐵血旗者。出武手定。與其他起兵方略。皆就正於君。其歸也。悉在行篋。故武與人言。恆曰。使竹丹而誠值吏也者。胡弗使清人邀我於途。以博上賞。而獨賣熊成基哉。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嗚呼。孰謂世無清議也。柳棄疾又曰。兆湘旣以事略屬余。復使爲訟冤之文。布諸天下。自宋教仁以下若而人。皆與兆湘有同心者也。余迫於他事。棄置筆硯。卒卒數月。始竟厥願。而教仁則復隕身鉏耨之手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黃台之瓜。一摘再摘。能無抱蔓之懼。又甯獨如曹子桓所謂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者。爲可悲慟哉。嗚呼。傷已。

周母敖太君墓誌銘

母姓敖氏。粵之開平人。年十八。歸同邑周翁耀史。越二年。生子尙功。明年。翁卒。家故貧窶。賴翁力田自給。僅足饗殮。至是。迺益困。母躬親紡織。更事南畝。節衣縮食。以撫其孤。二十年如旦暮。尙功旣長。而母子煢煢。無以自贍。則命典田園。持數十日糧。渡大海爲傭工。異國如是者又數年。迺稍稍得貲。娶婦抱孫矣。說

者。謂。周。祀。不。斬。微。賢。母。誰。與。歸。母。壽。七。十。有。一。以。紀。元。前。十。七。年。歿。歿。後。之。二。十。年。其。曾。孫。張。帆。讀。書。識。大。義。思。表。揚。先。德。既。屬。家。傳。於。金。山。高。壘。復。乞。松。陵。柳。棄。疾。誌。其。墓。銘。曰。

耆。儒。黃。顧。輝。青。史。並。以。寡。母。育。賢。子。積。之。久。者。發。之。昌。孫。謀。貽。厥。今。堂。堂。邱。原。佳。氣。正。葱。鬱。我。言。不。文。愧。立。石。

南社文選

十

涇縣胡韞玉樸安選錄

孤鴻文選

范光啓字鴻又字孤鴻安徽合肥人余與同事于民立報鴻軒奔走革命甚力文字不多作民國三年被政敵暗殺于上海今錄文二首

紀宋先生遺事

孤鴻曰。余之担任南京方面事。實因遜初允以全力相助。乃武漢諸友。電催甚急。遜初謂予曰。目前形勢。武漢最重。我將去矣。公其速約烈武南下。余曰。第九鎮兵官兵士。最崇拜者爲伯先。次則兩秋烈武。但烈武在東省。亦有組織。恐不能分身耳。果得此公來。大事可圖矣。遜初曰。公試爲之。余卽偕贊成發電。第二日得覆可南下。再數日。烈武來。在民立與余及遜初相見。縱談片時。三人合議。決定烈武担任南京司令。余担任籌款運動。適克強至。寓朱家木橋小樓中。

克強請宗漢至民立約。遜初及余。遜初不在。余獨往談片時。遜初亦至。余遂回室。次日早七點。余偕烈武會克強。克強贈烈武手槍一。蓋是夜黃宋二人對坐小樓。商量一夜。並未眠也。又次日。黃宋上赴漢。余偕烈武赴南京。爾後九鎮失敗。余心甚急。繕函倩倪鐵生赴鄂。請遜初速來主持下游。茲時余蓋深知攻甯必須聯軍。而城下後調和頗不易也。而遜初因組織臨時政府事。亦欲南下。及遜初到鎮江。聯軍已雲集矣。此時余留遜初在鎮。疏通各軍。遜初曰。我暫赴滬。蘇杭一帶。計議臨時政府事。疏通軍隊。公任之。轉瞬金陵攻克。我再來甯。組織政府。因茲時漢陽有不守之信息也。南京下後。遜初來。而江蘇都督問題。糾紛不可以理。遜初曰。政府不知何時可成。江蘇都督問題。我輩須特別注意。遂分頭走各軍。各司令僉願顧大局。林頌亭願任北伐總司令。徐固卿願任援鄂總司令。程雪樓願任都督。遜初及余一日遍走各軍。當晚頌亭將經手事完全交與雪樓。於是軍心大定。顧都督府組織法及各司人員。尙無端倪。軍民屬望甚

切。遜初手出一冊。係鄂州臨時約法草案。廼遜初所屬稿。而鄂省擬公布者也。雪樓閱畢。大爲贊成。願照鄂省一例組織。推舉都督府各司長。遜初與余主張軍隊會議。各軍司令申言不欲干涉政治。遂由雪樓約遜初固卿良鑑。在諮議局開一秘密會。雪樓派指各司人員。請遜初担任政務廳長。而以參事會會長屬余。遜初以組織政府辭。余以組織鐵血軍辭。固卿曰。此事明日非宣布不可。遲恐軍心不定。遂允諾。上海大元帥問題發生。遜初離甯。余卽入鐵血軍。自茲以後。遂入於南京政府時代矣。

再紀宋先生遺事

當民吁被封後。騷心回陝省親。余一人留滯瀟濱。冬氣森嚴。萬彙枯寂。搔首問天。埋憂無地。端居深念。覺悠悠天地。竟無一人一事。足繫余心。一日偶閱中國公報。見有自署孫樓者。讀其文。雅愛其爲人。旋卽往謁。一見如故。彼此縱談片時。傾胆披肝。銀河倒瀉。一若生前似曾相識者。次夕孫樓來。縱談至深夜。余曰。

中國已矣。殆將萬劫不復矣。孫樓曰。公何悲觀之深也。余曰。政府無道不足慮。外患憑陵不足慮。內政紛亂不足慮。惟在野無一真人才。斯真不可救藥耳。溯吾有生以來。橫覽當世。未見其人大陸起龍蛇。神州建新國。何人能當此任乎。此余所以悲也。東京爲人才尾閫地。公曾有所見否。孫樓曰。公所謂真人才。以何標準。華盛頓乎。拿破崙乎。抑秦始皇乎。孔仲尼乎。余曰。就中國國民程度言。似難產出華盛頓。就世界進化言。絕不容產出拿破崙。西方且勿論。以余意言之。能得一諸葛亮。加以房杜。頗牧。陸王。陶猗。十餘輩。定可轉死爲生也。公意中有其人乎。孫樓急應曰。有。有。茲人尙在東京。閉戶養晦。余急詢姓氏。孫樓曰。吾同鄉桃源宋教仁。卽其人也。余聞言之下。悄然有思。豁然有悟。一若宋先生是余前生之密友也者。一若宋先生係余不知何日何處已經相晤也者。嗚呼。自茲以後。宋教仁三字。遂爲余腦海中須臾不離之神交友矣。孰意一槍響處。鬼泣神號。余數年來志同道合情同手足之宋教仁。一變而爲余眼簾中時常湧

現血迹模糊腹裂徑尺之宋教仁乎。嗚呼。余書至此。余心欲碎。余淚如潮。余不敢怨天。然天能令格蘭俾相輩成功於西方。何以必奪我東方之宋先生。是天公誠憤憤矣。余不敢怨國民。謂國民有罪惡乎。何以能產我宋先生。謂國民無罪惡乎。何以天奪我宋先生。若是之速也。嗚呼。哀哉。黃花。却後喪一趙伯先。國會開前。喪一宋遜初。使我國民自祖宗以迄今。茲稍有一部分人。未造下彌天之罪惡。則天公未必如是之慘毒也。

无生文選

王鍾麟字先生安徽歙縣人嘗主神州報筆政民國三年病故今錄文五首

揚州饑民慘狀記

前歲冬居海上。得友人函言饑民狀。予心怦然動。然未一見也。昨以事返揚州。揚州襟江帶湖。饑民南下者。均麇集於此。既登陸。晤友人詢揚近事。曰饑民可悲也。予心又怦然動。翌日。以事往鄉間。出城西南行。是日朔風怒號。撲面如割。

徧野皆作白色。予方飽食。醉酒猶時。時肌起粟。行不數武。見若老若小若婦若男。瑟縮徧官道旁。彌望而是。詢之皆饑民。有司以圩居之。圩築以土。圩內聚而處者。不知其幾千萬也。既入圩。則蓆棚趾相錯。每一姓以一棚界之。有著單衣者。有併單衣無之。僅以破布被體者。匍匐僵處朔風中。瑟瑟戰不已。每經一棚。無在無哭聲。有男女老幼相抱持哭者。有偃伏草上。擁破蓆僵臥。色如陳死人。惟胸腹間尙吸吸然者。有男女各坐以背相承。爲衾褥者。哭聲既遍。野人語舉不得聞。有一人手持竹筐。不知從何許得殘藩雜紅白。方欲自奉。旁坐者見之。則互搶攘。偶一不慎。筐傾於地。鳩形者咸奔集。手爪膩漆。鷹攫狼搏。殘粒頃刻盡。時日光從棚隙下。咸匍匐駢踵。就曝日中。猶戰栗不止。一婦哭甚哀。與之錢受而哭不止。問之曰。吾家都七人。吾翁死最早。吾姑死。吾夫又死。今昨兩日。吾之長次兩子又死。所存者惟吾及一女。亦三數日內人耳。予問曰。若曹胡不歸乎。曰。無家可歸也。曰。地方官不嘗爲冬賑局乎。曰。人數過衆。杯水車薪。無濟於

事且所給者皆荳餅。荳餅者榨油之餘粕也。食之不善。往往得疾死。死者日百數十也。予聞之心益動。涕縻縻。墮不忍再進。遂廢然返。

先生生曰。吾以上所紀饑民之狀如此。吾而今而後始知吾國人命之賤也。吾聞近歲十八省無患災之區。而在上者卒不能實惠及民。嗟彼遺黎。何以堪此。雖曰天災流行。世所恆有。而人事與有責焉。今日地方大吏。政府樞臣。方且披重裘。饜梁肉。擁豔妻。飲醇酒。於饑民之情形。非惟目不得見。抑亦耳不得聞。卽聞矣。其不肖者淡然置之。其賢者雖日謀籌賑之法。而在下者方且以奉行故事掩飾耳目爲得計。而彼不知也。吾聞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其名必出現新聞紙數次。一有水潦。則政府必謀得萬全之策而後已。而吾國乃如此。豈蒼蒼者厭我中國乎。吾思及此。吾直願我同胞死盡殺盡。不復再生此世界。乞貽之痛也。雖然。今外勢日益急。內憂日益深。碧眼黃鬚兒。方左持刀。右握矛。以伺吾後。安知吾異日不死於饑。死於寒。死於水。火。死於道路。與饑民同也。又

安。知。吾。儕。異。日。之。情。狀。不。尤。慘。於。今。日。之。饑。民。也。且。安。知。今。日。之。饑。民。先。我。而。死。者。非。得。天。之。福。使。不。遭。異。日。之。禍。也。嗚。呼。吾。念。及。此。吾。心。灰。吾。意。盡。吾。方。自。哀。之。不。暇。而。又。何。暇。哀。饑。民。爲。

答陳相弢書

前奉惠書。敬悉種切。賤疾縛著。致稽答書。比赤燠匿威。蓐攸弭節。想履綦安吉。君子維宜。伏承邇者有名賢書牘之刻。甚休甚休。先生湘水鴻才。吳門儒吏。摛藻霞蔚。蜚聲雷鳴。縞紵之歡。徧彼海宇。瓊瑤之什。物乎巾箱。時或山河乖違。言笑寢隔。傳幽憂于音驛。達繡綵于箋繪。詩貽塞北之篇。函致江南之作。寄來黃犬。中郎大令之才。損以文鱗。河北膠東之紙。託微波而通語。苟予情其信芳。然而宦游三十年。蹤迹數千里。感曜靈之易逝。慨陳迹之弗留。孤烟獨懷。明月不至。風雨夢覺。聞雞鳴而腸回。山川秋高。盼雁字而目斷。或人亡琴碎。已悲黃公之壚。或梗泛萍飄。彌軫甯朔之痛。舊箋猶在。存慘綠之苔痕。新淚重揮。雜遺紅

之酒量。昔侶煙逝。隊歡雨消。爰乃襲此赫蹏。付之影石。搜篋中之舊作。薰以名香。題襟上之新詩。裝諸異錦。且夫生命之永。眇及百年。會讌之樂。捷于過影。羈旅淪落之悲。死生契闊之感。魂夢馳于千里。惻愴繫乎畢生。維此一編。足以百禩。然則先生今日此書之刻。非惟垂藝林之故實。播文苑之美談。亦以綰古歡導新唱。流芳在渚。如佩湘蘭之騷。金心不渝。益堅松悅之誼。此其風烈有加。曩賢走養疴山中。又已匝月。夕醉京口之酒。晨覽江洲之潮。藥烟出牖。微裊馨音。鐘聲穿雲。時答樵唱。長江灩灩。蜿蜒走于下方。星辰離離。指顧墮于襟袖。島嶼萬點。微見片帆。水天一色。忽覩飛鳥。老衲問字。衣有松花之香。游女時來。裙汎蓮葉之色。篁雲入舍。則僧衣轉青。朝嗽染窗。而佛面生赭。晴雨萬象。回皇四時。無何而秋色上衣。潮氣侵袂。殘荷猶在。黃蘗已稀。世眼雖更。孱質弗適。重以今夏。陽侯肆饗。人天慘淒。川瀆排盪。澤茈骨立。溪木膚傷。巷日慘慘。耳惟哭聲。瓦甍沈沈。突眇煙影。七月之季。買舟言旋。閩神邱墟。戢影家弄。抱恙日久。比益不

支束書獨居。日惟悲涕。對客酬酢。每致失歡。方書滿其座隅。藥煙繚乎窗隙。照隣臥疾。憤甚時。欲自裁。范雲脉徵醫者。卜其早世。矧乃憂患久歷。似續猶虛。數九原之骨肉。倍于生存。問明德之後人。有覩面目。比以牢愁煎迫。疾疾侵凌。時恐急景凋年。殷憂損歲。因思遁跡廛市。埋形密林。效張摯之獨居。法維摩之示疾。而人事蜩集。家累鴻嗷。賣文則心似流波。享伯自知不壽。養疴則室如懸磬。相如無以爲生。返念生平。彌深歎恨。所謂積慘之厄。獨萃此藐躬。叢憂之身。難望乎壽考。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聊因風便。敢佈腹心。萬里海天。伏惟自愛。

周孺人誄

維歲在丙午。九月十有四日。吾友上海朱君少屏德配周孺人以疾卒。越日朱君持狀來訃。乞文於余。余不敢辭。謹按孺人姓周氏。名文雋。字湘雲。世居上海。爲上海人。至文先生之女公子也。瑤光孕。章蘭質。貞粹晞髮。學繡習淇。泉之槎。難聞蟲弄機。工蔡國之纂組。年十有九。嬪於德門。簪翹聯聲。緇施作儷。夕然脂。

而伴讀晨汲井以牽絲盤龍鏡啓笑注雙波朱鳥窗開詩成十索任奠鋤俎爇之職治乾籩饋食之籩敦牟佐餞上怡乎尊章免藁飭廚下孚乎儻服朗節咸仰柔儀弗渝且夫回文織錦曾傳寄外之詩問卜拔釵欲化望夫之石大抵蛩駘之儷影懼爲鴻燕之分飛孺人則以爲丈夫生有家室自合壯遊男兒志在四方何甘雌伏高柔愛玩之篤王寬夢想之勞終因兒女之情致短風雲之氣蓋少屏結褵未久孺人卽勸之留學東洋一切家政躬自料理門戶愔愔治內以攝外鹽米井井送往以事居猶以餘閒負笈肄業顧杼宵臥諷詩夙興素手織絹時而繭生柔腸結環頻見轂轉况復念客天末懷人河干盼魚書而不來撫鴛瑟而久廢勞懷旣多美疢由孽孺人恐少屏妨學不以告也安書道健恐生行遠之愁忍淚持家不作登臺之望少屏始得銳意向學淡懷內憂迨乎今春返自東海與諸志士組織健行公學東塾西塾撫蘇湖之規正齋備齋模鹿洞之制基礎甫立度支不充搜倉則金穴皆空啓囊則銀杯欲化於時孺人已

靈虧陽宅。骨瘦香桃。見少屏之熱心教育也。仍以無疾告。並搜篋得金條脫數事。付質庫得千餘金。爲健行經費。蓋至是而健行始克成立。雖駱統之姊出私粟以贍鄰。鄭袤之妻脫簪珥以濟急。詎足方斯洪誼。儻此清衷。昊天不辰。華質易萎。促靈妃之駕。枕冷紅蕤。登女姪之邱。釵飛白鳳。摧蘭悅茝。返魂無聚窟之香。罷翠收華。蘇幹眇璫田之草。愁撐魚目。侶拆鵲枝。卒時年僅二十有三。悲哉。溯夫。奠雁之始。迄於別鶴之初。年未三旬。歸纔四載。而少屏又求學異域。歲僅一歸。暨重返乎故居。復奔走於教育。秉燭以出。戴星而還。文季對飲之歡。德曜相從之樂。纔數月耳。少屏神傷。奉倩慟切黃門。宵露零而枕稜。單殘月下。而空房冷。披其羅幕。則華鋌之匣猶新。檢其雕匳。則都膚之痕宛在。塵封遺掛。泣杜宇於三更。光暗漆燈。懸影堂之一幃。天乎莫問。怨矣如何。鍾麒忝屬石交。夔聆坤直。爰爲摘粉搓脂之句。以寫胸春眉繭之情。招魂有詞。懷香無夢。所望玉簫再世。春回弔鳳之山。唐女重來。日煖啼鵲之石。誄曰。

霜欺澤蘭。雪脆湘竹。臨華敗芳。當影謝馥。嗟茲淑姬。行劬年促。性芬蘊荃。德款佩玉。二十而嫁。祁祁僮僮。三星允協。四德僉同。熬廣謹焚。蒸苾視饗。璫珮華屏。桂組約從。君子于役。於心無懟。君子興學。出資以衛。事微必親。病篤仍諱。方幸蘭徵。俄驚玉碎。忉利天荒。震靈藥缺。命也不猶。瑤田路絕。月冷洛濱。旌返霓闕。娛妯哀啣。姑媼涕屑。嗚呼哀哉。荃枯兮蕙泣。玉冷兮烟寒。秋河明兮寶瑟絕。新月。眇兮脩眉殘。哀蟬泣兮錦衾冷。黃蛾撲兮冬釭闌。嗚呼哀哉。份份君子。茹痛制成。呱呱弱息。無母何恃。步虛房以象聲兮。過影堂而撒涕。儻之子其下臨兮。掩珠櫳其彷彿。長蛾愁其既頻兮。又欲前而仍避。痛並翼之未久兮。遽見背而卽世。嗚呼哀哉。風吹灶兮鳳去樓。璫範斂兮瑤華收。冬青死兮絳花落。金枕埋兮羅袂愁。痛寸木之永隔兮。闕綵雲於荒邱。嗚呼哀哉。

秋瑾女史哀詞

昔天水斟符。有南宋清流之禁。朱明淪馭。興東林名士之誅。然雖禍起乎黨人。

從未株連於閨閣。若乃娥娥紅粉。遭赤舌之燒。城曼曼明妝。飲青鋒而入地。未成鐵案。遽掩玉棺。以視賢媛。賁屈天霏六月之霜。孝女銜哀。郡有三年之旱。此其慘酷。抑又難言。固從古所必無。亦於今而僅見。競雄女史者。浙之山陰人也。雙環告夢。四教嫻詩。孕柔祇之淑靈。稟世胄之純德。西川小妹。夙負經綸。東海名姝。早嫻禮教。軍歌譜就七弦。奏鳳尾之琴。劍術吟成百幅。寫烏絲之紙。時則運丁元二。星燦旄頭。女史乃義不帝秦。志圖存趙。梅五娘堅貞自矢。童八娜智勇兼全。書分七體。隨在題詩。座演萬花。同聽說法。恨雌風之不競。俯仰由人。望異域以來。遊殷勤求學。方謂軍呼娘子。誓携手以同行。虹是美人。看冲天而一起。鏃飛楊柳。迎譙國之麾幢。劍蹙鴛鴦。識平陽之旌葆。是則纖纖素手。獨揮返日之戈。燦燦紅妝。永立擎天之柱。兒女吐風雲之氣。瑟琴和鼙鼓之聲。而乃貝錦潛昌。豺牙宓厲。天狼墜地。國狗噬人。旣成市虎之疑。遂觸狹獮之怒。如雲鬢髮。戴楚國之南冠。似玉身軀。飲羸刑於北寺。庭前砧砧。生殊荀女之尸。殿上楹

櫟死漬趙姬之血。敢一身之是卹。運厄紅羊。縱九死其爰辭。哀銜精衛。震電之藥。難蘇沉寃之魂。聚窟之香。莫回旣折之榦。向使女史守無才是德之言。懷不出中門之戒。華勝以宜其飾。倭嬭以善其容。盤龍鏡啓。笑注雙波。朱鳥窗開。詩成十索。亦旣隨時爲俛仰。何致隕命於非刑。而女史必不屑爲之者。蓋雖死。不死禍福之無常。求仁得仁。聖賢所同。嘅勁草之質。撓回飈而始彰。幽蘭之芳。燔烈焰而方茂。當此衆响漂山。羣盲吠日。梯突者儻。爵而懷綬。正義者選醢。而遭烹。旣爲嫠婦之報。周必致漆室之殉。魯嗚呼。霜鋒飛而玉隕。白刃墜而香消。生無翟弗之加歿。有桐棺之殮。莫須有。三字轉。斬王所以心傷。何爲反。一言周絳侯。因而齒冷。紅埋千樹山阿。有人鵲哭。三更人間。何世冰霜萬劫。常開薄命之花。香土一坏。卽是埋憂之地。且夫曹娥隕涕。名峙湘江。岳女浮尸。聲流浙水。而此則丹雲永護。空存瘞玉之區。香蛻無歸。并鮮生金之字。代苦惱衆生而受戮。俠劍沉埋。痛振興女界之無期。靈旗慘淡。某與女史。旣未識面。亦異知名。只因

好惡之公。因有述哀之作。賦仲御之小海。慷慨傷情。歌宋玉之大招。旁皇致祭。名兮不朽。與蘇菲亞以同傳。魂猶有知。偕瑪麗儂而來享。淒然援筆。謹爲詞曰。緬元造之外迁兮。視我辰之所當。陶埏密移。殳沕莫測兮。抨鸞叱而鴉翔。恫夫坤輿之上塲下黷兮。疇則掃夫粃糠。天帝下視。列缺震怒兮。璇姬織女。迭以旁皇。接萬靈以走罔車兮。實斯人之降祥。天姥之山。有天書下降兮。曰聖秋瑾。初度於杭。棍蘭莖爲首飾兮。襲六藝作佩璫。恥並世盡巾幗兮。願謠詠朕之淡粧。金鬆團胸而紅綃抹額兮。求劍術於扶桑。直北辰之方醉兮。馨苾苳而莫彰。誓爲夸娥之負山兮。涕明珠以浪浪。咄衆女之服艾盈腰兮。搆讒謂蘭以不芳。繫黯伯之倚靡。譟譟以興大獄兮。羌不知其何故。謁椒蕕之萃萑。茁達兮。蕭疏蔓以延。附媚囂囂。其相嫉兮。恨留夷揭車之當路。鴟鵂其鳴。輓兮。覩禍隙而興。樹伊豈不能。嬌媚昭藐以終身於脂粉之場兮。不忍改乎此度。槃怊怊好此靈修兮。視頂踵猶塵埃。奮輕軀以就刃兮。遲女媧之召我。惟識字乃多憂患兮。羌

於君而見之。吊鳳之山。白楊哀號。兮吹爲香魂。所憑依。娟娟此豸。而猶殞命於。非刑兮。忽乎同胞之焉。歸欲哭君罪。而苦無可哭兮。思朝王母而告哀。予伴豐隆御車兮。披蒙霧而斂扉。九閭門者。不爲予通兮。紛擎涕其漣。瀉玉女投壺而帝醉兮。紛呼叫而天后。又不知人生斯世。尺波電謝兮。若白駒之逝。空占扇。嬈於千秋兮。夫何慙乎。龐鴻闢數千年。未有之局兮。天殆欲君爲女界之鐘。泥犁異口得見光明兮。斯則聖秋瑾流血之功。設使爲奴爲隸。長此終古兮。聖秋瑾其心恫彼干將。莫邪。信缺折兮。終愈彼曹蜍。李志自保以庸庸。重曰日艷艷兮。天茫茫。後有猛虎兮。前貪狼。搖唇鼓舌兮。伺吾旁。君以身殉國兮。君何傷。奠桂醑兮。陳椒漿。魂歸來兮。鑑湖鄉仙之人兮。左右襄明璫。翠羽兮。雲錦裳。曰朕生兮。遭迭遘。願諸姊妹兮。長毋相忘。光祖國兮。黃胄康。千萬年兮。唐哉皇。

白祝文

先生蒙難。魂漂精失。友朋見誚。室人交謫。先生曰嘻。子慎勿然。余亦有詞。將禱。

於天誰使汝幼而腹便便。誰使汝長而才翩翩。誰使汝名傳播四方。誰使汝文紙貴洛陽。手刻造化筆鐫顯。蒼干將莫邪。銳不可當人皆欲殺。屢挫厥銑。嘔出心肝。刻腎銑腸。造物見憎。貞疾在牀。纖兒猥徒荒落。學殖驚莊。味干甘居。雕劫飛綾。曜纓榮佩。劍絨惟祝。來生隻字不識。冒响干進不恥。梯突鴻文。覆醬麟史。掛壁被狐坐。熊厥願大適。運丁百六時。屯陽九。泉飛妖鳥。天墮蒼狗。瞻彼廟廊肉食者。多司馬。鹿鹿相公峨峨。且曰。天心人將奈何。誰則使汝著爲文章。大聲告哀。以驚聾盲。欲持寸木而廈。是支圓柄。鑿方所適。必違白狄。天驕緹騎。四出貽憂。高堂波累。家室張儉。閉門荆卿。複壁誰則使汝而蹈前轍。天心汝汝。自昔已然。董袞尉湮。葛札譙綿。惟祝來生。昏墨蕊茹。有耳不聞。有目無覩。鳥視禽息。以送寒暑。人之所寶。厥惟金貲。萬貫腰纏。無往弗宜。誰則使汝視若易得。結客江湖。千金一擲。金盡蘇秦。囊空阮籍。門前債主。雁行以立。門內妻孥。如不相識。惟祝來生。既愚且昏。死守一錢。趾不越閭。金穴銅山。源源入門。珍珠火齊。光皇

錯陳姊弟笑語妻孥歡騰命不偶俗昔人所悲明明上靈庶幾見哀申祝未竟
天門忽開恍覩仙真翩然下來揚臚赫休顧余而哈曰而所求余悉而屬易子
之心蔽子之目絨襲行尸簪飾走肉不識不知以載厚福聆此神語中心慄焉
再拜稽首以謝大圓悟今是而昨非兮去生命之蹇連人以矜能而窮兮物以
無用而全平亢衷之歎薄兮余將左攜黯伯右挈愍子以與此濁世相周旋特
出此訣以私孫子兮慎勿如乃公之恒恒悵悵

少華文選

李光字少華安徽太湖人今錄文一首

與柳亞子書

亞子先生著席南社發起光在江甯時由趙君厚生致啓相招約與俱赴臨發
之頃光以趙君百先邀遊孝陵遂不果行辛亥之春與林君秋葉遊杭過滬偕
訪先生又不得遇然先生之生平趙林諸君固爲光言之詳矣雖無面覲之緣

却有神交之雅。嗣觀著作。尤憾參商。洎讀所述。吾友孫君竹丹被禍事一篇。更滋景佩。嗚呼。假使杜少陵並世而生。甯有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之。句。耶。比者。疊接秋葉。稗蘭來書。並附南社條例證書等件。猥承不棄。傳語招邀。望梨里而慕。荊州。感。文。舉。之。知。立。德。愛。而。不。見。我。勞。如。何。自。念。文。章。德。業。舉。無。以。副。眷注之萬一。惟拳拳于朋舊存亡交遊離合。若有故。若無故之際。殊不忍交臂傾心。誤之一再。茲請以林陳兩君之介紹。敬交先生。貢詩二章。敢祈斧削。若荷始終謬愛。並請惠以玉照。示以佳章。俾紗籠絲繡之有由。庶聲應氣求之無憾。不勝盼企之至。社事另紙以詳。蓋光之所急。在識先生。其于入社一層。固無可無不可也。專頌撰祺。李光頓首。六月二日。

濱虹文選

黃質字朴存號濱虹安徽歙縣人深于金石書畫之學余與同事于國粹學報朝夕談心獲益頗巨尤癖印臧周秦古錄爲海上之冠屢次被人盜竊卒

展轉以復舊觀。客歲所藏精品。因鄰居失火。又爲人竄去。朋輩爲之悼惜。賓虹殊爲坦然。余謂賓虹之印。必可再復舊觀。蓋不以失之而灰心。則得之必有日也。今錄文十一首。

論上古三代圖畫之本原

莽莽神臯。自喜馬。拉雅山以東。太平洋海以西。縣互數萬里。積閱四千年。聲明文物之盛。焜耀寰宇。古今史冊流傳。美且備矣。聖作巧述。學術相承。授受心源。雖或有時代之變遷。支派之區別。忽顯忽晦。爲異爲同。不可殫究。而窮流竟委。各有端緒。其精思奧義。皆自卓立不羣。足以留垂萬世。釐然昭晰。而未可以或廢也。古者自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爲開萬古文字之祖。卽開萬古圖象之先。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寢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六書之義。首曰象形。畫已濫觴於此。有虞氏言余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雖藻火紛

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夏后氏之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史記稱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別錄。謂凡九品圖畫其形。尙書說命云。恭默思道。夢帝賁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是虞夏殷商之際。民風簡樸。而畫事所箸。已綜天地山水人物禽魚鳥獸神怪百物。而兼有之。逮於周室。尙文郁郁彬彬。粲然可睹。地官大司徒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若今之郡國輿地圖。是也。古之九邱。或言紀載九州土地。其來已久。惟圖至周而大備矣。家語記孔子觀乎明堂。睹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戣。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此又善惡之狀興廢之誠之大旨也。至如春官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龜蛇爲旐。全羽爲旟。析羽爲旌。鄭注言旗畫成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孤卿不畫。言奉政教而已。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守莫敢犯也。烏隼象其勇健。

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此因所畫各異，則物亦因之異名也。他若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展畫斧形，盾畫龍飾，飾羔雁者以纁。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雁爲飾而相見，故設色之工。畫纁之事，詳於冬官。畫纁二者別官同職，共其事者。畫纁相須故也。畫纁之事，雜五色者，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又言畫纁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也。其後畫事之見於列國間者，魯公輸班之水見蠡曰：見汝形，蠡邇出頭，班以足圖之。燕太子丹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天地山川，神靈琦瑋，璫琕及古賢聖怪物行事。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載籍可稽，不勝枚舉。代遠年湮，今已莫覩，所可知者，而惟吉金款識，其文字與圖畫糾錯參差，往往聯屬庾肩吾書品論夏瑀戈之書，謂爲蛟脚旁舒鵠首仰立，論鈎帶書曰：魚猶舍鳳，鳥已分蟲，仁義起于麒麟，威刑發于龍虎，讀者已可想見古人書畫同源，非特

其言語形容之妙已耳。而蘊鼎象尊。鷹父癸彝之類。直作物形。持刀立戈執爵拱日之象。尤其顯者。許叔重言郡國山川得鼎彝。其銘卽前代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余於上古圖畫亦云。

論兩漢之石刻圖畫

漢去商周既遠。由古文籀書小篆。降爲隸書。書法遞變。時至後世。人事繁多。日趨簡易。此其一端。圖畫制作。又與文字顯分。吉金流傳。每多陽識。迹象昭著。僅類琬飾。其視三代。迥不侔已。漢器洗銘三字。旁有蟾蜍雙魚之形。鐙銘七言。式詳龍虎鹿廬之制。卽如銅鏡帶鈎鈴鐸染栳。雖或纖悉成紋。金縷糾錯。不可名狀。要之古者義存彰燿。功資勸懲。進德行仁。有事圖畫。漢文帝三年。於未央宮承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鼓。獬廌。宣帝之時。畫圖漢列士。或不在於畫上者。子孫恥之。後漢順烈梁皇后。常以列女圖。置於左右。以自監戒。明王法古。詳稽制度。尤多援據典禮。博證經傳。著之於畫。武帝中。令奉高作明堂汶

上如帶圖。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其祭具。以致天神。明帝別立畫官。詔博洽之士。班固賈逵輩。取諸經史事。命尙方畫工圖之。其後若禹貢圖之成書於阮。三禮圖之見賜於王景。其遠且大。可與天文兵家諸圖並重。比之圖列仙者。僅明其道術。圖功臣者。不及於椒房。猶其事之近而微者耳。獨惜載籍所詳。今皆不存。而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雒陽龔寬之倫。並工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老少。爲得其真然。亦徒著姓氏。藝事不可復覩。今所習見。而惟石刻留存。顯然易知。傳者尤夥。武帝元狩中有鳳皇刻石。畫筆古勁。無異作書。當爲畫家寫意鼻祖。嵩嶽太室少室開母廟。世稱三闕。所鐫諸畫。意態縱橫。古拙特甚。前後數幅。若出一手。其中角抵蹋踘之戲。走馬獵犬之娛。螭龍蟾兔。獨角獸類。與人之坐者。跪者。持鈎者。互相回應。而所圖螭龍一龍入於窗中。一龍逐而銜其尾。又獵犬逐兔。趯趯然可及者。此尤見天機之洋溢。意趣之橫生者也。永建中孝堂山石室三間。畫象十幅。舊傳爲郭巨葬母

處。又云卽巨墓。其刻有岑樓阿閣。營帳數重。其人峨冠盛服。左右執版與簡策而立。兵士乘騎出射。作戰馬交馳。戈刀擊刺。或高坐堂皇。有反縛若鞫訊狀者。而逐鹿搏虎。牽舟捕魚。曳繩升鼎。設筵授几。種種可觀。岸側之樹。花葉相交。禽鳥飛翔。頗極閒暇。亦有長橋蹶馬。衣冠者與御者。墮入河中。多人舉篙。向上援救。舟旁羣魚。遶之而南。越北胡。駝象之屬。莫不咸備。舉凡人世。可驚可樂之事。狀其難顯之容。一一畢現。有如此者。若夫文之工。細錯綜如簞列錢。青瑣相間。貫成鱗瓦。櫛比皆作曲筆。此又開後來界畫之漸也。至武氏祠堂。自伏戲至丁蘭十四幅。僅載故事。李翕睪池。五瑞圖。左龍右鹿。二樹交枝。樹旁一人。奉器承露。一禾九莖。直祥瑞圖之類而已。其餘如周公之負成王。漢武以賜霍光。孔子之見老子。濟甯流於寶應。畫本傳世。後人祖述。多所摹翻。諸如此類。不可勝數。朱長舒墓石。或謂其人物衣冠。蕭疏生動。頗類唐人。王潛穎乘馬時圖。稱爲友人嚴紘所書。而攷訂金石之書。亦不詳於著錄。拓本今藏龐君芝閣家。後有近人汪彥份題跋。謂爲陝中出土。

事有可疑。未可以臆斷也。然其古意槃礴。神妙各臻。必非庸史所能擬議。臚舉大略。亦可知名畫昭垂。焜耀藝林。有自來矣。

論畫法之宗唐上

古來以繪事名者。動曰法唐畫之宗。唐如周有史籀。秦有斯篆。漢有隸艸。晉有眞行。體制宏創。允爲學書者所祖。雖百世而下。不能出其範圍。唐畫眞蹟。後人所未習見。或因有無學之說。而僞託者又多。鑿空杜撰。大失本來面目。遂謂唐畫皆極粗率。此未睹眞龍。葉公卻步。徒炫質鼎。樂正難期。是非溷淆。疑信顛倒。皆扣槃捫燭者。鼓其盲論。聚訟雖多。何以異之。大抵唐世畫法。工妍秀潤。雖斤斤規矩。而意趨生動。有明張平父謂唐人去古未遠。風氣淳龐。其筆如木。鳶楮葉數年而成。絕非後世所得。夢見亦非臨摹所得。彷彿又言唐畫蹊逕上接六朝。往往以精妍爲尙。以深遠爲宗。其最著者。厥有數人。術藝相承。足垂千古。吳道立者。初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久之不成。去而學畫。見張孝師畫地獄相。因效

爲地獄變相。早年行筆差細。中年行筆磊落如蓴菜條。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動。其傳采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縑素。世稱吳裝。其徒翟琰。楊庭光。盧楞伽。均學於道玄。時謂吳生體。閣立德立本。昆季畫法。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獨爲萬世法。故號曰畫聖。閣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家學俱造其妙。貞觀中。畫東蠻謝元深入朝圖。鳥章卉服。莊正恢奇。端簪奉笏之儀。鼻飲頭飛之俗。理該豪末。備得精神。立本有文學。善應務。時號王元鳳。射獲猛獸。太宗命圖其真。見者無不驚服。又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召立本寫之。有秦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圖。及爲羣僧作醉道士圖。並傳於世。尤甚著名。固已技擅衆美。非獨超越尋常也。至若張萱畫貴公子。鞍馬屏帷宮苑子女等。冠絕一時。周古言周昉諸人。時亦專工人物。或畫歲時行樂之勝。形貌貴以神傳。或多豐肥穠豔之容。貴游本於目見。詣之所至。各極其精。雖僅偏長。無傷大雅矣。所以韓幹專畫馬。不欲師陳閔。而師曹霸。

王維一見其畫。遂推獎之。弟子孔榮稱得其妙。戴嵩工畫牛。能盡野性。過於韓滉。其弟皀畫牛亦擅名。後有張符宗其派。論者謂爲氣韻骨法。皆出意表。此畫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者。技能卓犖。推爲獨步。後人學古。終莫能到。乃唐代名人。尙多。畫壁楮素遺世。雖或珍若球璜。鑒藏之家。尤不數覩。人所習見。班班可攷者。淨域寺有皇甫軫畫鬼神。資聖寺有吳道子畫高僧。老君廟有楊惠之畫神仙。信果觀有厲歸眞畫飛鷄。筆之記載。咸以爲奇。其他圖畫專精。姓氏不顯。流傳後世。猶復膾炙人口。稱頌弗衰。誠以一技之工。千秋共仰。如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相傳殿宇旣製。寺僧召畫工。將命施采飾。有二少年詣寺。兄弟共七人。各掣采繪。後啓其門。化鴿飛去。魯人廉廣採藥泰山。逢隱士授五色筆。而畫通靈。至中都縣。於李令署。及趙尉廨壁上。畫鬼兵有出戰之異。又畫大鳥有免禍之方。語多不經。事尤無據。未可遽信爲眞。要亦肥遯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托物寓言。故神其技。然其必有過人之能。足以驚世駭俗。而

非庸衆所可企及。因不屑於末技。稍留其身後之名。以視世之攘奪他人之功。博取富貴於一時。有忝面目而不知返。其爲人之賢不肖。抑又遠已。

論畫法之宗唐下

唐畫上承晉魏六朝下啓宋元明清精妍深遠其法大備山水林石花竹禽魚窮神盡變恆多創格王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相傳長安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戍一圖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又慈恩寺東院與畢庶子宏鄭廣文虔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絕畢宏當大歷二年爲給事中畫松石於左省廳樹石擅名於代樹木改步變古實自宏始鄭虔居鄭州滎陽山水墨色深厚樹木濃重老幹枯枝無不沈著又好工書嘗自寫其詩并畫獻之明皇因賜書其尾曰鄭虔三絕杜子美與之交善作詩贈之其畫傳世不多宣和御府藏有數幅時以山水得名足與王維分道揚鑣別爲南北二宗者有李思

訓本唐宗室弟姪五人。皆妙丹青。獨思訓之畫尤著。山水林泉。筆格遒勁。恆得
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爲一家法。其子昭道。作法佳妙。山
水鳥獸。精細繁巧。層樓疊閣。俱事界畫。豆人寸馬。鬚眉畢具。稍變其父之勢。雖
才思筆力。均若不逮。而翩翩公子。不徇時趨。唯以妍弄翰墨。繼美家風。世稱大
小李將軍。固其宜矣。王默師項容。又師鄭虔。畫多潑墨。山水或疑卽爲王洽。然
洽以夏夏獨造之詣。開百代雲山之祖。南宮房山。轉相摹倣。可謂形神俱肖。項
容嘗作松風泉石圖。挺特巉削。自成一派。河內荆浩嘗語人曰。吳道子畫有筆
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采二子所長。其自負可見也。所撰山水訣一卷。開
先啓後。厥功甚偉。畫之皴鉤。布置。後學觀摩。得有行徑。故關同北面事之不獨
爲唐末之冠。而實百世之宗焉。至若邊鸞精於設色。譬若良工製器。妙無斧鑿
之痕。黃筌兼擅衆長。稱其畫雉如神。極有生動之致。此又技呈花鳥。足爲學者
津梁。所由強穎陳庶之倫。同在當時。多得師資。名已大顯。况有本源家學。斷制

心裁。一如居寶居實諸賢。其爲蜚聲藝苑。良非偶爾。他或術類顓門。爭長片技。張皞手操雙管。能爲一生一枯。王宰家居蜀山。盡作玲瓏窳滕。王蜂蝶。曲擅精微。楊寧寫真。獨傳風骨。固不僅孫位畫水。南本畫火。足詡神妙。世所共推。而唐畫流傳。宗尙各異。雖有真蹟。歷代收藏之家。不可概見。名公巨卿。互有評鶩。著之簡冊。不爲不夥。宋元而後。作家士習。靡不依傍唐人門戶。始抒己見。以臻神妙。故吳匏庵。文衡山。皆云趙松雪畫摹倣唐法。衡山遙接衣鉢。藝事相承。不絕如綫。前賢矩矱。猶可想見。至於後世。每多嚮壁虛造。妄訾古人。或見倪迂取法荆關。遂云荆關似倪。是何異喻日於盲人之前。其不揣圓而爲鏡。誤明而爲燭者。亦已尠矣。今欲追蹤往哲。景慕芳型。世代旣遐。遺傳莫詰。不特楮素之留存有限。而兵燹閱歷。良多淪失。守成之子。不忍棄置先世簪履之遺。時深匹夫懷璧之懼。每有過訪之者。輒自秘匿。惟恐勢家豪奪。往往貯之衍篋。或一二年。不與人接。名筆傳世。因此寥寥。惟精於鑒識者。溯厥源流。辨其眞贋。若止水。

之鑑鬚眉。纖毫不爽。蒐羅所獲。與見聞之所及。皆足取以爲證。殊難爲師心自用者道也。

濱虹草堂集古璽印譜序

昔者子雲擬易。不爲瑯蟲。嵇生善琴。又工煨竈。厭忻之故。人事殊焉。余自勝衣就傅。闕乎九流。游屐嘯僊。壯而萬里。舟還漸水。信宿繇上。過汪訥庵飛鴻堂。見各種印譜。低徊久之。風徽沫雪。泥已消鼎。鼎百年觥觥大集。詢其所存古印。散佚盡矣。乃復江淮作客。歲得一歸。退耕繕渠。昀延十稔。力之能致。緣尙不慳。竊自喜耳。性與俗迕。來於海濱。時有古懽。萃此吳會。三千珠履。願懷春申之風。十六金符。如讀延陵之碣。侯門晝冷。神物夜飛。入市肆以驚人。典征衣而易我。則孫卿所佩秦斯之篆。尤足珍也。矧夫三倉出璽。百琲量珠。樓均寶燕。姬姜之寵。斯專。匣啓蟠螭。清閼之珍。可數。而是冊者。綴腋狐白。豈詡千金。耀手猩紅。將裒十卷。亦以史籀遺篆。有歷劫而不磨。屈到嗜芰。藉相餉於同好云爾。

叙印譜

余嘗瀏覽班史。至楚元王傳贊。稱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唐顏師古注。孫況卽荀卿。顧亭林言荀之爲孫。如孟卯之爲芒卯。司徒之爲申徒。語音轉耳。是爲塙證。旣而余得孫況印。鼻鈕銅質。土花辨駁。翠澤猶新。而文字秀勁。頗類李斯小篆。因悟秦政封禪諸碣。若琅邪臺泰山石刻。其體制皆無以異。爲之狂喜。擬以寶荀名樓。師龔定庵寶燕樓意也。夫定庵論印。於官私二者。有欲其史不史之殊。自來藏印之夥。無如汪訥庵。余族聚居新安之潭上。去訥庵飛鴻堂故址。僅六七十里。往來江淮間。舟行必經其地。至則裴回瞻望。未嘗不懷想其遺風。詢所藏印。則歸西溪汪氏已久矣。泊客遊歸里門。與西溪汪宅衡宇相望。又獲交其賢士大夫。始稍得窺其所存印譜。不數年間。又得其印譜中所有之印。蓋庚申兵亂。新安罹劫最毒。印故散失。事平而家人或收其餘耳。然存亡得半。尙以千計。近年宇內

藏印諸家所及見者。如仁和許邁孫。桐城馬莪園。湘中吳芷生諸君。得訥庵藏印。皆數百鈕。余生最晚。而得印存之印亦較尠。訥庵印譜流傳近世者。人人目爲瓊寶。東瀛士女尤豔稱之。余蒐輯有年。自忘黯陋。擇其精者。曾訂成帙。近來海上友人之索觀余所得印者益多。惟是古文籀篆。風雨磨滅。傳世寢稀。而餘印之文。朱白纍纍。新發土中。方日出而不可窮詰。則通儒之名字爵官之封號。其未紀載於史臣與譜錄於先哲者。不勝枚舉。繆篆雖微。苟繇是以溯文字之源。而探經傳之蹟。周秦兩漢之學術。且蘄大明於天下。而豈徒瑯蟲小技。夸耀今古哉。至今弔春申之往蹟。感荀卿之不遇。悲其被讒放廢。終老蘭陵。而僅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授其弟子李斯於相秦之日。斯不能用。而卒無補於秦之亡。詩曰。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士君子不幸而丁危亂。欲拯斯民之荼毒。益令人載稽往籍。景慕前賢於不寘也。余集古人官私錄印。因述其得印之顛末。而著於篇。

荀廬畫談序

董香光著畫禪室隨筆。詳言畫旨。歸其要於用筆用墨。學者宗之。垂三百年。至秦緬業作桐陰論畫。推崇董氏。褒然首舉。擯斥北宗。輟而非錄。豈弗思翁畫訣。所稱一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之說。爲之入主出奴哉。顧畫禪衣盃如卞花。龕沈子居。皆能渾厚。濃古不墮。宋元矩矱。而識者猶以華亭習尙薄之。白耄山人。閻爾梅。以勝國孤忠。矢懷高潔。評騭古今。謂黃子久畫法本之董。北苑而逾險。過之不似而似。乃爲其所獨造。後惟沈石田最爲入室。董思白酷臨北苑。而骨薄姿纖。似而不似。優孟衣冠矣。洵乎其知言也。婁東王遜之。刻意摹擬。思翁未能脫其窠臼。王清暉雖取法唐宋。已開乾嘉畫手鬆懈之漸。劉李馬夏。無復過問之者。王新城蠶尾集。言畫者多習南宗。少北派。因喜其靈秀。而憚其雄悍。宋商邱論畫。尤賞心於北宗之二公者。去思翁未遠。多見古今名蹟。又富於收藏。故其所言如此。昔鄧完白工書。肆力北碑。一洗前人南帖柔靡之習。包安吳

吳攘之。揚波助瀾。學風所扇。家漢魏而戶齊梁。虞歐而下。皆以爲不足觀。而獨畫學一途。積弊相沿。去古愈遠。近罹庚子之厄。大內舊藏。流入異域。碧眼紫髯。人共知縑墨之可寶。猶不靳兼金白璧之價。蒐求於劫灰故紙之餘。曠代瓌寶。恆集都市。目論之士。若無甚軒輊於其間。神臯美術。終以不振。非學者之恥乎。余不自揣。因據所見。筆之簡端。持論踳駁。不無與世乖迕。然尋源泝流。當亦不囿於時者之所許也。於是乎書。

與柳亞子書

近惠賜南社詩文集。閱悉。采輯宏多。猥以下走惡札。屢刊其間。濫竽之懼。前函本非飾詞。先生顧不見諒。且重下走之讐。君子愛人。以德果如是耶。竊以學問道德文章三者。皆不可假以虛譽。故古人尋常酬應之作。取入刊集。過多已足。損品况以瓦缶之鳴。而雜笙。敷其必不能動人清聽明矣。鄙意文字貴於精美。以關道德學問爲歸。非此寧闕毋濫。寧尠毋歲可也。下走學植荒落。無由進德。

惟蜷縮塵市中。岑寂如崖谷。僅摩挲古金石書畫。間與一二歐友相研求。稍剖前人拘泥穿鑿之惑。以爲快。自謂古人之道與藝。皆於是乎存。而不知其僻隘也。益以世氛日囂。人生靡樂。故交之士遭戮辱。罹禍亂者。不可僂計。傷何如之。然成務而償踣。立異而觸冒。此非盡庸人。而沈幾未深。豪傑與有責焉耳。邦之兀臬。來日大難。先生其何以拯救之。亞子先生道安。質啓。

分湖舊隱圖書後

鑿池畜水魚。千里疊石爲蜂蟻。百盤肯信有人行。汗漫雲山無際海。波寒此靈芬。山館題萬里浪遊圖句也。亞盧先生自撰分湖舊隱記。飄零湖海。與郭靈芬同有身世之感。僕亦羈旅人。遊蹤萍梗。遙望故山。因寫斯圖。不禁爲之累歎。已濱虹黃樸存。

古璽印銘并序

余病時艱。薄世味。暇輯璽印以古自娛。繼之歲月。所獲可仟伯計。汰其繁歲。手

拓成裘。迺爲銘曰。

犧繩沕穆。嬗易書鑠。俗化琬文。佐符用璽。璽印之作。以檢姦萌。權詐竊發。烈於秦。羸扶蘇殞身。子嬰組頸。亡國不祥。莽稱符命。改文新韞。賜章單于。椎破以斧。召戎有餘。如漢趣銷。如項刈弊。羣雄號闕。所重神器。亦有侯尉。佩紫懷黃。鼎貴高門。人譏爛羊。入貨鬻官。苞苴納賄。影組新朝。夸榮郡邸。對茲纍纍。物且蒙羞。我安韋布。抑又何求。中心忉忉。斯文將墜。佞盧梵書。派衍殊類。不朽之業。史冊爛然。姓氏鏤私。百不一傳。伏犬外嚮。愉鼂左顧。製造寢迄。而愆鑿。古今也神皋。洪水橫流。狙詐長亂。陸沉之憂。文遐獵碣。諾重饒鼎。吉金不渝。唯印示信。

雷母陳夫人誄

蜀中雷母陳夫人。處士伯楊先生次女。適雲峯先生。吾友雷君鐵厓之母也。甲寅七月八日。年七十有二。以病歿。家人卜葬於宅左山陽。雷君方羈海外。踰五十餘日。甫得耗。冬十一月。社長柳子亞盧。郵寄雷君鐵厓母夫人喪訃行狀來。

告。僕。聞。而。哀。之。維。時。江。流。夜。寒。林。垌。書。暝。風。嘶。霰。集。弢。此。嫠。采。天。道。茫。昧。夫。復。
奚。言。雖。然。僕。稔。雷。君。至。性。孝。友。抱。道。貞。潔。其。克。承。母。教。足。勵。世。俗。者。多。矣。又。烏。
可。以。無。言。繫。母。夙。素。誕。自。名。門。生。有。婉。孌。之。容。幼。稟。清。節。之。訓。雖。天。桃。比。豔。既。
賦。於。歸。而。衣。蘆。忍。寒。尤。全。至。行。故。知。職。勤。內。相。必。茹。蓼。之。能。甘。教。有。義。方。且。晝。
荻。而。不。倦。遂。令。先。貧。端木。殖。貨。豐。財。畢。願。向。平。男。婚。女。嫁。家。道。無。坎。坷。之。慮。人。
生。得。鑒。足。之。思。德。與。才。兼。可。謂。難。矣。抑。復。志。存。憂。國。甚。於。恤。緯。之。嫠。子。未。當。歸。
念。此。倚。閭。之。母。豈。非。迢。迢。萬。里。宜。乘。壯。游。鼎鼎。百。年。相。期。大。器。者。乎。然。而。霜。華。
易。老。風。木。含。悽。非。所。料。也。豈。不。哀。哉。因。爲。誄。曰。

朔。氣。旣。嚴。上。慘。下。黷。霜。雪。淩。厲。卉。木。蕭。索。載。瞻。愛。日。胡。忍。西。沈。崦。嵫。景。薄。滄。流。
晦。冥。浩。浩。海。波。矗。矗。冰。山。鄉。關。間。隔。游。子。不。還。崎。嶇。蜀。道。澄。清。江。水。寸。草。春。暉。
思。親。無。已。

善之文選

程善之以字行安徽歙縣人余與同事于中華民國報議論頗爲相得報事停歇善之回揚州卽音問鮮通矣善之工文辭所製說槍說礮尤爲傑作近年以來皈依佛教定知慧業日增不在區區文辭之間也今錄文九首

印度宗教史論略序

嗚呼釋迦不能起印度之衰耶蘇不能拯猶太之亡其究竟也大鵬生於鷦鷯晨風卵於斥鷃佛東出而昌耶西去而光還顧本邦蒼蒼涼涼如夜未央哀哉豈徒人謀之不臧毋亦宗教之不祥乎宗教家之言曰出世間法出世間法非所以入世也斯其所以蟬蛻塵網敝屣天下也歟人人而蟬蛻焉而敝屣焉則將國不國家不家世界不世界豈不廓然至公無彼此無疆場無政刑無兵革熙熙皞皞共享太平之樂也哉然而不盡能也於是仁義不能勝智勇慈悲不能當慘毒樂易不能御險巇哀哉釋迦耶蘇卒以其救世出世之心而首陷其鄉國於修羅阿鼻之劫也雖然吾以爲此皆世人根基淺末智慧卑下不能察

先聖先哲之微旨。而以是爲玩弄光景焉。是其自誤之自病之。而因以自釀其困也。夫五穀不熟。不如萑稗。蟠桃不華。不如槭棘。學道不至。不如爲術。衆生自愚。菩薩自智。管蠡之見。奚足語于高深哉。蓋宗教家之所謂出世。非別有世也。質而言之。其目的。卽在將來耳。由循蜚而至今日。其爲期。非不遠也。遠而限之。以期則雖千萬年。可坐致。惟以將來爲目的。則可近可遠。可大可小。今日有今日之將來。明日有明日之將來。無盡期。無止境。斯豈非所謂極樂世界。所謂天國乎。佛言。不度衆生。誓不成佛。其以度衆生爲成佛之功行也。衆生果可度乎。果不可度乎。佛不佛在。可知。不可知之間。而必以衆生爲功行。天國之自在人間也。尤明矣。知以天國爲將來。則必知以人世爲現在。知言出世。則必以現在爲階梯。其更爲彰明較著。無復詰難者矣。故夫所謂天國者。仍以衆生爲之。仍以現在之衆生爲之。但能階梯現在。卽成佛作祖。無窮之希望。皆在是矣。惟其爲階梯也。故有破除之與保存之。之二義焉。不破除。無以成也。不保存。無以養。

也。兼。是。二。義。而。後。能。以。仁。義。行。智。勇。以。慈。悲。化。慘。毒。以。樂。易。鎮。險。巖。出。世。入。世。兩。無。妨。礙。彼。專。言。入。世。者。重。保。存。此。政。治。家。之。偏。也。不。知。人。間。之。有。天。國。者。也。專。言。出。世。者。重。破。除。此。宗。教。家。之。偏。也。不。知。天。國。之。在。人。間。者。也。印。度。之。宗。教。世。間。中。之。最。有。哲。學。價。值。者。也。閒。居。無。俚。偶。撮。其。古。來。各。派。之。要。旨。各。爲。一。篇。而。略。述。其。是。非。同。異。因。舉。生。平。持。論。之。旨。以。弁。其。首。

胡氏族譜序

人。生。一。世。豈。不。蒼。蒼。茫。茫。也。哉。自。顧。此。身。其。來。何。所。其。去。奚。窮。窈。冥。而。不。能。省。識。然。而。一。旦。去。鄉。國。之。親。而。念。家。庭。之。樂。則。涕。淚。縈。之。矣。隔。二。三。十。載。而。追。維。前。此。釣。遊。之。趣。則。夢。寐。遇。之。矣。俄。而。歷。祠。宇。覽。邱。墟。語。祖。德。之。綿。綿。又。神。魂。擬。之。矣。是。故。來。去。無。迹。而。無。不。可。尋。其。念。念。相。繩。徘徊。留。戀。上。承。而。下。啓。者。至。無。窮。盡。嗚。呼。斯。念。也。蓋。人。羣。絕。續。之。關。鍵。而。性。德。淳。漓。之。起。源。也。三。王。之。盛。因。人。之。念。而。擴。之。於。是。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

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故其書曰。無忝爾祖。又曰。以保我子孫黎民。其勗人。以身繫前後之交。而寄前後於一身之任。有如是者。後世版圖愈廓。族姓益繁。親疏合離。無以相固。而文字教化。日益卑下。不能覆幬而鎔鑄之。乃至於數典忘祖。同室操戈。賢哲之士。心焉憂之。欲明統系。聯感情。正本源。澤枝葉。則有譜牒之學。號稱專家者。然一代亦不數數覲也。嗚呼。敦本之念。旣衰。則人人無復睦卹之情。與長久之望。宜其畔渙支離。情見勢絀。有如今日也。浙東胡氏。昔出吾皖。代有聞人。洪楊之役。始自杭州避難甬上。兵燹之餘。譜牒散失。同光之際。雪塘先生者。搜集文獻。志在纂修。未暇告成。嬰於世務。令姪寶琛昆仲。追懷先世。慨然有述。因門人許咏春而屬序於予。予惟人無智愚。莫不慕先賢而望孫子。惟其有是念。而無與系之。忽然如石火電光之過眼。今重之譜牒。令爲子孫者。知立身斯世。自有去來。而非泛泛然踽踽然之偶。以相遭也。則所以上承下啓者。豈徒一時而已。行見胡氏賢子孫之肩摩而武接也。卽斯一念占之矣。

九淵姪遺文序

天下之至不能住者莫如生。世之光陰或懷抱而殤。或耄耋而息。其修短不同。而其悲死戀生則一。然使徒以修短爲悲。爲戀。猶至其非焉者也。使其人生而知讀書。立志弱冠而嶄然見頭角於家。亦旣稱於鄉里。譽於友朋矣。而父兄不能終其庇蔭。家庭不能安其居處。卒於離親族走四方。其志若竟。若不可竟。其學若可成。若未可成。憤激蹭蹬之餘。積氣內攻。以隕之中道。嗚呼。試爲設身處地。彌留一息之時。其悲戀當何如者。此今日所以檢吾九淵姪遺文而泣數行下者也。憶幼時從先兄居金陵。聽事數楹。廣且朽矣。九淵生之三日。廳砉然傾圮。余嬉戲其間。一嫗挾以趨。冒土石震眩幾絕。少定。聞家人慰兄嫂。言此充閭之徵也。及九淵稍長。體羸而心摯。先兄旣歿。亦來居於揚。顧與余分塾而讀。其暇時輒以奕棊相過從。自先君子棄養後。吾儕各蕩析走東西。謀衣食。偶得一見。詫爲大幸。回首幼時事。垂三十年。忽忽若醉。若夢。不謂今日乃九淵先醒也。

九淵於詩文外尤邃於算。又能和文。皆未暇箸述。體既善病。性本卞急。以是奔走數年。無當意者。遂病困。迨余知而問之。則已歿矣。嗚呼。使九淵早生十年。及吾家之猶可相保。昆弟叔姪互爲師友。相與匡救。其偏調和其氣。則吾九淵或不遽夭。卽死矣。所就當不止此。嗚呼。豈非天哉。人生電光石火耳。奈何此發現於電光石火中。盛衰離合之迹。何其多而竟不能爲齎志窮愁者少。慰抑又何也。援筆挑燈。顧影歎息。書此以塞吾悲嗟乎。九淵復安從覩此也耶。

駢枝餘話自序

天銷劫石。靈鵲無橋。地折崑崙。巨鼈失峙。怨嫦娥之冷落。仙藥無靈。話佛土之莊嚴。優曇一現。嗚呼。次公得酒。雖醒而狂。士龍臨文。有癖在笑。心負萬里。壽促百年。觥觥今古。對明鏡而滋慚。斷斷是非。睇墓門而短氣。夫孰知此天實爲之。又况年華送老。豪情避哀樂之潮。家室累人。兒女奪詩書之席。復值民潰梁都。鬼謀曹社。天飛戩人。避魚羊琴絕。廣陵之散。笛悲山陽之弄。眴眴舊族。渡江。

水。而。懷。沙。毛。薛。上。賓。望。夷。門。而。隕。涕。蓋。覲。於。夢。者。且。異。平。生。接。於。形。者。遑。論。新。故。此。則。聞。見。所。及。神。魂。爲。銷。蒲。柳。之。質。所。以。望。秋。先。零。熠。燿。之。光。所。以。未。霜。而。暗。者。也。然。而。耳。目。故。在。骨。肉。未。寒。以。云。出。世。則。塵。障。不。銷。以。云。埋。憂。則。后。土。不。載。不。有。自。遺。何。聊。厥。生。是。斯。編。之。所。以。作。也。先。生。烏。有。公。子。憑。虛。義。取。駢。枝。名。標。餘。話。若。者。蜃。樓。海。市。若。者。風。馬。雲。車。若。者。北。里。揚。鞭。若。者。南。山。射。虎。若。者。車。輪。懸。虱。巧。蓄。三。年。若。者。棘。刺。爲。猴。齋。逾。三。日。亦。有。李。波。小。妹。共。轡。大。道。之。弓。郭。解。舍。人。怒。斷。書。生。之。舌。感。激。知。己。鍾。期。絕。伯。牙。之。琴。急。難。友。生。伯。桃。發。荆。卿。之。塚。尤。有。十。洲。邈。遠。九。裔。侏。離。奇。肱。縱。其。飛。車。刑。天。舞。其。干。戚。薔。薇。紅。白。美。人。結。壯。士。之。襟。百。合。蒼。黃。總。統。誤。辱。王。之。策。更。或。秋。士。述。懷。春。之。思。春。女。寄。悲。秋。之。怨。紅。蠶。寸。寸。吐。恨。爲。絲。金。線。年。年。織。愁。成。綺。要。皆。無。有。典。要。惟。託。寓。言。旣。以。自。娛。兼。之。玩。世。譬。之。鏤。冰。爲。綵。豈。關。水。德。之。眞。漾。日。垂。虹。寧。屬。雨。師。之。巧。嗚。呼。壑。舟。何。世。石。火。何。時。生。旣。苦。其。無。涯。學。安。期。其。有。用。漂。零。桃。梗。或。有。同。情。辛。苦。蓼。

蟲。豈。無。共。味。不。知。許。事。相。逢。且。食。蛤。蜊。若。論。賞。音。今。夕。只。談。風。月。

與柳亞子朱屏子胡樸庵書

亞子屏子樸安先生均鑒。別來將一載。授徒課讀。頗得忘世之樂。時一念及諸君子。取社集讀之。聊當晤對而已。竊惟文字之學。以空疏爲世詬病者久矣。經史子集。汗牛充棟。而無以塞斯謗也。蓋非文字之過。而文人之過。秦漢以前。如周禮考工記。如黃帝內經。如墨子備城門呂覽上農諸篇。以及散見於管子孫子者。皆以美術之文言。科學學既徵實辭。復斐美。豈能以空疎病之哉。自漢以後。科學衰歇。文實分途。而文學亦大遜於曩日。以迄今茲。惟史中諸志尙有此意。不然無復留矣。戴氏勾股割圓記。亦科學之文。之佳者。然文學家無稱之者。竊有妄想。以謂復先民之規矩雪千載之謗。齟發文字之精光。導科學之淵泉。出陳爲新。張內於外。是今日有志國粹者之責也。客冬因本斯旨。擬說槍說礮二篇。漢皋之行。遇茶商自南洋來者。談錫蘭茶務。因爲錫蘭茶園記一篇。用特別紙錄呈。文字陋劣。知不足語于大雅之林。所敢。

斷。言。者。國。學。不。亡。文。字。不。有。復。古。之。日。聊。以。是。爲。乘。韋。之。先。雖。異。時。白。豕。貽。誚。所。不。敢。辭。也。他。日。得。暇。思。賡。續。爲。之。學。不。稱。志。公。其。何。以。教。我。念。念。敬。訊。起。居。辭。不。盡。意。程。善。之。再。拜。

與柳亞子書

亞子先生大鑒。賜函敬悉。太一遺書。已從郵局得之。寄塵之函。則未得也。所云書局事若何。先生知其要領否。碌碌一世。自問了無可言。而眼前巢幕之安危。又時時攪人懷抱。惟一睹佛書。則眸開心爽。故遂爲之辟葷茹。素遂及一載。頗覺有自得之意。不敢遽云成佛作祖。或亦以不材葆其天真乎。尊恙想已痊愈。迷陽卻曲。舉世方滋。臥疾閉門。正是布衣之貴。矧聯吟並影。福軼秦徐。能不令人詫爲神州仙宅耶。佛氏之書。樛嚴最尙。而金剛三昧通宗。尤爲了徹。私謂病榻雜摩。能以餘暇及此。亦養心之良術也。率此奉白。卽候儷安。塵上。

說槍

徒兵也者。軍之主也。火槍也者。兵之主也。故軍之勝敗。於槍之良窳。爲最。槍之制。修五尺。有六寸。其重十有九鎰。前刃以衝。後柄以握。中柎以控。送旁杼以出。納上表以定。遠近其爲器也。革以帶之。木以托之。條以雪之。鏤鐵之齊。爲之體。銅錫之齊。爲之弢。硝汞之齊。爲之火。鉛錫之齊。爲之丸。體有四。曰刃。曰管。曰機。曰柄。而機尤要焉。機之用在針。而力之原在簧。簧所以激鍼也。丸之發在火。而火之始在括。括所以受鍼也。弢蓄火。火發而弢去。鉤所以啓弢也。杼所以出弢也。凡捧槍高者。並其肩。卑者。夷其膝。下者。偃其體。前母偏。後母滑。中權。母易。前偏以黍。千步以外。尺也。偏以寸。千步以外。尋也。倚肩不實之謂滑。注目不審之謂易。其聲亦然。故不可以不戒其發之也。向風背風。向雨背雨。向日背日。其偏正。緩急。明眩。近遠。皆有異焉。槍之善者。千發而簧不弱。管不磷。杼不滯。火不遺。溜是國工也。善發者。審曲面勢。居正用直。陷者出者。推者激者。觸者瞰者。畢效其巧。其連也。如長風。其洞也。如走電。其密也。如集霰。能是者。謂之人。器不相負。

人器不相負。雖謂之不負。軍不負國。可也。

說礮

礮也者。徒兵之蔽也。體後而鋒前。其相需也。載者車。發者彈。失是二者。與無礮同。礮之制。六分其五。以爲管。其內爲羊腸之契。以遏彈而盪之。故其出也。勁。管之後。機之前。設盾焉。以冒器。而護人。設左右耳。以寘輿。而使用機之屬。有牙。有柎。有表。有星臺。有橫輓。有旋柱。牙。納彈。柎。發火。表。測度。星臺。窺橫輓。啓閉。旋柱。俯仰。左右。車。兩輪。其轅長。以曲駢於副車。駕兩服焉。發火之藥。與彈。副車。是董凡彈之要。莫先於導火。導火。銅爲之。發之。烈烈之。之遠近。皆稟焉。亦爲羊腸之契。以合於彈。彈之屬。有子母彈。有霰彈。有烈彈。有層彈。子母彈之發也。大齟。小騰。內搏。外激。霰彈之發也。暴雨急霰。羣蟲羽空。二者足以多殺。而不足以陷堅。是野戰者也。烈彈之發也。內藥外鐵。喧逐崩騰。如雷行天。如風拔木。火力勝矣。利陷堅。而野戰。或疎層彈之發也。鐵火相搆。離爲數疊。其來也。如隕星。其出也。

如躍冶殺傷之威。兼斯三者而力。則少間焉。凡用礮。有六利。有三能。平利。長危。利。短險。利。重行。利。輕逼。利。散卑。利。狙皆因地也。能陷堅。能致遠。能多殺。皆因勢也。明於六利。以應三能。而酌於四彈。是爲良將。國不虛器。

錫蘭茶園記

今之茶。昔之櫝也。凡植之屬。能以利被天下者。穀以外。莫如茶。華夏之茶。被於世界。則有欽。其利而效之者。錫蘭其一也。錫蘭之茶。二本大而枝勁。殺鋒而多芒。曰阿薩墨。種移自身。毒者也。其爲質也。重而鮮。輕其爲味也。厚而未清。茶之出於原隰者也。幹卑而枝細。葉長而莖弱。曰變種。來自中國而變焉者也。其味清而腴。澤而永。一呷之飲。終日不盡。是惟坡陀巒障之所培。茶之選者取焉。藝茶之法。歲孟冬墾地。尺而肥之。播種焉。其苗其秀。徂春來秋。然後分植。茶之性。其苗也。畏孤。其秀也。畏拘。其長也。欲扶疎。故分植之際。計之以寸。爲其相距。縱得五六橫。得四五以通風。日以利走趨。凡茶之爲汁。聚之爲寶。幹有餘。則葉不

足。葉。有。餘。則。味。不。足。故。一。年。而。芟。繁。枝。三。年。而。施。大。割。割。之。十。有。八。旬。乃。可。以。採。採。之。際。葉。舒。而。成。者。蔭。枝。留。勿。去。也。葉。薄。而。纖。者。鮮。滋。去。勿。取。也。葉。之。下。莖。之。側。含。萌。抱。勾。將。達。未。發。者。上。也。蜂。腰。而。葆。英。卷。芒。而。青。零。者。次。也。如。是。者。採。之。初。採。毋。盈。盈。則。損。精。次。將。不。成。大。割。以。後。歲。有。芟。剔。更。四。五。年。重。去。其。節。俾。通。其。汁。地。力。有。盡。所。資。者。肥。骨。用。牛。羊。穀。用。草。蔴。不。然。則。種。豆。於。隙。用。其。實。秸。不。然。則。芟。餘。之。枝。斷。而。瘞。之。不。然。則。大。雨。時。行。薙。草。積。平。五。者。之。用。揆。時。度。地。至。其。納。之。於。機。也。風。之。壓。之。簸。之。揚。之。既。設。其。色。又。和。其。味。其。香。斯。聞。其。品。乃。貴。司。機。者。輕。其。手。足。勞。其。耳。目。一。日。一。人。萬。夫。取。足。蓋。錫。蘭。赤。道。之。下。也。其。四。時。惟。夏。植。茶。之。家。蒔。而。刈。刈。而。制。以。相。及。也。機。無。閒。地。不。隙。是。以。爲。利。也。無。既。瘦。坡。文。選。

方廷楷字瘦坡安徽太平人今錄文二首

江君小傳

處。今。之。時。性。磊。落。喜。危。言。必。中。宵。小。之。忌。而。不。容。於。世。甚。或。遭。人。辱。折。而。莫。獲。當。世。之。直。噫。可。慨。也。夫。江。君。繩。武。者。伉。直。人。也。遇。不。平。事。輒。攘。臂。而。前。力。之。所。及。不。憚。煩。勞。以。赴。之。一。時。有。朱。家。郭。解。之。稱。然。以。此。結。小。人。怨。而。受。不。肖。之。中。傷。者。亦。屢。矣。余。之。識。江。君。也。未。久。以。其。性。之。狂。直。也。與。余。合。而。爲。世。所。白。眼。也。復。與。余。同。故。一。見。如。舊。交。君。之。祖。燮。堂。公。積。學。士。也。紅。羊。之。亂。習。醫。活。人。無。算。君。之。父。長。清。公。弱。冠。游。庠。惜。不。幸。早。歿。君。少。撫。於。燮。堂。公。稍。長。卽。精。岐。黃。術。殆。淵。源。有。自。者。耶。其。名。承。祖。字。繩。武。蓋。不。忘。祖。訓。云。

程弁書先生墓誌銘

余識程南園十年矣。其清才秀骨。爲吾黨之冠。往來旣久。得聞其先大父弁書公之學行甚詳。公博覽載籍。尤工書法。常游嶺南。爲大府幕客。曾湘鄉極器之。後歸鄉里。值東南大亂。吾邑尤遭蹂躪。公憫之。毅然出任其艱。力持一切。以致活全不少。邑侯上其事。保教職。堅辭不受。其有功不居如此。其他若建祖祠收

來龍置義塚諸大端。皆有力焉。及公之身。族人相安息訟者數十載。其恩德感
人又如此。年七十卒。嗟夫。儒者有言。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蓋惻
隱切於中。則環而待救者。莫不延頸舉踵以俟之。未嘗以窮達分疎戚也。自晚
近涼德漸興。規撫不越身家。以內推而至於同宗同祖之休戚。則行路而已矣。
又遠而暨乎一鄉一邑之肥瘠。則秦越而已矣。聞公之風。其能無愧乎。嗟夫。公
亦可以無朽矣。公諱典謨。卒于光緒庚辰。其配李孺人。有賢德。前卒於同治辛
未。子二。長梓。次傑。孫三。鵬翥。振鈞。振銑。曾孫二。興繕。興業。梓早卒。無子。鵬翥繼
之。卽吾友南園也。以民國乙卯二月合葬於麻姑。并其繼父及生母曹孺人附
焉。而以銘屬余。乃謹爲之詞曰。
公之行。信於族。公之功。蓋於鄉。緬彼肖黃峯之麓兮。實惟公之佳藏。

寄塵文選

胡懷琛字寄塵安徽涇縣人。余之季弟。好爲小說。家言文章清秀。如其人。今

錄文十七首

變雅樓三十年詩徵序

高劍公嘗輯三十年詩徵。其友人胡懷琛聞之。寓書以輯全清詩相勉。劍公復書有曰。世事之變。以近三十年來爲最。亟故詩之奇。莫奇于此。詩之正。亦莫正于此。讀三十年詩者。可以觀學術之蟬蛻。政治之變遷。不特詩也。此言甚當。吾于是乃知劍公之用心矣。黃巖王葆楨亦劍公舊友也。昨歲與余遇于滬上。頗有意于全清詩事。又聞同社景耀月欲作清詩存。其意蓋與余略同。今劍公詩徵既成。若更爲此。或亦爲今日應有事。吾聞合力事則易成。今同志有人。公抑願彼此相助。以成巨帙乎。公命予爲詩徵序。再以此意進之。卽書于卷端云。民國四年春。涇縣胡懷琛寄塵序。

習靜齋詩話序

余浪跡湖海。不居故鄉。且十數稔矣。壬子之秋。仙源方子瘦坡馳書訂交。余謂。

方子山居久。所輸于余者。多山水清淑之氣。余以報方子者。俗塵外無他物也。明年春。方子輯詩話續編成。復命余爲之序。余久之未報。誠慮所以與方子者。俗塵外無物耳。方子屢書促之。辭不獲。乃告之曰。吾宛陵山水之佳。聞于東南。謝眺李白所流連歌詠。其遺跡猶可尋也。梅堯臣施閏章之風流。猶未遠也。君生于斯。歌詠于斯。涵濡既久。發而爲言。與羈身市廛喧囂之地者。其言如何。不佞視吾二人之文。而可見矣。持吾二人文。而比之。試探其清濁之因。學詩之道。其待他求乎。獨慨余塵事纏糾。棄故鄉而不居耳。俟夜深羣動稍息。秉燭書此。爲之序。然而吾所以與方子者。仍俗塵也。

雲鶴先生遺詩序

雲鶴先生遺詩一卷。明嘉靖時。西蜀劉公元凱著。公嘗知吾皖太平縣事。有政聲。至今父老稱頌不衰。此爲公手寫本。流離轉徙。歲百年。爲其邑人方子廷楷瘦坡所得。方子少年工詩文。有習靜齋詩話行世。而于先賢遺蹟。尤搜羅保護。

不遺餘力與余訂交。寄此冊示余。受而讀之。天機流蕩。襟懷豁達。有禪理焉。顧數百年來。不見于世。以至今日。究竟精靈不泯。紙墨完好。公之詩。自有其不泯滅者。在耶。抑方子珍惜之功。歟。方子之前。已不知其經幾番滄桑。而卒不滅。寧爲方子之功。若謂其詩。自有所以不泯滅者。在而前賢往哲。著書滿家。散失飄零。與身俱逝者。又何其多也。嗚呼。此理難言矣。吾今慮夫人壽不常。吾與方子之不能永守此孤本也。亟謀付諸剞劂。爲之流傳。吾人之責。聊盡於此。他非所問耳。

在山泉詩話序

余性冷淡。對客終日無一言。同人許爲老成。實則不然。蓋余極偏僻。一言一行。不肯從他人之所爲。卽有不得已而蹈常轍者。終非我之志也。壬子之秋。識陳蛻庵老人。蛻老于清季創蘇報。昌言革命。及民國成立。深自韜匿。惟恐人知。白髮婆娑。老者獨喜與少年遊。介紹余識潘蘭史。蘭史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久負

才名。交游至廣。十年前曾撰在山泉詩話。今付剗。獨命余爲之序。此何故也。非言行不肯蹈常轍乎。夫詩人別有懷抱。非逐逐塵事者所可與言。蛻庵蘭史。吾心所佩。今蛻老已作古人。舍蘭史。吾誰與歸。

影梅盦憶語跋

冒辟疆影梅盦憶語。一選刊於虞初新志。再全刊於昭代叢書。固已家有其書矣。顧董小白卽董妃。清初詩人。皆隱約其詞。未能明言。今旣易代。羅揆東陳石遺輩。各引吳梅村詩。張公亮傳以爲證。反覆辨之。著於簡冊。甲寅春日。有佛倩君自燕京鈔寄憶語。附以考證。余適於是時。得番禺沈太侔所刊影梅龕悼亡題詠。乃并刊之。考證及張公亮所爲傳。皆附焉。悼亡題詠。李雯以下五首。沈氏原刊。列爲附錄。今仍離之。不與前混。王西樵及龔芝麓兩詞。查蓮坡詩話一則。佛倩鈔寄。非沈刻所載。芝麓尺牘一首。余自他書摘出。沈刻又有小宛傳等。非辟疆同時人作。今刪去。刊成。太侔又寄余九青圖詠。九青圖者。陳其年爲徐紫

雲作也。題詠皆出清初名人手。其書今不多見。已擬附此卷末。復思此雖水繪故事。究屬湖海佳話。似不相涉。當謀別刊焉。

跋汪南溟尺牘

曩于冷攤得汪南溟尺牘一帙。爲東瀛木刻本。中土固未見是書。曩亦未聞南溟爲何如人。顧其文甚佳。遂重刊行世。忽忽已三載。昨偶閱張心齋跋洪榛菴歙問。有及南溟事。始知南溟爲黃嶽間人。而其遺聞軼事。亦復可稱。張跋云。王弇州先生來游黃山。時三吳兩浙諸賓客。從游者百餘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鮮有能敵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聞其至。以黃山主人自任。僦名園數處。俾吳浙來者。各各散處其中。每一客必有一二主人爲館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約各稱其技。以書家敵書家。以畫家敵畫家。以至琴奕篆刻。堪輿星相。投壺蹴鞠。劍槊歌吹之屬。無一不備。與之談。則酬酢紛紜。如黃河之水。注而不竭。與之角技。賓時或屈于主。弇州先生大稱賞而去。前輩風流。正可想

見。而。在。心。齋。當。日。已。有。自。明。季。日。就。凋。敝。數。年。以。來。生。計。益。絀。欲。求。如。曩。昔。盛。時。可。復。得。哉。之。語。又。更。數。百。年。以。至。今。日。則。益。不。可。及。已。而。南。溟。遺。文。無。人。收。拾。士。子。久。未。知。是。書。而。反。流。傳。于。扶。桑。三。島。不。亦。深。可。慨。耶。世。之。讀。是。書。者。或。未。盡。知。南。溟。軼。事。故。舉。其。言。書。于。卷。尾。云。乙。卯。夏。安。吳。胡。懷。琛。寄。塵。跋。

蘭亭集跋

永和癸丑蘭亭之會。人各賦詩。然今人只知右軍一序。詩多不傳。今人所傳者只柳公權節本公權自云其詩文多不可載。各載其佳句而題之。亦古人斷章之義也。豈非恨事。茲據說郛本蘭亭集重刊。以貽

好事者。按友人陳巢南五石脂云。右軍之會。自謝安而下。四十二人。謝安等十

一人。詩二篇都成。又有郗曇等十五人。亦俱成一詩。而謝琬邱旄王獻之楊謨

孔盛劉密虞谷勞怡后綿華耆謝藤一作滕白凝呂系本曹誼等十五人。詩皆不

成。爵酒三觥。又云。或謂據何延之蘭亭記。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道林。晉書列傳

又有李充。今皆不可考。余取其書參校。詩已成者皆在此本。其未成詩者亦附

記之。以資考證。又右軍蘭亭序不入文選。宋人遯齋閒覽。謂天朗氣清。自是秋景。而絲竹管絃亦重複。以是不入選。野客叢書辨之曰。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而三春之季。天氣肅清。見蔡邕終南山賦。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見潘安仁閒居賦。仲春月令。時和氣清。見張平子歸田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清之時。右軍此筆。蓋直述一時率真之會趣耳。然則斯文之不入選。良由搜羅之不及。非故遺之也。按此言。自是文苑佳話。讀蘭亭集者。不可不知。并附記之。云。安吳胡懷琛。

分湖舊隱圖詩跋

右分湖舊隱圖。爲吾友亞子題也。予與亞子訂交四載。未嘗作長日之談。蓋予不善辭令。亞子復恂恂靜訥也。然相視莫逆。夫古人神交。不必謀面。況言語耶。甲寅秋。予方病劇。亞子寄示舊隱記。問能題乎。安敢不伏枕報之。詩成寥寥二十八字。然意足于此。何貴費詞。亦猶訂交不在言多耳。予去家千里。作客十年。

對物興懷。不勝鄉關之感。披拂斯圖。能勿惆悵。

與柳亞子書

亞子。吾友足下。一病纏綿。殘秋又盡。破榻得尺素。勝杜工部驅瘧詩也。分湖舊隱圖。詩後綴以跋語。定當如命。前答鈍根詩云。秋殘吳淞雨。木落洞庭波。連用四平音。不病其破律。足下既許吾言。孤燈寒夜。無以爲歡。三復推敲。覺吳淞歇浦。亦復有別。歇浦限于一隅。吳淞包乎衆象。吳淞兼歇浦與海而言意廣氣渾。吳淞爲勝。夜半敲鐘。弟有此樂。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詩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句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李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然而非我亞子。誰能語此。若避世計。亦得五字仄音。此王右丞五律中亦有之。如草色日向好。是也。嗚呼。一藝之微。精奧至此。知音若足下。又復不可多得。嘔盡心血不死。何待。前轉寄廣州周君一函。諒已收到。欲言不盡。諸維愛鑑。

與朱味誠論文書

味誠仁兄先生大鑑。前日走訪。幸聆教誨。惜清話未終。而永夜已半。意多未盡。敢再陳之。大抵文有軀殼。有魂靈。軀殼不全。是爲殘廢。魂靈一失。亦翁仲木偶。之流。文之結構。布置。軀殼也。而別有魂靈在焉。史家之文。事實爲魂。政治家之文。見識爲魂。文家之文。其魂爲神韻。爲丰姿。試覽古人文。左傳。史記。史家之文也。治安策。出師表。政治家之文也。兵家如孫吳。哲學家如莊老。其爲文。亦各有魂。不僅以軀殼不殘。遂能久傳而不滅。若夫文家之文。非有以上諸家之所謂魂。而其佳者。亦能久傳不滅。則必有魂也。無疑其魂。既非如上所述。吾亦難于確指。強尋之。則神韻。丰姿。庶乎是矣。諸家之魂。皆實文家之魂。獨虛文家之文。所以異乎諸家者。在此。所以較諸家爲難玩味者。在此。而所以較諸家爲無用者。亦在此也。足下留心政法。精湛有得。于文章之道。又復熟于剪裁布置之方。軀殼既全。魂靈亦具。然是政治家之文。未可概以文家之文許之也。今人不察。徒執一文字。以概諸家。惑孰甚焉。附塵拙著。文則三頁。此弱冠時所爲。無所取。

也。姑以就正云爾。弟胡懷琛手書。

王女士小傳

古女子以身殉夫者多矣。而自創辦女學以來。吾但見王女士是非卓卓可傳者哉。女士姓王氏。名香蘭。又名玉英。鎮江人。幼讀書。嫻文字。復從耶蘇教。西女士游。深於歐洲文言。歸涇縣朱椿年爲室。椿年幼肄業上海約翰書院。有文名。清光緒某年。染疫死。女士仰藥殉焉。遠近聞者皆嘆異。

論曰。女士之生平。無可傳者。而一死爲不易得矣。或曰。女士可以不死。曰。非也。情之至者。生死以之。斷鴻零雁。寧忍獨生。昔者婚制不良。夫婦之情。自難與今日同語。古今殉夫之婦。或出於勉強。或出於一時憤激。殉情者無一二焉。若香蘭者。庶幾是也。然而茫茫斯世。僅見斯人耳。

鄧守安傳

趙宋之時。中國人有創自來水者。道士鄧守安是也。是烏可以不傳。鄧守安。羅

浮山道士也。廣州城瀕海。水苦鹹。城北有蒲澗泉。味清冽。然去城遠。人家何由得守。安嘗與東坡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蒲澗有滴水。巖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爾若於巖下作大石槽。比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沫塗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爲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爲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二十里間。用葵茆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時東坡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王敏仲鎮撫廣州。東坡以守安言告敏仲。爲之竹管。引蒲澗水。城中人咸賴之。胡子曰。守安之法。與今日自來水精粗不同。然理一也。此事余見之嶺海。清康熙時南海人林耀字青門著。林謂見東坡惠州全集。余因節其言。爲鄧守安傳。以行於世云。

蕭烈士小傳

烈士姓蕭。名篤仁。字小亭。徐州鐘吾人。天性純孝。爲鄉里所重。端居寡言笑。惟

喜讀書。清宣統庚戌。負笈江甯某學堂。是年冬。獨留校中。明年辛亥春。英人侵片馬。俄復擾我東北。警報頻來。清政府袖手待亡。烈士悲憤鬱結。而無與言也。於正月十日晨。手及喉。死。嗚呼。可悲也已。烈士無兄弟。妻某氏。歸烈士方三年。子一。

胡子曰。吾辛亥春。聞人言烈士事而悲之。壬子夏。烈士友人樂山復述其事示余。又謂烈士之死。實等楊篤生。篤生世爭稱之。烈士獨無聞焉。若爲之不平者。然余謂烈士固非爭名者也。抱此志。生此時。懷恨無與語。死則已耳。猶以傳不傳以言。幸不幸。豈烈士之心哉。然樂山念念不忘。殆亦有古人風歟。

聽王玉峯彈三弦記

薄游燕京。聞人言顧曲之樂。余不解此。有負是游。復聞有瞽者王玉峯者。善彈三弦。能以弦度曲。聞者稱絕。余好奇。乃往聆焉。王登場危坐。侍者抱三弦立拂拭。畢。王歛氣凝神。而撥之。鼓樂並作。少焉。而歌聲樂聲並作。閉目靜聽。如身在。

梨園至佳處聞者呼好三弦亦呼好其聲自大而小自聚而散宛如數十人歡呼者誠神技矣又擬西人操兵銅鼓聲洋號聲號令聲步伐聲同時並發而井井不亂少焉轟然一聲衆皆聳然則擊鎗也聽者鼓掌稱善余獨聞而嘆曰嗟夫王之彈三弦也蓋不知幾許年矣初未必能工也又數年工矣未必能度曲也又數年能度曲矣未必能入神也及至于今蓋不知費幾許心血矣然聞王挾絕技游燕市衣食且慮不給其極也不過博王公大臣之一笑而已嗟夫彼王公大臣之一笑豈能償其數十年之辛耶乎而士之抱絕技奇藝若王玉峯者其又有以異是乎

記燕市乞兒

燕市有乞兒行乞於市善口技以手支頤作鳥聲風聲水聲大雨瀟瀟聲落葉瑟瑟聲犬狺狺聲虫唧唧聲無不畢肖又作笑聲哭聲兩人詬罵聲相毆聲勸慰聲亦無不畢肖所至羣兒爭尾之乞兒如不覺乞得一錢搖頭徑去未嘗售

技也。

胡寄塵曰。吾聞人述乞兒事如此。吾記之。因有感焉。燕市有王玉峯者。善彈三絃。能以絃度曲。名滿都下。吾嘗聆其曲。紀以文。歎其耗數十年之心血。僅能博公卿大夫之一笑。深爲悲惜。若乞兒者。其技亦玉峯亞也。而韜光匿迹。不肯示人。視玉峯之博笑公卿。自謂榮幸者。其自待不又高耶。嗚呼。落落孤芳。自賞可耳。吐豔悅人。可以已矣。

記皖北石匠

石匠皖北人。佚其姓名。嘗爲石匠。遂名焉。吾皖南農人蓄傭工。多皖北人。石匠者。吾里胡芾家傭也。芾家貧。值不給。石匠力作無少異。芾死。無妻。石匠撫其幼子。力耕以給。芾宗人無賴者。忌之深。欲逐之。石匠謁長者告之曰。我不負故人耳。豈謀產者哉。况無產可謀乎。子長。我自去。何逐爲也。長者嘉其行。斥無賴。乃安焉。吾庚戌還里。聞人言石匠事。撫芾子已數年。且教之讀矣。

胡寄塵曰。石匠所爲。是古之道。而石匠能行于今日。爲難能也。士大夫聞之。抑有愧耶。吾記石匠彰石匠也。然而非徒彰石匠也。

記湖北饑民

清宣統二年。湖北陸安府天門縣大饑。居民流離道路。有傳劉兩姓男子二女子三童子一。自天門西行。一年有半。過中央亞細亞俄羅斯匈牙利奧大利。至奧京維也納。奧國警察偵其形跡奇異。送中國使館。復送柏林中國使館。問以來路。茫然莫應。出門一年半。未一櫛沐。衣履污穢已極。鍋碗皆自天門肩來。居數日。人勸之航海返國。傳劉曰。不若自柏林東行返中國也。

胡寄塵曰。曩在某報社。旅柏林記者來書。述饑民事如此。事實既錄入報。今慮其久而佚也。又記之。系以論曰。洪荒萬里壯夫一。至自相矜耀。今得之於饑民。吁異矣。若傳劉知文字紀行程於日記。其可珍爲如何哉。然而非饑驅之誰能至此甚矣。患難之福人多矣。